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80/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續資治通鑑十八卷

題〔宋〕李燾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建安陳氏餘慶堂刻本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首一卷(一)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續資治通鑑十八卷

題〔宋〕李燾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建安陳氏餘慶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宋編年

資治通鑑十八卷》提要

臣言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依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

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

寫校勘藏之秘閣臣尋蒙恩賜對面

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官郎兼職史局

又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臨安府給札臣先次寫到建隆

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

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內建隆元年至太平

興國元年

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年臣知崇

州日具表投進已蒙降付史館後來稍

有增益謹重別抄錄投進外餘治平以

文字增多兼見修

四朝正史未畢欲望

聖慈特賜寬假容臣更加整齊節次修

寫投進疎遠微賤僭為此書罪當誅絕

聖主不即麾斥過聽而兼收之臣死
且不朽矣臣竊誠懼頓首頓首臣竊
聞司馬光之作通鑑也究使其僚採摭異
聞以年月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
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
失於繁無失於略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
六百餘卷光紬刪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
鑑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
卷是也故

神宗皇帝序其書以爲博而得其要簡而
周於事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例
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其間
抵牾要亦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
具之仰惟

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
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繪畫臻極訖弗能
近矧今拙工彊施丹墨臣誠愚闇豈不知
罪然而統會衆說摭擊僞辭使姦欺訛訕

不能乘隙亂真

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諸海嶽或
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
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
篇秩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
繁猶光志云恭惟

皇帝陛下煥乎文章固已經緯兩儀

彌散萬化如臣薄技又安足陳

陛下徒以

祖宗之孫謀彛憲往往在是委曲加意
導之使前承

命距躍箕冒來獻寅緣幸會得

御燕閑千百有一儻符

神指更擇耆儒正直若光者屬以刪削之
任遂勒成我

宋大典垂億萬年如

神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
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止

之區區小忠固是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
矣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今寫
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錄一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肅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乾道四年四月

日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修撰李燾上表

建安陳氏
餘慶堂刊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修撰李燾經進

卷之一

太祖

英武聖文神德皇帝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卷之二

太祖

乾德五年 開寶元年 開寶二年

開寶三年 開寶四年 開寶五年

開寶六年 開寶七年 開寶八年

開寶九年 改太平興國元年

卷之三

太宗

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元年 太平興國二年

太平興國三年 太平興國四年

太平興國五年 太平興國六年

太平興國七年 太平興國八年

卷之四

太宗

。卷之五

真宗

文明武定元孝皇帝

雍熙元年	雍熙二年	雍熙三年
端拱元年	端拱二年	
淳化元年	淳化二年	淳化三年
淳化四年	淳化五年	至道元年
至道二年	至道三年	

。卷之六

真宗

咸平元年	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
咸平四年	咸平五年	咸平六年
景德元年	景德二年	景德三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元年	大中祥符二年	
大中祥符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六年	
大中祥符七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元年	
天禧二年	天禧三年	天禧四年
天禧五年	乾興元年	

。卷之七

仁宗

天聖元年	天聖二年	天聖三年
------	------	------

。卷之八

仁宗

天聖四年	天聖五年	天聖六年
天聖七年	天聖八年	天聖九年
明道元年	明道二年	
景祐元年	景祐二年	景祐三年
景祐四年		
寶元元年	寶元二年	康定元年
慶曆元年	慶曆二年	慶曆三年
慶曆四年	慶曆五年	慶曆六年
慶曆七年	慶曆八年	

。卷之九

仁宗

皇祐元年	皇祐二年	皇祐三年
皇祐四年	皇祐五年	至和元年
至和二年	至和三年	嘉祐元年
嘉祐二年	嘉祐三年	嘉祐四年
嘉祐五年	嘉祐六年	嘉祐七年
嘉祐八年		

。卷之十

英宗

憲皇帝

治平元年	治平二年	治平三年
治平四年		

○卷之十一

神宗

英宗武聖皇帝

熙寧元年 熙寧二年 熙寧三年
熙寧四年

○卷之十二

神宗

熙寧五年 熙寧六年 熙寧七年
熙寧八年 熙寧九年 熙寧十年
元豐元年 元豐二年 元豐三年
元豐四年 元豐五年 元豐六年
元豐七年 元豐八年

○卷之十三

哲宗

欽文康武聖皇帝

元祐元年 元祐二年 元祐三年
元祐四年 元祐五年 元祐六年
元祐七年 元祐八年

○卷之十四

哲宗

紹聖元年 紹聖二年 紹聖三年
紹聖四年 元符元年 元符二年
元符三年

○卷之十五

徽宗

肅和皇帝

建中靖國元年
崇寧二年 崇寧三年 崇寧四年
崇寧五年 大觀元年 大觀二年
大觀三年 大觀四年 政和元年
政和二年 政和三年 政和四年
政和五年 政和六年 政和七年

○卷之十六

徽宗

重和元年 宣和元年 宣和二年
宣和三年 宣和四年 宣和五年
宣和六年 宣和七年

○卷之十七

欽宗

靖康元年

○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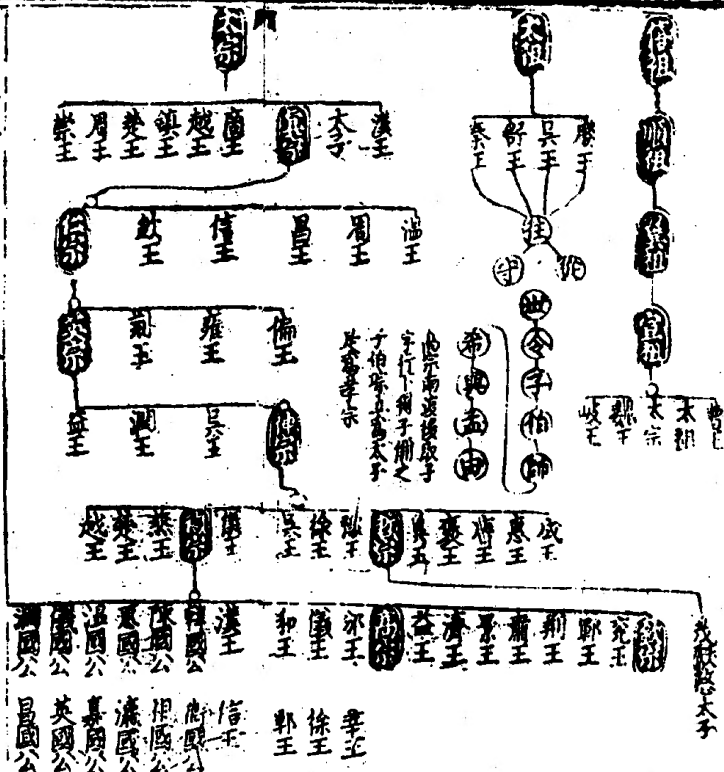
欽宗

靖康二年

武夷主奉 劉 深源 校定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宋朝世系之圖



中興世系之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二十一

宋太祖一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禮即皇帝位先是南
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宿衛
諸將禦之上在周朝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威嚴從
征伐立大功於是上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士寅殿
前都副點檢慕容彥超前軍先發突卯大軍繼出軍校苗
訓誦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
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於驛門議曰王上幼小
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
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上處耘義及掌書記趙普
因共以事理曉譬之諸將不可乃遣人馳告殿前都指揮
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上者將士環列
待旦上醉卧初不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
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上驚起披衣未及應則相與共
扶出廳事或披上肩以黃袍自羅拜庭下呼万岁上固拒
之不可共扶上馬擁逼南行遂義叩馬請曰夫濟天下者
常使百姓戴若君父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奪
權上曰其善乃纔纔誓諸將曰汝等自負富貴豈我為天
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王也汝等皆下馬曰唯
命是聽上曰少帝及太后皆我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可
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火
大掠擅劫府庫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誅
誅諸將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呂中曰領諸將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蓋自

修唐以來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天人之原極矣蓋其使干戈藥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祖而太祖實生於其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過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驛而後見也漢唐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為之其與唐太宗隋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為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

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

人殿前都點檢公署在左掖門內時方開闢設守備及昭輔至開闢納之宰相早朝未退開變范質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瓜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韓通自內庭奔歸將率眾備禦王彥昇逐之至第殺之并及妻子上歸公署諸將擁范質等至上鳴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死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羅彥環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上叱之不退質謂太祖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太祖揮涕許諾乃奉上諸崇先殿行禪代禮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位詔書翰林承旨周穀出於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上就龍墀下北面拜受訖上升殿易服東面坐即命質等議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等亦拜

王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宮。詔因所節度州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大赦改元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始周山宗一日於中書省得一木牌題曰殿前點檢為天子由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點檢日侍帝傍而帝不之覺豈非天命之有歸乎昔蕭先主謂諸葛亮曰我兒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取之而後主果不能承先帝之業今由亂主幼太祖以英武之資不棄時自取則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超石守信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升防衛為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步軍都指揮使趙徽為步軍

都指揮使劉翼戴之勞也。以趙徽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韓通追贈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尊母太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崇寧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立太廟

曾鞏政要曰堯舜禹皆立二昭三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採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帝祖廟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禪至于高祖親之恩重矣故有四廟之制前州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

推此之數昭昭有考者也

王天下

曾華政要曰博士和峴言稽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稽祭之名稽臘之別名也漢承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以相接故曰臘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教孝盡虔晉魏因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寅稽百神卯日祭社官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與推應火德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稽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稽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最成之舞為武

功之舞十二順為十二安樂章皆備陳所定

曾華政要曰周世宗憲雅樂陵替得王朴鑒嚴考正之宋興儼定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二曲名為祭祀會朝出入之曲焉朴儼所考備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

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賜諸鎮詔諭以受禪意。上親征上黨懷州刺史馬令琮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亟使以團練使授令琮執政言大軍北伐方籍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遂升為懷州團練使授之

富弼曰太祖賞功任人深得其術懷州刺史知軍駕將至日夜儲蓄以待王師故有團練之命用賞其勞以移別郡則他官供億未必練其事必不能繼令

故特升本州使名以授之恩寵如見之異其得人不盡力乎

上親征澤潞李筠以石守信為帥筠自周朝以來擅其鎮賦頗招集亡命骨以忿恣因監軍使世宗不能堪但下詔詰責而已至是始懷叛逆之圖初上遣使諭以受周彈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曆數乃跪聽下拜貌甚不恭及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世祖像掛廳壁慟哭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今公被病失其常性幸勿見訝筠長子守節涕泣切諫筠不聽上手詔慰撫因除守節為皇城使筠遂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止上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上曰吾亦聞汝諫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汝來欲殺汝矣蓋歸語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不能小

宋史

護我耶守節歸具以告筠反謀急及將舉兵令幕府為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閻丘仲獻謀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例皆歸我況有僉珪擒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僉珪筠愛將善用擒撥汗馬駿馬日馳七百里筠時勇而寡謀故及於敗北漢主傾國南下羣臣餞之汾水趙鼎曰李筠舉事輕易必無成陛下抒境赴之臣未見其可北漢主拂衣上馬軍於太平驛遣其平章事衛懿徽使諭筠將兵救筠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帥其眾南出與守信等遇于長平守信等大破之虜獲溺死筠走保澤州諸將進圍之六月下澤州李筠赴火死獲北漢衛懿徽攻潞州筠子守節以城降北漢主趙鼎謂趙鼎曰果如卿言

唐李金師以歸但恨失街廳屠戮爾融之被執也對上曰
 予各以其主陛下恒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上怒以
 鐵錐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曰忠臣也
 釋之以良藥傳其殮上命融致書于劉錫求周光遜李延
 至約亦歸融太原錫不報融遂留○三月上親試進士楊
 礪等一十九人以礪為第一○唐王景遣使來賀登極○
 上命崔頌教國子乃聚生徒講學遣使者賜酒宴以寵異
 學者○上親征揚州李重進赴火死初太祖受禪以韓令
 坤代重進領侍衛指揮之職加重進中書令令移鎮青州
 重進自見與帝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之至是愈不
 自安陰有叛逆之心及聞移鎮愈增疑懼太祖知之遣六
 宅使陳思誨齎鐵券以賜之冀安其心重進猶豫不決又
 自以為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留思誨浚治城隍繕甲
 兵遣人求援於李景景懼不納九月反狀聞太祖遣石
 信王審琦李觀耘宋偓等四將率禁兵先進討十一月上
 親征揚州次大儀頓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
 駕臨視上徑至城下一日拔之
 呂中曰上之入京也韓通事最備禦上之即位也李筠
 泣周祖畫像以起兵重進以周祖之甥而起兵雖在周
 為頑民在商為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歸也
 上既平澤潞遂經畧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諸將習戰艦於
 迎鑑以圖江南○自五代以來州郡長吏皆武人率意用
 法金州民馬從矩音矩以子不肖多為攘奪外嘗害其從
 弟即與妻及次子共殺之防禦使仇超誅從矩妻及次子
 上大怒坐超故入罪流海島自是人稍知犯法○詔改周
 六廟於西京○上親次庶幾雖多所矜恕尚情涉妬害必

初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教輕出萬一有不虞之憂其可悔乎上大其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爲天下誰能圖之如不應爲雖開門深居無益也自是微行愈數衆心懾服中外大安。加元寶玉溥觀仁浦官上初即位用周朝三相元寶玉溥觀仁浦五年而後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正沈倫代之舊制宰相早朝上親命宰相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否賜茶而退自餘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直樞出奉行而已而唐五代不改其制宋初得國元寶玉溥觀仁浦自以前朝舊相且憚太祖英武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隨其事所得上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肝屏帝坐環茶之禮尋以廢罷今遂爲定式太祖嘗議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元寶實但有所居宅不營產業宰相也太宗亦嘗稱實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爾。始上始遷澤州及車駕還京遂當草創又稱疾不入上怒謂宰相曰逢先言登馬不肯登山今又托疾不入草制爲臣之禮如此豈得無罪即日貶秀州司戶參軍羣臣皆服其威斷○高臣自唐末藩鎮擅利其後諸國力據故征斃尤繁是手詔所在毋得寄留旅人非有當葬之幣勿搜其篋。建隆二年春發曹單一夫數萬浚五丈河上謂侍臣曰勞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爲今後河蓋不獲已也。上親試進士等十有一人以元寶爲第。上謂宰相曰五代

以多諸侯... 九月以荆南行軍司馬... 高下別置簿書... 故時無遺材而所舉皆當... 南兵馬都監... 有急助馳... 然漢超武人... 超貧民錢不還... 酒食勉勞之... 姓曰無也... 劫虜波於此... 冊之多又問... 上曰然則所... 女則取之取... 貴於是百姓... 既而取於民...

十月上賜... 軍大校上... 冬衣自此... 方使左承... 與若亦奔... 林德源曰... 君德而非... 年破碑不... 仇首聽命... 守臣以倖... 自天維斷... 人役夫哭... 伴濁路者...

建隆三年

長史勸課農桑。幸國子監。禁火葬。詔曰朕應運開基。指誠待物。願下之漸。便欲更之。求安渴聽。謙言庶臻治道。宜令今後內殿起居。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之得失。明舉朝廷要務。或有刑獄冤滯。百姓疾苦。當採訪以聞。朕當擇善而從。無以逆鱗為懼。上親試進士馬適等一十五人。以適為第一。夏大旱。上憂之。形于顏色。詔減常膳。不舉樂。上以樞密使吳延祚為天雄軍節度使。先是秦州之陽。鎮西北。接天數材。植所出。古伏虎之地。知州事尚書左丞高防建議。就置米造務。調軍卒分番以戍。其材給京師。西戎酋長尚波于率眾爭奪。頗傷役卒。防捕擊其黨。以狀聞。太祖乃命延祚代防。齎詔尚波于等。戒

觀望

即事言

人感悅。秋以伏虎地來獻。王明為鄆陵令。樂源愛。邑大治。太祖聞明為政得人。心自鄆陵。令擢知廣州。又祖聰明睿聖。能知人任使之下。僚中有一片可觀。之才。可勝者。皆蒙聖知。不以擢用。是時李頌自華州司戶參軍。擢為左贊善大夫。郭泊。自延州歸。事參軍。為太子中允。石雄。自河陽判官而為左補闕。劉堪。自萊蕪縣令而為左拾遺。當時州縣無不才。朝廷稱得人者。皆太祖聰明知人任使之所致也。

呂夷簡曰。舜能自舉十六相。高宗自舉傅論。唐太宗能自舉魏徵。宗能自舉裴度。周世宗能自舉楊朴。此六君功業。獨盛名流。無窮無他術也。能自舉賢而用之也。夫欲得英雄之心。瑰奇之士。必在人君天資特達。非以擢用若必待補臣等。與左右論列其間。有孤寒寒賤。正

直自守無財。難以自給。宗附以自進者。則終身沉困於下僚。雖有忠誠報國之心。經緯致君之道。何由得達乎。英主哉。太祖雄才大略。長轡遠馭。龍絡英傑。網羅賢秀。求幹濟之才。不以資次為限。知人則哲。斷自宸衷。拔擢皆自於聖君。恩澤不歸於私。舉故人荷帝力。捐軀盡節。以報君此誠得駕御之至術也。宜乎某葉長遠區宇。又遼路三王而越兩漢也。

高麗貢

張表

張表

張表

張表

張表

張表

張表

張表

張表

張表

秋復書判拔萃科。冬大閱西郊。高麗貢。是歲周鄭王遷居房州。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病革。召其將吏以馬吾死。文表必致當以楊師璠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十月張文表叛。殺戍簡知白。稱留後事。其表以關保權。即命楊師璠悉眾禦之。十一月以武子節

度副使知朗州周保權為武平節度使。建隆四年。國兵改為乾德元年。是歲前湖南平。唐昭宗。大興。二年二月。天雄行參知來朝。上征荆南。命慕容。遂將輕騎徑往襲之。繼冲大懼。表納。計授繼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高。氏據有荆南。歸。之。地。傳襲三。世。至。是。國除荆南。平。得府州。三。江。陵。歸。峽。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二。百。王。師。之。至。湖。南。也。張。文。表。已。敗。死。保。權。拒。守。三。月。入。朗。州。獲。保。權。以。是。盡。復。湖。南。舊。地。得。州。一。十五。潭。衡。郴。全。道。求。岳。澧。湖。融。叙。長。錦。溪。都。監。一。桂。陽。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周。守。權。詔。授。右。衛。上。將。軍。兼。左。羽。林。將。軍。

呂中曰。書取天下者。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服而

後堅政秦人欲攻諸侯以爲先韓魏而後齊楚唐
憲宗欲平藩鎮張和靖以爲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
欲平天下士林以爲先河東而後魏博周世宗
澤潞淮南次湖南而後及於江南廣蜀之地諸國
既平而後及於河東蓋得先後進退之機矣

夏四月赦京湖。上試進士蘇德祥等八人以德祥爲第
一。上詔兵部禮部所補員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
充覆試不如者委主司坐之自今後臺省六品諸司五品
登朝第一任方得補陞五府少尹不在此限。上讀尚書
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刑法之嚴耶
。始帝受禪之初劍南交廣太原各僭大號荆湖江表止
通貢獻西戎北狄皆未賓服上垂意於將帥命李德超屯
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正忠守易州何繼

筠鎮豫州以捍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
諫守澤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魏瓘
贊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
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西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權之利悉
以與之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每來朝必召
對賜坐飲食賜資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其死
力使爲間諜每夷狄入寇必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
多致寇捷

曾華政要曰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
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其細而求其大又其官而責
其成每朝必賜坐賜子優厚撫而遣之賞令爲郭進治
第悉用雕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
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朕無北顧憂朕視進豈減兒女耶

輕作無信言也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
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
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法欲誣進以免
罪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誣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
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
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萬貫悉以給與又
加賜資漢超猶私販擅場規免商賈有以臺聞者上即
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
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
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
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
山上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誼奉法我猶赦汝郭進
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動此可謂

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代
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
小而求其大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
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
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
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
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
其過則有能進又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
於是太祖兼用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
韓令坤鎮常山賀正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防北
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繼勳守澤州李繼勳
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魏瓘守慶州董遵誨
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魏

其秋當此之時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揚州十一月誅
 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二年收南越
 十七年定江東之地內則具越關海嶺奉貢職外則交
 州丁璉高麗王使諸吏勸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
 關庭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
 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奮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始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其後
 定西蜀平嶺南復江東泉納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
 不中法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先是守
 藏更受天下歲輸金帛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吏得因之
 以為姦故諸道主吏多坐滿實而破產者甚衆至是創制
 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為大德。置諸州通判凡軍兵
 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權大藩或置兩員小
 郡或不置武臣以屬知州雖小縣亦特置並以京朝官充
 廣南小州有以京秩充為知州事凡軍監小縣即以判官
 兼同判判判大阻懲五代藩鎮之事恣寵節度使頗用文臣
 知州以分節度刺史之權俄又設通判以貳其事既非舊
 官又非副貳故常與郡守爭權舉動頗為其所制上聞而
 患之下詔書戒勸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簽書
 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是通判之權稍弱
 呂中曰方鎮指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縣也全不
 因方鎮為封建而乃立郡縣之法何耶蓋古人有勤天
 下之定制而後能享天下之長利後世雖有封建之虛
 名而反受天下之實禍以周制放之賦輸於太宰則諸
 侯不得有私財士貢於京師則諸侯不得有私入非才

其秋不得起兵非賜錢則不得專征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閭田使吏治之則歸地受地柄常在官有功則加
 地進德無功則削地貶爵則一予一奪柄亦在官豈如
 唐人不敵誰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至五代其弊
 極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
 所交爭立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
 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
 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
 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
 文臣知州以制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
 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指比喙變化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
 一矣
 秋女其來貢錫於州沙門居民相賊今事治舟舡慶所
 貢馬匹。北漢以契丹兵寇平晉軍郭進往救之而寇遁
 改元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
 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北漢寇府州折
 德柔敗之
 同乾德二年唐國吳越王奉正朔蜀王奉正朔
 正月行四時參議法。上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
 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
 主姓名如敢謬舉致職任事方者並連坐。上試進士李
 景陽等八人以景陽為第一。四月賢良方正能言極諫
 科一人前博州判官顏質國初取士有三科有賢能方正
 能言極諫經術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者凡三

皇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科應內外職官布求遠近皆得充舉非諸州解送吏部試
請三道試策一道以三千字為限應制科者自贊始
夏大旱上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者即蠲其租不俟報
○范質王溥魏仁浦再表求退並與致仕○以趙普為相
普始入相太祖禮遇甚厚上嘗為某事擇官普列二臣姓
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凡三問皆不易大
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下普色不動播易帶問徐拾碎紙
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
○六月以皇太子德昭為防禦使○自五代離亂藩臣跋扈
兒盜盜販充冕魏我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朱全忠以宣
武軍節度使起李克用以河東節度使起石敬瑭自保義
軍節度使起慕容彥超知遠自忠武節度使起慕容延
軍節度使起慕容延時習見為節度使者鮮有不為亂者矣
藝祖患之愛禪之五月親征潞州誅昭義節度使李筠是
年冬親征揚州誅平廣節度使李重進蓋欲以威武彈壓
諸鎮而未有以趣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帝喟然
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
息民肝膽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
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自唐以來戰
治之無他奇策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
自安矣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太
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
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
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不嘗安枕而卧也守信等
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帝笑命曰定無復有此心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上曰不然汝輩雖無異心其如天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
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曰某愚不
及此惟陛下哀矜焉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
好富貴者不過多費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乏爾汝
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久遠之業
多置歌兒舞女日夕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
嫌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
也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
撫賞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擇易制者使主親軍以備宿
衛諸功臣率皆以善終子孫富貴至今不絕○罷節鎮不
領支郡初五代節鎮所鎮皆有支郡如劍南節度使則劍
南州軍皆為支郡魏博節度使則河內州軍皆為支郡地
大力強故諸鎮竟起而為亂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數郡
直屬京師長吏皆自奏事乾德元年以龍州秦州直屬京
師二年又以階成乾三州屬京師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
屬京師者興元府三泉縣是也五年又析慶州商州開州
二年又析歸峽二年又析澤州通遠軍並屬京師其後又
以邠寧歸延唐鄧十八鎮所鎮皆直屬天下藩鎮除羈縻
外無復支郡矣祥符中其宗嘗謂王旦曰唐朝將相富貴
驕蹇往往陷於不道者良由時主姑息之過每易一帥罕
有能奉命者聞或有之周世宗即太喜龍之甚厚自太祖
變革制度藩臣有提兵邊防兼位相者每被召則奔走而
至此則制御之得其術如此○秦隴大木官禁私販趙鼎
嘗遣其親吏往市犀角至京師治犀御史中丞雷德驥劾
鼎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罵曰鼎無賴得耳汝不聞
趙鼎吾之親吏臣平命左右與之起數面已而使便官召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外甥戒止之其後普又以陳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
 及營邸店開寶中復多遜乃對指陳其短會常有鄰國
 開敵訴官接官胡贊李可慶等受財曲法及劉崇偽作符
 牒補官皆普庇之太祖不悅下御史府按問各抵其罪自
 後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班奏事以分其權太
 祖欲使將彥卿典兵趙普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
 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
 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
 世宗上默然蜀主懼王師討伐潛遣謀者孫遇間道齎
 蠟丸書結太原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太祖得書喜曰吾
 出師有名矣至冬上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等率禁軍步
 騎二萬諸道兵一萬由鳳州路進討以給事中沈倫為隨
 軍水陸轉運使又以江寧軍節度使劉光義樞密承旨曹
 彬等率禁軍一萬諸道軍一萬由歸州路進討以筠州刺
 史曹翰為西蜀而水陸轉運使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
 折之狀及兵寨城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其險要上
 問全斌曰蜀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遠顧義烈
 日可定龍驤校吏延德奏曰西蜀一方僅在天下一不
 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日之兵威至即平矣上
 壯其言曰汝等果能如此朕何憂也冬暮京師大雪上設
 帳帷於講武殿衣紫衣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披
 服如此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冒霜露何以堪歟即解裘
 帽遣中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仍諭旨諸將全斌拜賜感泣
 乾德二年春蜀主孟昶遣使入朝昶奏曰臣等奉命
 蜀主命太子玄喆為元帥李處建張惠安副之王全斌自
 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狹徑名紫雲關人於江西置關對峙可渡自此出劍門前
 二十里至青驢關大軍夾擊劍門破之蜀將趙崇範戰
 猶手斬數人乃被執王昭遠棄甲而逃亦為追騎所獲太
 子玄喆遂奔西川劉光義等進擊收復萬縣開忠四郡至
 遂州蜀將陳翥率將吏出降光義即自入城安撫盡出府
 庫幣帛以給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至是人皆悅而所
 至成功如席卷之易王師由劍門入昶惶懼乃遣使奉表
 請降昶初昶在蜀聲勢甚盛左右未嘗學士卒實遜撰辭不
 命學士為辭題符置驛左右未嘗學士卒實遜撰辭不
 工昶自命筆題云新年餘慶嘉節號長春昶既降太祖
 命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諱育之節名也自始伐至
 降凡六十六昶父子獲有西蜀四十一年至是國除蜀
 平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五萬三千昶葬至關
 下上表待罪詔釋昶入見上勞之賜資盤厚昶既
 蜀也詔有司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及昶至京師遂以賜
 之詔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數日卒追封
 褒王昶卒母李氏不哭舉哀附地曰汝不能死杜撰生
 至今日吾所以不忍死者為汝在也汝既死吾安用生因
 不食數日亦卒初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王昭遠方
 總外內兵柄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郵吏將卒先在江陵者
 並放還仍給錢帛以遣上聞孟昶宮中器用等物有寶
 粧溺器運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初昶蜀回置
 王乘輿器物威葦至京師蜀人奢僭異非錦繡珍玩上視
 之此偽主所用皆不合法度盡命焚之
 呂中曰以劍門之險太祖取之兵不過五萬自發京師
 至昶降不過六十六日何其易耶觀其遣將之時安為

蜀王治等以符其至又命所破郡縣領府庫以賞戰士
國家所取性上疆爾則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
上親試進士劉崇等七人以崇為第一。上以王普罷職
翰林謂宰相曰。士深難之地。當擇重之士。使之范策
曰。當儀清介。謹厚。然在前由學士。選端明人。又官為尚書
難。以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當請意勉。再赴職。太
祖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微對。微至。拜樹間。見之不進中
便。促不應。上謂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既服爾。遂命袍
帶。徹遂趨出。太祖給達。既得天下。普憂以微時所不足
者。言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
人皆去言也。自是普不復敢言。太祖一日。以蜀地圖
示普。問所取。微燕之策。普曰。圖必出。費。翰帝曰。然。又曰。翰
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
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深慮矣。
乾德四年。唐國公使。趙崇。奉。山。朝。南。漢。八月。上。宴。普
相。樞密。使。開。封。府。尹。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
曰。下。愚。之。民。雖。不。分。叔。姒。如。滿。臣。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
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竟。發。之。恩。也。普
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武。信。軍。節。度。使。崔。彥。遠。為。留。後。初
僞。主。孟。昶。降。諸。將。會。於。成。都。全。斌。等。不。能。正。身。率。下。爭。開
官。府。取。金。帛。及。掠。人。婦。女。遂。致。兵。師。不。能。戰。會。詔。追。蜀。兵
赴。關。者。人。給。莊。錢。十。千。全。斌。等。不。即。時。交。蜀。軍。嗟。怨。人
人。思。亂。又。不。即。令。隨。軍。使。臣。送。蜀。兵。別。李。穀。州。衙。校。蜀
兵。至。縣。州。果。叛。劫。縣。邑。幾。至。十。萬。未。幾。擊。破。李。兵。破。之
上。聞。蜀。兵。為。亂。使。臣。至。者。各。令。陳。全。斌。不。法。事。盡。得。其
狀。及。全。斌。等。歸。關。上。召。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仁。贍。歷

其。此。亦。全。斌。等。邪。仁。贍。懼。不。能。對。唯。言。清。廉。畏。謹。不。辜
陛下。任。使。者。曹。彬。一。人。爾。上。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彬。入
奏。曰。征。西。諸。將。皆。以。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上。曰。知。有
功。無。過。又。不。自。矜。伐。有。績。齊。之。累。王。仁。贍。豈。為。卿。隱。邪
勸。懲。國。之。典。可。無。謀。也。
呂。中。曰。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
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之。義。也。漢。高。祖。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
賞。曹。斌。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
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
贖。其。貪。酷。之。罪。參。氏。之。仁。倫。將。之。術。兩。得。之。矣。
上。詔。諸。道。籍。兵。勇。立。選。關。下。親。國。結。為。雄。武。軍。命。王。繼。勳
主。之。仍。給。婚。錢。俾。娶。妻。繼。勳。不。能。收。其。軍。凡。百。餘。人。曰。日
掠。人。妻。女。於。郡。下。街。使。不。克。集。里。巷。驚。擾。半。月。方。止。開
之。大。怒。即。命。捕。殺。之。小。黃。門。關。承。輪。見。而。不。奏。亦。殺。數。十
論。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後。則。難。於。登。天。威
令。既。振。則。易。於。反。掌。晉。文。公。一。諸。侯。而。春。秋。之。世。賞。罰
最。為。有。章。城。濮。之。役。師。還。濟。河。反。命。獻。俘。授。餼。飲。至。大
賞。祈。禱。于。命。則。錄。之。舟。之。僑。先。濟。則。賞。之。於是。民。大。服
晉。之。所以。伯。者。又。公。能。用。其。賞。罰。也。至。於。唐。之。德。示。則
味。乎。此。是。時。藩。鎮。跋。扈。實。獻。不。至。於。朝。廷。號。令。不。果。於
天子。則。是。有。可。誅。之。罪。矣。而。德。宗。則。一。切。不。問。自。初。即
位。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諸。道。出。師。或。按。一。縣。或。攻。一。州
其。為。勞。亦。小。矣。然。且。奔。走。獻。捷。張。皇。其。功。或。一。日。再。賜
或。一。月。累。封。勳。爵。未。幾。而。已。極。唐。之。所以。衰。弱。者。德

宗不能用其賢也。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平民也。切留意於賞罰之際。在乾德中。主全斌。曹斌。皆蜀將帥也。彬有勇無謀。則權用而不疑。全斌貪婪。以致亂。則敗降而不恤。以至何繼勳。魏延。而亂。我捷則即。錢以寵之。雄武軍曰。日刺掠於都市。則捕而殺之。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則五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上親試進士。李肅等八人。權肅為第一。賢良方正科。姜晦。經學優深。科補益對策。踴躍。酒食遣之。上以眉州通判。思恭有杆擲之功。知本州事。先是眉州會大兵之。後亡命結集。羣盜蜂起。迫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不能敵。將以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人皆觀望。無聞。思恭募先登者。旌以厚賞。於是諸軍奮力戰。羣盜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又以擅用官錢。請罪。上嘉其果幹。詔無劾。今知州事。內臣王繼恩。平蜀。回有大功。朝臣論將以樞密使。賞之上。曰。此輩不可使居樞要之職。於是立昭宣景德殿。使以寵異之。太祖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測。無敢退朝不啟扉者。一日大雪。而夜。普謂帝不復出矣。父之聞。叩門。普盡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屋中。設重榻。地坐。燭炭燒肉。普盡行酒。帝以燭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能看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養。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父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其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則車諸國。則障九黑。誌之地。則文。

所逃。帝笑曰。善。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曰。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時曹斌不從。但取文案。而不署。宗普於是薦曹斌。為將。以潘美副之。上以給事中沈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初。王全斌等。收蜀。上命給事中沈倫。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全斌入成都。取民家工。子。女。倫獨清。廉。無欲。偽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為獻者。倫皆拒之。東歸。之日。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其事。遂舉全斌等。權倫。樞密副使。十一月。初。用雅樂。上以雅樂。歌命太常寺和峴。討論。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矩於石。尺。四。分。上乃依古法。別造新尺。使工人校其藝。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遂別造十二律管。以取聲。苗。始和。暢。至。是。用。上。遣。幸。作。坊。召。從。官。燕。射。酒。酣。顧。王。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相。納。彥。超。降。皆。謝。曰。當時。臣。一。刺。吏。爾。勺。水。豈。能。容。神。龍。乎。上。大。笑。彥。超。謝。表。待。罪。上。亟。遣。中。使。撫。存。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

朝散郎守書監直學士知禮部事李素綱

宋太祖

非不自為

李逸

敬孝子

五斗先生

以資衆
爲刺史

謂宰相等曰。自古為宰相者。能正躬朕觀。唐太宗受人諷疏。不為非。使無可諫之為愈也。詔諸道州府有通亦丘園孝友行能。鄉里所重者。各舉一人。仍給資裝。赴闕朕當親令引對。並與錄用。後成都府奏有孝子為親守墳三年。有芝草甘露之異。太祖嘉之。命為延州主簿。又密州奏齊得一能講五經。每於鄉里教授。學者不遠百里而至。太祖用為齊州章丘縣主簿。三月。五星聚奎。初。齊備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徽善推步星曆。嘗請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且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一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上試進士劉蒙叟等十一人。以蒙叟為第一。七月。詔曰。夏秋以來。水旱作沴。言念民庶。忍致流離。其令州府長吏。預告人戶。有灾傷。亟並放今年租賦。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先是。五代時。鼎澧辰沅邵五州之境。各有蠻洞。保聚狹山阻水遠。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殺掠民產。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首豪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酋畏服。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事付之。再雄起蠻酋。除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直殿。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稅。再雄乃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柔之意。吳

從周而錄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諭
陟授辰州團練使又以門客王乃成爲本州推官再雄蓋
非遠厚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
一兵不費剋度而邊絕風塵之警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
而已

五

雙大肉

試。上命增修大內賜諸門名。上幸震殿令洞關諸門皆
 端直軒豁無有壅閉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見人
 皆見之矣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爲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
 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
 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下
 無間言哉

無聞言哉

呂中曰天下之事十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心
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
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
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揜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惟精
惟一之戒以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廣大如漢高帝謀慮
深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
之上宋文公曰太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
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言

上憫河北之民苦於責鹽乃降敕聽民鬻鹽賈賁惟恐後錢不許官權其後有司屢請上又不許。上立養兵之法

蕭州監
節供

蕭主

蕭主
蕭州監

上親王
太子

常服禁兵之衣長小... 苦遠妻擊懷上之京... 食易足。詔諸州度支經費... 留切唐自朝。大資以後... 其上下供者鮮矣。五代... 務厚斂其屬。三司輔大... 受命周知其弊。即位之... 藩鎮有闕。稍令文臣權... 一路之財。置轉運使以... 史皆不預簽書。殺之書... 矣。秋七月。北漢主鈞卒... 契丹許之。然後即位。初... 何氏生子繼元。俱幼。祖... 氏鈞廢疾。召平章郭無... 證鈞為孝和皇帝。九月... 繼元為孝和皇帝。九月... 十一月。郊大赦。改元先... 證鈞曰。此何等物也。左... 聖命。撤去進常膳。如平... 設之。以右贊善大夫錢... 武殿謂之曰。瀘州最近... 等倍於民。頗為不法。特... 為朕鞠之。凡有一毫侵... 昭之策也。後又決汾水... 初上料契丹必由真定...

蕭主

蕭主

蕭主

蕭主

蕭主

蕭主

太原乃使韓重實... 諸領精兵數千... 卿之境。晉太... 承齊來。欲... 所獲首級。鑿甲... 節度使判絳州... 呂中曰。太祖之... 太祖之末。至聖... 也。時之末。至... 能後時。而不為... 太祖之規模。宏... 五月。命諸州... 者給食而疾病者... 弟從謙來貢。上... 一。創長福內庫... 海臣於後苑酒... 王事。數輩非朕... 老於是。及武... 歲契丹結其王... 德行諸州。滿五... 聖士王昭素。上... 司執以為非親王... 山下。餘年。使... 投無主。言王... 觀試進士張...

保衛
軍

掛為第一。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重縣學之職初
五代任官於曹澤澤尉不繼繼無所以至皆老不任驅策
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縣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民
力大困大相飲稍進其職。遂隆初始以朝官為縣宰。其後
參用京官。自是變五代弊政。尤重親民之職。民政稍修。
舉自五代以來。藩侯。鎮守。親隨。為諸縣鎮守。同掌巡案。盜
賊之患。與縣令抗。權凡公事。軍達於州。故諸縣皆關藩尉。
建隆二年。復置縣尉。主簿。掌卿村盜賊。其鎮將所主。郭內
而已。自吳稍統於縣。至太平興國間。又禁藩侯。不得差親
隨。為鎮將。以本州諸校為之。縣尉專治盜賊。而民始無擾
矣。除河北塩禁。任商旅貿易。收其稅。九月。上命潘美
等伐南漢。遣拔富州。廣州。韶州。桂州。折主克復。以次下連
州。韶州。雄州。黃州。

開寶四年。夏。南漢平。南漢主劉鋹。春二月。潘美等
廣州。劉鋹降。南漢平。鋹先遣使乞降。美因諭以。美以為
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
不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不得受使者。泣即部送。
關未幾。鋹遣其弟保興。率眾拒戰。鋹眾十五萬。阻山。谷
堅壁。以待美。用火攻。大破之。遂至廣州。鋹出降。美承制。將
之有閩。工五百餘。盡盛服。請見。悉命斬之。體割。張及偽將
相。龔澄。樞。潘崇。徽。等。皆送關下。流。樞等。伐刑。特釋龔。張。罪。詔
授龔。張。光祿大夫。右衛大將軍。封。恩。散。侯。一。嘗。賜。張。酒。銀。
疑不敢飲。捧之。乞。死。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此。
事。取。其。酒。自。飲。別。酌。以。賜。張。初。張。為。政。酷。烈。作。燒。焚。剝。剔。
刀。山。劊。樹。之。刑。賦。歛。重。人。不。聊。生。開。寶。初。張。反。及。舉。兵。
寇。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張為政。害。民。甚。其。毒。請。朝。廷。

長初令

宋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初朔日
願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
正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
姓名上御講武殿覆試已蒙正等一百九人以蒙正為第
一姚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開
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
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
五百餘人皆賜袍笏錫宴開寶等上自為詩一章賜之第
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校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
其餘皆優等注擬龍章殊異歷代未有也初太祖幸西都
張齊賢以布衣獻書召見問以所言齊賢以手畫地條陳
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
十策太祖善其言齊賢堅執其餘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
出及重駕還京太祖曰我幸西都得一奇士我不欲爵之
以官異日汝可收之為相也至是放進士榜有司偶失
檢置在三甲之末及注官有旨盡與京官通判○王化基
亦賜名釋褐受善善大夫知嵐州趙韓王以驥進少年無
識於治抽詔改授善官化基數曰不幸丞相以舊勳自恃
恃之晚進男兒既逢明時宜能事君承迎於婉畫之末
抗疏自薦表稱其父男子嘗慕范滂為人化基嘗謂大
下之志遂進澄清五署皆切於時要太宗壯之曰化基能
自結人主慷慨不羣之士也亟用之由善作郎三司判官
左拾遺召試中丞知制誥上之英武不次用人多此○二

功進賢

陳進

李進

李進

李進

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朔日
郭太祖子永昌侯附朝以奉明皇后王氏配○契丹主遣
使來會葬尋遣卒用使契丹契丹主問曰聞中國有完
進者貴戚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
應大之材何可勝數○上詔轉運使考按諸州凡諸職任
第其優劣復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五月河南府法曹
參軍高不伊闕縣主簿翟崇鄭州蔡澤縣令申延溫皆以
罷職不勝任情慢不親事免官○八月陳洪進來朝○金
主耶律德壽奏事○是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矣○九月嚴
私鑄錢禁○容州初貢珠○築講武臺于城西楊村大閱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潮尼國遣使來貢○
上以右武將軍趙延進有捍衛功遷右武衛大將軍知鎮
州初延進為定州駐泊鈴轄契丹入寇上詔延進與大將
軍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以禦之詔賜陣圖分為八陣陣
奉之從事師次城外虜騎奄至延進棄高望之東西巨野
不見其後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各百步士衆疑懼略無
關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爾
今虜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相絕若戰突我師將何以濟
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連令而獲利不猶愈於分軍乎
翰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急敗則延進獨當
其責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大破之斬
獲踰倍上嘉其功故有是命
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朔日
○二月朔日入見○上更置三館○宗正院上

以虞部郎中王翦從水部員外郎王素左拾遺果士安秘書丞張茂直充諸王府記室參軍仍用謂之曰諸子生反深宮未知世務必資長上賢導與日聞忠告之道知等皆謹恪有行故茲精選各宜勉之三月吳越王淑來朝○夏四月置諸路轉運判官○上以崇德府漢王越王○初吳越王將入朝進奉象錦練公銀珠月器用之物逾額萬計仰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下留俟九月下詔請不復命會陳洪進奉表獻漢泉兩郡認授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問俟懼乃籍其國兵甲獻之上表乞罷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且求歸本道上不許俟不知所為惟仁與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違納土楊將至矣俟左右爭言不可冀應聲曰今已入人掌中矣○五月錢俶上表獻十三州之地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至儀俶朝退將佐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九得將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萬五千二十六封錢俶為淮海國王子惟清惟遠孫承祐皆授節度使俶性謙和未嘗忤物崇信釋氏則後漢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為僧先書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君善書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賜因賜王硯金匣一匣錢俶又紙皆數百自錢至俶出有見感之地僅百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其後諸命子明有至使者俶任太師中書公四十九年約元帥二十九卒及歸朝子惟清惟遠皆重命乃見謝恩家諸衛將軍皆始令終極貶重其禮之盛近仁無比其性儉素自奉

尤薄常服大帛之衣不衣錦繡○王好吟詠在宴日自編其詩數百首○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始周仁義事俶自建歸朝之議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貴戚臣中俶為朝廷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籬今大王自領其藩籬將何以衛社稷俶不聽以仁善代為丞相仁善曰主上英明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無入之上也俶深然之至是納土賜第以居上深寵之○詔吳越兩浙諸州事錢氏地狹民衆賦歛苛暴易乘奏蠲之○詔吳越兩浙諸州事運使崔憲副使許奇勣籍為民納所賜錢五十萬充軍數不任臨事稽留不決○上命福建諸郡輸餉為前鋒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其民尤苦之漳州龍溪縣主簿王濟輒以便宜諭部民以錢銅代之因附驥奏請可其請詔及旁郡民咸便之○上詔以昌州一井歲有產錢額一萬八千餘斤罷之先是開禧七年知州李專以錢飲市恩誘其法因廢諸井新錢仍於歲額外增益稅錢部民責之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雖破產猶不能償其數以至於流移入他郡戶口日以耗至是本道轉運使劉其事於三司太宗盡令罷之○上克數卒子維簡嗣六月河決寧陵○詔賜吏配者○秋九月親征進士胡旦等七十四人獲旦為第一○中書令李知古坐受贓贖改刑部所定法時命材殺之○初張洎善事中即在翰林日引事故事奏內供奉官監正為翰林使內侍裴愈副之六謂洎曰唐宰相政議近臣以中人議之朕方懷復○

臣宜以正道事朕今議何也洎趙思之退○大理評事
陳劭封因奏事太宗見其口捷舉上類優周臣氏子
封劭以公卿為勸誘官帝曰汝貴難類豈得仕清望官
改授殿直○上至誠御下任人不疑廣聽納雖布衣賤
賤必溫顏接訪以事其意至有辭步狂悖者未嘗加罪謂
侍臣曰昔禹拜昌言出稱其美今諫者苟能朕之失宜惜
夏禹之拜乎○冬十月上召見孔宜問以孔子山廟事
封文宣公○置內藏庫初太祖既平諸國珍寶金帛填溢
內府其後漢泉貨次獻地又平太原兩川絡藏盈衍用
度豐給建隆以來天下財貢盡入左藏庫至乾德初府庫
充羨太祖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
民乃於諸武殿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至是太宗分左藏北
庫為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藏蓋應司計之臣不能
節約異時用度有闕更取於民朕終不敢以此自供嘗好
也自乾德開寶以來至淳化二十年間有司歲貨內藏有
至三百餘萬者累歲不得償遂除其籍○河決于靈河○
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大赦
○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命潘美伐北漢○置
臺署樞密院事以石恩載為之○新運儀成
二月上親征北漢初太祖征河東相持日久用李光之言
而止至太平興國二年河東湖挑寨指揮使史繼等四士
四人內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是年始議
征伐上謂樞密曹彬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太原以當
時兵力而不能克何也軍城堅完不可近乎彬曰世宗
時史超敗於石鎮閣人情震恐故師還太祖頗好計策
中軍人多被遣送途中

舉兵卿以為如何彬曰以今日國家兵甲情銳人心歡
若中而伐之如摧枯拉朽其勢甚易太宗意遂決宰相薛
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北戎之援堅壁不戰以至
師老而歸及太祖破虜於開關肅驅其人民分剽河洛之
間雖集允尚存而危固已甚得之不足以關土瘠之不足
以為患願陛下下乾慮之太宗曰今日事同而勢異彼弱而
我強昔先王破北虜徙其人而空其地正為今日事也朕
計決意卿等勿復言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率諸將進討及
分兵圍汾陽嵐等州車駕遂親征先遣驍將郭進等抗石
嶺關以斷北戎之援三月契丹果來救燕進擊敗之繼元
先遣子續質於虜至是遣步卒間道而進大帛書告急求
救為進所得徇於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饒道又遣王師數
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人心
惶懼會車駕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雲城無金壁
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以禍福繼元猶不悟
五月壬午河東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帳
下親信多去城中危甚上又自草詔賜之榮未王師進
攻甚銳氣不可遏是夕漏下十刻繼元始遣客省使李
上表約款甲申進明繼元率官屬待罪臺下詔釋其罪六
月繼元至京師告獻太廟詔授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
彭城郡公繼元叩頭臣聞車駕臨臨即願束身歸罪蓋不命
在體死迫臣不得降爾上籍軍中亡卒得數百人還具巨
害者以軍法從事餘悉賜衣帛錢物分隸諸軍崇自恩廣
順元年增號四主二十九年而上得州十縣四十一戶二
萬五千兵三萬初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馮峯以
病居家昇人見比黨

學女也。○初太宗征太原行次晉州有太僕寺丞宋懷若
 掌出內行在軍前迎謁道生太宗見其姓名喜之以為我
 師有必捷之兆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今日當置酒高會
 於太原城中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以劉保勳知太原
 府廢太原舊城為臨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上遣中使
 召劉繼業得之大喜命為防禦使繼業初與繼元扞太原
 城東南頗殺傷主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
 其勇欲生致之諭繼元俾招之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
 北而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名業
 業初姓楊氏名重賁幼事北漢更賜以姓名上命業知代
 州業在邊與并州之每望業旗即引去憂於多嫉之或謂
 上誘書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邊○詔征契丹六
 月發鎮州軍從六軍有不時者上怒欲置於法馬步軍
 都頭趙延壽進曰陛下巡行邊陲本以胡虜為患今
 未殄滅而諸將士若圖後舉誰為陛下戮力者上嘉納
 之○易州涿州來降○東陽州上至幽州敗契丹于城址
 ○秋七月上至自幽州攻城會自不下上卒疲頓轉輸回
 遂又恐契丹救至遂詔班師○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
 月汴宋城命塞之○武功郡王德昭薨追封魏王謚曰
 懿初德昭從征幽州當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方德昭者
 上聞不悅及歸以此征不利遂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
 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費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
 悔往抱其屍哭曰卿兒何至此耶○九月河以汲縣○以
 賜可法為皇子侍讀○除蜀鐵錢禁○契丹寇鎮州趙延
 壽追敗之○上嘗讀唐書見馬周布衣上疏言事謂羣臣
 曰周有經天緯地之才太宗能知人任使遂致太平因歎

曰今之天下人才復有如馬周者乎其思賢之切如此○
 先祿寺丞王濟為刑部詳議官屢上封奏太宗非嘉之諸
 道有提點茶鹽酒稅之職得採訪時事朝廷頗重其選至
 是京西關官太宗顧左右曰法寺有言事者為誰左右以
 濟對遂命補之○上知王禹偁有文學欲驟用之自大理
 評事擢為右正言直史館。○上嘗謂其曰珍禽奇獸非
 朕所尚但方內太平此為上瑞也。○上詔宰臣戚里不許
 於秦隴而木蓋廣因緣販易廢壞國家法制。○上嘗謂侍
 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之情通若稍間隔豈能盡致理
 之道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
 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言甚有理宋琪進曰易
 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
 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二氣交感之謂也則知君
 臣之道必在情通方能成天之務
 以太平興國五季春置天駟監左右 以左右飛龍
 使為左右天駟使按馬凡四萬二千匹。○置文明殿學士
 以程羽為之。○二月定差役法京西轉運司躬
 請分民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罷詔令轉運司躬
 親詳定勿得差官。○代州防禦使程德元坐市秦隴竹木
 縣符入京師所過橋欄免算為王仁瞻所發責按關門之
 任轉運使不以告皆下遷
 富弼等曰祖宗時德元矯制販竹木經過地分轉
 運使並行降黜當時責任如此蓋祖宗時最重轉運使
 或出聖選或是舉太選之既嚴責之亦重今之曹司不
 謹於選擇率皆庸懦而入其本職不治者亦未嘗有罰
 况知所謂運坐之法凡寬一轉運便是壞一路之事一

路之事不治是使數百萬軍民受殃此不可不加意也
閏三月七親試進士蘇軾開立二百二十二人擢易簡為第
一○曹翰謫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西京朝辭
曰太宗嘗諭之曰汝州儻欲曹翰問其良苦然勿泄我
意乃侍如旨往見因賜其遷謫之及翰泣曰罪犯重威
聖不殺死無以報但口食食貧不能度日辛內侍哀我
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宗有所負取
不從命何須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裏一複以授內侍以
即以十千答之自回奏翰語及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乃
一犬復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
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江南之
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
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可盡赦之使者至獨木渡大風數日
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屬江州無遺類適一日奏
性貪而喜殺故子孫多不振○冬十一月契丹入寇上親
征次大名契丹頗上初聞契丹退欲多進取幽州命宰相
問李昉富弼等以事可否奏請養驍機儲蓄威之問用
師未晚上深納之下詔班師○十二月改近郊時禁盜獵
有衛士獲鷹犬令賞死上曰若我殺之後世以謂我重鷹
而輕人命釋之
太平興國六年春二月以王德用為太師○夏五
月是○大赦○六月薛居正薨上臨其喪○秋九月乙未
朔日有食之○解州錫言職山為河北南路得連開心時
慮多孫專政章草表不允更冬還則有司不敢用錫為
左拾遺贊獻○我歌多孫許之始得進劍又諫官上章必
令閣門吏伏心式云不敢受陳利便者聖恩寵貽書多達

諸諫官免書狀多隨不悅出之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
怒不賞平昔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綽直進其事章
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內略曰頃歲平太原遼寇二載未賞
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要機之一也交州蠻海之地得之
如獲右田願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
職然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即舍人不得升
陛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亦尚關員中書舍人雖掌
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
雖有職官而無圖書翰林院雖有司其局此大體之
二也朝廷關西死廣御地而尚書無不聽即曹無本局九
寺三監挾金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
制望別修舊章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岐路見
囚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上嘉其言
賜錢五十萬或謂錫宜少晦以遂謙意錫曰事君之誠
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貴而奪耶○以趙普為同
平相曰此皆祖考與太后餘慶也太後笑曰不然亦由
柴氏使幼子主天下爾因曰汝為歲後當以汝傳之第則
并汝子皆獲安矣帝頓首泣涕奉教太后因命普於殿前
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職之金權命謹密
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普為慶多遜所譖普初無立上
意上意稍疎出居河陽日又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書大
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
復為相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毗睚中傷人甚多然
天下之功亦甚大○以石昶載為樞密使用文資正官充
樞密使始於此○仲族隱于終南山之射林谷東明峯結

軍為廣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其名召之故以
 老母為解太常高其節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米三千斛
 令安葬其母詔曰使天下知其有義民推孝子相觀而善
 也仍命長史旌其事○秋八月轉運使王德商仍追納
 元所賜金帛十兩坐簡慢不親事罰內不治
 富家等轉曰祖宗朝用人之術當明明白如此故能使
 人人自效而百事修舉也知其才必即用見其過必即
 黜當時賜物者尚至追奪有過者安得而不懼
 冬十一月置皇城司○辛亥郊大赦○十二月朔日食○
 是歲高敏國來貢冠衣國亦附表奏表師前王之庭
 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夏四月
 以資備參知政事先是上以京實賒貸備同在幕府政便
 倭多希旨備常疾之帝與諸王燕射球在側備奏德美備
 叱之曰臣言人言不有愧於心耶至是備為政府上
 謂備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備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
 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賁瑛賞卿之直爾○盧多遜流
 崖州秦王廷美勸歸第自晉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復譏
 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故及先是金明池
 水心殿成上將往遊或苦廷美欲乘此時為亂上不忍暴
 其事故罷會普廉得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以聞上怒責普
 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逮捕中書平黃官趙白奏府引目
 官閻密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並得交通顯
 望初詔實狀引伏故有是命趙白等六人皆伏誅○多遜
 累出墳墓在河內未敗時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
 異之及相賊所食於道傍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
 遜因與語嫗曰不知其為多遜也多遜曰嫗自何來乃為

此嫗頗感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其官屬其作相
 今相為某事去身不能脫其意慮街之以危法盡室賣
 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論及惟老母流落山谷今僑寓道
 旁非無慮也彼盧相者姑賢於勢法行無忌然當南望幸
 未死間或可見之○冬多遜然懼大○次命龍上以震
 多遜包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責授工部尚書倫清
 介謹厚故重為出多令居守然十年相位但離離不能
 有所建明縉紳非之○五月契丹三道入寇邊將敗之○
 賢秦王廷美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復教知開封府
 李符上言廷美怨望不悔過乞徙遠郡防他變故有是命
 先是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
 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受命
 廷美丑聞討德昭授節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
 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上絕廷美始不自安
 有邪謀他日上當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謫
 下豈容再設耶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
 盧多遜在朝握權常短趙普普惡之遂請入觀觀學奏
 多遜請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魏王當還奏
 王陛下不當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歸田里咸以為
 冤秦王即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遷二王尋殺之忽
 一日趙普見空中有火一團一紫羊轉運其上拜曰普
 之罪也須臾光滅遂得疾命道士禳疾見煙談中有本
 牌金字書云魏王廷美道士謝曰普言非其罪也有若
 之曰杜太后遺言永相傳書藏之金匱石室而首發
 多遜之獄致主上遂殺一弟一姪安可謂之無罪俄而
 普覺

州太乙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貴神也行度所
不之國民受其福以數之當在吳分故今築宮以祀之後
徙建京師之東南○上命內侍鄭守鈞就太平興國寺建
講院詔比天竺國僧大息安等各譯一經以獻○詔曰
朕言事者變川陝諸州錢法及興推詎謂其便於民而足
佐用度朕不得已聽之行之踰年未見其利比聞民庶頗
懷怨遣使廉之況失道之末遠用改調以從宜其除諸州
官置酒酌及民所輸官場推茶○上嘗御座錄京城繁因
至日肝近臣以為勞苦太甚上曰不然使僕及無生使獄
卒平允不致撓枉朕意深以為過何勞之有○李繼捧來
朝獻州四夏銀錢省縣八西夏自天福以來歲歲未嘗入
觀繼捧至太宗嘉之自陳諸兄弟多相怨願留京師詔
授彰德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冬十月辛酉金明池開
戰○行乾元曆○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歲契丹
明記死子隆緒立○高麗王仙死

院使兼樞密副使曹彬坐為德超誣諸未幾德超敗上知
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
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痛省內愧于心普等曰陛下知
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審書彬無罪而昭雪之有若者進有
罪者戮物無遺情事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
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初德超之諸弟也諱事成日
得樞密使及為副密出怨望語或告之上命訊鞠遂伏罪
是夏流德超于瓊州德超之進因李祥來與之為也○初
趙普公李符告廷美廷望又恐符論言因事遂符敗國

司馬德超之敗上亟得明帝令其弟廷美以符知春州
歲餘卒慮多難之流崖州山符曰昔曰朱崖雖遠在海中
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
與之普不答普乃以與符○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三月分三司各置使○諸王及皇子府置太議判善侍講
官以王通號坦邪等十人為之○上親試舉人擢王世
則以下百七十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賜宴瓊林苑後為例
冬十月置進奏院○趙普罷出領武勝節度使錢普于長
春殿賜普詩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
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
卧治因詩導意普感極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宴之日樞密
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擢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
襦文綾俱倒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襦濯頻所致耳上
因言此雖偏下已甚蓋念機務之勞苦欲不勤朴為大不
先也○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昉初與多遜等
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黃我厚不當爾
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上因言多遜若常毀卿
不直一錢昉始悟上由此益重之○以李穆為正李至
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參事樞密院初穆知開封府時
制次精敏姦滑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
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為上對上謂之曰
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人又學通用操
履方深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也○蒙出入朝堂
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怪為不問同列欲詰
其姓名蒙正遽止之且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
固不如毋知也○詔宰相班固王上琪等固辭上曰宰相

之元寶總自後與羣臣備絕諸節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
佐等幼欲具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充王羽善姚坦
守禮法多規戒自王以下至於宮內為坦糾糾不得舒恣
皆大惡之官中同謀欲去坦乃使充王補疾太宗使醫官
往視諭月不瘳太宗憂之召具言中外母詢訪疾狀對曰
王無疾但以羽善姚坦拘制不樂鬱鬱成疾耳太宗遂悟
其謀曰朕為諸官擇人使教導而乃憎惡欲使朕逐去正
人要自取便且王年少不知為此皆汝輩教之故乳母數
干召坦王厚辭慰免

呂夷簡釋曰愛憎之不察為害深矣妹喜怨鄂侯譏于
桀而脯之妲己惡比干讒于紂而剖之驪姬惡申生譏
于獻公而殺之斬尚惡屈原譏于楚而逐之縶魯惡賈
誼譏于文帝而踈之甚者李林甫譏殺太子二王及其

朝臣為惡李嵩輩又逐太子妃帝民哀憐杜氏嗚呼愛
憎之不察為害如此且小人之險如山川毒如豺虎
微失其意則無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則讒言得行
人君愚可為痛惜者也太宗明宮中之作計如姚坦之
見憎雖無辭之聰明殆不過是

○置侍讀官上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惠顧問闕人始用著
作佐即呂中為侍讀上性雅好為文史之學自潘師
至踐祚多所述作雖車駕征行不廢吟詠又於禁中建清
心殿收藏圖書以資游覽視朝之暇必讀太平御覽三卷
有所闕廢即追補之雖隆冬積雪必足其數大臣請少息
曰朕開卷有得不以為勞也凡諸從事司資風教者悉記
之嘗覽前殿藝文類聚門目繁雜其論次乃詔翰林學
士李昉等知制誥王祐等參詳類次分定

門目編為太平御覽一千卷為太平御覽錄又謂輯官
之說或有可採今取野史傳說故事小說編為五百卷賜
名太平廣記每召邢昺張彥遠更迭講說質問疑議久而
方休帝之篤好學問蓋出於天性云○李繼遷寇宥州擊
敗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宋太宗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道書。秦王廷美太子房州贈
 治王諡曰悼。參政李穆等上臨其喪穆性至孝持棺親
 正禮出喪詔強起之專以穆上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
 朕方倚用遽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三月
 朔開將校校名籍參攷勞績而升黜之。○三月滑州決河
 塞。夏四月羣臣請封禪以火災故罷。五月除江南監
 祭革儀之。乾元文明二殿火災。○初以京官充堂後官
 ○上幸新城南觀麥因謂羣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其君始
 則亦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志于逸樂覆亡之速皆自
 取也為人上者當以為戒。○六月求直言田錫上疏曰給
 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
 捨近謀遠之事。○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其辭狂妄不
 宗將之不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言事但外人不知
 朝廷無諛所言孟浪不切事機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
 故雖狂悖亦不加罪。○遣使詣路察獄。○上嘗謂侍臣曰
 刑辟之際君子之所盡心稍有冤枉必傷和氣且齊文宣
 冤天為枯旱賊臣無罪六月飛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
 由於此居官牧民尤當戒之秋七月命讓官領營開檢院
 九月夏州襲敗李繼遷初繼梅之來朝也其弟繼遷居
 銀州時年十七八然其兄內附因家銀州有自西邊來
 者言繼遷悉知朝廷之事皆繼梅漏泄上乃止繼梅為宗
 信軍節度使時朝廷憂發兵討繼遷不克益侵邊境上用
 趙普之策欲委繼梅以邊事因召趙開賜以國姓仍復政

名保也詔授其州刺史以宗定州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
 觀察使父詔五州所管錢帛穀粟並賜保至數萬計上
 言繼梅漏泄朝廷事以為繼州刺史西南巡檢使於繼梅
 本無降心傳詔其人為寇保忠求乞師上命商州團練使
 翟守素率兵赴之繼梅懼奉表歸順以為銀州觀察使
 賜姓改名保吉。○上命李昌齡就太乙宮校定二等醮儀
 冬十月召隱士陳搏賜號希夷先生尋請還華山。○廣州
 獻一角獸上曰珍禽奇獸蓋益於事方內又寧風俗淳厚
 此乃上瑞爾。○十一月郊上將郊祭議律赦有秦冉思者
 上書願勿赦且引諸葛亮和嶺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為證
 上以問丞相趙普普曰聖朝開創以來具存彝訓三年郊
 祀即舉恩赦所謂其仁如天况郊之道劉備備豫一方區
 區用心何足師法上然之。○上嘗謂輔臣曰朕讀書史見
 武帝平吳之後志在逸豫後宮造數千人深可駭也朕嘗
 以為戒今宮中不過三百人猶以為多嘗思徐思道之由是
 聽宮中非掌事者出而嫁之。○十二月改廣南諸州採訪
 使為節度使李氏為皇后
 ○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觀。○三月親試進士梁
 師等二百五十八人擢為第一。○夏四月遣使報江南
 欲擇一朝臣為河東轉運使備開張謬多不詳據後自今
 臣寮授任非其履歷引對所與題長才實若漢上隱言之
 士可因此相揚或實負殿缺濟之人楚其愧恥若持于世
 足以懲惡勸善。○九月廢學太子贊王元佐元佐太子長
 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感心元佐
 太子幼亦聰慧父長而驕遂成逆時廷美朝請自是為錢

官自否廷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瑞顯者作者雖
不識之知其好官也詠曰何以知之廷貴曰入自萍鄉
縣境驛傳極道皆全貴曰來縣關野無情義泊至邑則盛
肆無睹情市易不暇爭致宿邸中聞軍鼓分明以是知
其必善政也詠太喜曰時顯國書矣天使亦好官負也即
日聞詔於朝顯顯後為發運使廷貴為開門低候皆為能
吏。初錢氏國除山粉山仍其舊而稅三斗浙人苦之
至是上乃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悉令放出一斗使
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方贊以為賦稅一斗天下之
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氏宜可循為國之制上從其說浙人
便之淮江南福建循舊額方贊除右司諫終於京東
發運使方贊有子準準軍輩皆至顯官准之子廷遂
為宰相亦惠氏陰德之報也。祠太乙宮帝道士請老子
冬十二月詔以取士之職歸有司先是上閱試舉士累
宰相累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如唐故事乃詔歲命春
官知舉
公端拱元年春上親耕籍田禮畢下詔召天下高年
青州錄事參軍府希慶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
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
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慶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
情寡欲飲食色澤滋味上嘉之金紫致仕。二月置司諫
正官。禁嚴於會稽。李昉罷相先是布衣程顥擊登聞
鼓訟昉等司值比戎入寇不為軍事但賦詩飲宴并置
女樂上由是不悅昉會連旱蝗太宗以水旱失度陰陽中
疾害在宰相遂切責之。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
正入相蒙正為人寬厚無所嗜好在中書日上尤加眷遇

其有朝上家職者親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蒙正弟勸以
示知其何問從容言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方尺安
用照二百里其意遂不復敢言其意不為物累如此。
皇子元僖封許王。詔諸路振饑。上以田錫知相盧郡
錫至郡以兵戍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機教。車建孔子
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歷。蒙正秀登繡
者比比焉錫書上封彈書其大意以為五。亂人如
豺虎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宜崇檢王之禮以答天意為人
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皆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
移權貴之門乾明節兩府以下皆進詩上獨和錫詩以賜
之其見重如此。夏四月復北邊互市仍禁戍卒侵掠累
歲征行民力凋耗上始有厭兵之意矣。五月置秘閣先
是宋梁鄴外正明中始以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刻為
三館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後並諸國書
其圖書以實三館然其屋舍卑隘僅蔽風雨周圖閣道
出其側衛士。朝之喧雜歷代以來未遑改作每有
受詔有所論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
因幸三館使左右曰若此之陋豈足以當天下圖書始四
方之士邪即詔遷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軍輅院創三館命
中使精其役制度皆上所規畫踰年而成盡供備館之書
實之凡八萬餘卷至是詔分其書萬卷別為書庫目曰
秘閣始命禮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若司諫直史館宋昶
親直秘閣石贊善大夫杜鎬為校理而自秘閣秘閣校理
之官始於此。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伯以丁
之官始於此。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伯以丁
二十八人諸科百人下第人擊鼓聞鼓別試上召下第
人慶試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九七百人上既罷國

薛等又命王世則召下第進士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
上覆試詩賦又擢進士葉齊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並賜
及第。秋七月除蜀監禁。八月辛酉國子監命李寬請周
易。十一月李繼隆敗契丹于唐河。
己丑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南邊策。戶部郎中張洎奏
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開樓閣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
平壤千里蕃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然虜
騎南馳衆寡不敵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
也。今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河朔建三鎮鼎據而守焉
又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嘗
賞一効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舉通知之策俟兵
食有餘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得高卧。二月以陳恕
等為河北等路經略使。下詔罪已寬恤邊郡。晏臣上
尊號帝不詔却去之翌日蒙正等奏事長春殿進曰陛下
神功聖德輝映今古在於尊號止可增益忽奉詔旨省夫
中外無不驚駭帝曰且如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此起自
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欲止稱王以諸子封王有所妨
礙朕志先定勿煩確奏。三月上親試諸將與一百八十
六人擢堯叟為第一。黃州錄事參軍孟繼遠征不之
官詣闕自陳太宗怒投流海州。夏子自三月至五月錄
學士。彗出東井凡三十日上避殿減膳。契丹寇威遠
軍月維倫下縋降賊之俘獲其衆自是不敢入寇以縋
倫固黑相戒曰當守黑而大王。八月大赦是夕彗滅。
開寶五年成所背背前年乃成山錫奏疏有曰
殿以為金碧焚燒臣以為金碧亦不怒。九月鎮

星蔡感入南斗。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早上減
膳賜羣臣詔深自責已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災理獨
置上停下之職而端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切諫未能奏
上上及羣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是歲龍公邊立市
晉族為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以晉為西京留守執中書
令普既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卯甫從容其間政事
多決於王洎洎聰察敏辨有通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
誠待人進退非允人多怨之。賜諸路印本九經令長吏
與衆官共閱之。二月荊州二縣饑詔賑之。夏四月夏
州敗李繼遷。五月置刑部詳覆官八員御史臺推勘官
二十員。鑄淳化元寶錢。秋八月毀左藏金銀器上性
節儉退朝常著紫陽巾布褐袖繼內服惟純綰威累經
濯乘輿給用無所損益。冬十二月立覆奏法時群臣奏
事既可其奏皆得專達于有司頗容巧妄謝泌請自今凡
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遂
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內殿宗班等職。閏二月辛未
朝日有食之。三月詔以旱蝗欲自焚翌日雨。五月置
諸路轉運使。以謝泌為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絲絛泌為
左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結雲賜泌金紫而還之
必謝曰陛下從諫從流故臣得輸誠如昔唐末有孟昭圖
者朝上疏諫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
秋七月令三司均節財用。李繼隆降賜姓趙氏名保吉
授銀州觀察使保忠陰與保吉為舊誼雖外示歸順而潛
結羌戎侵寇不止先是趙保忠奏繼遠誘誘我入寇來乞

正月命程守義訓師屯夏州至是繼開守義將兵來討恐懼表歸順。八月置審刑院于禁中凡獄具上案者申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參覆以聞乃下審刑院中覆裁決以付書省施行。未幾省宰相復以開始命論決。九月呂蒙正罷為東都尚書上嘗謂近臣曰素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前代治亂宜不存心但諸子幼冲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屬僚未擇良善之士至於臺諫輩朕亦自揀選不欲為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諫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者未諒此心至是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切率上怒甚以沆乃蒙正妻舅故罷之。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置知樞密院及同知以張遜為知樞密院中丞。詔冠準為同知。契丹部族有求內附者上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事不遇通事皆可預禁游惰也國家養及商賈以抑末游充助經費比聞當職之吏頗為煩苛務求盈羨以市恩寵細而必取括克期其自今除商賈貨殖外負販細交易亦不得以罪違者罪之。冬十一月丙辰起居注張若水官西人次對。以與士安為翰林學士。十二月朔行入閣儀。女真言契丹以兵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詔不許。三月上親試進士孫何等三百五十人擢何為第一先是上出危言日出為御題何等皆不知賦題所出叩殿樓乞指示其請再三帝為陳其大義令閣老考校分五等上三等賜及第餘賜出身。五月遣使諸路決獄是夕雨。六月黑風雷雨。置常平倉京畿大饑命增價糴貯之歲

九月命程守義訓師屯夏州至是繼開守義將兵來討恐懼表歸順。八月置審刑院于禁中凡獄具上案者申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參覆以聞乃下審刑院中覆裁決以付書省施行。未幾省宰相復以開始命論決。九月呂蒙正罷為東都尚書上嘗謂近臣曰素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前代治亂宜不存心但諸子幼冲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屬僚未擇良善之士至於臺諫輩朕亦自揀選不欲為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諫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者未諒此心至是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切率上怒甚以沆乃蒙正妻舅故罷之。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置知樞密院及同知以張遜為知樞密院中丞。詔冠準為同知。契丹部族有求內附者上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事不遇通事皆可預禁游惰也國家養及商賈以抑末游充助經費比聞當職之吏頗為煩苛務求盈羨以市恩寵細而必取括克期其自今除商賈貨殖外負販細交易亦不得以罪違者罪之。冬十一月丙辰起居注張若水官西人次對。以與士安為翰林學士。十二月朔行入閣儀。女真言契丹以兵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詔不許。三月上親試進士孫何等三百五十人擢何為第一先是上出危言日出為御題何等皆不知賦題所出叩殿樓乞指示其請再三帝為陳其大義令閣老考校分五等上三等賜及第餘賜出身。五月遣使諸路決獄是夕雨。六月黑風雷雨。置常平倉京畿大饑命增價糴貯之歲

宋明曰有食之。上以江浙淮陝比歲旱蝗遣使分路巡撫。詔令有未便者修奏。青城丁小波聚徒起而為亂。謂其衆曰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者無不從。先是國家平孟氏之亂成都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後來任事者竟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聚商旅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羣聚起而為亂二月殺彭山令齊元振。夏五月以張洎為水為翰林學士。詔以張洎度支戶部併一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從馬應之議也。六月張洎罷。上為若水言士之舉古入官適時得位好朱拖紫耀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急榮矣官得不竭誠以報國幸若水對曰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前祿榮遇之故而致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其言。以呂端參知政事趙鼎言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折對未嘗懼亦不形言其台輔之器也。復論事中外封駁制。秋七月大霖雨開封府雍丘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賴權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廷給事者不過三百人各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固知之朕視妻子如脫屣所恨未能離世絕俗李昉奏曰臣等家人朝望朝中猶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疏願妄陳狂贊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爾終不加罪。時霖潦過度上頗謂日條曰朕於刑獄盡心焉安得此積陰之譴左右大臣無敢對時趙鼎為殿中丞獨越班而言曰某川原屬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罪不至流陛下教之玉璫參

政事洵之第也盜陛下之錢數百萬歸於未為大難而上以馮故務相谷澈卒得脫陛下問之亦不加意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而無積陰之譴上器非之直即日誅趙鼎罷其官。俄而雨止自是益以言悟主初知歸州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有濟巨川之意嘗手植雙柏於縣庭至今人以比甘棠謂之棠公柏。復確貨物禁私鹽制置使。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州。罷提點刑獄歸轉運司。李昉罷以呂端正為平章事蘇易簡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然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言時政得失等罷罷即命易簡代之。趙鼎向敏中同知樞密院。閏月置三司總計使。十二月小波與趙鼎相聞于其州縣地死之小波亦病歿。趙鼎推其妻李氏為節婦。州彭州賊黨聚眾至數萬。淳化五年春正月上元御樓賜從臣宴上曰五代之際生靈塗炭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呂端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端正侃然復位。京西江浙大饑饑民流離因饑持劫劫人家藏粟止餘為首餘悉以減死論。李繼隆與繼遷叛上遣李繼隆率兵討之初繼隆自鐵加驛入綏州謀其所向欲徑襲夏州或謂夏州賊帥所出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保以觀賊勢繼隆曰我兵少便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不能料我乘其若先據

龍溪

集

待其深入分兵以要其歸路必無遺類卿守麟府契丹
憚之。詔以官倉振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
司請量留以供國馬太宗曰計兩治治土膏所起民田無
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廩以給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
芻蕘足矣。夏四月己亥罷爲右僕射。詔蒙正曰僕
射師表百僚之中書多務卿均勞逆爾。以呂端爲平
章事。契丹寇雄州守臣何承矩敗之。早命侍御史分
決諸道獄後二月丙申開寶皇后宋氏崩。六月限僧尼
額。八月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大赦改名恒。九月李
繼遷犯邊遷將敗之。上嘗問羣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
之事語及屯田利害羣臣無敢對者張洎時爲參知政事
退而講求其實上封奏曰國家應圖受命姬姁鴻業懲前
王之失審卅下之龜以大衆者八方所湊爲天下樞可以
皇安兆民臨制四海陛下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漢開基高
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唐武云吾初即位
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知漢時兵甲在外京師惟有南北
軍期問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毫從唐承隋置十二衛府兵
皆農夫也其後雖置神策軍亦不過三萬人及祿山犯關
朝廷驅市人投戰德宗蒙塵舊爲者四百餘騎今天下甲
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幸在京師疆本弱枝國之制

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郊亦用上辛祈穀典也。夏四月丙午李繼隆討李繼遷時繼遷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治靈州度沙磧爲虜殺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詔輔臣陳靈州事宜。詔曰朕在膺顯命獲嗣屢纂懼德不明棄奔是戒其於夙夜罔敢荒寧帝念食爲民天賢推國寶

五、

謝世舒
張世基
朱政

本報

體畏而重本務設爵以延才至於草木蚊蚋羽毛呈瑞
惟涼薄所不敢當應請略州府自今以後不得以珍禽
獸諸祥瑞來貢獻。上分遣內臣爲諸路轉運司承宣公
事以察州縣刑政官吏治迹更次入奏。秋七月汴決毅
致命雲之。以陳靖爲勸農使。寇準既爲給事中先是
郊祀百官進秩準率意輕重爲馮拯所論上召問準猶力
爭才已上已厭準因數曰崔鼎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之
尋出知鄧州。九月復命李繼隆分五路討李繼遷。環
慶等州地震。

○國至道三年春正月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葬
孝章皇后。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繼遷遁去。供
奉官劉文質奏舉兩浙部內官高輔之李易其梅詢等八
人有治迹並降璽書褒諭帝曰文質善於采訪舉者皆
良吏也遷爲京西作坊副使

富弼釋曰進賢受上賞古之制也太宗能以此法動
臣下俾其采聽之際不敢不公故上有得賢之悅而下
無蔽賢之責

上不豫。三月。上崩于萬歲殿。在位二十三年。上嘗謂侍臣曰。蓋漢以來。朝廷削弱。政教凌遲。主暗臣驕。紀綱大壞。朕即位之始。懲五代弊政。革故鼎新。創以一代法于時。二三大臣。宣稱德業。年猶有異論。朕守之愈固。不為其說盡。長勸行之。十載矣。雖未能上比古聖。至于肅清宇內。明憲齊民。利除害絕。義舉之原。亦無虧於古。羣臣皆用賢貨。又嘗語侍臣曰。近世之弊。至有中書布政之地。既官除授。皆出于堂官之手。時政如此。天下安有不亂。朕自即位以來。鷄鳴而起。聽斷四方之訟。百司庶務。雖至微細。莫

皇太子元侃即皇帝位先其上不豫李皇后與宣徽使王
 繼圖謀立元佐太子明帝使繼圖召王端端入后曰官軍
 受命繼圖以是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之憂更
 有繼圖之謀朕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
 審視於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夏四月大赦○為皇后
 為皇太后○五月求直言○追尊上馬夫人李氏為賢妃
 六月庚寅命李皇后追尊上馬夫人李氏為賢妃
 壬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
 得請以謝便殿入對死中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
 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秋七月今轉運使
 對謝以民間利病○上封者言嶺南村墟聚落間日集
 販賣之墟市請降條約於城邑之交易與增市禁上曰依
 民爾聽從民便○上戒西邊諸將勿輕舉兵來東
 驃逐去勿追捕仍諭軍中事有怨及之便與開輔之民
 有有日也○八月以周瑋為宣徽北院使○西川成
 旌攻掠蜀漢等州益州鈐轄馬知節領兵討平之○冬
 十月葬太宗于永熙陵十二月追尊賢妃李氏為元德
 皇太后○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邊任事繼遷遣使
 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加定難節度封以夏銀絹有言五州
 以王禹偁知制誥



咸平元年春正月召學官崔頤正日令頤正起御書
 院侍講上每旦御前殿後復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試
 軍士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得失或至夜分○二月等
 出營案北上問宰相曰何祥也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
 上曰朕以天下為憂何止一方耶○上曰朕臨御以來未
 嘗佚豫今是文變異何也乃詔在位極言得失仍詔自今
 不御正殿復常膳○三月上試孫傳等五十人權僅為第
 一○上即位準守青州上親見之謂左右曰冠集豈念我
 否時大臣有不悅準者進曰臣聞冠集在青州以媚色自
 娛何暇更思君父會遣中使下山東巡撫將行上曰往問
 冠集安否比還從從取朝見表以慰朕思○是月庚申
 而請益謂使者曰大焉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但
 以己者當路不敢上朝聖帝若不棄老臣則召而多行也
 要君之章實未敢上未幾召還領相印初準鎮大名府日
 北使路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
 上以朝廷無事北間無事非準不可付○五月戊午朔日
 有食之○詔議太祖廟稱號○六月命近臣舉轉運上語
 李至等曰凡所舉宜多聞遠慮不如先擇舉主以類求之
 今外官要切轉輸之任卿等可先擇人而令舉之○上謂
 宰相曰天下物宜民聞利害惟轉運使得以周知當令至
 起關朕將從見詢問詔曰轉運使副一職在手皆能計
 官屬家官吏之能者訪生民之利病至於招撫流離勸課
 田疇理獄訟之冤提擢領之要其具既重其務繁矣苟非

狗公滅私正己率下則有肝之寄何所望焉自今居是職
者如有然才行為衆所推朕當不吝美官特與升陟如
事雖微阿妄行威福因循職事害人大則正以刑
章小則黜之嚴地信賞必罰朕不食言。上以工部侍郎
郭贊知天雄軍贊雖屬度不肯去任上曰全魏重地委
任於卿亦非輕也宜亟去上召宰相問之輔臣對以近例
亦有受命而復留者上曰朕初嗣位命郭贊知大藩而不
行則何以使人羣臣畏服

已夷簡釋曰剛健中正乾之體也尊嚴明威君之道也
坤以柔承天而不闢以彈亢謹乾不能制坤君不能
使臣則上下亂矣壯哉太祖之取趙隆太示之杖孟
賁宗之遺郭贊信乎其英斷矣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

章事。十一月置估馬司河東則府州嵐岢軍岢則秦
州等州川峽則益黎等州皆置務。十二月詔大辟疑者
以聞。詔三司判官舉知州

咸平二年春三月上試進士孫贊等七十一人以贊
爲第一。上詔三司所定劔龍等二十餘州所貢土物並
與減除慶雲等二十七州悉罷所貢每歲正旦止令具表
以聞諸州長吏不得以土貢爲名因緣配率每歲進茶並
停罷初貢茶者三十餘州數千里有歲中再至者上憫
其勞擾故罷之。高班內品裴愈嘗因事至交州言龍花
葉難得之物宜充貢於是交州採以爲獻上怒曰朕懷撫
遠俗何有所求即下御史臺劾問裴愈州州仍糾其貢。
遣使賑江浙饑。閏月旱求直言。夏四月詔開封事
許畫時進入。以張詠知杭州詠既至以威飭首寬撫等

宋

公

宋

宋

宋

五月禁泥金鋪金。秋七月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八
月大閱。樞副楊礪覺上臨其喪。九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上欲北巡議發民十五萬修汴河礪覺臣王濟以爲
勞民請徐議其事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爲憂與濟列上前
且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之患亦陰陽災沴所致
今宰相若能和陰陽災沴河之不決臣亦可保上然之
十一月丙戌郭奉太祖宗配。畋近郊。契丹入寇十
二月上親征次澶州知冀州張旻敗契丹于城南次大名
府知府州折惟昌又敗契丹于五合川
咸平三年上次大名府李沆爲留守不戮一人而輦
下清肅。先是范廷召分兵擊虜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
康保裔赴之廷召潛師遁去保裔爲虜所圍力戰于瀋
州之裴村死之虜遂自德懷濟河掠青齊而去。蜀王均
瑋以雷有終知益州計之先是益州鈐轄有昭義驤深不
親戎務知州牛勗寬弛無政事蜀廷順等殺昭義驤深不
候王均爲主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率衆陷漢州遂移綿州
攻之不下直抵劔門知劔門李士衡與鈐轄率衆擊賊之
均遁去初均急趨劔門而焚其儲蓄賊至果無糧可守進
退失據士衡又手書誘告于衆曰爾軍皆有父母妻子蓋
由脅從而至此若來歸我皆爲王民矣得衆降者九百人
乃與劔門鈐轄裴彥休力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還成
都上嘉士衡之功擢彥休爲右衛將軍。度支陳鼎奏之轉
粟塞下又轉撫於邊而官自鬻之歲得益錢三十萬李士
衡爲度支以民力困弊請使舊商入粟以易鹽上用其
言又建議諸道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預
給民錢至秋輸帛從之今諸路軍裝皆實是也累遷三司

便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億百萬士衡有力也明於知
人嘗保任才吏數百皆稱職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太
傅張鄧公後皆至宰相出以此多之在館職日嘗使高麗
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敝
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繒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至海內
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取舟中之物投之海中更
不別擇約及半風息船定以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
士衡所得一無所失○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上試進
士陳堯咨等四百九人擢堯咨為第一○夏四月改葬元
德皇后附永熙陵○知潭州李允則請蠲潭州地稅等征
初司馬氏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絹及潘美定湖南計屋
間輸絹丈三謂之屋稅營田古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
則輸絹之估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
十五斤允則請除二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會歲餉欲
發官粟先振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
質乃得發粟賑災因募飢民練軍籍得萬人民列治狀請
詔賜詔嘉獎及還運對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蓋
士安曾於上薦薦之也○五月河決鄆州○六月以向敏
中為兩河宣撫大使以兩河大兵之後特遣重臣巡慰訪
民疾苦○秋七月江浙饑令夏候嶠邢昂往詢民疾苦
上民病二十餘事詔筆之○九月雷有終擒王均益州
平先是賊將趙延順攻川蜀都巡檢使劉紹榮殺於賊上
命御厨使李重富州團練使石普供備庫使李正倫等討
之三月王師進攻賊將趙延順中流矢死至是官軍由
地道入焚賊樓櫓至夕賊將由南門遁王均奔富順監石
普等追斬於富順監傳首至益州梟之於市於討賊時上

官與石普不協入為副都知奏翰怒告變為曉諭和解之
親督城壘賊中流言不却五戰皆捷遂克益州上平札勞
問歸還內園使又與皇城使上以翰父在邊賜宣力勳盡
特置是名以寵異之○冬十一月百官復輪對○張齊賢
罷相齊賢與宰相同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
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為疎闊至是坐冬至被酒失儀故罷
○是歲籍河北強壯先是五代時河北河東強壯歲納諸
州已行之至是以李繼遷叛擾邊命籍之
○咸平四年春上命右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馮拯
陳堯叟與常參官之幹敏者與三司議減冗事及冬決滯
務時上封事者多言三司官吏稽留依違天下文牒有五
七歲不為裁決者案牘凝滯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所
致自今請委逐郡判官檢覆向來諸路州軍所申請及本
州所積滯事疾速了奪然後詣判使會議施行如更有稽
違即許諸路轉運使及本州軍閫奏命官推鞠其罪庶有
警其弛慢三司都督欠司引通負官物人千崇政殿上臨
問之自是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除通負二百六十餘
萬詔曰權衡之利素有一定規宜令計司立為求式自今上
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先是稅舉天下酒稅頗為煩
擾且竟以羨利邀寵至是遂罷其事而條約之○詔舉賢
良學士承旨宋白舉直集賢院田錫錫壽召對○三月分
川陝為四路○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行儀天曆
○以楊億知制誥○夏四月楊嗣勣延朗加團練使時並
為沿邊巡檢勇於戰鬪邊人謂之二楊楊延朗後改名延
昭智勇善戰在北邊二十餘年虜悍之目曰楊六郎○罷
致恩遷官行驛勘京朝官法○回鶻來貢○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科三人秘書丞查道進士陳越定國軍節度
雜官王晦叔○上嘗與宰相語及天下兵馬之數帝曰數
須不少精銳者鮮又軍額太多益須精選且今之兵與古
不同占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
國家經費至廣戰此之由不可不精意選練○宰相張齊賢
上言請募江南丁壯八萬以益兵廣邊備上曰此不
惟動搖人心抑亦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六
月城吏吏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餘人○秋八月蔡賢良
能直言極諫科四人大名府成文主簿丁遜舒州團
練推官孫僅秘書丞何亮懷州防禦孫官孫暨○上嘗與
宰相論邊事因言漢武伐大宛萬里征討求名焉遂致中
國內竭生民疲弊始皇亦英主所作制度後世無改易而
不能守之以道尊國不求皆可以為鑒戒又嘗謂李宗諱
曰聞卿至孝宗族雅睦朕守祖宗基業亦如卿等保守門
戶也○九月慶州地震者再○李繼遷陷清遠軍楊瑄擁
兵不救罪當死上赦之流瑄瑄州○冬十月契丹又寇張
斌敗之于長城曰李繼遷尋又敗之于山谷初七月契丹
謀入寇命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是冬顯奏大破契丹
殺二萬餘人衆皆遁去○按西涼六谷酋長潘羅支官仍
命出兵以助討李繼遷○十一月敗之○十二月詔議
棄守靈州張齊賢楊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武必爭
之地不可弃獨李沆與陳鄂同奏曰李繼遷不死靈州非
朝廷有也若遣使分軍民空靈州而歸則開右之民恩有
矣○初朝廷棄鎮戎軍李繼和請復城之則以繼和知軍
事○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璣以城降其城屬常綠坐上曰
窮遠空虛又無救助力盡就擒此可憫也詔釋之○振河

北饑○吳淑請便車戰法
○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為鄆寧環慶等州經略
使田錫言宰相不練邊事未委所差張齊賢果能不自任
使否未幾靈州陷○以丁謂為鄆州知州轉運使○三月李
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上試進士王曾以下三十
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以曾為第一○上嘗謂宰相曰
河北歲中軍兵供億至廣錢穀出入之數未能周知昨令
轉運使以一歲所入校之大約入少用多且兵未能周知
或一司一務有兩三員兼理其言當議併省之○王嗣宗奏
事急春殿因言嘗蒙聖諭朕不當管錢穀細務所事皆
天下生民臣等喜聞陛下發言深協大體今經費定
度不足雖陛下勤儉冠古其如冗食尚多耗蠹尤廣更宜
每歲減節以為遠大之計不爾則向去無所取濟必流下
撓於民上曰朕之所憂正為撓民或至撓民則何以國之
嗣宗曰向來河北關西邊事未息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國
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衆苟擇將師嚴號令何往不利
臣等議以為事有城自守望陛下行之上曰卿等速
為條奏朕斷在必行○上嘗幸龍門觀嚴鑿石佛經會昌
毀皆已摧壞左右曰非官為葺治不能成此勝跡上曰軍
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甚○上再起李士衡為
河北都轉運使恩數優厚如常制一等士衡再領漕運夙
夜供職積勞即患如京邸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多傷敗
朝廷遣使視之士衡奏曰豈不為九年之蓄耶帝悟遂罷
其使明年太饑悉發倉庫以濟之仍重濟京西路全活者
數百萬進刑部侍郎三司使陝西鹽料吏人市木送京師

度三門之險最者太平又坊歲市羊亦增更送而羊多
斃于道二者更皆破產不能償西人苦茲五十載矣至是
士衡始請募商放送大京師知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
其更私市羊以副之免開征并得補其亡失西人感之○
上以王旦為翰林學士旦為人嚴重能任人事避遠權勢
不可下以私由是上益知其賢錢若水名知人常稱之曰
真宰相器也若水召對殿中問可大用者若水以旦對旦
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上殿上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
此人也嘗難論朝臣與旦者往往還不當坐罪又言三司併
為一同實為煩劇上皆納之乃詔曰比年以來司幣廣費
以制義為勞蓋出內之際有所輕重此可責而不可贊也
自今有司嚴加戒勸無得復蹈前失○秋七月甲午朔
有食之○以錢若水為并代經畧使判并州○新用儒
為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冬十月令
諸州長吏與佐職官同錄大辟罪人○向敏中罷任戶部
侍郎齊賢授太常卿分司西京齊賢學士為薛安上所訴詞
連敏中初薛惟吉婦柴氏無子盡賣其產欲改適齊賢惟
吉有子曰安上所訴其事柴因訴敏中實惟吉故第又嘗求
娶已以是教安上誣告母且陰死之上問敏中敏中言實
買安上居第近妻不獲議姻未嘗求娶於柴也柴訟益
急遂下獄按鞠乃齊賢子教柴氏為薛監鐵使王嗣忠忌
敏中言敏中喪妻曾議娶王承衍女承衍密約已定上因面
責敏中以不直而併罷之○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
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准相傾軋世以此少之○田錫上
疏言伏觀內殿起居近罷轉對封章送今已踰年上書
應詔並無進對先義放彈則有責罰又聞密院中書政出

更行遣即檢舊例施行相商議別無遠謀或更深入
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備位則不失事
重貴罷免則不過歸班行臣下得優遇而君上常供勞實
為倒置也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嚴章盜賊多起尚率
京城父老與百辟士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願聖君英睿
以為天下可欺御劄丁寧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懼羣情
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已任若
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此秋之怨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畧
總軍兵者依何謀○十一月上將議親郊禮使王嗣
宗奏郊禮實用頗重望行謁廟之禮而推舉賜呂蒙正曰
前代傳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禮祀典攬無據如壇一日
之費所省幾何殊非重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所
所須並可減省是歲成應供奉官雜物十萬六千○十二
月以呂蒙正李沆兼門下侍郎
咸平六年春二月遣使振京東賑水災田錫上
疏言國家為少關軍兵防備邊戍遠為重舉宋臺陳泌奏
願點集鄉村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
只今在京城防守者即押赴京師何失信若此又言火沴
之餘盜賊若起適足為戎狄之利有勞宵旰之憂慮火傷
乃是虛名行役實且非實事○滿離又言已集六萬騎之
會王師援靈州特授朔方節度○夏四月王繼興與州戰
于靈州縣南遂陷於虜贈繼忠官錄用其子孫○以張詠
知益州民聞詠至皆歡舞相慶○六月併益州度支戶部
三司置一使○秋呂蒙正以疾辭罷為太子太師○上謂
知樞密使王繼英曰比年邊防止及西北至於遠方殊俗
蓋多無備如川廣荆湘常須訓練軍伍以為備不可闕也

上之長子遠望皆如此。劉承宗掌軍器庫上臨幸見其
 整肅而授職。奉國長公主以人有所通欠納其女為
 質帝聞之還其父母。壽春縣主上言夫兄侯紹卿掌
 積被劾望釋其罪上曰頃頃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
 富弼等釋曰戚里倚帝家之勢不為暴橫以侵人幾希
 故先帝不吝泰國貨取人女不貸侯紹卿刑罰正所以
 防其侵暴驕恣於戚里也

右正言知制誥朱異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參改自今應陳
 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父可行者
 行之不可行者止之上謂羣臣曰命今參改其失治體異
 等所言不可不戒李文靖公流為相有大臣體嘗語人曰
 吾為相無它能惟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
 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

恩取譽更相示信制遂至兵冗官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
 節財力匱乏公私困弊推其事故因執政不能遵守舊
 規亦有改更所致至此始知文靖之言簡而要云文靖在
 相府日直宗室問之曰人皆有客啓而公獨無何也對曰
 臣侍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客啓夫人臣當啓者非

月靜戎軍王能奏於城東開方田廣袤相去五尺深七尺
 以限戎馬詔鎮戎順安威遠軍界並為之。十一月有星
 孛于井鬼。十二月求直言。田錫卒將奏疏悉焚之曰
 吾豈可藏副示後謗時實直耶前後奏議凡五十三有咸
 平集五十卷行於世見錫色必莊目之曰此吾之汲黯
 也錫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咸懼伏之出處二十年
 未嘗縱橫貴人之門在慶發中樂得其正安如也上覽其遺

裴劇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李繼遷陷西涼
 府潘羅支要擊之中流矢而死子德明襲位。上初即位
 召仲放于終南山放辭疾不至五年上復遣供奉官周珪
 新詔就山召赴闕仍賜給百匹錢十萬放被命至闕上賜
 對便殿親加撫問命坐與諸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
 什器太官供膳六年放上表懇求歸山上下暫歸因授起
 居舍人安錢於龍圖閣上作上言詩二章次放羣臣皆和

又賦戰事十三篇一曰議道二曰議德三曰議用四曰議
 器五曰議文武六議制度七議教化八議賞罰九議典禮
 十議軍國十一議獄訟十二議征討十三議正邪真宗納
 之上嘗觀龍圖閣放從而登真宗隨手授放臂挽引而上
 顧謂侍臣曰若唐明皇優待李白當以御手調羹當時稱

為上事今朕待汝如此厚賢之禮當不愧於古人
 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以後宮劉氏為美人。
 京師地震者三。二月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中國
 要地今其國危子弱不即圖之後更難制未幾李德明請
 降。三月契丹入寇知威遠軍魏能敗之于長城口。皇

太后李氏崩。夏六月旱人多暍死。秋七月上視李沆
 疾及車駕還宮而沆卒上臨其喪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主旦以為
 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吾老不及見此矣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登
 或至肝食且慨然歎曰我輩安得見太平優游無事乎沆
 曰少有憂勤足為樂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君

石保吉

李茂勳

李茂勳

李茂勳

奚念哉。上嘗問治道所宜先。沈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上問其人口。如梅詢曾致弄李夷甫等是矣。由是終上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石保吉求為使相。上以問沈。沈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甫三詢之執議。如初事。遂寢沈卒。數日乃拜焉。冠準始與丁謂善。晏言謂之才。沈以未用。準以問沈。沈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下乎。沈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沈嘗有論語。或問之。沈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而向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簡陝西振武軍為四十指揮。八月以畢士安為準。為平章事。先是李沆既卒。上欲用準。嘗謂士安曰。準才剛使氣。素倚士安。曰。今天下雖蒙休德。而此戎尚跳梁。片準者。正宜用也。乃並命之。九月令轉運。祭所部官能否為三等。公勸廉幹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河決濱州。置龍圖閣待制。閏月契丹主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遣其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攻威遠。順國軍魏能石普帥兵禦之。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擊走之。又東進保州。孫彥休兵敗之。攻州城不利。而北又合王超等陣于唐河。以拒之。其游騎為我俾將所擊。奮帥撥東駐陽城。寇寇準言。邊委屬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東路別無中兵。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瑋林彥鈞孫全照部分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振石普延承翰軍威。四與邢洛相近。足為倚角之勢。此時寇已決親征之議。參政王敏若以廣深入寇言於上。請

幸金陵

幸金陵

幸金陵。金陵書陳仲史請幸成都。上以問準。有人勸服幸江。南與蜀者。卿以為何如。寇準曰。不知何人發此謀。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戮。然後北伐。爾上意乃決。於是詔諸路會兵出師。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載在虜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為虜。死矣。何人可為朕守。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即召欽若於行府。諭上意。受勅。俾行欽若。然欽若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臨北伐。臣子解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據酌大白飲之名。曰。上馬。孟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答拜。且曰。參政勉之。四日即為同列也。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從沮。故出之。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虜虜信。繼忠東問言和好之利。時虜主幼。母老。舉兵深入。不至利。頗有厭兵。竟納繼忠言。乃遣李興持信。前以繼忠書。冀州部署石普。且令馳奏。闕下其書。以為北朝致問。聖德願修舊好。而欽朝廷先遣使。上未許也。契丹寇草城川。知奇嵐軍賈宗連擊敗之。又設伏寒光嶺。伏發。軍潰。在公胡盧河。而東招諸將整兵為備。命張齊知青州。兼青淄維安撫使。丁謂知鄆州。兼鄆齊濮安撫使。契丹稍南。民奔揚州。渡舟人要利。不時濟。謂取死因斬於河上。諺言取民錢者。舟人懼。旦夕不敢停。濟乃立部分並河。執旗幟。擊刀斗。以防守。聲聞百里。虜懼遁去。十月詔王超率兵赴行在。詔魏能張凝田徽率所部兵屯定州。王繼忠得上手詔。即具奏。附石普言。契丹已領兵攻瀛州。蓋開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北朝已欲求好。乞再遣使。上曰。瀛州素

備非所憂也欽先遣使固無損也上問二府擇可使者
 二府薦右班殿直曹利用可使召見曹陳和戎息兵為使
 上問其家何在利用曰臣家即得死為幸何以家為曹以
 為不當遣上卒遣之。契丹犯瀋州守臣李延澤擊之
 虜衆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乃解去。十一月五夕朔
 賜延澤及將士金帛綵緡有差。邊報急書一夕凡五至
 寇進才啓封欽笑曰如土闌之大駭以問寇準準曰陛下
 欲了欽未了耶曰寇兵深入吾境其欲父耶曰陛下欲了
 不過五日爾其請幸瀘洲上不語同列懼欲退準曰士
 安等上倣駕起從焉而北上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
 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不行也遂行六軍百司
 而及之司天言日掩珥彗氣宜不戰而有求和之象。以
 雅王元份為東京留守。以李維隆石保吉為駕前排陣
 使孫王隱為副之孫全照奏翰為鈐轄。曹利用至天
 雄孫全照疑虜不誠勸王欽若留之虜公河屯泊侵擾貝
 異鎮深州皆不利後令王欽若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
 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石普遣指使張皓持詣關出虜
 為所得重王及其母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
 雄惟利用來主欽若疑不敢遣皓還虜王乃其母賜皓
 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瀘州別遣使議和
 好事於是皓以國母之命入奏上賜繼忠詔許之俾令皓
 持詔往天雄督利用前去上謂輔臣曰虜雖來講和國家
 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軒之矣河北且令急防虜偷度若別
 行邀求當決一戰剪滅此虜可飭將帥整治軍事。壬申
 車駕次韋城縣大臣猶有進南巡避狄之策意稍惑準

言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江南虜與蜀人故請陛
 下幸蜀此皆為自誤非為國計也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
 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
 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
 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陛下進尺不可退寸
 河北諸軍日夜望陛下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
 衆瓦解虜乘其勢命陛下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殿前
 指揮使高繼勳曰所倚信失朝宿將也忽有旨召對御帳上
 因語及南巡之事繼勳曰臣未嘗勸陛下此行者何人也
 且戎人入境已數月師老可知三路屯兵未聞略解戰
 隨軍士士莫匪精悍李繼隆等期於死戰儻知聖駕南行
 各圖生意孰肯盡力破賊況隨駕兵士父母妻子盡在
 下豈肯并而東向者人心一變社稷危矣既而虜衆過天
 雄陷德清軍是日抵瀘州北直犯大軍團合三面輕騎由
 西北隅突進李繼隆擊虜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
 害其統軍順國王延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其
 其旗幟躬出督戰威震虜軍頭張環守床子弩發延覽中額
 衆大亂是夜延覽死虜人挫退不敢輕動但時遣輕騎
 來謁王師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來告捷又言瀘州
 北城門甚狹望見日於南城對澤是日次南城驛舍將止
 焉繼隆因請幸北城陛下不謂河則人心危懼實氣未懾
 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
 往高繼勳亦固以請且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
 極在傍呵之猶然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猶
 責無禮君何不賦一詩減退軍騎耶繼隆曰進軍幸
 北城至浮橋左右踴躍怯懼前進高繼勳下馬持節解衣

年南北困弊至是僅幸自民天下大悅乃詔雄霸州安鼎
軍置三宿衛與民交易 是冬以明德皇后下葬于廟
會國長主 趙自化華師有功請授尚書僕射兼監院事
上曰自化頃因元紛以求封郡尋論以方技之流不可任
郡封今復有此請當令檻送詔召自化戒之

信弼等釋曰真宗不許公主之請者其說有二一則愛
惜名器二則以止僥倖今小人因緣干托戚里或貴近
以求倖進者多矣戚里貴近能加責于托之人亦
何以絕之真宗不責雖王長公主而責趙自化足以使
雍王公主自慙而趙知化自懼如此則其後小人不致
干托而貴近戚里亦不敢請求矣傳哉古帝王之用忠也
殺中侍御史王濟知河中府上幸還開憲胡騎侵軼詔緣
河斷橋梁船舫稽緩者論以軍法濟曰陝西有開防備防

船艦連屬軍儲數方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搖民心因密奏
請張其事帝深嘉數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時
御史知雜事潘羅又為李繼遷部所殺帝命羅立
景德二年春正月大赦○散河北強壯○戶部判官
李昉等上言江南諸州所增權稅頗為煩擾屬歲歉已
各罷之其江南兩浙京湖路亦望停廢俟歲稔如故初制
置茶鹽奏議規畫此制以助軍旅之費至是上覽昉等奏
亟命停罷仍詔自今權稅之課悉仍舊貫勿復增益○省
河北戍兵○二月令嘉州州鑄大鐵錢○優北邊權場○

威上供細絹○孫僊使契丹賀國母生辰僊隨事損益豐
約中度時稱得體○立綠邊入粟積法○二月上試進
士李迪二百四十人擢迪為第一知鄆州王矩求科名上
以矩自燕薊歸心帝嘗召勸於詞學特賜及第○夏四

月辛龍圖閣○王欽若與寇準異見歸自天雄再表求罷
上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領之○五月辛國子監○詔自
今諸州官吏雪活人命並理為勞績○秋七月復賢良等
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典義達於教化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翰墨運籌決勝軍
謀宏遠材任邊寄○八月有星孛于紫微○冬十月軍士
安堯上臨其喪○上以也田負外郎崔昉充泰寧公府記
室參軍先是上謂輔臣曰泰寧年少資望雖高然威維
子儒備黠不能規諫昉性頗方正以代崔昉有裨益因召
對之○上以高品周文質為殿頭高品澶州之陳文質
其部下以事告射殺提攬戎人即遁去上召文質至使
親加慰勞賜銀兩執上護守祖宗之法故為賞文質○初
北道用兵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樞密文武大政
樞密院雖掌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
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于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
干樞密而有隱也○秦國長公主為其子出降求近州刺
史任上曰牧守之任係朝廷公議不許○駙馬石保吉請
對言僕人張居簡掌以私財有所侵盜願賜重賞上曰所
司自有常典豈可為卿故法外加刑保吉又請於私第決
罰亦不許

呂夷簡釋曰帝王事異石疾恩寵戚里優厚此以金
帛富之可也賞賜厚之可也惟不使求官爵親政事
刑法我太祖不許衛得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為刺史此
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曰內官不可使居權

要職太宗大許戚臣於泰惟由不則曰恐壞天下法
真宗不許趙自化領選部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抑
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違保之奏則
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有天下之公抑親之私非
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所以超而齊
堯舜也

十一月丁巳郊○十二月置資政殿大學士以六欽若為
之○是歲父趾黎相卒

景德三年春正月置常平倉○二月復都人轉運○
置入內侍省○寇準罷始車駕還自澶淵寇準每以功高
有德色上益欽畏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之王欽若
進曰陛下欽畏寇準無乃以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
曰不意陛下之出此言也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以
準為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曰城下之盟雖辱
時小國之恥今以萬里之貴而為澶淵之盟此可恥也
陛下獨不知乎為陛下之計者莫若雪恥可也時上方
厭甲兵欲與民休息欽若度其不能用兵也遂言於上曰
欲雪此恥莫若選將練兵一舉而滅之乃可然以臣視陛
下必不能用兵上曰然欽若曰陛下不用兵莫若作大功
德講封禪禮以鎮撫四夷可也真宗喜議遂決及長封長
來欽若之方居多欽若每對上必請準又謂準如投瓊與
膚博以陛下為孤注耳由是上遇準稍衰○以王旦為平
章事旦入相是時契丹初請盟趙鼎亦納誓約願守河
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上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
興三田祖示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奉行故事重改作進
退能不賞罰必當上以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宰相犬

三月試進士姚暉等一百八人擢第一○夏四月錄
○直隸賢院上疏言焦勞功政虛心求賢○
大司諫正言數言臣等乞休○秋七月大宴始用樂○九月賢
○秋七月大宴始用樂○九月賢
○秋七月大宴始用樂○九月賢

西京○夏四月皇后郭氏崩○禁增酒醢○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置登聞鼓檢院○賢
使方正能言極諫科二人著作佐郎陳絳開州丹陽縣主
簿袁琛○維州北海縣主簿徐與以言事召見龍圖閣上

從容問曰朕皇嗣未立其失安在與曰陛下不修德所以
皇嗣未立上曰何謂與因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生上
上主於信今陛下信不修所以未得皇子上曰朕未嘗失
信卿何云此對曰陛下所修者小信耳夫帝王之信務必
行於天下發一號施一令信則天下服不信則萬民惑今
朝廷九頃一法出一勅朝聞行之暮聞改之天下所不察
者以此而已上深然其言即授衛尉丞○閏月上以事關
軍機民政者令中書省樞密院互相開報○秋七月置州
軍校陳進及命曹利用討之○黎龍廷來貢賜名封父趾
郡王○復提點刑獄○置羣牧制置使○八月置龍圖閣
直學士以杜錫為之

宋真宗二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

天書降上語王旦王欽若曰

去年十一月見神人云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

時為龍圖閣待制上嘗問以天書對臣愚所聞

天何言哉宜有書也上知與朴忠亦優容之先是王欽

若趙相請封禪當得天瑞前代皆有以人力為之陛下謂

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曰王旦得無

不可欽若遂以意諭旦龜勉而從上累問杜鎬以河洛圖

書鎬偶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意遂決召旦欽於內

中散正賜以尊酒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

致若明與止言偽為天書同為遊覽之謀二月蔡鉞金

塗金夏四月朔天書降大內王旦等凡上五表請封禪

詔從之作玉清昭應宮龍制科五月出宮人六月

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欽若來朝獻夢章八千一百三十

九本又奏泰山下醴泉出皆偽言也秋八月升兩省侍

郎班在左右常侍之上李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

時上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和秦州曹瑋奏危人儲

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聲勢恐喝朝

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迪從容奏

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雖有奏陳不足深罪

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畧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為國

立功名若以此加罪臣切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

曰臣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以副其求臣願陛

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籍為小冊常置

臂袋中自隨今未敢進上曰趣取之迫取其臂袋以進上

指曰以某州某寨某若下八秦州卿即轉詔於樞密院發

之既而虜果大入肆擊大破之遂開山東之地奏到上

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十月車駕如泰山祀上

帝封玉牒禪社自祭地祇先是泰山多陰翳雷雨至

升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餘日未嘗遇雨

意欲之候喜氣恬和瑞應紛委咸以為至誠感格上天助

蔡山

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籍為小冊常置

臂袋中自隨今未敢進上曰趣取之迫取其臂袋以進上

指曰以某州某寨某若下八秦州卿即轉詔於樞密院發

之既而虜果大入肆擊大破之遂開山東之地奏到上

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十月車駕如泰山祀上

帝封玉牒禪社自祭地祇先是泰山多陰翳雷雨至

升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餘日未嘗遇雨

意欲之候喜氣恬和瑞應紛委咸以為至誠感格上天助

意王各立廟奉以聖祖諱改女聖為至聖上至自泰山

○是歲嚴賊吏治

○大中祥符二年春二月庚寅入內侍省名職以方出

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詔許由真先聖廟立學

楚丘戚同文聚徒授士不遠千里而至及至應天府民費

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四方之士

講習其中詔賜額為應天府院命同文之孫泰禮即泰真

主之夏四月置修玉清昭應宮使五月進封孔門第

子○代州地震○上親試舉人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

修梁固等三十二人○上東封回入皆獻歌頌稱贊功德

獨進士張翥獻書言封禪告成帝王盛事陛下持敘守成

不可自驕滿上深嘉之即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上

詔應門資京官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當令於國子監聽

呂蒙正

告老

畢士

呂蒙正

習經書以二年為限仍令資官院與判監官考試訖以名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太常侍奉禮即陳宗祀拉以學業未精又且習讀俟次年轉對。呂蒙正告老甚切上笑後死於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鉤深未到鰓溪須問釣魚人。首字獨公蒙正進和云愚臣釣魚難港用宜問漢京結網人蒙正得謝果冠台席。張知白上書言事上意自河陽節度判官擢為右正言。冬十月命諸州置天慶觀先是楊礪充襄王府記室舍夢至一大殿上真人服王冠衣冠主南向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上因請示休咎真人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與日為仇主也礪問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顯礪稽首而志之及充襄王府記室參軍退而語諸子曰吾今見襄王僕貌即來和天尊也上即位多好神仙道家之事。十一月御製文武七條賜外官。十二月父陞賈。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銅條儀成。三月季公臨來貢封交趾郡王。出御製示輔臣。夏四月九舉官限。皇子生後宮李氏所生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上命為司儀殿而有名從上臨御李氏所賜之上私小叙若完當得男子叙果不毀上喜甚李氏所生是為仁宗劉修儀後為己子李不敗言中亦不之知。五月文定郡王薨。京師大雨。六月契丹來告歸詔宗安院監官詳校道經詔道經互相毀謗者刪去之欽若以老子化胡想乃言聖道不可削去。八月命吳洪揚廣州長史兼安撫。以陳亮佐知制誥兼史館

上將

紀聖

呂蒙正

天下

修撰國朝故事知制誥等。其文辭上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建隆以來未試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大中祥符四年上將西祀奉天書發京師。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才華東封更欲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又言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泰又上疏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傳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愛國愛將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數痛哭也時羣臣獻奏皆稱願復上疏言方今野馬山鹿並形奏劄秋旱冬雪言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欺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又言先王五載巡狩觀民設教何煩紫雲黃雲始能封禪嘉禾異草然後肯方哉與言切直至有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等語上亦不罪。二月至河中府寶鼎縣奉祀后土地祇大赦。召隱士李漢辭疾不至。次華陰縣謁西嶽廟。三月次陝州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次西京幸呂蒙正第。次永安縣謁諸陵。次鄭州表滿孝子墓。夏四月呂蒙正罷封許國公。益文穆公主營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時謂朝廷求賢取而棄之。詔兩浙福建荆湖南北廣南等路在國日出入身錢並特除放足歲免錢四十五萬貫。天下大蝗上使人於野取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相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

內事
外事
禮部
兵部

聖祖

聖祖

曰使百官方實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珪以忠誠得幸炳之曰永為節度使上以語旦曰承珪待此以眼目曰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官不得過後者且之力也。上以陳奏咨知荆南府竟第一一人及第少精於賦天下謂之神射常自謂小由基及退守荆南其母何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道必有異政見補於人後與名藩有何異效公曰荆南當衝要外營營饒始無虛日然稍精於射何氏曰汝之技宜汝先人之志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其後自置圖閣學士擢觀察使及陞謝曰自陳本儒生習道一曰家際下易以武守所惜者腰下無金魚上特賜金紫以示優恩。冬十一月上試祀汾陰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進士三十一人擢張師德為第一。
自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河決棣州。二月京西饑。三月上試進士徐鉉等一百二十六人擢為第一。上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試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數人列于庭下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榜首或取試文辭有理趣者徐鉉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詭聞公餘之敬傾鉉乃上居實取至臣之威重上喜其清切遂以為第一。四月以向敏中同平章事。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五嶽觀。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同平章樞密使。冬十月聖祖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主趙氏之族謂上曰善撫育蒼生毋忘前志尋尊聖祖尊號。

聖祖

聖祖

聖祖

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為元天大聖后應天慶觀止增聖祖殿。文德妃劉氏為后上欲册后時王旦在病告閑上獨問參知政事趙安仁安仁對曰劉氏於微寒恐不可母嚴天下上不悅翌日上以安仁之言告欽若欽若曰陛下姑問安仁欽若以何人為后彼必有所對他日果以欽若之言問安仁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宜可以配明主上翌日以語欽若欽若笑曰臣固知其如此蓋安仁常為沈倫門客上深以為然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劉氏竟立欽若自是權寵益固上勤於政事每退朝閱天下奏報羣臣章疏常至中夕后嘗參預周諮參議未嘗有失。以丁謂參知政事王欽若所薦也謂勿無修何齊名翰林王禹偁延譽之嘗言謂與何便可白太修撰由是名聲藉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至孫丁而今便合數修史三子之才似六經淳化四年登第東遷戶部判官施舉漢洞蠻叛奉使安撫謂至召蠻酋高州刺史田彥壽等諭以威信彥壽等感泣之出奉職貢蠻部請立銅柱刻誓謂水文以誥之又奏議俾蠻以乘易而邊備益充。王欽若與丁謂及劉承珪陳彭年林特交通嚴跡詭秘時人謂之五鬼上不知其奸。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十二月置景福殿使以劉承珪為之。作景福宮奉聖祖。
自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兩浙轉運使言本路米價為賈賤騰騰請禁之詔兩浙轉運使平糶而賈賤勿禁聽之。禁出使內臣干預公事。置崇寧寺修玉隆宮名聖朝新譜曰山源積慶圖。至六月楊億罷分司西京先是億嘗與徐鉉用書不御鉉奏獻上自注其側作朽壤堪堪其

壞等字值遂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
 為不稱職亟求罷上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性
 氣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制氏上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
 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曰如
 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頗忤旨恩禮
 猶不衰王欽若驟貴億素薄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
 名出已右日相與譖之上意稍怠億嘗入直被召賜坐徐
 出文意數隱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讀乎皆朕自起草不嘗
 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始知為
 人所譖由是陽狂奔于陽翟億雖去職上眷之未衰聞疾
 愈則起為郡夫幾復以判秘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
 裴蘭佳士同制節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逢黃甲
 仰多聞過仲舒上之愛惜人才保全忠賢如此
 崔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上遣王
 清昭應宮張詠上疏言不當造場天下之財以窮士下之
 工此皆賊臣丁謂誣惑陛下乞斬於國門以謝天下上從
 不能從亦優容之不加誅罪
 呂夷簡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易
 亂為治易為明士者使與危者使存惟諫能之故古
 之人君雖有雷震之威萬鈞之勢及聞直言遇切諫則
 假顏色以接之厚金帛以酬之加爵祿以賞之面折其短
 廷指其過加誠愈納不敢輒怒蓋將以開言路而來諫
 臣也以逆耳則惡犯顏則怒拂心則誅則忠臣長士皆
 銜口結舌不敢言矣我太祖太宗真宗皆有亮舜之資
 禹湯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來未嘗有一諫官遂
 一御史故真宗聚於朝堂言屬于耳示世有萬世之安

無一日之忘此道也
 詔曰比年內廷傳命出入頗干樞州郡自今宜一切斷絕
 建者重論之州縣答受而不奏同罪○七月幸亳州謁太
 廟宮詔如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八月置禮儀
 院以趙安仁陳彭年同知院事○冬十月元德皇后崩
 ○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知漢州白某簡請免抗河
 北費器上曰勸為勸耕古之道也宜獨河北哉即詔罷
 費器免抗輸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上加亳州謁太清宮○非應
 天聖初年○作醴慶宮○二月上至自亳州○恭謝東
 郊○大赦○公益州鑄當十鐵錢○三月皇子受冊封慶
 國公○夏五月詔撰刻天書奉安玉清宮○六月王欽若
 罷欽若領巧偽誕誕密副使馬知節傳其為人未嘗諂諂
 上嘗賜近臣詩誤用旁韻王旦欲曰上欽若○天子詩豈
 當以禮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退還密以韻後上言及之
 旦唯唯知節具其狀欽若必懷數秦但出一二匪其
 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願欽若曰懷
 中奏何不盡出至是又爭賞王懷信平蠻事上怒皆罷之
 ○以寇準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秋○片岡
 大瀛州命塞之○築主宮人延前殿有言災天災當塞
 知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宰相王旦獨請言曰始失火時
 何以不信且火雖有必寧知非天譴之乎由是當坐者皆
 免○九月上親試亳州南宮路張觀等三十一人擢觀為
 第一○幸五嶽觀建醮改名會靈○冬十月王清昭應宮
 成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創工瀆十五年丁謂令以

上書

三司使

事

上書

夜繼日七年乃成。十二月作元皇觀。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王清昭應宮上

玉皇聖號令諸州皆建道場設醮還俗崇修受賀大赦

天下。二月佳節饒饒。上以三司判官關顓宰相曰或言

三司不欲數易高吏幸其更代財帛案籍往往不見本末

勾院關防之地官軍權重亦難習事王旦曰三司併為一

司實為煩劇縱使重官為之徒益事勢其於勾致則益疎

矣不若復分二部逐部設官選才力幹敏者領之庶乎薄

領之勞得以精意閱視上然之。上以王曾知制誥奉使

契丹近者邢祥辦給好以氣陵轢人稱李國示文賢明皆

賜鐵券曾折之曰大臣反則賜鐵券何及宗支惟大漸使

還上走其不辱特遣翰林學士直日上召之燕衣坐使殿

謂曰曷欲見卿因不及朝服無謂朕慢卿臣等奏請大

天恭紀政事王神仙樂服應奉宮用大臣領使以曾

為景靈宮使不受命祥旨罷政出知南京王曾因辭上

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宜容自異耶曾頓首謝

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竊病使侍罪政

府臣知義而已不知務也。三月上臨軒試進士蔡齊等

二百八十人羅齊為第一先是上奏殿下有萊一苗其茂

與殿基相高下及折第一卷乃齊之名上見齊奏狀堂

謂冠準曰得人矣初上奏齊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

讀至齊賦有安天下之意嘆曰此宰相器也稱美久之齊

官止參政國朝狀元入相者呂文穆公家止王文正公曾

季文定公迪宋元憲公庠元憲監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

詩曰聖朝四十三龍首自劉蕡第北四人副樞王伯庸曰

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職元憲昭天下士

聖

後聖

聖

於未幾幾千位自大聖距今未有過多士而後大拜者信

事有詩賦也伯庸大聖五年第一人及第官亦止參政元

憲天聖二年登第。令王欽若許元羅天醮儀十卷。夏

四月召宰相觀書于玉宸殿閣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

尋以御製良臣正臣忠臣為臣權臣五論賜宰相。冠準

羅為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與林特之姦邪數與

分爭時方有龍上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

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焉旦等曰準好人施惠

又欲人與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

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為樞密使中書事有闕送樞

密院礪詔格者準奏之上以詰旦旦頓首謝既而樞密有

送中書亦礪詔格旦但令送準準大慚旦每見上必稱準

之失而準數短之上以詰旦旦曰理固然臣父在相泣泣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

罷使人私於旦求為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

旦三不受私謁準深恨之及制出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

不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出語

人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王欽若為樞密使同平章

事。詔倉吏出納自今勿以羨餘為月課。五月求直言

○申禁金飾服。出宮人。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閏

月大赦。詔定茶法。秋七月聖宗仁遷解州團練。八

月張詠以時以樞密直學士卒于陳州詠少調儻有大志

尚氣節重然諾勇於為義上嘗稱讚才任將帥以疾不盡

其用。十二月皇太子冠。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

大中祥符九年春正月以張昇為宣徽南院使兼樞

密使。上以諫議大夫王晦叔知益州既至益賊賊頗輕

二五五五

通鑑言廣州民無丁稅錢韓紳糾結舉本路詳度索政皆難其事今應機領郡國欲遂其前志遠方之民務在緩輯驟增賦調亦忍非便可罷之。上召益州通判劉燁為正言先是王文康公治蜀以法繩下有謗其太苛者燁至上問策王晦叔二人治蜀優劣何如燁曰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晦叔治蜀值小歉廩民多盜故以法繩之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秋七月王曰龍曰在中書士魏野以詩寄之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秋西祀東封俱了事好來相伴亦松遊旦得詩大感悟後以疾舉辭政初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叅決旦固辭上曰方欲以大事託卿因命臺太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繼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政府獨委策李及旦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以其官眾以為宜於職然後遷河南張師德以次當遷公特不與遷或問其故公曰師德第一入及第貴顯之職自可旋致但當靜以待之不意兩及吾門所以不遷者欲抑天下之奔競也時人皆服有體凡所舉薦人未嘗知在相位十餘年外無美狀之虞內無水旱之變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相旦任事既久有謗之於上者輒引咎未嘗自解公與人寡言笑其言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寡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事寡嫂謹與其旭友悖尤篤任富貴不為驕侈專務儉約率勵子弟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八月以樞密王欽若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相王欽若王

且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之厚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後賢士乃可臣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旦罷上宰相欽若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京師傳有鹽水飲者愈疾議建隆源觀石正言劉暉言前已有聖水皆誕怪之事今元陽之時而興土木之工以營不急之務非國家所宜上雖不能從頗嘉其正擢知御史雜事奏請以嚴禁考課守令治狀禁民棄父母而為浮屠道人言近臣不當為子弟之恩澤以開倖進之路時論難之。九月李迪參知政事上嘗憂旱蝗歲用不給迪曰祖宗置內藏正欲復西北故主及文凶荒上曰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何必曰借上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物所過無不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縱令加金銀而已及幸汾陽土木之役過佳時百倍今天下大荒旱蝗為災蓋君臣自同為誣罔殆天意以警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有誤朕為此者。王旦跪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披緇以飲上臨其喪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正曰尋以冬至日葬先是太常禮院言宰相出殯當輒視朝王欽若與旦不協遂不下輟朝之命王旦疾亟上命有輿入禁中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上諭之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誰可任者又正諫曰惟明主擇之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曰張詠劾曰臣愚見莫若寇準上憫然曰寇準性剛偏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文正曰臣嘗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忠定言者或以為非上

責問之對曰非忠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必有變更矣王旦居相位王旦嘗謂曰臣嘗等在政府日每見奏事其辭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不當逐謝而已一日曾等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朕嘗諭旦小事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曾退謝旦曰上之委過非曾等所知也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糧數百萬羣臣皆請降詔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已勅三司在京積粟自可遣使來取上喜從之德明受詔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可動也知丹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問旦旦曰東封甚近欲以此要朝廷爾乃請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契丹得之太慚。邊肅嘗坐賊賊向敏中謂旦也邊同年責已久矣復可乎旦曰為近臣坐賊宜得更進即敏中語數及之旦曰必欲用須旦死可也至是始以赦叙復。上嘗召李行簡命為太子中允致仕中允穆子也中允不樂仕進上特召對而命之初召行簡使者不知所止上令問旦旦匿名迹遂權勢後史官修實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天禧二年春正月宴宗室于資善堂。振河北饑。宴從臣及諸春郡王府官屬于資善堂。二月京西饑。三月修京城。六月發出北斗。秋七月大赦以天文示變故也。以李士衡為三司使士衡方進用王欽若頃之會上論作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偶以故不大用。八月立昇王受為皇太子賜名振賜大廟門有左右珥黃雲捧日大赦。以戶部員外郎晏殊充太子舍人先是梓符間天下無事許臣奏擇勝景宴飲當時士大夫各

周禮
樂康
廖臣
李直

李直
周禮
伏錄

是夕僞性耿介坦衷重交遊崇尚名節然評品人物書
大明人多怨之僞文章為時示名聞外更後贈禮部尚書
○上寢疾明肅劉后益預朝政上意不能平賞目松周懷
政股與之謀欲廢劉后命太子監國時懷政實與左右春
坊事出告冠準準遂建議密令楊億言太子監國制中外
無知者仍進意以代謂因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
授以神器以固萬世之基意丁謂恃才而挾姦賣利用倚
權而使氣賢不可使輔太子恐亂陛下國事願擇方正大
臣輔翼之會準被酒盡泄所謀且言非父洗垢乾坤謂等
力請罷準上以疾不記與準初有成言可其奏矣未幾
冠準罷為太子太傅來國公先是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
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爾豈解國家
大事耶於是丁謂乃利用共排準又翰林學士錢惟濟亦
附謂準上不得意事多歸罪於謂等又通諸使其黨曰
國后劉氏示人機于竊登民盜井事上以右故欲赦其罪
準請必行重失右意謂等因謀準之準既罷上所以待準
者猶如故會周懷政伏誅準乃遷貶北勅命與小州謂朝
云與遠小州馳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關蓋始此朝
士與準親厚者謂必斥之未幾朱能叛準甫貶道州司馬
三黜皆非上本意誠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以不見冠
準何耶左右莫敢對○六月河決滑州○上御崇政殿親
試禮部奏名舉人○秋七月以李直為平章事惟濟言為
拯極絕和與冠準不同乃以拯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丁謂
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惟濟之言也○內侍周懷
政伏誅初懷政嘗與上謀以太子監國出告集及準以謀
逆罷相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殺謂等因疎斥懷政謀

謂等
能
曹利用
李直
丁謂
錢惟濟

李直
周禮
伏錄

殺謂等後相準奏上為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湯
崇勳諭之崇勳頓首謝準言懷政利用皆變令衛士於殿東
廡執懷政訊問具引伏斬之懷政伏誅有欲併責太子者
上意敗之李直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為此計上大悟
○謂等發天書事詔捕朱能罷殺使者擁焚叛後衆潰
慶乃自○九月大赦○十一月建天章閣
○丁謂李迪罷謂復相謂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謂同
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
附權臣為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爭之因
詭謂引手版欲擊謂謂走得免及入對斥言謂姦邪願
不處司置對又言冠準無罪罷斥朱能事不當顯戮又言
錢惟濟謂之姻家願與惟濟俱罷罷政納曹利用馮拯亦相
明堂時上怒甚欲付御史臺極與利用曰大臣下獄不惟
臣政事乃迪意曹臣爾臣不當與之俱罷爾後留因賜坐
左右欲設勸謂曰有旨優平章事乃更以机子進於是
復視事仍詔迪即時赴鄆州謂始傳詔召劉筠輩復相制
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自院出遇殊殊側面不敢揖
蓋內有所愧也先是上以不豫謂或謂亂皆盛怒語謂臣
曰昨夜夢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宮中迪進曰果如是
何不治之后適在昇聞其言由是惡迪迪所以不歸亦
上不豫中宮意也○主寬客大度嘗有百姓爭財以狀投
臺其語有比上德為祭約者比奏御上止令官中錄所訴
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度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
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真且必先按其所

來與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時監司有以羨餘而進奉者朝議欲賞之上自內此云國家賦歛有常數豈得美餘若果有之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克安可賞乎宗朝檢制臣下如此培克聚斂者安得不戒

○翰林學士劉錫見上之疾丁謂擅權乃求外任出知廬州。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以丁謂為譯

經使兼開文。十二月置同勾當三館秘閣以內侍皇甫繼明為之。明年帝崩

○前子建慶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諡曰文明皇帝。孝廟號宣宗。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子三歲尊皇太后

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明肅皇后權德軍國事。建

制也。丁謂去後。王曾曰。彼出房。謂已國家不運。權尚足。示后且言。猶在爾何可改也。宰相丁謂。權重。使

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不其議者。翰林學士晏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既冠。准。雷

州初準十九歲。嘗宰相者謂之曰。君須作宰相。但登第太早。恐不得善終。若成功早退。可免禍。蓋君骨法。難處多。遇

又與士魏野曰。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學神仙。至是始悔。不用野之言。準嘗有

詩。送人南遊云。到海只千里。過山應萬重。及至雷州。看圖。經云。南到海。十里乃極。前定始準之敗。雷州也。丁謂遣中

使。勸往投之。以錦囊盛勸。揚於馬前。既至。準方與同官宴。飲。驛吏言。狀準遣。準言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準

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怪。惟不知所為耳。

神色自若。謂之曰。朝廷若賜死。願見勅書。中便不得已。乃

以勅授之。準惜綠衫拜於庭。後飲宴。至暮而罷。遣出公

安。剪竹於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

竹必不生。若無負朝廷。當再生。人呼為萊公竹。方準之貶

也。丁與馮相。樞同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

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波如何。馮但唯唯而已。丁乃徐觀

雷州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與語曰。若

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達。比丁之南行也。寇已移

道州。聞丁來。遣人以羔羊迎於境上。聞者多為得體。○賊

李迎衛州團練使至。鄆州通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殊

或饋之食。中使輒不與。迎客鄭餘怒曰。汝殺我公。我必殺

汝。從通至衛州。不離左右。通由是獲全。或語謂曰。通若

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時好事者。書生弄筆墨。不過曰。丁

惜之而已。瑋知萊州。始丁謂。謂其惡。李迪嘗謂

坐者。衆王曾疑其太重。謂數親嘗曰。居停主人。恐其不

耳。蓋嘗以第舍假準也。嘗謂然。遂不復爭。○三月庚午

初。衛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帳於承明殿。垂簾以見。先

是王曾。接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

坐右。垂簾聽政。既得旨。而謂獨欲皇帝。朝望見羣臣。大事

則太后與之召。與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蓋

可謂曰。為官異。而稱歸官者。禍端兆矣。謂不聽。蓋不欲

同列預聞。機故潛結。允恭曰。太后卒行其志。○四月加贈皇太后三代。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先是其宗廟命幸。臣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因請太后求效力。陵上允恭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言。上百步法。皇子孫恐下有水石允恭。曰。第移就上。允既而上允果有石。石盡水出。工役甚艱。朝

廷遣使按行博實以允恭極移皇堂事致死于鞏縣初
罷丁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班曾見謂擢欲以山陵事
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
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有異志也嘗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
故令允恭擅易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一日輔臣會食資
堂謂獨不與太后喻按曰丁謂身為宰相乃與雷允恭
交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令後死匠所造金酒器等示之又
允恭嘗干謂求官為皇城司及三司狀示之因曰謂前
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易陵域幾誤大事太后怒甚欲誅
謂按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諒大臣駭天下耳目謂
有逆謀故乃罷謂仍黜林特八人皆坐謂黨落職補外
秋七月以王曾為平章事王旦嘗語其家人曰王呂介
然他日德望動華蓋大又曰王君昨與會觀使頗拂上
旨而進退詳推詞直氣和了無所惜我自任政事幾二十
年每遇上意稍忤則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呂夷簡中書道參知政事宗道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
不為小謹當就飲酒使首至今以實告曰飲酒人之常
情敗君臣子之太罪真宗以為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
太后識之於是升夷簡首家拔擢錢惟演樞密使惟
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未幾馮拯言惟演以
妹妻劉美實石姻家不可預政遂罷之八月太后同
御殿重寶先是王曾建此議嘗以相婚用百官表賀太
后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則當還政馮拯為首相欲逼丁
謂故逆曾曉以禍福且逆折之極不致肆自是事一決於
太后初丁謂定太后稱予謂敗中書與禮儀院來議每

下制令稱予而便殿退分稱者太后詔止稱吾冬十月
葬曾宗于永定陵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馮拯改曰永定
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追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幾拯
不學當時無正之者十一月李士衡自三司使出知相
州士衡要足以足求罷太后諭之曰先帝稱卿全曉金穀
以此為親密宜少安於位及是固請而有是命以劉
筠為御史中丞孫奭請給聖學朝田從之諸州給學
田始於此上初術經筵令侍講孫奭為元請論語侍讀
李維晏殊與焉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瞻或足敲踏床則更
拱立不講每講體貌必莊上亦為蹙然改聽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宋仁宗一

○天聖元年春正月三司使李諮議省浮費置計置司
○京東淮南水遣使安撫○三月行崇天曆○夏四月罷
禮儀院○今近臣舉官必繫諫○秋七月罷廣南進異花
○八月生大極殿○九月馮拯罷拯氣兒嚴重或傳詔
至中書不延坐以病去位○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時
知江陵府先是太后有疾相欽若意上嘗為飛白書王欽
若字太右遣中人貴以賜欽若且口宣召之○閏月寇準
卒于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神命王為二帶其一命以賜
準及是遣人取自洛後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
呼左右趣設具就榻而臥詔許歸葬道出荆南公安縣
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樹紙錢焚之逾年枯竹盡出
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冠公祠明道二年追贈中書令復葬
國公賜諡忠愍○冬十一月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
為巫覡以惑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於神時夏城知洪州
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勸令還農毀其淫祠且以上門
故詔禁之○知澠水軍劉餘慶等四人坐贓決配嶺南後
不盡錄尋詔犯入已贖毋入親民○置益州交子務初蜀
人以鐵鑄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
之其後富者資稍寡不能償所負爭訟數祥符末薛田請
置交子務至是始詔置務置主之○江州推義門陳繼年
八十家同居二百餘口二十有行義補本州助教
○天聖二年春三月試進士奏宋祁第一大后不欲
先兄乃擢祁第一以祁第十賜宋祁兼清臣鄭戢以下

辛酉子

鄭氏

何用符

何用符

何用符

何用符

何用符

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以劉平知雄
州平在任四年虜使往來請其禮而厚其供北人畏服上
嘉之密賜錢二百萬開屯田萬頃以資邊備○秋八月辛
酉子監謁文宣王退召直講馬龜符論語因幸武成王
廟○冬十一月丁巳郊先是上諭輔臣曰郊祀重事今禮
官草具其儀朕欲先於宮中習之○納皇后郭氏先是中
書令郭崇孫女及左驍衛大將軍張美女同被選入宮上
欲立張氏而太后雅意屬郭氏而以張氏為美人
○天聖三年夏四月以劉焯知河南府太后嘗召見問
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焯曰不敢
曰數聞之焯無以對因為風眩仆而出乃免○六月徑原
虜寇寇邊趙士龍等死之遣使驛置安撫陝西○秋八月
蜀貢益州舉人館務初益州舉人自張諫為守以來皆給
館券至京師及吳三司移文乃責償於吏知州薛用以為
言上曰漢貢士續食施於郡國今卿不能行之於遠方耶
悉蠲之○王欽若罷上臨其喪太后臨奠錄親屬二十餘
人國朝以來宰相郵恩未有欽若比者後上謂輔臣曰王
欽若又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姦邪也王嘗曰欽若與丁謂
林特陳彭年劉承規時號五鬼其姦邪如聖諭○十二月
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
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機校三師兼侍中位皆部尚書
平章事李沆下樞密故事也乾興初沆嘗由次相為會靈觀
使沆利用由樞密使領事重沆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
用班會上然議者以為非至是會進昭文館大學士王
洙昭昭宮使同集殿廡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會上聞
不敢裁言抗聲曰更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

知州

知縣

知縣

知縣

用權衡不平。詔宰相樞使。班如故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曼于河陽。為樞密使。疑代已始。

海鹽焉。

天聖四年夏四月。却川映獻織繡。初知寧州楊及因乾元節。獻繡佛上。謂輔臣曰。及後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此為。詔還之。五月。詔大辟疑者。以聞。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不敢上。獄而冤獄常多。判判部。燕肅言。唐決死刑。在京五覆。奏諸州三覆。奏。故正觀開元間。死罪少者。二十九。多者五十八。今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大辟二千四百有奇。相唐幾至百倍。望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而不當。議者官更不坐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不獄。皆一覆。奏則以死者徒充狂獄。而又不得決。乃降是詔。其後上請者。多得貸。請自肅發之。閏月。定江淮歲。額為六百萬石。召輔臣侍經筵。步謂輔臣曰。軍國用度。至廣。有司經營。秋夏皆出民力。朕於宮闈之內。累加告戒。俾從儉約。近籍後宮所補金帛。計二十餘萬。其並賜三司。以贖軍費。上愛惜民力。其於宮室。臺池。尤重。興作三司。常欲以玉清昭應宮。故他為御苑。上曰。吾奉先帝。前園。猶以為廣。何用此。以資遊玩之侈哉。溫廣數州。歲貢柑及蜜。前某實。又致其餘於京師。大臣王曾曰。數郡涉海。跨山道里。迂險。難於輸送。請加禁止。上命罷之。六月。大水。上避殿。減膳。梓。蠲田。秋七月。罷陝西。醴務。減兩川。錦。綺貢。冬十月。甲戌日。有食之。

天聖五年春正月朔旦。上皇太后壽。千會慶殿。晏。

知州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知縣

之夫樞密與中書為兩府。同仕天下大事。今朝廷雖乏賢亦宜以中材。與之知者。者不可為樞密使。但言其之可也。頗忤太后旨。至是因從辛玉清昭應宮。舉以物擊。僕為御史。所論出知樞密府。三月。上親試舉人。賜王。貴臣以下三百七十餘人。及第。出。有左。秦州地震。五月。德明寇邊。守將敗之。秋八月。解曹修古言。職先是。司天監主簿。薛。臣等言。上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日。官。奏。上。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下。變。被。罰。修。古。時。為。監。察。御史。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不足為信。今。罰。修。古。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使。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損。甚。大。禁。中。以。翦。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嘗。禁。採。伐。毛。故。事。未。遠。且。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諫。營。金。闕。費。不。勝。計。

修古極陳其不可。出知欽州。九月。同華等州旱。秘閣校理謝絳言。去年大水。今年苦旱。皆大異也。宜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聖后以導。聖后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號。詔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嚴器琳。常除命。喜曰。不辱吾輩矣。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鑄。被。災。郡。縣。通。租。冬十月。罷陝西。貢。田。錢。先是。陝西。糧。被。災。預。給。青。田。價。錢。至。是。罷。之。頭。五。服。勅。十一月。癸丑。郊。十二月。以孔道輔為龍圖閣待制。道輔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為獻。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排慢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廣主默然。天聖六年春正月。罷提點刑獄。二月。大風。晝晦。張知白。亮知白。在相位。惜名器。無。私。常。以。盛。滿。為。戒。

雖貴顯清約如寒士。曰：文節。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曹利用請以張上選同平章事上從之。作西太一宮。河北饑遣使安撫之。有星流于西南大如斗聲如雷。自北流於西南光燭殿屋長數丈久之散為蒼白雲上。以是遷都居五日降繫囚罷力役振流民時輔郡又早命。輔命繼黃議於其間非所以嚴外朝也。五月河北京東蝗。六月免瀘戎等州穀稅。秋七月劉藹罷出知濟州。道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上益明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諒政。藹請軍國常務專取上旨太后不悅會請外因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至之。崇勳時為御史。命藹為記察勳使人誘藹曰：善為記察得參知政事。藹遂之。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藹之太后遂罷藹。即中改龍圖直學士出知西京參知政事。崇勳道固爭留之不得尋以親老易密州太后諭崇勳相取記察始上之。藹為人剛正有守初為司諫時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齊許以知制誥齊拒之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藹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宜何為權臣所脅得譴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黨其用者皆得責獨藹終無所屈。八月河北水遣使安撫。劉藹罷出知密州。三月入翰林與楊億齊名世號楊劉。錄唐張九齡後。九月以陳從易楊大雅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磨相尚一時學者翫之而從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相尚皆好古為行無所阿附朝廷欲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之以風天下。冬十二月以范仲

金為秘閣校理。天聖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先是利用為樞密使加侍中封鄜國公利用退朝道逢疆人奪其振密使印以為不祥意甚惡之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利用以勳舊自居凡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而為小人所側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復請曰：臣已得告侍中家乳母或其親舊為言許之矣於是又降出利用莫知其然也。但已三執而已。龍勉行之權傾中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至是疑其私頗愾怒內侍羅崇勳。崇勳得罪右使利用召戒飭之利用去其冠幘等斥良久崇勳耻恨會利用經內為趙州兵馬監押州民詣闕訴其不法乃詔王博文與崇勳同往鞠之。傳文希太后旨縱崇勳。獄初坐被酒不覺衣令人呼萬歲狀之且傳致洩。辭云利用實教之上以問輔臣皆頷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自子為之利用大臣且不知狀主官亦為之解后曰：卿嘗言利用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恃恩故以理折之今加以此則知所知也。利用當畏罪亦從而毀之獨舉裁判官司馬。卿言稱其枉朝廷亦不問利用復坐貸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送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等首之利用素剛遂殺懷敏而死人以為冤。大臣功高權盛禍患之來有非智慮之所能防如曹利用悼襄陽之死是矣切以為不殺殺人者必見殺賊人者還自賊昔者李斯譴韓非於秦非死之後斯亦不免而斯之過禍尤慘於非鮑高諸韓非於秦非死之後鮑高之徒亦不免而高之過禍尤慘於非利用與丁謂諸

寇萊公有不臣之議準既南遷而二子相繼貶黜丁有
朱崖之行曹有善陽之禍天之報應有甚影響非其自
取歟古人有言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道
德正直之士為惡所窮斯言得之

二月晉宗廟上臨其喪宗道要有獻替太后嘗問唐武
后何如主劉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
劉氏七廟者后以問輔臣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
劉氏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時將幸慈孝寺后欲以
大安禱前上行宗道以婦人有三從之義爭之太后乃命
後與興行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且言
骨鯁也諡肅簡○張士遜罷出知江寧利用憑寵自恣士
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振河北水災是秋復大水遭饑安撫之○閏月禁朔寺觀

○復制舉等科以待京朝官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
舉人高第在國子監草澤茂異等三科以待布衣武舉
以待方略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藝手有司校之然
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開其射
焉初盛度請于真宗請設科以取士真宗二年遂設六科
蓋因度之議也及議制舉吏部科目言廢其跡既勅政建
請復置從之○復理檢院仍命申丞領使時上封者言自
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下復不上關乃知復置其言聞檢
院應丞改為檢院如舊陳軍國大事並檢院便全畫時進
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免監柱臣而檢院設院不為進者
並計同理檢院使審問以聞○三月契丹繼流民至境上土
曰吾等赤子也可不根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間田○復
對詔計極言時政得失於是真宗判官龐籍司馬亮皆因

轉對事○夏四月大赦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
夕而霽○李德政來告其父公縕卒詔封其父王○六
月大雨震雷至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嘗奉此宮極天
下之力今一旦成燬猶幸一二小殿存爾范雍抗言曰不
若燬之盡也且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遷徙灰燼非出人
意朕所以燬之也○太后曰民不樂命起擊掌衛者于御史
獄中○上昭上書曰昔晉相傅亮以孔子為相傅亮親盡
當毀漢遼東高廟○不若若人廢之○今王清宮之興不合
經義先帝信方士邪說盡耗財用災變之來若有警之願
罷之以應天變右司諫范祖禹亦言此天之告戒乃復置獄
窮治非所以應天也又云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
上與皇太后感悟遂薄于衛者罪詔罷修宮以所存殿為
重齋觀○王曾罷先是王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為不
可左右姻家稍通語曾多所裁制左右不悅會昭應宮
災罷相出知兗州曾所進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以
問曾曾知政者恩欲歸已然使誰當仲淹服其言○秋七
月罷官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罷職田詔以其
相送官計所直給之○冬十月京師地震○十一月范仲
淹罷時上率以冬至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仲淹為松閣
校理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
面之儀若奉親于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
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詎入不報累殊為仲淹為館
職聞之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曰
仲淹雖卑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
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又奏疏請太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
乞補外尋出為河南府通判

天聖八年春正月曹瑋薨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

失利雖不如其父之寬然自為一家鎮天雄日契丹使過

必陰勒其下毋敢疾驅者在渭州或告八卒叛入夏州方

對客齊其遠曰吾使之去爾勿言也繼聞之即斬叛者

授其首境上環屬范土田多為邊人所市致軍弱不能自

存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徙其家內宅始置弓箭手

斥塞上并地使人相角力勝者給二頃再經秋獲課市馬

一馬必勝甲然後官為印之益賦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

上圖為一指揮即受害處為察軍使自擊其地為方田以

上其首領為族軍主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不從他軍以其

習知廣情與山川形勢也其措置皆可為法○作會館

于西京永安縣越明年二月成奉安太相太宗實宗德

○三月親試舉人賜進士王拱壽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八百餘人詔更拱壽名曰拱辰○夏五月大雨雹○六月

親試書判拔萃科得余靖尹洙及武舉十三人○秋七月

策制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詠茂材異等富弼○

九月罷轉對言事者頗眾大臣不悅故罷之○冬十月除

解鹽禁○置天章閣待制以鞠詠充諫為之○十一月戊

辰郊○高麗來貢

天聖九年春二月復職田○女真降人晏端等一百

八十四人自登州來內附詔還濠州給田廬之○三月賜

青州州學九經○夏五月親試書判拔萃科○冬十月

分軍國重事除三品以上官次重刑明皇日膳朝餘三品

以下官決徒刑今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參酌非軍國

大事以除弊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樞天府時

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上未始獨對

羣臣也○翰林侍講學士孫奭每御經筵設祭架步書策

外位以便侍講讀龔年高視昏或陰雨即每移御坐於閣

外聽海潮○上聞之曰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上疎然聽之嘗

謂領選闕以進上勉於講閣三請致仕不許輒以年踰七

十固請乃命知兗州仍詔須宴而後行遂宴于太清樓○

十一月除兩川繫禁○太后兄子劉從德以外家故恩寵

無比從德死以遺表推恩錄內外姻戚及僮僕幾八十人

修勸勸揚借又推直官段少連皆上言推恩太濫太后怒

黜修古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勸借監州舒州統

少連澶水軍監酒修古頗直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

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無所回撓事平于官

猶不能歸葬賓佐贖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

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上思其忠贈右諫議大夫○是

歲契丹主隆緒死子宗真立隆緒病劇召東平王蕭孝宗

使輔立其子宗真且戒毋失朝廷信誓○遣使慰之

○明道元年春二月三朝實訓成初王曾為相言唐有

正觀政要今欲求祖宗事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上從之

○冊上母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薨初皇太后以上為己

子而順容李氏嘿嘿然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后亦

無敢言者至是疾革乃進位是日薨始宮中未治喪呂夷

簡奏事簾前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后翌然曰宰相亦與官

中事耶引上偕起有頃獨出曰知何為問我母子即東歸

曰太后它日不欲全劉氏乎司天希旨言歲月非未利莫

簡其請發衣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營京城垣
以出喪吏簡遠求對太后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吏簡言
鑿垣非禮臣自西華門出崇勳三反太后猶不許吏簡
曰衣如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喪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
吏簡今日不言崇勳馳告太后乃許之○三月林獻可請
太后還政于額南○御史張存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
至言罔有忌諱人情欣然自前秋忽罷百官轉對又去冬
御史曹修古等皆以言事忤旨降黜近復聞進士林獻可
因上封事遠承自爾中外惶惑蓋忠直之言逆耳人君聽
之甚難傳設之言逆志人君納之甚易是以自昔為侍者
多效忠者少遂使人君多知其美鮮知其失是以政之理
亂民之疾苦事之安危俗之衰弊或乃壅而不聞此非人
君之要道也○江淮旱遠使體量度糶○秋七月置諫院
先雖有諫官而無諫院至是置之○八月太夫人火災延燒
崇德長春宮福壽堂崇德天和承明延慶八殿有司燭火
所起多因宮人萬吏御史蔣望言火起無跡安知非天譴
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屬吏何求不可而
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求直言○大赦○冬十一月遣
修火內成恭謝太安殿太赦改元○元昊封西平王
○皇太后朝樂太廟去冬詔以來年耕藉田先請皇太后
恭謝太廟罷南郊禮及議后欲被天子黻冕參知政事
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固執以為不可卒不見聽至是后
服緋衣乘玉輅至太廟改衣儀天冠行禮○親耕藉田
○三月皇太后不豫大赦恩○皇太后崩上月朔臣泣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欲言也薛奎曰其

在廟見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地下乎上悟卒以右服飲
後諡莊獻○皇太后遺詔尊皇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史
贈政中丞蔡齊言天子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親政宜且文
主相維綱制以是太妃卒不得干政始上在乳母中太后
使如護嬰預有力焉后崩使妃嗣享尊位後詔所居殿曰
保慶宮自今後並以保慶太后稱○夏四月上始親政詔
宗戚母得於禁中通表析恩凡傳宣內批有司未得即行
者當取觀分政令更新人心大悅○太后既崩左右有妄
言妃事聞者上疑慟累日不絕乃追尊宸妃李氏為皇太
后諡曰莊懿或言太后死於非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詣
洪福院將易梓宮見后容貌如生服飾嚴具上歎曰人言
其可信哉初三司使晏殊領制太后旨為宸妃墓誌云生
一女早卒無子至是上出誌文宰臣曰先右誕育賢躬
為侍從安得不知此何意也呂夷簡曰宮中事秘臣備出
安相但知其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太后臨朝若明
言先右實上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上與夷簡謀以張
耆為太師陳元佐為太宰趙鼎為太傅皆太后所任用忠罷之退
告皇太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并罷耆鼎及宣制夷簡方知班固其言大駭不知
其故○以李迪同平章事○王德用為署樞密院事初德
用為步軍副都指揮使時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者
德用曰補軍軍政也敢挾此干軍政乎不與后固欲與之
卒不奉詔○五月殿中侍御史請焚重慶儀制時言事者
多言重慶儀制事右司諫范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
躬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於是詔戒中外毋得言
重慶事○詔焚儀制置使○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京

同平章事

范仲淹

同平章事

同平章事○范仲淹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仲淹
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封府欲境以煩劇使不暇他
議仲淹明敏通曉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
悟人主雖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
州司諫高若訥以殿直指劾歐陽脩上書雪之亦得罪余
靖尹洙皆坐朋黨被黜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
一不肖者指洙也○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又甚
急天章待制王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大臣或諫之
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貶朋黨質徐對曰范公天下賢
者顧其何敢望之然得與為黨人之賜厚矣聞者為之
縮頸為待制一歲出守干陝又數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
廢權餘人皆質平日素所矜者聞之悲憤數息或終日不
食每語人曰吾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質初判流內銓疏
為補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改易人或問之質曰選法具
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後為荆湖北路轉運使
當西方用兵急於財用之時質獨不進羨餘其賦歛務近
寬平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獨若平日及知荆南
府惠愛之聲尤著民有訟婚者訴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
幾何以俸錢與之主婚判人比之子產質於禁利既薄規
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心惟以天下善人君子身不為已休
戚累世富貴而操履其於寒士平居疾病退然如不勝衣
及臨事介然不可回奪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云○初錢
惟演素忌寇準又附丁謂惟演作福祿直學士題名削去
準名氏云準不書惟密副使蔡絛言於上曰寇準杜撰
之臣忠正義勇聞於天下宜且為教黨所誣即日命刊去

出處

三美

三美

三美

星字于張翼上以星變大赦○王曙堯以王曾同平章事
樞密使○出美人尚氏賜楊氏初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
寵母夕侍上寢上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
太后亟以為言上未能去入內都知閣文應早暮侍上言
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領之即命輿車載出後楊美人聽
入道賜名宗妙與廢郭后並居瑤華宮○龐籍為殿中侍
御史言范諷交結尚美人父繼斌請付臺獄其事宰相李
迪籍善諷諷不報宗諷為司諫嘗以上體多疾奏疏諫內
事如不掛聖懷語大切直故出籍廣東轉運宗諷知信
州○十一月冊皇后曹氏先是上命宋綬作詔當求德閔
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桑南文陳氏入宮綬曰陛下乃欲
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失乎遂立曹氏為
皇后景祐二年春正月御史裏行孫沔上言竊見上封事
人同安縣尉李安出報因狂悖妄進言雖曰狂悖猶勝
諂佞况自孔道朝范仲淹被黜之後屬籍范諷置對以來
凡在搢紳悉懷緘默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上責知
潭州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言水旱相荐虫螟
生星變河決疾疫流離等事又曰去秋以聖體愆和臣心
啓沃愛君有徒宜之制變日伸不坐之請且一月之中適
感其半慶辰佳節休沐受慶三分之日復廢其一是一則一
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幸臣上殿奏事止于數刻天
萬務豈不曠哉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閣據廁與
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直宿堂廷對今退朝之後派
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鉞鈐鑕之餘沔耳目者綺紈

李迪

李迪

李迪

李迪

色偏錄九重閣下。因欲禁。不。康。天。遠。國。未。見。教。召。名臣請問外事。詔祖宗之紀綱。實。朝。廷。之得失。臣恐其未。可也。書奏。再。責。監。丞。州。酒。置。通。英。延。義。二。閣。命。羣。臣。侍。講。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乃。命。李。迪。考。定。王。朴。所。造。樂。器。上。臨。閣。奏。郊。廟。五。十。一。曲。李。迪。罷。出。知。毫。州。上。初。召。夷。簡。及。宋。綬。決。議。獄。以。迪。素。黨。綱。不。召。迪。還。第。翌。日。遂。罷。迪。性。淳。直。實。不。繁。詔。之。多。誕。也。迪。以。慶。迪。七。年。罷。上。具。碑。首。曰。遺。直。又。改。所。非。鄉。曰。遺。直。鄉。以。王。曾。為。左。副。事。章。事。曾。為。人。周。密。沉。靜。在。上。前。開。陳。處。可。辦。博。有。餘。言。國。家。事。或。至。日。肝。乃。出。燕。私。休。沐。訖。不。道。省。中。語。天。下。事。重。慶。朝。大。會。盛。服。正。色。即。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不。當。過。關。國。七。年。方。物。茂。宜。四。夷。休。寧。嘉。生。回。薄。無。有。不。備。若。大。體。若。丙。古。清。淨。如。曹。參。頌。衆。職。如。魏。相。進。賢。不。任。私。愛。士。不。為。黨。退。不。肖。不。好。怨。親。族。可。任。言。之。上。不。可。任。厚。分。之。財。于。時。被。其。化。者。察。察。者。數。沾。沾。者。愧。焉。霍。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故。能。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不。疑。其。與。誅。亂。臣。廢。昌。邑。天。下。不。以。為。擅。權。昭。立。宣。不。動。聲。色。而。天。下。晏。如。也。王。沂。公。為。相。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即。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不。當。過。關。亦。光。之。遺。風。宜。乎。當。國。七。年。天。下。和。平。萬。物。各。得。其。所。施。於。亦。無。歎。於。光。也。古。之。人。有。行。不。由。德。而。為。夫。子。所。取。者。亦。取。其。端。方。正。大。之。情。而。無。險。詖。邪。枉。之。慮。若。二。公。者。亦。何。愧。於。古。人。而。論。道。者。今。止。隻。目。對。前。幾。何。以。及。天。下。事。宜。遂。召。見。賜。

李迪

李迪

李迪

聖。便。殿。以。通。徽。皆。進。教。息。候。開。甲。胃。弓。矢。點。馬。試。吏。貢。此。皆。細。務。陛。下。何。必。親。決。未。幾。權。判。流。內。銓。悉。自。子。奪。吏。不能。為。歲。秋。八。月。置。提。點。坑。冶。鑄。錢。官。上。以。皇。族。散。與。都。城。或。廢。禁。詔。以。王。清。昭。應。宮。舊。址。作。睦。親。宮。以。慶。之。冬。十。月。置。朝。集。院。以。待。朝。士。外。官。之。還。京。輦。者。復。舉。校。制。置。使。十。一。月。廢。后。郭。氏。薨。先。是。上。頗。思。郭。后。累。遣。中。使。問。勞。賜。以。樂。府。辭。后。和。答。語。甚。懷。情。屬。后。小。疾。遣。閣。文。輝。與。大。醫。診。視。至。是。暴。薨。中。外。疑。文。輝。進。毒。而。不。得。其。實。時。上。致。書。南。郊。不。即。以。聞。上。深。悼。之。明。年。春。追。復。后。號。葬。禮。用。孝。章。故。事。詔。官。姚。仲。孫。等。請。賜。治。侍。醫。者。乃。貶。文。輝。為。秦。州。鈐。轄。其。子。士。良。幹。當。御。藥。院。併。出。之。乙。未。郊。以。太。祖。定。配。太。宗。真。宗。迭。配。御。史。臺。薛。石。介。為。主。簿。介。上。疏。論。放。晝。不。當。求。五。代。及。諸。儒。國。後。件。意。罷。不。為。罷。尚。校。賜。陽。陽。貽。書。責。中。丞。杜。衍。曰。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氣。剛。明。不。畏。辭。為。稱。旨。介。足。未。履。臺。簡。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今。介。介。而。亡。舉。必。以。擇。賢。而。舉。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亡。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國。景。祐。三。年。一。月。上。患。三。司。吏。貢。復。多。命。中。丞。杜。衍。與。三。司。使。副。擇。其。能。否。而。外。降。之。中。命。阮。說。等。延。樂。秋。七。月。置。太。宗。司。大。雨。震。電。太。平。興。國。寺。火。燬。僧。天。八。月。領。宮。室。器。用。車。服。制。九。月。定。中。心。喪。解。官。法。初。集。賢。校。理。郭。和。孤。而。母。憂。適。士。人。王。漢。生。四。子。郭。無。兄。弟。獨。承。郭。氏。之。祭。及。遷。死。而。換。解。官。行。服。禮。官。宋。祁。言。按。五。服。制。實。勸。為。嫁。母。無。服。下。御。史。臺。詳。定。兩。制。再。定。乃。詔。自。今。並。聽。改。官。以。申。心。喪。冬。十。一。月。保。慶。太。后。楊。氏。崩。

晉書

卷八

晉書

卷八

二月詔宣勅非經銀臺司不行。上以晉昌朝為崇政殿說書昌朝於傳記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脩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引論析毫解縷自上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為迂闊然上嘗獨意嚮慕舜二帝得昌朝以經開說慨然善之於是上所賞問多道儒之要昌朝請為記錄歲終歸太史

景祐四年春二月葬莊憲皇后附永安陵葬所。三月置天章閣侍講以崇政殿說書晉昌朝上宗道趙希言楊安國等兼之。夏四月呂夷簡王曾罷夷簡位王曾上且任事又多所專決議論不合曾不能堪遂求罷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恩上以問夷簡夷簡請置對上復以問曾曾語屈時參知政事宋綬多同夷簡而蔡齊善曾獨盛度依違其間會度致齋中書上召問夷簡曾求去之意度曰

二人腹心臣不知但各詢以誰可代者則其意可知矣上問曾曾以齊薦復問夷簡夷簡以綬薦於是四人皆罷罷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判鄆州以綬為資政殿學士曾侍從從齊歸也。以王曾罷蔡齊同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亮佐初拜相以唐劉蕡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凡蕡之言皆當今之病此臣之所欲言陛下之所宜行天子嘉納之。五月芝生化城殿楹。秋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界宿下。八月詔三司漕臣勿與常平錢粟。冬十二月京師定義代并州等州地震代并州壞民廬舍而并州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民皆震懼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如黑沙狀連年不止。詔非藩鎮不立學知縣州縣齊立學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七

晉書

卷八

晉書

卷八

晉書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宋仁宗二

國寶元元年春正月有彗星西北流。雷。陝西大雨雹。上以災異累見下詔求直言蘇軾進疏一日正心二曰擇賢望陛下修己以術人洗心以整物勤聽斷舍無妄放幸優諸近習之讎人親近剛明頓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求圖。二月復日御前殿。三月王隨陳堯佐罷時災異數見隨等無所建明隨以疾在告五日一朝諫官韓琦連疏中書過失又言韓億不當以其子綱為華州判官石中立謂綱無大臣體不報乃請下御史臺決是非論隨疏凡十上并佐亦先自援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去上判河陽堯佐判鄆州億歸本班禮部侍郎中立戶部侍郎以張士衡為學士同平章事傳毅入謝進諫曰臣者太后臨朝舉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忠清無所附且未嘗有下請今日用卿蓋由此也得蒙簡擢恬然自得先在翰林太后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上欲以宋郊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以郊為翰林學士上遇郊厚行且大任學士李淑言其龍欲以音中之言於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上未為意他日以諭郊因改名澤。上試進士三百一十人出富民之要在節儉為御題時呂漢賦曰國用既足民財亦豐故富民之要在節儉為御題時呂中上覽而徐之擢為第一。夏六月上以水旱為憂乃諸州旬上雨雪狀。秋八月復發運使。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二人秘書省著作郎田況大理寺丞張方平初

平年十三入應天府學誦經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
更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
讀焉又未嘗起章宋綾紙齊見之曰天下奇才也與范觀
皆以茂才異等薦之景祐元年以進士中制科授秘書郎
知崑山縣將堂知蘇州得其所著藝文論三十篇上之復
以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是歲射策優等遷著作郎及
元昊叛方平又上書進平戎十策大略以謂邊城千里我
分而職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此必敗之
道也宜屯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州而與州之
巢穴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
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
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於感犯南斗○冬十月參
知政事李若谷言近世俗薄車以朋黨為善良蓋君子小
人各有類全禁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守○是其言
○十一月庚戌郊壇畢臣請加尊號上曰唐穆宗云我
號不若使我為有為之君加我虛尊不若勳我於無疆之
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思此宰相張士遜等請不已乃
詔英嘗二字不許餘從所請○王曾奏文正嘗前後輔
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當而中理性純儉恭
罕見喜怒人無敢干以私者○十二月京師地震○趙元
昊欲叛未發先為書求大名張方平以為朝廷自景德
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士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
勞蓋三十年矣若輒用之必有衰師深將之憂兵連民疲
必有盜賊之患當全務置暇順適其意使未有所發得
月之頃以其間選將練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
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是

時上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
平與呂育同議議者不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
決意用兵天下騷動○元昊潛號先是元昊欲南侵恐
所羅制其後遣兵攻蘭州諸羌至馬街山遂築瓦川會
城元昊既來有夏銀銀靜宥靈靈會勝甘涼瓜沙蘭之地
乃居與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創十六司以
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
以備契丹河南溫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邈夏原州路五
萬人以備延州蘭州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餘兵
皆蘭等處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傑善弓馬三千人
號六班直元昊制書書改元大變其叔父山遇等
狀知延州郭勣教還之元昊殺山遇遂叛至是因其黨
守約之謀築壇安冊備號始文英武興法德仁壽
國稱大夏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興兵備邊
子山遣使來告僧號納款節勅告表略曰臣父德明嗣奉
世封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百
因端開輒生狂斐制小畜之寸字改大漢之衣冠不期
運在茲軍民同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禮冊為
面之君敢竭愚誠冀好時鄧州通判富弼上言曰元
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
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擊之都市少折其謀○詔前元昊
官將除屬籍絕多市榜邊有能擒元昊除其種即賞
德明歸款但賜宗姓而○除屬籍也○命夏竦范雍經
略西夏以疎知求與張知延州分兼經略使疎上言頃
者延州夏竦朔方先帝惟戒疆吏嚴在候以備之今元昊

略河外之地其勢非特難遷比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
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實即入寇
毋得與戰彼既純中原賜予又張綠邊和而可坐待其虜
也謹上十策一練強弩二結驍龍三通哨馬四嚴備邊
原懷慶五四路互和開報六逐州招神虎保捷兵七增置
弓手八併小寨九聽聞中民入聚贖罪十揀公邊九兵坊
言後多得之○哨馬加節度使之背擊元吳以拔其勢
○交趾李德政封南平王○諫官言言比年以來有造
偽識已之語疑似之文或不顯姓名因而譏毀善良朝廷
為之德庇姓氏正使為人得計思良易以陷殺動搖人情
朕君聽無大於此在○言皆殺無赦臣以為聖朝不
宜長此風俗上善其言詔開封府御史臺察以聞
○宣贊元二年春三月銷泉宋通寶錢○夏四月修文
武廟○六月省奏與官接浮費以資邊用○秋八月西
川大饑○冬十一月孔道輔自中丞出知鄆州初開封府
吏馮士元以贓敗餘連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等
臣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併逐之謂道輔曰
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
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明附大臣故併出之○元吳寇保
安軍曹延鈐轄盧守勳巡檢司指使狄青敗之而青功最
多被賞特厚初元昊嘗言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
季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副總管夏
竈曰此行間爾士彬與元昊世仇若有私約通賊則吾使衆
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
首獻羊馬自效○閏十二月以蘇軾為史館修撰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言

於上請罷罷職樂雖廣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
以為不可弼曰萬一此庸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
虜中罷職如公言上深悔之○上以備尉丞杜世衡為
鄆州軍事世衡至郡務敦恩信招撫屬有得虜事來白
世衡方與客飲即以席上金器贖之屬鬼皆願殺死青間
東北阻河常渡河為患世衡密遣屬擊之前後殺虜
甚衆未嘗勞士卒建營田數千頃命一子視士卒醫藥無
不咸泣思報主亮臣安和關中奏其治狀上降詔曰使邊
臣如此朕復何憂○元昊寇鄆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
士贊延帥范雍餘轄應守勳開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
兵先走劉平石元孫引兵救延平遇賊戰死而雍守勳
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順伯皆贊嶺南德和誣奏平降
賊詔以兵圍守其家殺其族御史賈昌朝言漢殺李陵
毋妻子陵不歸而漢悔其失無王維忠家後其為自事
國未可知今收其族怨後日之悔上從其言乃止富弼
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義臣不殺故賊竟罵賊不食而
死宜其家守勳德和皆中官仇讐人莫以自免德和竟
坐廢鄆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其諸將敗狀
上知四方有敗民有憂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
丹矣○募陝西強壯專詔諸州縣集強壯止令護城不利
手面除開習外無得他役○二月以夏守實為陝西都
署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諫院富弼言用守實既為天下
笑而守忠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守忠黃
德和覆軍之轍可復蹈乎龍守忠○求直言初宰相張
開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應天變弼若通

韓琦

韓琦

韓琦

韓琦

韓琦

上情遂除越職之嫌○韓琦安撫陝西時元昊尚圍塞門
 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吳敵出援及聞塞門雍熙子琦
 乞留難以安衆心越振驍勇俾爲部署可矣勢當必見則
 宜召范仲淹而任用之○元昊陷塞門安遠
 寨寨主王繼元蔡沂死之○黑風晝晦○王繼元執中張
 觀龍上數間邊計不能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
 久不決故王繼元等及夏守贊皆罷○夏四月知制誥王琪
 良言梁升不與官軍而思上軍上從之乃增募河北疆壯
 ○五月張士遜致仕先是詔陳釐官爲禁軍釐官千餘人
 適兩府喧嘩不遜士遜驚駭馬中丞柳植請付有司鞠之
 而治其罪時朝廷多事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止疏曰政
 事府宜養病坊耶士遜不安七章請老於罷○以呂夷簡
 爲平章事范仲淹過關上請仲淹與夷簡釋械仲淹領首
 曰臣向所論國家事於夷簡同也○以夷簡爲陝西副
 都署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范仲淹領副○召夏守贊主
 守忠赴關仲淹疏言請備關中恐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
 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可得而高枕矣○六
 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疆壯○秋八月禁以金帛飾
 佛像○以范仲淹兼知延州時延安新被圍擇帥多畏不
 行仲淹奏請兼領延安事以待寇至上聞而嘉之乃知延
 州關兵得萬八千選六將俾領之日夜訓練聲震關輔賊
 聞之登其寨相戒曰願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
 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太
 范謂雅也乃戒諸路養兵蓄銳不宜輕動及王師再度於
 延州仲淹盡移鎮兵北援賊畏而遁初關輔人心搖動及
 見范仲淹建旌旗整器械精明威震遠近人心乃安相賀曰

韓琦

韓琦

邊上有韓琦公爲長城○韓琦爲陝西副都知州時元昊之賊頗以
 關中爲憂○韓琦曰得仲淹爲援則可但意及聞仲淹出師
 其意尋以四路都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同討必欲收復
 靈夏橫山之衆邊上語曰軍中有一韓則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則賊聞之膽寒○韓琦與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進
 功小利所得賜資皆分賜將士諸蕃其待諸軍必使畏法
 而愛之○韓琦與范見召之則內與語不贊其辭其出入無一
 語不告○韓琦居三歲士勇邊資因信大治○禁言關城初塞
 門承平諸寨既廢延州東路無復漢唐鄜州判官仲世衡
 請管營寬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寇衝右捍延安左
 可置河東寨比可圖銀夏范仲淹然之詔世衡即廢靈與
 舊寨近廣靈寨出爭世衡與賊戰且城之初苦無水世衡命
 置石一畚畮百金卒得甘泉城詔賜今名靈營由後漢
 世衡築○九月河決滑州○以華清宮爲三司使滑州
 奏請前修治勅使吏不能欺○定禁衛儀制○元昊寇鎮
 戎軍士二川寨都巡檢王安吉死之又陷乾甯等三堡琦即
 命仁福攻白豹城克之○冬十月上以宗戚近侍求內降
 者或不能違乃詔有內降并還其舊職奏○制調兵銅符
 不契傳信牌○朔東軍叛討平之○十一月命陝西副都知
 韓琦元昊以正月上旬出兵范仲淹言正月塞外雨雪
 大寒乃春深漸暖方賊馬渡入飢此得天時之便今邊備
 疎懈賊至則擊難計臣竊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
 恐情意阻絕懼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孫圖與共
 取終有損其害言已○韓琦固爲持久之計則橫山人心
 軍旅來歸拓疆實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仲淹固辭
 辭止

秦州韓琦渭州王公慶州范仲淹延州龐籍分領之○元
吳未反時青州民賴禹上書論事且言元吳必反宰相以
禹為柱言徙建州而元吳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自理
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知錄陳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與
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上用法
以來吏民不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富弼言知制誥本中書
官不可入置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
中書○此宰相制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言邊
事相以故兼領上曰軍國之務當歸之中書樞密非
古官起於五代然未嘗兼數日內批出令中書同議
密院事自是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諸臣
奪權弼曰此宰相事耳非思奪權也時西夏首領
乞砂咬同乞各稱僞將相求降借補奉德府州刺史
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
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數曰此宜小事而
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初
元吳反時議使契丹攻元吳御史實昌朝曰契丹詐我
而有功則必驕責我而窮已否則我市於元吳昔唐肅宗
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因言其所以待夷狄者
九六事上皆行其策○十一月置鹽原為警手○令江饒
池三州鑄錢以備邊費○元吳為寇雖嘗得邊而絕倖
賜禁閤市粟中布至千餘千時西方用兵五年矣上
賜禁閤市粟中布至千餘千時西方用兵五年矣上

秦州韓琦渭州王公慶州范仲淹延州龐籍分領之○元
吳未反時青州民賴禹上書論事且言元吳必反宰相以
禹為柱言徙建州而元吳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自理
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知錄陳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與
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上用法
以來吏民不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富弼言知制誥本中書
官不可入置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
中書○此宰相制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言邊
事相以故兼領上曰軍國之務當歸之中書樞密非
古官起於五代然未嘗兼數日內批出令中書同議
密院事自是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諸臣
奪權弼曰此宰相事耳非思奪權也時西夏首領
乞砂咬同乞各稱僞將相求降借補奉德府州刺史
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
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數曰此宜小事而
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初
元吳反時議使契丹攻元吳御史實昌朝曰契丹詐我
而有功則必驕責我而窮已否則我市於元吳昔唐肅宗
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因言其所以待夷狄者
九六事上皆行其策○十一月置鹽原為警手○令江饒
池三州鑄錢以備邊費○元吳為寇雖嘗得邊而絕倖
賜禁閤市粟中布至千餘千時西方用兵五年矣上

謝陳張方平上疏曰陛下天也父母也宜與此大義對
狼較勝負乎願因全威郊敵引示信開其自新之路中
教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起我而曲彼雖天
地鬼神亦將誅之仁宗書曰其吾心也今方平以疏付中
書呂夷簡讀之曰公之及此言是杜援之福也是歲赦書
開論如公意○丙寅郊○十二月置陝西諸寨軍○定資
政殿大學士兩員學士三員
○二月春正月倭寇帥權法○危仲淹上言曰
臣竊思邊境設防諸守則示弱護守者謂攻必速懼今臣
臣之九知攻有利守有安危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
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主兵則安守以官兵則危今觀敵
又謂彼無驍動則我不侵掠臣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
攻術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自古其馬精勁
攻之所長金帛豐饒中國之所有機變則化千戈不
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長臣前知越州歲納稅絹三十
萬歲以啖戎是費一郡之人而自天下之弊也詔下陝西
諸路帥司參議○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
其甚寵義以才名在選中遇事感憤無所回避於是權倖
畏歛不敢撓法干政○盛中甫馬直方在館閣中自陳感
父請一貼職上曰儒館之職豈可求耶止令太官給食○
知保州王果言聞契丹與元吳相結將謀興師請豫為備
詔河北諸州嚴備○三月後北起州開智委知州擇其強
勁者刺手背為軍○四方用兵夏竦并護四路劉平
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賊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府討賊
出兵牽制而竦逗遛不出使賊平費州夷懷遠而去知賊
院張方平論列之詔罷竦帥度自是四路各得專人

○初狄青以散直為延州指使元昊叛將兵出戰四年
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獲牛羊器甲數萬上嘉其才
勇遷為秦州刺史涇原路副總管上嘗欲一見之詔令入
朝會寇迫平涼迺令亟往俾圖像以進上觀其表儀曰朕
之關張也元昊納款索還彰化軍節度使始青為裨將殊
為韓范二公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之謂為將者
不可不知書匹夫之勇不足多青於是自春秋戰國至于
秦漢以來成敗之迹繁能言之○慶帥范仲淹奏環州屬
苑木為用非神世衛不可得其情以世衛知環州而延
州奏青潤非世衛不可守朝廷以為然命仲淹別擇人仲
淹奏世衛恩信已浸入青潤蕃部骨體中必無它慮環州
當衝要之地非世衛不可朝廷從之世衛至郡按行驛為
待屬羌如青潤焉懷敏定川之敗世衛領屬數千人以
按之又教土人習孤矢凡郡中事之小大過之輕重皆以
射之中否定賞罰士農工商釋老之徒無不精於射夏人
大畏之戒其下曰無涉環境彼有惡將環人賴之○秦大
順城慶州之西北有寨當復橋川口深在賊腹中仲淹一
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秦順始覺令告其地處使
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
萬騎來爭仲淹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追
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城成詔賜金
名與白豹金湯皆戴然屹立環慶益壯矣○秦招安寨
時延州金明等寨及五龍川已破賊邊民被掠盡歸
至稍葺治之金明西北有橋子谷籍令指使狄青為萬餘
人築寨於谷傍却賊數萬又築龍安寨取虜所據故地

下一城據其要害傳地而耕之寇至即動而元昊之志沮矣。契丹自瀋陽關好不得盜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契丹之臣有貪功者遂殺其主投詞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是年獻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局不以一介為報況營築長堤填塞要路開次塘水添置邊軍既捨猜疑慮懷信睦惟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敵國其康黎元上發書示輔臣且命擇報聘者宰相與左右言知制誥高琦入對便殿叩頭曰上憂臣辱臣不敢廢其死上為之動色乃用琦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病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中使更起起拜弼聞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弼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繼則從不可從更以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六符謂昌朝曰塘澤何為者耶一葦可航投葦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葦葦可路矣上以問知制誥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謹彼誠有謀不慮以語敵此六符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胡騎也蓋當嚴為之備。夏四月高弼使契丹報書要曰元昊急謀狂猖嚮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禁境開闢澤蓋霖潦溢當致繕防關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遠雖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弼奉書以行以供備使張茂實副之。初慶書曰太宗無名之師直抵燕則一時莫知所答王振長獨請問曰河東之役本謀借為契丹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大示怒其

夏慶既下今此証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劾曰非無名計戰故事殆難答也。初劉六符之來上命河北都轉運使李昭遠城滑州而以治隄為名調兵八萬六符過之以為真治隄也及還而城已就六符其駭焉。昭遠大名州為北京以程琳知府事兼留守初昭遠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夷簡壯悔性陽亡以示威必長慶勳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不為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乃建北京又詔曰臣聞天有九閣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萬也或曰京城王者之居萬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眾送石祖入朝而京師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燕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城無備少留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大祖修營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應接東京之事勢便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賴朝廷留居委任才謀重臣預為之備契丹既就盟仲淹以為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近代夷狄為京師之禍者數矣不可不大為之防。京東分為東西兩路以知青州韓執中鄆州張觀兼鎮安撫使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稅猶大集幽州故河北京東益為守備也。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曰教士卒習戰陣之士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唐中韓漢兵將大入至復議和兵乃解。申嚴銷金禁自京師秋七月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章得象兼判樞密院

平章事自殊與臣同而元昊反師出陝西諸將能軍無
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守卒能謀臣元昊殊為人所
簡遇人必以誠雖與富貴如寒上猶相與歡如也當將
名士如富弼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
才數詔大臣將天下事方施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
會殊以事罷而仲淹亦相繼出事故已識者恨之富弼
弼再使契丹先是弼至契丹與虜人往反論難力拒其割
地意及見虜主宗真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
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連約塞門增塘水治城
隍藉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為不若遣
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志章聖之大德乎
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
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為臣謀非為國計也虜
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契丹而
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
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馬健士物故大半此
誰任其禍者今中國畏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
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
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之職知人生豈
之樂若通好不絕歲幣而人主臣下所得者使使使
一二人爾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又曰塞
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
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舊民兵亦舊將持其固執
違約也且高祖以虜龍一道賜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
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

契丹使
同書
契丹使

利也哉本朝皇帝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
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以
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臣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
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比為辭爾朕亦安得獨過用兵乎澶
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
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主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以
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公主出
嫁不過十歲歸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而且
由來當擇一事為報宜以書書來弼歸復命再
言外戎實難聘詔弼章奏及書弼請增幣三事母
舅脫脫斡增中兵騎受叛或錄副以行中使持書至
武驪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則與虜約萬
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
還都口補入見曰執政固為如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
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夷簡問之曰此誤爾爾為改正弼請
後夷簡要殊解之弼悉曰殊當棄簡以欺陛下遂易書以
行八月策制科武舉錢明逸制舉入等易之子也契
丹使同富弼來修好弼至契丹虜主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
南朝遣我書言曰獻否曰納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
此二字若我雖兵而南得無虜乃國乎弼曰皇帝兼愛南
北之民不忍使鉅餽鉅餽已增幣何名為懼若不為已
用兵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所憂也虜主初勿固執
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
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虜主知不可奪於是所許皆書復使劉六符及耶
律仁先以其國書來弼納全副弼奏曰臣力拒之重

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歲增銀絹二十萬而
 契丹平時議增歲幣上猶未許而夷簡持之不堅許與
 厚唐得五十萬因勸神紀功罪劉六符為顯官上悔之
 論曰通兩國之情而結無窮之好首莫重乎奉使之職
 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親睦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結好之
 使非有儀秦之辯賈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余讀
 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憐憫也方契丹
 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怙慢上命宰相擇所以報
 聘之人滿朝嘿嘿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既入對
 便殿忠激於心義形于色仁宗亦為之改容遂用為報
 聘使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
 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
 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
 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並嚴功
 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難在而而有
 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鄭公惟能如是故
 其拒虜主關南十縣之請却虜主請婚公主之求請勿
 許虜人獻納之二王皆從上論不啻數十百語皆具
 見於奉使錄之數篇至公契丹君臣曉然知通好用兵
 利害之所在繫公之力也嗚呼雖古之庸使何以加諸
 始富強以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
 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更張白執政
 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邪正色
 不為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遂不悅乃薦鄭公與用欲
 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頌其知使李希烈事歸鄭公不報
 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開命問一文

市受命問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
 從亂人意尋獲翰林學士邵曰上力解曰增歲幣非臣本
 意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功於何有而敢受
 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李辭不拜虜既修和好
 有忌鄭公高要指他事諸劄奏使不了乞斬於都市上雖
 不聽而鄭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
 慶曆三年春正月置德順軍於渭州龍羊城之結唐
 以仁傑後元昊請納款二月四門學劉益起京西
 守令富鄭公薦希亮可用起知秀州素無兵備民
 學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勤
 習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暇待雷甲以兵百餘人
 希亮自勸兵壯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旗無得發日
 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拜請死曰初不知官軍也
 更士請斬甲以徇希亮以為不可獨治為累者十餘人為
 其餘而使之使甲稍益自贖時劉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
 任奉官中使實捕之應實既失黨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
 賊所皆食者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此黨軍子
 也希亮知其究下德順未服而黨軍子獲於南州詔賜
 向氏帛恤其家流徙通州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吳
 諫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州禁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
 元事雖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賊
 爾此皆其疎屬何罪廼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
 常歸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云云張氏盡像祠焉初元累
 舉進士落選不得志有詩吟獵鷹云有心待箇月中更
 向片雲頭上飛又吟雪云戰罷王龍三百萬敗殘甲滿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天飛語者已知其狂悖之志遂與建威吳昊同走其國云
 上以西兵未解思欲擊齊魯治谷進輔臣必收人望擢
 潤端綱以清其真首除歐陽脩知諫院事自任言貴風節
 傑然時脩與范仲淹杜衍皆在政府脩每勸上求開延見
 推誠咨訪上從之開天章閣置學士以脩為首長兼大議
 事脩與仲淹等坐日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事遂與仲
 淹等上書論之稱十餘條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滯洋
 去留弊為本欲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
 是人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來稱男而不臣弼言契丹
 臣弼吳而不臣我則契丹為敵於天下不可卒臣之○
 余請王素歐陽脩蔡襄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參知
 政事范仲淹獨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
 為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必辨其意則引介
 為難○石介亦不為主上難富於春秋然無失德
 功業元昊擁兵臨黑山發勦兵巡邊時天寒風勁置酒高
 會煥燄終野鼓鑼天虜眾十萬相顧不敢動元昊謂其
 下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力命劉滄城東
 洛制屬寇之患天幾龍四路帥再知長安番首部將慶
 同翰不得行時又早下車而雨眾謂慶州初為國客帥
 開府於溪尋拜宣徽北院使奉宣重節度使兼長安
 知國初戰以剛直不容發補外歷杭并軍皆有善政
 可紀及移長安到郡謝表云聽嚴夜之鐘鼓未卜何反植
 勁節於雲霧更觀曉日上稱頌者數四謂左右曰戰戰
 兢兢於大用故憂於外也○七月范仲淹宣撫陝西
 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宣撫樞密副使弼言屬既通好
 議若使謂無事傳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之
 輕海之風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則天下其庶幾矣時星

下

下

下

下

下

為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范仲淹使韓琦與弼副之
 歐陽脩余請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脩又石介
 夢覺聖德詩以頌之上責任仲淹等以良太平數以手詔
 督弼與仲淹脩其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又開
 天章閣召仲淹等坐日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事遂與仲
 淹等上書論之稱十餘條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滯洋
 去留弊為本欲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
 是人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來稱男而不臣弼言契丹
 臣弼吳而不臣我則契丹為敵於天下不可卒臣之○
 余請王素歐陽脩蔡襄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參知
 政事范仲淹獨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
 為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必辨其意則引介
 為難○石介亦不為主上難富於春秋然無失德
 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仗其言而罷○自
 韓琦宣弼范仲淹三人皆用欲盡革弊以修紀綱又小人
 權倖皆不悅獨樞密使杜衍與相佐佑而街尤抑絕佞倖
 凡力降恩澤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西還之或
 請責其人至極限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
 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自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
 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街與二人皆以
 此罷○九月呂夷簡致仕先是二年冬呂夷簡感風眩不
 能朝至三月罷相尤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至是請老後
 天利致仕朝廷大朝會必綴班
 王禹偁夷簡有宰相才及為相二十餘年功業固聞但
 為私計四夷外侵百姓內困杜絕言路斥逐賢良其權
 奸者也夷簡之罪莫大於因私憾而廢郭店因郭店而

惡仲淹則仲淹而在王曾雖功能而忌富強趙曰此
相掩然其起程如彼之功不足以掩其華之謀陽陽
論夷簡罪惡滿盈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主
權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發議及其發病天下臣庶
共喜其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降朝英自此清明矣
其清議不可掩也如此
十一月五星同出東方司天監言主中國大安○十二月
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河北兩赤雪河東地震
○慶曆四年正月耳州歐希範反誘白崖山五家趕襲
破環有眾數千以及往管奏至上謂宰相曰有曾為廣南
和州而發言亦事其人姓社而朕不記其名疑山人可任
宰相奏曰杜杞前知橫州上曰吳矣召見除刑部員外郎
集賢院直學南西路安撫使杞至宜州得州吳香及武
○歐世安勝其械使入賊洞斬首數百級獲取環州因盡
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誘投洞家避事將相數十人
以其眾降杞會將佐謀曰夫重吾險恃阻如捕獲保故常
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則利則恩不能懷此其所以數
叛也今吾兵卒勝然當將敗而來耳非真降者也乃擊牛
為酒大舍懷州戮其半中強壯六百餘人而釋其狂蕩者
從與非因敗而降者自餘人後三日兵破為投擲希範至
則戰而臨之以賜溪洞於是殺盡無遺類而朝廷威震南
海矣言者論杞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而不問詔
書褒爾賜以金帛杞上書引咎杞既破希範奏至上喜曰
朕不誤使人上之於臣下凡有不能者皆默記故臨事多
得其用○三月己卯上御覽閣出御書十有三軸凡三
十五事其一曰遠祖宗廟二曰奉真老萊三曰艱難不敗

有墜以至辨明此片謹按察忠謹聖諭合罪已為民狗躬
極軍終於一書可求小疵不發願謂丁斐筆曰朕觀書
暇取臣奏上言及進將事目可施於政治書以分賜卿等
度乃曾公亮王洙詳賜因請注釋其文丙戌上進上覽之
終篇取其大體重者付中書樞密院施行○後開檢院張
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堯佐乃張修
媛之世父進用不且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處於楊尚不可
不鑒○張方平除翰林學士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
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
元昊故為書答曰元昊若肅如約則理難拒絕上以書
示宋祁與方平方平上書曰書辭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
昊得新附之小惠而失之和之強廣封冊元昊而契丹之
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
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侵襲矣斯拒之理是 肇而失之
理矣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
卿招誘契丹邊境失勇甥之機契丹遣使為言卿既審
其事但據陳辭則則對冊當行矣如此於此為兩得時
人服其精誠○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賢自朝爭言曰古
將帥被殺歸多不死上從其言移鎮山南東道○契丹誘
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契丹而邊法卒亡自謂者死昌朝變
其法有歸者故權超其任於是歸者幾因以知其丹國事
是秋北虜盛兵雲川事言而謂朝廷疑其有謀議遣文才
臣家為經畫二府薦歐陽修以往以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轉運使至則區區數百吏使能者盡力奏廣御河曹運造
鎖秋船以絕侵盜恩作院下礮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
焉方得列此道利害欲大杜特書會中使與同時入相

子貢曰

下南等是也
河月以平章事兼樞密使銜爲人勤儉好學自少
清敏不羈不年過四十鬚髮盡白雖立朝峻凜然不可
親以不爲推獎後進一時知名之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
客必問時事間有善書者已出至其所不可則慶賀于色
或夜不寐如任其責者○諫官蔡襄孫甫言宰相晏殊從
官兵治邸舍懷安奇且鉅向公之心而章綽綽有聖躬殊
跡慕隱而不言乃罷初殊當國宋初爲翰林學士晏愛
宋之才雅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
晏殊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連日翌日晏罷相宋草草詞
賦極詆斥至有賈魯淫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祁
揮毫之際餘醒尚在康爾詆斥時讀頗清之○孫甫薦
代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
未幾以陳執中參知政事甫與襄等言執中剛復不學
若執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甫等求罷十月蔡襄罷諫院
知福州○呂夷簡慶贈大師中書令諡文肅始王曰哥夷
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登相位○十一月壬
午郊○集賢校理蘇舜欽數直劉興並除名勒停王洙等
並逐職洙知濠州呂疎知楚州章洙乃約爲通判宋敏中
知度判官江休復王益柔周延諫徐鉉爲監稅降等從
爲秘書丞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引用一時間久欲更
張政事御史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以爲會進奏院祠神雜
循前比用鬻紙紙官錢開宴會王洙等拱辰獲傳之譏其
爲與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撼動衍事下開封治舜欽
等俱黜出以爲過薄而拱辰等喜曰吾一網打盡矣獄

趙韓瑋言於上曰昨聞官者據文符捕館職甚急舜鉉等
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陛下獨自為是向也上悔
之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言益系作偽歌謠誣害益
系乃仲淹所薦因以累仲淹也及輔臣進白獨言益系
不至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
而不言而攻一王益系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
也上悟稍解瑋奏事每盡言同列多不悅上獨識之曰韓
瑋直○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賜銀絹二十
萬○仲世衡卒○世衡善撫士卒羌人皆心服○韓瑋言
今朝廷若便謂太平則後有大憂者○若慮及邇遠則後
有大和者○一羌人雖善補臣而城邊厚賂且契丹素強而
憂人尚敢與之抗若使其國充實我邊備少弛則必窺
關輔此大憂一也契丹西討不得志而見朝廷封冊瑋到
心必不樂○或隨瑋言此大憂二也今為遣契丹五十
萬夏國二十五萬敵之於民日以股削不幸數承水旱之
災則患生腹心此大憂三也契丹恃強欲○要人而反敗
恐自此交兵未已若能練將卒蓄財田坐○二虜之憂則
此則憂一舉可圖此大利一也陝西四路雖罷兵討使
而兵備不可弛○選近臣為之主帥委以久任使之經營
一方又諸路收稅置宣毅軍十一萬○除河東河北
外其京東西淮浙江湖福建等路人每指陳可減以三百
人為額上悉用其言

○慶曆五年正月○右正言孫甫罷○知鄧州○後章事
御史○杜衍罷○知兗州○陳執中在中書數與異議又中
書奏請院閣留用甫張職而執中不肯署劄子吏白衍
取劄子與之執中謂於上曰衍輩二人苟欲其去
院院敗固懷難及臣覺其情遂懷劄子以減亦懷義不
忠上是其言故與仲淹俱罷○仲淹罷出知鄆州兼陝
西四路○安撫使富弼知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仲淹
知陝西○使弼者益其仲淹愈不自負因奏疏之罷政事上
怒其言謂弼得志於上曰仲淹素有名今一請遂罷
恐天下謂陛下輕細賢臣且賜詔宜不允若仲淹即有謝
表則是欲弼罷弼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表謝上愈
信弼○仲淹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提萬多瑋明黨
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間有詔戒勸朋黨心
謂彭龜圖求醫緣見朝廷別無行遣遂乞罷政欲圖已
位以弼人言弼之過甚明之早罷弼以安天下之心疏
奏即降詔罷弼○以黃昌朝為平章事兼樞密使王
貽永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吳育樞密副使○二月
遣四府沐諸路兵○三月○未右議大夫韓琦上疏言
杜衍等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
臣敢言○仲淹以夏人新附自乞鎮邊朝廷因而命之國
亦有之至於富弼以正議至強慮志見○事古人所難弼
以河東陝西而責補開郡○改鄆州知定州而委以比事疏
入不報而弼士廉又請開洛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弼不
自安懇求補外辛酉弼罷出知福州○富弼自河北上疏
言公杜衍等相淹重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
賢而不聞但可罷之罪自古人○說其職不遂知廣
良善則指為朋黨動搖大臣則以○罷去一善人
夫正士在朝

羣臣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疏入
 不報有頃復為朋黨者八月降河北轉運使知縣州○安
 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得象疏以陳執中為手章事
 御史劾奏欲逐去之○章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
 熾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閣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
 初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道上疏乞去諸貳員示嘉
 其敢言言曰歸朝相其疏以示執中執中息之已為右正
 之其公殺執中○章言疏請要致位公台○樞密使羅縉
 羅司馬光欲充館職○試館閣校尉同知太常禮院中官
 奏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南陽光言孔子不以名
 器假之要縉以朝服縉不可允言以符之臣非有元勳太
 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處傳其為縉不亦大乎
 ○七月石介卒先是介奏記於卿貴以行伊周之事要縉
 怨介介已又欲去卿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投伊周曰伊周
 作介為卿要縉之詔草上聞不之信後值卿以樞密守陵
 介以病卒縉既介介且欲傾卿言介實不死卿陰使其入
 契丹謀起兵卿欲以一路兵應之下詔索州勅介死縉實
 宰相判兗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掌書羅縉曰獨曰介平
 生忠直當公盡死報國安有此事願以合葬介必死街
 向懷中取奏示之曰若夫已保介矣若年少忠義亦必
 為之奏上朝廷疑之時卿知鄆州詔罷京西路安撫使既
 而北邊接境如故縉不効卿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
 路安撫使縉在樞府又譏介說縉從更為卿往登萊結

金坑以惡殺萬人欲作亂請發棺檢視朝廷復詰時司
 重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家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我
 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又頃眾乃濟若入召問之若無異
 說即令結罪保誰可矣使還奏上意果釋介其子縉他
 州者乃得還○縉與陳兩欲置卿於死地然其大節雖軍忠義之心
 可以通天也感見神安能被人邪謀而致其死哉孫
 何曰呂憂如此奸邪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
 於今也止臣曰天下人謂丞相之語尚可違也參政之
 言不可違也是則憂孫之凶尤出於縉簡之上矣
 ○秋九月置南京留臺○廣州判南岳州也○上謂輔
 臣曰先帝封禪之後不復用卿五方之職廢而放縱不於
 山林朕以四時之田蓋因農隙以講武事其令職司討賊
 祖宗校獵制度以聞十月獵于楊村上親射鹿及雉免遣
 使以聚獵聽焉太廟○宰臣免兼樞密使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八



宋仁宗三

慶曆六年春二月青州地震。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州地震。三月上試進士賈黯等五百三十八人。置黯為第一。夏五月京師雨雹地震。六月有流星出壁室。商大如杯。占曰王兵。八月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三人太常博士錢彥遠父易弟明逸。張方平除諫議大夫。尋遷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無不言。至于宮妾宦官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爭上前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欲以代育。方平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罷以高若訥代之。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方平上問曰河北再推鹽何也。上驚曰姑立法非用也。方平曰周世宗推河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遽道鹽。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推乎。且今未推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推之則鹽貴。鹽貴則為我飲怨。而虜獲福也。舊鹽法今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陲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力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大嘉命方平。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十二月獵於城南之韓村。初於王津園降。獵畢。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即以旗鼓所田之野徑十餘里。部隊相屬。上親挾弓矢。屢獲禽獸。時考民或畜狐兔。其屬之屬亦驅于

場中。上知之。因謂輔臣曰獵所以訓武事。非專為獲也。承諭縱之。駕至棘店。上御帳殿。召父老問以種植所宜。慰勞父之。遂詔赦所過民。田租稅還次近郊。命衛士更奏技于前。皆兩兩相當。揮鞭挾擊。以相決勝。時交趾李德政獻馴象。上特召見使觀焉。冊美人張氏為貴妃。慶曆七年春元旦杜衍上表致仕。宰相賈昌朝不喜衍遽從其請。三月旱。賈昌朝罷。以夏竦為樞密使。五月以韓琦知鄆州。兼京西路。樞密使以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自取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定其得。以次受賞。于朝。至五月。輒遣人以酒肉餽飭勞之。出於至誠。又入爲盡力流民死之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返。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者相視慰勞。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方臣職也。雖不受前此救災者。官聚民城中。糗糒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饑饉之變。不足憂乎。公非其人。爲可慮。蓋天災流行。行國家代有此。不能免。所恃以爲無恐者。守令之得人。而守令得其人。則指畫有方。賑濟有術。凡所以珍恤撫按。皆無所不至。雖逢水旱。民必無困餓之患。矣。漢武帝元

罪中詔以江南之地火耕水耨其飢寒之不救遣
士諭告所抵無令重困成帝鴻嘉中詔關中流冗者
青幽冀部尤劇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將何以助朕之憂
乎遂遣博士巡行郡國二君之意其愛民非不切而當
時守令竟未聞有恤卹糧食庫如汲黯之於河南
棄倉廩與民如李臯之於永嘉者必待遣使然後民無
失職則為守令者豈不負明天子所付托之意耶觀
鄭公青州賑濟之策真可謂後世守令治民者之法
以杜杞為河北運使知慶州杞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
唯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悉錄將士賞之
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後數犯約挑邊吏避生事縱不
敢爭執始至有苗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杞如約當
遣還孟香散走苗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孟香益急
朝議切責亟遣還之杞言憂火連營自舉與不可與因移
檄要人不肯償所掠杞亦不肯還孟香後亦不敢動沿邊
二歲有威愛。六月置北京留臺。冬十月孟許二州地
震。十一月戊戌郊。具州王則反則諫宣毅軍小校以
妖術惑眾據貝州囚知州張得一通判董元亨死之僭號
東平王國曰安陽改年號曰德勝妖言釋迦佛素謝彌勒
佛治世旗幟號令皆以佛為稱。十二月北京留守賈昌
朝以貝州反書聞上欲遣張方平討王則方平學胡鑄自
代則以胡鑄為河北體量使
慶曆八年春正月文彥博宣撫河東時王則未平上
以為憂文彥博請行遂以命之初以明鑄宣撫夏竦惡鑄
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許之彥
博選壯士穴地道入城攻之執則送京師磔于市則叛凡

六十五日敗後改貝州為恩州貝州平始析大名河北真
定高陽四路各置節度使命儒臣以縉邊。韓魏公琦自鄆
州徙鎮貝大興方略事無不相親嘗題其詩曰所期
清策慮不足愛精神郡國號衆春會歲飢涉春未嘗一游
陳薦舍人時在幕府以詩請之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
鷗鷺望旌旗魏公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為花任
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為相琦嘗謂保初
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著鎮北門日重陽燕諸曹於後
園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更看黃花晚節香又嘗誅雪
三危石蓋深隱虎賁老枝擎動玉龍寒當時謂魏公雖在
外未嘗一日不自任天下之重。三月詔星臣言時政。
翰林學士曾公亮薦趙抃可充臺官召為殿中侍御史彈
劾不避權倖京師號曰鐵面御史其言皆謂朝廷別白居
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
詩誤當保持愛惜以戒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不厭溫成
皇后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護其柩及沆為相而領事
如故沆論其當罷以全國體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
使沆因論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復言樞
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時議浩然歸
重。崇政殿宿衛衛士有夜踰垣為變上語二府以張
貴妃有寵之功德極密使更諷昌言宜議求所以尊異貴
妃之禮陳執中不知所為張方平見執中言遽為號好以
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異禮
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集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雖
然敬從其言。胡宿除起居注兼知制誥入內都知楊億
敏用事又勢傾中外未幾復召為樞密使封還詞頭不草制

其命遂止。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兼平章事樞密使尚書右丞外郎張頌秘書丞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使兼書院記姓名而已。五月夏竦罷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浮薄之人朕甚不取於是碩等送竦官院記姓名而已。五月夏竦罷言者既數論竦竦即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雷震者五張方平曰夏竦竦邪以致天變如此上令章制出之。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章得象薨上臨其喪。上開大章閣召輔臣親策以時事其終則曰預備不虞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參知政事宋庠曰漢時對策本廷放於東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待遇如賤士非所以尊朝廷請歸中書會議以奏上從之

論曰博士之學懷無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復在左右其命遂止。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兼平章事樞密使尚書右丞外郎張頌秘書丞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使兼書院記姓名而已。五月夏竦罷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浮薄之人朕甚不取於是碩等送竦官院記姓名而已。五月夏竦罷言者既數論竦竦即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雷震者五張方平曰夏竦竦邪以致天變如此上令章制出之。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章得象薨上臨其喪。上開大章閣召輔臣親策以時事其終則曰預備不虞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參知政事宋庠曰漢時對策本廷放於東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待遇如賤士非所以尊朝廷請歸中書會議以奏上從之

陳執中罷先是被趙鼎言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

○陳執中罷先是被趙鼎言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
登十二上而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乃以足疾辭去執中在相位雖無所建立然每事皆依公議尤愛惜名器以止僥倖中書常有其闕其女婿求之執中止之曰此非房產中物安可圖求時議偉之。以宋庠同平事政度夫資忠厚嘗曰逆詐附庸殘人於才吾終身不為也。冬十月汰諸路兵
○皇祐二年夏六月定學生貢。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天王震動洛陽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則相與謀討希亮希亮徐問其所以命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華縣縣有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自謀者眾不敢言希亮執以伺而流其軍一餘悉遣還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瀋州參軍王禹偁官道傳平博平大獵有獵獲道虎者歐康及文幾死吏不敢開博平隸河北希亮移捕是卒流之海島而劫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李益為之屏息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使希亮不敢投希亮發其事徐人至矣德之。冬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秀州地震
○皇祐三年春正月淮南分東西路。三月宋庠罷相言者論其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遂罷。王堯臣為樞密副使堯臣持守正法以身任天下之事九宗室臣官醫工及醫倖近習莫不開摠密恩俾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抑抑之其大者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憤為難書欲毀去之堯臣得書自讀曰臣恐不能勝此怨憤

去上愈以爲臣下令贈爲書有其意竟臣益感動在
位二年東職修畢四月以曾公亮爲翰林學士。陳希
亮後知鳳翔府。陳希亮入朝遇秦州知軍使以客禮身
之使者爲前月餘懷會什物無數其後入市持銀食人
以畫明布其間之謂其係曰五骨王契丹使得其情勇人
初以爲希亮地皆自然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而不敢
也矣。此小國主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吾境有
不如此法吾不納其軍。狀以聞使者亦素聞希亮
其名至則羅拜於前。希亮兩節飲食之謹出諸境無一人
譯者。以尚書左丞王舉正行御史中丞時張堯佐恃貴
勢氣。希亮然上將大用之舉正詔百官庭辨堯佐如
婦上問留班有故事否舉正言唐明皇任楊國忠時希亮
此故事上默然堯佐卒不得大用者舉正有功也始堯
佐以進士權軍要官至也田員外郎會其姪女有寵於上
冊爲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使兼奉牧
使是時御史唐介引天寶楊國忠事爲戒不報又與謀
官已極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王舉正留百官庭
辨奎堯佐宣徽使兩使特加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堯佐假
河陽爲名耳我輩豈可中已耶同列快達。前介獨爭之
不能奪上諭之曰堯佐自是中書介遂極言文多情以燈
燭錦繡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遂彥
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希亮言涉官掖上大怒詔召
二府以疏示之介猶爭不已極密劾使梁適序介下殿介
猶爭愈切上聲色俱厲衆怒揭出不測時希亮修起居注
立殿壁即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登言人主之責德伏

望全其改取介春州別駕翌日王舉正決解之改英州別
駕介既南還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持制
一篇頗爲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
去國一身輕似葉名千古重如山並送其後頗何厚未
死嘉謨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
御前朝果大用官至執政時人以爲諫職之驗
解者云並遊英俊頗有聲望其約不前來死嘉謨
謂已寒謂文彦博傳張青出中。南行舉家渡海至中
流大風浪濤沒舟人。希亮介元坐舟中吟
詩聖宋外。楚清湘異湘羅。不。人忠信今日任風波
其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蓋情動於中
其辭無不可以感神明而免禍焉

○秋七月定太學士員額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以百人
爲限。復用孔氏爲仙源縣。更樂名曰大安。八月京
東澶州等七路饑。九月賜侍講錢若水。冬十月除解
鹽禁。文彦博罷相先是介深詆之乃有是命。以罷繼
爲平章事。吳奎罷知諫院包拯言唐介彈大臣并以中
奎乞且留奎以供。上曰介言奎拯皆陰佐文彦博今
觀此奏非誣也。十一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
所同定鐘磬制置元是祭明堂。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爲
鐘磬特製大小與古制未合太常言變素曉音律故召之
詔兼制流內銓呂景初吳中復馬遵聖論宰相梁適罷
職除它官奏封還詔頭不草制其後遂有除授非當者皆
封還之由是上益知其賢待之愈厚是時邵必爲開封府

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罪自舉過救而備龍圖邵武酒稅
吳允翰實卿發禮院代書事吏以賄論而充真卿皆出知
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優彈劾以罷相而景初等亦
被逐焉京言吳允翰真卿力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
修起居注史趙打皆力言其非是以復職充真卿約
景初等皆召還京師復皆許補放閣。自陝西用兵公私
困乏士大夫言實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張方平
自為諫官御史三司使皆為上指言之一日上御資政殿
召西府作從職坐手詔問天下事方平退直禁林是日有
旨謂院方平既草制書又條對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
上驚異之又以手詔獨策方平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
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餘萬而更言不
足自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為姑息取士任子磨勘遷滯
之法皆壞廟太祖之精任將養亦非舊律此治亂盛
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方平既明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
法度悉陳其本末盡所以然之狀及當所以救治施行
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上下離合之間比年以來朝
廷多引輕險之人布之言道遠道千譽利口為賢內則臺
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儻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
卿宿貴之人皆爭在體以收後輩有不然者則毀傷隨
之然恐不免何暇長布心腹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
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之。田況除三
司使金穀用度利害纖悉無不備舉議者謂三司使自陳
恕李士衡之後惟況為稱職撰皇祐會計錄上之上嘗面
諭之曰卿謀猷遠器識寬厚可任國大事未幾拜樞密
副使。五月范仲淹薨仲淹內剛外和為政忠厚亦受二

州民皆責備立亡祠其卒也哭之如父謚文正。儂智高
叛陷雍州都監張立司戶孔宗旦罵賊而死珙以下皆遇
害智高即州建大南國僭號仁東皇帝改元啓曆進陷橫
貴驤藤梅封康端九郡攻廣州趙師旦以質善大夫守康
州賊至城下吏民驚擾相與謀曰郡無兵甲城池賊鋒不
可當不若避之兵馬監押馬貴以其言白師旦叱之曰汝
欲試劍耶且太守守土有患難則當之力不足則死尚為
忠義奈何去耶康定中西鄙有變敢傳為通判尚死之我
請葬其為人監押起拜曰如此惟贊善是命師旦曰賊衆
我寡一戰以決勝負古亦有以寡擊衆謝安破苻堅是也
師旦曰吾守北門遂戎服登城自引弓射死賊五人明
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出戰兵敗師旦尚力戰手殺數十
人度勢不可乃還坐黃堂賊至令之拜師旦曰恨力
弱不能斬此賊以謝國家宣太守而助賊耶遂害之妻攜
攜逃去幼子在櫺中棄之草間三日回視之尚不死詔贈
光祿少卿以子觀為右侍禁欲子觀為將作監主簿第
涉為大理評事是時太子中舍監觀守封州儂賊迫封境
儂勸之去觀曰吾父為忠臣天下皆知吾豈敢偷生使
天下指觀曰曹諫議有不肖子邪乃取州印自佩與其妻
子決曰可遊民自全我為天子守土人臣不可苟生遂
與監押陳曉兵百餘以禦賊皆不戰而潰觀遂為賊所
執賊知其名臣子氣令拜觀慢罵不顧賊不敢殺不食三
日賊復曰我王番馬汝堪水相觀叱之曰狗彘死在旦夕
尚敢狂悖語耶遂害之流屍于河聞者皆哭封民為立祠
詔贈太常少卿妻劉氏及幼子聞觀死亦死餘四子皆恩

以官

皇祐初南方有異氣如破船如敗山又中夜有白氣亘天其首若鋒刃如血汗色占者以南將有變當時進策首乞益兵南方選用將帥以防他變然太平日久執政不以爲意故賊之起如蹈無人之境若師旦之死非忠義不足也力不能敵爾昔李希烈叛欲臣顏魯公公曰汝不聞顏泉卿乎乃吾兄也置安祿山而死吾豈辱吾兄親親臨死尚慮玷其父可謂忠孝兩全矣觀之心豈在魯公下耶

南盜賊事

皇祐五年春正月詔止交趾援兵討智高○丁度薨

令賊至士卒猶聚營中倉卒而敗狄青會孫承濟將將之兵于賓州先是陳曉敗於崑崙關青推其首逆者自毀直衣高而下凡三十人并曉皆戮之軍中股慄遂下令更十日進軍謀者既去詰曰遂行至邕州歸仁鋪遇賊賊戰前軍少却左第一將孫即死之青親執旗鼓麾左右奮落騎置出賊後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獲賊謀主黃師密儀等心等五十七人牛羊器具數萬得所虜男女三千餘人招復丁壯七千三百以所獲財四十餘萬均給戰士仍築宮觀以志功二月顏師還拜樞密使初儀智高連陷九郡江湖之南人心惶惑青抗章請行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願無以報國今遠夷跳梁不足爲陛下憂願銳兵數十當羈叛蠻之頸致之闕下上壯其言智高既敗入邕州走縱火城中而遁先有童謠云邕破儀出及青破城而智高

已穴地道遁矣初有衣金龍之文又金錦神龍於干楮朴

死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突有欲娶爲青者青曰安知其非詐也軍大敗所獲首至京師人服其先青既還上悉官其子青固謝曰願陛下下神靈出師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勲勞何敢拜召命在樞密四年自以遭時幸會夙夜一心晚以盛滿爲戒青事親至孝方秉樞於朝奉充國太夫人侯氏膝下天子珍賜其家使者相繼殊極榮養征南之日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始至爲賊毒所上流飲者多死忽一日泉湧于郊汲之甘冽諸者以爲孝誠所感云青在樞府自有狄梁公之德持梁國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違之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皆謂其遠祖欲以誇耀

天下而不免爲有識者嗤謂甚者郭崇勳贈賈而拜子儀之墓何無取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其斯之謂歟觀青不肯自附於梁公之後其優柔而不迫非武夫庸人之所能爲近乎古所謂知道者仁宗待之厚

宣爲過哉
三月上試進士鄭獬等五百二十人擢獬爲第一○故相要疎卒詔賜諡曰文正司馬光曰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疎何人可以當此時鄭獬判尚書考功亦語人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且疎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守其職而陛下侵官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改其諡曰文莊○閏七月言者論龍籍黨莊親戚受堂吏賂罷相知鄭州○陳執中梁適爲平章事○八月制利應詔十八人皆

相不留意密諭考官只放一人過關賢良趙彥中選及對

蜀人至今德之

○以唐介為御史中丞○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解唐介言職○旱蝗○十一月己巳郊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疫上出犀二株付太醫局

和藥分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請留以為御

所服帶上曰朕以為帶熟若以瘵民疾乎立命碎之○以

劉敞為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兼領

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言居三月正除觀察使敞封還詞

頭不草制其命遂止○貴妃張氏薨○三月王貽永罷宋

州刺史謝客遠無過失○以王德用為樞密使○秦州

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

皆罷之拜張方平為侍讀學士知秦州方平力辭不受曰

漢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

罷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申午歲叛蜀人記之

至是方以為憂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

妄言變賊僞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安人也聞之大

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老幼會不擾以羊脂膏敷帛市金寶

埋之地中朝廷聞之大驚移兵邊郡益調額外弓手錢民

築城日夜不得休息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

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戶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

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當以靜鎮之道遇兵卒兵伏輒

蜀人至今德之○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梁
適罷相○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九月以呂臻王洙為
翰林學士
○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諡曰文獻殊雖早貴而奉養
清儉善於知人如范仲淹引道輔甘出其門而富弼楊察
乃其壻也○以劉敞奉使契丹敞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
言北國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曰自古松亭是直而所不
數日而至中京今不道彼而由此蓋虜人實改迂其路欲
以圖險誘使者且謂莫習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
莫帳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
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為問敞曰此所謂駝也為言其形狀
聲音虜人益歎服敞為揚郡永興三州皆有善政嘗直紫
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
坐一牌九制數至言文辭典麗各得其體其在朝廷謫事
如古渭州可盡去陽河不可開之類士大夫多稱之○大
月陳執中罷○以文彥博為同平章事宣制之日士大
夫相慶於朝上使小黃門密視知之翌日歐陽脩奏事殿
上上且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此
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七月吳
育罷○樞密直學士蔡襄知泉州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
知其風俗至則權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與書閩士周希孟
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為親至於學舍執經講
學為諸生率延見刻士陳烈等以師禮其有德行著稱鄉
里者皆於節下之閭俗重公事其率淳樸會賓客以盡力
豐侈為孝至有親亡必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葬有
力者棄其急而賤買其田王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

曰弊孰有大於此乎即下令禁止。十二月醴泉觀成。是歲契丹主宗真死。子洪基立。來告哀。交趾李德進死。至和三年。明宗。春正月。大赦。上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雨雪。壓所樂架。上既驚。而寒。是日感風眩不豫。契丹使者入辭。上疾作。文彦博以上旨諭使者。就驛宴。仍授國書。與與彥博同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彥博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三司使張方平建言。今之京師。古之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此。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威。備兵時。食恃運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其後。安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置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其奏於上前。書滿盡十刻。待衛皆跛倚上。嘆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恐如所說施行。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請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開見。官犯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錫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宗子及間歲取士皆鎮發之。乞令宗室疎屬者。補外官。上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親族。爾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悉如鎮之言。時呂溱守餘杭。襲守泉。吳珪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鑲乞劉南。御史趙鼎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愛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臣如備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事權要之衆。爾備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上晚年不豫。而太子未定。及上康復。杜衍釋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惠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

而求郡得睦。睦為杭市羊牴為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其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五月。京師諸路大水。秋七月。引對羣臣。自上不豫。二府得奏。事至長。始引對羣臣。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李照言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秋。青龍。以韓琦為樞密使。九月。辛卯。改元嘉祐。時上疾已平矣。冬十月。解范鎮言職。十二月。劉沆能相。以包拯知開封府。胡瑗管勾太學。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薨。諡曰正獻。被命曰。自作遺疏。請無以小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及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上試進士章衡等三百八十人。擢衡為第一。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一人。明州觀察推官。其靈。移趙抃充益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吏恣為不法。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者。抃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焉。相慰。吏亦疎。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部言。以燒煉出入禁中。杜衍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註多依官法。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其利。不可許。嘉祐三年。春正月。開永通河。以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許元為侍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父之為副使。既父為正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一州。其貨財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以父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材。乃特賜元進士出身。除侍御史。漢之倉氏。唐氏為吏者。至長子孫。唐用劉晏領鹽鐵。使歷二十載。仁宗父任許元。實與漢唐同符。而賜兼兩職。所以獎勵。又過前代。蓋中外百官。一職兼一事。前。

月之開或遷或徙猶云可也惟財計之臣非父其官則
不知源流本末若使坐不履席雖有研桑心計亦無所
施其巧嘉祐聖政其可為後世法

三月以吳及為正言○三月范鎮知制誥先是嘉祐初上
得疾鎮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宮中此天下之慮也願陛下
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權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
政事以繫天下之心章累上不報因開門請罪會有星變
其占為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
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
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
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切原其意特恐行
之而陛下中變禍中變之禍不過於此而國本未立萬一
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為禍豈特一死而已哉願
以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觀開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
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曰上之不豫大臣
當建此策矣今聞言既入為之甚難鎮復移書執政曰事
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遠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
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
凡是上面陳者三鎮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
更俟二三年章九十九上待罪百日發為白朝廷不能
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流內銓修起居注知制誥
鎮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高每因事
及之○司馬亮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權大宗無
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
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凡宗室

足以繫天下之望跡三上其一中其二付中書又與
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
○五月增國子監生員○以工部尚書張大圭知秦州時
亮作方驕備開士馬築堡築城西壓秦境上獨戶皆逃
匿山林方平即料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
言者因論方平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倡言於朝曰兵
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也哉賊不至以有備也有
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受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
矣議者乃止○六月文彦博罷○以韓琦為平章事章事
○包拯為御史中丞○陳升之除樞密副使諫官趙抃與
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條
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起之乃補外又論樞密使宋
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二人皆相公去位抃與言者俱罷

○秋七月命范祥制置解州○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嘉祐四年春正月日有食之用牲祭社○二月弛禁
禁○交趾寇邊○三月以包拯為三司使○宋初出知鄆
州○夏四月錄周後以柴氏子為崇義公奉周祀○復
銀臺司封駁制○六月羣臣請加尊號上以災異數出而
崇尚虛文不受○詔諸州開羅者以違制論○秋七月出
宮人○冬十月大袷於太廟○升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
太原府皆為節度○十一月汝南王允諫亮
○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如雷○趙抃以言事
切直出知慶州慶州遠而民好訟人謂抃不樂抃欣然過
家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
今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問令皆
喜爭盡力慶事為少獄以無空改修鹽法疏鑿石民觀

其利處當二費之得歸也常自茂易舟而此并治事之餘
取公財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
而不能歸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
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并治郡有餘力召知
御史雜事○五月京師地震○麗籍致仕○置寬恤民力
司○召蔡襄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號省府
為難治而易以整磨者有不由以遷則由以敗遷者不十
一而敗者十常三四襄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不
勞而無餘事尤喜破發伏吏不能欺至商確財利則較
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足而上給下暨有司
因循蠹弊剗磨剗剔父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於
朋友重行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其
為文章清適粹美尤工於筆法頗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
章斷葉人悉珍藏而止尤稱愛之衡製玉舅廣西王辟立
詔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令書則解
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六月交趾寇邊都巡檢宋士曉
死之○八月蘇洵試校書郎○置陝西估馬司○十二月
以呂公弼知成都府○是歲以內外官冗始令臺諫六品
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者增為兩郊兩制而上一歲而
任一人者增為三歲
嘉祐六年春二月上試進士王俊民等一百八十人
擢俊民第一○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胡宿為
樞密副使上疏言契丹與中國通好幾二十年自古未有
也善持其秋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漸弛牧馬者虛
名於籍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寇上皆從其言在位
六年還備修學堂不敢犯塞○四月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六月初日有食之○故事改政遇惠皆起復上待卿而
用政使起之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
○以王安石知制誥○司馬光遷起居舍人知諫院與諫
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劄罷飲宴安養神氣
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脂毒無益
於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諸路大水○八月策
制科三人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涇州縣主簿蘇轍賢
軾大正能直言極諫諫科著作郎王介先是蘇轍舉直言策
軾等三等而考官以為不可收司馬光言轍於同科四人
中為最軾有愛民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
軾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冬十月皇姪宗實詔起復判宗
正寺時方服濮王喪固辭不就先是韓琦始為樞密使乞
內建書院擇宗室賢者并於內學聽斷之暇持賜臨幸
以觀講讀蓋欲先此以感動上心及為首相固謝曰琦即
且手詔曰切見近歲以來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
已三十餘年而皇嗣未立天下無所繫心不遑重誅繼有
論奏乞於宗室之中擇可教者擢立為嗣陛下慈仁恭儉
德冠古今天祚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為嗣社稷無窮之慶
至擇宗室中權為嗣者優如職秩使之退就官邸誠善議
也臣愚切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乎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
聖心雖至親近之人亦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
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奉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若謂
賢才難畜選擇當慎則臣愚乞求內中選舉取宗室中幼
而謹厚勤於為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
暇之日親幸學舍其道遠進退隨對長短不數月間必盛

知其能否然後聖德取其可傷者權而命之則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終未聞有開可之語或怒形于色或懷憤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為言然於上章疏未嘗降出琦意欲臺諫進言以為助知司馬光在并州日嘗上疏乞立皇嗣事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之琦喜曰藉此可以復中前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又自懷孔光傳於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為子成帝猶能為之以陛下之聖何憚而不為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琦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宜臣下敢議願出自聖斷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中者俊小者純而惠琦即贊曰既屬以此不惠者固不足論上曰如此則惟宗室可琦曰陛下既已知則定矣琦曰議事當有漸明日且除判宗正寺○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司馬光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亮王瑋妻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諫疾論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故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諫恭聖權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氏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遣瑋尚公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懷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李氏恩禮不衰也

西益法○錯路大水○夏五月以司馬光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求世法及將相大臣與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不得舉職朝廷務道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謹而逐去御史中丞輩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為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而法官以為非犯充媛董氏薨上輒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園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疾等之後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太后有之國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孝夫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光言別嫌明微不當與后同祿蓋引如慎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郊太后只贈二而况妃乎○上性寬容務為仁厚末年百官多不舉職諫官務諂等上言切見比年以來國威不立權綱廢弛內外官吏因循苟且習以成風太祖時王全斌等平蜀多取金錢師還其節鎮十年不問趙鼎辭環衛左歸私第使閩門待罪王繼勳殺殺奴婢盡削其爵石普擅入奏事真宗械以赴御史府今臣下驕蹇恩貸用而威福盡陛下其亦能之乎太原之役剽軍儒戰死太祖責其部將不效命斬石進等二十九人雄武軍白晝掠人於都市斬及百人川班訴給賜蓋斬百餘人衛士上急變中人夜開閤闔捕之斬十九人今軍政日弛衛卒日驕陛下其亦能之乎太祖時吏賊者皆奔市內潰庫火其監軍之官坐視賊而死今賊皆獲復用而百司不任職陛下其亦能之乎故臣願陛下

操主威以取臣下執剛斷以決萬事初上每事委任臺諫或諫之曰陛下當收權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上曰如何是權權柄或曰凡事須管從中出則威福歸陛下矣上曰此固是矣然措置天下事正欲自朕出蓋自朕出皆是則何者不難以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今宰相行之有違如此○七月河決北京○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名驍○庚子入司馬光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不賞之福已三百餘日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是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使君者不當從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降責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問哉願令本宮後發勸及遣人諭旨彼必不敢違下酉賜皇子紫衣金帶詔同判太宗正寺從古號國公宗諤勸皇子仍與潤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皇子若稱疾即乘肩輿至己亥從古言皇子指固稱疾使者往返數四是不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皇子初辭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筆至是孟陽入見於卧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卧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為萬世計而立為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歸藩藩得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之相賀乃見上于清居殿○九月朔以皇子為齊州防禦使兼鹿郡公○大寶明堂奉養

宗配○冬十月賜常平糴本錢○十二月辛龍圖天章閣召輔臣皇子宗室等觀三聖御書寶文閣為飛白書命學士王珪題歲月及所賜臣僚名以賜之○嘉祐八年春二月上不豫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上試進上許將等三十九人擢將為第一○三月上崩於福寧殿年五十四在位四十二年廟號仁宗○夏四月朔皇子即皇帝位御東極見百官○上見輔臣奏事必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呼為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已責降醫官宋道安等侍疾及先帝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塞嚴持上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上自不豫喪皆禮官執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尊皇太后為皇太后○立京兆郡君高氏為皇后璵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上同育於禁中既長出宮嫔于嬪御至是正位○太后垂簾聽政上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太后獨御東殿輔臣各以政事復奏於前○五月上初御延和殿疾猶未未平命輔臣禱于天地宗社嶽瀆山川○以富弼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六月廣太廟為八室○停制科○上復以疾不出惟兩府得入對上自感疾即厭服藥餌韓琦嘗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汚裙衣太后亟出御服賜琦琦不敢當○上初以憂憂得疾舉措或失常度其遇臣者猶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多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石昭嘗則衆人自然聚矣。同列爲猶流汗或謂曰：亦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門有傳帝在宮中過失者，衆頗惑之。琦曰：豈有聚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秋七月，上始御殿見羣臣。冬十月，葬之。子永昭陵。上疾甚，云爲多事錯往。往觸忤太后，不能堪。左右譏問者，或陰有廢立之謀。昭陵既復土，羣臣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啓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之。令後奏曰：太后每疑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奏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病可不可否之乎？十二月初，御經筵召呂公著修諸經義，敕侍讀史記。置書文閣以藏宗廟書。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宋英宗

司馬光

上親出

太后還

司馬光

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諫官院。兩土出宮人。上以哀毀致疾，聖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司馬光時爲諫官，上疏言：意慮肅明，肅明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莫知負於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韓琦、老成持重如呂夷簡，皆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諂諂如羅崇勳，皆當疎遠之。司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不留聖心也。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故。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上在諒陰，已小祥，猶未出御史中丞王曙言：真宗咸平元年三月小祥，是歲五月親出禱雨，然則祖宗傳典在諒闇，亦嘗有所臨幸，但不爲燕樂之事。於是輔臣諫官亦以久旱請上出禱雨，上乃始出幸相國寺，禮泉觀，時上疾新愈，人心大悅。五月上既康復，韓琦又欲太后罷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稟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議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公太后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帝決以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僕衛司撤簾，簾既落，猶於殿屏後微見太后衣。司馬光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

懷德

光緒
守忠

張方
張氏
尚書

卷之七

鄧廣

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同勅所屬立拱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份除使相兩府皆遷光言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顛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人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重面交情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鄆州安置天下決之○張方平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省請鄆州陞辭論天下事上加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方平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上累欲召還而左右無助之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書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識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上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趙抃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抃曰按大名府則列郡不服矣往視之昌朝不說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特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稔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閏月以唐介爲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關門之外無由知禁庭之

勳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侍僚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承史之問已得還去如此則子母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施所以使嫌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推本其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言互相譖譟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之士有敢稱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臣願殿下斥人勿置左右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終或置懷失語與之歡欣相持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養何樂如之○卒臣韓琦等遷官極密使富弼遷戶部尚書官馬弼奏辭所遷官曰陛下錄臣事先帝微勞焉若

○六月皇子瑱封穎王○增置宗室學官○諸路大水命

臨司分詣州軍行恤。九月發武舉。重陽節當罷講。已
公。司馬光言。先帝時。與事官開講。近以聖體不安。遂
於盛暑。盛寒之際。罷講。數月。今陛下始初清。而百親近
猶請求治術。願不惜煩。刻之間。日。備講。從之。夏。人寇
邊。冬。十一月。詔。明。奉。仁。祖。配。十一月。韓。勳。奏。云。唐。置
府兵。最為。近。今。之。義。勇。可。比。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
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
亦。嘗。三。丁。選。一。為。弓。手。其。後。刻。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
朝廷。揮。放。所。有。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事。同。一。體。今。若。陝。西
亦。照。義。勇。止。剩。手。背。不。便。刻。而。可。無。驚。駭。詔。從。之。命。徐。愷
等。往。除。商。籍。二。州。不。集。餘。悉。集。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
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量。有。充。歲。以。十。月
上。教。關。一。月。而。罷。知。講。院。司。馬。光。言。今。議。者。但。怪。陝。西。關
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古。者。兵
出。民。閒。耕。桑。之。所。得。皆。以。充。食。其。家。今。既。募。民。之。粟。帛
以。贖。軍。人。簡。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任。一。家。之。事。也。臣
愿。以。為。河。北。河。東。已。刻。之。民。猶。當。罷。散。況。陝。西。未。刻。之。民
乎。上。不。聽。其。後。十。生。義。勇。運。糧。代。邊。率。以。為。常。一。如。光。之
言。矣。復。內。侍。孫。子。令。十一月。雨。土。以。內。臣。為。陝。西
諸。路。鈐。轄。令。體。別。軍。情。治。其。新。必。有。賞。罰。則。其。帥。議。大
事。以。聞。各。許。戚。賈。驛。驛。事。諫。官。已。言。唐。募。兵。不。利。未。有
不。自。監。軍。始。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
承受。官。品。至。卑。已。不。勝。其。苦。今。鈐。轄。重。責。其。權。與。安。撫。使
均。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專。制。關。外。之。權。上。不。從。
治。平。二。年。春。正。月。遣。使。奉。京。鐵。淮。南。兵。司。馬。光。言。陝
西。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

之。資。以。有。淮。臣。願。斷。自。聖。志。罷。招。募。軍。訓練。舊。有。之。兵。自
可。備。禦。二。月。罷。招。募。軍。官。戶。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
東。西。淮。南。飢。饉。多。有。餓。殍。乃。役。之。事。官。宜。權。罷。從。之。諫
官。傳。欽。之。奏。事。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可。言。事。多。何。不。言
欽。之。曰。不。知。方。今。可。言。者。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曰
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
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曰。若。付。之。公。議
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
旨。言。事。臣。不。敢。言。蔡。襄。罷。出。知。杭州。上。自。濮。邸。為。皇。子。一
時。在。廷。之。臣。多。有。章。疏。言。不。當。立。樞。密。使。張。昇。亦。以。為。言
仁。宗。頗。為。獨。宰。相。韓。琦。贊。成。其。事。及。即。位。猶。以。襄。為。疑。數
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事。繁。襄
多。在。假。何。不。用。他。人。韓。琦。為。救。解。上。意。不。回。襄。既。請。能。琦
因。發。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在。慶。邸。即。曰。聞。之。琦。曰。事
出。曖。昧。更。之。審。察。常。公。亮。歐。陽。脩。皆。言。疑。少。難。明。不。可。以
此。陷。害。忠。良。上。曰。造。謠。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呂。公。弼。代
之。上。曰。卿。繼。襄。為。使。襄。訟。訴。不。能。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
不。悅。襄。對。曰。襄。未。嘗。懈。怠。言。者。妄。爾。上。益。以。公。弼。為。長。者
襄。從。南。京。未。行。丁。母。憂。明。年。遂。以。疾。卒。于。家。翰林。學。士。王
珪。等。十。餘。人。列。言。襄。之。賢。其。亡。可。惜。神。宗。初。即。位。未。及。識
之。而。聞。其。名。已。久。為。之。惻。然。特。官。其。幼。子。吳。為。祕。書。正。字
以。王。廣。淵。直。學。士。司。馬。光。言。廣。淵。好。奔。競。善。進。取。在
仁。宗。時。私。以。文。獻。下。為。忌。諱。者。果。如。此。乎。漢。衛。瑤。不。從
太子。飲。景。帝。待。之。過。於。他。亞。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世
宗。薄。之。陛下。於。廣。淵。不。治。其。罪。而。又。賞。之。何。以。厲。臣。節。下
報。樞。密。副。使。王。疇。覺。上。臨。其。喪。大。風。晝。晦。上。試。進

成部

成部

成部

士彭汝礪二百人權汝礪第一。三月行明夫曆。以官
誨爲御史知雜。趙抃陳龍圖直學士知成都。抃以寬
治蜀人安之初。抃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
法者其首既死其從之者宜特默配以懲其後及爲成都
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必盡法抃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
酒至此爾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祭諱爲
轉運使時前上諭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馮京相
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
利爲本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
者侮其國王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
西戎犯邊殺戮將士趙誨爲雄州專以勇悍治邊光亦論
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
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利遣將代之光言國家當更秋
附時好與之計較小節及其傑然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
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高朝廷方賢此二人
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激
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多宜救邊更疆場細故徐以
文撥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夏四月中書奏請
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
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
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率禮官
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光帝爲祖則其父必可
以稱祖若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
今陛下既考仁宗之漢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
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別備禮漢
帝論議爲五篇奏之司馬光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遺

成部

成部

成部

成部

成部

成部

成部

成部

成部

成部

成部

衛太子皇孫光武起市衣亦不追尊此鹿郡尉南頓君
惟哀安桓靈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成
○六月親權御史以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
察御史裏行。秋七月詔減乘輿服御詔曰凡如朝所以
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損○
富弼以足疾求解機務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陽五上書辭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
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
執政權悉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有罪者亦然天下
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出言人○賈
昌朝劾弼曰文元昌朝在侍從爲名臣及執政不爲善人
所與咸以爲結官人宦者數爲言者所攻○八月大水○
上降詔責躬求言學士等詔有大臣思天變之語上使批
出讓弼弼爲次章弼不德命弼其語○司馬光上疏略曰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疊見日有異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
去夏霖雨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
淨首棟於老木老弱流離捐瘞道旁許穎之間積尸成丘
今夏疫癘大作死者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
道路棄屍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饑溺者不可勝紀陛
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司馬光言陛
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請廢故事請上專號獨尊暴兩爲
災深宜益損以答天譴乞拒而不受臣請亦以爲言上嘉
納之羣臣凡五上表不允○置陝西壯城兵○九月歐陽
修等奏定太常因革禮成○上策制科二人以范百禄爲
秘書丞李清臣爲著作佐郎武舉六人○冬十月雨水冰
○已誨言臺諫綱目言范百禄臺以御史知諫院○十一月

藏

答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內職儀禮請外或曰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脩意脩爲上言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鎮以是出知陳州鎮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鎮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而食於還陳人至今因之○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濮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率主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定宗之禮宜易元苗且以爲國即國立廟皇太后已賜愈九仍改封示懷侍諸公皆上言稱親之說乃漢中皇帝故事皇孫即皇帝所生父皇帝爲昭帝後是以兄孫迭嗣相統如兩考之嫌改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此示以考父繼大統建立國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又上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拱辰以爲不可上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耶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言宮號加於王所以爲報也○御史呂晦知斬州范純仁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先是晦累疏乞依王珪等歲早定濮安懿王追崇禮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專使略曰琦請議濮王典禮再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稱皇考本非陛下之意皆琦譖毀之過也求昭陵主未乾王上廟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言者辨論半生大決

政事監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下正之
昭陛下於朝舉之譏韓琦飾非傳實實公其劾繫備佐政
府苟且依違伏請下脩于理及正綱等之罪中書亦以劄
子自陳略曰皇伯之輔考於經史皆與據安儀禮喪服記
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齊衰其謂之降服者以明服可
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聖
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
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
論可論列不已繳納諸勅居家待罪上封還諸勅趣令供
職不赴及太后降手書純仁奏云皇太后自徽徽之後未
嘗預外政宜當優降詔令有所建置且三代未嘗有母
后詔今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方預之主之政自此權臣
欲爲非常之事必假母后之詔今以行其志往往出於迫
脅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
年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琦見純仁奏謂同
列曰苟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
乎是日詔諭曉等赴臺供職曉等又奏乞罪首啓邪議之
臣未敢承命上令中書降劄子趣使供職曉等繳還劄
子并前後所奏上秋申中書堅辭臺職中書建呈上問當
如何琦對曰臣等有罪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無罪則取聖
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三月以蘇軾直史館上在
潘師聞軾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琦曰軾遠大器也在
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澤伏今驟用之人情未必皆以爲
然上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註與制誥爲鄰不若召
爲館職上曰未知能否試若試有不能耶琦不可乃召

而命之曰歐陽脩以告載賦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
愛人以德也。三月夢見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
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掌于
畢如月至五日沒。諫官傅亮俞俞知和州御史趙鼎趙瞻
通判湖州汾州堯俞鼎瞻使契丹還以贊與呂誨言僕王
事家居待罪上數諭留亮俞等終求去故出。夏四月以
郭逵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呂公著罷公著嘗言僕
安懿王不當因魏及請追還呂誨等不從即稱疾請外上
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家居百日上遣內侍即家諭勉
且戒之曰公著勤直徐開曉語勿太迫又令公著兄公
雍勉之公著起就職方數月復上章請外出知蔡州。九
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禁銷金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
封府推官曹卡上言請其獄有以內庭為言者上疑之卡
曰禁銷金自隆慶始上曰然文王刑于箕裘至王元
孫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如卡請。詔自今待制以上
六年舊助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年舊助前行即中止
。夏八寇邊。冬十月詔三歲一貢舉。以發書郭逵宣
撫陝西。十一月上不豫。十二月九皇子頤王頤為皇
太子先是上父服藥韓琦等問起居退頤王憂形於色頤
王曰奈何琦曰願大王勿離左右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
非為此也王感悟未幾上疾增劇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
朝內外憂懼宜早立太子頤王上領之請上親筆旨諭上乃
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頤王曰必也頤王也頤王躬更書之
上又批曰頤王頤即召學士草制學士張方平至頤則
命上憑几不言賜方平坐出書一幅八字來曰降詔立皇
太子方平抗聲曰必頤王也頤王而賢請書其上上力疾

書以付方平既草制畢元朔五皇太子禮儀使。大赦。
是歲契丹國號大遼。
治平四年春正月朔大風霾。詔民間私造寺觀賜
名壽聖。上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八在位五年諡曰憲文
肅武宣孝明顯英宗上居晉邸以孝聞開門讀書終日未
嘗憂遊慢戲服御儉素如儒者遇人詢問推恩傷之教授
雖朝夕見必以朝服曰教授吾師也何敢弗為禮受詔為
皇太子辭至十餘奏及成舍人曰善守吾舍有過嗣
子為矣初執政奏事必問朝廷故事如何於古當何如命
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為言上曰朕雖宮中命
小臣亦未嘗名郊祀習儀尚書例賜酒食有即官醉飽嘔
吐為御史所劾上特令放罪曰失儀薄罰也使士大夫以
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為神宗
后為皇太后。神宗初為皇太后。二月上始親
政。立夫人向氏為皇后。皇太后崩。神宗始親政。三
月詔思永自中丞出知黃州將之奇自御史出監道州酒
稅朝論以漢王追崇事疾厥陽脩欲擊之會脩妻之從弟
薛良孺被劾脩言不可以臣故原良孺怨脩因誣脩以
離間事連脩長子婦吳氏劉瑾脩之仇家於是脩思
永聞之以語之奇之奇勸脩上疑不然之奇引思永為證
脩上章乞詔公正之臣為臣辨理上取之奇思永所奏并
脩章付中書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思永
辭以出以出於風聞上曰豈有致人大惡而可以風聞為
託故思永之奇並黜手詔論脩事理既明勿恤前言。上
舉進士三百五十人許安世為第一。歐陽脩出知亳州
思永求等罷御史奏其申言猶未已脩三上表乞罷

職故自是命初英宗以漢末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典二
三大臣正國論前此執政多偏門不月非將必一二數
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於是然脩者多矣示首綱脩
性直不避怨脩亦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
當既出守連六表之致仕不從。以吳奎參知政事上初
欲用奎奎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
遂越次用之奎入謝因言仁宗本意止在先帝更無他擇
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崇濮王事雖奉私意上曰此爲
慰傷脩所請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無心亡日奎進言
陛下在推誠以應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
物莫不以至誠應於上自然感召和氣又曰帝王之職惟
在判別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
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閏月更試館職奎舊試詩賦
初令試論策從吳中請也。求其言。以王安石知江
陵府初安石既除我詔起韓引疾乞分司上詔輔臣曰安
石歷先帝一朝不起或云不恭今召之又不果病耶實
公其曰安石真輔相猶必不廢周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
領幕牧備見其迂闊謹前萬一用之必亂紀綱上未省奎
重言遂有是命或曰公是謂安石乃所以傾韓琦也。
同知陳院勝甫言中書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貽西人
戰中書實功而院院約東郭遠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
中書已下褒詔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初大臣凡有戰
守令依慶曆故事奏議。以呂公著司馬光爲翰林故事
光以不能四大爲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
事不可強之乃密召方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
武治國之要三曰信曰愛曰信實曰必罰且曰臣嘗以此六

事獻仁宗其後以獻與示今又以獻陛下誠以臣平生爲
學所得至精至要者盡在是矣。夏四月王陶罷先是召
渭州郭進還領樞密陶奏用進非先帝意外則韓琦薦引
內則馬居簡納賂上曰事于先朝義實難欺陶言既不行
即以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劾琦等略曰忽于官瞻視之
庭竟加房闥艱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奇與當公以特
罪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與陶兩易其職光
入對曰王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陶職則中丞不可
復爲請俟丞相押班受命上許之參政吳奎猶繫繫請出
陶於外上不許奎又奏邇來寒賄不節暴風驟作時陶德
亢頗勝激生過不在它止一王陶而已今陶挾時舊習排
抑端良韓琦實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非是始於
二臣今若除翰林學士乃是美遷且使天下待陛下爲可
如王王陶不熱陛下無以責大臣展布臣輒建制首治正
典刑於是則家乞罷上封奎奏示陶復劾奎兩率初韓英
子六罪吳中奏乞留陶供職劾奎有無君之心上手札趣
知制誥邵元進入陶學士誥元遂言御史職在糾彈陰陽
不和外任執政奎所言頗固至是上批付中書王陶與
過殿大臣陶知陳州中開銅四十斤奎位執政而劾中丞
除知青州司馬光奏奎名重於陶望留奎在政府奎既復
位邵元更以爲言上曰此無他欲起堅臥者爾。以司馬
光爲御史中丞先是光乞留奎奎上不憚告在閣門上復
收入三日始付中書。六月以趙抃知諫院抃獻疏言任
道德東輔別邪正夫侈心信競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
虞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傳亮俞允純仁呂大防
趙鼎趙鼎爲然皆骨鯁敢言父讎不復又論五賢謂呂

宗室官職凡元士水之屬多見納用。韓維言亦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衛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死使女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相母及老母所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產於官戶以歸不役之家而役所增於本等戶中丞司馬光亦言自罷罷正置鄉戶衙前而民之愈困重至於破家願詢謀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詔逐路條具差役利害。秋七月詔明堂奉奠宗廟。宇文之邵致仕先是之邵為曲水縣令歲饑轉運司以輕簿糾之邵便縣配賣之邵不可弗轉運使意罷官而歸維又上言言事不報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故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八月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曹光亮曰天象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上曰誰為陰公亮曰臣首君之陰予者父之陰小之者君子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為小人當盛矣上不澤。祥英宗子永厚陵。九月附葬宗祧僖祖。錄周後。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上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誠高出於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不之信也。韓琦奏願求罷相上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泣乃以琦守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以張方平參知政事司馬光言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義和食懷張所共知故仁宗不用上曰有何實舉光曰請言臣所自見者上作色曰每除拜發言輒紛紜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好事也知人帝亮難之況陛下乎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臺諫不言陛下何從知之。司馬光仍翰林學士兼侍讀光言臣昨論方平不蒙施行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

手詔諭光與禁林復更選吏職可便安詔。漳泉等州地震。冬十月開經筵。御製通鑑序。神諤復綏州龍名山降初復諫。秋追還橫山種落於興州有龍名山者因眾不樂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城不俟報即開道通書且言東寨可復河南地鄉延經畧使陸誼難之獨轉運使薛向主諤司馬光上疏極諫以為橫山之眾若能勝諤作是城一諤祇生一諤祇若其不勝必引眾突塞不知河以待之文彥博亦謂諤祇賴臣奏責今或襲取其地無名上不聽遣諤及向迎之。取綏州凡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始於此。諤祇將以兵報復西邊皆警上以韓琦判永興兼陝府五路經畧安撫使琦奏曰薛向招誘橫山已而和諤祇取綏州環慶李肅之領眾七千破蕩族帳涇原蔡挺又欲令環慶直趨興靈意安作取涼州秋臣引道非難但須果朝廷成算琦尋至長安有詔相度綏州可奔可守以聞琦奏綏州不可奔且言西賊誘誘公還知軍巡檢不接詔阻督登極正旦人使更不過界是不復故藉和。況綏州見已修就城池若令降人龍名山等據之自然并力扞禦諤祇萬一失之亦不係國家邊鄙利害諤祇祇戰數戰國中飢困將求和而諤祇死子秉常立乃詔存綏州如琦議

史臣曰祖示務廢德不務廣地初開井門匪疫匪棘此棄幽都西指朔方四夷左衽罔不成賴由建隆初迄治平末撫一百四年凡地理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開拓未及改元神諤先取綏州韓琦繼取銀州王韶取熙

河章仲取懿合調景溫取微懿本取兩平鄧遠取廣
源最遠遂取蘭州以括取懿等四寨雖嘗以河東
邊界七百里地乞還人而王安石之議蓋曰將欲取之
寧姑與之還元祐更張舉廢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
畫又非能定聖澤能分畫督諸路各秉勢攻討進築
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
三城九寨一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龜川寧塞龍支等城
懿節赫然見矣建中靖國崇寧還吐蕃故壤稍紆民力崇
寧更前議專以紹述為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
寧塞鄆三州二十餘寨附節夫鍾傳邢恕胡示回曾孝
序之徒又相與鑿空為虛誕為元符封城之表迄于
重和既立靖夏制戎制羗三城雖夏人寧塞而吾民力
亦弊西事粗定比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梓其無寧矣

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鮮有寧歲凡所建州
軍閭城寨堡紛然殆不可勝紀最後建燕山寨中兩路
甫及三歲而禍變遽作中原版蕩政體淪喪矣

資治通鑑卷之十

宋神宗

宋神宗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復武臣同提
刑。以唐介參知政事。增太學生員初二百員至夏又
增置一百員。三月潭州雨毛。夏四月王安石入對上
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何如
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和不逮所行不盡合先
王但垂聽于孫又皆昏愚所以遇見稱述堯舜所為至
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求世學者不能通
知常以爲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爲制也
二日言魏徵欲以仁傑後。河決恩州。秋七月
城寨更初秦州生石爲諒祚劫而西此有空地百里多
莫知夜馬估用請城而耕之。司馬光權知資政院見官
上尊號光帝合詔上疏言光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
稱頌光帝有疑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
而我獨無深以爲恥於是羣臣復上尊號光帝時單
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光帝復爲
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脫
手詔答曰非卿朕不聞此言春爲各詔使中外曉然知朕
至誠非欺衆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以陳升之知
樞密院光帝以字行。出將依監主簿助教告勸募人入
粟。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赦飢河決關度縣以濟惠
從之。京師河朔地大震。雨水。八月孫覺罷。復行
崇天晉。九月詔鑿祖子孫屬近而行事者一人裂地土
之河南北分置監牧使。執政以河朔安撫國用不足

賜以貳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自自文臣兩省此臣示
室刺史以上皆減半計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光言
災節用自貴近始可勝兩府辭賜安石言常系辭賜
時議以為求自給不能思爵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
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辭祿由賈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
足其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
也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是理天地
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
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
加賦此乃系洪羊欺武帝之言以見武帝不明耳至末年
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恤禍昭帝不變法則漢祚
亡帝識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近貴始司馬光
是也然所貴無幾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惟明王珪
曰熙寧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時弼以足疾未
能入見間有於上前言安石皆天數非人事所致弼聞之
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云亂亡無
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之以無所畏使弼獨謀
諍之臣無所畏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
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未幾入見又言臣聞中
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
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
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劾又言今所進用多是刻薄小才
小才雖自可奮然事變風俗恐瀆進用醇厚篤實之人
宣王遇早則躬行欲銷去之成湯濟雨必剪其爪以
六事因責古人於天朕不敢不從得也如此漢時有日

食此也公變人國良之上以訪明遠祖示相
水旱蝗蟲之災皆避正朔減膳徹樂或出宮入理免
此皆得帝王用心且其享國長久受天之佑若災異
之來一付之天數則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
棄而不修矣此輩建議之臣其言及此其亡國喪家之
兆非富鄭公辭而闕之天下其亦殆矣
王安石參知政事上召對曰富鄭公其與卿協力弼聞
卿前任事亦大言然卿勿為嫌疑朕初亦欲從容除拜覽
近日人情公卿極有欲造事傾搖者故急欲卿就職朕嘗
以呂陶為直近亦欲卿趙抃唐介皆以言擢塞卿進用
朕聞卿公亮亦云誠有此卿且與朕力變此風且不知卿
死後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務也上以
為然初上問富鄭公安石可相否富曰安石文行甚高
然其進也宰相自有度安石為人必容忍不可謂公
亮焉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
必多變更以擾天下
治平中邪雅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
客問其故雅曰杜鵑洛陽舊無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
曰何也雅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
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雅曰天下
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
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初安石言置周置聚府之官以權制舉并均濟與之變通
天下之財後世雖無漢主劉晏類人此意學者不能推明
此生法意而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

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
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舜聖臣
其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
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敗
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尋以呂惠卿蘇轍為
條例司檢計又安石多與惠卿謀入號安石為君子惠
卿為小人安石欲以青苗法繼之以錢貸民出納之際更
緣為姦錢入民手難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
能忍其煩也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三月冊乘常為夏
國主夏四月河決地震旱蝗穀減膳○羣臣請上
書說又作樂上以父早不許羣臣因請作樂富弼言故事
有災變皆廢樂恐以同天節為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
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併罷上壽從之即日而
雨○唐介免上貶其後論中肅○五月定縣令考績法分
上中下三等○弼又上疏願益畏天威憂後近忠良上
親書答曰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
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我更願不
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後也弼既上疏謝
復申戒更願不替今日之志不以異同為喜怒不以喜怒為
用弼初見上上問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法行
惠顧二十年口不言用兵以九事為戒未幾以疾辭位拜
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御史中丞
呂誨言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係時休否
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因疏其十
事安石求去既留而諫出知鄧州○趙抃自成都召還上
命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

臣○八月詔以呂誨為諫官其言且切欲用之
復及誨上謂抃曰聞卿又為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
簡易亦稱吳郡抃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死
節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又謹不使
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非遠除簽書樞密院事公
議不允力言之即罷權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
舊○議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上嘗曰
朕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
○呂誨論內臣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策章五上上
詔用官監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祗候光言國初早
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舊人為祗候心耳目謂之隨
龍非平日之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便爾授
為之○呂誨著書類授太子中允兼御史裏行上章論
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
私心依仁義之偏為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平人情均
平禮義若履大道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
之中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
霸則霸矣○八月詔以劉瑋為御史中丞言王安石專恣
言誨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上不聽乃貶瑋知州
○益州稅額滿州縣稅迭出知江州○范純仁罷同知諫院
出知河中府初純仁自陝西還召還上問曰卿在陝西
又主清曉必精意邊事對曰城郭完全甲兵粗備儲糧積
備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賴又曰臣願陛下無深
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怨致殘害生靈

靖州用厚賞... 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之
外之變上奏之純仁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事多忤
安石最後言辭向不可為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劉純仁
仁又言琦不當罷請速解安石機務留章不下純仁力求
去不許未幾罷職院為起居舍人純仁固辭安石遣所親
諭純仁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休我也言不
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省曰忽聞今日詔命
以劉琦等言事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
落御史充監官者夫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
美是以仁宗開廣言路先帝容納直言此皆主上所親見
今主上遇事雖明思紹先烈而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
教化失其前後刑賞棄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
喧騰凡居言責敢不論奏而柄臣遂廢其罪欲其遇事退
縮於政府便安而主上將何所賴王參政專任已能不
曉時事性又率易輕信意欲求功忘其舊學尚法令
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都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
俗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為賢能驕倨向為賢才指
呂誨為無用而曾相公年高不復廉節已虧且欲寬容依
隨苟且趨奉故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
聞退有後言伏聞平心虛懷深為國計安石見之怒其以
白上上曰宜與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蘇轍以書抵陳
州之王安石論遣使按求農田水利法轍之失又曰發運
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法高貴之
事曲折難行其實必先期而與錢其費也後期而取直多
方相濟委曲相通音稱之恩由此而得全官實是物必死
殺官置吏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所有非良不信非賄

本行是以官買之價必貴及其賣中鮮復如前商賈之利
何緣可得使使誘誘商賈不行此均輸之說轍所未
諭也常平條勅雖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
舊制不過以時變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
成法難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官衙以督勸大
法變紛紛何至此況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歟
之則糾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青苗之說轍所未諭也
且之補外仕途授河南府推官○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
十里許家港東次泥濘八名恩德滄水靜五州軍境○九
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執政出一卷書付條
圖局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以檢詳文字蘇轍力言
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廣廉者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行吹
西清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安石遂請
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尋乃置河北陝西提舉常平
廣惠倉官命廣惠等為之條例司又請以諸路常平廣惠
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結今隨稅納解與其
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聽從使仍道官提舉
從之時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米略計千五百萬以上晉石
乃據推行其法於諸路○冬十月廣惠累表以疾求去上
勉從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初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
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
言於上曰此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所進用者多小人
諸與地動大變宜且安靜上問弼曰卿去誰可代弼稱
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以陳升之同
平章事上問司馬光曰近相陳升之外議如何光曰聞人
言安石人輕易全一相皆聞人二參政皆楚人風俗可以

更持清道王曰非之有... 與軍政今仕之為相政欲輔政治之關大必能勝...
曰非之才智熟如聖旨但恐不能脫去即而不可在...
高論相以王陵少驍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黃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上曰非之固其...
朕已戒之光曰高卿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
至矣彼既欲去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
安何如光曰人言安石為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
就初耳論及呂惠卿光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上曰應對明...
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
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某官許請對從張戢程頤之請...
也如有請對許直申閣門上殿○十一月置諸路提舉...
常平官○提舉謂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入方類以為不...
便今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為險要或為監司何物介甫...
曰方新法之行舊時人不肯而前因用一切有才力倏法...
行已成即遂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知者行之仁者守...
之類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
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
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貴余陵者雖悔之何及也○京師郡...
國地震元發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
州上諭曰秦州非朕意也○而留不遣也日奏事殿中...
上曰朕欲擢卿執政卿謝曰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
元發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當憂官職者唐介問...
孫覺言公短上不信然以其言示之所以慰勞之者甚厚...
元發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漏...
沙出水壞城此蓋舍命元發為安撫使官吏皆惶寢居民

忍惜義家而步舍元發獨臥屋下曰民困吾以生產罹民...
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解安其室乃命葬死者會赦者除...
曰稅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
將除公并州上復留○河東行交子法置務於瀛州○...
其後續元龍何嘗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
孝惠高宗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高守舊何之法...
不變可乎光曰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舊法文武...
法雖至今亦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
言取高帝法給夏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邊...
始棄由此言之祖示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惠卿進諫...
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
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
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
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謂朝廷且議臣為條例司官耳上...
問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者舊法若...
四五月朔獨民議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
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
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治天下譬如居室事...
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顧陛下問之...
三司使掌天下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優其...
公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
苟用例則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
則詠之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光曰臣上...
疏指陳得失如制置司條例司皆在中未嘗會建聖聽否...
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矣言不用而不去...
則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而已何至是議事賜坐戶

外議出上命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奉
朝上大夫猶謂之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
朝廷散青苗錢舉事不便曰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
為之則害民今惠卿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青苗出息
富民為之尚能以蘇軾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今之
威乎惠卿曰青苗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
臣聞作法於民其弊猶食祿法於貪黷若何昔太宗平
賊之後和羅漢以給六卒時人稀物賤米斛上餘錢草束
不增歲稅和羅漢見而和羅不免遂為河東患臣恐
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羅也上復謂光曰卿勿以口惠
心違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
○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
熙寧二年春正月錄周唐後。青苗錢禁抑配委提
刑察奏敢阻遏當請者亦如之。知通進銀臺司范鎮言
常平倉始於漢之隆時賤則賣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
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為近古青苗錢者唐末亂世之所為
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斂未畢已趣其償是盜跖之法也
未幾又奏罷青苗錢歸農田水利並役於州縣而召還
使者乃降是詔。右正言李常侍奏言王廣廉在河北第
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二貫五
百第五等一貫又富者不願取者乃欲得之即令資富
相兼十人為保民間喧然以為不便。二月判益州轉運
言准轉運司及提舉司牒給散青苗錢須十五以上為保
三等以上為中頭等第散錢更有餘錢坊郭戶願請者五

家一保坊郭戶願請者五
○借錢買百二等而上更計增數八折乃有保者保者
中又借又鄉村保保須有物力人為印頭雖云不得抑配
其實官吏防保內下戶求納其時黃甲願代輸復峻責
諸縣若人不願請結罪保明申報籍籍官曉諭苟有願請
者則千繁人別作行遣或具中奏官吏畏懼未免抑配上
袖珣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股肱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
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若強與之王安石勃然變
色曰既取情願則別無所用自不復俵既有保甲則難於
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但總責一二入則此弊自絕然
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
所陪止三貫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凶荒比之前代利率
百姓出米為義倉未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害
曰須要盡人言料文產博富強亦以為不可但願辦韓琦
來說真忠臣也。安石曰事之情偽是非若不能察惟務
多納人言恐非但常事不可為矣遂稱疾求分司翰林
學士司馬光批荅略曰今士論非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選
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益朕之所望將欲護誰
安石怒說章自辨上封還其章論以失於披閱安石既入
見固請罷上遂慰之。司馬光解張衡副使奏云陛下於
以用臣蓋察其枉直然有補於國者位不能力救生
民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自此臣所以累遭詔命不
能抵受也方今建置之臣徒見目前之小利不思久遠之
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變更
先王之法愚則利之不足不能闕陛下恭儉節用乃更

遺聚斂之臣謀利齊民設官則以元增元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若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不肯自以為非也竟前法行見此仰配臣恐十年之後貧者既盡富者益貧不卒國亦自蹙蹙之憂矣帝軍資之費何從取之兼放散青苗錢止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冰旱之交朝廷豈容坐視流亡轉死而督責如故其勢只得蠲除是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不可復收矣官錢既放散百姓又困窮此可以為善乎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本前此天下常平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頃今無故散盡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而時得及此數乎至於欲計畝率錢雇人充役決冰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與決洩三十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故大小皇皇不能自安陛下誠能昭然覺悟採用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則臣雖盡納官餉但為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若言不見用雖實諸二府天下從指為貪祭之人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報令光入見且曰上誠罷制置條例司追還諸路常平不行者由助役等法雖不用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之曰樞密其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公事為辭光言臣未受命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既入見又累奏辭位上諭執政罷青苗費八萬餘緡之欲奉詔數日不決安石入謝上曰青苗法靜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小錢物耳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持之益堅入言不能入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三往反開諭甚至撫幸安石之職而解也且謂以言令色解矣仁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語可憎後必深得其力謝諫之人於今

則書曰覆工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惠卿果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雖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光先知。時有知越州山陰縣陳舜俞自劾言官不敵青苗錢降監南唐軍稅五等而空縣縣為文哭之極其慘痛才能兼百人之器一片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許州長葛知縣樂某白提舉常平官助役之費不從。劉蒙和唐州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後感思惠卿與屬官賈公亮唐介同心輔政以公議為安石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起目曰公輩並不讀書爾折之曰君失言矣如舉廢變易之時有何事可議後與安石議論多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便臺諫待從多以言者求去并上疏言朝廷事有輕重體為小大財利之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世用捨為大今不罷則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得小而失大非完朝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即求去不許是為變事前請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於素熟冤厚之無賴子弟皆駢聚為惡其意擇重犯者率點配它州惡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用其朴厚臨以清淨善人便之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雖自淄川水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

東海設一海婦姑三年燕臣無罪而六月飛霜災

御史
程頤
言

程頤
言

有凶言致象之多有傷天地之和耳蓋天一人理人
事得於此則天道應於彼自古守令有善政及民而能
反災為祥者多矣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
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愛其子渡河此皆德政
之所致也趙清獻公知青州為政清靜獨不入其境
其與反風滅火渡河者何異此無他民樂其政故
能以和氣感天地之祥而災沴不生多緣於虐政也以
此觀之夫人果有二致哉

御史裏行程頤以言不行乞罷職除京西提刑辭不受先
是程頤嘗與孫莘老於上前言青苗事不便又嘗與介甫
言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故
不順人心事而即介甫言道此則成賢誠意時張未復於

卷之七

七

中書大時介甫怒遂以力爭於上前去為之一聽用從
此黨分參差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顯遂待罪既而
除字提刑顯復求對見上上曰有某文字顯曰今又足
天顯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
顯曰陛下不且輕用兵朝廷憂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九
月宣中書提正司 韓絳宣撫使。曾公亮罷公亮初
為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上方向安石公亮陰助之而
外若不與同者蘇軾嘗責公亮不正故公亮曰上與安石
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附已於是體
公亮罷相
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恩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
欲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抑班之責知幾而去彼
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逃其罪耶

程頤
言

程頤
言

程頤
言

交與政事程頤之強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
詔遠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北界上手
問公弼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蘇軾罷先是詔湖北運司體量蘇軾居喪服除復賈販
又安石差占兵卒事安石令謝景溫劾軾遂通判杭州
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弊法也
若陛下躬行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為
諫官李常之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還其詔詔
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敗
就職詔許解免鎮再封還之上知其不可奪以詔直付光
不由門下會有詔舉諫官鎮舉蘇軾軾應詔而御史知雜
景溫彈奏蘇軾鎮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論新
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上疏爭之不報即上言
臣言不行無願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
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責大臣拒諫之計陛
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計安石、怒自京制極口
詆之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鎮上表謝
其略曰維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願陛下集羣
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
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鎮既退君
事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致酒盡歡或勸之稱疾北門
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知天何○上試進士葉祖洽等
二百八十九人擢祖洽為第一廷試之策自此始○司馬
光罷初上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祖宗之法不足守耶學士院進試館職其間意少指
三事此是問理蓋蒙問光所為也光奏請外至是出知永
興軍朝辭進退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分義
勇四苗欲更八邊諸軍驍勇裏惡少為奇其調民為
乾糧餼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三輔驍
然光一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求興一路
城池樓櫓皆不急宣撫司令臣等不敢從若軍興臣生之
於是路獨得免移知許州不赴自是絕口不言事○冬
十月兩水水○陳升之以母喪去位○十二月立保甲法
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人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
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以韓絳王
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安石當國斥其不附己者一時排斥新法諸賢不使之
於外仕則敗之於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惡相濟矣
上策賢良對策者議新法制策中禁切言者其終篇云
母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為
其惟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其悉
以文陳朕亦不憚於有為焉時賢良方正台州司戶參軍
文孔仲對策入第三等論新法之弊安石不悅言之上
以詔所當意尚流毀薄時政不足收錄令流內銓告示還
識任者非之
熙寧四年二月壬戌入石議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
科以論策取進士○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滕元發除
翰林學士夏國主東常按魯元發言議選死時李氏幾不
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事乃以主地陳之至今為患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何及請罪一頃將假以重權使經營而分裂之可不勞而
定百有之計矣上奇其策然不果用已而除瀛州安撫使
元發入見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
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
得而黨黨人為無益矣上為之改容以皇考諱辭高陽關
乃除元發治盜利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
二月夏八寇邊○韓絳罷以撫寧堡失守也○夏四月
以常秩為右正言○振河北饑○六月富弼徙判汝州○
歐陽修以老病乞致仕為京固請留之上不許王安石曰
修附豐稔時為社稷臣尤懇紀綱立風俗變上曰修為言
事官獨能言事安石以其後日所為者其前日用心則恐
與近日言事官用心未異又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
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
然揚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詔錄年六十
三呂晦年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
被劾引疾可為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
故耶○秋七月揚繪劾韓絳○八月以王安石子雋為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雋欲建用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
可與事惟經筵可與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雋所作策
三十篇為三道德經經緯于市遂傳達于上而韓絳曾布
等又力薦之遂有是命安石喜雋得親近能附己固不復
辭○高麗來貢○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夏人請和○以
王文國為崇文院校書安國書力諫安石以天下不樂斷
法且歸終於兄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殿上曰吾
家門祿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布曰足下人之子

變法何與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君兄也丞相若由
汝殺身破家發掘丘壟累及先人豈得不與我事耶○建
太學立三舍法初入學爲外舍不限貧富外舍升內舍二百
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冬十月詔差役
弊民其罷之更出直募人充役令人戶等第輸免役錢○
十一月依中太乙宮○夏人請和

呂中曰太祖之待李彝興不過世襲之邊將耳李彝興
不在焉防重不屬姓李出有夏國綏寧五州之地繼

擇繼遷皆其後李繼捧來朝朝廷不能行太祖收方鎮
之法遽欲使之內屬而收其故地所以啓繼遷之叛其
失一也然繼遷之叛其始不過邊庭之叛將耳自其賜
以國姓名以保吉保忠名不正言不順愈以啓其驕心
其失二也然要叛服未至與中國並立而爲夷狄也
自朝廷力不能制乃使保吉保忠入夏蓋故地自備吉既
降朝廷復賜以五州無故而與之重地所以啓其父寇
之心其失三也云吳納節事向別西夏之爲患大矣



宋神宗二

熙寧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巡察該議時政者收
罪之○二月振兩浙○漕二股河○三月立文武換官
法○行市易法○以內侍李憲爲河北汝邊安撫○成都
以成卒爲邊防選擇大臣爲蜀人所信愛者莫如趙抃
即日除資政大學士知成都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往
者卿能爲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言顧有例哉上
大喜抃已以便其從事即日辭去至蜀憲爲經略而趙勞
則服如它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論之
曰老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
宜清謹畏職以率衆北戎選得餘資爲家計可也人
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違爲非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
百餘人私造符牒變民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并下法
吏以意決之數孝忠以私度牒餘皆不死○夏五月遣通
遠軍乃唐古渭州也○行保馬法詔開封府諸縣保甲
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者選給之○六月王安石求
東南一郡上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創銳初
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樞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
也斷不許卿出外未幾又求去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
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晦比卿少正卯重犯
朕不爲戚但乞均勞逸而已上曰周公爲成王所疑故逃
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繼朕於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
矣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安石復具奏問門有旨不許
接安石文字又令內侍傳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

臣不敢固違然臣實病若更賜勅申年不可強求免再
聖聽上曰朕不明每事賴卿扶持安石曰陛下以郭達
讓故許其辭秦州既而達請王韶陛下又從之達知陛下
可欺故敢放縱為王韶之憾今枉純奏王韶討秦東事本
不相關又輒如此誣罔陛下誠能照察而斷以義則無人
敢如此上曰只為事難得分明者安石曰事何嘗不分明
但是陛下不窮究到底前後小人為欺言是無形迹但
以陛下含糊不肯窮究到底豈有不分明之理復武寧
議開梅山嶺人納土。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名鎮洮。
歐陽修卒修年十五六時得韓愈集本學之獨能棄時俗
故步修文行于世文體為之一變。以陳升之為樞密使
同平章事。敗唐炯自小官上言乞斬非書由法者數
人王安石薦之以本官同知樞密院事。日樞密院安石
擅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王珪曲事安石元絳辭向安
石願旨氣使無異家奴其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非陛下
耳目陛下不聽臣言不得父居此座再拜而出詔貶潮州
別駕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乃有是命。頒方田均稅法
。京西分南北路。九月少華山崩。冬十一月置熙河
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等使。御史張商英劾奏蔡元
庇吏人任遠等十一事又廖仲賢皆不入院送印於中書
乞令有司推治詔書南英監荆南稅。十二月兩上
奏熙寧六年二月王韶克河州。上親試進士余忠肅
四百人擢忠為第一。詔諸路各置教授。三月置經筵
訓詩書周禮義命王安石提舉以呂惠卿王雱同修撰。
夏人寇秦州劉惟吉敗之。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置傳學教讀員公試習律令生自義三道習斷案生自
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
三事。五月瀘夷寇邊。置勇敢效用河東鄆廷秦鳳環
慶熙河路各以三百人涇原路以五百為額。六月置軍
器監。周惇頤卒初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今
名初用舅氏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為南安軍
司理洛人程珣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
學知道也使二子頤頤往受學焉惇初除廣南轉運判
官提點刑獄以洗冤錄物為己任施設未竟而病作遂
求南康軍以歸不異卒年五十七惇學力行聞道蚤遇事
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以名即自砥礪
其約條律書以周宗族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及分
司而歸妻子嗷嗷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惇懷
酒雅有高趣尤樂山水通意輒或倚杖終日山之
麓有溪焉發源於遠花峯下冷於淪江轉側家世道州營
道濂溪人也因為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上有太極圖
易說數十篇傳於世。秋七月河北分東西路。九月試
武舉二十四人授經選任。王韶克洮岷疊宕四州幅員
二千餘里。冬十月以熙河功解王帶賜安石至詔加資
政殿大學士。振西浙江淮機。章惇平賊治州蠻。行
折二錢除在京及府外諸路並通行。滕元發知定州許
入觀乃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爾今為郡守
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要郊
外有報契冊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驚謂知治兵元發
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輸進者曰吾在此處
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委諸將以是惇服惇忠厚

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元發所在且曰勝公可謂開口見
心矣忠厚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得
體邊人安焉元發因休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久而心在
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
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
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驚其
言

熙寧七年春正月能平廣夷得地二百四十里未
能盡州縣之未平叛詔本體量安撫以秦地來歸得
此五百里為四塞九堡奏至上大喜及奉命知制誥
二月進直學士有結寇章數擾河州屬番襲殺來木軍士
害侵臣張等又以書詆思立思立不能忍帥蕃漢兵六
千攻之于路白城鬼章衆二萬餘思立與先鋒將王寧永
受李元凱戰沒賊遂圍河州又圍岷州道路不通者數月
或請退保總管高遵裕曰敢議此者斬登西門募將出
擊之賊遂退走以遵裕為岷州團練使兼守城功也。三
月旱。減兩浙預買細絹先是遣沈括察訪兩浙括言上
供帛元額九十八萬民間陪備甚多請罷之以寬民力上
從之。遣使奉國書言公邊六堡優入彼國對應朔三州
乞行毀撤別立界至事使歸上而諭候差官與北朝職官
檢視定奪。上以天下早蝗詔求直言司馬光時已退去
洛中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
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九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
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充居十五年
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天父不雨河東河
北陝西飢民皆陷入京城外飢民尤多福清鄭俠

時賊安撫門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
捷之勢臣聞東上則無一人以天下事為父兄妻子不相
保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國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
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服亦可流涕況於
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
臣以正欺君之罪上出使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
侯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固乞避位上不許於是遂詔韓維
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
青苗免役亦行罷權俟又自劾擅發馬逆詔開封劾擅發
之罪。詔役錢每千納頭子錢五文。夏四月詔罷罷方
田及編排保甲是日雨。兩電。王安石罷安石執政六
年先是上侍太后同岐王穎至太皇太后宮太皇謂上曰
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盡罷之上曰此以利民非苦
之也太皇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之者甚衆上欲保金不
若暫出之歲餘復召之可也上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
事穎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上怒曰是
我壞天下耶汝自為之穎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安
石益自任一日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為上言新法
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變亂天下上流涕為上言新法
之會又早百姓流離上益疑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求
去乃罷相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以韓絳同平
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時號絳為傅沙門惠卿為護法
善神。五月大雨雹。罷制科。以呂升卿沈季良為
政殿說書。六月治臺獄貶鄭俠。秋七月呂惠卿言免
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八月曾布罷。
置提舉保甲官。九月以章惇為三司使。三司火。十

王君

商方

卷之四

附錄

卷之七

人之謂也。以爲理。則其理之實如何耳。所
以致。之。疑者。七事。招。高。一。也。建。此。河。二。也。西。山。植。榆。
柳。三。也。創。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創。都。作。院。降。弓。刀。
新。樣。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切。計。始。爲。陛。下。謀。者。
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常。先。富。疆。則。可。以。
順。答。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
更。改。而。常。大。於。舊。而。大。以。明。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
離。然。則。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謂。有。遣。使。報。聘。優。致。禮。
譬。且。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宜。有。他。意。如。將。官。之。
類。因。而。罷。之。以。釋。虜。疑。陛。下。益。養。民。力。選。賢。任。能。使。天。下。
皆。服。塞。丁。有。餘。蓄。帑。中。有。義。財。俟。虜。果。有。亂。之。形。然。後。
可。抑。賊。武。而。復。舊。疆。○夏。四。月。罷。河。南。北。監。牧。○湖。南。水。
○行。奉。元。曆。○錄。趙。晉。後。○五。月。雨。土。及。黃。毛。○陳。休。之。

宋高宗

罷知揚州。六月。鎮王安石。經義士。學。官。加。安。石。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即。呂。惠。卿。王。雱。呂。升。卿。選。秩。有。差。安。石。又。爲。字。

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註。悉。廢。矣。

韓琦。薨。時。判。相。州。未。幾。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樓。馬。皆。驚。上。

聞。計。輟。朝。發。哀。後。升。諡。忠。獻。琦。天。資。忠。厚。能。決。大。事。解。衆。

雍。容。人。不。見。其。憂。喜。之。色。凡。所。建。明。雖。義。如。何。不。私。於。已。

輕。財。好。施。家。無。餘。貲。折。卽。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雙。按。賢。

俊。苟。公。論。解。與。雖。素。所。不。悅。必。收。用。之。後。之。論。賢。相。者。必。

曰。韓。琦。○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熈。命。捕。之。易。以。栗。○

韓。絳。罷。終。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主。安。石。復。相。論。政。愈。

駁。絳。屢。稱。疾。求。罷。出。知。許。州。○修。京。城。○九。月。立。武。舉。制。

倫。法。○冬。十。月。御。史。蔡。承。禧。奏。呂。惠。卿。敗。君。玩。法。立。黨。肆。

奸。罪。知。陳。州。先。是。安。石。遣。堂。吏。齎。御。史。中。丞。鄭。鑑。章。示。之。

卷之八

乃。上。疏。自。辨。王。以。之。然。自。深。矣。○身。出。軀。大。校。求。直。言。
○十。一。月。交。趾。寇。邊。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
我。今。出。兵。欲。相。援。救。安。石。怒。薦。趙。鼎。高。爲。安。南。招。討。李。憲。然。
達。副。之。交。人。陷。邕。州。都。監。張。守。節。死。之。知。州。蘇。軾。命。其。家。
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縱。火。自。焚。尋。贈。絳。奉。國。軍。節。
度。使。忠。勇。安。石。不。信。火。異。於。彗。星。乃。推。之。交。趾。云。

○交。趾。賊。寧。九。年。竄。流。起。劉。鼎。自。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

熙。河。以。斷。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遼。人。右。臂。又。用。章。惇。爲。

知。樞。密。以。取。湖。北。靈。武。之。繼。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爲。占。

據。所。敗。衆。不。滿。萬。亦。可。計。日。以。取。安。石。乃。以。起。知。桂。州。起。

至。則。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又。於。融。州。置。城。寨。

誅。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爲。言。乃。罷。起。治。其。糧。招。納。之。罪。以。

殺。代。之。罪。至。復。生。事。交。人。大。舉。入。寇。至。是。竄。起。邕。州。發。隨。

州。○以。郭。達。爲。安。南。招。討。趙。鼎。副。之。○兩。電。○三。月。上。策。

進。士。徐。鑣。等。四。百。二。十。人。權。鑣。爲。第。一。詔。自。鑣。以。下。並。試。

律。義。斷。案。考。官。陳。鑣。等。以。考。第。一。甲。不。精。並。罰。銅。○西。蕃。

鬼。草。寇。邊。韓。存。寶。敗。之。○夏。四。月。茂。州。吏。寇。邊。令。內。侍。王。

中正。經。制。之。○冬。十。月。鄧。紹。練。軍。有。能。紹。始。附。會。安。石。居。

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陷。極。力。助。安。石。上。益。厭。安。石。

所。爲。紹。懼。安。石。出。而。失。勢。棄。而。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事。

用。險。薄。諂。事。安。石。子。雱。以。進。至。是。皆。斥。○王。安。石。罷。安。石。

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

務。上。益。厭。安。石。所。爲。遂。出。判。江。寧。府。○以。呂。充。王。珪。同。平。

章。事。○十。二。月。命。內。侍。李。憲。攜。書。表。慰。熙。河。邊。事。○郭。達。

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去。交。州。三。十。里。獲。爲。太。子。拱。真。李。公。敗。

德。清。降。得。其。廣。源。等。九。州。之。地。而。還。○其。志。是。年。係。籍。載。

卷一百一十八

陳甲辰年春正月以范純仁知慶州檄發常平封樁粟麥收卹流亡多所全活。二月兗寇峽州神

謂敗之。夏四月河北京東盜起遣使安撫。秋七月可

大決化流繼絕。九月張鼎贈著作知諡康節字堯夫

衛州人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元王之事為必可

致及其學益老益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

消長以遠夫萬物之變然後順其順若然其歸實適矣

晉梁後徙于洛遠草環堵不蔽風雨躬糲以養其父

居之裕如講學于家而就學者日衆與人言必依孝悌

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立

義舍。十一月甲辰郊。十二月張載卒載年十八慨然

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

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畢

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反而求之既經

嘉祐初訪二程于京共語道學之要於是盡棄異學如

也退居橫渠終日若坐一室左右簡編俯仰而思有

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

示門人曰此書千磨年致思之所得其殆與前聖合然大

要發端示人而已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

之道事必至聖人而後已上嗣位之三年以呂公著薦召

入見上問治道以漸修三代為對上說曰卿宜久見二府

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後與執政語多不合命於書案文辭

未得謝復按獄浙東獄成造朝會集以言得罷益不安

乃獨告西歸行次臨潼卒

元豐元年春正月命官詳定郊廟禮文

卷一百一十九

范純仁上嘉其勤誠遣高壽使之。閏月曾公亮上

臨其喪論宣靖公亮書薦士多得人然性吝嗇須貨至鉅

萬持祿固位為人所讒。除張方平太一宮使進退禮秩

皆與執政同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

易汴渠方平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

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安

石為政罷則其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鑄錢之

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方平極論其害

請開安石壘要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

除之其害交侵會有星變詔求直言方平上疏論所以致

變之故人為懷上皆優容之求去愈方上曰卿在朝宣

惡惡欲歸老爾。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太史言日當食

驗之不食。有大星墜于內階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

瓜聲如雷。澶州紛議蠻人寇命持存寶制之。秋九

月交趾來貢且請還廣源軍等州上賜李乾德詔侯益

欽廉三州人口歸後舊地即以廣源等處復還之。十二

月復置大理獄。置景福殿庫上每憤北虜強悍然有

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

元豐二年春正月趙鼎致仕并自杭州告老退居

于衡有溪山松竹之勝後六年卒。三月上試進士時

等三百四十人擢廖正一。張方平除宣徽南院使領按

太傅判應天府高麗使還南京長吏當迎送方平言臣班

視二府不可為陪臣臣詔獨遣少尹使若見方平不致仰

視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臣實財無功而還因

卷之五
元豐三年
官制
之
元豐三年

公溫四易姓矣皆以天授其官有唐五代藩鎮傳之風
皆可以計破者也其條上九事皆知變事皆服其精練
師還如其言新法既變場河渡司置又併祠廟之官
皆得錢聽民為膏血廟中悔慢職無所不至宋王業所
基而以大王關伯封於南丘以主大大微子為宋始封此
二祠獨不可免於殽孽上震恐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
斯於是天下神廟皆不驚方平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
益切工於兵尤為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
以藉口矣。夏四月癸未明此。冬十月置籍田於京城
東南度田千畝為之置令一員。太皇太后曹氏崩。十
一月雨土。十二月大置置八十齋齋客三十人外舍生
二十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試歲一公試
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御史舒宣言蘇軾所
著詩訛謗時政為陛下謹按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志味蓋
因三月食無益其他觸物即物應口所言無不以訛謗為
主繫軾御史獄獄執汝州坐次試詩熱罰者二十二人
元豐三年春正月詔審刑部斷獄官失入人罪者具
數罰之。三月元祐罷諭月卒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
不可而不能勇退云。四月瀛夷寇邊。秋七月河決澶
州。禁出太微垣。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國家建官多
循唐制李清臣乞詔有司並改釐正以成一代之法從之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陳升之卒升之好技多所
數善附會以取富貴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南人驚駭以為
未識其他家侈類此。置元豐庫於司農寺南與舊改並
凡稅賦征權富貴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鹽場坑冶

元豐四年春正月命林廣經制瀛夏明年廣敗乞第
于細江乞第通去廣軍數萬追乞第至歸德州四日求乞
第不獲有詔班師。夏四月親閱保甲保甲當教時月給
錢三千日給食官與戎械戰袍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教
保丁焉。詔罷合祭親祠北郊。五月有上書乞擇守令
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知知立
法於此使衆之於彼從之則為是倍之則為非以進退
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如漢黃霸為數條以干名譽
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政又自為俗先王之
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為一好惡定國是守令
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六月命內侍李憲經制熙
河。追封程嬰成信侯并曰忠智侯。秋七月舉兵分道
伐夏國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蘭州科護
出鄯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董種會師夾攻而
董種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道來會憲克蘭州諸城之
種誣攻圍米脂寨遂乞不受王中正節制上以其有米脂
之功詔從之詔入石夏銀三州邊裕復清遠軍入環慶二
州中正入宥州劉昌祚軍大敗夏人于磨多麻乘勝至靈
州城下奪門將入邊裕馳使止之邊裕雖至與諸軍會攻

夏曆

魏書

城凡十八日不下。諺之師死。皆月二三。及他將之師。亦以道遠。多積多。至死。遂詔班師。韓存寶討瀋美乞。年失律。斬于瀋州。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元豐五年春正月。以李憲為涇原路制軍。使知蘭州。李浩副之。知渭州。浩請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三月。江西提舉劉詠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役法十害。與壽益之患。上批劉詠。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意欲整頓大法。宜加熟責。以儆在位。上親試進士黃裳等。千四百餘人。以裳為一。兩士。夏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仍兼門下中書侍郎。改參知政事為明。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詔以五月朔。行官制始。改命百官。以三省統領百職。事無小大。並由中書。取旨門下。贊。

奏尚書施行。曾鞏為中書舍人。鞏嘗敘戰國策說。死諫。子及梁陳書。識者以為可比。劉向初與王安石善。安石稱其文章。謂世無有。五月。命內侍李瑋。舉同徐禧如鄜延議邊事。夏人寇邊。鄜延王英死之。六月。召李憲赴闕。罷西師。再舉之議。九月。夏人陷永樂城。先是朝廷從徐禧之議。即永樂。小川築新城。距銀州二十五里。城成。賜名銀川。塞夏人間之舉。兵來爭。禧亦自米脂引兵。趨銀川。禦之。賊二十萬。攻城。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急破之。則賊散。後雖有重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應援漲天。必數十萬之衆。使保集。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禧不聽。命延副總管曲珍。出戰。敗。禧將官寇傳死之。永樂城依山。無水。將士渴死。者大半。至絞為糞。飲之。惟積薪。舉有水。兩壺。一日忽有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

夏曆

魏書

以水揚於外。以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書。曰。止此矣。殺半城。遂陷。奔。及陝西。軍判李穆死之。年二十三。百。人皆殺。安化蠻寇。宜州。守臣王奇。將蠻。殺之。冬。十一月。以李憲為熙州。秦鳳路制軍。等使。昇寧宮。殿。成。行。勅。禮。詔。以。四。月。五。日。朔。獻。景。靈。宮。

元豐六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初。上以朝儀物。較更。舊。更。衛。輿。輅。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及。召。秘書。監。劉。九。起。京。議。新。樂。成。奏。之。夏。人。寇。邊。將。官。楊。定。死。之。虜。衆。數。十。萬。屯。至。知。蘭。州。李。浩。開。城。距。守。鈴。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賊。中。將。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衆。正。當。折。其。銳。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淝。也。乃。募。死。士。百。餘。夜。縱。火。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洛。陽。德。既。而。降。詔。擢。文。郁。知。州。事。尋。冠。縣。府。將。郭。伯。紹。敗。之。

知州。知州。警。虞。敗。之。四月。兩。雨。七。閏。六。月。雷。初。震。表。言。忠。詞。杜。絕。諛。諛。日。聞。去。歲。大。舉。西。伐。無。有。諛。者。又。言。官。闈。之。臣。不。可。專。委。兵。柄。統。制。方。面。又。言。興。利。之。臣。為。國。飲。怨。又。言。西。事。太。為。可。憂。若。再。犯。邊。則。關。陝。震。盪。願。遂。下。明。詔。許。其。改。心。效。順。又。言。前。舉。秦。晉。之。民。肝。膽。塗。地。哭。聲。相。聞。窮。而。無。歸。恐。生。他。變。願。擇。循。良。之。吏。賑。貸。存。恤。若。夫。要。道。則。在。陛下。聖。心。之。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獨。性。至。孝。恭。儉。好。禮。人。言。雖。知。賊。必。盡。敵。亦。已。穆。然。終。身。不。見。喜。色。然。以。單。車。入。不。測。之。事。庭。前。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火。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兼。猶。同。水。火。必。為。災。乎。生。所。需。如。王。賈。與。弟。素。素。靖。孫。懷。石。人。孫。懷。吳。奎。韓。維。杜。和。陳。希。亮。之。流。

夏人

夏人

夏人

夏人

夏人於世以為知人御軍有公卿之望自聞其秋來
使毋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用其才萬全不發當其敢
言者不顧其身義之阻老而彌篤家有一紀斯須未嘗忘
初配饗神宗廟庭以安善同知樞密院時西邊用兵久
上益厭之乃不次用焉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夏人
納款仍乞遷使北撤邊代長為諸將乃賜粟而詔罷曰潘
服不恭州地不遠洛於故實朕所私其地界已令卿延
經要司官押使安軍雖有州施行候卿公日歲賜休舊
孟軻封鄒國公十月丙午郊龍合祭文彥博致仕
時判河南府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
就弼等致酒相樂向臨不尚官洛陽多名國古刻諸
肩昨曰衣冠甚偉都人多隨觀之已而圖形於壁會
之洛陽者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秋親事彥博為
種梓卒謚清獻打為入和易溫厚周旋曲盡謹細此
短與人言如忍傷之平生不蓄聲伎晚歲習為食粟安心
之術備然有高舉意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
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其為
吏職心愛人所以至宗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
出之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
改中要之以憲利為本然至於治政疎勤惡惡民屏迹
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有以過人者非少孤且貧則
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判官有告
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判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
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罪以疑獄之卒免死一府皆
服服城監潭之粮料感涕改著作郎知建州宋安縣使通

夏人

夏人

夏人

夏人

夏人

判建州卒有教人當死自方繁獄病癰未潰并使醫藥之
得不死會赦以免其愛人之故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公
于墓三年不宿于家務務其所居里孝悌終喪起知秦州
海陵復知蜀州江源後以曾公亮薦認為侍御史其在言
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都順子之清孟獻
了之賢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賢公比兼而有之不幾於全
乎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經制李憲意其必
大舉入寇乃增城守之復募遊兵隨方應禦至是果以步
騎五萬入是歲高麗王徽卒
元豐七年春二月宗暉封嗣濮王夏人寇延州將
官呂真敗之寇定西城將秦貴敗之寇靜邊寨鈴轄
敗之夏人懼一夕遁云王師乘勝逐之斬首數千秋十
月伊洛溢河決元城冬十一月夏人來貢表略云歷
出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急至於近歲尤甚數和不意
人誣問朝廷遂起大兵侵奪土地今乞陛下特還疆土通
還城之貢輸用息干戈庶生民之康泰上令銀本付李憲
諭○更乘猛法○詔孟軻配食封爵同揚雄韓愈為伯
元豐八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上既不豫幸執
入問疾至朝堂議建儲祭確中博飲勾致王珪語知開封
蔡京陰戒人執刀將斬珪珪曰上有太子何議之有
對珪言去冬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凡三奏首
肯珪書皇太子名珪上領之珪等又請皇太后建同聽政
上首肯太后辭避珪等請至再三太后泣許又曰皇子
尊羣臣皆曾見之云再瞻觀太后垂簾于福寧殿上皇

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
不行者或不然如逆敗走九維竭力以進之其復處而
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如貴賤賢愚知之足以
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交相賀也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
皆當今之急務雖華所當先者伏望早賜施行太皇遣中
使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五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
之士切欲與君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可降詔開言路須御
供職施行光乃受命。詔求直言。六月程顥卒神宗素
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大抵以正心懲忿求賢育
才為先王安石日益信用每進見必為上言君道以至誠
仁愛為本而未嘗及功利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
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
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
學如上聖言難行也顥曰為政之學如捉風安石與顥
道不同而皆謂難信人也李亮勳其新法之初首為異
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遂囚責監汝州朔上即位為宗
正丞未行而卒顥與安石少開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
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未傳以顥
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皆之害也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悟今之惑人
也因其高明自謂能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多為
不周 偏害則於倫理窮源極微而不可入其害之深
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其害
甚於目下之學矣其害之深也其害之深也其害之深也
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上
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備有存焉

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裨
也其死也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度博采衆論表其墓曰
明道先生。冬十月詔舉諫官。罷義倉。河決大名。
葬神宗于永裕陵。知吉州安福縣。官公祖奏曰耆壯
戶長法之始行皆出於雇及其久也耆壯之後則歸於保
甲之正長六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是何英使民出錢
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乃詔並募充仍等第給雇錢。復
為正並募人充給雇錢。十一月附神宗姚翼祖。以辭
于仇為京東轉運司馬光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
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略福星也
可以為諸路模範矣。十二月于闐進獅子却之

朝散郎守太僕寺卿李 燾 經進

哲宗

元祐元年春二月吐蕃酋長重德死養子阿里骨代
 其授河西節度。閏月蔡確罷確與章惇黃履邪相交
 結確惇得之於內履與蔡確和之於外忽往來傳送自以
 為有定策之功右正言汪觀首論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
 執政大臣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今執政確人姦邪害
 政者相半一二元老安得盡行其政因極言惇確及韓絳
 等之罪。觀擊朱光庭等累數十疏論劾命知陳州
 以觀為太僕寺卿以疾乞官觀不報光又言切見
 又厚惇確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光輔四朝勳
 德著明願乞用之臣但乞以門下侍郎助惇確為政遂
 小補不聽及韓絳罷太僕寺卿付光曰知卿所奏除除
 惇惇中行右僕射事與卿協力黃治即遣使召惇惇已
 八十蓋用光奏至又言歲士大夫以言為諱問問於
 苦於下而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
 羣臣而愚民無知怨歸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光又
 言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新
 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當然者然後朝廷
 清明人主始得聞利害之實遂能保甲固圉依義勇法
 一關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歸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
 物皆蠲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者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
 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優其舊關川使茶
 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官
 領上尚書凡見之三司使事有散錄在曹及寺監者皆

論事

戶部使尚書皆周知其數入以為小於是天下釋然曰
 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
 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上初即位當時
 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補損其甚者毛舉數
 事以塞人言光慨然事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
 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
 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并
 市答五百者多死文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推酤均
 力之人德宗罷之德宗晚年為宮五坊小兒暴橫鹽鐵
 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服後世補頌未有或非之
 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義議乃定或謂光
 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
 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祐
 宋必無此輩遂改之而不疑安石嘗歎曰終始謂新法為
 不便者司馬君實爾嗚呼若曰常參用元豐舊臣其變其
 法實光之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宜非
 天哉是年正月光始得疾詔光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
 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無階乘其數曰四患未除吾
 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罷罷之又
 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次時異議者甚衆光持
 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與光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
 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委守令通災之又乞廢提舉常平
 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光以監司多新進少
 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已上於郡守
 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

甲子年
不修
仁相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夏人寇邊塞門來朱贊郝普等死之。秋八月渠陽蠻寇邊。邢昺為太皇太后姪公繪治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異日之福太后怒乃罷昺。閏十二月范鎮卒諡曰忠文昭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出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為世所重。三直言之詔內侍省裁省禁中之費以報有司從之。

元祐四年春罷同河及修水河。二月呂公著薨上臨其喪贈申國公諡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闊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好與其所聞相參驗以待上求神宗嘗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守毅然不可回奪也上題其碑曰純誠厚德初神宗朝有欲復肉刑者詔輔臣議公著曰後世禮教疎而刑獄繁肉刑不可遽復將有踵貴履賤之譏宰臣吳充議復鬻土衆亦以為難行參政王珪欲取天府死囚試成。書有流星出東北。翰林學士蘇軾以疾辭免。

命知杭州。夏五月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確欺誑安州包藏怨心伏其車中從車蓋十許五涉譏訕而二篇尤甚詔安州鑾進元顯詩本太后怒貶確分司尚書省論確不已遂有是命呂大防劉摯皆以確言老不飲令過嶺太皇曰山可移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范純仁復留身指左丞王存進說以為不可宜置確於死地不聽純仁退請大防曰此路荆棘八十年

矣奈何屏之吾曹政恐不免爾。李常坐為御史中丞不言確為諫官所攻罷除兵部尚書之命知鄧州。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范純仁黨蔡確太皇曰人言純仁黨蔡確則不然但所見范純仁罷罷相出知鄧州

范純仁罷相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為邪臣之死地而足為國體者當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博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謂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蔡確與范忠宣最契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他日錯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絕之哉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

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賞罰惟父其黨妄實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太子事便誣罔之迹雖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紀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下之姦邪一時輕聽險薄之徒使宣仁被謗於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夷虜之亂

六月夏人入貢以米脂四萬與夏人。立縣令課績法。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元祐五年春正月錄石介後。二月文彥博以兩鎮節度致仕。夏四月詔經筵留對。知樞密院孫固薨上臨其喪。五月雨自去冬無雪至是始雨。六月夏人寇邊。九月復置賢院學士。冬十月罷修河司。

元祐七年五月... 三月... 五月... 六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行觀天曆... 元祐七年五月... 三月... 五月... 六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行觀天曆...

元祐八年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行觀天曆... 元祐八年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行觀天曆...

政事也。太后曰：「政事年久，朕不忍。冬十月上，始親政。翰林學士兼侍讀祖禹疏略曰：陛下初覽庶政，延見羣臣，此乃宋朝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謹也。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百姓呼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曰徐王、魏王、齊王、子也。以朝廷之故，踈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大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一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之策。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為趙氏社稷、宋家天下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斥絕姦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政，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政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離疾而欲去之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察其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正其罪，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猶入其語，則姦言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懼少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陛下下孝道必有以大失人心。人心離於下，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救之，無及矣。今乃小人乘間之時也。此等既上誤先帝，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蘇軾奏約相禹皆上章論列，軾章已就見祖禹，章曰：「公之文經世

之文也。載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也。願附名只於臣下加一等字。召內侍劉摯等十人並為入內供奉官，尋又以內侍劉摯等十人並為內侍省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呂大防等進呈上曰：「只為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蘇軾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為政之初，先擢內臣，故衆心驚疑。爾劉摯等十人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待廟取旨可也。范祖禹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弊。蓋與亂同事，未有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授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寧元豐間，內臣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為黷亂。憲總兵興河中正總兵河東，其勢震動內外，應陳用舉之策，以至求樂陷沒州邑，興土木之役，為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只從寬典，量加寬典，雖憲已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觀然則來指揮直達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下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遂察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清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蓋非有如今日也。陛下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則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內外之人稱頌聖德，萬口

一辭矣上曰召召臣朕豈有意任用上欲多召臣等
祖禹乃退。十一月楊長為禮部侍郎首叛呂大防上疏
言神宗更法改制以垂萬世乞賜首求以成繼述之道上
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用者與即請列章陳安撫
呂惠卿等過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
建立大受之意乞召卿為相上皆納焉。十二月章惇除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復中大夫王中正復還都團練使給
事又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告人機劾不革惠卿中正諸
詞皆不聽。是歲河決內黃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編修李

壽

經進

宋世宗二

宋世宗二年春正月駙馬都尉樞密使於長公主駙馬
不遜擅宿外第賈質斬州○除河東大銅錢禁○二月以
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溫伯尚書左丞○葬宣仁聖烈皇
后○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殿中侍御史來
之卿之奏大防以破朋黨因疏神宗所簡拔之人章惇安
呂惠卿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乃罷相○親試舉人
○呂惠卿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蘇轍罷知汝州○夏四月
侍御史龔夬論蘇轍所作詩詞文字語涉譏訕有旨罷
降知英州○神宗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
改元初九年○神宗實錄請取王安石日錄
參照編詳○六月臺臣論呂大防筆擅作威福誣害臣僚
卿蔡確之各正其罪大防自求與知隨州劉摯知黃州蘇
轍知袁州○蘇轍知袁州呂希純自宗政疏書知懷州○周
執中書件意貶廢復置○字說案○張商英自開封
進言出五年不召及為諫官故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意
專欲絕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當呂大防
樞密時並以親舊相為表裏通傳指意令首與雖已貶黜
而善等猶未明示寬弛於是降書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
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詩監光州益清院又上疏畧曰我
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之則風俗大志未集神
靈在天宣仁太后保祐陛下託心腹於輔弼焉視聽於臺
諫而勢利之下是非遠起阿諛附會一旦為合上叛君親
之恩下背師友之訓或以小合傳誠白書告急或手勸

而夜半造門或竟結子弟之歡或伏地修門下之敬於是淨言競作郵發交與川洛異黨暴波分朋撥而後動謂之天子大而不見謂之盲大蟲交通相紐謂之八閭陰私構架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開抱持其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台而還謂之歸宗伺候報探謂之威門暗走馬相謂之從中反告嗚呼寧上大夫平日不素請師儒生之為誦不自慎重身被讒議亦有足悲者蓋滋長不已則憎愛恩怨未易改也臣願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勸仍揭朝堂○范相禹璽乞外出知陝州○范純仁罷相初純仁為右僕射於事無所私隱同列或病之曰大防引楊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靖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侍即蘇軾從旁謂其彈文遂力丐去出知穎昌○以王與石配饗神宗廟庭○章洵為右僕射○罷五路開寶通鑑○復元豐免役法○闕月復舉常平等官○罷十科○復義倉○復元豐改官典○上親政修復元豐故事士大夫爭獻所聞吏部尚書彭汝礪一無所論而知壽州朱服賀改元表力詆元祐變法意惇乃出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服為中書舍人○五月罷進士習賦今專治經術各專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立宏詞科明年禮部立試格除詔詩賦初不試外章表依見體式賦如唐人制白蛇幽蘭澤注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揚雄官箴九州歲之類銘如柳宗元塗山劍閣銘之類戒諭如近體戒諭風俗戒百官之類每如顏延之王融曲水詩序之類記亦用四六詞理俱優實為上等次優者為次等詞格超異者取旨○曾布奏詔

察其言不實乃罷言職○除字說禁○秋七月遣奉同先乃召公卿議諸般呂大防劉摯等奏安世官鄭勳等南安軍居住初章惇欲用安世議光及公著並發家勳指上不聽○復免行錢上謂章惇曰須從民便不願苦勿強也○置府界學生監○八月開洛口新河○九月罷制科○廢廣惠倉○冬十月呂惠卿自江寧改除樞密副使度嘗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上曰只知地京豈可留也又曰王安石權勝惠卿又曰呂嘉問吳之則不若制之於初先帝體貌王安石言聽計從亦未嘗敢爾也○以常安民為監察御史○振河北饑○十二月河東復舊官實法○嚴銅錢出界禁○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坐詆訕罪貶祖禹永州趙彥若漢川黃庭堅等并安置○紹聖二年春二月振河北饑○夏四月以邢恕知青州○置律學博士○秋八月錄趙普後○罷熙寧路分畫地界時章惇嘗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九月至大饗明堂○知陳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日久進擬教文之際特降御批令添入朕來言大防等坐貶謫各指定州軍居住及安置者有非特許於外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澤及幽顯和氣充溢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焉五上奏上有從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職改隨州○監禁御史常安民上疏言蔡京之毒足以感眾辦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臺諫今在廷之臣京黨過半若不早逐它日羽翼已成嗟無及矣又言今天臣為紹述之

詔名其官曰借此以報私怨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
親定司馬光論為文正及近為正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已
公著之則指卿範陛下祭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權臣
橫恣明黨滿朝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素臣荷陛下
下獎掖不敢負恩惟拉朽之事臣實耻為之舉朝疾臣
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終恐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以
陛下之上命與安氏知軍情九進擢為監官○冬十月河
南地震十一月安肅罷○蔡確追贈太師諡忠懷○
蘇州地震
紹聖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饒州右正言孫諤言畏
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無權
用事則諤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諤諤
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諤諤之有諤落職中書
人○出內庫金帛赴五路經界司付給以助經費○二月
龍富弼配饗○三月以京中屢災罷查宴○尚書省火○
朝南東川地震○夏四月命河東錢當三鐵錢○復罷宣
徽使○五月孫諤言役法不均詔罷宣徽補外○秋○
除沂州地震○廢皇后孟氏初后朝謁景靈宮故事就主
諸嬪御侍立嬪御好獨有立簾下后閣中陳留兒囑曰婦
開嬪御侍立如故由此閣中皆忿冬至朝隆祐宮候見后
所御坐朱漆金飾嬪御頗愠從行者為易坐製與后等坐
皆不平故傳唱曰皇太后出右去所嬪御亦起立或已傳
嬪御坐尋復所遂頓手地嬪御不復朝而考遂計于上
時內侍郝用事謂嬪御曰毋以此戚戚為大家生子
此坐正當為嬪御有爾會福慶公主病后有姊頗知醫

出入掖庭投公主藥不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繼
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嬪對以實后曰六姊寧知
中禁嚴密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右持以告上上曰此亦
人情之常爾后即取符焚於前宮景相傳厭魅之端作矣
未幾后發母患瘋夫人燕氏已法端與內供奉官王堅以
左道為右禱祠事聞上召宰相謀之章惇請禮官共議祭
卡衣掖庭置獄差官力推治遂詔內侍梁從政蘇珪即皇
城司鞠之御史陳次升言廢后事重之選侍從甚諫置獄
罪人實獄具與王與法端以楓木即如教院造雷公式
作后禱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又嘗令堅求間巷
間所謂驅魘婦蛇蠍叩頭蟲者以進后令佩往上寢殿無
生燒數善字符取灰欲置茶中進上而未果又燒符和
水洒御路異上數來又令堅繪嬪御像以大釘釘其心
又欲取瘞死宮人燒死灰到劉後觀其亦以此疾惡死又
取七家針各一燒符灰置劉閣中皆以厭呪卒無驗尋命
侍御史童蒙正錄問遂詔廢后遷居瑤華宮王堅法端燕
氏皆廢斬陳留兒因造為詔言淑嫔中宮投者遂出詔獄
初起筆其其錄問罪人過庭下首氣為僮僕或肢體已
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其冤美筆疑未下郝隨從
旁脅之乃以奏請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郝隨排
於內莫敢有異議者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人皆究之○
冬十月夏人大舉入寇都延經界使呂惠卿制為十一軍
而自行主將及至延州見有備即拔賊北去○雷大雨雹
○禁汝遷城賜名安西
紹聖四年春正月田嗣宗坐指斥搢搢李清臣以嗣
宗親黨出知河南府○授贈征節度去秋阿黑骨辛子降

神聖

神聖

征嗣立至是加封○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唱為太
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必當雖已死及若
老亦宜薄示懲罰光追貶清海節制公著建武節制王巖
中傅堯俞趙鼎並奪所贈官追韓維致仕及孫固范百祥
胡宗愈遺表恩是夏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
司戶先是邢恕嘗謂章惇言神宗是駕時范祖禹赴召光
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
此齊武明太子左官名也石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
王諒恕常誘宣仁有廢之意故造為此謀惇雖知其妄但
藉此以罪光謂光志在傾搖猥以武明事擬宣仁併公著
追貶之○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無
異須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於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
落職於李罪未正典刑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
防劉摯蘇軾承范純仁為散官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
州劉奉世郴州居住韓維落職致仕王顥通判韓川隨州
孫升峽州呂陶衡州范純仁權蔡州趙君錫亳州馬默單州
顧臨饒州范純仁權均州孔武仲池州王欽臣信州呂希哲
和州希純金州希績光州姚勳衛州並居住吳安詩連州
安置王公洛職致仕張表昇補之實易並監當程順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奏觀移橫州編管並依紹聖二年八月二
十一日指揮求不叙叙朱光庭孫魯趙鼎李之純並追奪
尋降文彥博太子太保諸一並勒解官司馬康奪贈官
史臣留正曰邪正不可並用君子與小人共事終必為
小人所攻從右然也元祐之末劉呂主調傳之說則臺
諫給舍參用小人如來之邵卨溫伯鄭雍楊畏陸佃周
秩之徒俱進幸者微仲君子亦分其黨受相非毀則太

神聖

神聖

在小學學邪非起小人反獲易於反掌前日進侍無
求見公者為入身之計者張商英也今日之毀公者碑
亦商英也前日定議司馬光者周秩也今日之毀公者碑
司馬光者亦周秩也此猶可也而章惇蔡卞張商英之
徒既誅貶范純仁以下三十餘人又追貶司馬公呂誨
叔一十餘人章惇大防劉摯蘇軾皆已致之死地而欲
盡殺元祐諸賢既廢遂孟后且又欲追廢章仁章惇之
罪可勝誅哉
閩州人書人張天說抵死○以曾布知樞密院林希同知
章惇之拜相也布在翰林草創其稱美望惇用為同省
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日
得獨對惇疑中更引希同知使察之希同為布所誘亦皆
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大雨雹○三月親試
舉人賜何昌言以下及諸科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極盛
幸金明池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疏略曰伏聞金明池新
造龍船費用萬貫肆為侈靡窮極精巧必非陛下意也陛
下躬不出之資費祖宗之慶賜過過於夏禹天下之所共
仰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不與之舟其費如此而適幸
之日天乃大風雷非愛祐陛下而使費陪有司之過乎○
夏四月陳瓘罷初太學博士林白用蔡卞之意言於太
學神考知王安石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上太
夫皆駁其說於書即陳瓘謂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太
怒召白而罵之意蔡卞是不成壞自為小官時即特之敢
言紹聖初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陳瓘相過隨衆謁之惇
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瓘曰計將
陳瓘曰請以所乘舟為論備置其同行車或左或右其備

不利於上躬... 佐望別... 一負同往... 亦卒于新... 學死不... 出以糾... 帝座... 翼軫... 掃長沙... 已春師... 更當... 以刑... 許... 移... 請... 元符... 親... 臣... 編... 治... 良... 烈... 所以... 過... 獨... 石

悉... 慶... 之... 易... 語... 知... 入... 猶... 列... 天... 之... 博... 心... 數... 必... 善... 段... 昌... 此... 奏... 臣... 朝... 行... 即... 名... 在... 省... 石

而起復雖有故事非古也其餘之九月復復鄭便看詳
詞理所言監安上門鄭侯上言謗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
兄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及王旌王旌進狀內
言父安國冤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元
祐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俟除名勒停依舊英州編管
抗旌並降監當賜故相王安石第就京師賜第百間
冬十月入以兵三十萬犯塞國王與其母自將攻平夏
有大風雲折寇一父遁去寇名阿里妹勒都通二人乃西
可襲十二月遣折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出盩厔六道分
道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劫之盡得其家屬俘餘三千餘人
獲牛羊不啻十萬詔送關下並其命○范祖禹六千化
州相禹平居慎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言是非不少惜
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讀尚書至內作堯荒外
作會荒之語拱手再誦却云願陛下留聽上首肯再三
乃退辭職稱爲謫居第一自以爲不及也○十一月甲子
冬至郊罷公祭十二月廬州河溢
○元符二年春三月遼人遣使請緩夏師其國書書云
聖惟夏皇身滿輔果承尚主迷受封王迫歲以來連表
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係圖舉東我援之師用濟
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要
之於遼義隆興必欲兩全於和合宜知一失於緩存而
況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拔開皆爲上退寧請動連先自
仍事遠征僅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報書云惟西夏
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雖於地遠與婚姻之親而在南金

居臣子之分累歲以來無事上之禮賜以金縢而不已
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其惡在功討
除去威之冬來攻近塞九陲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
盡力竭民流滿野歸更爲詭說之辭狂求拯救之力必謂
加沮却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誠雖形於厚意事實異
於前制細料權懷誠非得已願於信誓殊不相聞惟昔與
宗致書仁祖諭協力湯平之語浮同講外禦之情至欲全
除使無譙類謂有藉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今者詳味經
傳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存效仍詔遣郭知章報聘遂
不從之○夏五月以涇原路建西安州及建大都等寨諸
路築據要害邊面各徑直相通率百官稱賀乃降德音
西河東路罪囚流以下釋之○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
斷絕○秋七月量遼水軍初吐蕃酋長勝繼繼後多因於
是錢羅結奔河州詔權知州王賁以取青唐熙河經略司
鑾臣王厚乃與賁同畫策遣客詣章惇惇下其事於經略
使孫路遂大發府庫招徠羌人既而河南酋長以講朱一
公錯鑿當標四城來降賁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許之會布
對上曰先帝初以熙河洮岷爲一路今乃得洮又以熙河
蘭會爲一路今乃得會非天時人事符合何以至此孫路
以總管王賁爲將而以賁副之遂出塞自塞度河越連
川賁思恩分功給賁明朝食畢乃發賁率兵忽傳發平明
入連川賊日午始至賁從上捷書不復由帥府奏連川古
湟中之地部族聚處形勢險要南扼河州東扼蘭州皆二
百里於是孫路請建爲湟水軍
史臣曰吐蕃商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當

立列妃 高后 曹 魏州 放

力王多奮擊... 蓋其始也王安石主王詔取洮河... 青唐而蔡京主王厚復... 之功漢訖成邊患不息... 戎得秦隴乃得求其後... 八月太原地震... 化蠻寇邊... 尋改爲鄯州... 僧領衆移宗歌城... 與心牟欽德迎... 至是心牟欽德... 膽舉兵至青唐... 州魏川爲湟州... 宋監十甲

立列妃 高后 曹 魏州 放

渭不可登故... 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 溫第三子也先是... 博意沮自經... 大困而湟州... 祐碑刻上從之... 可不謹況孟氏... 詔書有別選賢... 傳用禮詔追名... 補外王回除名... 李友諒陳幸... 李友諒張庭堅... 銀遺浩且致簡... 選補李士歲貢... 一負提李幸事... 納款先是西方... 案告哀謝罪請... 之世蓋大臣專... 姐姦人追竄故... 特賜曲全之大... 具悉爾臣常歷... 擾我疆場天討... 能抗章引應... 路令各據巡緝... 西人不來侵犯... 侵犯邊境候施... 宋監十甲

便是神宗子宣容如此分別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
仁孝蔡卞曰當依聖旨乃召端王王入太后諭曰先帝無
子端王當立對曰中主也固辭博學進曰天命所屬大王
當為宗廟社稷計上遂即位。尊皇后為元符皇后尋又
尊皇太后王氏為聖瑞皇太妃追尊母貴儀陳氏為皇太
妃。元符二年二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復鄒浩蔡
卞同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叙有差。片內侍
郝隨劉友端布因問故上曰彼自乞宮觀因言禁中修造
華侈太過無非金翠比隨友端所劾也。以韓忠彥為門
下侍郎。范純仁等並收叙純仁劄奉世昌希純王觀其
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鄴北唐和湛隨安川居住呂希
哲希靖呂陶鄭祐並宮觀任便居住蘇軾蘇轍劉安世秦
觀程頤終廉州衡英峽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

京師累月大雪河冰連年必禁西賤長驅氣逆如入無人之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削駟之患直可痛傷而太息也○求興民王懷進王器詔却之○振河北餓○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棄鄆州時西寇擾叛共立小虜撈焉○詔王瞻存鄆州引兵歸澤州○蔡京復翰林承旨○以韓忠彥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參清臣爲門下侍郎○皇長子生大赦范純仁二十五人並收叙純仁宮觀許歸穎昌劉奉世宮觀許歸陳州王觀韓川呂希純吳安詩唐義問並宮觀任便居住王欽臣知穎昌府楊畏復官依舊知襄州呂陶張耒劉當時並與知州呂希哲希績賈易並與小郡劉唐老鼓隱晁補之黃庭堅並與堂除蘇軾蘇轍劉安世蔡觀移永岳歸衡州居住程頤復官任便居住鄒迵致遂便○左正言陳雍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直

有既往之善言謂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故而聞
御中安傳論浩惡必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又言
浩奏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臣竊
惟其非之心人皆有之古聖王以百姓之心為心故朝廷
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
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叔孫
叔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要桀商
紂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
是桀商紂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
也若是非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非我者非此楚
莊所不敢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錄國是故事上之人言
鄒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國為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
言者之意博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魏責已多况如
前日之所為乎極天下公議所非以為國是極人臣不改
之孝以為善述昔以誤朝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
博聞瑾章已出求去乃罷中丞出知潭州○右僕射韓忠
彥言先帝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者以千百計章博既
相乃置局編類摘取其語以為諮詢今陛下又求直言若
復編類之則士必懷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於是詔取以
入且面諭忠彥等曰已焚之矣○賜李益以下五百餘人
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姚雄奏唐選川始因王膳貪功
生事招誘差首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自據唐選川
府庫財物賄與王厚各有侵盜迹狀分明乃竄王膳于房
州○大原府地震○復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孟氏之
廢也哲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害我名節會有布衣請復
瑤華者遂命以官上因韓忠彥曲謝乃論以復瑤華之事

冠服易其道衣乃入中分歡呼時欲廢元符劉后曾布曰
上則章先帝之短次則主上以叔廢嫂未順臣等議以兩
存之人心太后亦以為然制詞畧曰雖元符建號已正位於
中宮然承泰上賓固無嫌於並后十月蔡京復廢元祐太
后向太后力爭不可遂尊劉皇后為元符太后○置平準
錢以市易務從之○諫官龔天任伯雨陳瓘皆言尚書左
丞蔡卞過惡夫曰卞為安石之壻妄謂盡得其學以欺朝
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預政機清議沸騰望
重黜之瓘曰章惇前日所為皆十教之下以繼述神宗為
名以纂紹安石為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蓋宗廟之
大美以歸私史伯雨曰卞之惡有過於惇如誣罔宣仁聖
烈保祐之功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安惇作理訴所而士
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養序長編排章疏而語言被罪
者數千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十為之
上諭幸執曰量讓攻下只訪過章惇則下自知矣卞請去
出知江寧九月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知江寧府蔡卞與
京兄弟同惡逐國誤朝為害甚大乞正典刑又言向宗良
宗回亦陰為京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患臣非自愛
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
京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上曰事端
東朝卿當熟慮師錫亦奏疏東朝委曲陳論皆不報未幾
貶卞太平州居住侍御史龔天任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
州天下之民共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六表裏相濟天下共
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三惇必定沙門羅沒家財蔡綱子
孫又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續夫民至

紹聖二年八月庚申朔壬子朔以推行差役京率先而辨其
為難祭廟博加採訪以辨忠邪○京澤州人諱敏城賜名寧
川堡○增太廟為九室附哲宗不祧宣祖○韓忠彥曰上
以元佑生者已被恩而死若珠未點復不有貽後弊何幽
魂歟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公著
孫固傅亮俞通摯鄭雍上嚴粲范祖禹趙彥若錢綱顧臨
蘇軾錫老之純○大忠鮮于侁孔武仲姚勗盛開趙鼎孫
觀純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
舊學比舊猶降一官○罷權輿西茶○六月詔以坊場錢
輸內藏○左正言陳瓘言邢恕頃誣司馬光劉摯梁燾等
幾至威族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貶均州○七月朔
太后還政○召范純仁赴闕將以為相純仁已疾馳歸疑
昌○竊賊犯房心陳瓘言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
惟京師陰雨見之最驟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
知也況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旁之位前星乃太子
之位○幸未陵犯願陛下預思所以銷禳之○八月蔡京
請依景靈西宮以奉神宗宗館御而哲宗次之陳瓘言不可
者五其一謂左宗廟今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出
內庫金帛助邊○葬哲宗于永泰陵靈駕祭引至鞏縣遇
雨山陵使章惇先就幕次大昇輿陷于淖中臣僚不復隨
從自旦至夜二膳不時進竟露宿野○九月侍御史陳次
升言章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繆於是
惇乞罷政命以特進知越州踰月中書檢會權并臣僚上
言云惇編類章疏書案辦理受禍之餘及凡亡之暗昧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宋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
 尾抵距星是又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
 散復有黑氣在傍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
 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壬戌是陛下本命
 而赤氣起於蒼龍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
 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
 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官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
 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官禁陰謀下上
 之證也漸衡正而西散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為陰之證
 也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范純仁覽口
 占遺策勸上清心寡慾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蔡卞正之
 歸母輕議事易遂言官辨明宣仁誣謗略曰若宣仁之
 誣謗未明至保祐之憂勤不願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
 陵實謂之當然上聞卽痛悼諭曰忠宣○皇太后向氏崩
 追尊太妃陳氏為懿慈皇后○以趙挺之為御史中丞時
 曾布與挺之俱在太右陵下布論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
 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行
 入粟補官法○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時賢士大夫經紹
 聖殿責者稍稍還朝曾布忌希純故出之○兩電○往伯
 雨累疏言陛下即位時章惇秉前議議已正典刑蓋言端
 王浪子爾遂貶雷州司馬自雷三移睦州崇寧四年
 卒初蘇轍責雷州不許上官會逮僉民星而傳以為強奪
 民居下州追民死治以資責雷州亦開舍于民民曰前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公來為草衣相幾致家今不可止○集羣州○解任伯雨
 言職○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復宗學○五月初太
 雨電○郭欽聖肅皇后欽慈皇后柩未松陵○六月集
 禧觀火○右司諫陳祐前後上章論曾布不從罷言職通
 判滁州○范純仁剛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之遂
 出知鄆州○安燾罷肅將請去密奏紹聖完符以來用
 事考時紹述之虛名以誦感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讎
 下則欲進而肆朋附并為一談卒不可破彼自為謀則
 無不交術自紹聖元符以來頗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
 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
 下幸甚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河陽府○蘇軾卒于常州吳
 越之人皆咨嗟出涕感其忠義其天性見義勇為不
 顧其害用此數因終不以為悔乾道間詔贈太師諡曰文
 忠○八月陳旉罷權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
 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為宰相故也不報時
 權兼權給事中曾布將為之即真或以告權權曰吾與布
 議事不合若受其薦進而復爾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
 矣至是權請政事堂以書見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
 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布謂權始論為元祐單
 見閣下之說權遂申三言乞劾奏言之罪遂出知秦州○
 中書舍人傅堯俞曾布自以於損有汲引恩義其助已捐
 歸然守正九命今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古范純仁
 布激不悅出知亳州○是補之罷管師仁謂蘇轍皆深毀
 先帝而補之廷堅皆其詞下士不可疑於朝出知河中府
 ○冬十月李若虛罷清臣與曾布有隙每於上前互相詆

殿諫官陳祐論布過失上以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後
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旨累論清臣之奏清臣不自
安出知大名。十一月復平淮務。庚辰郊祀合祭。禮
部尚書豐稷龍先是上諭豐稷神考第一是豐稷其
次張舜民而稷又言近日建宮以寧神等語以崇孝復置
御前生活以供內庭之用而外議不曉稷謂好修造尚華
美授所陳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聖君子小人之際必反
覆究切既數以論事忤權近出知蘇州。十二月邢恕呂
鼎問路昌衡安惲寒序及蔡十並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
英赴闕

言紹述熙豐之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元祐正人
如呂希純任伯兩陳祐陳耀豐稷江公望晁補之范純
禮等時相曾布憚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

肆行其志紹聖後人邢恕安惲復得進用於朝由王安
石曲學偏見俟人邪黨至今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
禍者良有以也

河東地震。是歲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洪基將殂戒其
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
君若妄動當力諫止延禧即天祚也。女真阿骨打立
於金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太原潞晉隰代石嵐等處感
勝保化軍遠等州地震旬晝夜不止壞城墻屋宇人畜
死者甚眾詔官給瘞奠恤死傷之家。二月以系確配
饒州宗廟庭。趙論謀起兵據蜀事與徐誅。太妃朱氏
薨追諡欽成皇后。三月命內侍重安知杭州監造御前
生活。夏五月詔應被受傳內降特旨許三省契勘若
有戾祖宗格法可明具奏更不施行。韓忠彥至都堂左

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以狀申忠彥云已具論奏乞罷
免論奏大臣因緣為姦變神考之法遂神考之人材前有
司馬光呂公著後有韓忠彥李清臣此四人罪同惡均光
與公著官被追貶清臣已係沒亡忠彥位特令善去何
以為姦邪之望遂出知大名。諫官彭汝霖等共議以光
為元祐人罪狀有貶籍具在昨元符求叙復太僕曾布用
其說具姓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
燾范純仁劉摯主嚴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
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舊臣得免尋詔毀

范純仁神道碑。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
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任執政官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
外蘇軾范純禮劉摯奉世范純將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
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

詩黃庭堅黃鵬舉仲游常文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
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度默李
社陳祐任伯兩陳郭朱光喬蘇鼎卿侯劉昱魯君貺陳瑾
龔夫汪衍余葉湯誠程順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熹趙約
譚廣楊樞陳陶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
不得與在京差遣。葬欽仁皇后柩於裕陵。曾布罷布
初用王安石薦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青苗新法
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布又上書欲上專任安石以刑罰督
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
布贊之甚力惇與大獄無能解救或陰擠之惇遂而布摠
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遂繫京至崇寧初知上意
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大與布異
會布擬陳施而為戶部侍郎樞密之子迪布之愛婿也

奏布以爵祿私其親布公辦父之聲色少屬上不悅御史
錢通言布援元祐之舊稱紹聖之忠良遂出知開州
其時太平州移移開州已不巳詔置獄開封而府尹呂
嘉問挾宿憾逮布諸子皆煥治由是曾約曾絳等一百
五人坐責有差降布為開州司戶依舊衡州安置後六年
卒。竄鄒浩初到后為其妃生子時中宮廢位后因是得
力然繼三月而薨諡獻懿太子后之立也浩三疏諫開
其意多得罪敗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議立后事獲
用三詢諫案安石對曰契之矣退告陳瑾瑾曰獨其在此
千異時議人妄出一端不可辦矣及蔡京用事使其黨
為疏謂不宮人享姬牛子后殺其母而取之詔暴其事安
置永州浩母張氏絕食浩之為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固辭
母曰兒能報國無愧公議吾固回憂。中書省檢會李
清臣嘗有劄子言世推仁厚未有過失及至
性為相開導以致怨怒伐之事或謂其宗廟或稱其
上躬受禍者一千餘人土民有誹謗言加以榜劍手
足刺割及有斬斷後足之刑其於道露以目不敢視者
有欲聖時有傷和氣也詔嚴禁安石對曰言者論其
雖民元符未解謝言。上表言其劄子先朝於走並責其
官歸州南州安置。秋七月詔置安石監外監司那分並
三年成任。蔡京自陶書左丞相起拜右僕射賜京坐延和
殿上曰昔神宗創立制中道未竟先帝繼之而兩朝
雖變更朕欲上承父兄之志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之京
時四方承正當重慶京倡為變事擢大之說謂官
物如美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上出玉璽手卷以示
輔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漆懼人言。蔡京陶京曰事若此

於理多言不足畏。不置置王太平之奉國區王四何
道哉。置置議司。蔡京提舉
自曾布罷相而呂嘉問者時知樞密院時之奇闕
下侍即許其是漢補而乃驟用蔡京天下之亂始於
此矣
焚元祐法。竄張未公向者開縣載身王出已係飯僧編
素而哭言者以為魁。竄置房州別駕黃州安置。言者
謂置春秋博士非便。意詔罷之。八月置安石坊以慶
民之有疾病而無告置居養院以慶無妻孤獨。復紹
聖役法。論置法罪。除學等十一人降官落職有差
十月劉奉世等二十一人皆坐垂簾之際置置法並罷
所居官宮觀。上以符未皇臣所上書疏付蔡京京以
付其子攸與其客強。明垂簾得看詳案為正上中正
聖等尤甚邪上邪中外亦上等計五百八十二人詔中
書省籍記姓名又以正。詔籍并元符未叙復過置軍之人
凡一百一十九人御書刻石端禮門
文臣曾任宰相執政。文臣。傳呂公亮司馬光呂大防
劉摯范純仁韓忠獻王珪張璪王巖叟王存陳瓘傅
堯俞趙鼎韓維孫覿范祖禹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
奉世范純仁。文臣。上
曾任侍制以上官。范祖禹王欽臣姚勗顧臨趙鼎
錫馬。孔武仲王。孔文仲朱熹吳安持張綱事
之。劉摯。鮮于侁。廖若。趙鼎。孫升。李周。劉安。山。韓
川。黃易。呂希哲。曾。王。觀。范。純。仁。王。巖。叟。呂。陶。王。古。陳
次升。曾。觀。謝。文。雅。趙。鼎。張。璪。呂
除官奉朝班。謝。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呂。安。持。張。綱。未。除。賜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與鄭俠常立程顯唐
義問余十平格非商倚張庭堅李杜陳祐任伯雨朱
光裔陳邦陳璣蘇軾天呂希績歐陽中玄只情呂
仲甫徐常劉當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景曾君貺

內臣張士良魯壽趙約譚康王僊陳詢張珪裴彥臣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蔡昌希哲劉唐是晁補之黃庭堅黃履仲游常

民已取信今欲造三百萬貫今陝西西道銀鈔東行從之
冬十月特之奇罷。建外學於國南以待四方之士賜名
辟雍。十一月置兩京宗正司。十二月論京兆州罪所
貶韓忠彥九人。○蔡京言十三山場茶慶曆以前歲收五
百餘萬今歲入不過八十餘萬欲復行禁榷令客入於在
京推貨入納請長短引赴諸場受茶販易明年置淮南路
茶場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宗正司

○劉達為中書侍郎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係籍人禁
又悉罷蔡京所造乃詔中外直言開政夜生遣諸門至朝
堂殿石刻翌日京見之驚曰石可毀名不可滅始上見
星變省懼深察京之姦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及諸州
歲貢六尚物尋又罷沿邊諸路科欵罷鑄當十錢省非衝
要處新置市易務罷諸路提舉鹽香茶學事宣米水利
等司市易官罷提舉保甲文臣差武臣提舉仍兼提刑復
左降人官諸徙者盡還之園土書畫等醫學三衛官以次
並罷。二月蔡京罷未幾京令其黨進言於上以為京改
法度者皆票上旨非私為之若學校大樂等教習皆是紹
述神考美意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於是上乃復學
校教官及香鑪司官又復大樂府復有用京之意矣。以
趙挺之為右僕射挺之入對上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挺
之因言京援引私黨布滿朝廷又建四輔非國家之利上
曰行且罷矣又曰天久旱今京去而雨可喜。三月親試
舉人賜蔡竊以下六百七十餘人及弟出身有差。遂使
來為夏人請地。上曰先帝已盡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
以來侵地可與之。詔以蔡下深得王安石淵源之學加
醴泉觀使兼侍讀下蔡邪紹聖以來竄斥善類皆下密進
劄請哲宗親批付外行之而元符中亦為左丞紹述之
說遂或主聽皆下為之卒於政和七年。六月廢不遠罷
右正言不遠論家安國不當獻議移尚書省人言蔡京欲
依第上曰寧有此耶然鄭居中又中朱諤嘗請留京賜第
久中且云善持札荒爾而以罷京不早還相天將動威
復有大雷電之怒此語殆脅朕其請之必從朕容以奉

○未久遷復相京天下謂何賜第當議上又曰比聞中外
有三不可之說謂法度不可變劉達不可用蔡京不可罷
朕得之怵惕不寐者數夕不遠曰京之誤國陛下所知也
達不知何故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刻寬上書係籍人
禁皆達首陳有何不可用不遠曰必有嫌望達若遂用在
陛下若京不可不去上默然尋詔不遠昏繆迂闊差知興
化軍。夏人納款。八月竄焉。十二月劉達罷
○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右僕射。二月以學按
三舍非貢次第著為令諸生自稱養教非之州學州學教
養分為三舍自外舍升為內舍自內舍升為上舍貢之辟
雍自辟雍登太學俟殿試命以官。三月趙挺之罷。立
八行舉士科。四川改行錢引法。六月建德祖殿于景
靈宮。京師大水河北京西河決。秋七月伊洛溢。蔡
京謂言官論劉達要兄章縱姦濫敗官倚達勢盜鑄往來
貿易捕縱下獄竄海島。中書省言崇寧五年上書觀望
者五百餘人禁中悉以焚毀內擇其情重者竄責李鼎直
曾縱黃宰方軫四人。程順卒順崇寧中遷居南
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願
登言異日能使專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援引後學
成就則予不得遜焉其後朱熹論之曰明道德性寬大規
模廣潤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辛亥大饗明堂奉神宗配。冬十月蘇州地震。大雨
雷。閏月鄭居中同知樞密院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
為居中責報京薦之。太廟齋即方軫上書言左僕射
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寧之說為自媒之計
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

奏請盡作御筆行出又語人曰京實勞之也若則補已焉
則補君必欲陛下飲天下之怨而後已也又言發京師所
造尚書省謂之紹述可乎又建四輔郡遣門人為四輔
又建方田法欲擾百姓而鹽法朝行又改客鈔遂為故
元符末上書之人分為邪等熙寧間置則謂為陛下言
或又遣子依日與陛下遊戲以花石禽鳥為戲而陛下
使不知天下治亂也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之重
乎詔宣示京京言人臣無將有以誅之刑言言不實有反
之罪望付有司命治御史獄竄於南○其用翡翠翠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置黔南路拓地數千
里塞外諸蠻悉已納土時建城寨而其地荒瘠遠近
六歲有死上無財何皆軍內地金帛輸之二年始知開
拓地實也柱州王祖道妄誕之言京附和之乃追貶王祖
道散官○乾寧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乃赦○蔡京
州○廣州兩云
京等奏甘露降侍即應延福宮所奏竹生紫花黃葉松
開掘枝連理御筆曰昨日仙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
上京又奏有仙鶴數萬隻飛鳴又奏建州竹生花
結成繩米搬入城○其言雖所收數萬頭又奏續生
瑞穀安化縣生芝草○其言雖所收數萬頭又奏續生
百二十坐又續州雙龍連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鳳
雙頭方竹牡丹凡五十三百種有奇詳表稱賀又言
州黃河清放州牛生麒麟六十二隻降甘露二十
皆連理二鳳祥雲現三鳳見此祥祥手詔云金芝

于良為萬壽聖旨改名壽康蔡京等主上酷好祥瑞
李諫以竹釘庭葉草於蟬蛻背以獻及至一夕而解
釘猶存葉子野雉昂不則以膠粘紙纏其不之罪元齊
詠補牛生一物今已被村民壞了切慮即獻出程折
言扶邦度家以得異禽恐風風也此等無根之語不可
勝數天大雨雪都城平地八尺飛鳥盡死九街水滑人
馬莫行臘月之雪京等皆指為瑞雪三月之雪以為瑞雪
拜表稱賀詔京等皆指為瑞雪三月之雪以為瑞雪
之可倚蓋本安之之言謂天變不足畏噫自古物以罕
見為貴貴有異言其言謂天變不足畏噫自古物以罕
萬頃以為祥瑞此等欺誑之語君臣同為誣罔豈不貽
笑於後世哉
蔡京進太師。童貫加武康節度使河等路宣撫內臣
節始於此五月加檢校司空易鎮泰寧貴由此特功稍
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皆不復關朝廷矣。河東北盜起
○二月置諸州曹掾官。建徽散閣祿哲宗御集。三月
遣內侍譚稹使舒江陽揚等州。夏五月庚戌朔日有食
之。童貫遣統制官辛叔獻領兵援洮州又克漢哥城
征樓哥降遂據之以為積石軍奏至百官稱賀以王帶賜
京京請佩金魚遂為故事。六月滿南英納土詔以為
州九月降南英化上三州及南恩州諸州并以此長靖州
歸德及治州慶州南平軍英人並納土幅員二萬九千餘
里蔡京奏賀。置保用郭宗院以勸其相後宗室也。任
氏為昌州縣氏婦夫死十年夫之別居顯兄強逼之往不
能制自破其金以死獻上封旌德昭君。冬十月以石公
卿為御史中丞。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天監三年春三月上親試舉人賜賈安宅等十人
人等出身有差。詔中外官司轉敗申明衡政御筆
分者以大不恭論。孟湖為學士有古學而精於易經
言本朝火德應歲有角受命之象宜更變庶事以厭之
不然期將至矣未幾於文德殿進一軸卦象如平日所言
上下不準乃肅謝還方。六月華京龍京東國曰父公
參論其教上亦取京遂罷為太一宮使初上為端王時
上史局有郭天信者言王常有天下及王即位言驗得
每奏天文必指陳以報京密曰日中有黑子上為之恐乃
疑京故罷之京致仕仍朝朔望入朝會計亦宰相班。
以何執中為左僕射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言陛下即位以
求五命相矣有若韓仲度之庸庸曾布之汚穢趙鼎之
愚魯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何為者耶是猶以蚊負山
也。夏六月至十月不雨江淮大旱。冬十月大雨震
電。甘肅降大雪。
○大朝四年春二月禁燃頂燭臂自後者。張商英入
對除。陳耀之子正慶詣杭州言京有反狀
知杭州蔡執正奏送京師上命中丞劉執中轉之權白
明州還入開封制徽權孔季華為使更曾權使蔡執正
奏許京罪貶通州流正慶沙門島。夏五月條給僧尼
度牒三年。改宏詞科立詞學兼茂科。○是季于中宮
獻文始出王良造父開遂歷閣道逆行入紫宮幾遍掃垣
內外座已退俄又進掃帝座者甫前後二十餘日乃滅水
直言大赦
星孛者於此掃帝座者甫其後金人犯帝廟者甫

記蔡京權重臣高人屢言其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
子太保致仕任便居在。六月以張商英為右僕射時
旱是夕大雨上書商英二字賜之。秋八月省冗官。
石公弼上疏言自崇寧以來任事之人專務僥倖功倖當開
選則招納無窮修造日廣民力凋瘵繼疫相繼死者過半
軌運花石耗費無算東南之役湖廣蕭然上天垂戒寧不
在茲願息民以承天意何執中等毀之遂自兵部侍郎出
知揚州。○閏月以張闕知杭州兼領花石綱先是朱勳
嘗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勳初才致黃楊三四本上
已嘉之德威威增加遂至舟舡相繼號曰花石綱專置應
奉局於平江指內帑為囊中物每一發輒數百萬搜剔
數幽隱不置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自計出之名
曰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者悉以黃帕覆之
指為御前之物不問遠近之問盡皆搜括石巨者常數
丈載以巨艦載以千夫繫河斷橋畏懼折斷數月方至京
師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又即所居創一園林
樹之勝冠於二汴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
中監司郡守初到必朝謁焉。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龍朔滑手觀額。冬十月壬寅祀鄭氏為皇后。十一月
丁卯郊。張商英請開寶二聖事就皇太后改元詔就尚
書省置尚書商英請開寶二聖事就皇太后改元詔就尚
大夫爾汝以典以典其安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道祠。夏四月張商英罷
商英入相不知平心用人故待從臺議事設言以陷之
上者亦奏言者之過商英乃除職文殿學士知河南府
經略賊知鄆州至夏張元公又論與郭天信交通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京師。○秋九月。鄭元中。舊。使。還。京。在。汴。聞。其。出。使。之。附。奏。實。威。名。既。顯。官。亦。漸。大。使。更。則。可。以。本。何。連。還。出。疆。上。報。京。曰。屬。主。臣。識。其。意。因。遂。視。之。不。亦。可。乎。貴。不。貴。其。君。臣。相。與。指。大。曰。南。朝。人。才。如。此。歸。至。焉。南。河。有。燕。人。焉。指。得。罪。於。燕。無。所。容。家。見。貴。陳。威。德。之。策。因。獲。歸。改。姓。李。名。良。嗣。賜。上。遂。賜。趙。復。燕。之。議。始。於。此。○再。宣。陳。權。先。是。王。安。石。嘗。嘗。月。初。八。十。卷。權。初。謂。安。石。此。書。語。歸。宗。朝。及。班。賈。州。乃。著。合。浦。章。集。以。日。錄。語。誣。之。罪。歸。一。章。下。後。又。著。以。明。尊。其。集。痛。絕。王。氏。以。發。揚。其。寧。用。舍。室。臣。本。未。之。歸。而。自。助。區。區。改。過。之。心。書。成。藏。于。家。至。是。何。執。中。請。治。其。集。語。罪。勒。得。台。州。縣。官。尋。移。楚。州。○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四。月。蔡。京。內。苑。五。月。京。洛。職。致。仕。都。堂。議。事。三。日。一。至。都。堂。○三。月。親。試。舉。人。賜。第。傳。以。下。七。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羅。萬。官。田。○五。月。利。州。路。轉。運。副。使。張。巨。獻。奏。餘。三。十。萬。緡。為。言。有。所。論。奏。除。名。官。州。○羅。萬。官。○秋。八。月。蔡。元。祐。制。詞。○九。月。改。官。各。以。太。宰。少。宰。易。左。右。僕。射。○十。一。月。改。官。自。南。至。御。大。慶。殿。受。元。主。大。教。內。臣。譚。植。經。營。河。東。邊。事。至。晉。州。得。異。物。於。民。間。似。石。非。石。似。銅。非。銅。長。天。餘。闊。寸。餘。厚。二。三。分。色。亦。黑。首。末。亦。黃。中。有。古。篆。銘。文。其。上。兩。傍。樹。出。兩。失。如。雲。氣。之。狀。莫。知。何。物。也。植。歸。以。進。蔡。京。京。見。之。謂。此。為。元。主。即。天。錫。焉。者。曹。奏。所。都。也。於。是。行。朝。會。禮。受。主。於。正。殿。○蔡。京。進。封。會。國。公。何。執。中。進。少。傅。改。太。宰。仍。兼。門。下。付。郎。○行。給。地。校。西。法。受。田。一。頃。○其。次。令。校。馬。一。匹。○至。九。萬。匹。○蔡。京。學。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六

○政。和。三。年。春。三。月。王。安。石。追。封。王。尋。詔。封。其。子。孝。為。臨。川。伯。於。祀。廟。庭。○二。月。崇。寧。太。后。劉。氏。崩。右。昌。才。每。曰。章。獻。明。肅。大。誤。矣。何。不。東。起。轎。頭。出。臨。百。官。上。尊。謂。蔡。京。曰。朕。自。日。大。病。那。箇。便。有。車。輦。意。那。箇。者。謂。后。也。又。曰。朕。不。得。不。開。防。使。人。當。殿。門。與。之。劍。若。非。宣。召。勿。問。何。人。入。門。者。便。斬。之。至。是。后。以。不。謹。無。疾。而。崩。死。之。日。天。為。黃。雲。覆。常。始。事。覺。上。諭。輔。臣。以。后。不。謹。且。重。曰。不。幸。京。曰。言。然。此。修。造。多。事。失。防。謹。宜。有。此。等。且。古。今。自。有。致。事。不。足。煩。聖。心。憂。慮。何。執。中。忽。遽。進。曰。太。后。左。右。願。陛。下。多。置。人。侍。奉。以。婦。人。女。子。加。之。恐。懼。萬。一。不。虞。則。陛。下。不。可。負。殺。幾。名。也。上。憐。然。因。曰。不。欲。即。此。決。之。晚。當。召。親。來。請。果。促。召。輔。臣。既。入。發。議。將。廢。之。而。太。后。已。崩。為。左。右。所。逼。自。即。簾。鈞。而。然。焉。上。曰。吾。后。已。廢。今。崇。恩。又。廢。則。泰。寧。無。配。矣。會。其。已。崩。故。降。其。事。云。○羅。萬。官。○三。月。王。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王。清。和。陽。宮。成。即。攝。寧。聖。聖。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七。年。改。為。王。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中。虛。先。生。徐。守。信。賜。號。靜。先。生。劉。混。蒙。賜。號。真。觀。妙。冲。和。先。生。後。並。贈。太。中。大。夫。○置。後。選。士。散。內。外。舍。為。之。○裁。梓。慶。路。以。祭。泰。神。等。八。州。畢。也。是。歲。南。平。奏。戎。州。保。州。美。各。納。土。○置。議。權。局。訪。求。古。禮。器。又。詔。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開。元。禮。不。足。法。至。是。書。成。乃。頒。五。經。新。儀。于。天。下。又。置。禮。制。局。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冠。冕。之。制。○冠。帶。裝。禁。之。則。○開。元。政。公。主。為。帝。姬。易。國。號。以。美。名。一。字。兩。國。者。以。四。字。郡。縣。生。為。宗。姬。族。姬。○五。月。葬。昭。聖。皇。后。○秋。七。月。頒。新。儀。樂。此。樂。乃。古。杜。角。路。君。臣。相。悅。之。樂。○先是。并。制。樂。平。墳。苑。八。十。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敷士八
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重和初
別置道官自大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
夫至迪功郎道職自冲和幾侍宸至靈神幾校經凡十一
等侍宸同待制檢校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夏
四月開雅樂初開宗子次閣大學時雅諸士量而推恩。
五月祭地奉太祖配殿。內侍楊欽以製樂傳宣之勞加
即度。秋八月宣和殿繪生王芝又召有鶴三萬餘隻獻
旋雲霄之上並許捕賞。延福宮成記畧曰乃殿永巷城
之西宇入興營造增光前烈而從延福於其後之北宮為
南向過得地中殿因宮名次曰紫珠又為之書其亭曰碧
琅玕是時榜於春路麗澤於秋方其殿則有移清成平
會寧春諫和昆王臺主而兼報報瑞瑞桃春錦鳳瑞芳
芳麗王臺有排雲堡蓋保英雲錦蘭棠摘金一閣居
其東繁英芳雲錦華曉華文綺錦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秋吉最王扶玉落雲之閣居其北會寧之北豐石為山而

政和五年春正月置南宮東殿事計平之。二月
定王相為皇太子。以童貫領六路邊事。三月親試舉
人賜。以下六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人寇
遼。夏四月建德真宮。改集賢殿為右文殿。置宣和
殿學士以蔡攸為之。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于河陽。
秋七月成辰朔日有食之。八月建明堂命蔡京為明堂
使。京陳邦光居池州先是邦光為太子庶事會蔡京獻
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
不問以道德相訓乃持玩好之具滿吾志耶命左右碎之
京聞邦光實太子諷言者擊逐之。流星出析城流至
瀋沒赤黃色有尾跡照地占者以為不祥京獨以為天子
宗廟有喜稱賀。湘西水。冬十一月高麗遣七人學
五人明年親來賜四人上舍及第還歸其國。遼天祚

神女...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重寶為陝西兩河宣撫。閏月... 二月上清寶錄宮成蔡京命重寶等廣延福宮以備... 龍江江之外為龜鹿等文禽孔雀諸欄多聚珍禽珍... 湖尾動數千實之又為村居野店酒樓等第於其間每歲... 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換市行鋪夾... 道以居燃博皇飲至元後乃罷之先賞後又關之東... 龍門至有丘門時溫州林靈素因徐知常得幸於上... 託言有天人降云天上有神霄王清府長生大帝君及... 第清華大帝皆王帝之子又有左元仙伯書劉仙伯等... 等八百餘官乃謂上為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而... 已即諸葛也上喜又於景龍閣對景曜門作一清寶錄宮... 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 為欄柵不施五彩有自然之勝若江南樓後主三品之石... 姑蘇白樂天植之樓皆取以實之又於宮前外仁濟輔政... 二年命道士施水藥於民上時蔡京城下視之由是問... 龍門城上依樓道通寶錄宮以便觀眺之路土數從後

上往來未幾則有期門之事矣明年又擊劉仲實王青... 壽宮於天下以舊天監觀為之無觀則以手充仍設長... 大帝君青壯大帝君像。修御河新殿相免夫錢。廣京... 城諸諸王外第。夏四月尙執中致仕以太傅就第。以... 蔡京總治三省事三日一朝仍赴都省及輪往逐省治事... 未幾又令朝朔望三日一知印當筆。五月鄭居中劉正... 夫為太少宰兼門下中書侍郎。六月皇太子納妃朱氏... 軍自再獲寧郭兩城囉之地悉為郡縣矣。詔我皇臣骨... 姦罔上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毋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 榜明堂刻石尙書省。八月修玉隆觀。改走馬承受... 置廣訪使者。兩浙水。九月詣和嶺口上玉皇觀號。... 增置直徽散總華文天章閣秘閣集賢殿修撰為九寺... 冬十一月詔罷事令童貫與議。己亥郊。置提舉... 東南九道坑官。十一月劉正夫致仕... 自張商英罷相蔡京益變法度居中在右府每為上言... 之乃為相四方欣然望治詔不能制京至是以致政仕... 正夫既罷後王黼國召亂余深自時中李邦彥... 皆鄙夫患失之徒而養成靖康之禍也夫... 劉公田所以內侍楊戩主之皆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 其籍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錢於是大擾農民... 困弊極矣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遼海人高永昌... 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 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之至瀋州女真遣兵來援勸... 海琳敗績乃以燕王為都元帥率兵至乾州武朝度等... 殺遼王不克復召遼還王而女真擊破遼高永昌其

五

卷之六

花石洞

卷四

借漢言王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
三人至楊哥太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
寡言而視不常而有志有大志有楊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
打稱帝以其國產金故號大金遣人請天祚求封册天祚
遣使備表冊為東懷皇帝
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號大遼金仙餘為仙人
主僧補德士行者稍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
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士為女德明年
詔復舊○女真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
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
政貺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趙良欽用國書而
有開曰女真之酋止節度使用詔足矣有開至登州而死
會謀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真為東懷皇帝矣乃詔政
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麻特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麻
阿骨打軍前阿骨打責以中輟留半年始遣歸詔之曰吾
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
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
醫往是秋還以其事奏聞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
真圖契丹謂可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
交也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以余深為太宰王黼少
宰初上訪大臣以取遼之策鄭居中曰洵武臣以為不可
獨賴是其計以身任之左司僕清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
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父安士不習戰軍
又無無輕議論以為後患繼繼曰左司敢沮軍耶○知湖
州葛勝仲與黼連姻亦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守相安宰相
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事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時諫者云天祚有亡國之相或言陳荒臣登州為臺主
黼薦蔡京使廣增天祚懼以歸且示以相法言之亡在旦
夜并圖其凶險易以進上大喜擢蔡京為右司燕雲之役
遂決
啓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此亦可
圖繼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燕之策嚴示如之何而不
夫豈知天下父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為金人所笑
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
宣和二年二月朔改元○三月皇后親臨詔建蔡京
童貫遣劉法進兵攻統安城法以為不利貫迫之而
行士卒陷沒者數十萬○夏人寇邊貫以鄧延瓌入
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破之於靈威軍六月夏人
納款詔六路罷兵初夏人恃橫山諸族善戰故用以抗中
國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剿遂得橫山之地夏國主
所恃乃因遠人納款請和且以善裏進許之前此未有也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月都城水高十餘丈水
未依前兩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奈肆人晨起拭床榻
脂若有大大跡其傍質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遂為
作坊兵衆取而食之都人繪之若世所畫龍鱗者黑色
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於其際始分
岐有聲如牛後十日水至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
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紗方起時折
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日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聲更
猛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亦
氣為多自西北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
乃止○秋八月復舊曆定帖鉞初元豐中議者謂民之貧

錢至是諸路事為難奏花本事轉運李社請復其法然則
不過得利三分而朝廷計之○九月燕京保和新殿工
勸童貫蔡攸等請為京等請見安妃許之酒行無算二鼓
五鼓始罷京為記以進○道懷院生金受上幸觀焉遂由
景龍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
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
悅之說於是京以備尚主而收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轎幸京
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
從推子牽衣挽留而不却又曰輕車小轎上賜臨幸邸報
傳之四月初上之微行也外人尚未知因京謝表乃盡知
以此見無時便僻趨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休閑多道市井
淫媒謔浪之語以盡上心懷宋八出入禁省收加開封子
行鎮殿中監龍信使其父京矣始微嘗勸上曰所謂人主
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宜使自勞苦上納
其言遂微行都市妓館酒肆亦皆遊幸正字曹輔言上微
行之失綱官柳州政和以後上輒於出入巾裏及衣服獨
喜同臣庶實欲為期門之事而死固其為白屋不施五彩
多為村居野店又聚野獸樂博鴉鷂數百千蹄跡滿
蒲苑園宣和間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死若川
澤波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冬十一月乙卯郊
行宣和二年春二月女真使同呼麻持其國書來請別
遣使還好因遣趙良嗣往猶以買馬為其實約又攻梁州取
燕雲舊地軍面約不賣國書時女真出師三路攻遼國上
京是夏良嗣等青山山追及阿骨打遂從至上京觀攻城
不旋踵而破與阿骨打議約大抵以燕京漢地欲夾攻

川使女真取中京大朝取燕京許之遂議咸陽良嗣初許
三十萬兩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非西京
也阿骨打亦許之遂以手札付良嗣約以交真其自平地
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即難依已許之
約仍遣使奉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
下蓋緣素昧未致禮答酌以權宜又馳使傳請良嗣等言
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
國信諒不妄言若指來責難為矣攻取不保得已許為
定具形弊幅輿諒都察余又九月至闕尋以馬政報聘
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
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勸兵拒應復此其不得過周
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母聽契丹講和○戶部尚書
格言示渠之運自夫秋絕不至由王顯等上其綱急應事
之用今珍異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者皆未十一上
以諭黼黻取下即司運數以進格言是併應奉司綱在其
中屬戶部者十之一二詔格罷知滁州○夏五月祭地○
布衣朱彥說上書論臣寺之權太重鳳池州○六月蔡京
致仕仍朝朔望時京之依條條孫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
而條尚帝女他至侍從者二十餘人尚方資子無虛日
役皆至大官膳至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而上厭之至
是請老詔京致仕依舊神霄主京舊舊觀便○復元豐保
甲舊制○秋七月詔文臣非邊防勿起復○燕京舊第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派師成累遷河東節度使太
尉時上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善於逢迎先御聖覽令
師成主之多擇善書畫寶物重畫外庭莫能辨王顯以

事之權勢重於諸道者皆出其門。自稱蘇軾出子因許于
上載之文復出人間。十一月余深諫上以取閣中花東
之優王。曰此太平末事不足罷言。言請深使曹輔言事
深求退出知福州而以王黼為大宰。方臘反睦州青溪
有洞曰幫源廣四十里。不遠往往聚其間。臘家有漆
園時作有司利源而兩浙花石綱之擾臘以所誘之
數日之間。聚至數萬人。遂以謀朱勳為名縱火大掠兩
浙都監蔡遵。頭坦擊賊死。遂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是
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為賊所據。備號改元。末樂初臘之
亂。王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至且峻責浙西提刑張
矩勿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連陷數州。上大恐始遣
孫討之。積運留不進。至三年正月賊入抗乃改譚積為兩
浙制置使以童貫為江浙淮南宣撫討方臘。時北征事起
陝西動兵多聚糧下。童貫以往上機行送之。擢貫為東
南事盡付成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四月童貫與王
黼劄鎮兩路軍馬約會於睦州間。包幫源洞裏表裏夾攻
至是鎮與楊可世馬公直率勁騎奪賊門鎮平旦入洞賊
二十餘萬抗拒轉戰至晚大敗。火其屋萬間。斬賊五千
餘級。鎮亦如之。擒方臘并其親屬偽相侯王共二十九人
奏捷于朝。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一百餘萬。王師自
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至八月始伏誅。尋赦江浙淮
南等路改睦州二州為嚴州。徽州。十一月以陳過庭為
御史中丞時睦州獨獨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
黨二人則寇自平又言宋勳父子本利餘小人交結權近
竊取名器賄賂張籍羅致彭著且正典刑以謝天下。時論
聽之。盜宋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如州

張叔夜等方略討捕盜賊
宣和三年春正月復熙寧舊制。乃大赦六年禁衛改
元豐法制者以不恭論。蘇杭造作局諸色匠人日役數
千而財物所須悉利於民。民力重困至是以方臘浙西
悉詔罷之。二月罷花石綱。初江淮發運司於宣揚楚泗
各有轉般倉。綱運綱運兵士各有地分。每舟雇二分。各私
商以利舟又載鹽回運兵士稍便之後以發運司舟船撥
充御前綱以載花石而轉般倉廢矣。綱多重載不容私商
又益法變更無回運舟兵苦之多逃亡而為盜至是禁般
載花石使之般運糧道。三月親試舉人賜何夬以下六
百餘人及舉出身有差詔梁師成下使臣鄧宏書組赴殿
試賜同進士出身。是春日有青怒青黑無光其中淘淘
而動若鉅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
指雲而稍止是時賊未平人多憂之。夏四月貴妃薨
貴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為長生帝君謂妃為九華王
真女妃每神霄降必別寶於妃位。五月金使來詔國子
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禮之未幾傳旨曰選人已知金
人海上住還難以復知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
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復奏得旨候童貫回議之使留
三月餘卒以國書付使人歸國更不復遣使何肯打意朝
廷絕之乃悉師起還中京。中丞陳過庭乞罷冗官之以
御前使喚為名者京西轉運張汝霖請罷進花東主。黼劄
之以為懷憂與過庭言黃州汝霖與州。王黼言臣
累奏士大夫抑損廉潔者在妄為譏謗望特置願奉一司
臣等總領以杜悉然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乃奪

尚方者幾什一每陪宴則必為供饌之技以獻之
取客○六月河決恩州○黑書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
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二
歲乃息○秋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總管復領陝
西河宣撫○諸路惶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

內侍官謂之家臣自古無賜坐者其在禁中則不可知
外庭未嘗見也時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視宰相師成
為開府亦視宰相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
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為師傳於義尤悖貴以領樞
密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易紫衫與羣
閣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

之役古所未有也

二月兩電○三月辛秘書省大學○金人陷遼中京先是
天祚有四子長趙王次晉王次泰王次許王晉王有人望
秦王母元妃之兄蕭泰先慮泰王不得立密圖之會晉王
母文妃好適耶律撻馬里妹適余覲撻馬里事嘗過余親
家泰先密告其結余覲將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撻馬
里等皆在謀文妃亦死獨留晉王余覲懼叛歸友真友
真用覲為先鋒遂乃殺晉王死非其罪天祚率騎兵五千
奔雲中留守相張琳李處溫燕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
取馬三千匹入夾山李處溫及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淳
淳即位於燕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天祚為湘陰王淳
王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蕃部天祚主
之遼國自此分矣金人迫至雲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

宣和四年

及凡婦童及其幼女皆俘獲之耶律淳立遣使來告謝
王以天祚在夾山淳安冒稱立令離州之至五月耶律
淳死蕭幹與大石林牙立淳妻蕭氏為太后以元德興八
月阿骨打追襲天祚王國離其都統蕭現天祚脫身去
及真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
於是乘勝遂因狄成進邊牧馬休兵奉聖州之東○夏
四月下詔復幽燕故地遣童貫勸兵十五萬巡邊伐副
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耶律淳
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復故地巡邊下也五月童貫至高
陽聞駐軍用知雄州和訥計降黃榜招諭若有豪傑以燕
京來獻除節度使遂令和訥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卒與
宗總西路之兵屯范村耶律淳遠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
餘騎屯涿之新城童貫遣張寶趙忠諭耶律淳舉國內附享

執二人斬之又遣馬廣勸軍書入燕大石林牙謂其僕人
王介儒曰過河語童貫欲和即還作舊鄰不和請以兵相
見前軍統制以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向為大石林牙所
掩被傷而退漢益兵二萬童貫於統之將渡白溝河諸將
皆欲迎敵師道以貫約不可妄殺乃止翌日虜來大兵堅
壁不動而退蕭幹迎戰於范村與宗遣楊可弼援之仍自
督戰虜乃却凡駐十二日乃還師退雄州虜至城下曰女
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舍此不圖而欲射利東
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童貫參議官
劉幹議再修好上聞師敗遂詔班師○貫之遣也鄭若中
力陳不可又謂禁兵使百萬生靈肝膽塗地公實為之
○宋昭上書言遼國不可攻金人不可降異時金人必失
故盟為中國患也宋主不聽童貫言良嗣等言極激切乃乞

親自奉使以和之詔昭狂妄除名廣海州。加高使開府舊制數帥早朝退至殿門於學執蘭子階下相揖捲簾二三尺以為禮使以簡龍人不數年至太尉至是又加開府恩比宰相每遇王黼於路則分道而行傳呼相揖故事盡廢矣。秋七月初收經制錢。九月金使李重烏駘高麗商來初金人取中京毀破天祚行帳又占雲中忽蘭重寶舉兵恐則朝廷取燕京則歲賂不可得乃遣使來烏駘等奏聞責朝大兵厥境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趙良嗣答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重寶舉兵以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足較也烏駘等又詣王黼第計事而授回書良嗣曰縱本朝東勝下燕亦與已許報幣初不必計先後也而以良嗣報使馬橫副之。初重寶回軍至河間阻滌土潰與保州而已忽知中山府度奏耶律

燕人有越境而至者主謂有請于上詔貴使無歸罪者斬召諸道兵三十萬接用神師道為帥師道力辭又遣堂曰太祖嘗出收燕山圖示趙普普曰此必曹翰所為然翰能取之陛下使誰守之太祖遂卷圖而入如師道非才豈敢以翰今朝廷設有如翰者又使誰守之於是師道以選事落節度而更以劉延慶為都統制約九月會三關為蕭右軍政契丹於漢人應南軍將謀殺之時官常勝軍郭藥師有意歸朝而四軍蕭幹聞王師再壓境忽自將來詠藥師誘幹降而幹不從藥師遣使表以涿州來降時高厚亦以易州來歸書自河間傳回雄州時已在道藥師至受之以其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御軍軍聲大振蕭右軍意容釋助來奉表稱滿防視則不三納款備臣彈之而去曰須納土乃受冬十月劉延慶

郭藥師等自雄州送新城劉光世揚可止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時兵眾五十萬進駐廣瀋河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日遣騎渡河擊我藥師言遂以全師抗我則燕城必虛宜遣輕騎襲之乃遣常勝軍并西兵五千騎襲燕城迎春門以入藥師遣人諭蕭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蕭戰至晚不解蕭營回兵救燕人皆死聞藥師累敗奔門不得出盡奔馬縱城而下死者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大軍屯廣瀋河者未動而蕭幹兵緣數千得漢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大為旗幟之無遺陰逸一人歸報眾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而還重寶遂散再舉不能下密遣其客王環由飛狐路約阿骨打以下燕十二月阿骨打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口

懶駙馬越北牛口阿骨打越居庸關馬擴隨軍行阿骨打擴曰我初聞南軍到慮有六賊者我心亦喜將就軍歸國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焚而遁何至此耶一兩日間到開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契丹聞阿骨打至奔開而遁遂入居庸關軍皆奉食時到燕蕭氏聞若蕭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及城統軍蕭乙信開門之罕相以下皆降蕭氏奔夾山阿骨打遣五百騎送馬擴歸朝獻捷。金使來議劉燕山地而平澤營三州不許至是趙良嗣馬擴至奉聖州國相蒲結以在歲不遣報使今歲出兵失期為言不令更不論元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良嗣皆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辦論數四卒不從於是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歸十一月庚午郊。是歲高麗王保死子偕嗣位

宣和五年春正月金使李靖王度勸燕王與趙良嗣
 借來金主謂燕王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祖松山本朝上
 意以銀絹代之靖後請城幣上亦特許遂命良嗣再使求
 平澤地阿骨打曰平澤故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稅租阿
 骨打曰燕租六百萬貫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湯易舊疆
 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燕易夫復何言御筆許十萬至二
 十萬不敢擅增良嗣奏留難州以國書詔復遣良嗣
 再使代稅之物來從來論遂許以遠人舊歲幣四十萬之
 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湯易順景檀州六州代稅錢一百萬
 金人既得所欲乃許三月金使宣述割王度勸燕王
 持誓書來且言金主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
 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宣述割
 之言乃遣兵部侍郎唐括迺誓書交燕京日子虞
 至燕山先索犒師金萬兩得見元室等且索誓書觀之
 字畫不謹凡改更三四王勸皆曲意從之且索燕人趙溫
 訊李劇能來歸者宜撫司趙溫訊與之其志愈驕矣至夏
 月遣楊瑛以誓書及燕京湯易順景檀州六州來且索
 二十萬石上遣重寶察使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燕之
 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幣卷而東而宋朝指城幣數
 百萬所得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湯易阿骨打曰海上
 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時左企弓為金人謀謀
 詩勸君莫惜捐金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邀求不已
 宋朝曲從所請乃許之。故兩河燕雲路時習趙良嗣
 解謂許我雲中故曲救併及山後云。後以王雲中
 燕山府營慶都縣師同知燕師以節欲居度上度捕
 單所書有左燕師不從燕常勝軍橫盛度不能制師

生發九月以度知中山府蔡靖西易其任
 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破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
 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陽
 關陽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乃此數關蓋天所以限番
 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宋朝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
 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
 丹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澤二州隸之號平州
 路石晉以燕山諸郡賜契丹又改為燕京路則與平州
 為隔路矣始宋朝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
 比平澤所以有辭也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舊漢
 難勉故難離不入寇至自平州由當時議割地不明地
 理之謬也
 五月王勸加大傅總治三省事。金主示其乞買立排
 太師大聖武皇帝。遼張毅以平州來降張毅知契丹必上
 籍丁壯五萬以為備金人既下燕使參政康公弼諭意
 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有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
 肅幹爾公弼以語粘罕遂改平州為南京加毅同平章事
 至是具乞買新立遼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患遠從私訴
 於毅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
 振若明公仗義自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繼燕人
 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
 之援何懼乎毅召李石問之石以為然遂殺企弓石與高
 履誼燕山說王雲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毅總練之才足
 以禦金山安燕境宜招致之雲中送石履誼關政石名安
 都履名雲又趙敏修者乃遼相李劇能也三人與王勸
 事多從之張毅又遣其弟來通款乃殺毅即其弟

金史

金史

金史

金史

使來告祠位以著作郎許方宗為贊嗣使金國無城
 官室就以所居館泮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舞
 幃南離之伎調鷄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樂後飾舞
 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
 其國法然皆受命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
 規模盡倣中國所為亦宏侈矣。六月科克夫錢燕城常
 勝軍五萬代兵九月給糧十餘萬石而他軍不與焉故
 悉出河北河東山東民力以饋之率費十餘石至二十
 石始能致一石於燕山三路俱困上殊不樂欲罷王蘭離
 作免夫之令與得以父其權乃借置調夫京西八萬淮南
 四萬兩浙六萬五千江南九萬七千福建三萬五千荆湖
 八萬八千廣南八萬二千四川十一萬八千並納免夫
 每天二十萬餉卒天下所得總二十萬緡而結怨四邊矣
 秋七月置幾衛所以王蘭離領軍師成副之。金人攻
 陷應新等州先是金人以納張殺彘出怨言又於三月來
 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稹曰宣撫司未嘗有許糧
 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良嗣口許
 其足憑耶終不之與金人怒及擊兵亦以此為辭遂攻應
 新遂守臣蘇永叔陳炯又陷飛狐靈丘兩縣絕山後交割
 之意乃罪稹置軍方詔落太尉致仕
 金人自滅遼後觀有虎視中原之意而朝廷不知唇亡
 齒亡早不為備而反早解厚幣以饋燕山之地觀其金
 帛子女靡卷而東以空城與之其意亦可見矣金之欲
 渝盟而無其象幸有納張殺之降絕借糧之請而得以
 歸曲於我此皆君臣聞昧而狂賣得逞其志也

金史

金史

金史

金史

除童貫等以童貫等領兵討遼東北燕山路宜撫使
 時遼主天祚在夾山上欲誘致之始遣一僧齎御筆
 書通意及天祚許歸則易書為詔待以皇弟之禮位燕
 王上策等十間女樂三百人天祚大喜貫之是行名為
 代張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天祚來降自往迎之也是
 冬舟車馬輿幸與宗使抵軍至雲中會契丹已歸國留
 兀室權元帥責以庭參禮卒不相見第使高麗齎書言以
 朝廷先遣書招納叛亡雖山後亦許難以便交擴歸告
 貫以虜情不測乞速營邊備貫不之信
 宋之於遼歡盟歲久天祚嘗私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
 吾與南宋為兄弟其憂國為甥舅何憂哉宋皇渡海與女
 真盟宋攻天祚謀復燕雲可謂失計矣至是而誘致天
 祚未知天祚能南歸乎適足以激金虜之怒何其愚也
 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先是上待王蘭離
 他相輔以父事梁師成稱恩府先生蘭離側有複道過師
 成家上因觀之蘭離悟其父結狀乃按時中邦彥以分其權
 而師成亦繼初上欲大用彼因曰蔡六宜堪作相彼遂落
 節鉞仍領樞密院事十一月主蘭離致仕。罷樞密司。十
 二月詔以法式慈多流品罷樞密院樞密院力匱乏令尚
 書省局議議命蔡京兼領。蔡京領三省事時盜賊日熾
 內外窘匱上意大不樂中宮贊上召故老大臣遂決意起
 京上又恐京年高不能朝奏遂命其子樞以時入對數延
 傳道君臣之意而後以策樞密院其父因係私懷西濟
 許止落職勸傳仍詔毀板由是京父子遂為仇敵。童貫
 欲收復雲中以奏議來京主其說右丞相文粹中對以

林氏宗祠

勝計也

堂立期仁

第詔爲盜以免抗卒伍有過竄名爲盜中皆得所欲太白尹徐處仁極言其弊中卒罷爲官觀○金人滅遼○契天祚竄入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其以兀室代代雲中乃使撻輟諸軍五萬并誘其后妃太子秦趙王及宗魯南來太石林牙嶺之不聽遂越漁陽鎮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爲金人所敗又畏中國不可仗乃護奔西夏未至金人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踰年卒遼國遂亡○燕山糧石自京師輸米五十萬斛以賑之○罷京東西弓箭社先是宣和四年梁揚祖請置社旣而邀功者取五等之籍悉入之民不堪擾梁起爲盜故臣僚請罷之○三月朔雨雹○夏四月蔡京致仕○六月有寶貴廣陽郡王宋朝異姓非外戚黑封王耆蔡京用事時

義順堂 常慶堂 振濟金

紹述之說以資參謀遂贈王安石舒王其後何執中贈吳
河郡王乃賞重賈燕山功遂生封唐陽郡王王爵於是號
矣。劉安世卒安世從司馬光學初除諫官懼禍以母老
辭母曰天子諫臣當捐身報國若得罪流竄毋問遠近害
當從汝所之於是正色立朝面折庭諍或逢盛怒則執簡
却立俟天威稍霽然後抗辭時目曰殿上虎梁師成使吳
點持書來喻以即大用點固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
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又可破戒乎蘇軾曰器之真
鐵漢云。七月熙河河東路地震有裂十數丈者蘭州尤
至者庫皆沒河東諸郡或震或裂有狐升御榻而坐詔
毀狐王廟。十一月丙戌郊上繕下壇而虜將入寇左右
祕之不以聞恐妨恭謝。十二月盜入分道入寇東路之
軍料雖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
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以
呼爲東朝廷西朝廷於是幹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北
粘罕之軍寇河東陷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先是金人
旣獲天祚連遣三使來聘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變得
天祚也又次曰賀天祚薨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疲
弊而虜亦因以覬覦迫降使我至及三使北歸宋禮部
郎中陳楠爲送伴使至境上它臺言大舉公爲掠奪無常
儀楠懼馴還時粘罕已書南侵之辭會義勝軍三千叛奔
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
是劉彥宗余觀蕭摩方勸章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擢就
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寇然尚未顯然渝盟故事使命更部
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且使行至境上值幹離不入寇
遂執察等責令改拜自副使將驛以不官羅拜臣服察等

不獨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大背曰我以南朝天子
德故來吊伐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然自古之
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惟有死
而已勝不可屈也夫首怒執而殺之隨州州。童貫
復宣撫自太原逃歸始金人遣李用和來告慶結言于上
曰願詔童貫至河中當授以雲中之地雖謀言不一而信
之不疑詔童貫再行宣撫貫至太原遣馬樞卒與宗住使且
交許應州及飛狐靈石縣還金國擴等至境粘罕嚴兵以
待止許更卒三人從趙擴等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
如見金主禮首識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降
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訛不謂貴朝陰納張致收燕京
逃去官民本朝累降追還等以虛文見給今當更辨是非
擴曰本朝緣諱張致大計輕從張致之請止深悔之願相
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之且交許應州飛狐靈石兩縣
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耶山後我家地尚復奚
論汝家別則數州來可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
粘罕所言告貴貫未幾金使撒魯押王介儒來且言張
致渝盟其國已與兵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况南朝百年
舊累之國若稍侵邊備其能遠侵撒魯押曰國相若以貴
朝為可憐則不敢長驅矣童貫若勸童貫大王割河東河北以
大河為界用存宗社也貴聞之憂慮不知所為即與童貫
字文虛中等通歸請太原帥張孝純諭童貫曰金人渝
盟大王當會諸路將極力支吾令大王去人心搖晃將河
東與賊河北亦豈能保童貫曰貴受命宣撫非守土臣
必欲留貴貫帥臣何為孝純撫掌嘆曰平時童貫大師依多
必欲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上

奉詔童貫河面目見天下士平貴曰遂行
金人渝盟上之所恃者童貫而已貫先逃歸國何賴焉
貫本庸懦因京為助遂擇兵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
旗鼓進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
不先敵士不用命童貫敗師貫之再行繼見虜勢披猖
即行退遁誤國之罪莫大於此觀孝純之言忠貫日月
其許國之心亦見於此矣
韓離不軍至燕山府知府蔡靖命蔡師張令徽出門為備
蔡師戰于三河令徽遁歸蔡師論靖降靖曰誓死報國此
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抱持之未幾韓離不至蔡師
迎降金人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置軍中初蔡攸童貫
力王蔡師謂可任邊事楊時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亦
遂有告變者皆不省至是果叛報至京師時方議封蔡師
王張徽令王割燕地與之出守而韓離矣韓離不守
靖守燕而引兵向關以先驅攻保州宋肅軍不克關中山
府皆度禦之。粘罕兵至朔州守將孫興出戰勝負未決
義軍開門獻其地進至武州義軍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
驅至代州李嗣本率兵拒守義軍擒嗣本以降安撫使史
抗父子迎戰死都巡檢李翼屯岢嵐拒戰不屈將吏皆遇
害金人至忻州守臣賀正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遂
下令不得入城遂距石口關太原帥張孝純以義景守關
景辭不許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守忠至開關以
歡景奔還粘罕遂引兵圍太原知朔軍府孫明來救兵不
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
觀樂可盡忠報國朔曰恨兵少爾乃復引戰金人大沮
粘罕再益兵力不能敵朔死焉無一騎首降

金人以解離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罕據雲
以圖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幹離不
三鎮直犯解離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雖得武備
應四州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舊邊雖不失備粘罕所
以不敢輕犯鴈門石鎮之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
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囑舊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
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觀之燕地不棄則河入焉粘
罕幹離不分路以圖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
關之志以粘罕之類尚且慮遠慮母使夏國許割地以
為牽制猶不敢輕舉況粘罕不才居粘罕下豈敢直越
大河以犯宋關耶實藥師有以告之以童貫重兵在并
州粘罕由雲中入侵必與之相持今京畿為虛河朔無
備可因粘罕以為牽制也故幹離不特而行之是歲
侵中原由居粘罕止其為藥師之謀明矣○粘罕自雲
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慮家計難取分兵由
胡谷寨入焉其拔兀室余闢曰今日至代州必有數戰
成敗未可知直至代州並無一戰夫何代州三日而陷
石嶺開關以迎金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
有易中國之心矣會中原又不知兵內無賢相外無猛
將束手無措坐視中原淪於夷狄生靈塗炭可勝哀哉
幹離不犯慶源府其太史占帝星後明大驚欲回郭藥師
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道出陽武縣知縣將與兵
力不敵死之攻陷信德府執守臣楊信功○罷花石綱及
非之上供并征福宮西城祖謀內外製造局○童貫得
牒及開拆乃撤書其言不遜會初臣不以奏李邦彥謂
若以撤書達呈書上乃下詔罪已亟言○太學生陳東

李綱
見

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等罪狀師成李彥章劾之罪指為
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庚申上內禪以道君號退居
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立妃朱氏為皇后○李
綱使金虜告內禪且求和○門下侍郎吳玠薦李綱綱入
對綱奏極敵固守之策且請急召諸路軍馬以壯京師余
議出征又言國家敦示和好歲幣犒師之物當量以與之
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
願陛下留意毋為浮議所搖上嘉納除兵部侍郎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六

宋欽宗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南侵內侍果方平領兵在河
北金人奄至金平營將南面守橋者望見虜中旗幟曉
斷橋斷陷沒凡數千人虜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
望風奔散我師在河陽者無一人河水已合虜遂取小舟
以濟凡五日騎突方絕涉兵猶未渡也金人已渡河乃嘆
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輩怎生得渡遂陷相州金
人遣郭師為前驅與師夾河三百里皆明至瀋州。已
已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與師叛命侵軼邊鄙胡
虜更在河陽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
已飛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全有司並依
皇帝幸澶淵軍事以待即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玠副之
羅山參謀軍事。寅王肅宗勸李彥道君皇帝出幸南
京。白時中請上幸西京云欽西京洛陽吳玠曰京城百
萬生靈奈何棄之會中官國公已行內侍王孝鳴曰陛下
豈可留此上意未決降禍曰卿等毋執朕將什使西起兵以
復都城決不可留綱泣拜俯伏以請會燕趙二王至亦以
固守為然上意稍定乃召中官國公還委綱治兵禦寇中
夜上遣綱率統制王宗望入朝見禁衛軍甲乘
輿服御皆已陳列綱與王宗望入見曰陛下已許臣
留今僕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在都城
豈肯舍去萬一中道歸散陛下親與為情自度願已迫城
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始命綱行
呂中曰當虜人之入寇也久以爲車駕不當守京城

其從行幸之計可以無虞乎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
紮而不在於守與避也。靖康計者固當避狄而亦
非倉卒之可避也使其早幸關中之謀棄虜未至則
車駕行幸猶可以避否則自後上皇治兵西京之訓集
天下勤王之師京城或可以守虜既迫京師而謀避狄
乘輿一出警衛聞虜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
議也。
辛未上御宣德樓宣諭六軍於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為親
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瑋副之治都城四
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
保甲廂軍不與焉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
中軍軍人十有統制統領將領等日諫習之治
守之具粗畢。金人抵城下矣。白時中罷李邦彥
太宰張邦昌少宰都人呼邦彥為浪子宰相。壬申遣使
督諸路帥臣勸王兵入援。以高郵軍不軍至京城西
北屯年脫崗大驅監護馬二萬人錫且如山蓋郭藥師嘗
在其地打越率軍金兵先據之。夕金人攻宣澤門以火
炬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賊城基陷死士二千列布揚子
城下火紅云。綱長鉤投石碎之。人於中流排置秋木及
蔡京家山。疊門道間就水中。綱獲自餘人迨旦始定。
李邦彥等請議和以緩虜勢。李綱鄭望之相繼使虜
營轉輸不以攻城不克遣王汭來索餉師金銀欲奪其
主為伯父。燕雲之人在漢者皆中山太原河間之地且
欲親王宰相為漢乃退師歸。李綱鄭望之相繼使虜
金二百萬兩銀五百萬兩牛五萬頭羊一千口表段如銀
數量與金八十萬兩銀二百萬兩段子如銀之數牛羊其

師所請上從之李綱力爭以謂韓琦及歸朝官固無害禍
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
往親王不當往今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彼以孤軍入重地
勢不能久種師道及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請綏給
金帛禁遊騎不得遠略俟歸而城破在朝夕尚何有孤
軍入大境而善其歸乎宰相皆謂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
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何足較上默然綱求去上曰不須如
此卿等第出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欺我也宰相皆易其言
詔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及康
王毅然請行曰庸必欲親王臣為宗社大計豈應辭辭李
綱高世則偕行所求皆與之綱留三鎮詔書不遣乙亥
金人攻通天景陽門綱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十人以隨金
人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近者
以手砲擲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六子弩
坐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
獲首者數千級金人又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綱登城督
戰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乃退武備節度使何灌死之
○王孝迪議揭榜立賞括在京軍民官吏銀違者斬之
得金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詔金國以大金稱。梁師
成伏誅。丁亥陝西神師道姚平仲鄭延張俊韓射中環
慶汪洋馬遷熙河姚古秦鳳神師中及折膠質折可求等
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稍安李綱言於上曰勤
王之師漸集非節制不能歸一不能濟願勅兩師聽臣節
制上不許乃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平仲為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
肆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

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
分不相統一矣。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兵至遇金人
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范瑒將萬騎自京東南
趨於馬監之側王師大振綱奏曰金人之兵見實不過六
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正
猶虎豹自投檻穽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俟其
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種師道入見奏云臣以
議和非也京城周圍八十餘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栗
支數年不可攻也若於城內劄寨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
勤王之師不逾數月當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
地不宜割與上令與邦彥共議師道見邦彥曰師道在西
上不知京城堅固如此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
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九戰與守自是兩
事戰不足守則有餘京師數百萬與盡皆兵也師道與邦
彥議數日不決。二月丁酉夜令樞密司都統制姚平仲率
步騎萬人宵劫虜寨以賊還初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
不可接戰候姚古來兵勢益盛乃可而李綱主平仲之謀
夜扣金營欲生擒幹闥不奉康王以歸謀泄而虜有備併
力擊之殺傷相半楊可勝死之師道復言初寨已誤然今
再遣兵攻之亦一奇也邦彥畏懦不果用。李綱會行營
左右軍將賈明出景陽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驕監分命諸
將解范瑒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戰於幕天坡斬獲甚
衆復犯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既而宰執令
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虜所破
復存者上大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向書右丞親征行

本
書
上
卷
下
卷

李綱

營使以秦越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
欲罪綱以謝金人也太學生陳東上書曰在廷之臣奮
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所謂社稷之臣其庸
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
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攸李光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
邦彥等嫉綱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
間投隙歸罪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
事之臣乞復綱舊職以安天下之心付仲師道以閫外之
事又都民數萬人擁伏闕下會邦彥入朝乃數其罪且欲
歐之具檄傳宣不退都民遂過闕鼓山呼震地乞復綱
及師道舊職開封尹王時雍筆之不去耿南仲王宗漢恐
生變乃入奏上勉從之於是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
綱矣內侍朱拱之懷詔不行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
詔而解之及綱至復舊官俾出東華門宣諭人心大悅喧
呼而出

呂中曰自古真撥盟以來朝廷下和字戰人才不賢不
否何其洵多變之甚也趙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
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
早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為不和之謀師
道方逞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為急
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師道為誤國而罷之
諸生伏闕又以李綱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
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
我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兵敏耿南仲謝克家
孫觀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其敏本主和議者
幾矣留虜使於結遠人又以為女真藉口之資矣

所
謂
三
鎮
金
人
之
至
則
下
清
野
之
令
未
幾
傳
言
寇
猶
未
至
則
又
令
清
野
更
不
施
行
戰
者
不
決
於
戰
和
者
不
一
於
和
至
於
城
已
破
禍
已
至
而
議
猶
不
一
心
猶
不
忠
終
始
一
歲
之
中
多
變
若
此
大
抵
上
下
之
心
稍
急
則
恐
懼
而
無
謀
稍
緩
則
遲
遲
而
又
變
其
謀
清
康
之
禍
蓋
坐
此
也
慶
曆
元
祐
專
任
君
子
而
去
小
人
紹
聖
崇
寧
以
來
專
任
小
人
而
仇
君
子
靖
康
之
際
君
子
小
人
雜
用
焉
嗚
呼
可
不
戒
哉

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存之便不便
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
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
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忠終始一歲之中多
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
遲而又變其謀清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
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
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金使復來宇文虛中齎李綱所留三鎮詔書以往仍奉迎
康王先是康王留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矢皆中
管連珠不斲金人謂將官良家子似非親王豈有親王精
於騎射如此乃遣歸肅王為質。壬寅金人進兵成
門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
及床子弩者皆焚之綱既登城令砲放自便能中虜者厚
賞夜發霹靂砲擊之金人驚散。以沈晦假給事中從皇
弟肅王使幹商不軍。乙巳康王自金營還。金人圍京
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
遣閣門使韓光裔來代朝辭之禮又遣團練使賈幾代別
康王上令王解所服犀帶付靈遠轅閣不為贈。丙午金
人退師仲師道請賂河徽擊之李綱亦謂微取誓書後三
鎮俟軍半渡而擊之並不從綱又請用潭淵故事護送之
於是盡遣城下兵追幹商不之師及於邢洛間相去三十
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
遣上追兵綱力爭於上得旨再遣而諸將還亦數程矣再遣
猶及金人於澤沁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遊
擊弟追護之而已

當時行移文字出於密院者則令使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諸將莫知隨從國事安得不誤
李邦彥大憲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金幹密不師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公處諸郡亦然河北堅守。粘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緊要之衝不克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對曰開險如此而使我國之兵可謂無人矣二日而城陷守臣張確此金人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折中遂見殺。王雲龍使虜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約及雲龍回云虜有許意其質以就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歐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使紛然矣。神師道罷中丞許師道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乃命神師道為河北宣撫駐滑州姚吉師為河東制置神師中副之古總兵以援太原師中援中山諸間諸郡
呂中曰靖康君子皆主不奔三鎮之說而金人卒以叛盟然則不奔三鎮之說非歟曰靖康未始不奔三鎮將有不奔之說耳使其真不奔虜安能為我患使蚤以三鎮與虜虜又能守盟約乎河東河北天下之心腹此斷不可奔也吾誠不奔固當外為奔之謀以不怒虜人而內為援之實以救三鎮此忠臣義士也今一人言奔之便則不復念軍民守國之忠一人言不奔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之辭而未嘗遣一人騎焉之援是其所謂不可尺寸與人者徒以激虜之勢而反以孤忠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廷之負其民多矣自

古者未嘗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河東河北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于紹興幾十年寧不肯降虜祖宗之德淪肌浹髓至矣使其合十萬以為一誰能陷之所以不能陷者特以權輕兵寡勢孤力分也為金人所困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為奔師非民大矣猶可謂之不奔三鎮乎粘罕已據太原野葛不已陷其定兩河咽喉已塞矣而朝廷至是猶集議存奔三鎮地與便臣下尚相持奔不奔之說甚矣其可痛也金人當善使臣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功安得不為虜所侮乎
神師知樞密院事。除元祐黨籍學術禁追封范仲淹贈司馬光張商英官。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用大臣
神師內侍不崇節恩倖不聽同僚人不輕爵祿不濫賜與奪爾居以營燕遊之地不地之爾力以廣淨用之費凡屬國害民之事一切罷罷。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為大宰呂頤少宰二月張邦昌罷以徐之為大宰唐恪中書侍郎時朝廷以徐之仁又擢恪人言質獨給事諸家曰則則則一良守朝廷得一儉人其後附會南仲亦錄有不可不者與仁人相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既至當軸殊無嘉策又與呂頤議論不合一日處仁方秉筆而敏以語相後敏仁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頤真比黑同坐者皆引去明相與敏奏其事不驗曰能處仁而以兵敏代之敏年少多不理事不能裁減其如軍期緊如是火敏不留意時語云敏不理太原而理大學不理防秋不理春秋不理夜五而理安石不理堂上而理舒王蓋識其不切事務故也。蔡京

傳州至澤而死年八十蔡攸竄安軍幕有詔所在斬之
四月始至師。夏四月夏人寇邊攻靈威城我商將知
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入得之自河以西
我國得之今麟府諸蠻悉已歸我公何而而不降乎攻甚
急城陷昭死之。復春秋學官。置詳議司以徐處仁吳
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官檢討分。旁期以半年去一
切之政羣臣以爲與熙寧條例司崇。講議司相似條例
司欲變祖宗法講議司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被
制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弗
信言者不已尋罷詳議司。詔吏部右殿選實凡由楊勳
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書紳積等西北之師五
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蔡攸湖南。關陝關河東之戎

原亦歷時粘罕屯兵國之悉破諸將爲城法以困太
鋼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連分人防守
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
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師中李其
并陘道與姚古相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果
復壽陽榆次等縣有輕金人之意又輸重賞軍之物悉
其定不以隨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
實射者而隨行銀號只數十枚虛言告不足而罷於兵士
憤怨又嘗約姚古張淵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與會
戰死榆次果刺力戰而死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師中
聞上哭于禁中贈使相官其子孫二十人姚古屯威勝
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安傳冠至以勳軍情師潰于威
保隆德。安節又勸古遁故兩郡皆潰古及安節還
召安節斬於壕林死師古軍廣州。師道駐滑州以老
病丐罷。赴河北。以李綱爲兩河宣撫初朝廷聞神師
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別議遣宣撫使代師道領兵
再援太原取南仲謂國弱強宜割三鎮以賂之綱素祖
宗之地不可分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隨。夷狄豈爲民
母之道哉上從綱議爲再援之計南仲。方今欲援太原
非綱不可南仲以綱異議故出之綱召。自陳書生不知
兵恐不勝任且誤國事諭旬不受命上怒且不測奈何
綱又書杜郵二字遺綱綱乃受命宣撫司衛兵三萬人而
關馬綱白上曰戎事非馬無以資張軍容。以括都城馬
殺命不果行綱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勝。兵叛於河北
遣左軍往。以解滑。置副使代綱古以折彥質爲河。不爲公事

下唐

與唐治兵於唐德府網請銀錢百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
 啓行。六月賊陳公輔。下戒昭詔先是謀議馮道言有
 公論有公道公論天下所同而公道萬世不易祖宗之法
 與元置之法擇其可者行之諸經古注與安石新議擇其
 善者而從之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詔諸朝堂御史李光弼
 之不聽右正言崔彥發為解心腹置人才之一也自紹述
 一道德而天下於詭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詭
 佞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
 開邊而禍塵犯關矣此用賢費人才之効也於是降詔
 呂中曰自二月金人退師至十一月金人復入寇且上
 下協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廷方爭結立黨與蓋
 諫方退而前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權實之邪正誠為
 烈焰張公洪波而已夫虜之退師非吾德足以感之吾
 力足以制之特以二酋之勢未必勝恐為吾勤王之師
 所乘耳故退師以誤我使吾主怠而師散然後彼得以
 得志而一退之後吾之上下相與觀望迎上皇於東南
 散西師以開陳勤王之師蓋謂諸道幸我黨之論其
 號則不云三鎮其實則不救三鎮也其辭則以爲內惟
 政事自誤據夷狄而其言則藉口以治不急之務也國
 家待虜上抵急則募之緩則忘之豈獨靖康哉
 丙辰太白盛食感威鎮四星聚張。壬戌暮出紫微垣。虜
 置元帥府以諸版字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粘罕幹兒不
 為左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為左右監軍關目及耶律余覓
 為左右都監凡七人是時粘罕兀室余覓三大酋棄太原
 北去往返有餘里撻懶及秋乃還而我援兵雲集不能
 解人馬之困計其矣。秋七月除元符上書執恭等

舉出東北長數丈拂帝座掃文昌大臣謂此乃夷狄將舉
 非中國憂也提舉龍泉觀譚益勸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
 以應天不具感其腹說。勝捷軍於討平之初勝捷軍統
 制官張師正與金人遇於河北而退至大名府宣撫使李
 鈞大斬師正以拘不能撫衆聚其自安又聞童貫已誅有
 大校李福有為首遂掠青淄間脅從至四萬人於大遣揮
 將韓世忠擊之追至臨淄河臨陣斬福餘奔甲而遁世忠
 入其軍中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邪
 我府意宜一皇后保祐哲宗在彼誣謗父而未明乞行改
 正昭洗王若為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蔡確曾受封贈之
 典二從之。李綱遣解潛也威勝軍劉幹也運州幕官王
 以寧與都統折可求張思正等皆也汾州范瑒率山東兵
 屯南北關已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城下時大雨
 連月或謂盛以語上上以綱兵權太重憂仁曰綱書生
 耳夷狄中國之陰今太原兵圍未解不以此憂而憂綱乎
 然綱猶未進兵而河東七月日晷已涼且多江浙閩蜀人
 皆弱不可戰至是劉幹兵先進凡九戰皆捷斬虜數百金
 人併力禦之力不敵而退師遂無將領王彥戰死而解潛
 相過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虜甚多當金人增兵潛兵力不
 能勝而潰。八月召李綱以神道代之綱為宣撫而副
 使劉幹制。使解潛察訪使張瑄以勾當公事折彥質等皆
 承受御前。分事得專達綱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
 雖降指揮。果而承受專達自若也兵出少綱謂分路
 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
 雄以湖南立至即為宣撫判官方欽會合親率師討賊

來帥道開勇必再舉入寇亟請幸長安大臣以爲未幾召還命劉幹代之幹未及行復命范訥代幹。幹不復入寇張思正師潰思正之兵在汾州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休謂劉幹解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汾州執導獵狗于衆曰此不堅守右嶺關道還者斬之癸丑中秋月盡金人於文水縣張飲謀者以告思正思正之斬首數百幾獲李嗣本甲寅復出戰金人曰彼衆我寡而喧囂不整無能爲也以鉄騎三千直衝我師師潰相蹂踐而死者數千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者數千奔汾州願以牙兵數百起應思正是威勝隆德汾晉絳澤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以方計州縣邑并皆空矣。劉岑李若水分使虜軍請緩師使還言至幹萬不軍止索歸朝官所欠金銀見粘罕則專論三鎮。徐處仁具敏龍以唐恪爲少宰何果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尚書右丞許翰罷同知以聶昌代之李回奏書樞密院事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專主和議上是之處仁力爭南仲引王雲使虜密請逐二相以藉口左正言程瑀上言徐處仁庸常具敏耿南仲昏懦唐恪傾險此政事所以曠敗而不振陛下宜別選英賢以圖大計。福州軍亂殺守臣李延俊朝廷命劉頴討平之。九月金人陷太原始粘罕又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泰勝急攻丙寅城陷太原城方四十里人守甚堅而百姓自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皆籍爲兵屋舍盡拆去壁令其相通時時出兵劫番賊寨掠取

蘇糧食既盡殺老弱餉軍飢新日甚賊知城困甚以雲梯登城守城者猶與之戰城破軍民猶巷戰賊怒縱兵屠城盡殺勝捷軍擒帥臣張孝純副總管王雲質原朝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揔提舉單孝忠三十六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

太原之援自种師中一敗於榆次姚古復敗於盤陀解潛又敗於閼南張顯繼敗於天水四敗之餘朝廷急召李綱綱方欲出師決戰綱歸而太原更無可援之兵坐其亡也太原陷凡十五日上下相蒙上皆不知太原者京師之藩屏太原陷則王室孤矣內外無援矣或謂河東之援兵非不多良將非不用而竟不能以救太原者何哉朝廷之威令不嚴將帥紀律不一大臣議論不和此靖康之所以敗也

朔州守臣孫翊領兵援太原敗於城下朔河東名將也金人亦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鴈門朔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朔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朔麾下多朔人至是驅朔之父老以示朔軍於是軍叛朔方戰爲叛卒所害。府州守臣折可求援太原敗於交城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於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

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須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衆侵太原之初朔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

令之遠可求在武州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
是坦途更無關阻若朔與可求會離武朔之師并
以精兵中時粘罕妻于則王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
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
此道也粘罕去意則幹離不亦喪氣矣由是痛切與可
求救太原無術也

是章以閭門令人充使見粘罕廢後不拜責其貪利敗約
不勤詞直聲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成勝軍人馬受書以
解粘罕其情狀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上
起陝西兵為京城援不復議和乃遣章使陝西勾兵命諸
帥議武備。何果請置四道總管府分提四道兵以知
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義總西道知鄆州張

宋徽宗十七年

十五

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軍次則得通用
官得辟置兵得陟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冬
十月黨李綱言者謂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又指言十罪
責授節制建昌軍安置以綱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感
衆聽再請寧江。幹南不陷真定府初虜人以三鎮未得
後兩道入寇幹南不之師八月十四日入塞敵以衆攻廣
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攻真定先是真定帥劉光遠
備具人恃以安總官王淵於幹南訓練士卒數千人皆
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固上以太原危
急恐虜東較侵犯河朔命幹南宜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邊
州以據其險又幹南自隨乃以李徽猷守真定趙鼎
垂謀於幹南則學於畫夜博戰城上虜人初攻北壁頭且
拒之至是偽移攻城東就復趨頭往應力攻兩日一夕

第
張

後攻其溥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虜人忽鼓衆進而
城陷李徽猷不能死為虜所擒頭指率衆巷戰麾一指揮
去頭顯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其拔刃演
圍欲出而諸門皆為虜人所守遂之孫氏園山中解條絕
脰而死遺被執至燕山不屈死之。幹南不陷平以楊天
吉王為問罪使書來責問契丹罪王乃余都蠟書并
元割三鎮並令開門以待先是幹南不歸幹南聞幹南不
獲金帛不贊而已無所得遣使求賂時動王兵集有輕敵
意乃拘其使喻月不遣有都營趙倫者得歸詠以告館
伴耶律曰金國有金觀者領兵用精銳其衆貳於金之願
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大臣信之即以詔書付倫賜
仍賜倫銀絹倫歸白帖罕罕怒表聞其王其主報云深入
攻討至元師從長增置又總府所可求來獻言要圖之此

宋徽宗十七年

十六

有大遼天祚梁王出接補金人之道毀我宗廟今南朝天
子如能合擊金之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奏上令
致書宋王曰河東入魏府為粘罕所掠故虜以為為祥
虜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
鎮之地又安思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
虜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及加其主徽號上乃果
辭深明其非朝廷之罪書王時雍貴館之時雍議盡以
三鎮所入組增威勢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
河東之師虜使頗領其說先取楊州帥十萬足以行。粘
罕陷汾澤等州汾州雖乏兵疲而知州張克敵堅守以待
敵俄聞朝廷分河東為兩路陸德為東路平陽為西路各
命守臣救汾兵未至而城陷克敵南向焚香拜舞乃自戕
決其家死于難者此八人紹興中贈忠確都監賈亦

之。陷威勝軍守臣張壽。陷澤州。守臣高由。由降。陷隆德府。守臣張有極。陷平定軍。守臣東攻太原。之壽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父殄。屬之。果。高。人。竟不能拔。乃攻平定。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後與。輪。商。不。合。兵。攻。平。定。亦。喪。二。三。萬。人。拔。之。粘。罕。當。會。議。平。定。再。寇。京。闕。元。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先。取。兩。河。徐。取。東。京。不。為。晚。先。犯。東。京。不。利。則。兩。河。非。我。有。也。兼。太。子。耶。已。到。東。京。不。能。取。之。粘。罕。曰。東。京。天。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而。河。難。得。而。莫。守。耶。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又。舒。石。手。作。取。物。之。狀。曰。如。運。寶。物。回。首。得。之。矣。諸。酋。稱。善。上。聞。奇。矣。太。原。真。定。大。以。為。憂。乃。下。長。痛。之。詔。命。兩。河。又。用。援。命。諸。將。合。從。還。衛。見。便。而。動。無。拘。一。律。乃。不。可。不。平。陷。平。陽。府。初。金。人。犯。汾。州。諸。將。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城。統。衆。屯。平。陽。以。扞。北。邊。時。倉。庫。之。闕。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餼。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至。嶺。下。仰。望。官。軍。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排。徊。未。敢。前。而。官。軍。漸。散。遂。通。嶺。至。平。陽。城。領。兵。遁。去。城。遂。陷。粘。罕。不。犯。懷。源。府。都。統。王。淵。遣。兵。三。百。人。劫。賊。寨。賊。兵。亂。殺。賊。數。百。時。宣。撫。定。劉。統。兵。五。萬。守。滑。州。粘。罕。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而。趨。大。名。由。李。固。渡。河。高。麗。來。貢。胡。餅。陰。言。由。麗。事。金。國。必。竊。我。之。虛。實。以。報。唐。望。止。令。通。表。却。其。使。還。十一月。神。師。道。臺。上。聽。其。復。後。臨。忠。憲。夏。人。寇。邊。陷。懷。德。軍。守。鳳。劉。統。兵。拒。死。之。粘。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汝。夜。夾。西。制。置。使。韓。益。各。統。兵。赴。關。

會。唐。恪。敗。向。仲。寧。上。和。議。誨。同。知。蕭。昌。曰。今。百。姓。困。匱。幾。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毋。得。動。議。真。守。三。鎮。太。原。之。陷。也。乃。命。王。雲。使。勇。許。以。三。鎮。租。稅。之。數。雲。遣。從。吏。李。俗。歸。報。已。請。和。不。復。議。三。鎮。止。索。王。幹。冠。冕。反。上。訴。罪。事。日。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乃。命。康。王。出。使。未。行。雲。回。言。事。已。中。變。必。欲。得。地。若。二。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關。百。官。集。議。于。延。和。殿。言。不。可。與。者。惟。梅。執。禮。呂。好。問。洪。弼。秦。檜。等。三。十。六。人。自。是。宗。尹。以。下。七。十。餘。人。皆。欲。與。之。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于。庭。請。與。之。以。紓。禍。何。果。待。之。甚。堅。曰。三。鎮。國。家。根。本。奈。何。并。之。況。勇。清。變。詎。安。可。保。其。必。信。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為。赤。子。并。地。則。并。其。民。并。為。民。父。母。而。并。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唐。恪。密。啓。上。以。親。証。為。名。西。幸。洛。京。據。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在。守。也。力。証。其。不。然。上。以。足。輿。地。曰。公。當。以。死。守。杜。搜。泉。及。謂。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大。原。真。定。已。失。不。若。之。阻。飭。備。以。待。何。果。以。堅。持。三。鎮。不。與。金。人。故。罷。以。降。過。驛。為。中。書。侍。郎。孫。傳。尚。書。右。丞。梅。執。禮。建。議。清。野。認。河。東。北。京。繼。命。梅。執。禮。為。清。野。使。已。而。京。畿。民。扶。携。入。城。大。擾。遂。罷。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而。軍。又。發。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上。虜。曰。南。兵。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遂。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唐。恪。乘。機。渡。自。河。東。澤。潞。自。更。多。集。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統。兵。甘。泉。城。去。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康。王。使。韓。益。不。軍。王。雲。副。之。許。制。三。鎮。并。表。亮。略。以。行。仍。導。其。主。為。叔。且。上。尊。號。十。八。

李王師出城雲石王曰京城雖據天下所無然其京城高
此幾倍金人使等坐觀一時長破之此雖權權如畫亦
不足恃也金人欲割地須大臣報聘以取南仲使粘罕軍
南仲東詣昌使粘罕不軍割河北並告和使與王內侍
行南仲至衛州衛州欲殺金人王內侍走南仲得脫遂如
相州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絳人不奉詔為粘罕子清所
殺劉其目碎切之。范致虛帥師入衛時知京兆府命為
陝西五路安撫使。乙酉粘罕不犯京師虜去歲駐年馳
周遂決水灌其地且置塙深廣至城下遂中劉家寺自
唐恪敗南仲等敵西南兩道兵至是四方兵無一至者城
中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數萬京東西弓手才萬餘人於
是以萬人分作五路備急欲護命城中辛未分兵
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京畿州縣素元集保甲三
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權部侍郎韓世勛亦謂宜遣元以
所統分四寨直圍西使兵勢相屬即重不敢逼城孫傳
然之而守禦使劉幹又奏悉取保甲自益元請遂塞。時
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兵不收兵部則由屬權密院收
密院則曰屬軍器監或謂屬部當收密院則曰庫部當收
至是反為賊用。兵革累之出立城外下寨使軍不敢近
城且通東南道路及京城被圍又密具奏乞遣口諸將併
出分兵期會為正兵為軍制為衝突為尾擊為應援出其
不意可以制勝上感於無議不果從之。大風拔木。張
反夜入衛上以手執趙兵叔夜自將中軍二子伯耆伯
將前後軍凡三萬人至尉氏遇賊海陵與戰賊虜數百人
轉圍而前已丑至京城屯于王津園東道總管胡直孺為
虜生得以示城上郡人益恐尋權叔夜簽書樞密以具兵

入城同孫傳楷置砲四壁夜與定勝同能守營不克。後
左右僕射。滑州軍亂殺守臣。閏月孫傳楷以何鼎為
右僕射恪無經營大略縱上巡城郡人願擊之因永去明
年二月金人來取恪恐不免仰藥而死。粘罕隔鄭州守
臣宋伯父請得河東諸郡或降或破始盡推河北頗有堅
守不下者。滑州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淵鎔韓彰年都
監趙士紳張湛潛統制沈敷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
皆死之初城既陷粘罕引州官等立其前傳令問不肯降
粘罕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率眾不降又問淵對云
粘罕曰州一體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
肯降粘罕令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
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粘罕犯京師屯青城遣蕭
慶等來議和力陳本朝失信事如已許三鎮兵退便不肯
交地今雖書河為界元帥必請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部水
監丞李處權等為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不受上以勤王
之師未至時令挑戰以示敢敵獨有衛士三萬每出數百
人雖多獲級然已十失五六至是上亦數百萬遣蕭慶復
來引見奏曰聖駕不煩出城只須僕射何景議事又請上
皇皇太子越王鄭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公為質
太子方數歲如何得到軍前徽宗月日得親王三人亦可
明日遣簽書曹輔左丞馮離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詒代親
王詣軍前請和粘罕即送之歸不交一談已而攻城愈急
。召李綱尋除領開封府。詔以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
元帥陳構為元帥宗澤副之速領兵入衛於是奏敢死士
得武學生禁仔皆假開門格應以行。丙辰京城失守先
是有卒鄭京者自言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粘罕不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理宗 宋理宗 宋理宗 宋理宗 宋理宗

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有議者危之時京盡令守禦人下城
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分四翼鼓噪而
進前軍城上後者奔墜城門急閉京治殿曰頃自下作
法因下城引餘兵自道門出城者纔四八人殺皆城隍城
遂陷王宗漢引殿班下城呼救駕四壁兵大潰統制姚
仲安死之。上聞城陷哭曰朕不用師道言以至於此
春初虜之去也師道言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
後患至是果然時上而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
駕人馬等皆欲奔而而指揮使蔣宣李福率衛士數百
人入洋樓殿欲護駕突圍而出張叔夜連日大戰斬其
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闕
殺傷相當所存猶有一萬人亦以此請上感於和議竟不
能從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愛敬軍出城是日留都
車驛都民爭入驛鬻而食之。丁巳金人令李若水趣何
與來議事先是李若水留軍中父之及城陷粘罕首諭若
水曰京城已破可亟歸報皇帝帝意播遷五百里內皆吾
兵也若水入見上曰金人止欲得兩河地頃宰相親王來
議上遣何與及濟王綱為請命使與諸青城見罕罕厲聲
曰南朝拒戰誰為之綱曰果主戰議皇帝無預罕曰我
昔遣使招爾出城爾而不來今城已破來此何也若水曰
不肯來為社稷也今之來為生靈也罕默然乃曰爾亦忠
臣也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惟在割地
而已與爾回言二酋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
不可出朕當自往。戊午上御宣德門宣諭守禦軍民曰
兩國已有和議各令歸業初何與欲率都民巷戰聞者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理宗 宋理宗 宋理宗 宋理宗 宋理宗

舊由是飲兵不下倡為和議以割地金幣為辭以
戰守之計而敗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為然遂聽其計。己
未與又至軍前二酋乃請上出見交宣稱星見有白氣
出太微垣。庚申日亦如血。辛酉上如青城僕射何
與陳過庭孫傳等從至齋宮與二酋相見上與諸惟粘罕
應答琅然然辭不唯唯而已上以金幣二酋笑曰城
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請大事欲發賜可
與臣下議二酋令孫觀撰降表書成令上簽名北望拜
且云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
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上默然。十二月壬戌朔上留
青城粘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九朝廷
之事必先關白。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粘罕遣使云康
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輔迎康
王輔以不見王而還。癸亥上自青城回。甲子上御祥
曦殿百官造朝金使四人從駕入城者亦朝見。上詣延
福宮朝太上皇帝奏曰金人以擇賢為君且以康王為
主不失祖宗社稷之大也時韋妃在側康王曰二宮
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陛下可急作詔書召四
方兵赴京師金人校計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
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陛下熟計之。金人來索金一
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乃令皇太后獻金帛
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收買金銀命主時雍兼領開
封府尹與徐秉哲分東西廂根括金帛而以御史監視之
丙寅索京城驛馬隱留者依軍法於是自御馬而下得七
千疋悉燒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宮嬪
監不肯出宮赴池死者甚眾戊辰金人攻城取軍器

可於。道陳過駐劄於所資如兩河割地其後過此
於燕山。尚書省大延燒民居五百家。而可

金人自攻太原以來惟以講和割地為言以誤戰守之
計吳敏李邦彥取南仲唐恪皆隨其計與為右丞孫傳
為尚書每朝議及割地必面執執政以為地不可割
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之初無奇策足以濟難
陷乃及頃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始乃反信於城破
之後蓋天下之望致乘輿播遷由感於和議而戰守不
固也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八

宋欽宗二

靖康二年四月庚辰金人入汴京正月辛卯朔上詣崇福
宮朝太上皇帝帝親率其子真珠大王同嬪御八人入資
上命濟王惲景王和如金營報謝。大風露晝夜西北陰
雲中有如火光。庚子上如青城先遣人催諸州交
割地界索金銀急欲繼任。又遣使來曰農務方興
將歸上大金皇帝徽宗事請皇帝到營而議上曰朕以十
日出城見元帥上將率虜營乃以孫傳芳家輔太子監
國傳仍為留守。徽宗親割之事是上出城原以下皆從部
城百姓數萬人拖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
亦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瑗怒曰皇帝本為生靈已求知
今幸虜營日王蕃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
理百姓怨投瓦礫以擊之璣以劍斷其手指及殺死數輩
蓋繫輅之人也上至青城與粘罕相見罕曰今北朝聖朝
別立異姓為主矣遂留上于青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
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留衛三百人命侍衛
郭仲荀統之餘七百入遣入城上日遣中使環城中云元
帥以陰雨打傘之會未成尚須少留其實粘罕營中無
可還國矣辛亥加大金皇帝徽號。劉裕死于虜營粘罕
其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裕乃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
忠臣不事二君此余所以必死也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自
祭自縊而燕人嘆其忠相與置手書聖院之西崗上及金
人去始飲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莫不為之流涕
數大率士盡忠顯給初在陝西為重賞所知及是能以

紹興初年以前失所從爲給還云。徐傑死于虜營太學
生徐傑請開重門言獻金銀虜遣騎探赴軍中徐以
書上罕請車駕還闕願解抗論爲所殺。慶元初州知縣
州崇陽縣李泊持兵入援至城下與虜戰創甚猶被血夫
呼叱左右負已以戰遂遇害士死廿七人。徐傑人以其
消屍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二子。金人報括津
州總兵趙道隆上遣中使歸云朕拘留在燕金銀數足方
可還於是財增侍從中二十四員再行報括又分遣搜
括賊寨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千萬八
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段今權住約時報括已申
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書內侍藍折醫官周道
隆等多有蓄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首大怒遣金牙郎再
來責云少尹已極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殺於營於
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報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
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段四萬八十四
匹納軍前粘罕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楊勳禮陳知質程
振安扶四人胡唐老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坦各拔數
百乃下令曰報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於
是再括。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監書圖籍印板。戊
午金人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琴棋博戲之具
珍奇圖書等物悉置金營凡四日乃止。二月辛酉朔上
在青城。丙寅虜遣使請和粘罕遣使召上出索馬使
者曰元帥旨揮不請乘馬上大驚又至虜前帝欲上皆使
者曰元帥不請上皆天顏大變左右失色乃令蕭燾讀金
主詔曰別立異姓廢州縣爲王保州守墳墓通上既
去龍章盡皆批裂時何真懸在上側驚懼莫知所措獨

水抱上抗虜曰皇帝不可廢龍章不可撓若水今日有死
而已虜酋相顧曰忠臣也。李若水死於軍營初若水爲
割地使粘罕若水曰和後背約國當亡得不念滅亡之
定聽讀至先皇帝有大造於宋之言若水曰金人與大遼
相持十二年不能下上皇一出兵而遼滅是宋家有德於
金金河造於宋乎粘罕曰不割三鎮是違誓也若水曰大
金渝盟深入以兵脅地大臣無謀反以許人如大金祖宗
之地而背盟與人乎前雖曾割地百越不肯爲戎人咸
生怨謗嗣君皇帝方且誅姦臣以慰衆心安忍遂赤子於
外邦以苟一己之安乎又曰皇帝本非失信以祖宗積累
之難二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夫火
准義所在又指粘罕曰元帥金銀所需之外種無厭
人土地害我生靈是一巨賊爾自去季夏盟再立主上
事大國歟血未乾又復違背又斥聲曰此皆上皇不明
奸臣交結外邦小夷以滅兄年之國故有是報粘罕令十
壯士擁若水出若水曰若水不患死當訴於上帝以滅賊
拔虜擊幾死掖至青城門廡下虜中蕭慶太師若教勸之
虜使之監視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若水曰天無二日
寧有二主哉其僕亦解曰侍即父母若水曰忠臣事君
有死無二吾終不顧家矣汝可除言吾死於國也至是粘
罕又召若水若水知虜不可以義勸因歷數其失信五事
罕大怒令人擁至郊壇設之臨死語其僕謂曰我
爲國死亦累及汝耶臨死爲歌詩一首末章曰矯首問天
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若死亦何憾人聞而悲之死年三
十五建炎初謚忠愍。吳玠莫壽自金營持文書至令推
異姓爲人主者從軍情禮無命遂太上皇帝位

孫傳芳請以狀懇請乞立趙氏狀再上金人以此
其主本意知之。丁卯太上皇帝后妃青城郡王以下三十
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太上將軍軍前張叔夜護
曰今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出居常勵勵
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倖於萬一雖屬駒道之臣當以
身決於死戰陛下或可以偷生天若不祐幸死於封疆不
備生陷於夷狄乎上皇遲緩未行上欲飲藥為趙氏所奪
環顧上皇出宮都民擁衛之開封尹捕斬首者一人乃
止除東哲以兵衛出南薰門。辛未皇后皇太子詣青城
官民奔隨號泣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傳芳留皇后
皇太子以主國事金人來取太子傳尚欲以千金藏太子
於民間抗虜上書乞存趙氏以身隨太子其華陰以兵法
部勒且告急於康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至京軍請
以所募士微服潰圍而出傳不許而拜傳督督不已傳言
於衆曰上蒙塵託孤於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
子往死生隨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往後陷虜
中不知身沒何地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慮亦生以危
言驚衛士以所部兵益以此兵擁護以出都人及士卒爭
之環幾為所殺始金人取內侍四十五人除曾管官閣者
餘悉遣還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效蔡中所為及拜遣上
皇并取諸王孫傳欲匿不肯行示以都下無官官閣者所
供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為其定走馬承受城陷為金
人用云。金人犯雷澤縣尉宋琪禦之琪勇而有謀先指
繩桑下慶至挑戰已而傷隨虜追奔馬絳而止悉斬之。
金人定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抑令官民僧道人等發狀
推舉時王時雍為留守恐百官不書名乃自書以率之

叔夜不書名惟奏稱獨具單狀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
臣節以釋二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押是軍前不
從奸僞持金帥牒據文武官申乞立張邦昌治國事已申
本國冊立為皇帝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金人取
二王宮以近寓宗室趙重前開封府解發宮額一千二百
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宗室南班官等絡
繚道路凡數十里。觀文殿大學士唐恪薨。戊子夜白
氣貫斗。延寧宮火。三月辛卯朔上在青城。金人遣
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驍衛官班迎南薰門邦昌臥病
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撥送
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得免禍。吳革謀起兵先誅
范瑒劫遷二帝期以三月初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
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京
立異姓殺事殺焚所居謀赴夜有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
闥曰邦昌以朔日受冊請舉事革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
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瑒兵瑒與殺司左言謀設計若同謀
者給革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殺河上革至
死顏色猶不少變。丁酉金人冊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
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憂邑惟王
時雍吳玠莫備左言范瑒等欣然若有所得邦昌不御正
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與執政坐議必自稱名不稱聖旨有
面得者為面旨由中降只曰上言示四方則曰宣旨易
詔曰手書過金人至則軍易服至於禁中諸門悉緘鎖
以臣邦昌謹封非有儲意。邦昌尋以胡思權戶部侍郎
兼宗諱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戶部尚書前諫議宗尹吏
部侍郎諸亮家落致仕中書舍人李禧並仍舊職李禧

詹事府直學士院王時雍權樞密院兼領尚書省呂好問領門下省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淵守樞密李回權右丞吳升同知樞密院事莫儔簽書樞密院事周麟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以事者并倚也通逐二帝以下者時雍秉節也帝權都人者范瑒也遂皆擢用李回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馮淵曹輔留營營邦昌素善淵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書省為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為賣國牙郎并倚為賣來須索朝暮往還賊中有捷疾用王之呼粘罕幹嚨不有了事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為賣國牙。乙巳邦昌往青城謝粘罕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留舊僚其四乞侯江陵府修膳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為號稱大楚其七乞借金銀犒賞金人皆許之又請歸馮淵曹輔路允迪孫觀張澈許世勳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真卿鄧肅郭仲荀大學六局官秘書省官等亦從之先是金人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回其八人不回皆士流不檢者甘心歸之。邦昌降偽赦赦宗為手書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其行莫備為邦昌散還諸路故偽赦首及之至于印監察御史馬仲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屢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就尊位者即生變亦以相公必定趙鼎也公屢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欲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憂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進獻康王且令南還

然後為父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開其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入心等事權行拘取峻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而福不然仲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為我臣也自邦昌僭立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馬仲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一切改正仲之言壯哉甲子邦昌迎元祐皇帝復居延福宮其後從二帝南渡以昭信有元祐皇帝之號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迎周太后西宮故事識者議之四月庚午太后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還資善堂邦昌僭位凡三十三日。金人以明降李璣為河北統軍出潞州阿魯罕輩為河東統軍也河間。發運使翁茂國起東南兵數萬至泗州不行知州事賈公望以京城望救責之帝國始持軍渡淮而進。金人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來之兵陝西制置使統兵十萬至顯昌關京城已破蓋遂棄大兵擊安往湖比由是襄定至荆門一路騷動陝西宣撫使范致虛自長安領兵十萬勤王日與虜戰攻奪潼關既得關乃引兵東去遂至陝府粘罕遣將率精銳馳擊致虛前軍敗之致虛不敢進駐兵潼關以疑敵而已先是押將李彥先說曰陝為軍後盡少遺之兵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淪陷不至覆不致敗也致虛出穀一蹶於淪兵致虛不聽由范致虛既敗統制翟興與兵復西京擒留中書省高世由隨軍轉運張友極斬之。丁巳道君皇帝北狩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由滑州路進發前不軍護送。夏四月庚申朔淵聖皇帝北狩皇后皇太子及皇太子妃皆行由鄆州路進發

置軍
死地

位
聖帝

和罕軍謀逆聖帝幸后諸王望拜城中泣別宗廟哭
聲震動京城日也慘痛則聲如號時方止。大風吹石
折木。羊百金營始坐其行甚速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
也營中所遺家牙金帛尤多秘閣圖書。宰相何夔及孫
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舉家出還此五人皆曾爭論乞
存立趙氏者金人遂驅之北行其初不制三鎮以至罷官
後不肯議和遂陷虜中不食糧而死者叔夜比道中惟
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河衛者曰過界河矣叔夜
乃仰天大呼聖日龍死司馬朴比行即不食至燕山而
死可謂忠矣

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亦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
而三敗契丹極力以攻之而晉人亦竭力以禦之晉之
力雖疲而契丹亦斃矣觀澶州之戰虜乘風縱火以迫

之而晉軍飢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
望之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虜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
以百戰之力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再迫京師未嘗
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夷狄終始實誤之也其始也開
議以召禍其後也又幸欽使和以免禍靖康之賣國降
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議之小
人也宣和開議即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獲猶駭其
其來有漸矣

終文聖臣請康王即位先帝靖康元年十一月康王出
使王雲從行初雲使虜過磁相觀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
之撤近城民若令運穀入城泊虜舟至更以磁相無糧由
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為雲通於虜有崔府君祠乃東
漢之崔子王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

聖
大

聖

聖
聖

不於十四日由大名府渡河今願大王暫留
審議國計閏月朝廷議畫河運海高耿南仲為制使昌
偕更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更使王汭至衛衛人殺
汭南仲遂如相州見康王王遂出榜召兵人情大悅王
京師已晉王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聖帝脫所御袍賜
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人來乃
武學生借開門候候泰仔賣藥詔命王為大元帥汪伯彥
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捧詔鳴咽軍民咸動先是傳
御史胡唐老言聞康王出使至磁相問為士民所遏不
進此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衛等語
猶以大字為題唐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猶惜一大字非
計也以已晉開元帥府子相州耿南仲書軍行先導

今勤王之師經由河北東路乃至河北都漕張發京東漕黃善並隨軍抵滄十二月間內應侯張瑄等至催發勤王兵單言此辭日皇帝喻臣曰原王辟中書行可令便臣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日將人援是夜延聖草詔曉諭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示師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勸賊將黃善等皆效順餘人王發相州使臣馳報黃善河未凍衆失色上禱河神至于河凍忽報河凍已合壬午副元帥宗正人自幽州先諸軍至康王太悅丙子王總師名部漕糧府事張發與北道副總管李符頤時京師圍久及康王駐北門而四方事皆取矣未信信德府梁楊祖兵萬人馬千疋知滄州繼至諸將知張俊南傳楊沂中曰師中皆王樹祖以諸將孰優楊祖以俊對王亦喜俊自王留楊祖為隨軍轉運使澤在微州乘乙會斷賊路衆議不可澤自遣其將李光弼張德安攻城賊衆弱千餘人過北城一將出東西門斬首數百級獲其器械會即附後文約赴大諸軍至王太悅甲申始聞金鼓聲城兵未下通和知等兵未可動上涕泣知書為處所為師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江伯彥以澤為狂論不詆伯彥等為失策澤曰憂寇校計百端豈可深信兵已指都城為言兩國通和可退退師如賊有詭謀兵已到無能為也伯彥堅守和議力沮之戊子宗澤軍出開德建大元帥旗于軍中江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指自於安地身安國難可除上問耿南仲亦以為然遂決東

大東軍 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東京府界發已臣臣廣濟黃善迎康王居於府治丁酉知冀州權邦以兵千人至帥府王命也開德建大元帥旗于軍中江伯彥堅守和議力沮之戊子宗澤軍出開德建大元帥旗于軍中江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指自於安地身安國難可除上問耿南仲亦以為然遂決東黃善與高陽關副總管楊惟忠將數千兵至善請王移善歸為不與帥由直令退軍通京城之問耿南仲曰使善知元帥府所在非利也善善計不行之兵兵千曾從之王留忠忠為元帥府都統制丁卯王以京東漕臣閻立壁所領漕州兵及深州守臣陳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十餘人宗澤新降劉軍賊丁順及單州王徽廣濟軍孟世寧等兵三萬七千人練善善士申王已約諸路合兵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善善議進也濟州宗澤帥兵至軍城迎大戰敗之王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分屯於河南諸郡向子謹在伯何志同在許趙野苑訥在宋趙子孫在陳皆圍遼京師未得進三月宗澤敗虜于長垣遂得軍城縣虜發夜襲澤知之因移軍南華賊果夜至得空壁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清河擊虜大敗之斬首數百級謀引兵渡河據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自臨濮引兵趨滑州抵大名城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北衛南懷貽書康王曰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爾所謂道者其誠有五一恭儉曰近剛正而遠邪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諂三曰尚私德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賈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恭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元帥府撤諸路不城歸未的京信不通或云聚糧或云結代解城之虜至今不下講和之說實教我師觀其形勢自說說且加意往探知類同舊城未有退師之意當觀形勢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李燾經進考宋史藝文志及燾本傳惟載所著
續通鑑長編無此書之名此本目錄末有武夷主
奉劉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爲何許人書中所記
皆北宋事迹體例與宋史全文約畧相似而闕漏
殊甚蓋亦當時麻沙坊本因燾有續通鑑長編託
其名以售欺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
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
卷首一卷(一)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

刻本

陸狀元集百家註通鑑節總例

一通鑑之書成於元豐之七年紹興初開經筵特命進讀學者始知所趨嚮溫公舊有節本書肆嘗印行既而蜀中有音註本浙中有增節本而吾郡鄉先生張公又爲增續本書肆摹印日廣差舛浸多近得狀元陸公點校集註本有諸本之所長而無其差舛誠所謂創見者也三復儼正刻梓以陸米元通鑑總例汲古閣傳然古人掃塵之論豈能盡免視之它本其庶幾焉

一通鑑本朝鉅公所作學者未能徧曉出處則於詞賦一場未敢引用今卽十七史及他書逐一參訂如漢武帝紀載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史記漢書並云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

假計出傳立朔方郡出本使蘇建興十餘

萬人築朔方城出蘇建傳復繕故秦時蒙

恬所爲塞因河爲固出匈奴傳轉漕甚遠自山

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出食

志貨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奴出匈奴傳皆詳註出處有一句一字不同亦具

載于下方如注史記漢書並云朔方地

同則注云肥饒之類如一段云與史文不

陸狀元通鑑總例二漢古關

知之則於聲韻援據尤爲的確也

一通鑑外紀所載皆切舉業如堯紀云存心

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

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

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

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

民治出說苑禹紀云垂鐘鼓磬鐸韜以待

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以義

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

獄訟者搖韜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

勞天下之民出淮南子史記皆不載今並

詳註出處貴引用無疑也

一通鑑之書參用經子史文其本書多古註

而近時名公議論亦多發明今撫取其菁

華逐條參入庶覽者非徒得其事併與其

事之本末是非具見矣

陸狀元通鑑總例三漢古關

一通鑑書成溫公復采其精語爲目錄三十

卷張氏增續本又爲紀傳括要七卷然皆

條目不分施之舉子猶難探討今則區以

門類大書其事而其本末纖悉則註于下

方總曰歷代君臣事實分紀冠諸卷首使

寸晷之下一目瞭然豈曰小補之哉

總例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目錄上

宋 會稽 陸唐老 集註

明 海虞 毛 晉 訂正

卷首

神宗皇帝御製序

獎諭詔書

上資治通鑑表

溫公親節通鑑序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上

汲古閣

劉祕丞外紀序

溫公外紀序

通鑑釋文序

卷第一

論看通鑑法

通鑑釋例

與范祖禹修書帖

通鑑問疑

卷第二

歷代帝王傳授世系地理國都圖

卷第三

舉要曆

黃帝至舜

三代

秦

兩漢

卷第四

舉要曆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上

汲古閣

三國

兩晉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卷第五

紀傳始終要括

包犧至秦

卷第六

紀傳始終要括

前漢

卷第七

紀傳始終要括

後漢

卷第八

紀傳始終要括

三國

卷第九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上

紀傳始終要括

南北朝

隋

卷第十

紀傳始終要括

唐

卷第十一

紀傳始終要括

五代

汲古閣

卷第十二

君臣事要總紀

君臣

將相附

官史附

久任附

知人

吏道

省官

報功

宰相

將帥

均任附

薦舉

用人

考績

吏祿

卷第十三

君臣事要總紀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上

治道

諫諍

爵賞附

節義

剛正

姦佞

盟約附

臣和

君道

刑賞

奢儉

朋黨

強禦附

誠信

卷第十四

君臣事要總紀

官制

學校

取士

文章

選舉

養老附

賢良

儒學

汲古閣

求賢
信退
志行

隱逸
學術

卷第十五

君臣事要總紀

法令

刑獄

財用

錢幣附

鹽法附

權酷附

權茶附

田制

賦役

儲蓄

常平附

義倉附

和糴附

賑恤

勸農

水利

陸狀元通鑑

五目錄上

汲古閣

風俗

詔書

卷第十六

君臣事要總紀

禮樂

樂制

經史

求遺書附

封禪

帝統

儲嗣

家道

外戚

宦官

宮室

宗廟

祭祀

卷第十七

君臣事要總紀

用兵

兵制

屯田

營田

漕運

馬政

謀策

游說

奉使

夷狄

禦戎附

和親附

懷遠附

刑勢附

都邑附

誅戮附

盜賊

陸狀元通鑑

六目錄上

汲古閣

卷第十八

君臣事要總紀

天人

律曆

識術

祥瑞

輿端

方士

巡幸

田獵

龍貢獻

驕懼

諡號

得人心

卷第十九

通鑑外紀包犧氏至夏商紀

包犧氏

神農氏

黃帝

風后

力牧

陸狀元通鑑																辛仲		衛州		魯隱		秦襄公		申侯		尹氏		伯陽父		趙奄父		杜伯		仲山甫		召公		芮良夫		號仲		非子		呂侯																			
唐侯		劉子		吳季札		晉悼公		孟樂		荀樂		魏顓		晉樂書		子反		卻克		楚子		甘歆		晉文公		晉獻公		號公		邊伯		管仲		辛伯		衛州		魯隱		秦襄公		申侯		尹氏		伯陽父		趙奄父		杜伯		仲山甫		召公		芮良夫		號仲		非子		呂侯	
楚昭王		蔡昭侯		單子		孔子		魏絳父		趙武		魏魴		晉厲公		巫臣		荀林父		王孫滿		魯得臣		屈完		齊侯		鄭伯		目錄上		子類		齊桓公		周公黑肩		以下十二公		衛武公		鄭桓公		祭公		號石父		趙叔帶		左儒		尹吉甫		申伯		周公		榮夷公		號夷公		密康公	

漢市廟

楚子常	吳王闔廬	伍員	申包胥	吳王夫差	越王句踐	晉侯	范蠡	陳田恆	田襄子	齊簡公	晉幽公	卷第二十一	通鑑周紀	威烈王	安王	顯王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上	汲古閣
韓康子	尹鐸	智伯	智果	智宣子	趙籍	趙襄子	趙獻子	魏文侯	卜子夏	段干木	任座	樂羊	翟璜	魏成	李克	吳起			
韓康子	尹鐸	智伯	智果	智宣子	趙籍	趙襄子	趙獻子	魏文侯	卜子夏	段干木	任座	樂羊	翟璜	魏成	李克	吳起			

西門豹	曾參	韓烈侯	秦簡公	韓俠累	鄭康公	宋休公	齊康公	田文	齊桓公	齊威王	荀變	公丘懿子	衛慎公	魏惠王	陸狀元通鑑	阿大夫	秦孝公	公孫庾	公孫度	檀子	黔夫	田忌	龐涓	公子卬	趙良	昭奚恤	韓昭侯	商鞅	蘇秦	燕文公	公孫衍
屈侯鮒	司馬穰直	趙武侯	秦惠公	嚴仲子	鄭繻公	宋悼公	齊田和	魏武侯	楚悼王	楚肅王	子思	衛侯	晉靖公	衛聲公	卽墨大夫	秦獻公	衛鞅	景監	公孫賈	田盼子	種首	孫臏	魏太子甲	秦惠文王	孟文子	江乙	申不害	田嬰	張儀	趙肅侯	龍賈
															汲古閣																

鬼谷先生	楚威王	公子華	趙武靈王	衛嗣君	齊宣王	公仲	繆畱	韓宣惠王	秦惠王	公子孫	衛平侯	燕易王	公孫戊	公叔	卷第二十二	慎靚王	赧王	孟	蘇	秦惠王	蘇	代	燕之	市被	陳軫	燕昭王	樂毅	楚懷王	韓襄王	秦武王	周最	甘茂	公孫奭	任鄒	趙武靈王	公子成	子蘭	涇陽君	孟嘗君	昭昭	肥義	孟說	公仲侈	樓緩	公孫衍	烏獲	靳尚	劇辛	郭隗	屈匄	陳賈	燕王	蘇厲	陸狀元通鑑	司馬錯	張儀	齊大夫	梁襄王	日錄上十四	汲古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第二十五

二世皇帝

王蒙 侯蒙 離毅 生恬

扶孔 蘇耐

陸狀元通鑑

十月錄上

汲古閣

李	章	周	吳	張	項	陳	李	田	曹	項	桓	田	魏	李	趙	張	黥	范	韓	田	高	鄭	聞
良	郎	文	叔	耳	燕	勝	斯	詹	參	羽	楚	橫	咎	由	歇	良	布	增	成	假	君	其	樂
項	韓	周	武	陳	陳	吳	趙	蕭	樊	股	田	周	雍	田	景	陳	吳	楚	魏	宋	彭	陳	子
梁	廣	章	臣	餘	涉	廣	高	何	喻	通	榮	市	齒	臧	駒	嬰	芮	王	豹	義	越	坂	嬰

卷第二十六

通鑑西漢紀

高祖皇帝上

陸狀元通鑑

十月錄上

汲古閣

申	項	楚	紀	夏	曹	范	司	張	蕭	田	魏	韓	周	陳	田	田	韓	吳	趙	韓	曹	魏	李	寗
陽	梁	懷	王	嬰	傷	增	欣	良	何	咎	信	信	勃	餘	安	市	廣	芮	歌	成	必	其	食	無
張	魏	章	韓	靳	項	項	董	項	樊	司	馬	布	放	茶	都	榮	銅	嬰	陵	平	橫	越	何	
耳	豹	邯	生	彊	莊	伯	翳	羽	喻	印	印	布	放	茶	都	榮	銅	嬰	陵	平	橫	越	何	

卷第二十七

高祖皇帝 下

楊王楊武樓華劉周鍾龍李馮
武翳喜涉煩無傷賈苛昧且車敬

呂呂蒯田曹盧縱周陳項項
馬勝童徹光咎結公殷涉聲佗

陸崇无通鑑

目錄上

汲古閣

卷第二十八

孝惠皇帝

高皇后

張四陸曼陳泄趙趙叔雍虞李
倉皓賈臣稀公午敖通齒軍布

王薛樂王周張貫劉鄂婁丁
衛公布黃昌敖高敬秋敬公

陸崇无通鑑

目錄上

汲古閣

太宗孝文皇帝

卷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

申屠嘉

周錯仁

徐劉鄧竇馮馮鼂薄張賈吳袁宋劉鄺呂恆東呂周王李曹趙
厲禮通國唐敬錯昭之山公盎呂揭寄產王義台勃陵布參如意

周申魏張淳中喬淮南
亞屠相于行南王夫嘉尚如意說夫長

賈趙夏張紀灌陸呂朱審陳叔樊蕭
誼它嬰武通嬰賈祿侯其平通曾何

卷第三十二

世宗孝武皇帝 下

卷第三十三

孝昭皇帝

壺遂	李廣利	蘇武	常惠	范昆	暴勝之	王賀	江充	石德	劉屈氂	趙過	霍光	王平	杜延年	李陵	燕王旦	上官安	傅介子	王吉	田延年	夏侯勝	史皇孫	許廣漢
司馬遷	張昌	衛律	李陵	張德	雋不疑	白公	戾太子	三老茂	田千秋	馬何羅	上官桀	雋不疑	蘇武	霍光	上官桀	嚴延平	昌邑王賀	龔遂	張世安	楊敞	丙吉	

漢書

卷第三十四

中宗孝宣皇帝 上

卷第三十五

中宗孝宣皇帝 下

霍光	霍雲	霍山	霍禹	霍侯勝	于定國	許廣漢	韋賢	疏受	蕭望之	鄭昌	朱邑	宋增	韓增	尹翁歸	馮奉世	趙充國	金安上	張延壽	周廣漢	韋玄成	王褒	王吉	義渠安國	辛湯	鄭吉	嚴延年

漢書

戴長樂	孫會宗
絮舜	呼韓單于
黃忠	韓昌
劉德堪	梁丘賀
周堪	

卷第三十六

孝元皇帝

王禁	史王
貢禹	史高
蕭望之	周堪
劉更生	金敬
弘恭	石顯
許史	鄭朋

陸永无通鑑

二月錄五

派古開

卷第三十七

孝成皇帝

孝哀皇帝

華龍	張敞
朱雲	賈捐之
陳萬年	于定國
薛廣德	張猛
楊興	諸葛豐
匡衡	京房
焦延壽	任良
姚平	五鹿
充宗	陳鹿
牟宗	甘延壽
陳湯	史丹
召信臣	

孝平皇帝

石顯	王崇
匡衡	王崇
楊興	杜欽
王鳳	杜欽
王商	馮遂
王會宗	陳湯
王廷譚	王平
逢時	陳宏
劉向	任宏
李柱國	楊宏
張禹	定陶
王宣	馮野
王宣	惠王

陸永无通鑑

二月錄六

派古開

王廣漢	張敞
趙廣漢	辛慶忌
劉輔	師丹
廉褒	王曼
谷永	翟方進
班伯	梅福
孔光	朱雲
何武	孔光
周承休侯	劉光
張放	解光
李尋	吳恭
靳嚴	朱博
籍武	楊雄
趙玄	甘忠可
彭信	王嘉

陸狀元通鑑

二目
十錄
七上

汲古閣

卷第三十八

王莽

淮陽王

謝 翺
長孟通

嚴辛	呂王	馬衛	陳劉	孫甄	王公	趙董	蕭公
詡伯	寬字	宮玄	崇茶	建邯	邑祿	昌賢	孫光
何逢	云吳	孫申	衛崔	甄王	甄王	鮑鄭	滿
並萌	敞章	寶剛	寶發	尋莽	豐舜	宣崇	修昌

王	蔣	唐	郇	群	高	嚴	王	王	孺子
匡	誦	尊	相	方	暉	尤	奇	邑	嬰
王	陳	郭	唐	郇	紀	龔	孫	王	翟
鳳	咸	欽	林	越	遼	勝	建	舜	義

陸衆元通鑑

二月
十錄
八

汲古閣

馬成	范桓	巨母	陳牧	劉欽	劉仲	李通	王尋	陳茂	朱鮪	公孫述	于匡	張魚	馮異	劉子輿	趙萌	耿況	彭寵	邳彤	陳逼	吳漢	景丹	韓欽	陳僑	鮑永	田邑
武丹	外譚	肅	牧	欽	仲	通	尋	茂	鮪	述	匡	魚	異	輿	萌	況	寵	彤	逼	漢	丹	欽	僑	永	邑
王常	費興	韓博	鄧恢	廖湛	劉續	李守	岑軼	劉攸	鄧曄	鄧曄	朱曄	鄧曄	耿純	王郎	李淑	耿奔	任光	祭遵	寇恂	蓋延	王梁	田立	武勃		

卷第三十九

通鑑東漢紀

田	鮑	陳	韓	景	吳	陳	邳	彭	耿	趙	劉
邑	永	僑	欽	丹	漢	暹	彤	寵	況	萌	子興
		武	田	王	益	寇	祭	任	耿	李	王
		勃	立	梁	延	恂	遵	光	奔	淑	郎

世祖光武皇帝上

徐侯	鄧尹	彭桓	馮馮	陰李	黃馮	班隗	范劉	劉恭	杜卓	吳王	劉耿	景冠	蘇李	陳公	公孫	承相
宣進	隆尊	寵譚	衍勤	識通	防惜	彪驚	崇恭	謝祿	詩茂	漢梁	子純	丹恂	茂軟	俊恢	述松	
劉鄧	王谷	朱王	宋鮑	丁丁	宗宗	馬馬	張謝	蕭岑	伏孫	鄧麗	賈耿	賈朱	馮任	公孫	李熊	
永弘	常崇	浮郎	弘永	琳恭	廣歆	況援	叩祿	廣彭	湛咸	禹華	復余	疆鮪	異貴	光熊		

陸米无道鑑

二十錄上

汲古閣

卷第四十

世祖光武皇帝中

苟牛	田王	江申	王屠	范成	周黨	鄭興	閔仲	劉歆	張壽	張藍	費邑	張玄	董憲	伏隆	周建	來歙	祭遵	馬武	賈休	龐萌	子密	孫萌	賈融
宇郁	奔遵	馮剛	成升	黨興	叔歆	侯霸	重弘	張梁	荀鈞	劉鈞	劉鈞	劉鈞	張步	張步	劉紆	朱紆	劉紆	王紆	蓋延	郭平	郭平	郭平	郭平
王忠	温序	郭憲	李育	陳元	杜林	荆良	王良	嚴光	劉元	侯霸	重弘	張梁	荀鈞	劉鈞	劉鈞	劉鈞	劉鈞	劉鈞	劉鈞	劉鈞	劉鈞	劉鈞	劉鈞

陸米无道鑑

三十錄上

汲古閣

卷第四十三

陸米无道鑑

二日錄三上

汲古閣

韓稜	宋意	曹褒	宋田	桓虞	張繡	編訴	張奉	毛義	崔駰	張林	韋彪	崔延	周延	梁竦	徐幹	賈逵	成封	淳恭	鄧訓	黎奔	王蒙	牟融	鮑昱	第五倫	耿恭	朱輔	郭恂	竇固	袁安
何敞	郭躬	龐參	孟雲	李方	劉建	鄭均	梁都	孔僖	朱暉	鄭弘	竇篤	寶憲	宋揚	廣平	班固	樓望	魏應	馬度	范羌	陳寵	楊終	段彭	閼寵	陳睦	廉范	班超	耿秉		

孝和皇帝
孝安皇帝
孝殤皇帝

陸米无道鑑

三十日錄四上

汲古閣

王聖	江京	閻顯	薛苞	成世	陳忠	馬賢	虞詡	王密	仲長統	樊準	張禹	王渙	鄧騭	鄧訓	劉憲	劉般	黃香	張敎	种叢	郭舉	傅毅	鄧舉	班超	耿秉	任芝	寶憲		
叔孫光	李閏	閻顯	閻顯	施延	杜根	鄧遵	馬參	龐參	楊震	尹勤	段儉	王石	徐防	鄧尚	賈逵	劉惔	梁竦	陳寵	張融	鄧融	鄧舉	郭璜	耿夔	班固	魯恭	袁安		

卷第四十四

陸梁元通鑑

三十一錄五上

派市開

孝順皇帝

孝冲皇帝

范邠	陳邠	袁邠	黃邠	戴邠	郭邠	班邠	劉邠	周邠	趙邠	王邠	陳邠	李邠
邠	邠	邠	邠	邠	邠	邠	邠	邠	邠	邠	邠	邠
王投	陳王	荀叔	周叔	張叔	范叔	謝叔	馮叔	孫叔	陳叔	鄧叔	彭叔	劉叔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卷第四十五

陸梁元通鑑

三十一錄六上

派市開

孝質皇帝

孝桓皇帝

馬融	龐參	周參	郭參	梁參	杜參	馮參	張參	劉參	任參	吳參	皇參
融	融	融	融	融	融	融	融	融	融	融	融
張衡	段衡	法衡	馮衡	夏衡	周衡	樂衡	郭衡	張衡	蘇衡	齊衡	清河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衡

陸狀无通鑑																															
王仇	黃允	左原	孟敏	郭泰	羊亮	張鳳	郭閑	李翁	皇甫規	劉矩	唐珣	左勝	黃偶	管霸	休茂	杜衆	魏桓	仲海	章若	姜肱	陳蕃	黃瓊	具瑗	單超	吳樹	韓韶	公舉	劉陶	仲長	梁不疑	
三十錄上																															
王陳	晉文	宋經	魏昭	符融	茅容	周景	趙熹	張稟	孫偶	劉寵	孫嵩	趙岐	爰延	鄧萬世	上官資	楊秉	李雲	李江	李曇	袁閔	徐穉	范滂	左怡	徐瑗	郗尊	陳龜	東寶	張寶	趙忠	崔寔	
梁古開																															

陸狀无通鑑																												
日錄上																												
梁古開																												
寶	皇甫	胡	寶	廣	武	邊	朱	黃	王	鳩	尹	霍	劉	杜	張	黃	徐	翟	王	趙	賈	李	成	房	劉	張	劉	寶
後	規	廣	武	部	裔	穆	南	皓	勳	諸	勝	密	成	浮	宜	超	允	津	彪	頌	璠	璠	璠	璠	璠	璠	璠	璠
盧	張	段	陳	楊	史	殷	戴	張	魏	王	陳	半	襄	李	張	侯	劉	張	朱	岑	宗	周	張	應	馮			
植	吳	頌	蕃	喬	弼	陶	恢	陵	朗	昱	爾	修	楷	曷	儉	覽	瓚	汎	零	晧	資	福	朔	奉	緄			

卷第四十六

孝靈皇帝

寶 皇甫 胡 寶 廣 武 邊 朱 黃 王 鳩 尹 霍 劉 杜 張 黃 徐 翟 王 趙 賈 李 成 房 劉 張 劉 寶

後 規 廣 武 部 裔 穆 南 皓 勳 諸 勝 密 成 浮 宜 超 允 津 彪 頌 璠 璠 璠 璠 璠 璠 璠 璠 璠 璠

盧 張 段 陳 楊 史 殷 戴 張 魏 王 陳 半 襄 李 張 侯 劉 張 朱 岑 宗 周 張 應 馮

植 吳 頌 蕃 喬 弼 陶 恢 陵 朗 昱 爾 修 楷 曷 儉 覽 瓚 汎 零 晧 資 福 朔 奉 緄

卷第四十六

孝靈皇帝

陸宋无通鑑										蔡宗										范朱										魏王										劉夏										馮共										鄭魏										管曹										尹李																																																																																																													
陳孔										毛仲										范仲										吳導										景毅										朱竝										陳蕃										胡母										王孝										度尚										孔昱										劉表										岑旼										張儉																																																											
寔										融欽										博										導										毅										竝										竊										班										孝										尚										昱										表										旼										儉																																																											
申屠										張讓										孔褒										李篤										郭樹										景傾										虞從										侯覽										王章										秦周										劉儒										張邈										檀敷										陳翔										范康										翟起																																							
蟠										讓										褒										篤										樹										傾										從										覽										章										周										儒										邈										敷										翔										康										起																																							
汲古閣																																																																																																																																																																																													
月										錄										上										羊										夏										巴										郭										趙										劉										荀										張										田										張										朱										山										蘇										王										劉										杜									
涉										醜										肅										泰										典										祐										昱										愷										晏										亮										瑀										冰										康										甫										瑜										密																																							

陸宋无通鑑																															
劉	黃	趙	韓	張	司	王	張	董	賈	許	橋	曹	尚	段	夏	朱	唐	封	張	曹	馮	陳	許	任	呂	楊	江	臧	樂	李	孟
虞	衍	延	遂	溫	馬	允	梁	卓	琮	靖	玄	操	但	珪	惲	備	周	諸	角	謙	緄	耽	轅	芝	強	奇	覽	旻	松	威	佐
四目錄上																															
蓋	劉	傅	甄	邊	崔	袁	張	李	左	傅	許	曹	曹	宋	郭	趙	皇	徐	劉	桓	李	程	張	楊	楊	王	陽	趙	賈	曹	蔡
勲	焉	幹	衆	章	烈	隗	超	變	豐	雙	劭	騰	嵩	典	勝	忠	甫	奉	陶	典	顯	包	濟	璇	賜	吉	球	苞	護	鸞	邕
汲古閣																															

卷第四十七

孝獻皇帝春

袁紹
何進
袁術
伍瓊

董卓
袁紹
韓馥
孔伯
張邈
曹操
袁術
鮑信
鄭泰
楊彪
王允
孫堅
張容
徐榮
劉虞
公孫度

陸永無通鑑

目錄上
四十一

汲古閣

柳毅
楊儀
張岐
華雄
李傕
劉艾
公孫瓚
袁術
周昂
劉備
關羽
張飛
趙雲
劉表
黃祖
管寧
華歆
何顗
王烈
荀彧
呂布
黃琬
秦誼
李肅
蔡邕
陳衛
賈詡
馬日輔
牛輔

陸永無通鑑

目錄上
四十二

汲古閣

樊稠
陶謙
曹嵩
程昱
糜竺
孔融
孫權
吳章
陳紀
劉勲
樊能
韓蘭
楊奉
張濟
王明
董承
郭汜
張英
劉繇
陸康
孫資
周瑜
孫策
陳登
夏侯惇
田楷
許都
毛玠

鮮于輔
董昭
虞翻
郭嘉
左承
袁譚
任峻
禰衡
馬騰
陳珪
張繡
高順
宋憲
張遼
吳敦
陳霸
孫觀
徐翕
毛暉

卷第四十八

孝獻皇帝夏

張太史慈

祖郎

張燕

朱靈

郭圖

許攸

顏良

衛現

種輯

王忠

許貢

曹仁

徐晃

曹洪

曹肅

袁高

賈逵

辛毗

孫觀

杜畿

高幹

公孫康

徐庶

司馬微

張魯

龐統

公孫瓚

沮授

審配

逢紀

文醜

韓嵩

車胄

劉岱

劉延

張昭

韓猛

淳于瓊

張郃

袁熙

郭援

祝公道

審榮

戴員

傅嬰

荀悅

梁習

諸葛亮

平諱

劉璋

龐德

德公

龐統

龐德

龐統

龐統

漢書

卷第四十九

孝獻皇帝秋

甘蒙

陳瑛

崔琰

司馬朗

劉琮

劉琦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漢書

漢書

漢書

卷第五十

呂蒙

陳瑛

崔琰

司馬朗

劉琮

劉琦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馬超

漢書

漢書

漢書

孝獻皇帝

曹	丁	陸	淳	楊	靡	于	滿	孫	孫	馬	朱
彰	儀	遜	式	洪	芳	禁	龐	狼	皓	忠	光
曹	楊	費	張	費	傅	龐	杜	蔣	潘	關	
熊	修	淺	潛	詩	仁	德	欽	章	平		

陸米允通鑑

四十五上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總目中

卷第五十一

通鑑魏紀

世祖文皇帝

蜀先主劉備
蜀後主劉禪

陳	賈	鄒	曹	丁	賈	李	陳	丁	灌	王	華	司	馬	孚
矯	詡	侯	植	廙	逵	伏	羣	儀	均	朗	歆	孚		

陸米允通鑑

目錄中

汲古閣

許	辛	孔	諸	趙	張	吳	李	朱	孫	劉	楊	徐	諸	顧	虞
芝	毗	羨	亮	雲	達	班	異	然	桓	曄	彪	盛	恪	譚	翻
張	蘇	費	許	張	范	馮	陸	潘	于	邢	張	趙	張	陳	劉
音	則	詩	靖	飛	疆	羽	遜	璋	禁	貞	昭	咨	休	表	基

陸狀无通鑑

二日錄中

汲古閣

卷第五十二

列祖明皇帝上

蜀後主禪

王則

吳主權

諸葛亮

管	荀	陳	孫	馬	田	朱	暨	司	高	陸	雍	孟	楊	王	曹	楊	徐	夏	曹	張	浩	程	劉	張	北	田	閻						
寧	禹	到	韶	謨	豫	據	艷	懿	承	張	鄧	鍾	雍	李	常	朱	呂	張	曹	臧	曹	法	傅	杜	馮	黃	牽						
										文	高	蔣	梁	徐	陸	張	鄧	鍾	雍	李	常	朱	呂	張	曹	臧	曹	法	傅	杜	馮	黃	牽
										聘	壽	濟	習	彪	瑁	溫	芝	孫	閻	嚴	雕	桓	範	郤	真	霸	休	正	彤	路	習	權	招

陸狀无通鑑

三日錄中

汲古閣

楊	狐	曹	高	賈	董	鄧	劉	胡	范	陳	張	周	陳	呂	公	孫	公	斬	全	陸	曹	郝	吳	張	鄧	魏	鍾	司	姚	黃	郭	張
暨	忠	植	翔	栩	昭	颺	邵	綜	慎	表	休	瑜	戒	範	淵	康	許	琮	遜	休	昭	懿	邵	芝	延	繇	馬	仙	允	攸	之	商
陳	虞	李	吳	魏	徐	夏	諸	衛	羊	謝	顧	諸	郭	周	公	孫	公	王	滿	味	賈	周	姜	馬	曹	趙	夏	司	孫	向	費	蔣
矯	翻	平	班	宣	玄	誕	觀	衛	景	譚	恪	淮	谷	恭	是	雙	寵	桓	逵	魴	維	護	真	雲	楨	懿	資	龍	璋	琬	琰	

南陽王和

卷第五十五

高貴鄉公

元皇帝

蜀後主禪

吳主皓

李豐

李恢

曹爽

司馬懿

鍾師

夏侯玄

鄧粲

何晏

荀粲

傅嘏

郭芝

許允

母丘儉

陳泰

孫峻

諸葛誕

胡遵

鄧艾

文鴛

程咸

司馬昭

王經

裴秀

鍾會

孫綝

王冲

盧毓

王和

王覽

吳祥

王觀

賈充

全虎

鄭小同

陸狀无通鑑

六目錄中

汲古閣

陸狀无通鑑

七目錄中

汲古閣

劉全

張布

王含

胡濟

王業

蔣斌

荀頌

成濟

陳頌

司馬孚

董厥

諸葛瞻

樊建

黃皓

郤正

蔣翊

嵇康

姜維

阮咸

阮籍

向秀

王戎

劉伶

呂曾

呂安

吳曾

路遺

葛化

張翼

廖化

諸葛

衛瓘

劉寔

李輔

荀愔

蔣弘

王頎

丁封

楊欣

魏舒

孫異

黃崇

馬異

譙周

張紹

李虎

張悌

丘建

胡烈

胡淵

田續

向雄

羅憲

陸抗

陳騫

陸抗

陸狀无通鑑

七目錄中

汲古閣

孔恂
唐彬
傅咸

王彌
楊濟

卷第五十七

世祖武皇帝下

隆統无道鑑

目錄中

汲古閣

盛紀
孫朗
劉震
張喬
薛勝
吳太子瑾
劉頌
周象
張濟
王通
諸葛
沈瑩
伍延
周旨

陶璜
羊瑒
王愷
韓謐
曹志
陳羣
和嶠
慕容
長沙王
代王演
王佑
劉定
郭欽
程術
石崇
傅珍
齊王
李重
魏舒
慕容
成都王
廣陵王
穎

卷第五十八

孝惠皇帝

隆統无道鑑

目錄中

汲古閣

楊駿
楊濟
孟觀
楚王
東安王
衛瑾
郭彰
東武公
陸機
左思
劉琨
清河王
董猛
裴頠
王戎
齊萬年
張華
潘岳
劉嶽
陸雲
石崇
賈謐
賈模
朱振
淮南王
李肇
和嶠
傅咸
汝南王
亮

趙倫
梁王
阮咸
王衍
王澄
胡母
王母
胡母
張魯
李庠
江統
河間王
劉頌
索靖
張超
許超
孫秀
周處
阮瞻
樂廣
阮修
謝鯉
畢卓
何晏
李特
李流
成都王
王穎
韋忠
杜錫
司馬
士荷

陸肅无通鑑											
李驥	劉宣	劉淵	王敦	琅邪王睿	東瀛公騰	盧志	王彰	石超	夏侯陟	張昌	任獻
陳元達	呼延攸	劉聰	宋典	王導	王斌	陳珍	王浚	皇甫秀	陶侃	蜀主李雄	徐儉
目錄中											
孫惠	李毅	毛說	清河王瑱	羅尚	新野公	王興	義陽王威	汜瑗	張軌	羊玄之	汝陰王虔
孫休	張林	陳准	張陰	王虔	張軌	羊玄之	汝陰王虔	張陰	王虔	張軌	羊玄之
汲古閣											

陸肅无通鑑											
路述	北宮純	楊滌	孟暢	張鎮	張軌	王澄	漢主劉淵	張卞	卞壹	紀瞻	琅邪王睿
漢主劉聰	宋抽	王斌	張寔	王融	曹祐	王敦	王衍	孔衍	劉超	賀循	王導
目錄中											
周玘	陳敏	楊玘	太傅越	汲桑	荀晞	王導	賀循	劉超	孔衍	王敦	王衍
荀藩	南陽王模	賈渾	弘	石勒	郭輔	郭舒	郭舒	郭舒	郭舒	郭舒	郭舒
汲古閣											

卷第五十九

孝懷皇帝

孝愍皇帝

陸康未通鑑										劉曜	繆播	何綏	何劭	何美	何倫	張賓	孔長	呼延顥	安昌王盛	西陽王濬	漢太子和	漢太弟乂	蒲洪	劉虎	猗盧
陸康未通鑑										宣于修之	王延	何嵩	何機	王尼	王乘	刀膺	呼延翼	錢璿	安邑王欽	李意	西昌王銳	劉粲	裴邈	劉琨	王浚
陸康未通鑑										潘滔	司馬沖	庾亮	周訪	劉雅	索綝	賈匹	閻鼎	桓彝	劉琨	王武子	王昌	段匹	衛玠	庾珣	姚弋仲
陸康未通鑑										司馬範	裴陽王範	陳祗	顧卓	甘侃	陶侃	石虎	魏允	奉業	周顥	劉殷	劉景	高喬	段陸	末極	姚弋仲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裴詵	劉易	宗敞	周延	淳于伯	陸康未通鑑	陳元達	郗鑒	南陽王保	桓宜	祖逖	張咸	李驥	張憲	莫含	王賁	王機	許嵩	胡松	魏瑾	李弘	吉朗	月鍾中	十五	潘岳
王儁	任儁	慕容廆	劉琨	熊遠	楊虎	楊難敵	李鳳	荀綽	杜弼	錢鳳	溫邵																									

卷第六十
中宗元皇帝 肅宗明皇帝

陸狀元通鑑														
紀瞻	王導	周顒	顧和	崔懿之	王沈	趙主劉曜	陳顒	靳康	蘇峻	荀組	周訪	張賓	趙主石勒	尹王車
十六錄中														
韓績	庾亮	王敦	王鑒	曹恂	劉隗	熊遠	孔坦	靳明	王修	應詹	杜曾	程遐	支雄	句解徐
汲古閣														
游子遠	郭延	呼延	和苞	韓建	童潛	甘卓	譙王承	石虎	祖約	李陽	羊曼	王含	樂道融	夏侯承
魏														
譚純	尹奉	謝鯤	陳述	慕容	戴淵	郭璞	沈充	周密	桃豹	祖述	喬豫	朱紀	劉雅	庫彭

陸狀元通鑑														
陶侃	王廙	劉超	呂琦	易雄	王允	王舒	張茂	王應	劉遐	段秀	羊鑒	吳儒	錢舉	李潛
十七錄中														
王遂	王彬	王郤	郝愷	虞悝	郝鑒	錢鳳	樊坦	張駿	卞壺	周撫	何康	周光	沈勁	代主賀
汲古閣														
郭默	卞壹	庾亮	陶侃	溫嶠	後趙主石勒	成主李雄	孔坦	韓晃	裨惠	桓彝	任讓	王波	王舒	蘇峻
顯宗成皇帝 康皇帝														
郭鑒	王導	阮孚	祖約	蘇峻	王舒	王波	任讓	桓彝	樂宣	崔謨	郭默	庾亮	陸怡	陸曄

陸狀元通鑑																二十		洪武													
王	石	李	王	趙	姚	高	趙	燕	荀	吳	劉	石	譙	周	谷	譙	袁	謝	裴	孫	胡	王	殷	褚	張	何	庾	謝	韓	劉	宋
鸞	衍	邁	洩	主	弋	力	千	慕	羨	進	渾	寧	獻	楚	堅	王	喬	艾	恒	伏	宣	擢	浩	哀	駿	充	翼	萬	伯	侯	該
蒲	趙	李	王	蒲	石	梁	石	陳	王	荀	索	張	趙	王	孫	范	周	漢	張	張	麻	曹	張	顧	蔡	桓	庾	邨	邨	王	司
主	主	農	龍	洪	世	憤	韜	沈	之	裴	遐	瑁	主	勿	盛	注	撫	主	航	冲	秋	權	重	和	謨	爰	愔	超	蒙	馬	昱
使	石	鑒											虎																		

符	趙	泰	康	辟	毛	袁	王	段	辛	梁	呂	王	王	趙	梁	陸	劉	楊	慕	孔	高	鄭	張	秦	袁	辛	趙	段	梁	姚	石	李
融	韶	主	權	讚	穆	宏	亮	龜	牢	老	樓	猛	述	長	安	無	遜	恪	嚴	崧	系	遇	主	真	牢	俱	陵	楞	襄	祇	松	
		堅			之											目	錄						健									
																中																
符	符	董	符	權	陳	楊	高	陽	秦	段	疆	泰	慕	涼	張	張	王	戴	慕	謝	符	王	高	周	杜	毛	牛	王	魚	雷	魏	張
丕	宏	榮	法	翼	午	亮	武	鷲	符	純	汪	子	弼	張	靈	才	俠	施	評	尚	雄	之	崇	成	伯	貴	夷	墮	遵	兒	冉	才
									生			莫		祚																		
																洪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中

漢書

卷第六十三

海西公

太宗簡文皇帝

李威	謝奕	樊世	郝曇	彊德	燕主慕容暉	賈雍	范寧	陳祐	庾希	孫綽	祁超	謝玄	張錫	李洪	燕鳳	桓沖	沈勁	慕容虔	悅希
程卓	桓雲	諸葛攸	鄧羌	謝安	劉辰	徐贊	孫興	呂護	鄧遐	王坦之	王琨	張玄	張欽	許謙	桓蔚	慕容垂	王胡之		

慕容恪	慕容垂	曹毅	皇甫真	皇甫奮	慕容評	代主什翼健	慕容臧
燕主慕容暉	秦主苻堅	郭辨	皇甫暕	皇甫覆	郝倍	劉衛辰	慕容冲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中

漢書

桓溫	郝超	王猛	慕容德	却晏	梁竦	慕容令	慕容農	高弼	梁成	金熙	慕容越	申胤	張蚝	徐成	蘭伊	符融	慕容純	荀誕	馮秋	趙昊	杜昊	司馬晃	殷秀	曹柔	梁柔	房默	韓胤	田總	郝略	王坦之
毛虎生	王厲	邵羌	荀池	梁琛	蘭建	慕容寶	慕容楷	慕容紹	慕容安	楊安	封平	荀長	毛當	郭慶	李威	韓稠	韋儒	黃泓	慕容鳳	王彪之	司馬晞	庾倩	劉彊	謝安	房曠	崔暹	陽涉	陽瑤	司馬道子	李纂

高泰

卷第六十四

烈宗孝武皇帝上

陸狀无道錄

目錄中二十四

漢書

丁	石	劉	王	慕容	慕容	燕	劉	張	符	趙	荀	郗	徐	趙	張	楊	徐	朱	秦	桓	桓	桓	袁	王	桓
穆	越	牢	之	農	紹	鳳	仁	蚝	洛	哲	長	惜	邈	整	孟	安	成	形	符	秀	玄	熙	宏	坦	溫
彭	慕容	長	謝	朱	慕容	劉	賀	代	鄧	梁	馬	張	王	王	陽	周	楊	毛	王	刀	桓	桓	王	郝	謝
超	容	樂	公	序	容	衛	主	主	羌	熙	建	天	錫	佩	猛	公	亮	當	統	彝	裕	冲	之	超	安
	不						翼	健							融										

陸狀无道錄

目錄中二十五

漢書

燕	桓	楊	任	鳩	慕容	焦	慕容	滕	高	高	龐	尹	強	桓	姜	趙	田	翼	程	桓	梁	胡	劉	權	朱	符	呂	田	吉	毛	戴
主	玄	定	權	羅	盛	達	暉	之	茂	益	演	緯	永	皮	讓	謙	山	斌	同	伊	成	彬	蘭	翼	綽	叔	光	洛	把	遂	
慕容				什																											
魏	劉	吳	李	會	慕容	西	楊	慕容	趙	張	後	尹	趙	慕容	桓	劉	魯	符	乞	慕容	謝	張	謝	符	都	王	符	賓	王	韋	田
主	顯	志	不	稽	柔	燕	肅	肅	遷	五	秦	詳	都	泓	石	木	利	飛	伏	容	瑛	玄	石	洗	貴	雅	暉	衡	顯	鍾	
拓				王		主					主	姚			民			龍	國	德											
跋				道		慕容					甚							仁													
珪				子		冲																									

卷第六十五

烈宗孝武皇帝下

安皇帝上

陸機不通鑑

二十六

漢書

長孫嵩	賀正	張願	段謐	姚興	馮該	符登	趙遷	慕容永	劉詳	韓延	翟遠	長孫道生	叔孫普洛
光祚	戴逵	慕容麟	姚方成	王穆	譙王恬	陸納	王國寶	王恭	直力鞬	郝恢	姚大目	西平主禿髮烏孤	符廣
張袞													
劉可尼													
徐嵩													
段業													
乞伏乾歸													
許營													
范甯													
殷仲堪													
夏主赫連勃勃													
李遼													
姚晃													
狄伯支													
石真若雷													
符崇													
慕容瓚													
高湖													
拓跋浚													

陸機不通鑑

二十七

漢書

王獻之	王緒	張珣	王琨	慕容隆	慕容詳	沮渠蒙遜	張駿	董道	姜道	章高	段速骨	庾楷	譙王尚之	鄧敬淵	劉敬宣	高素	高佺	楊愉	上崇	蘭崇	古成	杜瑾	陶仲山	呂纂	司馬元顯	燕太子策	實荀	拓跋儀	王獻之														
王德	孫泰	孫恩	李先	李辯	辛恭靖	辟閭瑛	張瑛	謝城	丘城	周翹	劉翹	羅企生	齊從	乞伏熾	孟敏	西涼公李嵩	羅遵	劉懷敬	張永	許允	陸瑛	王凝之	辟閭道秀	穆宗	潘聰	慕容和	禿髮利鹿孤	崔宏	董宏	崔宏	杜恭	禿髮利鹿孤	慕容和	潘聰	穆宗	辟閭道秀	王凝之	陸瑛	許允	張永	劉懷敬	羅遵	西涼公李嵩

陸叢才通鑑

月錄中二十七

汲古閣

卷第六十六

安皇帝 中

郭謙
唐瑤

輸勿崙
沮渠男成

劉襲
慕容熙

卜範之
何無忌

辛景
袁虔之

桓謙
司馬寶

陸狀无通鑑

目錄中
二十八

汲古閣

恒修
刀達

孟飛
檀憑之

刀弘
吳甫之

郭昶之
王騰之

毛璠
毛祐之

馮遷
公孫五樓

段宏
鞠仲

叱干阿利
皮沈

姚盛
許咸

張法順
段法順

桓偉
毛泰

盧循
殷仲文

王謚
皇甫希之

恒弘
劉毅

劉道規
劉葛長民

諸葛長民
劉穆之

皇甫敷
王康產

毛修之
毛瘳

費恬
南燕慕容超

王鍾
封奕

沒奕干
謝宗

謝宗
皮沈

卷第六十七

安皇帝 下

恭皇帝

謝裕
段暉

焦暉
北燕主高雲

桃跋
拓跋紹

安跋
拓跋屈

魏主拓跋嗣
悅主拓跋嗣

徐道覆
桓道覆

魏主拓跋嗣
悅主拓跋嗣

王仲德
沈田子

孟懷玉
謝晦

胡藩
諸葛黎民

丁肸
朱齡石

崔浩
韓延之

蘇坦
秦主姚泓

劉懷慎
朱超石

沈林子
王厥

王厥
沈林子

王鎮慈
向彌

焦華
離班

馮跋
長孫嵩

奚斤
奚斤

于栗磾
韓範

封融
殷融

孫處
劉藩

梁慧
杜慧

劉鎮之
王鎮之

譙縱
于什門

司馬休之
王馬休之

周亮
徐羨之

檀道濟
傅弘之

劉遵考
劉遵考

王厥
沈林子

王厥
沈林子

王厥
沈林子

汲古閣

卷第六十八

陸機无道鑑

目錄中

漢書

通鑑宋紀

高祖武皇帝 營陽王

太祖文皇帝 上

魏太宗明元帝 嗣

傅亮

司馬國璠

司馬文思

封磨奴

謝晦

張偉

徐羨之

郭鮮之

檀道濟

王華

姚益男

宋紹

姚和都

姚佛念

王修

夏主赫連瑱

孔靖

蔡廓

殷景仁

王韶之

司馬楚之

郭璞

姚弘

王涼公李歆

西涼公李歆

阿薄干

姚丕

皇甫微

王買德

沈敬仁

傅亮

鄭鮮之

段宏

韋祖思

沐謙

卷第六十九

陸機无道鑑

目錄中

漢書

光順之

殷景仁

夏平原公定

長孫翰

魏世祖太武帝 燕

夏主赫連昌

江夏王義恭

長孫嵩

安同

丘堆

公孫表

王涓之

毛德祖

羅結

李諧文

謝靈運

慧琳道人

王弘

到彦之

朱容子

慕容瑱

徐佩之

王曇首

杜超

奚斤

穆觀

周栗

于栗

蠻王梅安

豆代田

寇謙之

范泰

顏延之

范晏

邢安泰

王華

吐谷王阿柴

慕容延

郭泓

傅權

孔微

太宗文皇帝 中

魏世祖太武帝 燕

夏主赫連昌

江夏王義恭

徐辨

安原

朱修之

王仲德

尉春

彭城王義康

張淵

劉縉

古弼

尹弼

王蟠龍

陸旅无道鑑

三才
寸錄
二

汲古閣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中
三十三

汲古閣

世祖孝武皇帝

魏高宗文成帝濬

何尚之

太傅義恭

沈慶之

宗懋

吳喜

顏竣

郭善明

高允

陸麗

高悅

游雅

宗欽

謝莊

度支

顧覲

孔覲

王或

蔡興宗

王僧達

戴法興

戴明寶

戴法興

顧愿

竟陵王誕

垣闡

范義

顏師伯

陸梁无通鑑

目錄中三十四

漢古閣

顧法

祖冲之

劉秀之

宗靈秀

王耽之

劉德願

羊志

袁顗

巢尚之

卷第七十二

太宗明皇帝 蒼梧生

順皇帝

魏顯祖獻文帝弘

高祖孝文帝宏

朱廢帝

戴法興

華願兒

太宰義恭

柳元景

顏師伯

陸梁无通鑑

目錄中三十五

漢古閣

垣崇祖

垣崇祖

長孫陵

秋當

慕容白曜

壘曜

孫謙

孫奉伯

張白澤

梓陽王休範

京兆王子推

任城王雲

袁愿

王抗

高道慶

褚淵

王敬則

陳顯達

黃回

丁文豪

杜黑驪

劉乘

王天恩

楊玉夫

楊萬年

陳奉伯

王慈

蘇烈

戴僧靜

江淹

沈慶之

建安王休仁

山陽王休祐

東海王瑛

晉安王子助

鄧琬

宗越

壽寂之

阮佃夫

姜產之

王景文

袁顗

沈攸之

蔡興宗

鄧球

劉胡

高伯珍

張悅

高允

李新

柳元祐

蕭惠開

殷字

畢眾敬

張永

常珍奇

孔伯恭

西河公石

張窮奇

沈文秀

卷第七十三

通鑑齊紀

太祖高皇帝 世祖武皇帝

謝肱

謝肱

王僧虔

王儉

王敬則

劉善明

崔祖思

劉思效

何點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中

汲古閣

垣崇祖

虞玩之

崔靈建

何戢

王僧虔

劉祥秀

周盤龍

沙門法秀

褚資

車僧朗

李崇

張敬泰

劉麟

李安世

竟陵王子良

劉普慶

蕭琛

任雲

王融

謝朓

沈約

陸倕

范縝

孔休源

李彪

茹法亮

謝肱

王僧虔

封望

蔡洪之

呂文顯

李洪之

淮南王作

高洪之

長沙王晃

豫章王疑

武陵王雲

李冲

鄭義

太尉

移亮

崔光

李珣

李光

汝陰王天賜

南安王植

高祐

慕容契

江綸

紀僧員

謝綸

孔僧員

李悝

劉俊

裴昭明

謝峻

成淹

游明植

王謂

王植

孔稚珪

宋元凱

尉元

陳休尚

陳顯達

太子長懋

任城王澄

魏國賓

安王休

丘國賓

王襲

馮肅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中

汲古閣

卷第七十四

高宗明皇帝

魏高祖孝文帝宏

朱隆之

徐龍駒

蔡母珍之

周奉叔

蕭顯宗

韓顯宗

封望

蔡洪之

呂文顯

李洪之

淮南王作

高洪之

長沙王晃

豫章王疑

武陵王雲

李冲

鄭義

太尉

移亮

崔光

李珣

李光

汝陰王天賜

南安王植

高祐

慕容契

江綸

紀僧員

謝綸

孔僧員

李悝

劉俊

裴昭明

謝峻

成淹

游明植

王謂

王植

孔稚珪

宋元凱

尉元

陳休尚

陳顯達

太子長懋

任城王澄

魏國賓

安王休

丘國賓

王襲

馮肅

[illegible][illegible]

陸狀无通鑑

目錄中

漢古閣

卷第七十六

通鑑梁紀

高祖武皇帝上

魏世宗宣武帝恪

肅宗明帝詡

席闡文

沈約

范雲

蕭寶攸

蕭寶寅

蕭寶攸

顏見遠

蕭子恪

蕭子範

蕭子質

徐孝嗣

江弘

蕭坦之

張弘策

呂僧珍

蕭懿

王蕭

蕭懿

裴叔業

郭祥

茹法珍

崔慧景

馮道根

韋叡

北海王祥

趙烈

高肇

曹史

庾域

曹仲宗

鄭紹叔

王珍國

王寶孫

王茂

席豪

張稷

梅蟲兒

張齊

王亮

黃泰平

王景宗

范雲

陸狀无通鑑

目錄中

漢古閣

蕭子顯

蕭子雲

劉子驥

丘仲孚

何遠

陳伯之

顏文智

徐勉

周捨

徐宗勉

馮道根

源懷

于法

于勁

元尼

吉玢

蔡法度

王志

那英

馬仙琕

蔡三虎

陸希

賀瑒

明道

沈浚

嚴植

何胤

王足

崔光

臨川王宏

甄琛

元勳

昭明太子統

杜元倫

昌義之

呂僧珍

元暉

裴邃

楊大眼

盧景和

言文達

魏景和

虞通

楊椿

劉懋

公孫崇

馮亮

裴延雋

王亮

僧暹

劉瑩

孔虔孫

卷第七十七

高祖武皇帝中

蕭祖軌 陳文驥 王承伯 張豹子 李瑒

于頔 祖冲之 李康 于忠 李平

魏肅宗明帝詡

敬宗莊帝子攸

東海王曄

節閔帝恭

安定王朗

元澄

盧同

崔亮

陸梁元通鑑

四十二

梁古閣

張普惠

臨川王宏

吳法壽

丘他卿

馮悅

常伯夫

李悅

元雲

劉騰

宋雲

比丘惠生

元雍

張始均

張仲瑀

張景安

李瑒

劉景安

高瑒

高歡

司馬子如

侯景

源子恭

陳仲儒

朱元旭

辛雄

羊元琛

祖瑩

朱昇

元瑒

相定

陸梁元通鑑

四十三

梁古閣

豫章王綜

曹義宗

斛律金

江革

葛榮

裴侯

崔楷

李憲

房景伯

湛僧智

元慶和

元顯

夏侯夔

元孚

元孫祐

清紹

鄭儼

劉貴

元寶暉

徐紇

高陽王雍

費子元

高乾

劉襄

高季式

元欣

新龍祥

游正德

張龍纂

蕭那瑛

于謹

魏蘭根

賀拔度拔

賀拔允

賀拔勝

賀拔岳

破六韓拔陵

元修義

崔道元

元深

源子雍

山偉

元朱榮

乞伏莫干

張文伯

高諒

元顯和

元略

陳慶之

元明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元顯

元略

陸微无通鑑
卷第七十八

四十四

汲古閣

高祖武皇帝下

魏孝武帝修
東魏孝靜帝善見

文帝賈炬
斛斯椿

高岳

斛律敦

崔俊

侯莫陳悅

翟嵩

曹泥

趙貴

元士弼

王思政

裴俠

楊荐

元直

元淮

獨孤信

毛鴻賓

叱列延慶

崔孝芬

劉欽

楊機

梁禦

邢冠受
蕭冠受
楊侃
韓樓
元微
寇祖仁
慕容紹宗
邢子才
李顯甫
余朱大光
俞三副
魏雅
楊燾
楊順
孫騰

余朱兆
江豐
侯淵
陳周
余朱世隆
紇豆陵
群孝通
余朱羽生
李元忠
余朱仲遠
鮑邈之
徐擒
楊津
楊愔

陸微无通鑑

四十五

汲古閣

毛選
趙剛
馮道
宋球
潘崇和
李同軌
彭樂
陸襄
孫康
陳元康
陶弘景
李業
王元景
崔瑒
杜弼

周忠達
馮景昭
楊祖歡
可朱渾道元
衛隆
蘇綽
鮮于琛
高澄
魏收
趙彥深
江子四
盧元明
李神雋
楊遵彥
李弼
張華原

斛律羌舉
耿令貴
莫多婁貸文
崔亮
王承亮
褚承亮
唐瑾
宇文測
李遠
赫連陽順
段韶
劉豐生
高隆之
畢義雲
武陵王紀

李達
李武
何敬容
王稚
賀琛
袁昂
李元忠
高仲密
若千惠
尉與慶
封子繪
裴俠
宋游道
邵陵王綸
韋孝寬

太宗簡文皇帝

卷第七十九

岳陽王	王	丁	王	崔	元	胡	鄭	吳	蕭	傅	臨	徐	周	曹	柳	豐	田	河	羊	桂	蕭	熊	臨	羊	唐	張	夏
王	悅	和	季	舒	瑾	孫	穆	孜	介	歧	王	麟	珍	珍	禮	侯	英	王	兒	王	堅	曇	公	仁	邑	偲	疆
麻	韓	謝	荀	羊	趙	暴	于	張	徐	徐	陸	宋	鄧	王	莊	郭	柳	李	蕭	董	王	柳	蘭	侯	濟		
瑞	軌	舉	明	侃	伯	顯	悅	紹	陵	王	驗	仙	王	範	鐵	駱	慶	朗	貢	助	貴	禮	京	都	樂		

陸梁元通鑑

目錄中

漢書

敬皇帝

世宗孝元皇帝

卷第八十

魏文帝	齊顯祖	柳仲禮	王叔孫	侯子鑒	徐之才	張亮	彭城王	榮權	廣陵王	李虎	趙貴	侯莫陳	王琳	徐嗣徽	宋子仙	胡僧祐	謝昊	彭雋	王修纂	元孝友	廢帝	魏廢帝	齊顯祖	王僧辯	侯子鑒
寶炬	文宣帝	禮	孫	鑒	才	亮	元韶	權	元欣	虎	崇	崇	琳	徽	仙	祐	昊	雋	纂	友	欽	欽	文宣帝	帝	鑒
廢帝	楊忠	馬岫	侯景	祖皓	宋景業	趙彥深	丞相	梁主	李蕭	獨孤	于謹	于僧辯	裴之橫	任和	王偉	豫章王	郭元建	元暉業			帝	帝	帝	帝	
欽	忠	岫	景	皓	業	深	宇文	蕭	蕭	信	謹	辯	橫	和	棟	棟	建	業			帝	帝	帝	帝	

陸梁元通鑑

目錄中

漢書

杜龕	侯瑱	豫章王棟	蕭圓照	田壽樂	蔡僧度	焦羨	謝則	高憺	楊暕	尉遲淹	譙欣	景和	陸法	侯猛	樊猛	陸狀元通鑑	元烈	王琛	長孫儉	盧潛	李庶	樂熾	李膺	于謹	楊忠	程靈洗	吳明微	高善寶	殷不害	傅革	尹德毅	梁主蕭歸
王偉	朱買臣	武陵王紀	彭世雋	房世貴	王伯醜	羊鵬	辛術	袁叔德	蕭勃	原珍	蕭瑛	王開業	謝答仁	任約	胡僧祐	目録中	宇文泰	宇文仁恕	魏收	盧斐	王松年	遷哲	庾季才	宇文護	宋均	杜僧明	王褒	王孝祀	徐世譜	王說	梁主蕭譽	貞陽侯淵明
王偉	朱買臣	武陵王紀	彭世雋	房世貴	王伯醜	羊鵬	辛術	袁叔德	蕭勃	原珍	蕭瑛	王開業	謝答仁	任約	胡僧祐	目録中	宇文泰	宇文仁恕	魏收	盧斐	王松年	遷哲	庾季才	宇文護	宋均	杜僧明	王褒	王孝祀	徐世譜	王說	梁主蕭譽	貞陽侯淵明
王偉	朱買臣	武陵王紀	彭世雋	房世貴	王伯醜	羊鵬	辛術	袁叔德	蕭勃	原珍	蕭瑛	王開業	謝答仁	任約	胡僧祐	目録中	宇文泰	宇文仁恕	魏收	盧斐	王松年	遷哲	庾季才	宇文護	宋均	杜僧明	王褒	王孝祀	徐世譜	王說	梁主蕭譽	貞陽侯淵明

侯安都	陳寶應	淮安王育	蕭軌	徐嗣徽	陳蒨	韓哲	王紘	趙貴	元迪	卷第八十一	通鑑陳紀	高祖武皇帝	世祖文皇帝	陸	臨海王	周孝愍帝覺	高祖武帝邕	廢帝殷	世祖武帝湛	李弼	獨孤信	鄭玄	周文育	樊猛	武強	崔昂	樂遜	寇雋	皇子昌	杜陵	錢道戢
陳羽世	侯雲	鄧叔子	庫狄伏連	沈泰	蕭厚	裴謂之	李集							目録中		世宗明帝毓	顯祖文宣帝演	肅宗昭帝演	後主緯	趙貴	中山王護	侯安都	蔡景歷	王子晉	蘇瓊	元韶	韋復	錢道戢	杜陵	錢道戢	
侯安都	陳寶應	淮安王育	蕭軌	徐嗣徽	陳蒨	韓哲	王紘	趙貴	元迪	卷第八十一	通鑑陳紀	高祖武皇帝	世祖文皇帝	陸	臨海王	周孝愍帝覺	高祖武帝邕	廢帝殷	世祖武帝湛	李弼	獨孤信	鄭玄	周文育	樊猛	武強	崔昂	樂遜	寇雋	皇子昌	杜陵	錢道戢
陳羽世	侯雲	鄧叔子	庫狄伏連	沈泰	蕭厚	裴謂之	李集							目録中		世宗明帝毓	顯祖文宣帝演	肅宗昭帝演	後主緯	趙貴	中山王護	侯安都	蔡景歷	王子晉	蘇瓊	元韶	韋復	錢道戢	杜陵	錢道戢	

陸米无通鑑

五十

汲古閣

崔猷 楊愔 侯瑱 陽休之 王肅 崔劼 庫狄顯安 蘇珍芝 虞荔 雷與 虞寄 于謹 周弘實 和士開 馮子琮 楊忠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王肅 趙彦深 李道安 趙道德 裴叔虎 稽叔璿 孔與 陳寶應 梁主歸 豆盧寧 杜僧明 唐邕 胡長粲 達奚武

高宗宣皇帝

周高祖武帝邕

宣帝贊

韓長鸞 幼主恆 靜帝闡 高阿那肱 駱超

卷第八十二

陸米无通鑑

五十一

汲古閣

穆提婆 歐陽紇 章素達 楊公護 晉公直 衛公軌 王公憲 齊公瑒 祖瑒 韋孝寬 邢祖信 李德林 侯莫陳凱 淳于量 裴忌 王紘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馮士開 蕭引 段韶 庾季才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裴文舉 斛律光 鄭道益 高元海 顏之推 吳明徹 徐陵 黃法範 尉破胡

卷第八十三

長城公

陸米无道鑑

五目錄中

汲古閣

張壽	伊婁謙	斛律孝卿	莫多婁敬顯	熊安生	廣陵王孝珩	梁主端	紇豆陵毅	斛斯微	鄭譯	李綱	獨孤能	李穆	杜慶信	汝南公慶	顏之儀	元	尉遲惇	高	虞慶	韓擒虎	韋	于宣	長孫覽	劉行本	梁彥光	房恭懿	長沙王叔堅	李旦	宇文愷
賀拔伏恩	高遵	薛道衡	尉遲勤	任城王湝	紇奚永安	傅伏	蔡景歷	毛喜	于智	王興	尉遲迴	元巖	趙王招	劉助	柳裘	元	尉遲惇	高	虞慶	韓擒虎	韋	于宣	長孫覽	劉行本	梁彥光	房恭懿	長沙王叔堅	李旦	宇文愷

陸米无道鑑

五目錄中

汲古閣

長沙王叔堅	施文慶	牛弘	李充	贊成	高寶寧	史萬歲	蘇威	楊尚希	和干	劉暉	宇文愷	李	沈客卿	徐哲	司馬申	蔡徵	傅緯	戚昕	崔仲方	崔弘度	梁主蕭琮	楊素	高勵	吳興王胤	袁憲	泰王俊	王世積
孔範	江總	衛王楊爽	李微	陰壽	寶榮定	袁彥	李德林	柳或	張賓	賀婁子幹	司馬切之	王瑤	陽惠朗	暨忠	任忠	長孫平	李善慶	梁吳王岑	高德	梁安平王巖	高	賀若弼	章華	太子深	許善心	劉恩	韓擒虎

卷第八十四

通鑑隋紀

高祖文皇帝

上

燕道衡
王長襲
劉仁恩

王韶
周羅喉

賀若弼
徐子建
樊毅
司馬消難
樊猛
黃恪

韓擒虎
蕭摩訶
魯廣達
施文慶
卑文奏
樊巡

陸叅元通鑑

目錄中
五十四

汲古閣

孔範
杜彥
紀瑱
袁憲
高頴
沈客卿
徐矩
裴矩
周羅喉
秦王俊
李德林
楊素
王儀
韋鼎
高賓
牛弘

任忠
王世積
李廣達
江總
高德弘
陽慧朗
暨慧景
許善心
荀法尚
蘇威
王韶
王瑳
沈瑒
龐晃
鄭譯
辛彥之

卷第八十五

高祖文皇帝

下

陸叅元通鑑

目錄中
五十五

汲古閣

何安
蘇夔
蘇威
虞基
虞慶則
呂子廓
汪文進
沈玄愴
李稜
吳世華
楊寶英
史萬歲
盧愴
郭茂
宇文愷
祖孝孫

蘇祿婆
萬寶常
姚察
周法尚
辛公義
馮基
高智慧
蔡道人
沈孝徹
王國慶
李春
劉曠
薛道衡
張元預
封德彝
毛爽

竇猛力
來曠
柳威
柏突通
張胄玄
劉昇

趙綽
辛亶
薛胄
慕容悉達
劉暉
何稠

張	蘇	何	韋	張	王	封	楊	卷第八十六		晉	王	郭	元	陸	賈	梁	蕭	楊	蜀	柳	劉	李	蔡	房	鄒	唐	裴	來	高	寓
瑾	威	稠	雲	慈	弘	德	素	上	煬	昭	頊	衍	巖	狀	瓊	毗	吉	通	述	炫	參	智	玄	文	令	政	和	孝	長	真
虞	宇	牛	啓	林	劉	皇	宇			衡	文	述	衡	目	章	文	蕭	萬	劉	韋	馮	袁	王	杜	房	李	劉	雲	太	漢
世	文	弘	民	邑	方	甫	文							錄	仇	中	平	智	雲	雲	益	充	如	彥	綱	行	定	子	王	諒
基	述		汗	梵	志	議	愷							中	太	仲	光	起	起	起	起	仰	晦	謙	本	典	勇			
														開	翼															

李	來	楊	李	沈	羅	裴	孫	越	郭	卷第八十七		王	乙	陸	孟	麥	張	劉	齒	韋	高	王	劉	高	賀	觀	高	楊	劉	裴
于	弘	玄	密	光	士	長	宜	王	榮	下	煬	仁	支	狀	叉	鐵	金	霸	長	麗	世	權	王	昌	若	王	顯	煥	蘊	裴
雄	整	挺	密	信	才	雅	侗	榮	榮			恭	文	目	杖	稱	道	射	節	元	元	權	王	王	弼	弼	雄	廓	炫	蘊
														中	義	稱	道	節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七	叉	稱	道	節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渡古關

趙元淑
王冑

吐萬緒
輔公祐

盧明
柳顧言

李蕭齊
子王
通瑀

路關
道
德稜

崔民象
宇文智

單雄信

王伯當

王威
甄翟兒

恭皇帝

杜伏威
竇建德

劉武周
李密

越王侗
房
崩

舉倫

辭仁越
元善達

甘德彝
長孫晟

劉文靜
王仁恭

劉政會

高世充 王世充 屈突通

徐段志玄

顏師古
堯君素

李神通

房玄齡
蕭銑

姚思廉
骨儀

李孝恭
屈突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殊尚

辭仁越
元善達

甘德彝
長孫晟

劉文靜
王仁恭

劉政會

高世充 王世充 屈突通

徐段志玄

顏師古
堯君素

李神通

房玄齡
蕭銑

姚思廉
骨儀

李孝恭
屈突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總目下

卷第八十九

通鑑唐紀

高祖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宇文文化及

馬文舉

裴文舉

蘇威

泰王浩

李密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元禮

宇文智及

令狐行達

虞世基

來護兒

許善心

世子建成

段達

盛彥師

任瓌

蕭造

王世充

劉文靜

實威

殷開山

韋義節

崔民幹

裴希

寶璣

獨孤懷恩

蔡王智積

薛仁果

徐世勣

翟讓

孫伏伽

齊王元吉

屈突通

蕭瑀

唐儉

陳叔達

趙慈景

李綱

翟讓

孫伏伽

齊王元吉

屈突通

蕭瑀

唐儉

陳叔達

趙慈景

李綱

黃臺公瑗

裴寂

東都越王

蕭銑

吳紹宗

史萬寶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賈閏甫

裴仁基

樊文超

房彥藻

王叔良

宗羅睺

梁實

渾幹

魏徵

堯君素

龐玉

薛宗

王行本

李素立

竇建德

楊士覽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王伯當

陳智略

單雄信

劉感

傅仁均

梁胡郎

寶軌

翟長孫

郭孝恪

韋義節

皇甫無逸

李楚客

張寶德

安叱奴

王薄

宇文承基

裴矩

封德彝

鄭德挺

薛深

宇文歆

淮安王神通

夏侯端

李善行

尉遲敬德

劉弘基

樊伯通

任城王道宗

劉德威

黃君漢

許羅漢

楊慶

郭士衡

王君廓

李仲文

張德政

于筠

尋相

張殷

李益

高開道

郭士衡

王君廓

李仲文

張德政

于筠

尋相

張殷

李益

李公蓋

宋金剛

竇誕

劉武周

陸德明

宇文承趾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卷第九十

[illegible]

三目錄下

汲古閣

高祖下

李去惑	略陽公道宗	羅士信
鄭元璠	淮陽壯王道玄	馮盜
王珪	諸葛德威	
柴紹	輔公祐	
杜伏威	左游仙	
王雄誕	竇靜	
馮慧亮	陳當世	
陳正通	徐紹宗	
韋仁壽	張鎮周	
高平王道立	溫彥博	
傅奕	長孫無忌	
高士廉	段志玄	
王珣	張公瑾	

目錄下

派古

安陸王承道	河東王承德
武安王承訓	汝南王承明
鉅鹿王承義	梁都王承業
魚陽王承鸞	普安王承獎
江夏王承裕	義陽王承度
韋挺	李志安
李思行	唐臨
封同人	蕭德言
太子承乾	張玄素
張蘊古	

四目錄下

汲古閣

卷第九十一

太宗
上

封德彝
裴弘獻

長孫無忌
戴胄

卷第九十二
太宗中

張玄儉	張素	任城王道宗	龐相壽	權萬紀	孔穎達	柴紹	李大亮	張公瑾	馬周	裴寂	盧祖尚	陸狀元通鑑	趙元楷	杜正倫	祖孝孫	鄭元璿	李乾祐	李百藥	房玄齡	孫伏伽	王珪	長孫安業	馮智戴	馮益	趙德言	胡德演	杜淹
麴文泰	李綱	張寶相	唐儉	侯君集	顏師古	薛萬徹	李世勣	李靖	常何	劉恭	杜如晦	五錄下	遂安公壽	實靜	張善果	鄭行成	裴仁軌	劉子翼	劉林甫	崔仁師	溫彥博	李孝常	李公掩	蘭謩	宇文士及	蕭瑀	長孫順德

汲古閣

賈崇	韋崇	魯志	余志	孫武開	劉玄平	劉簡	執失思力	柳雄	崔民幹	令狐德茶	高士廉	吳王恪	王敬直	陸狀元通鑑	魏王泰	楊師道	太子承乾	皇甫德參	鄭德基	趙德楷	段綸	憑智戴	李淳風	尉遲敬德	虞世南	韋榮提	王長通	李世南	李仁發	李好德
江夏王道宗	薛萬均	劉仁軌	麴智盛	傅奕	房道愛	霍王元軌	牛進達	馮德遐	鄧世隆	岑文本	韋挺	柳範	王元景	六錄下	劉德威	段志玄	朱子奢	高季輔	陸爽	高甌生	楊思齊	于志寧	襄邑王神符	陳叔達	呂才	斛斯正	白明達	姚思廉	賈璉	張蘊古

汲古閣

卷第九十三

太宗 下

陸狀无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卷第九十四

褚遂良	郭孝恪	崔敦禮	崔仁師	魏叔玉	來濟	杜荷	契苾何力	許敬宗	張弼	岑文昭	張儉	王大度	馬文舉	薛萬備	高延壽	薛仁貴	常德玄	泉蓋蘇文	張昌齡	王師旦	段志冲	徐惠	蔣師仁	員道信	長孫知人
劉延洎	薛延陀	党仁弘	李安儼	紇于承基	趙節	鄧素	朱子奢	張亮	相里玄獎	曹三良	程名振	閻立德	李思摩	孫代音	高惠真	傅伏愛	李道裕	李海岸	王公治	李公治	皇子明	王玄策	李君羨	梁建方	唐臨

高宗 上

陸狀无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李泰弘	褚遂良	谷那律	蔣王暉	蕭約	柳奐	章叔胤	崔玄籍	李義府	李勣	來濟	太子弘	段實玄	王義方	劉祥道	尉遲敬德	韋季方	長孫銓	孔志約	袁公瑜	蘇定方	百濟王義慈	潞王賢	任雅相	竇德玄	殷王旭輪	王伏勝	傅仁鈞	泉男產	泉男建
長孫無忌	于士寧	滕王元嬰	盧文操	太子忠	高履行	崔義玄	蔣孝璋	王德儉	韓瑗	許敬宗	畢正義	劉仁軌	樂彥璋	劉祥道	尉遲敬德	韋季方	長孫銓	孔志約	袁公瑜	蘇定方	百濟王義慈	潞王賢	任雅相	竇德玄	殷王旭輪	王伏勝	傅仁鈞	泉男產	泉男建

卷第九十五

高宗 下

泉獻誠 龐同善 劉齊賢 郝處俊 薛仁貴 契苾何力 高 侃 史興宗 李安期

賈言忠 盧伽逸多 龐同善 盧承慶 李 弼 裴行儉 阿史那道真 張仁祿 郭待封 姜 恪

陸狀无通鑑 九目錄下 汲古閣

邢文偉 王及善 周王顯 劉 曉 李義琰 元萬頃 劉禕之 戴至德 張文瓘 權善才 范懷義 狄仁傑 鄭崇質 蘭仁基 李孝廉 崔 謚 劉思立 令狐智通 劉審禮 李敬玄 曹懷舜 魏元忠 韋弘機 王本立 阿史那都支 霍王元軌 李嘉運 程務挺

卷第九十六

則天

李文暕 劉訥言 裴匪舒 蔣 儼 劉敬同 張虔勗 蘇味道 盧照隣 李多祚 郭待舉 魏玄同 李善感 李思儉 唐休璟 劉景光 崔知悌 袁 誼 田游巖 何迦密 裴 炎 王 勣 楊 炯 駱賓王 王休烈 岑長倩 崔知恩 蘇良嗣 崔智辯 秦鳴鶴

陸狀无通鑑 十目錄下 汲古閣

韋玄貞 張虔勗 武承嗣 樊 文 李敬猷 駱賓王 魏思溫 崔 賢 裴 先 魏元忠 程務挺 王方翼 裴 炎 劉仁軌 馮元常 李敬業 唐之奇 杜求仁 李孝逸 薛仲璋 雷仁智 王那相 裴紹業 陳子昂

陸狀走通鑑										僧懷義	索元禮	來俊臣	狄仁傑	裴匪躬	韋方質	霍王元軌	越王貞	琅邪王沖	張光輔	王慎獨	徐敬真	郭正一	王隱客	李珍	裴貞
十一										馮思昂	周良嗣	蘇良翰	郭待價	韋待價	韓王元嘉	魯王靈夔	黃公謨	丘神勣	王求禮	裴仲將	張楚金	元萬頃	魏玄同	侯思止	舒王元名
目錄下										杜景儉	胡元禮	傅遊藝	李昭德	李安靜	紀先知	任知古	裴宣禮	王德壽	張德	魏王承嗣	朱敬則	寶孝	寶希城	婁師德	姚季昶
汲古閣																									

陸狀走通鑑										安金藏	劉知幾	武攸緒	孫萬榮	張玄遇	麻仁節	宗懷昌	獨孤思莊	潘好禮	張易之	武三思	宗楚客	楊再思	閻知微	沙吒忠義	吉頊
十二										豆盧欽望	武攸寧	李盡忠	曹仁師	李多祚	燕匪石	郭元振	姚元崇	許欽明	張昌宗	武懿宗	宗晉卿	田歸道	王及善	皇甫文備	侯敏
目錄下										王方慶	武延秀	敬行輝	元行沖	張仁愿	高獻	崔味道	蘇嗣立	陸元方	張錫	唐休璟	桓彥範	宋霸子	蘇安恒	李漢通	崔玄暉
汲古閣																									

卷第九十七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中宗

睿宗

魏循憲靖
張昌期
張說
魏知古
崔貞慎
鄭貞慎
裴懷古
張廷珪
戴令言
楊元嗣
崔神慶
楊元嗣
李弘泰
袁恕已
蘇嘉貞
張嘉貞
高戢
宋璟
王懷素
馬懷素
歐陽倩
司馬鎰
張同休
岑義
李弘泰
袁恕已

張易之
張柬之
敬暉
袁恕已
楊元琰
武攸亓
許思行
邵王重潤
劉幽求
鄭普思
李邕
武攸亓
崔湜
岑義
張昌宗
崔玄暉
桓彥範
李多祚
李湛
姚元之
王同皎
薛季昶
譙王重福
葉靜能
魏元忠
武三思
鄭情
畢構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宋務光
宋師度
姜乾曜
源之傑
李之遜
宋祖雍
袁楚客
蘇思貞
尹思貞
姚思貞
宗楚客
紀處訥
周紹之
姚紹之
蘇紹之
呂元泰
馬懷素
盧懷慎
宋之問
李承嘉
李承嘉
徐月將
韋月將
徐月將
周仁軌
李朝隱
宗朝隱
甘元東
李俊
崔日用
范獻忠

郭元振
盧承況
李承況
蕭至忠
姚廷筠
李嶠
張仁愿
常元楷
崔元楷
張元楷
盧藏用
李景伯
趙彥昭
李尚隱
唐紹
解思冲
李思冲
獨孤禪之
席孤禪之
吳再思
楊再思
袁守一
論弓仁
韋替否
張替否
杜元談
郭山憚
韋嗣立
靳嗣立
祝欽明
蔣欽緒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漢書

卷第九十八

玄宗春

韋巨源	王純	燕欽融	馬秦客	韋捷	高嵩	薛崇暕	王崇暉	葛福順	韋璿	趙履溫	宋成器	閻興貴	盧從愿	楊孚	崔洹
李日知	郎炎	武延秀	楊均	韋灌	溫重茂	鍾紹京	麻嗣宗	李仙亮	韋播	崔日用	薛訥	李義	陸象先	張說	薛昭素

韋安石
司馬承禎

寶懷貞

蕭至忠	宋璟	李知	寶懷貞	崔湜	李慈	賈肅	張說	魏知古	薛王業
蔣欽緒	薛訥	楊相如	岑義	常元楷	李猷	王琚	崔日用	岐王範	郭元振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漢書

王毛仲	李令問	高力士	薛崇簡	唐紹	姚元之	張九齡	袁楚客	盧懷慎	寶希城	閻楚珪	周利貞	幽王守禮	王重茂	王忠嗣	王敦
姜一	王守一	李守德	劉幽求	解琬	趙彥昭	張廷珪	王仙童	徐倫	申王成義	鍾紹京	宋成器	尚飲藏	薛謙光	王海賓	鄧王嗣真

鄂王嗣初

鄧王嗣王

齊王幹	褚無量	拔汗那	呂休璟	李傑	長孫昕	班景倩	盧從愿	馬範	楊範	姚思	楊思助	高仲舒
馬懷素	張孝嵩	阿了達	崔日知	楊瑒	楊仙玉	倪若水	韋濟	李朝隱	裴行儉	源乾曜	姚異	蘇頌

卷第九十九

玄宗夏

陸肅老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姜師度	孫平子	馮知章	尹知章	韋述	范知璿	郭仙舟	李邕	元行冲	宋王憲	薛嗣先
姜貞節	陳貞節	蘇獻	桑泉尉	張嘉貞	鄭銑	崔鴻	鄭勉	陸象先	王仁琛	

李謹度	苗延嗣	員嘉靜	章寶	宇文融	康待賓	吳兢	康願子	王同慶	趙冬職	蕭嵩	南宮說	韓休	源光裕	寇滋	裴光庭
蕭隱之	呂太一	崔順皆	皇甫恂	皇甫憬	郭知運	僧一行	裴仙先	賀知章	陸堅	杜遜	王丘	僧明悟	楊承令	徐堅	張萬歲

卷第一百

玄宗秋

陸肅老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張景順	崔隱甫	王孝傑	武藝	任雅	李道達	王君奭	賈師順	杜賓客	信安王禕	皇甫惟明
裴耀卿	李元紘	梁大海	門藝	大壹夏	源復	慶王潭	張守珪	賈思順	蔣岑	張元方

干休烈	裴慎	楊慎餘	楊慎名	壽王瑁	薛楚王	李過折	元德秀	張審素	張琬	李權	安祿山	安思順	盧奐	太子瑛	光王琚
孫崇禮	楊慎	楊慎	劉秩	趙含章	王悔	嚴安之	楊萬頃	張琬	楊玄琰	李昂	安延偃	史思明	牛仙客	鄂王瑋	楊沔

卷第一百

陸狀无通鑑

玄宗冬

目錄下

汲古閣

蕭	嚴挺之	周子諒	徐王嶠	忠王璵	張利貞	田同秀	王倕	王錡	宋遙	張倚	裴肱	裴寬	王忠嗣	羅希奭	吉溫	席建侯	崔成甫	張奭	苗晉卿	盧綯	韋堅	崔以清	邠王守禮	王昱	楊璿	杜璿	蕭吳	
陳希烈	楊鉅	楊勳	盧藏用	楊錡	李光弼	魏林	李岫	封常清	蓋嘉運	郭子儀	實華	楊國忠	嚴挺之	張通儒	高尙	韓休	王玄翼	姚思藝	張齊丘	鄭德詮	高仙芝	張垠	董延光	哥舒翰	劉駱谷	裴敦復	杜有鄰	陳希烈

陸狀无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孫孝哲	李歸仁	牛廷珣	李庭望	尹奇	武令珣	田承嗣	阿史那承慶	段秀實	韋見素	阿不思	楊暄	達奚瑒	劉均通	張均	李峴	呂知晦	輔參琳	袁履謙	張介然	榮王琬	顏真卿	崔無詵	盧奕	張通悟	吳王祗	賈貢	劉道玄	穆寧	盧全誠	張獻誠	王思禮
安守忠	蔡希德	向潤容	崔乾祐	何千年	能元皓	田乾貴	李嗣業	張彖	鮮于仲通	裴冕	達奚珣	宋昱	范履冰	李宓	房琯	呂知晦	輔參琳	袁履謙	張介然	榮王琬	顏真卿	崔無詵	盧奕	張通悟	吳王祗	賈貢	劉道玄	穆寧	盧全誠	張獻誠	王思禮

卷第一百二

肅宗

高秀巖 高濬 馮虔 崔安石 張通幽 馬燧 薛忠義 渾釋之 賈深 翟萬德 盧遜

安祿山 史思明 王承業 李立節 郭子儀 安思義 顏杲卿 蔡希德 袁履謙 盧全誠 李光弼 賈賁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楊萬石 令狐潮 楊朝宗 李萼 程千里 渾瑊 蕭昕 呂知誨 劉客奴 王玄志 楊國忠 哥舒翰 崔乾祐 韋見素 陳玄禮 高力士 張懷仙 謝元同 顏真卿 司馬垂 張鎰 來瑱 馬璘 董秦 賈載 王思禮 杜乾運 龐忠 魏方進 崔光遠 郭從謹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楊景仙 李輔國 李遵 孫孝哲 陳烈 張洎 裴冕 李勉 李泌 賀蘭進明 房瑄 雷海清 漢中王瑀 劉貴哲 劉秩 楊希文 李光進 崔王守禮 第五琦 雷萬春 安慶宗 管崇嗣 杜鴻漸 張勳 安思順 崔平 廣平王俶 建寧王倓 韋諤

安守忠 張興 張忠 嚴莊 安慶恩 許遠 李歸仁 竇王巨 尚衡 張通儒 甄濟 吳王祗 李肅 李承 烏承玘 崔承玘 李威 顏威明 尹子奇 田乾真 阿史那承慶 李緒 安慶緒 韓旻 南濟雲 許叔冀 李嗣業 閻丘曉 魯足 李承 烏承玘 崔承玘 李威 顏威明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二十三

派古閣

卷第一百三

代宗

顏泉明	烏知義	鮮于叔明	董泰	韋黃裳	李懷玉	荔非元禮	張川濟	魚朝恩	高庭暉	喻文景	劉晏	僕固懷恩	李唐	元載	辛雲京	李國貞	崔旆	越王係	劉清潭	馬璘	王武俊	韓謙順
韓承恩	烏承恩	李廣琛	安太清	李恒	侯希逸	段秀實	高尙	雍希穎	李日越	苗晉卿	郭英乂	李抱玉	蕭華	郭景山	王元振	白孝德	程元振	段恒俊	史朝義	張忠志	僕固瑒	

劉晏	程元振	史朋義	僕固瑒
來瑱	王仲昇	田承嗣	李懷仙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二十四

派古閣

李抱忠	僕固懷恩	李抱玉	楊紹	賈至	辛雲京	裴遵慶	郭子儀	長孫全緒	柳伉	顏真卿	魚朝恩	李鴻漸	杜鴻漸	焦暉	郭晞	段秀實	郭英乂	王翊	第五琦	劉給事	白元光	劉晏	郭曖	李泌	朱泚	李晟	劉希暹	周皓	韓滉	李孤彰
韓寶臣	李寶臣	馬燧	李栖筠	嚴奉武	駱奉仙	高驤	王延昌	李光弼	馬璘	元載	李抱真	王縉	白孝德	李光進	裴孤及	裴諱	范志誠	李光瓚	蕭昕	常袞	高郢	朱希彩	朱滔	王童之	王駕鶴	魏少遊	李懷瑗	齊映	徐浩	

陸機无通鑑

目錄下
二十五

派市開

卷第一百四

德宗 上

楊炎
田悅
崔祐甫
李懷光

劉晏
洪經綸
段秀實
劉文喜

邵光超
白琇珪
劉忠義
楊炎
沈既濟
辛京果
王國良

崔寧
袁慘
張涉
喬琳
曹王阜
王璵
關播

薛平
田神功
李正己
李忠臣
馬承備
馬承頤
史廷幹
張景華
黎幹
鄭穎
趙計
蔣鎮
李納
田悅
李希烈
李錫

郭模
田華
薛順
盧子期
王武俊
李漢惠
崔珍
吳湊
崔寬
劉澡
朱敖
李靈曜
崔祐甫
張惠光
丁昌
張建封

陸機无通鑑

目錄下
二十六

派市開

源休
賈文場
姜公輔
王翊
張伯儀
李希烈
關言

彭光晟
張光晟
霍仙鳴
白志貞
晉王誼
陸承嗣
徐承嗣

李納
王武俊
張孝忠
劉忤
韋都賓
杜佑
姚令言
關言

孟祐
康知日
蔡雄
康京
陳京
張真卿
顏真卿
李真卿

朱泚
辛京果
李正己
桑道茂
曹王皋
薛寶臣
李寶臣
李惟岳
路嗣恭
盧嗣恭
裴延齡
劉惠光
張巨濟
韓真
李真
張巨濟

張涉
李忠臣
劉海濱
王國良
庾準
員寓
田承嗣
劉玄佐
李勉
郭子儀
彭令芳
楊惠元
李共
馬燧
李晨
朱滔

卷第一百五

德宗中

陸莊无通鑑

目錄下
二十七

汲古閣

郭李	田希	高明	田子	王必	吳士	何玄	盧卿	邢建	駱元	戴休	趙昇	馬助	王栖	劉從	何明	吳楚	李楚	樊系	崔寧	渾瑊	賈林	章阜	張勣	韓澄	賈隱
昕泌	鑒曜	奇	奇	詵	誦	幹	卿	建	光	顏	驚	助	曜	一	禮	敬	琳	系	寧	瑊	林	阜	勣	澄	隱
李杜	梁庭	于公	李齊	史萬	李萬	趙琳	王紹	曹林	尚孤	張武	達小	嚴震	張誠	劉昌	岐靈	韓曼	蕭復	馮清	僧法	韓遊	李日	蘇玉	侯仲	張韶	趙贊
元忠	亞芬	興	運	頃	演	琳	紹	林	孤	武	小俊	震	誠	昌	岳	曼	復	清	法堅	遊瓊	月	玉	莊	韶	贊

卷第一百六

德宗下

陸莊无通鑑

目錄下
二十八

汲古閣

崔佐	董勳	賈耽	苗榮	栢良	李器	李古	劉士	李寧	董晉	高參	元友	舒王	李良	李叔	張度	吳超	虞諒	陳甫	張正	韓會	崔造	于闐	牛名	趙需	盧翰	李希
時	勳	耽	榮	器	古	寧	士	寧	晉	參	友直	王	良	度	超	諒	甫	則	會	造	闐	名	需	翰	希	
通王	權德	盧邁	苗卿	張滂	奚陟	班宏	趙憬	順宗	陽城	張建	蕭外	趙光	蕭奇	邢君	鄭回	曲還	吳誠	陳奇	盧美	齊映	劉滋	閻晏	達抱	馬緒	陳遊	
謀	輿	邁	卿	滂	陟	宏	憬		封	建	外	奇	奇	牙	回	還	誠	奇	美	映	滋	晏	抱暉	緒	遊	

程禹錫	劉禹錫	陳諒	韓曄	呂溫	王叔文	許孟容	裴肅	崔善貞	杜佑	杜兼	元洪	馬少微	程務盈	韓弘	韓盈	劉元陽	上官詒	陸長源	蘇弁	張茂宗	楊朝晟	李景略	鄭緒	田緒	王定遠	崔邠	王仲舒	李少華	李鉅	章少華
嗣道王寶	凌準	柳宗元	韓泰	李景儉	陸淳	王伾	齊總	王士真	李錡	李藩	薛正倫	于頔	曹文洽	姚南仲	劉錡	安國寧	吳少誠	俱文珍	薛約	蔣乂	孟子周	韋執誼	韋渠牟	李兼	田季安	李說	張萬福	熊執易	韓愈	李充

陸狀元通鑑
二十九下
派古閣

范希朝	裴承瓘	劉承瓘	邢公度	李師道	李巽	沈師	白居易	元稹	韋丹	楊琳	嚴礪	李吉甫	杜黃裳	盧文若	劉開	潘孟陽	杜黃裳	裴均	高郢	李程	李吉甫	鄭餘慶	李忠言	盧從史	李長榮	來希皓	衛次公	李元素	韓皋	寶羣	王涯	鄭珣	嚴綬	劉開	韋丹
李黃承慶	武元衡	李渤	沈衍	高霞寓	高沐	李師古	杜佑	蕭儉	獨孤郁	潘孟陽	張承金	文德昭	李元奕	高崇文	林蘊	李康	韋丹	嚴綬	鄭珣	王涯	寶羣	韓皋	李元素	衛次公	來希皓	李長榮	盧從史	李忠言	鄭餘慶	李吉甫	李程	高郢	裴均	杜黃裳	潘孟陽

陸狀元通鑑
三十下
派古閣

卷第一百七

憲宗上

卷第一百八

劉希光	韓愈	梁佐元	張佐元	任迪簡	段平仲	烏重胤	盧從史	吳少誠	呂元膺	李元膺	許孟容	許昌朝	田李安	田李安	裴武	李元	孟簡	穆少	吳少	王翊	孟元	張茂昭	楊伯玉	李惟簡	秦惟簡

陸游无通鑑

目錄下

源古閣

憲宗中

卷第一百九

憲宗下

田弘正	宗正卿	崔知信	王知信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樞密

陸游无通鑑

目錄下

源古閣

卷第一百一十

穆宗

敬宗

陸微元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魏弘簡	楊於陵	田布	王庭湊	田弘正	韋雍	崔植	李珣	楊恩士	裴謨	李紳	楊汝士	李宗敏	張弘靖	段文昌	蕭俛	李寂	田布	鄭潭	崔虞	楊守謙	梁守謙	武儒衡	裴弁	王弁	崔元略	薛平
李直臣	裴元翼	李愬	崔俊	朱元融	杜元融	王起	蘇明	鄭明	錢徽	元稹	李德裕	劉總	王播	王承元	崔元	王承元	崔承元	王承元	王承元	王承元	王承元	王承元	王承元	王承元	王承元	王承元

卷第一百一十一

文宗

陸微元通鑑

目錄下

汲古閣

高瑀	韋處厚	梁承和	楊承和	閻惟直	王嘉憲	許文端	劉克明	劉延嗣	李仲方	崔發	張仲發	李發	劉從諫	崔從諫	李從諫	王智興	李智興	李智興	李智興	李智興	李智興	李智興	李智興	李智興	李智興	李智興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裴度	王度	

仇士良	李漢	王元逵	王元逵	李仲言	崔潭峻	鄭覃	蕭潮	楊漢公	楊虞卿	王踐言	崔駟	崔廬著	鄭注	李正元	陸	宋申錫	衛志忠	溫造	李絳	韋處仁	李德裕	李祐	王庭湊	崔慎由	崔瑀	杜牧	李洽	劉資	史憲誠	王智興	烏重胤
李固言	李訓	李元忠	史元忠	李逢吉	李仲敏	殷仲方	張仲方	張元夫	楊汝士	劉從諫	段文昌	王正雅	馬存亮	漳王湊	王璠	楊志誠	王守澄	孔敏行	王叔元	牛僧孺	李宗閔	何進滔	路隋	馮宿	王式	馬植	李甘	裴休	李載義	康志睦	李同捷
陸															目錄下															汲古閣	

陳弘志	舒元興	令狐楚	羅立言	李好本	李石	張仲清	陳君賞	崔球	實直	魏瑤	李珣	杜悰	姚易	何重順	辜溫	賈餗	李好古	韓約	魚志弘	郭行餘	田全操	薛元賞	韓益	柳公權	楊嗣復	陳夷行	太子承	周墀
史元宗	張絳	張仲武	白居易	高少逸	劉從諫	王元逵	杜牧	陳夷行	王茂元	陳行簡	李德裕	吳仲舒	白敏中	鄭朗	劉積	何弘敬	董重質	劉士良	仇士良									

陸贄元道鑑

目錄下
三十六

汲古閣

卷第一百一十二

武宗

宣宗

懿宗

陸狀无通鑑

目錄下
三十七

汲古閣

李弘宗	王紹鼎	趙道璘	張道符	畢義誠	張義潮	李福業	孔溫業	張方直	朱淑明	章宙	章渙	崔煥	令狐綯	李咸	封放	馬植	令狐緒	丁柔立	周堦	韋丹	康季榮	張景緒	孔溫裕	裴休	孫樵	張義澤	鄭光	牛叢	李行言	李君奭	崔慎由
李回	石雄	王逢	馬實	趙真	杜侗	盧鈞	楊欽義	李載義	牛儒	韋博	薛元賞	崔珙	李珙	李景溫	劉玄靜	李彦佐	楊弁	呂忠	郭仲郢	韓全義	劉行深	楊志誠	李宗閔	韋弘質	薛元龜	楊嗣復	李景讓	李景莊	盧商		

陸狀无通鑑

目錄下
三十八

汲古閣

卷第一百一十三

僖宗

李克用	黃巢	尚君郢	王芝	王仙芝	盧攜	魏謨	羅程	劉瑑	李由獨	于延陵	蔣祗仲	鄭德植	范式	王慶	劉承順	康承順	張言素	王紹懿	何全皞	崔彥曾	龐勛	李國昌	劉瞻	路巖	韋保衡	王仲甫	李湘	韓宗	溫璋	鄭畋	路巖	田令孜	趙隱	薛崇	宋威	李盡忠			
馬公儒	祝真	軒轅	李承	張遠	李承	裴勅	劉勅	夏侯	劉勅	蕭傲	鄭愚	吳德應	高駢	王景崇	曹確	王仲甫	李湘	韓宗	溫璋	鄭畋	路巖	田令孜	趙隱	薛崇	宋威	李盡忠	李承	張遠	李承	裴勅	劉勅	夏侯	劉勅	蕭傲	鄭愚	吳德應	高駢	王景崇	曹確

[illegible]

句胡僧	楊行遷	胡真	嚴實	王徽	韓求	王鎔	趙攀	李存信	李存賢	李師悅	常濬	李昌符	楊晟	杜讓能	裴環
羅夫子	陳敬瑄	謝曉	王鐸	高仁厚	王景崇	楊復恭	郭景銖	李存進	李存孝	林言	王處存	朱珉	襄王煜	劉崇望	鮑君福
陸贄	無名氏	四十	目錄下	楊守亮	楊茂實	楊守立	張全義	劉季述	郭禹	吉工保	孫儒	周庠	楊行密	李茂貞	王行瑜
昭宗	郭璠	孔緯	張濟	赫連鐸	張濟	張潯	孫揆	昭宣帝	泰宗權	楊復恭	李克用	李匡威	田令孜	胡真	卷第一百一十四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梁古

湫古關

李有孝	靜	王師範	陳敬瑄	孫儒	高勗	王鎔	徐彥苦	劉仁恭	覃王嗣周	錢鏐	崔昭度	崔昭緯	李匡籌	劉謙	劉崇龜	李匡	徐溫	韓建	韓歸範	王建	楊行密	田頌	李存信	李茂貞	杜讓能	李讓能	崔胤	鄭綮	盧彥威	劉隱	董昌	徐溫	王珂	李谿	王行實	張承業	朱朴	王潮	張道占	韋震	馬殷	李璣	張有孚	宋道弼	劉季述	王彥範	程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渡古園

卷第一百一十五
通鑑後梁紀

李師虔	孫德昭	董彥弼	韓全誨	袁易簡	第五可範	張居翰	魚全禪	鄭元規	張全義	楚樞	馮涓	蔣玄暉	氏叔琮	隸下	錢	沂王禪	景王祕	雅王禎	獨孤損	崔遠	陸辰	趙崇	裴迪	趙殷衡	楊渥	周德威	丁會
劉希虔	石戩	周承誨	張彥弘	周敬容	李彥弼	仇承坦	程匡柔	嚴遵美	陳班	寇彥卿	張廷範	德王裕	朱友恭	史太	虔王禔	遂王禕	祁王祺	瓊王祥	裴樞	柳璨	王溥	王贊	王殷	李巖	蘇循	李嗣昭	

太祖

均王

薛貽矩

張文蔚

楊仁恭

楊凝式

李思安

劉守光

楚王馬殷

敬王翔

晉王李克用

蜀王王建

張承業

岐王李茂貞

符昭

羅隱

高順

契丹王阿保機

魏王張全義

南平王劉隱

吳越王錢鏐

閩王王審知

荆南王高季昌

康懷貞

李嗣昭

周德威

張格

李克寧

符道昭

吳珙

徐溫

淮南威王

紀祥

嚴可求

隆演

高郁

駱知祥

呂師周

許德勳

孫瑛

梁震

杜建徽

錢鏐

陸仁章

司馬福

周本

何昉

盧光稠

鍾泰章

胡秀林

張知遠

王宗弁

王彥章

惠王友能

衡王友諒

崔沂

寇彥卿

崔沂

陸米元通鑑

目錄下四十三

汲古閣

陸米元通鑑

目錄下四十四

汲古閣

宗平

宗特

宗平

宗特

趙王鎔

宗範

燕王守光

宗範

丁延徽

宗範

羅周翰

宗範

史建瑭

宗範

韓勣

宗範

王德明

宗範

王昭誨

宗範

馮道

宗範

劉溫

宗範

張倫

宗範

賀德倫

宗範

李嗣肱

宗範

宋齊丘

宗範

王翊

宗範

周宗

宗範

彬王友裕

宗範

郭友瑋

宗範

丁昭溥

宗範

牛存節

宗範

趙巖

宗範

王舜賢

宗範

杜曉

宗範

劉奇

宗範

盧弼

宗範

毛錫

宗範

張文弼

宗範

張彥

宗範

張彥

宗範

張彥

宗範

張彥

宗範

張彥

宗範

卷第一百一十六
通鑑後唐紀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四十五

汲古閣

王	周	康	張	張	劉	劉	劉	王	安	任	安	徐	王	賀
楊	王	漢	漢	漢	夢	夢	夢	金	金	金	金	知	處	環
檀	友	傑	融	融	鄒	鄒	鄒	全	全	全	全	訓	直	環
李	張	張	李	石	張	張	張	劉	陳	李	王	刀	彭	王
存	歸	漢	張	君	延	延	延	文	彥	繼	宗	彥	王	建
進	霸	倫	振	立	瑾	瑾	瑾	殷	謙	炭	弼	能	宗	鼎

莊宗

明宗

潞宗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四十六

汲古閣

李	羅	王	劉	韓	陳	韋	李	張	景	張	梁	皇	朱	劉
嚴	貫	九	潛	昭	昭	昭	繼	全	全	雲	雲	雲	友	嗣
嚴	嚴	平	潛	文	俊	俊	繼	義	進	雲	雲	雲	友	彬
任	李	僧	王	關	儲	周	孔	岐	敬	李	嚴	荆	朱	朱
紹	紹	誠	承	宏	德	德	謙	王	新	紹	可	南	友	友
琛	琛	惠	騫	業	源	源	謙	李	磨	欽	求	王	友	誨
園	琛	惠	騫	業	源	源	謙	李	磨	欽	求	王	友	誨
								茂	貞			高	友	
								貞				季	友	
												興	友	

李思	張憲	楚王馬殷	李其	呂知柔	向延嗣	馬彥珪	李環	郭廷信	楊仁晟	趙在禮	史彥瓊	張破敗	王梵立	徐溫	李彥卿	陸狀元通鑑	王今斌	李紹真	鄭珏	趙鳳	韓熙載	劉岳	高從誨	閻王王延鈞	馬希聲	蘇愿	李仁矩	吳越王錢傳瓘	袁詮	秦王從榮	康澄	李超
孟知祥	唐景思	閻王王延翰	王衍	張筠	李從襲	高郁	郭廷諤	李松	皇甫暉	孫鍾	李紹榮	康義誠	白從暉	郭從謙	何福進	善友	孔僉	安重誨	樊丹主德光	李穀	周玄豹	張昭遠	馬希範	張延朗	趙季良	姚洪	陸仁章	潘約	高輦	李仁福	安從進	
淚	古	四十七	目錄下																													

宋	馮	朱	宋	李	閻	王	福	宋	李	洋	王	韓	劉	盧	蜀	陸	史	楊	李	楚	卷第一百一十七	通鑑後晉紀	高祖	馬胤孫	呂琦	韓文遇	桑維翰	高行周	符彥饒	
溫	贊	實	厚	吉	王璘	宗	繼鵬	丘	勳	從璋	密	胤	珣	文紀	王孟和	目録下	在德	昭儉	傲	王希範				齊王	李崧	李贊華	房曷	張敬達	符彥卿	龍敏
范延光	孟漢瓊	安從益	朱弘昭	蔣延徽	張彥柔	薛文傑	徐知誥	周宗	徐玠	王弘贊	李專美	趙延壽	姚顗	崔居儉	高廷賞	四十八	鄧清	馬胤孫	林延遇	孫光憲					李崧	李贊華	房曷	張敬達	符彥卿	龍敏
宋	馮	朱	宋	李	閻	王	福	宋	李	洋	王	韓	劉	盧	蜀	陸	史	楊	李	楚					王	李	李	房	張	符

郎萬金	趙瑩	寶貞固	楊光遠	雍王重美	宋審虔	高麗王王建	吳越王錢元瓘	張誼	唐王李昇	張允	李詳	馮道	范延光	李從嘏	劉處讓	閻王曦	李承裕	安審暉	盧文進	劉康	李德瑋	杜重威	漢王劉份	壽王景	董遇	唐齊王璟	漢陽帝	喬榮	王緒	楚王希範	趙延昭
張延朗	薛融	景延廣	安審琦	太相溫	許王從益	安重榮	和凝	吳王楊渾	趙延壽	梁文矩	張鑄	劉珣	李彥珣	張彥澤	安彥威	李金全	馬全節	杜光業	祖全恩	張澄	吳越王錢弘佐	王重胤	宋齊丘	石重胤	王柄霞	閻王延政	漢主劉晨	杜威	李昭	拓跋恒	李周

陸狀元通鑑

目錄下
四十九

卷之四十九

白承福	皇甫遇	薛懷讓	連重遇	張從恩	晉王謙	張彥	錢弘億	李彥超	薛超	李彥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薛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陸狀元通鑑	尹日就	郭廷謂	范再遇	王祚	柴守禮	王瓌	邊鎬	陳搏	張永德	于處納	周行逢	李徽古	孫晟	李德明	侯章	趙普									
目錄下 五十三	劉承遇	李延鄒	陳承昭	竇儼	張湜	周廷構	聶崇義	許文稹	曹翰	安審琦	唐齊王景達	唐齊王景達	陳覺	張瓊	鍾謨	范質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總目下	楚昭輔	苗訓	李幹	張昭	梁王宗訓	雷從效	高彥暉	姚內斌	王洪	吳廷祚	艾穎	曹彬	常夢錫	唐主李景	馮延巳	南漢主劉鋹	吳越王錢弘俶	袁彥	鍾廷暉	劉重信	劉重進	李從善	魏仁浦	李濟	劉鈞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首
監本資治通鑑序

神宗皇帝御製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知也又音誌按司馬溫公注揚子例云凡書
中字如知識好惡長少難易將相使令說樂
焉邪之類兩音易辯者進於始見音之後可
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今竝倣
此行胡孟切畜救六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曰
切說文積也通作畜

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

陸狀元遺鑑 卷首

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番鑑戒
於後世者也鑑格懺切 漢司馬遷納石室

金櫃之言紬司馬遷本傳徐廣音抽猶引絲也顏師古音出謂綴集之櫃漢書

作館顏師古音匱與鑽同史記
索隱石室金匱皆藏書之處
據左氏國語

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采倉卒取也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聞有遺失放逸者攷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

載間騁丑對切馳言馬之首記軒轅至於麟

止麟離珍切漢武帝元狩元年獲白麟司馬遷作史記自黃帝至武帝獲麟而止故曰

麟止猶春秋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

不能易此體也易音亦改也謂惟其是非不

謬於聖人切辰也褒貶出於至當中丁浪切則

良史之才矣若稽古英考畱神載籍秦并切

載書故云載籍萬機之暇未嘗廢卷嘗命

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

論盧因切議也謂俾就祕閣繙閱繙音翻猶

議其事而次序之繙十二經

陸狀元通鑑卷首派古關

之繙謂反給吏史筆札側八切札者柳也編

覆敷演也木如柳齒即簡札也

見唐書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光之志以謂

周道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

遷齊秦楚晉始大桓文更霸庚更音猶託尊王

爲辭以服天下自威烈王陪臣執命韓趙魏

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

造端立意之所繇也造在早切作也繇夷周

書曰若顛木之有專孽是也後人其所以載

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

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徵之原威福盛衰

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教

條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要伊消切若

衆體之所會也凡辭令淵源之體衆體之所會也凡

之義也通作誠良謂備焉凡十六代謂上

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至五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於

戶牖之間牖與久切說文穿而盡古今之統

陸狀元通鑑卷首派古關

博而得其要音辭云要者總最之稱簡而周

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精徒

說文書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繫

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

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間居覓切舊說不能

至盛無間隙可議間隙之閒言焉之德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

之愛慘丁曷切怛也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

任恭儉勤良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於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宥厥有履霜之漸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著陟慮切明也

獎諭詔書

勅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成事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貫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陸狀元通鑑

卷首

源古閣

上資治通鑑表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

史範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庶使前後有倫精麤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陸狀元通鑑

卷首

源古閣

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殿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賜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志未足報塞苟智

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畱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它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若煙海挾撓幽隱校計豪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

陸狀元通鑑 卷首 汲古閣

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係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遠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鈇

槩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癯瘠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臣光

陸狀元通鑑 卷首 汲古閣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臣司馬光上表

元豐七年十一月進呈

檢閱文字承事郎臣 司馬 康

同修奉議郎臣 范祖禹

同修祕書丞臣劉恕

同修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院校理臣劉放

編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臣司馬光

康字公休溫公之子官至侍講正言

祖禹字淳甫成都人官至翰林學士

恕字道原著外紀者也

放字貢父官至屯田員外郎

進表終

陸狀元通鑑

卷首

汲古閣

溫公親節資治通鑑序

迂叟自幼嗜史至老不厭每患遷固以來載籍繁多學者皓首猶不周覽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徧觀乃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皇悅之命續其事自治平開局迨元豐成書凡一十九年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興衰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上下一

千三百六十二年中間固多離析其合爲一

統者二百七十餘年共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神考寵以冠序錫以嘉名爲資治通鑑詔邇

英經筵當令進讀其荷兩朝知待厚矣然在

當時徧閱舊史旁求小說豈無棄之如可惜

而強收置之退居獨樂園之讀書堂迺得取

諸舊編更加精擇削其繁蕪自爲節要以便

稽考云若夫從周威烈王丁丑而上伏羲書

陸狀元通鑑

卷首

汲古閣

契以來備於稽古錄由三晉之開國迄顯德

之末造具於歷年圖自六合爲宋接熙寧之

始元著於百官表則又在通鑑之外也謹序

劉祕丞外紀序

夫計億兆者始於一一者數之本總衆異者歸於

同古今兼載則竹帛不能紀撮其機要則事

盡於終卷六經具而諸子與文籍煩而譜牒

作太史公云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咸不同乖

與歷漢魏晉去古益遠衆言不本於經夸者
務爲詭誕包犧前後逮周厲王競列年紀更
相違背遼邈無遽安能考質存其一說備列
於下與刪棄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焉疑年
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共和以後則用歲
陽歲名而著於上示相別也班固謂三統歷
最密杜元凱推春秋當時之曆凡二百五十
五年晦朔閏及日食而云三統歷術比諸家
陸狀元通鑑 卷首 汲古閣

溫公外紀序

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其著
資治通鑑外紀十六卷未以傳人病亟猶汲
汲借人書以參校已之書是五其失氣垂盡
乃口授其子義仲爲書屬光使撰外紀序皇
祐初有詔士能講經義者聽別奏名其中所

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已
意附而論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
擢爲第一及發糊名迺進士劉恕年十八矣
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迺其字也釋
褐鉅鹿主簿遷和川令英宗雅好稽古詔光
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
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之上誠多至於專精
史學臣未得而知所識者惟和川令劉恕一
陸狀元通鑑 卷首 汲古閣

宜天何爲復病而天之邪此益使痛惋倘恍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其先萬年人祖度爲臨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元豐元年十月日涑水司馬光君實序

通鑑釋文序

太史公作史記於尚書春秋左氏國語之外別出新意立本紀世家列傳後之作史者皆宗之莫敢有異獨近世司馬溫公作通鑑不

陸狀元通鑑

卷首

汲古閣

用太史公法律總敘韓趙魏而下至於五季以事繫年月之次治亂興亡之蹟并包夷夏粲然可考雖無諸史可也又自黃帝下屬五季貫穿成書皆出司馬氏一家之手此又不可得而知者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讀其書間有難字必捨卷尋繹淹移晷景一字旣通則已忘失前覽矣於是眉山史見可著通鑑釋文三十卷字有疑難求於本史

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辯釋地理姓纂單聞小說精力疲疾積十年而書成吁亦勤矣夫無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章名世傳後固不少雖傳矣未必真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麓用深探而約見不與文人才士競能於異世而爲後學垂益於無窮亦可以觀其用心矣見可名紹嘉祐治平間眉州三卿爲摺

陸狀元通鑑

卷首

汲古閣

紳所宗東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卽清卿之曾孫也溫恭誠信見於言貌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其猶所謂古君子者歟紹興三十年三月日左朝散郎權發遣梨州軍州主管學事縉雲馮時行序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第一

△論看通鑑法

昔陳登中嘗謂通鑑如樂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樂山又須是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對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陸狀元通鑑 卷一 看法 汲古閣

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

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深考

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

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

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

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

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

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

前例大要先識一代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

一君之統體先識天下之統體然後就其中

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

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

陸狀元通鑑 卷一 看法 汲古閣

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

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看通鑑大要四條

官制歷代設官統體以周論之三公六官上

下相臨本末相承其意如何職事交互彼此

相參其意如何謂其事關涉數官者也自周迄於今日

因革損益或事輕而官重或官輕而事重或

分或合或簡或繁且如漢九卿較周六官一

官所掌今歸幾卿一卿所掌昔隸幾官統體
孰正孰偏出納孰壅孰決參考孰疎孰密丞
相御史統九卿與周三公六卿其意同異優
劣如何每代皆當如此推究又如歷代事權
所在如東漢雖設三公而事權乃在尚書之
類皆當精考歷代用人次第一謂人材所出
之途及其流品科目世族軍功
納粟吏胥之屬一謂遷除來
歷遲速次第

陸狀元通鑑

卷一

看法

汲古閣

兵制歷代兵制沿革或出於民則考其成丁
歸農之限耕戰部伍之法調發教閱之節屯
戍替易之期以西漢言南北軍爲復召募爲
復科差爲復常聚爲復更番隊伍人數糧食
多寡皆須是見其曲折郡國之兵虎符調發
如何徵集平居如何聯屬事訖如何放散亦
須見其曲折或出於兵則考其兵民之分自
何時興其部伍調發廩給之制歷代之兵內

外輕重之勢如或聚於國都或聚於邊鄙之
類歷代用兵道里之遠近歷時之久速形勢
之利害糧食之難易將權之專雜軍律之得
失皆當詳考

財賦歷代財賦本末源流統一代論之其初
何故贏餘其後何故匱乏比較出入多寡求
其所以然仍就出入都數察其所偏在上在
下考其所滯在彼在此明有所增而暗有所

陸狀元通鑑

卷一

看法

汲古閣

損小有所棄而大有所得凡興廢因革皆兼
考其義之當否時之升降事之利害又如財
賦中條目大者如租稅鹽鐵錢幣田制之類
皆當別考其損益盈虛之大端

刑法歷代用刑繁簡寬猛其意其法皆當兼
考法謂大法及雖一法而有深意者及其應
効謂如武帝立見知故縱之法而盜賊愈多
光武盡除其法而盜賊清之類大者於此
類推又如特起大獄如楚莊王
英獄之類及諸囚之數

亦斟酌其關治體者抄之

統體機括其詳已見看通鑑條例遇有所見抄出

君德如漢紀高祖寬仁大度之類凡志傳中所說德處可類出

政事謂政事之大者如制度禮樂官制納諫恤民用兵任相任將財賦大沿革法度大更

張及刑獄之大者皆是並止寫出大綱謂如

陸狀元通鑑

卷一

看法

汲古閣

財賦止書其年擢鹽鐵因某人建議有何大

利害至於制度曲折則不徧又如用兵止書

某年遣某將伐某處孰勝孰敗所得者幾郡

所失者幾軍其計謀曲折並不書

風俗謂如史傳中說文帝煙火萬里恥言過

失說武帝北邊蕭然之類

相業前政事門說任相止是書用某人爲相

幾年除幾年罷至於此門則編爲相事業如

蕭曹爲相大體如何規摹如何措置如何如盧杞李林甫爲相姦邪之狀如何石慶公孫賀爲相委靡之狀如何

國勢君之昏明國之強弱安危君子小人之進退消長地之廣狹戶口之多少權柄所在皆是權柄所在謂如內重外輕外重內輕權在宰相在貴戚之類

△看通鑑法終

陸狀元通鑑

卷一

看法

汲古閣

△通鑑釋例

用天子例

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

孫雖微弱播遷以四方爭衡闕皆其故臣故

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帝后稱崩王公宰相

稱薨它國稱名后稱闕或曰某后其君臣死

皆稱卒

周之諸侯不名稱薨從先王之禮

書列國例

三國南北朝五代與諸國本非君臣從屬之制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帝后皆稱殂王公皆稱卒

大明四年魏太后常氏之殂

魏葬昭太后於雞鳴山

晉隋未并天下亦用列國之制

列國雖有地有民而臣於他國者死則稱卒

如沮渠蒙遜吐谷渾高麗錢鏐馬殷

陸狀无通鑑

卷一釋例

汲古閣

之類

列國追封考妣皆書國小人微者或可略

書王制例

六典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行

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慮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贊

勸勉勤勞四曰發日敕謂御書發敕日也云

以下官處流五曰敕旨百司奏事承旨六曰

論事敕書慰諭戒七曰敕牒隨軍承旨

書封爵禪位例

以冀州十郡封丞相操為魏公云云又加九

錫云云進魏公爵為王車服位號參用天子

禮命魏王冕十有二旒云云漢帝云云禪位

於魏云云奉漢帝為山陽公云云

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進晉公

爵為王魏帝加文王殊禮王妃曰后魏帝

禪位於晉奉魏帝為陳畱王即宮於鄴優崇

陸狀无通鑑 卷一釋例 汲古閣

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闕

國郡縣公須分

永初九年宋王欲受禪下闕

書帝王未即位例

帝王未即位皆名自贊拜不名以後不書名

書帝王將受禪例

帝王將受禪贊拜不名以後不名陳以後乃

名者上有君也無君即未即位亦不

稱名宋太祖世祖梁世祖是也

書廟號例

葬天子曰葬某帝於某陵廟號某祖下國曰葬某主某於某陵諡曰某皇帝廟號某祖列國曰魏葬明元皇帝於某陵廟號太宗夏武烈帝殂葬嘉平陵廟號世祖

凡帝上有廟號者稱廟號

秦葬文昭王於武平陵廟號太祖

陸狀元通鑑

卷一

汲古閣

書國號例

劉石竝時劉曜稱趙石勒稱後趙猶春秋邾小邾也曜既亡勒單稱趙符姚竝時稱秦亦然乞伏氏稱西秦慕容永以有慕容垂稱西燕慕容德以有龍城稱南燕段業以有呂光稱北涼

梁初晉楚岐蜀吳越稱國淮南嶺南福建荆南未有國

書改元例

龍朔三年十二月詔改來年元

書稱號例

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師列國曰還某都凡新君即位必曰某宗即位後皆言上太上皇帝止稱上皇

太上皇太后曰尊皇后太子皇子曰立改封曰徙公侯有國邑者曰封無曰賜爵

陸狀元通鑑

卷一

汲古閣

國公郡公縣公欲辯等級則稱之不然則不齊郡趙郡公皆稱郡廢帝稱國號或稱廢帝

宋前廢帝子業始終無宅爵在位有永光景和兩號故止稱廢帝

列國他國之君或稱主或稱帝兩國事相涉則但稱主

列國非其臣下之言不稱乘輿車駕行在京

師天下及崩

書王公例

高歡曰勃海王歡宇文泰曰安定公泰

大同九年

以後乃爾太清三年以後復故

楚王處疑

書建國稱王例

五代晉岐蜀吳越吳楚閩之類建國皆稱王者皆稱王及諡無諡者遇中國加爵命則名

陸狀无通鑑

卷一釋例

汲古閣

名如晉王

交錯難辯處則稱王存勗之類

廣南未稱帝及荆南之類皆名

荆南稱楚不書封

諸王書名例

河西王沮渠蒙遜吐谷渾王慕瓚吳越王錢鏐南平王高季興等受宋魏五代爵命猶孫權受魏爵命終是敵國皆宜稱王而不名然其國爵屢變乍見莫知爲誰故於事初則名

後則不名或名或不名從文闕用漢諸侯王之例也

書立王例

魏立皇弟新成爲陽平王

書徙王例

徙順陽王休範爲桂陽王

書列國立太子例

列國曰立皇子某爲太子

陸狀无通鑑

卷一釋例

汲古閣

或曰魏立某王某爲皇太子

書列國紀事取年號例

魏宋齊梁陳五代取其年號以紀諸國之事耳

書官名例

周以尉廼爲太師以柱國竇熾爲太傅

新爲公者於官上更加以字太建四

年以後始爾

晉以後拜令僕皆書中書監令侍中內史納言爲宰相者亦書

宋永初三年闕時大州刺史率加都督其後多者至數十州不可復詳載矣

南北朝諸王無事者只云加都督有事則云某某等幾州闕節度使官自此始其後所領

諸使益多不復詳記云

天監十年闕魏之州郡亦然是以離合廢置

陸狀元通鑑

卷一釋例

汲古閣

不復詳記也闕是後官名繁冗不可勝記或

一人之官至百餘官今但臨事取其要重者存之或省約其文以從簡易云

大寶元年闕是後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及儀

同三司猥多人不復貴遂爲散官舊史或但稱開府及儀同者今竝因之

宰相自平章事遷侍中侍中遷中書令之類或加三師三公則書若自中書遷門下及加

太學士使名之類皆不書至出時書官

會昌六年九月後方倣此

隋平陳以後尚書令僕內史令納言凡宰相皆稱薨

凡節度使創置則曰置某軍於某州割某州隸之以某人爲節度使或曰置某等州節度

以某人爲節度使因舊則曰更名某某州節度號曰某軍或曰更名某軍曰自團練升則

陸狀元通鑑

卷一釋例

汲古閣

曰更名某某州都團練曰某軍以某人爲節

度使

昭宗以後始然

節度使加平章事侍中中令尚書令則書餘

檢校官不書五代雖加使相非因事見亦不書

初云淄青等幾州節度使後云淄青等州節

度使

節度使赴鎮曰爲使相曰充遙授曰領

凡官名省而可知者不必備書

藩鎮兵或以宣武淮西天平忠武武寧河東
淮南湖南荆南兩浙呼之或以汴蔡鄆許徐
浙呼之取語順易曉而已

書兼職例

會昌六年九月以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李
德裕爲東都留守不帶平章事鄭肅同平章
事充荆南節度使

陸狀元通鑑

卷一釋例十五

汲古閣

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
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以西川節
度使同平章事王建兼侍中

以保義畱後朱友謙爲節度使

以荆南畱後高季昌爲節度使

書罷免例

公相以善去曰罷罪去曰免

書聘使例

聘使往來書介副無事但云某事

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
卿高順報之

高麗遣其臣某入貢

遣某人使於契丹

不書例書附

二王後嗣卒者不書

列國葬后無事不書

陸狀元通鑑

卷一釋例十六

汲古閣

諸王帶平章及遙領節制不書

親王徙封書

親祭祀皆書

凡帝親祠更無親字

宋孝武後乃爾

王子弟則書姪及孫無事不書

諸王非皇子及兄弟薨卒皆不書有事乃書
之

宋以後諸州廢置無事不書

諸州廢置無事者不書

四夷不能爲中國利害死及嗣位不書

凡衆人共一事則書某等在下者更有事則

列其姓名

重書例

桓五年襄二十六年皆有兩秋

桓_闕年以大雩有二秋

桓十二年經重書丙戌

陸狀元通鑑

卷一_{釋例十七}

汲古閣

豫言例

莊公六年豫言十六年滅鄧

文十一年豫言宣十五年獲焚如

齊襄公之二年

追序例

左傳襄公六年齊人滅萊追序五年以來月

日

書日後先例

莊十六年鄢陵戰先甲午後癸巳

左傳楚靈王死先言癸亥後言乙卯丙辰

書事同日例

兩國事同日或相先後而不可中斷者先序一國事已更以其日起之

如齊建武元年十月辛亥魏王發平

城_{云云}辛亥太后下令廢帝爲海陵

王

陸狀元通鑑

卷一_{釋例十八}

汲古閣

二年十一月己卯納太子妃褚氏庚

午魏王如委粟山己卯引諸儒議圓

丘禮

書事相涉例

凡兩國事相涉則多稱某主兩君事相涉則

多稱諡號不相涉而事首已見則稱上稱帝

凡一國事有相連不嫌爲異國事者若國名

相_闕事雖異皆蒙上事國名_{大同十年乃爾}

書斬獲例

戰偽走設伏而敗之斬首千餘級千級以下不言獲輜重兵械雜奇非極多不言

蒙遜欲伐梁公欲之

新唐書郭子儀傳從廣平王帥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

書世系例

凡宗族雖在高祖玄孫之外世系著明如元

陸狀元通鑑

卷一釋例十九

汲古閣

天穆崔悅者亦書之

從後姓例

宋永初三年長孫嵩實姓拓拔

云云

時魏之

羣臣出於代北者姓皆重複及高祖遷洛乃

改爲單姓舊史患其煩雜悉從後姓以就簡

易今竝因之

李繼昭本姓符名道昭復姓符名道昭

書字例

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大夫既卒書

大同二

闕

時人多以字行舊史皆因

字及小字可知其人者不復重述難知者乃述之

凡以字行者始卽稱字曰名某以字行

大同以後

始

書鄉里例

硤石姚元崇

陸狀元通鑑

卷一釋例二十

汲古閣

閻玄正汴州人也

名不著不

書改置州郡例

建東京於汴州以汴州爲開封府

置彰德軍於相州以瀘衛隸之置永清軍於

貝州以博冀隸之

書薨卒例

唐制三品以上稱薨四品以下稱卒而上州

刺史親王傳歸德將軍護軍皆三品職任至

轉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侍郎庶子詹事皆四品平章事節度使職任至重皆無品禮諸侯曰薨而唐之縣令皆古之子男也此則一一難依禮今令任裁酌折衷見任宰相節度使及正任太子三師三少尚書統軍都督常侍者皆稱薨公主妃嬪亦循舊史稱薨餘皆稱卒

都督卽節度使之任節度檢校官弔

陸狀元通鑑

卷一

釋例

派古閣

侍其卑者也

元嘉五年秦王熾盤卒

書反亂例

宋略例凡誅得晉

愆音愆

曰有罪凡逆上曰反爭

彊曰亂凡刺史近州輕將則書以重州也遠州亦書以將重也

曾太父溫國文正公作書之例或因

或做皆有所據故自春秋以來用例

之精確深隱皆考究爲最詳而得其當於此槩見然前例遺彙中遭散亂所藏僅存脫落已甚故先後無敘或改注重複觀者病焉伏輒掇取而分類之爲三十六例其間或書年而不

書事如曰齊襄公之二年或書事而不著年如曰節度使官自此始或書諡書年而不實其數如曰桓年以大

陸狀元通鑑

卷一

釋例

派古閣

雱有兩秋之類伏皆不敢增益也至

若或文雖全而其字闕減者伏亦從

而闕之或事欲詳見而旁附其文者

伏則因其文而述之雖然苟能因此

類而參酌貫穿焉亦庶幾矣伏抑嘗

因此例而涉其書放其離析稽其授

受推其甲子括其卷帙列爲四圖以

便尋究求者授之以廣其傳庶與考

異音釋竝行於世萬一有助於觀覽

云乾道丙戌仲秋癸酉曾孫右朝散

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後謹

書

右溫公所修資治通鑑發凡起例子
奪輕重各有深意吏部君得其遺藁
於殘編斷簡中凡三十有六而文意
斷續字畫訛缺多不可曉今取其可
知者附見於左

△通鑑釋例終

陸狀元通鑑

卷一 修書
二十三

汲古閣

△與范夢得內翰論修書帖

名祖禹後
更字厚夫

光前者削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

制乃須五年得無却成奉帶否慚悚慚悚夢

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

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註於逐事下

訖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
有靖傳中有自鑠告變事須注在隋義寧
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
年滅銑時斬輔公祏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
擒頡利須注在貞觀四年

年破突厥時它皆做此

自舊唐書以下俱未

曾附注如何遠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

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

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註所

出篇卷於逐事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

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

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

事之首尾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於申之類
及爲某事張本起本者皆附事首

事也如衛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

陸狀元通鑑

卷一 修書
二十四

汲古閣

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

失霸業因衛北宮文子聘於鄭而言裨謀草

創子產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大槩王爲棠

絲氏之類注云傳終言之皆附事尾者也

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

下如左傳子罕辭玉之類必無的實年月也
假使宰相有忠直姦邪事無處可附者則

附於拜相時它官則附於致官時或但稍與

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假如唐公起
兵諸列傳中

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但與注其姓名於事目

之下至時雖別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

考月也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

或人生好之而高者偽造或實有而可信者
並存之其餘不須也或怪或有而微戒如鬼
書武二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慎矜
暮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
諺諸有
所補益
謂諸相非相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

竝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千

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

據長編錄出者其
長編已寄還道原恐要見式樣故也甚思與

足下相見熟共商榷無故可得企渴企渴中

前寄去晉紀八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元

陸狀元通鑑 卷一 修書 二十七 汲古閣

本却告分付兒子康令帶來雖未了亦告分

付蓋爲今夏逋往南康軍路中遺失却三卷

若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

逋來不妨歸所請出魏紀今有改動者令李

永和帶去告指揮別寫及楷改目痛燈下作

此書恕其不謹光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竝告於其下注云某

處人或父祖已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

子或某人之孫今更寄貢父所作長編一
冊者恐要作式樣并道原廣本兩卷竝告
存之向去不使却寄示也

又

示諭求罷局事殊未曉所謂光若得夢得來

此中修書其爲幸固多矣但朝廷所以未廢

此局者豈以光故蓋執政偶忘之耳今上此

文字是呼之使醒也若依所謂廢局以書付

陸狀元通鑑 卷一 修書 二十八 汲古閣

光令自修夢得還銓胥吏各歸諸司將若之

何光平生欲修此書而不能者止爲私家無

書籍筆吏所以須煩縣官耳今若付光自修

必終身不能就也夢得與景仁同在京師公

私俱便今不得已而存之者豈惟書局至如

雷臺宮觀皆無用於時者朝廷以其未有罪

名不欲棄於田里聊以薄祿養之豈非不得

已而存之者邪光輩皆忍恥竊祿者也況其

它親民之官相與殘民而罔上者其負恥益深矣必欲居之安而無愧須如景仁致事方可也其餘皆可恥耳吾曹既未免祿仕古之人不遇者或仕於伶官執簪秉翟修書不猶愈乎況夢得不隨俗正不忤物雖處塗潦之中不能污入虎兕之羣不能害雍容文館以鈇槩爲職業真所謂避世金馬門者也庸何傷乎必若別有迫切之事朝夕不可畱者

陸狀元通鑑

卷一 修書二十九

汲古閣

當子細示及容更熟議之若只如今茲所論三事則不若且靜以待之爲愈也恃知念故敢盡言無隱光上

朝旨若一旦以閒局無用徒費大官令廢罷者吾輩相與收斂筆硯歸家與鄭滑諸官何異又何恥耶但恐去此爲他官負恥益多耳

△通鑑問疑

劉義仲壯與

祕書丞高安劉公諱恕字道原嘗同司馬公修資治通鑑司馬公深良愛其博學每以所疑問焉祕丞公未冠登第名動京師文行竝高意氣偉然以直不容於世論次一家之書欲爲萬世之傳固已負其初心而書未及成捐棄館舍後世又未必知祕丞公於通鑑嘗預有力焉也祕丞公有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三十

汲古閣

子曰義仲傷其先人功之不彰而幼侍疾家庭嘗備聞餘論乃纂集其與司馬公往復相難者作通鑑問疑

道原嘗謂司馬君實曰正統之論興於漢儒推五行相生指璽紱相傳以爲正統是神器大寶必當扼喉而奪之則亂臣賊子釋然得行其志矣若春秋無二王則吳楚固周諸侯也史書非若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而魏晉南

北五代之際以勢力相敵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號異乎周之於吳楚安得強拔一國謂之正統餘皆爲僭僞哉況微弱自立者不必書爲僭背君自立者不必書爲逆其臣子所稱亦從而稱之乃深著其僭逆也

君實曰道原言諸國名號各從臣子所稱固爲通論然修至十六國有修不行者至如乞伏國仁初稱單于苻登封爲苑川王乾歸稱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河南王前秦封爲金城王又封隴西王進封梁王前秦滅乃稱秦王後降於後秦已而逃歸復稱秦王又降於秦爲河南王熾盤亦稱河南王又復稱秦王呂光初稱酒泉公改稱三河王後乃稱梁王秃髮烏孤初稱西平王改稱武威王利鹿孤稱河西王俸壇稱涼王後去年號降於秦旣而復稱涼王段業稱涼王沮渠蒙遜殺業自稱張掖公改稱河西王

魏封爲涼王若也之類當稱何國若謂之河南隴西乃是郡名若謂之秦涼則其所稱又國號屢改若不著名知復爲誰又匹夫妄自尊大卽因其位號稱之則王莽公孫述亦不嘗稱姓名也今欲將吳蜀十六國及五代僭據者皆依三十國春秋書爲某主但去其僭僞字猶漢書稱趙王歇韓王信也至其死則書曰卒諡曰某皇帝廟號某祖某宗獨南北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朝書某主而不名其崩薨之類從舊史之文不爲彼此升降如此以理論之雖未爲通然非出已意免刺人眼耳不然則依宋公明紀年通譜以五德相承晉亡之後元魏繼之黜宋齊梁陳北齊朱梁皆如諸國稱名稱卒或以朱梁比秦居木火之間及比王莽補無王之際亦可也五德固知出於漢儒由是竝依天道以斷人事之不可斷者耳

道原曰晉元東渡南北分疆魏周據中國宋齊受苻璽互相夷虜自謂正統則宋齊與魏周勢當兩存之然漢昭烈竄巴蜀似晉元吳大帝興於江表似後魏若謂中國有主蜀不得紹漢爲僞則東晉非中國也吳介立無所承爲僞則後魏無所承也南北朝書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吳蜀之主乎

君實曰光因道原言以吳蜀比南北朝又思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得一法魏吳蜀宋齊梁陳後魏秦夏涼燕北齊後周五代諸國名號均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之法沒皆稱殂王公稱卒周秦漢晉隋唐嘗混一天下傳祚後世其子孫微弱播遷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欲令用天子法以統臨諸國沒則稱崩王公稱薨東晉元帝已前稱崩薨而名列國劉備雖承漢後不能紀其世次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李昇稱吳

王恪後是非不可知不得與漢光武晉元帝爲例

道原曰嘗混一海內者并其子孫用天子法未嘗相君臣者從列國法此至當之論也然以晉元比光武茲事恐未當晉失其政五胡紛擾天命不常唯歸有德若東晉德政勝則僭僞之主必復爲臣僕而東晉與諸國異名號竝正朔是德政不相勝也吳嘗稱臣於魏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魏不能混一四海不得用天子法而東晉僻在江南非魏之比又諸國苻健姚萇慕容垂等與東晉非君臣東晉乃得用天子之法乎若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雖僭竊名號皆繼踵仆滅其興亡異於吳蜀南北朝此黜之不當疑也

君實曰道原黜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愚慮所不到者然欲使東晉與五胡竝爲敵國則

與光所見異晉元乃高祖曾孫琅邪嫡嗣其鎮建鄴加鎮東皆西朝詔除也懷愍既死賊庭天下推戴元帝者時宗室領藩鎮最親者強盛元帝而已晉嘗奄有四海兼制夷夏苻姚慕容垂等雖身不臣晉其父祖皆晉臣而東晉之視苻姚猶東周之視吳楚也魏吳俱爲列國豈能相臣吳稱臣於魏猶勾踐之事夫差石勒之事王浚非素定君臣之分者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然不知晉武帝隋文帝之初吳主陳主當稱吳主皓陳主叔寶蕭琮附庸爲當名否晉未平吳之前欲如魏世與吳抗敵宜如魏世用列國法晉傳於宋宋傳於齊齊傳於梁梁傳於陳當用宋齊梁陳年號以紀諸國事迹陳亡之後用隋年號隋未平陳以前稱隋主而不名蕭琮爲後周附庸與梁陳非君臣梁陳不當名蕭琮也

君實曰漢有國邑者則曰封某主某侯無國邑者則曰賜爵關內侯魏晉王侯率皆虛名若云無國邑者則亦有就國者沈慶之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是食國租稅也若云有國邑則有封境外郡縣者如宋有始平王魏有廣陵王也不知當書封某王侯當書賜爵某王侯

道原曰南北朝諸王雖不就國皆有國邑國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官宋孝武大明中分實土郡縣爲僑縣境宋志雍州有始平郡青州有太原郡荊州有河東郡皆僑郡也齊志秦州有始平郡故宋有始平王魏志豫州有廣陵郡故魏有廣陵王恐不可云賜爵當云封某王侯也

君實曰凡用天子法者所統諸侯皆應稱薨而晉書帝紀惟親王三公及二王後稱薨餘雖令僕方伯開府如羊祜杜預之徒亦止稱

卒隋書帝紀內史令納言及封國公郡公者亦稱卒惟親王三公及開府儀同三司稱薨新舊唐書令僕中書令侍中平章事參知機務政事皆稱薨若依古禮五等稱薨則晉惠帝時令長卒伍皆有爵邑不可槩稱薨也西晉荀勗等爲尚書令中書監令雖用事不謂之宰相東晉庾亮何充等始謂之宰相欲自晉以後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稱薨餘皆稱卒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南北朝王公亦稱卒至隋則令僕內史令納言爲宰相至唐則平章事爲宰相三師三公皆爲散官欲皆以爲薨可乎

道原曰周秦漢魏諸侯稱薨至晉已後唯王爵及三公宰相稱薨或薨或卒於例未勻不如用陸淳例皆稱卒

君實曰諸臣稱卒誠爲確論但恨已進者周秦漢紀不可請本追改其晉隋唐紀除諸王

三公三師稱薨餘雖宰相亦稱卒尚書令僕及門下中書權任所在謂之宰相終非正三公也

道原曰散官若亦稱薨宰相不應稱卒

君實曰長曆景平二年正月丁巳朔二月丁亥朔後魏書紀志是歲不日食道原於長編何故書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道原曰宋高祖紀永初三年正月甲辰朔景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平元年正月己亥朔皆與劉仲更曆合舊本八月乙未朔九月當乙丑朔誤作辛丑十月甲午朔誤作庚午十一月甲子朔誤作庚子十二月癸巳朔不誤十二月癸巳則二年正月當癸亥朔二月癸巳朔三月壬戌朔舊本乃誤作正月丁巳二月丁亥三月丙戌至四月辛卯不誤建康實錄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未義恭爲冠軍丁未大風皆

與宋書紀同惟宋書誤以二月爲正月南史誤以二月朔爲巳卯

君實曰晉帝紀晉春秋紀年通譜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道原何故於元興元年書五月姚興侵魏八月呂隆降秦道原曰姚興載記興遣姚平伐魏姚碩德伐呂隆碩德敗隆於姑臧姚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攻平截汾水守之碩德攻隆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爲持久計隆懼遂降姚平赴汾水死魏書天興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王來侵平陽攻陷乾壁八月立駕西討至乾壁平固守進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來救帝度蒙坑逆擊興軍大破之十月平赴水死天興五年晉之元興元年五月也八月魏圍姚平於乾壁然後呂隆降於碩德則是八月也晉紀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者誤也晉

去中國遠事得於傳聞故或前一年或後一年載記往往按諸國書而本紀憑晉時起居注故差誤特甚

君實曰晉紀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死子泓嗣五月司馬休之魯宗之犇姚泓道原何故於義熙十二年五月書司馬休之魯宗之犇姚興

道原曰姚興載記晉義熙十一年正月荆南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與劉裕相攻遣使來求援五月休之等爲裕所敗犇於興晉書休之傳亦云犇姚興是十一年五月姚興猶未死而姚興載記後魏本紀十六國春秋北史僭僞附庸傳南史宋武帝紀姚興以義熙十二年二月死是晉紀誤以十二年二月爲十一年二月故休之等犇秦亦誤云犇姚泓也

君實曰武陵王紀本傳大寶二年四月紀僭位於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識者尤之曰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道原何故於承聖元年書武陵王紀卽位於

道原曰南史簡文紀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卽

位明年四月武陵王紀僭號於蜀按蕭棟以

大寶二年八月卽位改元天正若紀以大寶

陸狀无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二年四月改元事乃在先非是暗合又紀本傳紀次西陵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憂之陸納以承聖元年十月反則大寶二年不應言陸納未平也故從帝紀承聖元年武陵王紀僭號爲是君實曰然

君實又曰晉都督領刺史有止督本州者刺史專統本州何謂更改督字南史略去所督州名但云加都督都督豈虛名乎

道原曰齊百官志晉太康中刺史治民都督知軍事至惠帝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是刺史不加督字者不得總其統內軍事也檀道濟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晉宋志江州領郡九豫州領郡十而道濟止得都督四郡南北朝時軍任甚重都督豈虛名哉南史但云江州刺史務欲省文不知害義也

陸狀无通鑑

卷一 問疑

汲古閣

君實曰後魏禮志太和十五年詔尊烈祖爲太祖顯祖爲二祧帝紀太宗永興二年諡道武爲宣武皇帝廟號太祖不言號烈祖又太武功業最盛廟號世祖何爲不預二祧

道原曰道武追尊神元廟號始祖平文廟號太祖昭成廟號高祖皆爲不遷之廟則太宗上皇武帝號不應又號道武廟爲太祖史官但舉後來廟號耳孝文去文太祖之號亦必

去昭成高祖之廟號故孝文廟號高祖魏收
序紀惟稱始祖神元皇帝而平文昭成皆不
冠廟號也禮志詔書云烈祖有創業之功世
祖有開拓之德其以道武爲太祖比后稷世
祖烈祖爲二祧比文武是顯祖字上脫世祖
二字也

君實曰梁高祖紀中興元年十二月宣德皇
后授高祖大司馬依晉武陵王承制故事二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四十二

汲古閣

年正月又加高祖大司馬解承制何也

道原曰舊本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大司馬
解承制齊和帝紀亦云大司馬梁王解承制
後人誤於大司馬上加於高祖三字也

君實曰魏紀太和九年均田詔云還受以生
死爲斷志云十五以上受田又云及課則受
田老免則還田又云有舉戶老小癯者年踰
七十不還是不以生死爲斷也又云所授之

田率倍之是受四十畝者更受八十畝
歟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種桑者
卽得爲永業歟又云非桑之土夫給一畝或
給二十畝或十六畝何其不均也又曰應還
之田不種桑棗是露田又不種歟又云嘗從
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何哉又云一人之田
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是二者必須
相鄰地形安得如此井田廢久矣天下皆民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四十四

汲古閣

說乎

道原曰後魏食貨志云諸遠流配謫無子孫
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觀均
田制度似令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
如三代井田也劉石付姚喪亂之後土田無
主悉爲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貧民往往無田
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給之然有分限丁口

計畝給田老死還納別授壯者非若今世作
全戶稅佃不計其歲月但不得典賣耳詔書
言其略故云還受以生死爲斷本志言其詳
故有還不還之別也不栽樹者謂之露田男
夫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謂男夫之有
婦者共受六十畝也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
謂戶內更有一丁未娶者及有牛一頭又受
三十畝也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者謂每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四十五 汲古閣

一丁一牛則倍三十畝丁牛雖多給田止於
一百二十畝故曰限四牛也初受田者男夫
一人給田二十畝前後種桑五十樹棗五株
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蔣榆棗
謂初受田者雖娶婦同一戶不復給田非桑
之土惟種棗榆共八株故止給一畝下文云
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
畝并棗榆地亦十六畝也桑田用力最多欲

勸人種桑故賜爲永業田露田有還受故不
得種桑麻也恒從見口有盈者無還無受不
盈者受種如法謂種桑不還田計見在男夫
及丁口其合給田畝外桑田有餘亦許爲主
但不受亦不還耳若受少桑田者復受於官
種桑果故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
足也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宅
畔猶下文云進丁受田恒從所近謂取逐戶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四十六 汲古閣

傍近不必地相令也唐制丁男給一頃十分
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則身死承戶者
受之口分則沒官更給人後諱世字故云永
業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農民常少
而曠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
丁口滋衆官無門田不復給受故田制爲空
文新唐書食貨志言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
兼并其意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君

實曰然

君實訪問道原疑事每卷不下數條論議甚多不能盡載載其質正舊史差謬者然道原在書局止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義仲不及見君實不備知凡例其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范純夫亦嘗預修通鑑乃書所疑問焉其書曰

漢之辭包茅容等舊史止附別傳通鑑具載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四十七 汲古閣

事跡不可不謂廣記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稱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通鑑乃削去屈原投汨羅撰離騷等事歷代儒林文苑隱逸傳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此義仲所疑一事也

二京三都等賦解嘲賓戲等文通鑑皆不書而孟子與梁惠王荀卿與臨武君難疑答問通鑑不漏略一句苟孟事跡則隱沒不書太

史公之於管晏猶次其傳而不論其書司馬公之於孟荀乃論其書而不次其傳此義仲所疑二事也

通鑑吳蜀曰主曰殂南北朝曰主曰帝曰殂司馬公言地醜德齊不能相一用列國之法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世宗封李昇爲唐國主仁宗封元昊爲夏國主主與帝非列國也司馬公論正統與歐陽公略同而歐陽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四十八

汲古閣

公天下有統以有統書之天下無統以無統書之通鑑若言有統則不當書南北朝爲帝若言無統則不當書南北朝爲主此義仲所疑三事也

宋高祖射蛇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杵藥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書漢高祖射蛇事高祖斬蛇

非符識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四事也
陸雲本無玄學夜行迷路見一少年與談老
子後尋宿處乃王弼冢自此談玄殊進通鑑
凡此類神怪事皆不書而梁中大通二年書
寇祖仁藏金事祖仁藏金非神怪乎通鑑何
以書此義仲所疑五事也

北齊神武出征遇天寒雪使人舉氊陳元康
於氊下作軍書颯颯運筆俄頃數紙神武目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四十九

汲古閣

之曰此何如孔子通鑑凡此類過褒事皆不
書而漢延光元年書荀淑比叔度爲顏回不
知叔度於顏回何異元康於孔子此義仲所
疑六事也

孫彥高在定州默啜圍州城彥高倒鑠宅門
告其奴曰善守宅門勿與鑠鑰凡此類過貶
事皆不書而晉隆安三年書王疑之借鬼兵
於大道不知疑之借鬼兵何異彥高守鑠鑰

此義仲所疑七事也

通曆及大業記稱煬帝弑文帝通鑑書曰上
崩中外頗有異論唐曆及新唐書稱武后殺
太子弘通鑑書曰太子弘薨時人以爲武后
殺之通鑑疑以疑而宋元徽四年書馮太后
鳩顯祖事唯天象志云獻文暴崩實遇鳩毒
元行冲國典云馮太后伏壯士太上入謁遂
崩司馬公安知鳩顯祖安得不彰然則司馬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問疑
五十

汲古閣

公安知鳩顯祖者是馮太后與否也此義仲
所疑八事也

純夫曰足下可謂善問祖禹安敢不答然其
問所問節目曩日嘗陪論議因足下之問可
以解諸儒之疑此通鑑起予之助也

云云

義仲得純夫書悔難通鑑之爲書君實寓
局祕閣道原實預討論君實與道原皆以
上自負同心協力共成此書曰光之得道

原猶瞽師之得相者也范純夫劉貢甫司
 馬公休亦推道原功力最多君實嘗有言
 光修通鑑唯王勝之借一讀它人讀未盡
 一編已欠伸思睡矣揚子雲云後世復有
 子雲玄必不廢矣方今春秋尚廢況此書
 乎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嗚呼君實所以用
 意遠矣悲爲寡聞淺見道也然君實始成
 通鑑以道原遺言求通鑑定一本乃錄本
 陸狀元通鑑 卷一問疑 汲古閣
 以附其家而告義仲曰先君子臨終時遺
 言恨不見書成而此書之成先君子力居
 多宅日須有從足下求之者若欲傳錄但
 傳予之非獨區區之懇亦先君子之志也
 然則君實期義仲亦厚矣義仲既痛恨先
 人不及見奏成書又懼後世有以小言破
 言以小道害道不幸而似義仲者故纂集
 其往復問難使後世有考焉

△通鑑問疑終

陸狀元通鑑

卷一問疑

汲古閣

西漢國之都圖



漢高帝所居
漢中
高祖
初王之所
洛陽漢初欲
都之後遷長
安
斬陳勝
吳廣起兵處
彭越項羽
所都
京索成
鴻溝皆劉項戰
爭之所
賈捐之請罷朱
崖即今廣南
海中瓊崖也

陸狀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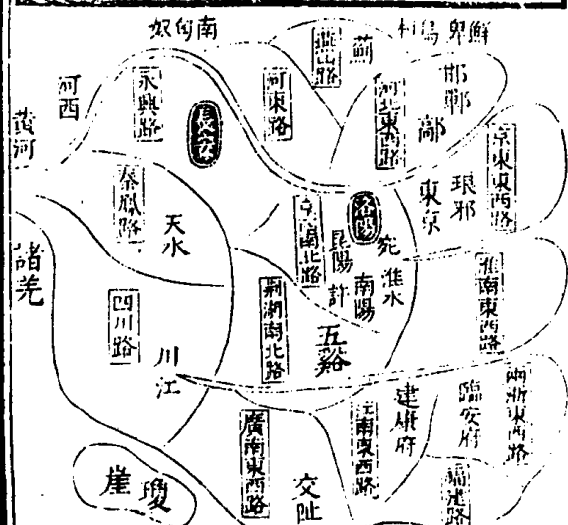
卷二 圖說

汲古閣

西漢世系圖



東漢國之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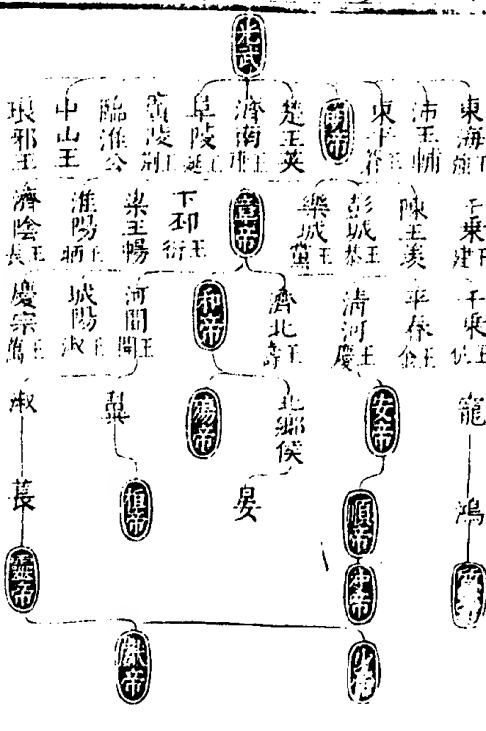
漢高祖所居
漢中
高祖
初王之所
洛陽漢初欲
都之後遷長
安
斬陳勝
吳廣起兵處
彭越項羽
所都
京索成
鴻溝皆劉項戰
爭之所
賈捐之請罷朱
崖即今廣南
海中瓊崖也

陸狀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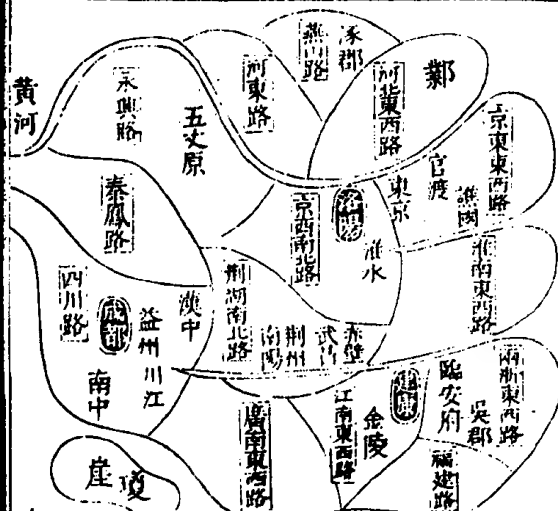
卷二 圖說

汲古閣

東漢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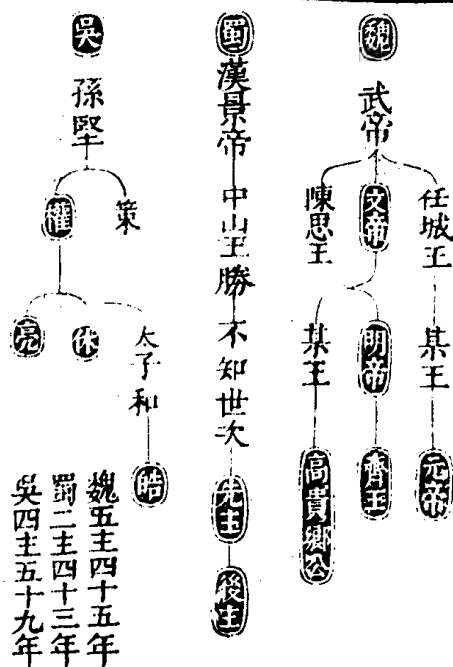


三國地理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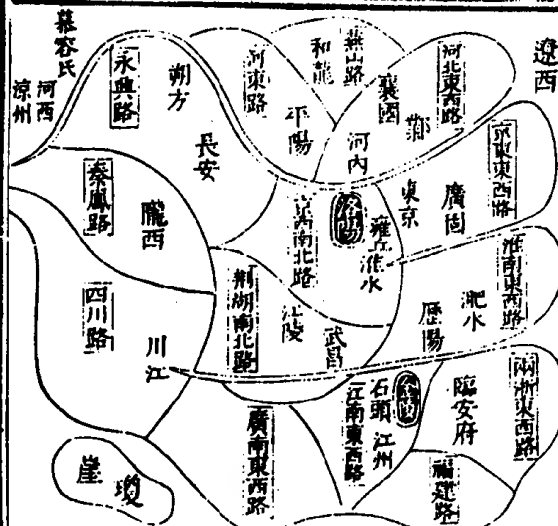
誰國魏帝所居
官廨魏太祖
敗袁紹處 鄭
魏太祖建國處
洛陽文帝所
都 涿郡蜀先
主所居 先主
依劉表於荊洲
得孔明於南陽
立爲漢中王
吳郡吳孫權
所居 周瑜破
曹操於赤壁
是都 金陵卽

三國世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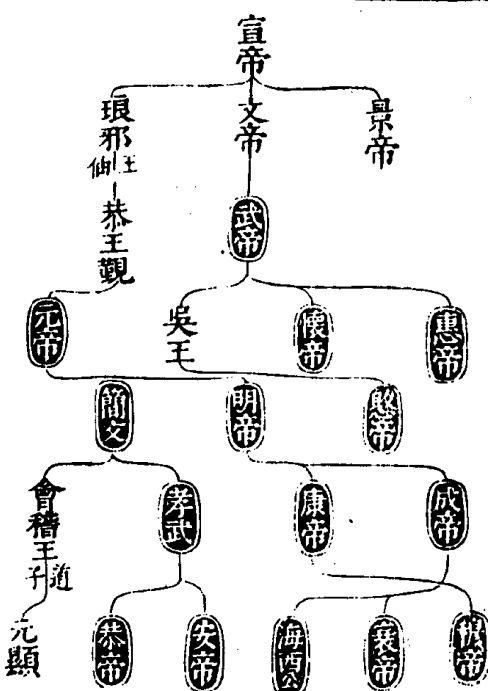
汲古閣

兩晉國之都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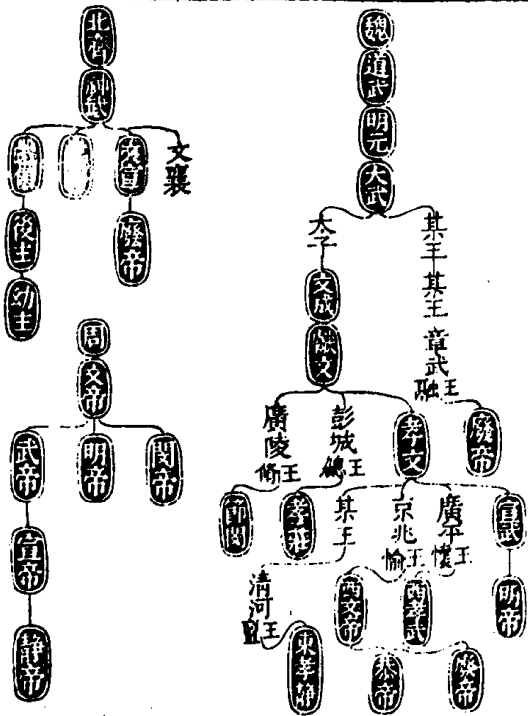
河內晉帝所居	洛陽晉所都	安陽帝所都	帝都金陵	桓溫據武昌江陵	蘇峻反於陽陵	石頭江州皆鎮	守要害處	敗於肥水	劉淵據平陽	趙石勒據襄陽	後趙劉曜前秦苻	氏後秦姚氏皆據	長安涼呂氏沮	渠氏亮延氏據河	西南燕慕容氏	據廣固北燕慕容	容氏及馮氏據和	能後秦乞伏據關	西夏赫連據朔方
--------	-------	-------	------	---------	--------	--------	------	------	-------	--------	---------	---------	--------	---------	--------	---------	---------	---------	---------

兩晉世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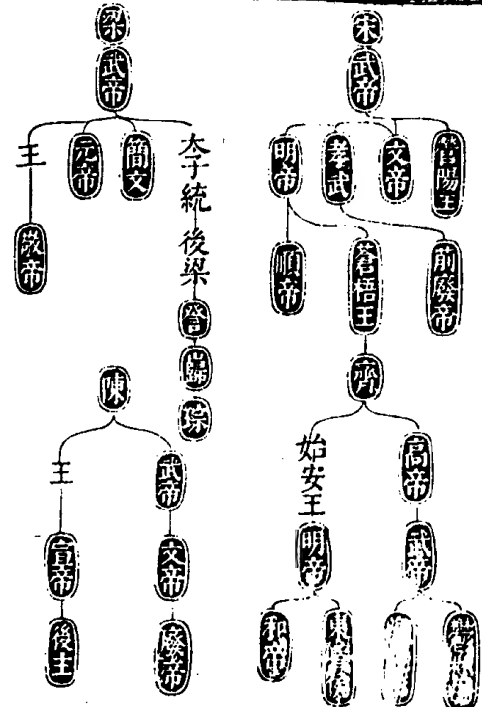


汲古閣

北朝世系之圖



南朝世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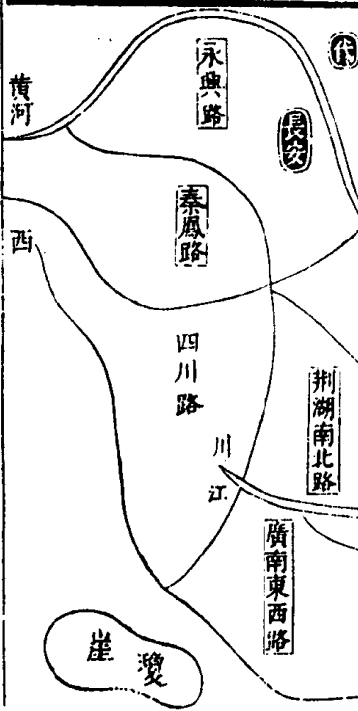


陸狀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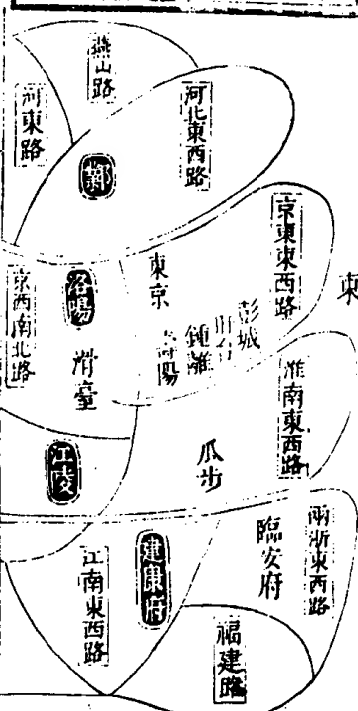
卷二 圖說

汲古閣

國都圖



南北朝



宋齊梁陳皆都建康 元帝都江陵在江南
路 魏初都代在河東後移洛陽 東魏與
齊都鄴在河北 西魏與周都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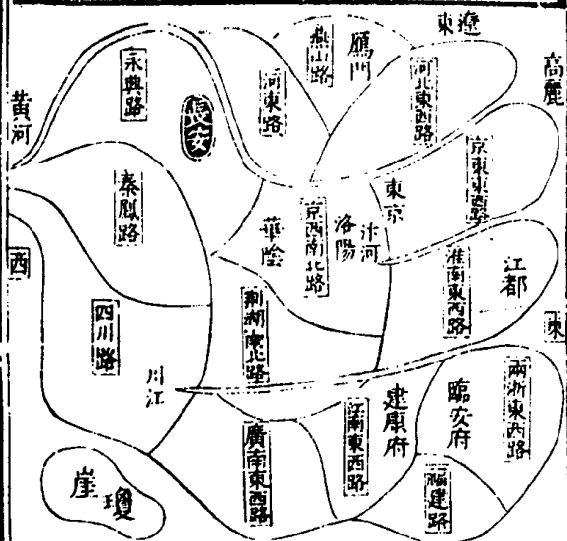
宋文帝北侵至滑臺在京西 魏太武來伐
至瓜步在淮南 南北相攻在彭城鍾離盱
台壽陽今淮北京東西管界也

陸狀元通鑑

卷二 圖說

汲古閣

隋國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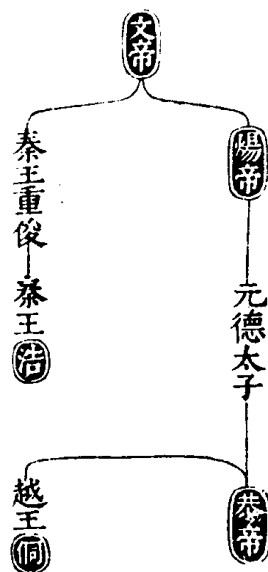
華陰隋帝所居江都煬帝巡幸不返處長安隋所都煬帝為突厥所圍處汴水河隋所開取河水達淮以備遊幸煬帝渡遼水伐高麗皆在京東北界外

陸狀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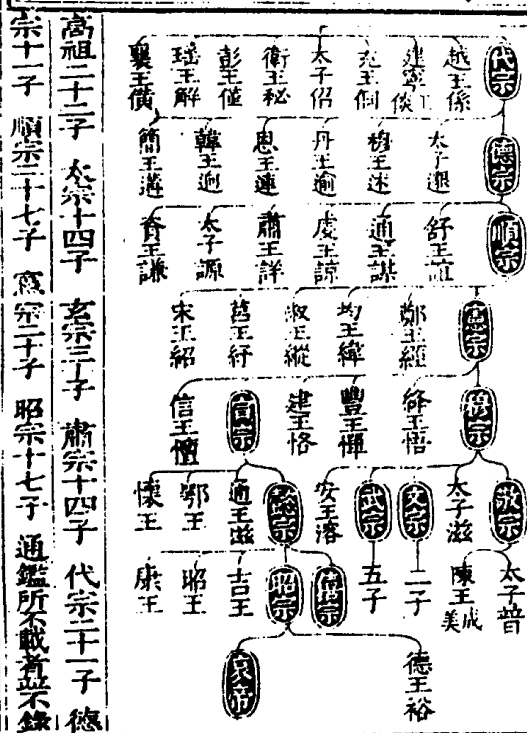
卷二圖說

汲古閣

隋世系圖



唐世系圖



陸狀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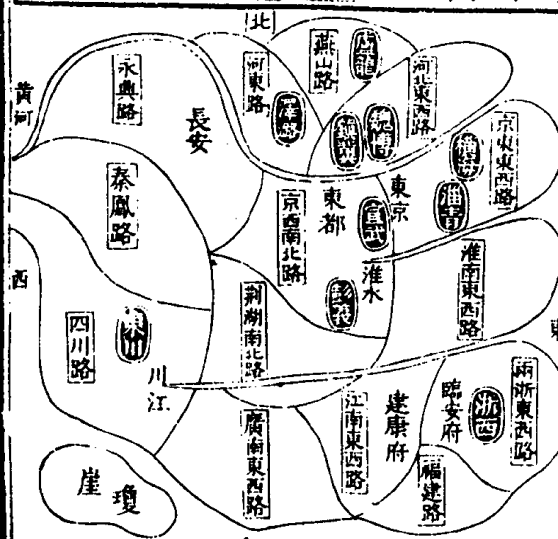
卷二圖說

汲古閣

有唐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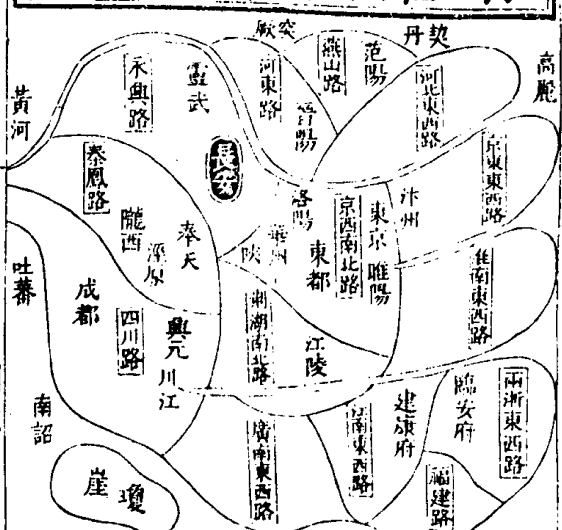


唐藩鎮及五十道圖



魏博田承嗣至田悅反非克誅盧龍李懷仙至朱滔朱克融反非克誅鎮冀李寶臣至王武俊工廷漢反弗克誅淄青李正已至師道反伏誅橫海程日華至李同捷反伏誅宣武劉玄佐至李萬榮死朝廷別命代彰義吳少誠至元濟反伏誅東川劉闢反伏誅浙西李錡反伏誅

有唐國之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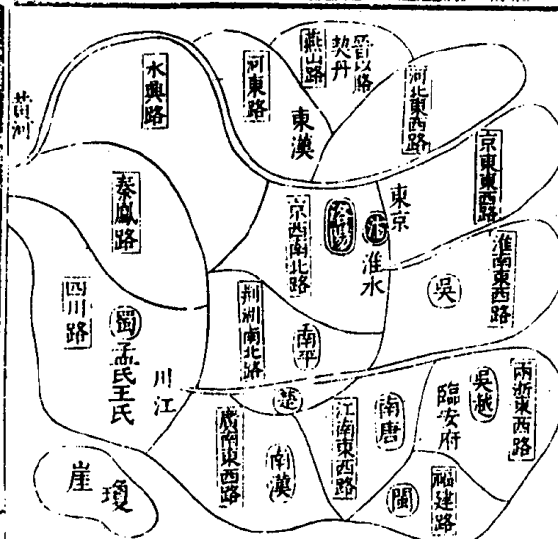
隋西唐高祖所居處長安唐所都洛陽號東都唐初王世充所據後為東京備巡幸唐末全忠遷都於此江陵蕭銑所據處范陽安祿山反處武肅宗即位處涇原軍士至京師作亂立朱泚暉陽張巡許遠所守處奉天德宗避寇處興元德宗僖宗避寇出時處成都明皇僖宗避寇處

陸狀无通鑑

卷二 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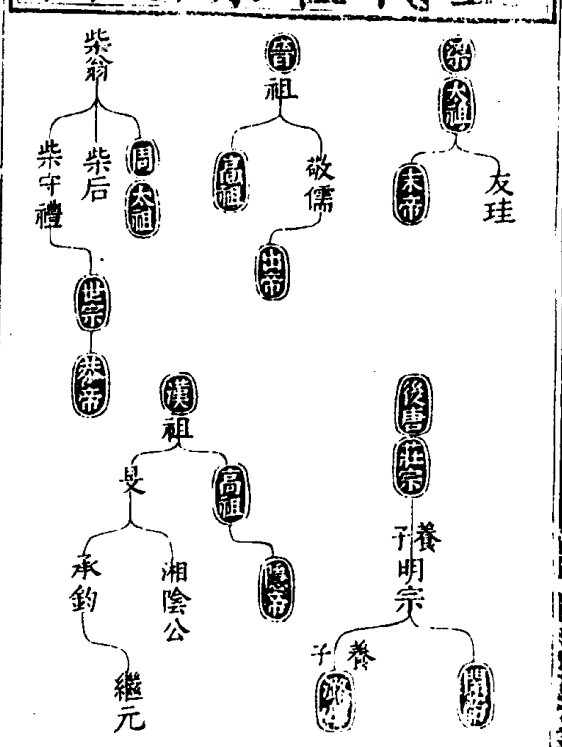
汲古閣

五代國之都圖



原初都汴遷洛復都汴唐自汴都洛晉漢皆自洛之汴周都汴東漢劉氏漢宗屬初據淮南後為南唐李氏所篡併有淮南江南之地吳越錢氏據兩浙閩王氏據福建蜀前蜀王氏後蜀孟氏盡有四川之地南平高氏在荆湖北路楚馬氏在荆湖南路三唐之地

五代世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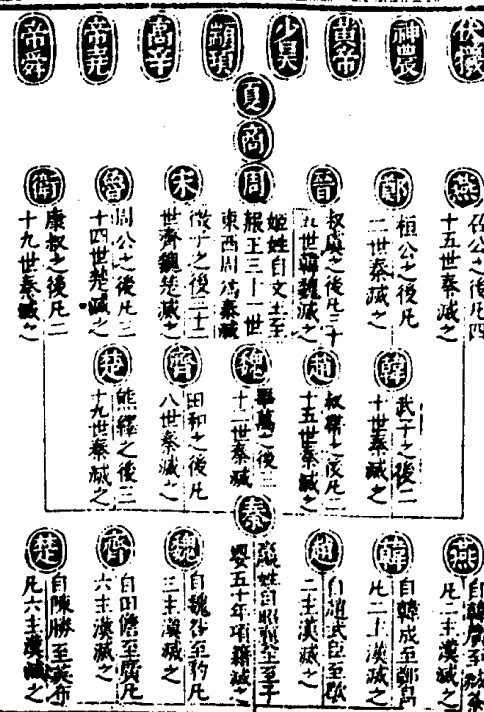


陸狀无通鑑

卷二 圖說

汲古閣

通鑑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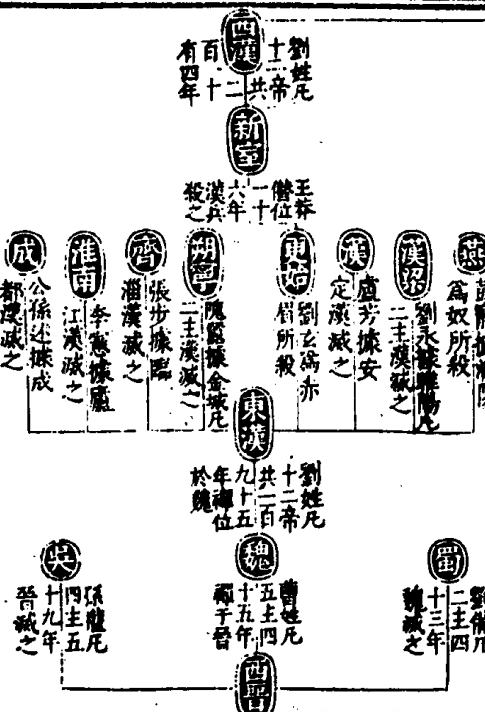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圖說

汲古閣

授受圖上



通鑑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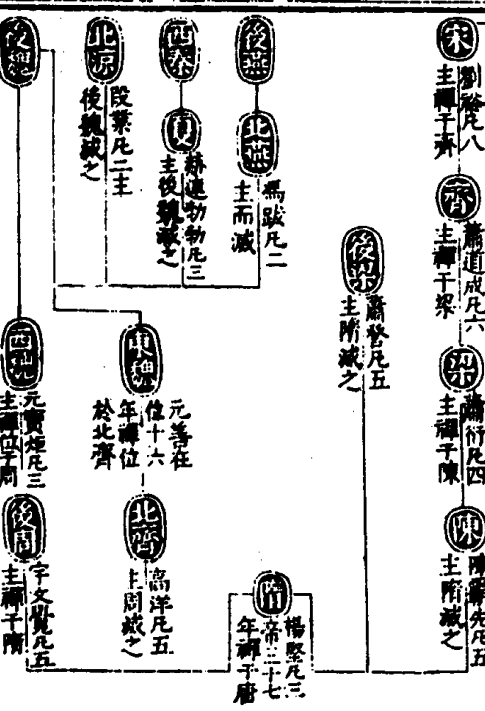


陸狀元通鑑

卷一 圖說

汲古閣

授受圖中



州瓜腴綿綿實基於此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國說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三

舉要曆

釋歲陽十干

在甲曰闕逢

上烏割切

在乙曰旃蒙

上諸延反

在丙曰柔兆

在丁曰強圉

下魚巨切

在戊曰著雍

在己曰屠維

在庚曰上章

在辛曰重光

在壬曰玄默

下遼職切

在癸曰昭陽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舉要曆

汲古閣

釋歲名十二支

在子曰困敦

在丑曰赤奮若

在寅曰攝提格

在卯曰單閼

下音邊

在辰曰執徐

在巳曰大荒落

在午曰敦牂

音臧

在未曰協洽

在申曰涇灘

沿湯昆切

在酉曰作噩

在戌曰闕茂

闕木檢切

在亥曰大淵獻

正曆使歲陽歲名今止書甲子免更

釋也

溫公曆甲子起周威烈二十三年劉

道原外紀甲子起黃帝元年今自黃

帝至威烈王卽位以世紀自威烈王

二十三年以後以年紀

丁亥黃帝元年

在位一百一十一年崩子少昊立

丁卯少昊元年

在位八十四年黃帝孫顓頊立

辛卯顓頊元年

在位七十八年黃帝曾孫帝嚳立

庚辰帝嚳元年

在位七十年帝嚳立子帝堯立

己酉帝堯元年

在位一百一十一年遜位於虞舜

戊辰帝舜元年

黃帝八代孫在位五十年遜位於禹

戊申帝禹元年

夏

戊辰禹元年

黃帝玄孫在位九年崩子啓立

丁未啓元年

禹之子在位九年

丙辰太康元年

啓之子爲后羿所拒失國在位二十九年

乙酉仲康元年

太康之弟在位一十三年

戊戌帝相元年

仲康之子在位二十八年有窮后羿篡相位元

年丙寅立八年寒浞殺羿元年甲戌立三十二年

丙午少康元年

帝相之子寒兵滅浞而復國歸故都在位二十

一年

丁卯帝杼元年

少康之子在位一十七年

甲申帝槐元年

杼之子在位二十六

庚戌帝芒元年

槐之子在位一十八

戊辰帝泄元年

芒之子在位一十六

庚辰帝不降元年

泄之子在位五十九

甲申帝不降元年

不降之子在位二十一

癸未帝廑元年

廑之子在位二十

甲辰帝孔甲元年

不降之子在位三十一

甲子帝孔甲元年

孔甲之子在位十一

乙未帝發元年

孔甲之子在位十三

丙午帝履癸元年

發之子是爲桀在位五十一

乙未履癸元年

發之子是爲桀在位五十一

商

庚戌 湯元年 黃帝之孫桀無道湯放桀諸侯推為天子在位十

二年

癸亥 外丙元年 湯之子在位二年

乙丑 仲壬元年 外丙之弟在位四年

巳巳 太甲元年 湯嫡孫太丁之子 中興號稱太宗在位三十

三年

壬寅 沃丁元年 太甲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辛未 太庚元年 沃丁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陸終無道 卷三 漢古則

丙申 小甲元年 太庚之子在位三十六年

壬申 雍已元年 小甲之弟在位十三年

乙酉 大戊元年 雍已之弟 中興號稱中宗在位七十五年

庚子 仲丁元年 太戊之子在位十一年

辛亥 外壬元年 仲丁之弟在位十五年

丙寅 河亶甲元年 外壬之弟在位九年

乙亥 祖乙元年 河亶甲之子在位十九年

甲午 祖辛元年 祖乙之子在位十六年

庚戌 沃甲元年 祖辛之弟在位二十年

庚午 祖丁元年 祖辛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壬寅 南庚元年 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辛未 陽甲元年 祖丁之子在位七年

戊寅 盤庚元年 陽甲之弟在位二十八年

丙午 小辛元年 盤庚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卯丁 小乙元年 小辛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戊子 武丁元年 小乙之子 中興號稱高宗在位五十九年

陸終無道 卷三 漢古則

丁亥 祖庚元年 武丁之子在位七年

甲午 祖甲元年 祖庚之弟在位十六年

庚戌 廩辛元年 祖甲之子在位六年

丙辰 庚丁元年 祖甲次子在位六年

壬戌 武乙元年 庚丁之子無道暴雷震死在位四年

丙寅 太丁元年 武乙之子在位三年

巳巳 帝乙元年 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丙午 紂元年 帝乙之子無道周武王率諸侯伐之紂自焚死在

位三十三年

周

武王元年

黃帝之後舉兵討紂乃即位在位七年

成王元年

武王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康王元年

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昭王元年

康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

穆王元年

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

共王元年

穆王之子在位十年

陸梁无道錄

卷三

派古

懿王元年

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元年

懿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夷王元年

孝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厲王元年

夷王之子王暴虐國人放之於彘在位四十年

共和元年

厲王既放二相共理國政號為共和凡十四年

宣王元年

厲王之子厲王死二相立之在位四十六年

幽王元年

宣王之子王無道犬戎攻而殺之在位十一年

平王元年

幽王之子幽王死諸侯乃奉王東遷於洛邑

後政由方伯在位五十一年

桓王元年

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元年

桓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釐王元年

莊王之子在位五年

惠王元年

釐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元年

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

頃王元年

襄王之子在位六年

匡王元年

頃王之子在位六年

陸梁无道錄

卷三

派古

定王元年

匡王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元年

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靈王元年

簡王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元年

靈王之子王崩大臣立王子猛為王少子朝

作亂未幾猛卒諸大夫立猛弟敬王子朝入據王城在位二

十五年

敬王元年

周大夫立子朝為王晉侯攻子朝子朝走敬王

入王城在位四十三年

乙丑	元王元年	敬王之子在位八年
癸酉	貞定王元年	元王之子在位二十八年
辛丑	考王元年	貞定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威烈王		
丙辰	元年	考王之子
戊寅	二十三年	命晉大夫韓虔魏斯趙籍爲諸侯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十七年	
陸狀元通鑑		
	韓景侯虔六年	卷三十一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汲古閣
	趙烈侯籍六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聲王當五年	
	燕閔公三十一年	
巳卯	二十四年	王崩子驪立 盜殺趙王于魏立 魏僖公元年
安王		

庚辰	元年	楚悼王元年
辛巳	二年	秦簡公卒子惠公立 韓景侯卒子取立 趙烈侯卒子立
	三年	秦惠公元年 韓烈侯元年 魏武侯元年
四年		
甲申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陸狀元通鑑		
	九年	晉烈公卒子頃立 卷三十一
	十年	晉孝公元年
	十一年	齊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二餼
	十二年	
	十三年	齊田和求爲諸侯王許之
十四年		
甲午	十五年	秦惠公卒子立 韓烈侯卒子立 魏文侯卒子立
	立	魏武侯卒烈侯之子章立

十六年

秦山公元年 韓文侯元年 魏武侯元年 趙敬侯元年 齊太公田和元年

十七年

齊太公卒子午立 秦國弒出公立獻公

十八年

秦獻公元年 齊威公午元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楚悼王卒大臣作亂太子藏立

二十二年

楚肅王元年

陰康无道鑑

卷三 楚哀王

汲古閣

二十三年

齊威公卒子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國絕

二十四年

晉孝公卒子立 齊威王元年

甲辰 二十五年

晉靖公元年 韓哀侯卒子立

二十六年

王崩子喜立 晉靖公是歲為韓趙魏分其地

廢為家人 魏哀侯元年

烈王

丙午 元年

趙敬侯卒子穆立

二年

趙成侯元年

三年

燕僖公卒子威公立

四年

魏威公元年

五年

韓嚴遂殺哀侯其子立 魏武侯卒二公子單立

六年

韓懿侯元年 魏惠王嘗元年 楚肅王卒弟良夫立

七年

王崩弟偏立 楚宣王元年

顯王

癸丑 元年

甲寅 二年

陰康无道鑑

卷三 楚哀王

汲古閣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秦獻公卒子孝公立 魏威公卒其子立

八年

秦孝公元年 燕文公元年

九年

十年

韓懿侯卒子昭侯立

二十六年

四十年 楚威王卒子祝立

四十一年 楚懷王元年

甲午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趙肅侯卒其子立

四十四年 秦初稱王 趙武靈王元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王崩子定立 魏易王卒子喻立

陸狀元遺鑑 卷三 漢要曆 汲古閣

慎觀王

辛丑 元年 燕王喻元年

二年 魏惠王卒其子立

三年 魏襄王元年 楚趙韓魏燕伐秦秦兵出五國敗走

甲辰 四年

五年

六年 王崩子延立

赧王

元 宣王卒子地立 燕噲國亂齊伐燕破之

二年 齊閔王元年

三年 韓宣王卒子倉立

四年 張儀說楚齊趙燕事秦皆聽命會秦惠文王卒諸侯皆

畔衡合從 韓襄王元年 燕人立太子 齊昭王元年

五年 秦武王元年

六年

七年

陸狀元遺鑑 卷三 漢要曆 汲古閣

甲寅 八年 秦武王卒弟復立 趙武靈王變胡服

九年 秦昭王元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趙武靈王立其子何為王自稱主父 楚懷王與秦

王會秦留王不遣

十七年 趙惠文王何元年 楚人立太子橫為襄王元年

子甲 十八年

十九年 韓襄王卒子咎立 魏襄王卒其子立 趙懷王卒

於秦

二十年 魏僖王元年 魏昭王元年 趙主父分國立其長

子章國亂王餓死

陰平无道 卷三 漢古國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成甲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燕昭使樂毅伐齊殺閔王

三十二年 齊田單立王千法章於宮為襄王元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秦主與趙王會觀池 齊田單復無所下

陰平无道 卷三 漢古國

邑 燕昭王卒其子立

三十七年 燕惠王元年

申甲 三十八年 魏昭王卒其子立

三十九年 魏安僖王元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韓釐王卒其子立

四十三年 韓威惠王元年 燕惠王卒其子立

燕武成王元年

四十六年

甲午四十八年

趙惠文王卒于丹立

趙孝成王元年 齊襄王卒子建王立

清室遜元年

樂生堂

長古

楚頃襄王卒于完立

楚考烈王元年

五十五年

五十七年

秦伐趙坑其降卒四十萬

燕王元年

秦伐周周君盡獻其地於秦

昭王

初併周
燕孝王卒子喜立

燕王喜元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卒子立

孝文王

卷三十九

波古關

卒子立

莊襄王

元
年

二年

卒于晚立

始皇

乙卯
元年

年

三年	<small>楚孝成王卒其子悼襄王元年</small>
四年	<small>魏安僖王卒子增立</small>
五年	<small>魏景閔王元年</small>
六年	
七年	
八年	<small>韓威惠王卒子安立</small>
九年	<small>韓王安元年 楚考烈王卒子悍立</small>
甲子十年	<small>楚幽王元年</small>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漢景帝 二十
十一年	<small>趙悼襄王卒子遷立</small>
十二年	<small>趙王遷元年</small>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small>滅韓虜王安以其地爲潁川郡</small>
十八年	

十九年	<small>滅趙</small>
甲戌二十年	<small>燕使荊軻刺王不克</small>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small>滅楚以其地爲郡</small>
二十五年	<small>先是燕王喜奔遼東趙滅趙公子嘉奔代自立是歲虜燕王喜復虜焉以其地爲郡</small>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漢景帝 二十一
二十六年	<small>滅齊併天下以十月爲歲首 稱皇帝 水德</small>
尚黑	
二十七年	<small>巡隴西</small>
二十八年	<small>封太山 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small>
二十九年	
甲申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small>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擊胡</small>

三十三年 築長城

三十四年 燒詩書

三十五年 建阿房宮 坑儒生四百六十人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巡狩七月崩於沙丘少子胡亥立

二世胡亥

壬元年 七月楚陳勝起自立為王項梁項羽沛公劉邦皆應之

陳勝立魏後咎為王周市為相 趙陳勝使武臣徇趙武

陸狀无通鑑

卷三 舉要曆

汲古閣

臣自立為趙王 齊田儋故王族陳勝起儋自立為齊王

燕韓廣趙使廣徇燕燕貴人立廣為燕王

二年 韓張良說項梁立故公子成為韓王 魏王咎為秦將

章邯所殺弟豹自立為魏王 趙王武臣為其將李良等所

殺張耳陳餘立趙公子歇為趙王 齊王儋為秦兵所殺儋

弟榮收兵立王建弟假為齊王榮又逐假奔楚榮立儋之

子市為王 楚王陳勝為御莊賈所殺秦嘉立號為楚王項

梁起江東乃擊殺嘉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

甲午三年 韓王豹從項羽伐秦 趙王歇為

秦沛公項羽殺之得田陳餘自原 齊田都皆從項羽

叔趙 楚王心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 燕將臧荼從項羽

伐秦 九月趙高弑二世立子嬰為王

前漢

高祖

乙未元年 十一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項羽至殺子嬰盡收封諸

侯王以沛公為漢王都漢中 四月漢王就國至漢中用韓

陸狀无通鑑

卷三 舉要曆

汲古閣

信計八月舉兵東出定三秦塞王翟王皆降 楚項羽至

關中殺子嬰改封諸侯王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陽

尊懷王為義帝遷長沙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為雍

王長吏欣為塞王董驩為翟王 韓王成項羽以張良從

漢別立申陽為河南王廢成為侯又殺之漢立故襄王孫

信為韓王項羽又立鄭昌為韓王 魏項羽徙豹為西魏

王別立司馬卬為殷王 趙項羽徙歇為代王別立張耳

為常山王陳餘以兵擊耳 齊項羽徙齊王市為膠東王

別立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田榮擊都走楚榮從
市及安乃自立為齊王〔燕〕項羽立城荼為燕王徙燕王
廣為遼東王荼殺廣併其地

二年

漢王東至陝河南王申陽降韓王信擊殺項羽所立韓
王鄭昌信遂為韓王漢王渡河殷王卬降漢王率五諸侯
伐楚入彭城項羽引兵擊漢士卒死者十萬會大風晝晦
漢王得遁去收兵六月雍王章邯自殺〔魏〕王豹反使

灌嬰虜豹

〔楚〕項羽十月陰令人殺義帝羽擊齊殘滅齊

陸壯元通鑑

卷三

二十四

汲古閣

人復叛漢入彭城羽回軍大破漢王〔韓〕王信略定韓地

申王陽降漢漢王使信擊滅鄭昌信為韓王常從征伐

〔魏〕殷王卬降漢豹謁歸遂叛漢漢擊虜豹〔趙〕常山王耳

兵敗歸漢陳餘迎趙王歇歸趙為趙王〔齊〕王榮兵收北

項羽立故齊王假為齊王榮弟橫收兵立榮子廣為王殺

王假復收齊地

三年

韓信進兵伐趙禽王歇斬陳餘〔楚〕九江王英布歸楚
圍漢王於滎陽紀信詐稱漢王出降漢王之去太公呂后

為楚所獲入關收兵復出夏項王敗漢於滎陽〔韓〕王
信從漢〔趙〕王歇敗漢立張耳為趙王〔齊〕田橫屯兵歷
下備漢酈食其說之罷守備〔燕〕城荼始從漢

四年

漢王破楚軍拔成皋項王請挑戰漢王言關智不關
力韓信襲破齊請為假王乃立信為齊王項王請中分鴻
溝為界歸太公與漢和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楚食
盡天亡之時也王從之〔楚〕曹咎敗守成皋兵敗自殺漢

取成皋九月與漢和引兵東歸〔齊〕韓信襲破歷下軍田

陸壯元通鑑

卷三

二十五

汲古閣

橫京酈食其走高密廣乃為漢所獲橫自立為齊王歸彭

城漢立韓信為齊王

五年

十月漢王追羽至陽夏兵大敗用張良計捐地與韓信
彭越二人來十二月羽敗亡至烏江自殺正月從信為楚

王二月漢王即皇帝位漢滅楚田橫與客五百人亡入海

島漢王召之橫至維陽自刎賓客聞橫死亦自殺初都

洛陽婁敬請都關中即日西入關八月燕王臧荼反擊

虜之立盧綰為燕王

廢楚王信爲淮陰侯

擊匈奴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食

八年

九年

太上皇崩 代相陳豨反

十一年

呂后殺韓信又殺彭越 秋淮南王英布反

十二年

十月帝伐布布敗走殺之 四月帝崩太子立

惠帝

陸狀元通鑑

卷三 舉要曆
二十六

汲古閣

丁未
元年

太后怒殺趙王如意斷戚夫手足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秋帝崩太后取他人子爲帝子立之又封四他人爲王

呂后

甲寅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少帝知太后殺其母出怨言太后殺之別立常山王義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七月太后崩八月周勃誅諸呂殺少帝迎高祖次子代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奉要曆
二十七

汲古閣

王立之

文帝

戊壬
元年

陸賈使南越稱臣

一年

子甲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弟淮南王長謀反遷蜀死

匈奴人上郡入回中使尉亞夫等屯細柳

後元年

二年

三年

正月帝崩太子欲立

武帝

辛丑 建元元年

始有年號

二年

三年

甲辰 四年

五年

初置五經博士

陸狀元通鑑

卷三

三十一

派古開

六年

元光元年

初令郡國貢孝廉

二年

王恢誘匈奴不克匈奴遂絕和親攻當路塞 方士李

少君說神仙

三年

四年

五年

發巴蜀民通西南夷

六年

元朔元年

甲寅 二年

徙天下豪傑於茂陵

三年

四年

五年

衛青伐匈奴多斬獲拜青為大將軍

六年

衛青絕漠擊匈奴大克獲 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侯

元狩元年

張騫請通西域 行幸雍

二年

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匈奴敗昆邪王降漢匈奴遂弱

陸狀元通鑑

卷三

三十一

派古開

幸雍

三年

四年

桑弘羊用事民不益賦用度足 衛青霍去病大擊匈奴

匈奴奴遠遁幕南無王庭以少馬不復大出擊匈奴

五年

甲子 六年

行告繡令

元鼎元年

二年

張騫使西域西域諸國入貢

三年	幸汾陰祠后土 樂大以方術見幸佩四印由是方士至言神仙
四年	幸雍登靈峒
五年	幸雍登靈峒
六年	幸雍登靈峒
元封元年	自雲陽北巡登單于臺幸嵩高 四月封太山 周行一萬八千里
二年	幸雍遂至東萊 祠太山塞宣房
陸光通鑑	卷三十三
三年	幸雍遂至東萊 祠太山塞宣房
四年	幸雍北至蕭關 幸河東
五年	南巡至南郡祠虞舜自尋陽還至太山增封
六年	行幸至河東
太初元年	幸太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作太初曆 以正月為歲首
二年	幸河東
三年	東巡海上修封太山

四年	幸廣利新大宛王幸回中
天漢元年	行幸甘泉
二年	行幸東海
三年	幸太山 幸北海祠常山
四年	幸太山 幸北海祠常山
太始元年	行幸回中
二年	行幸回中
三年	行幸甘泉
陸光通鑑	卷三十三
四年	幸太山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	還長安
二年	皇后太子坐巫蠱死
三年	行幸雍
四年	行幸東萊 下哀痛之詔封田千秋為富民侯
後元元年	行甘泉
二年	二月帝崩少子弗陵立次年改元
昭帝	

乙未 始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罷推姑

元鳳元年 燕王上官桀誣告霍光帝知而辨之

二年

陸梁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紀四十四 汲古閣

三年

甲辰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平元年 四月崩立兄子昌邑王賀賀淫亂霍光立武帝

曾孫是為宣帝

宣帝

戊申 本始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四年

地節元年

二年 霍光卒子禹為右將軍

甲寅 三年 霍光等謀及誅

四年

元康元年

陸梁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紀四十四 汲古閣

二年

三年

四年

神爵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甲子 五鳳元年

三年

四年

陽朔元年

京兆尹王章言帝舅王鳳專權風誣章罪下獄死

二年

劉向上書言王氏專政帝悲傷不能用

三年

王鳳卒弟爵代秉政

四年

鴻嘉元年

二年

陸機元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三年

四年

永始元年

封舅子王莽為新都侯

二年

三年

王晉卒弟商代秉政

四年

元延元年

王尚卒弟棣代秉政言事者多言王氏帝疑以

問張禹禹言鄙儒誤人不可信帝遂不疑

二年

三年

四年

綏和元年

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 王棣死王莽代執政

二年

二月帝崩太子欣立 秋王莽等皆免

哀帝

建平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夏賀良等請改元易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秋誅賀良等

陸機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三年

董賢封侯

四年

元壽元年

以董賢為大司馬執政

二年

六月帝崩董賢自殺元帝皇后以王莽為大司馬執政

立元帝孫中山王衍即位

平帝

元始元年

王莽為太傅封安漢公

二年

二年

甲申二年 二月聖公自洛陽遷都長安 聖公政亂諸將勸劉芳

即位不許 赤眉賊樊崇等立宗室劉盆子為帝西攻長安

後漢

光武

乙酉 建武元年

即更始三年也四月成都公孫述龍興元年

六月劉秀即位於鄴南改元 九月赤眉克長安 十月

遷都洛陽 十月聖公降赤眉後赤眉繼殺之 劉盆子

居長樂宮

丙戌 二年

赤眉率盆子西歸安定復入長安大掠乃引兵東出

陸恭光通鑑

卷三十三

漢古

三年

赤眉走宜陽帝要擊之赤眉降 諸將斬劉永承子紆

立為王

四年

陳留遣使來帝答書赦國禮

五年

耿弇平張步齊地平 陳留遣子入侍

六年

陳留遷延顗望帝遂與絕漢兵伐陳留縱破漢兵公孫

述封爵 李憲乏食死

七年

陳留寇安定祭遵擊走之

八年

帝自征陳留諸眾大潰城邑皆降

九年

竇卒諸將立其子純

甲午 十年

陳純降 吳漢破盧芳於城下

十一年

吳漢岑彭等伐蜀

十二年

吳漢伐蜀公孫述被創死

十三年

盧芳兵敗亡入匈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陸恭光通鑑

卷三十三

漢古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甲辰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中元元年

封泰山禪梁父 起明堂辟雍靈臺

陸梁无道錄

卷三 漢書 卷三十四

漢古廟

二年

二月帝崩太子莊立

明帝

永平元年

二年

祠明堂 登臺 臨辟雍養老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甲子七年

八年

九年

自皇太子功臣子孫四姓小侯皆授經期門羽林悉通 孝經何奴亦遣子入學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楚王英譚及其獄連年至是理出千餘人

陸梁无道錄

卷三 漢書 卷三十四

漢古廟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假司馬班超到鄯善斬匈奴使者遂定西域

甲戌十七年

西夷百餘國皆稱臣

十八年

八月帝崩太子即位

章帝

丙子建初元年

班超欲還王侯涕泣留之超復續疎勒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甲申 元和元年	二年	陸梁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古關	三年	章和元年 班超破龜茲降車師威振二域	二年	二月帝崩太子肇立年十歲	和帝	己丑 永元元年 竇太后臨朝竇憲耿秉擊北匈奴大破之勒銘燕然山而還	二年	竇憲圖弑逆	三年
----	----	----	----	----	----	------------	----	----------------------	----	----------------------	----	-------------	----	---------------------------------------	----	-------	----

四年	帝與宦官鄭眾等定謀誅竇憲官始用事	五年	甲午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陸梁元通鑑 卷三十四 漢古關	十二年	班超乞老召還以任尚代之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甲辰 十六年	元興元年 十二月帝崩幼子隆生百餘日即位鄧后臨朝	殤帝	丙午 延平元年 正月改元八月崩太后立章帝孫祐年十三是
----	------------------	----	----------	----	----	----	----	-----	----------------------	-----	-------------	-----	-----	-----	-----------	----------------------------	----	----------------------------------

為安帝 西域諸國及任尚上書求故

安帝

永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漢書

七年

甲寅 元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永寧元年

以班超之子勇為西域副校尉

建光元年

延光元年

二年

甲子 三年 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四年

三月朔中官江京等立章帝孫北鄉侯懿為嗣十月懿卒中官閭頤等斬江京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

順帝

丙寅 永建元年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漢書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陽嘉元年

二年

甲戌 三年

四年	永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漢安元年	二年	建康元年	冲帝	乙酉 永嘉元年	丙戌 本初元年	丁亥 建和元年
									八月帝崩太子炳立二歲是為冲帝		正月帝崩梁冀立章帝玄孫續年八歲是為質帝	閏六月帝崩梁冀立章帝曾孫志是為桓帝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和平元年	元嘉元年	二年	永興元年	甲午 二年	永壽元年	二年	三年	延熹元年	二年	四年	五年
											梁冀專權帝與單超等五人收冀印綬冀自殺封超等為侯	單超死四人愈橫	

六年

渡古關

六年

獻帝

推紹爲盟主 二月卓以山東兵盛劫帝遷都長安焚燒宗

置鴻都學士

初開西邸賣官公千萬卿五百萬

黃巾賊起

於後園作萬金堂發司農金帛以實之

卷之五

波古蘭

廟發掘園陵 三月車駕至長安

二年

復園陵

四月卓西入關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至洛陽破卓軍修

三年

四月司徒王允誅卓將李傕郭汜樊稠舉兵攻長安

四年

甲戌 興平元年

策爲九江太守

平原相宗室劉備爲豫州刺史 孫堅已卒子

陸恭光通鑑

卷三十五

漢書

二年

李傕等自相猜貳相攻擊 帝遣使宣諭傕等 七月

出幸霸陵 十月楊奉董承等奉帝幸華陰 十二月幸

弘農傕等來追奉等力戰僅能得免

建安元年

六月上幸洛陽秋曹操迎帝都許以操爲司隸

校尉錄尚書事既又爲大將軍

二年

三年

諸將攻李傕斬之郭汜爲其下所殺

四年

孫策據廬江舉兵向豫章豫章太守華歆迎策 袁紹

據有河北留兵十萬將攻許操分軍守官渡

五年

董承等謀誅曹操事泄見殺 曹操大敗袁紹於官渡

紹走歸河北 孫策渡江據有數州謀襲許會爲刺客所

殺命弟權領其土地人衆

六年

七年

袁紹死諸子爭國後皆爲操所滅

八年

甲申 九年

陸恭光通鑑

卷三十六

漢書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曹操爲丞相 初宗室劉表據有荊州劉備爲曹

操所攻兵敗往依表表使將兵屯新野以備操是時中原

略定操南征表會表卒表子琮降操備領其衆至夏口曹

操既得荊州擁衆順流東下將伐吳孫權遣其將周瑜與

劉備合力大破曹操於赤壁曹操北還備遂有荊州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初宗室劉焉據有巴蜀焉卒子璋立是時張魯據漢中璋患之迎備使擊張魯備留關羽守荊州自將兵入蜀

十七年

孫權徙治秣陵更名建業

十八年

甲午十九年 劉備圍成都劉璋降

二十年

曹操伐張魯魯降操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漢書

二十一年

進曹操為魏王操立其子為太子

二十二年

劉備攻漢中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劉備襲殺曹操之將夏侯淵曹操自來攻備拒險不戰引歸備遂有漢中 孫權襲殺關羽遂取荊州

庚子二十五年

正月曹操卒子丕襲為魏王十一月禪位於丕

魏奉帝為山陽公是後天下三分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三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

舉要曆

魏

魏文帝

蜀漢

吳

庚子黃初元年

即建

安二十五年也十一

月受漢祚

二年

蜀漢先主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漢書

章武元年

劉備既死

漢中全據西蜀魏既代漢

備乃改元嗣漢即位

三年

二年

伐吳兵敗

吳主孫權

黃武元年

孫權

既殺關羽全有吳地

乃稱吳王改元與蜀

和魏來伐

四年	三年	建興元年	後主	甲辰五年	六年	陸壯元通鑑	明帝	太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立	四月祖子永安後主			伐吳不克		卷四	丁未	丁未				
二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三年	七擒	七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魏人來伐拒退			丞相亮伐孟獲七縱	汲古閣	五月祖太子立		七年	黃龍元年	丞相亮伐魏	三年
								六年	七年	即位	二年	三年

六年	十年	青龍元年	十二年	甲寅二年	三年	陸壯元通鑑	景初元年	二年	三年	正始元年	邵陵公	政
嘉禾元年	二年	蜀諸葛亮出武	丞相亮悉眾十	關羽馬懿與亮相持	未戰亮卒	卷四	丁未	正月帝祖立宗	室齊王芳為太子年	八歲司馬懿曹爽輔	丁未	丁未
		萬伐魏與魏將司馬懿相	持於渭南八月亮卒帥退			赤烏元年	十五年	延熙元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汲古閣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三年	五年	五年
	四年	六年	六年
子甲 五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六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七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八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九年 <small>司馬懿與曹爽</small>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 <small>舉要曆西</small>	汲古閣	
有隙			
嘉平元年 <small>懿誅</small>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曹爽自專國政			
二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三年 <small>王凌舉兵討懿</small>	十四年	太元元年 <small>十二月吳主權卒少子亮</small>	
兵敗自殺秋懿卒		立	
四年 <small>懿子師嗣執政</small>	十五年	吳主亮	

[illegible]

咸寧元年	天冊元年
二年	天璽元年
三年	天紀元年
四年	三年
五年	三年
太康元年	四年
二年	四年
陸狀元通鑑	陸狀元通鑑
三年	三年
四年	四年
五年	五年
七年	七年
八年	八年
九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太子曹芳惠帝亦知之以皇孫適應親故不廢四月帝

崩太子立	惠帝
庚戌	永熙元年
元康元年	元康元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四年
陸狀元通鑑	陸狀元通鑑
五年	五年
六年	六年
七年	七年
八年	八年
九年	九年
永康元年	永康元年

起兵廢賈后

正月賈后殺太子 五月宣帝弟九子趙王倫

中 賈后廢太子適

以帝弟成都王穎鎮鄴 宣帝弟之孫河間王顒鎮關

永寧元年

正月趙王倫篡位改元建始 三月帝幸弟齊

王罔起兵誅倫人反王罔輔政

太安元年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起兵討罔十一月帝弟長

沙王義殺罔穎遂執朝政於鄴

二年

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義

甲子 永興元年

正月宣帝弟之孫東海王越執義送顒將張方

殺之顒表立穎為太弟穎復鎮鄴越錄尚書事 義故將

陳眭與越奉帝伐穎兵敗穎奉帝幸鄴越奔下邳 顒遣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汲古閣

張方鎮洛陽穎拒之由是顒穎有隙 越弟騰舉兵伐鄴

穎南奔洛張方專政朝廷劫帝幸關中廢穎立熾為太弟

越為太宰輔政 蜀李特本巴西賈人值饑荒與流人入

蜀有成都自號成都王改建初元年

二年

四月越移檄討顒迎車駕顒大懼

光熙元年

顒斬張方送越五月越將祁洪奉帝還洛陽

穎為劉興所殺顒為范陽王模所殺 十一月帝崩太弟

立

懷帝

丁卯 永嘉元年

越以帝親覽萬機不悅乃去鎮許昌宗室琅邪

王睿自下邳移鎮建鄴中原名士多歸之

二年

劉淵字元海本匈奴種漢光武時內附入居西河美

稷淵以其祖呼韓邪為漢婿故姓劉晉亂其部推為大單

于是即帝位於晉陽改永鳳元年

三年

東海王越入京師殺中書監繆播等罷宿衛史以府兵

代之 劉聰等進攻洛陽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汲古閣

四年

劉榮曜寇洛陽越出討石勒屯於項宮省無復守衛

漢劉淵死太子和立次子聰殺和自立改光興元年

五年

帝欲討越越卒其眾盡為石勒所覆 六月漢兵攻陷

洛陽城遷帝於平陽 荀藩奉武帝之孫秦皇於許昌

漢劉聰嘉平元年 蜀李雄建玉衡元年

六年

秦王新入長安賈延等奉為太子置行臺

愍帝

癸酉 建興元年

懷帝遇弒於平陽延等奉太子即位

甲戌二年

三年 漢建元元年

四年 漢劉曜攻陷長安帝出降太興元年遇弒

元帝

丁丑建武元年 初宣帝曾孫睿襲封琅邪王永嘉元年鎮建鄴至是羣下勸即晉王位改元

太興元年 愍帝凶問至乃即皇帝位漢劉聰七月死子榮立八月其臣靳準殺衆淵族子劉曜舉兵殺準乃即帝

陸狀元通鑑 卷四 舉要曆 汲古閣

位改元初光元年

二年 趙劉曜都長安改國號趙

三年 王敦驕恣帝惡之引劉隗等以制敦祖逖進屯雍丘

四年 祖逖卒於雍丘

永昌元年 正月王敦舉兵內向劉隗出奔爲人所殺敦自爲丞相錄尚書事皆咨之敦還鎮武昌閏十月帝以憂

崩太子立

明帝

癸未太寧元年 四月王敦進屯姑熟

甲申二年 敦疾兄含舉兵向京師帝屯於中堂遣曹渾等擊之含敗走敦已死出其尸斬之

三年 十月帝崩太子生五年立

成帝

丙戌咸和元年 帝舅庾亮輔政任法裁物衆怨之

二年 十一月歷陽太守蘇峻與祖約反

三年 蘇峻至亮奔潯陽王導奉帝御太極殿峻自爲錄尚書

陸狀元通鑑 卷四 舉要曆 汲古閣

事溫嶠陶侃等與義兵九月王導出奔白石蘇峻兵敗義

軍斬之峻弟送領其衆趙劉曜攻石生於金墉石勒救

之曜兵敗見執殺之

四年 二月衆軍攻石頭斬蘇送乘輿復正

五年 後趙石勒本匈奴羯種晉亂舉兵於幽冀齊間羈屬

劉淵既殺劉曜乃稱大趙天王改建平元

六年

七年

八年

趙石勒遺修好詔焚其幣石勒死子弘立

甲午九年

趙石勒從子虎字季龍殺弘自立改元延熙僭稱天王

蜀漢李雄死子班立從父壽弒班而立期爲王

咸康元年

趙石虎建武元年 蜀李期王恒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蜀漢李壽製殺期改元興元國號漢

五年

王導卒

陸機元通鑑

卷四 舉要曆

汲古閣

六年

七年

六月帝崩子丕奔皆幼乃以弟岳爲嗣

八年

康帝

建元元年

蜀漢李壽死子勢立

甲辰

二年

九月帝崩太子聃立 蜀漢李勢太和元年

穆帝

乙巳

永和元年

二年

桓溫將伐蜀劉惔曰克蜀之後終專制朝廷

三年

桓溫既平蜀威名大振會稽王昱輔政以殷浩有盛名

乃引爲心膂以抗溫由是與溫相疑

四年

五年

趙石虎死其將苻洪據枋頭來降桓溫遣諸將經營北

方命諸裒伐趙蔡謨曰夫能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

英雄不能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能及裒將王龜爲趙所

敗裒退屯廣陵慚恨而卒 趙石虎死少子世立長子遵

陸機元通鑑

卷四 舉要曆

汲古閣

舉兵廢世而自立石虎養孫冉閔又殺鑒自立改國號魏

六年

朝廷聞中原亂遂謀進取以殷浩都督諸軍 趙石祗

聞冉閔篡立三月乃卽位於襄國改永寧元年十月冉閔

伐襄國

七年

桓溫知朝廷用殷浩抗已忿之拜表率衆北伐下至武

昌會稽王昱以書諭之溫還 趙石祗將劉顯殺祗自稱

帝 秦苻健父洪本氏人仕趙石氏之亂據有關右洪

死子健立是歲稱天王改皇始元年

八年

殷浩北伐其將張遇降秦浩不能進趙冉因攻殺劉

顯燕兵進攻閔復之燕慕容雋祖本鮮卑種懷愍之際

受封號父號亦奉晉正朔雋克平石氏遂稱帝改元璽

元年

九年

殷浩進取中原敗於山桑

甲寅十年

桓溫因殷浩亡敗上疏罪浩乃奏免浩為庶人由是內

外之權盡歸於溫二月率步騎四萬北伐至灊上溫以乏

食退師秦兵符健追之溫軍大敗失亡以萬數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派古閣

十一年

秦符健死子生凶暴即位改壽光元年

十二年

桓溫北伐至洛陽修復諸陵

升平元年

秦符健弟雄之子堅弒生而自立改元永興

慕容暉遷都於鄴改元永興又改元永壽

二年

三年

謝萬擊燕大敗師退慕容暉死子暉立

四年

慕容暉建熙元年

五年

五月帝崩立成帝子丕

哀帝

壬戌

隆和元年

興寧元年

甲子

二年

三年

二月帝崩弟奕立秦符堅建元元年

海西公奕

丙寅

太和元年

二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派古閣

三年

四年

桓溫伐燕兵敗歸答袁真真以壽春降燕秦命王猛

伐燕

五年

溫以兵圍袁真之子於壽春秦王猛伐燕取洛陽既

而大舉伐燕獲燕主慕容暉燕亡

辛未

六年

溫拔壽春誅瑾溫有不臣之心十一月廢帝為海西

公立會稽王昱為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

簡文帝

咸安元年 即太和六年十一月也

二年 七月帝崩太子立

孝武帝

寧康元年 初溫望簡文臨崩禪位於已既太子立諷朝廷

加九錫未得七月死弟冲代領其衆盡忠王室

二年

三年

太元元年

陸狀无通鑑 卷四 汲古閣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秦符堅謀南伐羣臣皆言不可堅不從遂南寇

八年 十一月謝安遣其姪謝玄與秦符堅戰大敗秦兵符堅

遁歸秦符堅兵敗於淝水堅十二月歸長安胡夷皆叛

甲申九年 進謝安爲大都督秦符堅敗歸羣下皆舉兵自立堅

伐之屢敗後秦姚萔本羌種父弋仲仕趙趙亡受晉官

封後卒兄襄歸燕襄死長降秦符堅敗萔僭位於苻年縣

稱秦王改白雀元年

十年 秦符堅出奔五將山姚萔圍之堅兵敗爲萔所執萔繼

殺之堅子丕卽位於晉陽改大安元年

十一年 馮該斬故秦主符丕初丕

常請救於晉既而與晉絕既而其將

道武帝

陸狀无通鑑 卷四 汲古閣

登國元年 道武帝諱珽姓拓拔氏

符堅族孫登聞丕死乃卽位於隴東其祖本北狄種秦漢之前未嘗與中

舉兵伐姚萔後秦姚萔入長安卽國通三國魏景初中始與魏和親晉

帝位改建初元年後燕慕容垂號初有倚慮者嘗佐劉琨拒石勒居代

之子萔之弟也萔死琨立忌之垂奔郡封代王世有代北屬符堅堅之

秦秦符堅厚待之堅敗垂辭堅請安敗其部衆漸盛是歲卽代王位改元

魏河北燕衆盡歸之至是遂卽帝位

改建興元年秦符堅太初元年

二年		十二月玄篡位國號楚改元永始封帝為平固王	
甲辰三年		二月下邳太守劉裕舉義兵討桓玄三月玄敗挾帝走江陵五月裕師克江陵乘輿反正玄將入蜀為人所殺 <small>〔南燕慕容德死〕</small>	天賜元年
乙卯義熙元年		桓振挾帝屯江津劉毅等擊破桓振振走何無忌奉帝還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二	汲古閣
京師 <small>〔南燕慕容德死〕</small> 超即位改元			
太上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巳酉五年		〔南燕慕容超掠淮北〕二月劉裕率師北伐慕容超	明元帝
			永興元年
			時道武帝子紹所殺明元以次子立

庚戌六年		劉裕擒慕容超送建康斬之孫恩之黨盧循乘虛入寇向京師劉裕自南燕還擊破之循走廣州	
七年		盧循自廣州走交州赴水死	
八年			
九年		先是譙縱乘亂據有蜀土是歲劉裕遣朱齡石擊斬之	
甲寅十年			神端元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三	汲古閣
十一年		〔後秦姚興死〕弘立	
十二年		〔後秦姚泓永和元年〕	泰常元年
十三年		劉裕率諸將克長安姚泓降劉裕留其子義真與諸將守長安	二年
		身還江南先是赫連勃勃據統萬城	
		大夏裕既還勃勃寇長安	
十四年		諸將往長安為赫連勃勃所敗皆還十二月帝為劉裕所弒	三年

恭帝		弟德文立	
巳未	元熙元年	四年	
庚申	二年	五年	初五胡之亂中原之地皆為符
宋		堅所併符堅既敗姚氏據關東客民	
武帝		據鄴又還廣固魏氏於是盡有河北	
庚申	永初元年	晉劉裕雖克平姚氏後皆不能守相	
元熙二年也		繼皆為魏所陷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四	
辛酉	二年	六年	汲古閣
壬戌	三年	七年	遣將下河南青兗諸郡
營陽王			
癸亥	景平元年	八年	克豫諸州景平十一月崩太子
立			
甲子	二年	太武	
其弟義隆立之		始光元年	
文帝			

甲子		元嘉元年		八月改元即位即景	
平二年也					
二年	二年	三年	以徐羨之等弒逆誅之	三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四年	滅赫連氏遂平統萬	四年	神麿元年
四年	五年	五年	立子劭為太子	五年	二年
五年	六年	六年	遣劉劭之使魏軍敗	六年	三年
六年	七年	七年	敗宋將劉劭之拔洛陽又平關	七年	三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五		汲古閣	
辛酉		四年		拔滑臺宋師退	
八年		四年		伐北燕取遼東	
九年		延和元年			
十年		二年			
甲戌		三年			
十一年		太延元年		盡併北燕馮氏之地	
十二年		二年			
十三年		三年			
十四年					

二年	太安元年	
三年	二年	
大明元年	三年	
二年	四年	
三年	五年	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討平之
四年	和平元年	魏遣使通和
五年	二年	
六年	三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汲古閣
七年	四年	
八年	五年	五月帝崩太子立
廢帝		
永光元年	六年	正月改元十一月所 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明帝		
泰始元年		即廢帝永光元年誅 殺無常為左右所弑乃奉武帝湘東

一年	獻文	王咸即位
三年	天安元年	
四年	皇興元年	
五年	三年	魏克青州
六年	四年	
七年	五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汲古閣
延興元年	八月獻文禪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國之大事咸以聞	
泰豫元年	二年	四月帝崩太子立年 上皇討破蠕蠕
蒼梧王		
元徽元年	三年	上皇巡幸陰山及懷州
二年	四年	江州刺史桂王休範反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敗斬之

十年	以竟陵王子良為尚書令子良	十六年	帝宗祀明堂遂升殿以望
太子母弟也有盛名以西昌侯為	雲物降居青陽左个以布政是歲	僕射	朝日夕月迎氣遂以為事
十一年	初太子蚤卒立其子昭業	十七年	耕藉田 南伐至洛陽
為皇太孫七月上有疾詔十良入侍	遷都洛陽	中書令王融欲矯立子良上崩西昌	
侯景遂奉太孫登殿以駕為尚書令		子良為太傅誅王融	
陸梁元通鑑	卷四	派古閣	三十二
廢帝			
甲戌 隆昌元年	正月改元帝初矯情	十八年	十月至洛陽定都 命諸
飾貌即位之後恣為淫虐欲誅西昌	將伐齊問罪 革衣服之制	侯景不果七月營軍兵入宮帝被弑	
鸞立太子次子昭文為帝改元延興		十月鸞以太后令廢帝而自立	
明帝		甲戌 建武元年	即隆昌元年

二年	魏軍來伐諸將拒破之	十九年	南伐濟淮幸八公山
三年	魏軍攻司州拒破之	二十年	收姓元氏太子恂不樂南
四年	魏軍攻雍州蕭衍救之	二十一年	立子恪為太子帝自
永泰元年	河北諸郡皆陷蕭衍救	二十二年	大破齊將蕭衍等
齊武帝諸子七月帝崩太子立政出	齊明帝祖以不伐長乃還	多門蕭衍密為之備	
陸梁元通鑑	卷四	派古閣	三十三
東昏侯			
乙卯 永元元年	陳順達使魏師大敗	二十三年	齊陳順達來使帝自
帝屢誅大臣顯達不安反兵敗斬之	將兵擊敗之帝疾回至北塘原召太	子恪詣魯陽四月崩	
二年	魏軍據廣陵及至都下荆州	宣武	
刺史蕭懿舉兵入援擊敗斬之茹法	景明元年		
珍等皆斃賜死懿弟衍在魯陽帝			
舉兵帝使蕭懿討之茹法及與衍			

十四年	握成王卒役死者十七八	四年	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六歲
十五年	九月淮水暴長燬壞	明帝	
十六年	巴州刺史平漢寵降魏	熙平元年	大破梁軍
十七年		二年	梁巴州刺史平漢寵降
十八年		神龜元年	太后崩胡充華為太
普通元年		后	
陸狀元通鑑	卷四	二年	虎賁張彝第殺之
	義等幽之併幽帝遂專政	正光元年	胡太后用事劉騰元
二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劉騰死
四年		五年	帝及太后得出入無禁礙
五年		孝昌元年	賜元義死
六年		二年	是時朝廷政亂四方兵起洛客
七年		川酋帥余崇合眾討賊有功	

丁未	大通元年	三年	
戊申	二年	四年	三月遇害而崩
	莊帝		
	永安元年		即孝昌四年也明帝
			生女秘書皇后是時太后既誅元義
			復臨朝稱制私幸鄭儼徐紇朝政乖
			亂盜賊日滋高歡說余朱榮討儼紇
			而高君側儼紇與太后計二月乃楊
陸狀元通鑑	卷四		
	義等幽之併幽帝遂專政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中大通元年	先是魏元順來	二年	四月順即位於梁國帝北走魏

奔至是立為魏帝遣陳顯達送之北

八月陽月將軍攻敗魏帝還洛陽

還顯至北為朱榮所敗殺之

榮歸晉陽遙執朝政

庚戌二年

三年

朱榮使人求九錫帝深慮之

九月榮入朝帝殺之榮弟兆等舉兵

向洛推東海王暕為帝改元建明

十二月莊帝出奔為兆所執殺之

東海王暕

建明元年

即永安三年也九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汲古閣

月朱兆以禁遇害乃舉兵奉太武

玄孫暕即位又以暕疎遠恐非人望

乃殺之立文帝孫廣陵王恭是為節

閔帝

辛亥三年

昭明太子統薨

節閔帝恭

普泰元年

即建明二年也二

月爾朱兆殺暕立帝於洛陽

安定王朗

中興元年

即普泰元年也十

月高歡既敗朱氏以朝廷隔絕遂

立玉於信都城西後高歡以安定王

疎遠又以節閔帝英毅難制乃幽節

閔帝又假安定王詔策奉文帝孫

廣陵王修受禪是為孝武帝其安定

王及節閔帝皆為歡所害

壬子四年

二月以魏亂送元法僧主魏北

孝武帝脩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汲古閣

使

永熙元年

即安定王中興二年

也四月高歡攻敗朱天光等奉

安定王至芒山乃幽節閔帝而立李

文之孫脩令安定王禪位是為孝武

癸丑五年

魏主疊殺崔摩以下邳降

二年

高歡專恣是時賀拔岳與宇文

泰在關中帝密令岳等圖歡大平魏

分為東西

甲寅六年

西魏

東魏

		[季武]		[季靜]	
		永熙三年 <small>二年七月</small>		天平元年 <small>高歡</small>	
		<small>帝伐敗兵敗遂入關休寧</small>		<small>以季武入關乃季季</small>	
		<small>大泰為燕所燒十二月崩</small>		<small>文宣孫孫見為主其</small>	
		<small>弟寶炬立</small>		<small>為季靜遷都外都</small>	
大同元年 <small>改魏</small>		[文帝]		二年	
<small>并州趙之</small>		大統元年			
二年 <small>與東魏通和</small>		二年 <small>宇文泰住用蘇綽</small>		三年	
陸崇元通鑑		卷四十一		源古	
三年 <small>使元法僧北侵</small>		三年 <small>東魏高歡來伐宇文</small>		四年 <small>高歡伐西魏大</small>	
		<small>泰大敗之於沙苑泰乘勝</small>		<small>收</small>	
		<small>據有洛陽</small>			
四年		四年 <small>高歡來攻洛陽失守</small>		元象元年 <small>敗西</small>	
				<small>魏兵敗洛陽</small>	
五年		五年		興和元年 <small>城郭</small>	
六年		六年		二年	
七年		七年 <small>蘇綽頒六條詔書</small>		三年	

八年		八年 <small>王思政城王璧</small>		四年	
九年		九年 <small>大破東魏於芒山</small>		武定元年 <small>高歡</small>	
				<small>為西魏所敗</small>	
甲子十年		十年		二年	
十一年		十一年		三年	
中大同元年		十二年 <small>高歡攻王璧不</small>		四年 <small>高歡攻王璧不</small>	
		<small>姓通歸</small>		<small>赴歸有疾</small>	
太清元年 <small>東魏</small>		十三年 <small>東魏侯景內附</small>		五年 <small>高歡卒子湜代</small>	
陸崇元通鑑		卷四十一		源古	
<small>侯景以河南十三州</small>		<small>又叛歸侯王思政進據</small>		<small>創其從侯景據河南</small>	
<small>內屬乃以景為河南</small>		<small>十州十二鎮</small>		<small>及慕容紹宗舉敗之</small>	
<small>王命正陽侯明應接</small>					
<small>進取軍敗為魏所作</small>					
<small>景軍亦敗</small>					
二年 <small>侯景軍敗南渡</small>		十四年 <small>東魏慕容紹宗</small>		六年 <small>高岳大敗侯景</small>	
<small>據南豫州遂謀反</small>		<small>等來攻潁川王思政拒守</small>		<small>於洛陽</small>	
<small>八月舉兵進濟江</small>		<small>攻之不克</small>			

三年	三月景攻城拔 之自為丞相錄尚書	十五年	王思政不能守 潁川降	七年	高澄為廚人所 殺其洋代領其眾是 為文宣
事	四月有疾六	月帝崩太子立是為	簡文帝 七月帝崩	王釋起兵於江陵	簡文
庚午大寶元年	正月	十六年	梁蕭譽來附為	文宣	齊
陸崇元通鑑	改元帝弟湘東王釋	卷四	附庸為梁王督稱帝改	漢京	天保元年
與昭明太子齊相攻	元	受魏帝禪	擊齊兵敗乃請救於	西魏為附庸	二年
王所敗 七月乃遁	欽立	十七年	三月帝崩太子	二年	景暉廢為湘東
帝禪位於昭陽太子	長孫棟 十一月景				

篡位豎元大始簡文	專為其所害棟後為	元帝所害	元帝	壬申承聖元年	湘東	廢帝	元年	三年
先水陸並進三月大	敗景軍 五月景走	陸崇元通鑑	羊鵬刺殺之 十一	月釋即位改元承聖	二年	止都江陵	二年	四年
甲戌三年	帝兵敗為魏人所害	王僧辯立太子方看	進行至於蕭	恭帝	元年	立帝弟即為恭帝遣兵	蕭譽伐梁害梁元帝	五年

攻拔壽陽		甲午		六年	
吳明徹進取彭		三年		五年	
城大破齊師於呂梁		四年		六年	
八年		五年		隆化元年	
帝總戎東伐齊冠晉		州齊主來援又擊敗齊		來伐帝親往援兵敗	
主走并州平帝率六		周取并州帝走歸鄭		傳位於太子恒	
陸狀无通鑑		卷四		漢古閣	
九年		六年		幼主	
以中原亂遣吳		帝伐齊至鄧齊主走		承光元年	
明徹北侵至呂梁大		獲之封為溫國公尋誣以		正月	
破周將梁士彥乃進		謀反皆殺之		太子即位年八歲改	
攻彭城		元後主與幼主走青		州為周師所獲送於	
		周周人誣以謀反皆		殺之	
十年		周將王軌來援明徹敗為周人		周	

所執		宣政元年	
五月大舉兵北伐		宣帝	
六月疾還帝崩於道六月太子即位		大泉元年	
二月傳位於太子年		靜帝	
七歲自稱天元皇帝改元大泉		大象二年	
五月天元崩以天元		後父楊堅輔政封隋公	
陸狀无通鑑		卷四	
辛丑		大定元年	
正月改元二月禪		位於楊堅	
隋		文帝	
開皇元年		即大定元年也二月	
周周人誣以謀反皆		殺之	
十四年		二年	
正月帝崩太子叔寶立		後主	

癸卯 至德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四年

三年 五年 梁肅宗改元廣運

四年 六年

禎明元年 七年 梁肅宗來朝其叔繼位其國人奔陳遂廢附庸梁國

二年 八年 附人來伐帝縱酒不以爲意 三月大舉伐陳

三年 九年 正月隋將賀若弼襲京口韓擒虎拔焮是月後主降遷於洛陽封是月陳主降天下混一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五 漢古閣

長城公仁壽初卒

庚戌 十年 嶺南諸郡不受命陳叔寶諭之乃下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甲寅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爲太子

仁壽元年

二年

三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六 漢古閣

甲子 四年 七月帝崩太子廣立

煬帝

乙丑 大業元年 正月改元營建東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殺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淮 八月御龍舟幸江都

達於河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淮 八月御龍舟幸江都

二年 東京成 三月車駕發江都 四月備法物入東京

三年 三月車駕還京師 四月北巡 六月次榆林突厥可

汗來朝 築長城 八月幸可汗牙可汗奉觴上壽 高

麗懼不敢來朝於是謀伐高麗 九月至東京

四年

五月幸五原出塞巡長城 八月祠常山

五年

正月自東都還京師 三月西巡河右 九月入長安 十一月幸東京

六年

三月幸江都宮 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 幸涿郡

七年

正月大兵集涿郡伐高麗 摠一百一十二萬為十二道 三月至遼水為賊所拒不得濟 六月幸遼城大將軍宇文述敗績九軍皆陷三十萬五千人還東城惟二千七百

人 九月幸東都

陸梁元通鑑

卷四

漢古關

九年

正月發天下兵募民為驍果集涿郡 三月幸遼東 楊素之子玄感見天下將亂乃舉兵反圍東都不克兵敗 自殺 車駕至上谷 於是天下思亂盜賊竝起

甲戌 十年

二月詔征高麗 三月幸涿郡 高麗乞降八月班師 九月至東都遂還京師 十二月幸東都

十一年

七月幸太原 八月巡北塞幸鴈門突厥圍城守令 皆來赴難突厥解圍去 十月至東都

丙子 十二年

七月幸江都以越王侗留守東都時盜賊充盛

丁丑 十三年

五月唐公李虎之子淵留守晉陽起兵向京師時 帝南巡以元德太子之子代王侑留守長安 十一月淵

克長安立侑為皇帝尊帝為太上皇 蕭銑據江陵改

元元鳳 李軌據涼州改元安樂 薛舉據金城改元秦

興 李密據黎陽稱魏公改元 劉武周據馬邑改元天

興 竇建德據河間稱長樂王改元

戊寅 十四年

字文化及弒帝於江都立文帝孫浩為帝

陸梁元通鑑

卷四

漢古關

恭帝

丁丑 義寧元年

即大業十三年也 李淵攻克長安奉之即位 五月 即大業十四年也煬帝遇弒乃進李淵爵為唐王 五

戊寅 二年

月遜位於唐王次年五月薨

唐

高祖

戊寅 武德元年

即義寧二年大業十四年也五月受禪即位立 皇子建成為太子 世民為秦王 元吉為齊王 十月

李密與越王侗之將王世充戰收逐來歸 薛舉子仁

果立秦王擊之仁果降

二年 初隋煬帝以其孫越王侗留守東都義寧末王世充奉

之為帝至是世充殺侗僭位國號鄭改元開明 四月安

貴興執李軌降 劉武周與宋金剛陷并州秦王邀敗之

三年 秦王率兵討世充武周金剛走突厥又為突厥所殺

四年 竇建德來援王世充秦王與戰建德敗於是世充降東

都平 李靖伐蕭銑銑降江陵平 劉武周與宋金剛陷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唐紀十四 梁古閑

并州秦王邀伐之

五年 劉黑闥據洛州稱漢東王改元天造皇太子破斬之

六年

七年 甲申

八年

九年 六月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於是以秦王為太子

八月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太宗

貞觀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祖起兵遣使告突厥突厥以兵佐之自後恃功邀

求無已頻歲犯塞至是李靖率諸軍伐之遂禽其君頡利

降者數十萬

五年

六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唐紀十四 梁古閑

七年

八年 甲午

九年 五月太上皇崩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甲辰 議伐高麗

十九年

二月自將發洛陽征高麗不克九月班師

二十年

三月車駕至長安

二十一年

將封太山以水旱停封

二十二年

陸梁元通鑑

卷四

漢書

二十三年

五月帝崩太子治立

高宗

永徽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宮立為昭儀乃廢王皇后立昭儀

為后

顯慶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龍朔元年

發三十萬軍伐高麗

二年

劉仁愿平百濟諸國

陸梁元通鑑

卷四

漢書

三年

麟德元年

武后專權人謂之二聖

二年

乾封元年

封太山皇后為亞獻 高麗莫支離男生與弟

男建利陳請兵命李勣伐高麗

二年

總章元年

李勣平高麗悉定其地

二年

咸亨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甲戌 上元元年

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

二年

劉仁軌大破新羅新羅王上書謝罪赦之

儀鳳元年

二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

舉要曆

派古關

三年

調露元年

永隆元年

開耀元年

永淳元年

弘道元年

十二月帝崩遺詔軍國大事不決取天后處

分太子顯即位

則天武后

甲申 光宅元年

初改元嗣聖既而廢顯為廬陵王立李豫王旦

為帝改元光宅

李勣孫敬業舉兵圖興復后命李季逸

討之敬業敗為其下所殺

垂拱元年

遷廬陵王於房州以薛懷義為白馬寺僧主

召入道場愛幸之

二年

詔歸政於皇帝帝以非誠心固辭太后乃臨朝

三年

四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

舉要曆

派古關

永昌元年

后哀見李明堂大開告訐羅織之獄

天授元年

改元載初改國號周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立

武氏十廟

二年

長壽元年

二年

甲申 延載元年

天冊萬歲元年

萬歲通天元年

神功元年

聖曆元年

迎廬陵王於房州立為太子

二年

久視元年

長安元年

二年

三年

陸賈无通鑑

卷四

漢古

甲辰四年

十二月后廢疾惟內寵張昌宗張易之等入侍

乙巳五年

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誅張易之昌宗等奉太子即位遷

后於上陽宮十一月崩

中宗

乙巳神龍元年

即長安五年也二月即位

丙午二年

太平長樂二公主及韋后用事武后姪三思亂宮禁

景龍元年

二年

三年

庚戌四年

六月為韋后所矯而崩子重茂立 豫王子隆基率兵誅韋后立豫王是為睿宗

睿宗

庚戌景雲元年

即景龍四年也以隆基為太子

二年

壬子先天元年

七月傳位於太子

玄宗

陸賈无通鑑

卷四

漢古

癸丑開元元年

正月改元

甲寅二年

三年

四年

太上皇崩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甲子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汲古閣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甲戌

以李林甫同平章事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安祿山為營州將擊奚契丹失利當死張九齡

曰法不可不誅貌有反相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

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安祿山巧佞善事人左右皆為之舉

二十九年

天寶元年

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由是益見愛幸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汲古閣

二年

祿山入朝寵待甚厚

三載甲申

改年為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壽王妃楊氏號

太真召入宮

四載

五載

六載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請悉用胡人卒成祿山之

禍

七載

八載

九載 楊妃兄國忠恩遇浸深 安祿山兼河北採訪處置使

十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兼領三鎮貢刑自己

十一載 楊國忠譖李林甫遂為仇敵十二月林甫卒

十二載 安祿山始與李林甫林甫卒楊國忠用事祿山薦

視之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反上不信

甲午 十三載

十四載 安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章見素諫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唐紀四 安祿山反陷東京

不從 十一月祿山反陷東京

丙申 十五載 正月祿山僭位國號燕 六月祿山攻陷潼關遂

至京師上倉卒出奔遂幸蜀 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

帝為太上皇至德二載十二月回自蜀肅宗上元二年崩

肅宗

丙申 至德元載 即天寶十五載也七月即位改元

丁酉 二載 正月祿山為子慶緒所弑而自立 九月皇子廣平王

俶復京師緒慶奔陝又奔東京 十月廣平王復東京慶

緒奔鄴 十二月上皇至白蜀郡

乾元元年 立廣平王俶為太子 祿山將史思明既而殺

安慶緒復反

二年 正月史思明僭稱燕王陷東京稱帝

上元元年

二年 史朝義弑其父思明自立十一月止稱元年其月上皇

崩

寶應元年 復立年號四月帝崩太子立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唐紀五 安祿山反陷東京

代宗

癸卯 廣德元年 史朝義兵敗自縊諸將田承嗣等降皆為節度

使 十一月吐蕃入寇車駕幸陝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

宏為帝改元 郭子儀率兵至吐蕃退車駕還京

甲辰 二年

永泰元年 吐蕃與回紇寇奉天郭子儀見回紇說之吐蕃

走

大曆元年

二年

八年

九年

甲戌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陸梁元通鑑

卷四 陸梁元通鑑

派古閣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甲申 二十年

二十一年

正月帝崩太子立

順宗

乙酉 永貞元年

即貞元二十一年也正月即位立廣陵王純為

太子八月命太子監國自稱太上皇次年正月崩

憲宗

丙戌 元和元年

正月改元 西川劉闢反高崇文討禽之

二年

浙西李錡反王謩討之其下禽錡以獻

三年

成德王承宗自為留後 淮西吳少陽自為留後

四年

以方討王承宗因命吳少陽為節度使 師討王承宗

五年

不克赦之

六年

陸梁元通鑑

卷四 陸梁元通鑑

派古閣

七年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魏博歸朝廷請命

八年

淮西吳少誠死其子元濟自為留後命諸將討之 王

甲午 九年

承宗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於是絕承宗朝貢 淄青李

師道遣賊至東京將為亂事覺走

十年

十一年

諸將討吳元濟戰累捷李師道懼請降以力未能

討許之

十二年

李愬禽吳元濟斬之

十三年

諸鎮見吳元濟禽大懼李師道請獻沂海三州

許之

王承宗請獻德棣二州許之師道又反命諸將

討之

十四年

淄青大將劉悟斬李師道獻其首迎佛骨於鳳翔

十五年

正月上崩皆言宦官弑逆太子即位

穆宗

長慶元年

正月改元盧龍節度使劉悟歸朝魏博鎮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七

唐高宗

莫皆効命三月以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七月軍亂

四弘靖推朱克融自為留後鎮冀王廷湊殺其節度自

為留後

二年

魏博史憲誠殺其節度自為留後由是河朔三鎮皆

反

三年

甲辰四年

正月帝崩太子立

敬宗

寶曆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十二月宦官蘇佐明弑逆上崩中官王守澄立其弟江

王

文宗

太和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四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八

唐高宗

五年

六年

七年

甲寅八年

九年

李訓鄭注謀誅中官不克中官仇士良殺訓注併殺宰

相王涯等自是宦官益盛

開成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正月上疾甚命宰相楊嗣復奉太子監國中官仇士良
矯詔立穎王為太弟以太子為陳王於是太弟即位

武宗

辛酉 會昌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三年

石雄破回鶻奉公主歸 四月澤潞劉從諫死子稱自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漢古

為留後命諸將討之

甲子 四年

七月澤潞大將郭誼斬橫降朝廷以誼首謀乃併誅誼

五年

上好神仙大毀佛寺

六年

三月崩子幼中官馬元贇等立憲宗之子光王為皇太

叔

宣宗

丁卯 大中元年 正月改元 復會昌所廢寺院

二年

三年

吐蕃三州七關來降

四年

吐蕃大亂沙州人張義朝逐吐蕃守者據州事

五年

張義朝以所管十二州來歸盡復隴右之地

六年

七年

甲戌 八年

九年

十年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漢古

十一年

十二年

八月帝崩未立太子初上欲立次子美王疾亟命

十三年

中官王歸長馬公儒立之上崩左軍中尉志忠是乃迎長

子鄭王立之而誅歸長等

懿宗

庚辰 咸通元年 正月改元 南詔陷安南

二年

三年

四年

甲申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徐州兵戍桂州不得代劫寵勛反歸據徐州

十年

康承訓討平之

陳壯元通鑑

卷四

漢古關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三月迎佛骨 七月崩太子立

僖宗

甲午
乾符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濮賊王仙芝作亂曹人黃巢應之

三年

四年

王仙芝伏誅黃巢寇河南及江浙

五年

黃巢陷福建

六年

黃巢陷嶺南及荆湖江淮

廣明元年

十二月黃巢陷京師僭號大齊改元金統車駕

出奔

中和元年

車駕自興元幸蜀

二年

三月李克用收復京師黃巢走

三年

陳壯元通鑑

卷四

漢古關

甲辰
四年

七月黃巢伏誅 初黃巢將朱溫降賜名全忠為汴州

節度使李克用追黃巢還過汴全忠夜攻之克用絕城走

獲免遂訟於朝與全忠為仇敵

光啓元年

四月至自蜀改元 宦人田令孜弄權衆忿之

於是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抗表請誅令孜令孜結邠寧節

度使朱玫等以拒之令孜令孜討重榮兵敗回兵大略興

重榮合令孜奉帝奔鳳翔

二年

十月致奉嗣襄王煚為帝改元重榮斬玫并煚

三年

文德元年

二月車駕至自鳳翔 三月崩中官立壽王為

皇太弟

昭宗

龍紀元年

正月改元

大順元年

朱全忠請討李克用朝廷不得已從之張濬為

統帥兵敗

二年

陸狀无通鑑

卷四

後古開

景福元年

二年

乾寧元年

二年

李茂貞王行瑜韓建三帥舉兵犯關各留兵為宿衛李

克用自河東率兵討三帥二帥初謀廢立聞之乃止封克

用為晉王

三年

李茂貞犯京師為幸華州

四年

光化元年

赦李茂貞 七月車駕至自草州

二年

三年

十二月中官劉季述等廢帝為太上皇立皇子裕為帝

天復元年

正月中官孫德昭誅季述乘與友正崔胤謀盡

誅中官韓全海等劫帝幸鳳翔依李茂貞全忠圖鳳翔

二年

李茂貞與朱全忠戰屢敗

三年

正月李茂貞殺韓全海與全忠和即是盡殺中官七百

人車駕還京

陸狀无通鑑

卷四

後古開

天祐元年

正月朱全忠遷都於洛陽改元 八月帝遇弒

全忠立其少子祝

哀帝

天祐二年

仍天祐年

三年

四年

四月遜位於梁王朱全忠次年遇弒

梁

太祖

卯 開平元年 即天祐四年也二月受禪即位 五代之際四

方割據惟吳楊氏 南唐李氏 南漢劉氏 蜀王氏孟氏

閩王氏各建號改元其餘皆奉正朔 晉王李克用仍唐

年號

二年 蜀王建成元年 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年稱天祐

三年

四年 蜀王建永平元年

乾化元年

陸梁元通鑑

卷四

漢古

二年

六月廣子友珪弑帝自立

均王

乾化三年

次子瑱舉兵誅友珪仍稱乾化年號

甲戌 四年

貞明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蜀王建通正元年

三年

蜀王建天漢元年

南漢乾亨元年

四年

蜀王天光元年

五年

吳楊氏武義元年 蜀王建卒子衍立改元乾德

六年

龍德元年

吳楊氏順義元年

二年

癸未 三年

十月晉王存勗國號唐大舉兵來伐入京師帝自殺

後唐

莊宗

同光元年

即梁龍德三年也十月入京師即位國號唐

陸梁元通鑑

卷四

漢古

甲申 二年

三年

蜀王威康元年 南漢白龍元年

丙戌 四年

趙在禮及於魏州遣假子寧嗣源討之眾推嗣源為主

回兵向京師帝為其下郭從謙所弑 伐蜀克之王衍降

明宗

丙戌 天成元年

即同光四年也帝為羣臣所推戴即唐帝位改

元

丁亥 二年

吳楊氏乾正元年

三年 南漢劉氏大有元年

四年 吳楊氏大和元年

長興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十一月帝崩少子從厚立養子潞王從珂舉兵反

王氏龍啓元年

潞王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漢古

甲午 清泰元年 五月至京師廢從厚殺之乃即位

據有西川聞明宗崩乃即位改明德元年

二年 吳楊氏天祥元年

申 三年 三月石敬瑭反以契丹兵至帝自焚死

晉

高祖

丙申 天福元年 即清泰三年也入京師國號晉

閩王氏通文元年

丁酉 二年 南唐李氏昇受吳禪改升元元年

三年 蜀孟知祥廣政元年

四年 閩王氏永隆元年

五年

六年

壬寅 七年 六月帝崩子敬儒立

出帝

壬寅 天福七年 六月即位仍稱天福年號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漢古

癸卯 八年 南漢劉氏乾和元年

後唐李璟保大元年

甲辰 開運元年 正月改元

二年 閩王氏爲南唐所滅國亡

丙午 三年

丁未 四年 正月契丹兵至帝出降從契丹北遷

劉知遠起兵於河東

漢

高祖

丁未 天福十二年 即開運四年也二月契丹兵退立明宗末

子李從益為主 知遠入京師殺之乃即位國號漢

戊申 乾祐元年 正月改元帝崩子承祐立

隱帝

戊申 乾祐元年 二月即位

己酉 二年

三年 郭威反十二月郭九明弑帝威入京師太后命威監國

陸光通鑑 卷四十八 漢書

周

太祖

辛亥 廣順元年 正月漢太后命威即位國號周

壬子 二年

三年

甲寅 顯德元年 正月帝崩養子世榮立 北漢乾祐七年初周

太祖舉兵迎漢宗室劉旻之子贊將立之至中路殺之至

是旻據有河東自立仍天祐年號嗣漢為國

世宗

甲寅 顯德元年 仍顯德不改元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南唐李煜中興元年

六年 北伐六月崩於道子宗訓立

恭帝

陸光通鑑 卷四十九 宋史

庚申 顯德七年 正月

宋興

自黃帝元年丁亥至後周顯德六

年己未共計三千六百三十三年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

紀傳始終要括

通鑑諸帝已具首末而諸臣始終善惡猶未之見今

依正本別作紀傳始終要括冠于帝紀之前庶易稽考口前節本所不載者此

皆加詳之

史記

司馬遷所作傳在前漢

包犧以來

包犧氏

母曰華胥風姓生於成紀謂之神農太昊都陳在位一百二十年

氏

姜姓母曰任已長於姜水以火承木故曰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黃帝有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史記

熊氏國君代神農氏為天子始立制度在位一百年少昊姓金德王號

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顓頊黃帝之

吳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帝舜黃帝曾孫在位七十年壽

七十八年帝嚳黃帝次子也在位一百歲帝堯黃帝八代

帝堯年壽一百一十六歲之禪而有天下在位五

十一年壽一百一十歲六相風后力牧太山九官禹稷契皋陶垂

八元伯翳仲堪叔獻季仲益伯夷夔龍八愷蒼舒隤敦

龍降庭堅仲容叔達注云禹稷皋陶之倫

夏

禹以治水有功受舜禪在位九年壽一百歲啓禹之子在太康

仲康太康之弟在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崩仲康位十三年崩帝相仲康之子

戊格于上帝 各皇伊尹之事

其和爲國故稱共和

狀元通鑑

卷五

史記

汲古閣

<p>魯 周公旦武王之弟也旦輔政文武以有天下武王封周公于曲阜周公不就封也蓋成王不許周公歸國故告文武命伯禽為魯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七年歸政於成王成王雷周公命周公之</p>	<p>其獻歸之於周是歲始崩周 六十七年起已</p>	<p>九年入秦盡獻其邑秦受 三十六主八百</p>	<p>十八年崩 慎親王 位六年崩 報王 慎親王 子</p>	<p>弟在位四 慎親王 位六年崩 報王 慎親王 子</p>	<p>安王 威烈王 子 在位 烈王 安王 子 在位 顯王 烈王</p>	<p>考王 位五年崩 威烈王 考王 子 在位</p>	<p>元王 敬王 之子 在 貞定王 元王 子 在位</p>	<p>崩 元王 敬王 之子 在 貞定王 元王 子 在位</p>	<p>七年崩 景王 二十五年崩 敬王 景王 子 在位</p>	<p>位二十一年崩 簡王 十四年而崩 靈王 簡王 子 在位</p>	<p>三年崩 簡王 位六年崩 匡王 位六年崩 定王</p>	<p>位三十 簡王 位六年崩 匡王 位六年崩 定王</p>	<p>釐王 莊王 子 在 惠王 釐王 子 在位 襄王 惠王</p>	<p>年 桓王 十三王孫在位 莊王 桓王 子 在位</p>	<p>在位四十 幽王 宣王 之子 在 平王 幽王 子 在</p>	<p>相共立之是為宣王 宣王 周厲王之子 幽王 子 在</p>	<p>月十四年太子靜長二 宣王 周厲王之子 幽王 子 在</p>
---	---------------------------	--------------------------	-------------------------------	-------------------------------	-------------------------------------	----------------------------	-------------------------------	---------------------------------	--------------------------------	-----------------------------------	-------------------------------	-------------------------------	-----------------------------------	-------------------------------	----------------------------------	---------------------------------	----------------------------------

<p>末為宋所滅 陳 胡公于陳以奉舜祀春秋</p>	<p>盟會春秋之 陳 舜之後也武王定天下封</p>	<p>惠王所滅 曹 叔振鐸武王弟也武王定天</p>	<p>三年為楚 曹 叔振鐸武王弟也武王定天</p>	<p>仲為諸侯之世更屬晉楚 周公乃立其子</p>	<p>放蔡叔囚於郭陵既死 周公乃立其子</p>	<p>國泰紀 蔡 叔度武王弟封於蔡武王崩成</p>	<p>事在六 蔡 叔度武王弟封於蔡武王崩成</p>	<p>輔立康王春秋之時不與中國征伐其後</p>	<p>以釋之 與周公分陝為三伯成王卒又</p>	<p>保輔成王周公攝政召公疑之周公作書</p>	<p>姓武王定天下封于燕雖受封而與為太</p>	<p>夫差伐粵克之 魯哀公末年 燕 召公奭</p>	<p>周敬王四十四年為魯所滅 燕 召公奭</p>	<p>季札季札終不受 魯哀公末年 燕 召公奭</p>	<p>夢欲立之季札不可乃立其兄欲令傳於</p>	<p>陸 光 通 鑑 卷五 史記 汲古閣</p>	<p>乃奔荆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p>	<p>十九世至壽夢當春秋之末國始太通於</p>	<p>中國壽夢季子白季札賢號延陵季子壽</p>	<p>陸 光 通 鑑 卷五 史記 汲古閣</p>	<p>為田和所篡 吳 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也</p>	<p>周安王十六年 吳 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也</p>	<p>至春秋之世桓公小白尊周室霸諸侯</p>	<p>尚父謀居多武王封尚父於齊之營丘</p>	<p>公輔武王將兵伐紂號師尚父平天下師</p>	<p>周見文王文曰吾太公望曰當有聖人適</p>	<p>呂尚本姓姜姓受封於呂故曰呂尚以漁</p>	<p>周報王五十二年為楚考烈王所滅 齊 公</p>	<p>子伯禽於魯魯即魯侯位周公卒於周 伯</p>	<p>禽在魯傳世至隱公即平王之末年也 孔</p>	<p>子作春秋始於魯公凡二十四世 齊 公</p>	<p>周報王五十二年為楚考烈王所滅 齊 公</p>	<p>呂尚本姓姜姓受封於呂故曰呂尚以漁</p>	<p>周見文王文曰吾太公望曰當有聖人適</p>	<p>公輔武王將兵伐紂號師尚父平天下師</p>	<p>至春秋之世桓公小白尊周室霸諸侯</p>	<p>為田和所篡 吳 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也</p>	<p>乃奔荆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p>	<p>十九世至壽夢當春秋之末國始太通於</p>	<p>中國壽夢季子白季札賢號延陵季子壽</p>	<p>陸 光 通 鑑 卷五 史記 汲古閣</p>	<p>夢欲立之季札不可乃立其兄欲令傳於</p>	<p>季札季札終不受 魯哀公末年 燕 召公奭</p>	<p>夫差伐粵克之 魯哀公末年 燕 召公奭</p>	<p>周敬王四十四年為魯所滅 燕 召公奭</p>	<p>姓武王定天下封于燕雖受封而與為太</p>	<p>保輔成王周公攝政召公疑之周公作書</p>	<p>以釋之 與周公分陝為三伯成王卒又</p>	<p>輔立康王春秋之時不與中國征伐其後</p>	<p>事在六 蔡 叔度武王弟封於蔡武王崩成</p>	<p>國泰紀 蔡 叔度武王弟封於蔡武王崩成</p>	<p>放蔡叔囚於郭陵既死 周公乃立其子</p>	<p>仲為諸侯之世更屬晉楚 周公乃立其子</p>	<p>三年為楚 曹 叔振鐸武王弟也武王定天</p>	<p>惠王所滅 曹 叔振鐸武王弟也武王定天</p>	<p>盟會春秋之 陳 舜之後也武王定天下封</p>	<p>末為宋所滅 陳 胡公于陳以奉舜祀春秋</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世嘗與盟會春杞禹之後也武王定天
秋之末為楚所滅杞下封東樓公於杞以
奉禹祀春秋之世國小稱子周衛康叔
定王二十四年為楚惠王所滅衛名封
武王少弟也成王時受封於衛春秋之
世嘗與盟會六國諸侯相併吞衛雖微
弱其國尚存秦始皇初年有君角者嗣
立立九年秦始皇併天下始廢為庶人宋
微子啓紂之庶兄見紂失道乃歸周周先
封紂子武庚為諸侯以奉成湯之祀武
庚謀反誅成王乃封微子啓於宋春秋
之世襄公茲父欲主盟諸侯為楚所伐
其後君偃暴虐諸侯皆曰桀宋周赧
王二十九年齊魏共滅之而分其地晉
虞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以桐葉為珪
曰封汝遂封於唐是為晉侯春秋之世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史記 汲冢周書
文公重耳悼公周皆攘夷狄尊王室以立
伯功周威烈時為晉趙魏三大夫所篡
楚其先出自顓頊姓芊氏有鬻熊者逮事
巴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在荊州之分春秋
之時國始大侵陵中國僭號稱王齊桓
公晉文公悼公會諸侯以抗越無繇本夏
拒之其後事在六國秦紀越少康之庶
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斷髮文身披草萊
而邑焉至勾踐與吳為仇吳闔廬來伐
兵敗而死闔廬子夫差伐越敗之勾踐
乃成卑身事吳後勾踐伐吳滅之越既
平吳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為伯諸侯畢賀
號稱霸王後王強伐楚為楚所殺盡取
其地諸族子散於江南海鄭弟也封於鄭
上為小國君服朝于楚

春秋之際晉楚爭盟鄭介乎二國之間
常見侵伐有子產之徒設辭專對晉不能
為害周顯王
時為韓哀侯滅

秦

孝公 用商鞅變法國始大 惠文王 孝公之子
在位二十四年崩 武王 惠文王子 昭襄王 武王
位二十七年 在位四十四年 昭襄王 武王
也即位五十二年併周 孝文王 昭襄王之子
有天下五十六年卒

莊襄王 孝文王之子 始皇帝 莊襄王之子在
位三年卒 二世皇帝 始皇之子
六國併天下又十一年 二世皇帝 始皇之子
年崩凡三十七年 二世皇帝 始皇之子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史記 汲冢周書
子嬰 始皇之孫在
位四十六日

六國

孟嘗君 田文齊人也嘗致食客三千人秦
王幸姬為之言而遣之秦王悔追之至關
秦法雞鳴而開關客有善雞鳴者羣雞皆
鳴乃得平原君 趙勝秦伐趙平原君求救
劫楚王合從救趙平原君曰勝不 信陵君
敢復相天下士矣以遂為上客 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魏人也仁而下士致食客三
千人秦圍趙平原君求救於魏無忌存趙
鄙之兵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無忌既存趙
遂不敢歸魏畱居之使將將兵歸魏身嬰

趙不取歸後秦伐魏無忌乃歸將兵擊
敗秦軍秦王使反問毀無忌於安釐王
釐王卒之無忌乃縱酒病
酒卒後十八年秦滅魏
春申君楚人
有平烈王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
事客平原魏有信陵爭下士招致賓客
士客三千人為從長秦出伐六國皆敗楚
伐秦楚王為從長秦出伐六國皆敗楚
以咎歇有身李園使其女弟曰妾有身而人
於歇若進於李氏幸而生男則君之子為王
莫知從之李氏幸而生男則君之子為王
矣歇從之李氏幸而生男則君之子為王
卒李園殺春申君以滅商鞅衛之公子也
口其子立是為幽王
秦以富強後為惠文
王所殺許在通鑑
陸狀无通鑑
卷五史記
蘇秦洛陽人初說秦
惠文王時方殊
從燕文侯從之資用乃說燕令與諸侯合
商鞅疾辨士弗用乃說燕令與諸侯合
侯從之文侯從之資用乃說燕令與諸侯合
魏從之襄王從之說韓宣惠王從之
說楚襄王從之說韓宣惠王從之
于秦兵不致出函谷關者十五年
秦使犀首欺韓魏張儀又為秦以秦說諸
侯秦從約遂散魏人始與秦同學秦自
疾秦寵使張儀以為弗及秦既貴顯恐秦
刺客殺之張儀以為弗及秦既貴顯恐秦
攻諸侯敗從約念莫可使秦者乃使人令
儀見秦秦故弗為禮儀念諸侯獨秦能苦
趙乃入秦蘇秦乃告趙肅侯陰使其舍
人資給以見秦文惠王王用為客卿既而
舍人辭去具以實告儀儀曰此在吾術中

而不悟為吾謝蘇君之時吾何政言
儀相秦後說六國使事秦亦相諸國後相
魏卒白起
于魏白起
十萬人起盡坑之趙人請割城以和
謂秦相應侯范雎曰趙人請割城以和
公君能為之下乎應侯乃說昭王受其城
起開之遂與應侯有隙後秦使王陵攻
邯鄲不克王欲使起為將起曰邯鄲未易
攻又使應侯請之起辭疾不行既而楚魏
救邯鄲秦軍多失亡起曰秦不聽臣計今
如何邯鄲秦軍多失亡起曰秦不聽臣計今
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王翦事秦始皇始
行至杜郵乃賜死
伐楚問李信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翦曰
非六十萬不可於是使信與蒙恬以二
陸狀无通鑑
卷五史記
王翦事秦始皇始
始皇自請翦曰
十萬伐荆兵敗而歸始皇自請翦曰
至必用臣非六十萬不可始皇自請翦曰
人翦至關使請美田宅者五輩或曰將
軍乞貸甚矣翦曰秦空國甲士專委我
為子孫計自堅王疑我矣
王負芻二世時翦及子賁皆死孫離伐趙
兵敗降樂毅魏人使于燕燕昭王留之昭
項羽樂毅
將軍未下昭王卒大破齊魏楚七十餘城
即墨未下昭王卒大破齊魏楚七十餘城
惠王罷其兵毅適趙燕軍為田單所敗
惠王致書責樂毅且謝之毅往來燕趙之
間卒藺相如
于趙藺相如
欺相如曰城入趙而璧無意償城不入臣請完
璧歸既往秦王得璧無意償城不入臣請完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汲古閣

日璧有瑕王以璧授相如相如責秦王禮
 乃陰使從者衣褐懷璧以歸秦王以殺相
 如不能得璧者衣褐懷璧以歸秦王以殺相
 王好會于渑池秦王請趙王鼓瑟既鼓秦
 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
 相如奉盆盞請秦王擊瓦秦王不肯相如前
 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秦王不
 懌王為一擊瓦相如令御史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為一擊瓦相如令御史書曰某年月日
 趙王相如歸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
 不平欲辱之相如引車避之謂其舍人曰
 強秦所以不敢加兵者徒以吾兩人在兩
 虎相鬪勢不俱生吾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謝卒為刎頸之交不言所終廉頗為趙將
 功為上卿先與蘭相如不平後相歡為刎
 頸之交將兵拒秦趙孝成王信反間使
 趙括代將兵敗于長平燕使栗腹伐趙
 趙使廉頗頗大破燕軍殺栗腹悼襄王使樂
 乘代廉頗頗奔魏楚使人迎之為李牧
 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于趙為李牧
 為趙將居鴈門大破匈奴襄王時大擊破
 秦軍走秦將桓齮趙王遷信反間使趙
 慈顏聚代李牧牧不受趙王斬牧田單之
 後三月秦將王翦滅趙勝王遷田單之
 疏屬也燕破齊惟莒即墨未下燕人攻即
 墨即墨大夫戰五城死立田單為將軍縱
 反間大破燕軍盡復其所下七十城乃
 迎襄王於莒歸臨淄以聽政封安平君
 史不言所終

資治通鑑卷五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六

紀傳始終要括

前漢 班固所作

高祖 以亭長起豐沛 斬大蛇 命於山澤
 所居常有雲氣 入關五星聚東井不
 殺秦王子嬰 與項羽會鴻門 王漢中還
 定三秦與項羽戰 陽京索間 太公為
 羽所獲 五年滅羽而帝業自歸 功於能
 用三傑 偽遊雲夢擒韓信 帝不善將兵
 而善將將 偽遊雲夢擒韓信 帝不善將兵
 韓信又殺彭越 於是諸將如陳豨等多反既殺
 布還過沛作大風之歌 擊布時中惠帝高
 流矢歸創甚而崩知周勃必安劉氏
 帝太子嗣立 任曹參為相 以呂氏戕害
 戚夫人為人彘憂悸自是日飲不聽政匈奴
 致書太后有變辭太后呂后 高帝之后
 善答之在位七年崩 呂后 高帝之后
 封諸呂為王 八年崩文帝 以高帝中子繼
 周勃等誅諸呂立文帝 統性寬仁節
 儉 却千里馬不受 詔除民田租 淮南厲
 除妖言誹謗之罪 詔除民田租 淮南厲
 王遷死天下有尺布斗粟之諸感緹縈之言
 而去肉刑在位二十三年臨崩遺令薄葬
 景帝 以文帝太子嗣立 用晁錯之言削七
 罷兵命周亞夫擊破之 初元七年武帝以
 中元六年 後元三年 元三改元崩武帝以
 帝太子嗣立 尚儒術招延文學之士用王
 詡議誘匈奴入塞擊之謀泄不克自是絕和

親攻常路塞 於是命衛青伐匈奴又遣霍去病伐匈奴 起宮室 廣巡幸 用方士求神仙 封禪泰山 起立明堂 末年下哀痛之詔 罷方士不復用兵 太子以巫蠱譏死 田千秋為之訟 寃 建元六年 元光六年 元封六年 元朔六年 太初四年 元狩六年 元鼎六年 始四年 征和四年 太初四年 後元二年 元十一 改元 昭帝 上書告霍光 帝年方十四 知其詐 元平一年 元鳳六年 宣帝 繼統 霍光 歸政上 謙讓不受 霍光卒 帝始親萬機 五日一聽政 勵精為治 任魏相 丙吉為相 相好觀武帝故事 吉務寬大 霍氏以驕侈誅 韓延壽 趙廣漢 楊惲 蓋寬饒 皆被誅 陸梁元通鑑 卷六 前漢 汲古閣 頗修武帝故事 先零反 趙充國平之 詔益吏俸 黃霸 龔遂 皆稱循吏 耿壽昌 置常平倉 匈奴單于來朝 圖功臣於凌煙閣 諸儒講五經 同異 本始四年 地節四年 年 甘露四年 神爵四年 五鳳四年 元帝 以宣帝太子嗣立 從賈捐之 議棄珠 鄧支單于為人節儉 優游不斷 初元五年 元永光五年 建昭五年 竟寧一年 元四改 成帝 以元帝太子嗣立 委任諸舅 王鳳 王商 王根 相繼輔政 建始四年 永始四年 元延四年 陽朔四年 鴻嘉四年 永始四年 元壽二年 元繼統 寵任董賢 建平 哀帝 以諸王繼統 元壽二年 元再改元 崩

平帝 始五年 入繼統元 王莽 以成帝之舅子 行井田之法 官名法書虞 始建國五年 天鳳六年 地皇四年 元三改元 後為漢 官制 相國承天子理萬機 後改為丞相 又改為大司徒 御史大夫掌副貳丞 相中丞乃其佐屬也 後改為大司馬 大司徒 主兵後改為大將軍 又改為大司馬 以上 皆謂之三公 又有太師 太傅 太保 不常置 將軍有左右前後不常置 奉常掌宗廟 禮儀 郎中令後改為光祿勳 掌宮掖 門戶 衛尉掌門衛屯兵 大僕掌輿馬 廷尉掌刑獄 掌客先名 大行令又改 大鴻臚掌諸侯及歸義蠻夷 宗正掌親 陸梁元通鑑 卷六 前漢 汲古閣 屬中尉後改為執金吾 巡徼京師 治粟內史掌錢穀後更名大農令又改大司農 少府掌山海 典屬國掌歸義蠻夷 武帝置後省 水衡都尉掌上林苑 司隸校尉掌督察姦猾 內史掌治京師後 分置左內史 其內史為右內史 右內史後 改為京兆尹 左內史治京師之左後改為 左馮翊 右扶風 本主爵都尉治內史右 治後改為右扶風 與京兆馮翊謂之三輔 言在帝都之近 地輔佐扶翊王室也 部 刺史掌奉詔條察州事 漢郡國一百有三 分爲十三部 郡有太守 掌治郡有都尉 掌佐守典武職 縣令萬戶以上為令 不滿 萬戶為長 出百官公卿表及郡國志 漢制 有中二千石 二千石 比二千石 千石 比千 石 六百石 比六百石 四百石 比四百石 三百石 比三百石

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言石者
猶後世官品之正從也中二千石月俸百
八斛二千石者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
者月百斛下至百石月十六斛比百石
卿表註漢制郡國錯雜郡有太守其租
人一歸天子國有相天子所置以治民
事諸王惟食租稅不與民事故謂之守相
秩皆二千石此無正出處只就紀傳中抄
得

陳勝吳廣

勝字涉廣字叔以戌卒屯長安
起兵于斬勝立為王號大楚

陸廣無通鑑

卷六前漢

汲古閣

主盟封拜諸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
城與漢王轉戰于滎陽京索間羽兵嘗
勝後兵敗垓下漢張耳陳餘大梁人少
兵追至烏江自刎死
陳涉起耳餘共立武臣為趙王武臣
為李良所殺耳餘復立趙後趙歇為趙王
李良來攻兵敗降秦與秦章邯圍趙餘將
兵在外救趙不克項羽來救破章邯耳
責餘不救自此有隙項羽遂以將印還耳
耳并佩將相印相趙項羽入關分趙封
耳為常山王徙歇王代餘攻破常山耳
歸漢餘迎歇歸趙漢二年使韓信張耳
擊趙趙兵敗歇及餘皆見殺漢封耳為
趙王卒子豎以貫高欲殺高帝廢為宣平
侯韓信使出跨下事楚不用乃歸漢蕭

陸廣無通鑑

卷六前漢

汲古閣

何薦之漢王築壇拜為大將還定三秦
伐魏虜魏王伐趙為背水陣破趙得李
左車不殺問以計策襲齊破歷下軍楚
龍且救齊信敗之漢立信為齊王蒯通
說信背漢自王信不從會兵敗項羽于垓
下改封楚王或告楚王反高祖信之偽
遊雲夢擒信赦為淮陰
侯後結陳稀反誅
使隋何說之乃歸漢封淮南王韓信彭越
誅布懼舉兵反高帝擊破之布走為人所
殺蕭何書以沛主掾吏事漢王入關先收圖
陽京索問何每發兵補卒乘給餽餉高
祖定天下何為相國論功為第一治未
央後屢過度請上林地為高祖所繫王衛
尉言之乃赦出又相惠帝臨終薦曹參
自代封曹參與蕭何同為吏事高祖從
節侯卒惠帝時蕭何薦參自代為相一
齊相何之約東封平陽侯惠帝末年卒
張良韓人家世相韓韓滅良為韓報仇擊
事漢王所言皆合鴻門之會為漢王結
項伯解項羽說漢王封韓信漢王定天下
印願封爵乃封爵侯諸將偶語謀反良
止願封爵乃封爵侯諸將偶語謀反良
說漢王請先封雍齒高帝欲易太子良
書計招四皓後遂學道從赤松子遊惠
帝六陳平少貧門多長者車為社宰分肉
年卒陳平甚均事楚不見用乃歸漢魏
無知薦於漢王絳灌等毀平如冠王又
盜嫂受金魏無知言在能不在行平請

漢王以金離間楚之君臣又與張良躡足
令漢王封韓信為齊王又說高帝偽遊
雲夢檣韓信後封曲逆侯從高帝解平
城之圍六出奇計呂太后立平與王陵
同為相呂后欲王諸呂陵固爭之平許之
呂后崩平與周勃合謀誅諸呂與周勃
同相文帝文帝問周勃刑獄事王陵與
平請責內史廷尉文帝二年卒王陵與
祖同縣為縣豪秦不兵初不肯歸漢
後始以兵屬漢呂太后時爭不許封諸
呂不得乃謝病杜門不周勃初起兵從高
朝請十年文帝三年卒周勃祖征伐為人
木彊敦厚高帝屬呂后言勃必安劉氏
惠帝呂后時為太尉與陳平合謀誅諸
呂立文帝文帝問錢穀決獄勃不能對
乃謝病歸國人告勃反下廷尉太后責文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前漢 派古開

帝乃赦出勃文周亞夫勃中子文帝時屯
帝十一年卒周亞夫兵細柳以備胡軍
令嚴文帝稱爲真將軍景帝時吳楚七
國反亞夫擊破之後爲丞相景帝欲廢
太子亞夫爭之不得太后欲封王后景帝
之后兄信亞夫又爭之乃罷相人或告亞
夫謀反下獄樊噲初與高祖俱命于山
不食飲血死樊噲高祖既於鴻門會
入責項羽從征伐有功噲妻呂后之妹
也尤見寵待高帝寢疾大臣莫得見噲排
闥入大臣隨之乃酈食其高陽人沛公過
得見惠帝六年卒酈食其高陽人沛公過
見沛公說下陳留沛公爲漢王與項羽
數戰不利欲捐成臯以東食其言不可
韓信伐齊未下食其說齊罷歷下軍信
遂襲齊齊王以食其爲責已乃烹之

陸賈以客從高祖高祖定天下使賈說
帝不可以馬南越尉佗聽命稱臣賈說高
稱善呂后崩賈說平勃交歡遂誅諸呂
後以妻敬初爲戊卒說高帝都關中從之
壽終敬即日幸西都封爲奉春君又
說高帝勿伐匈奴高帝不從及困於白
登乃說高帝厚遺匈奴結和親後卒
叔孫通先事秦二世爲博士去事楚
漢不進諸生專言大猾漢王入彭城乃歸
乃說漢王起朝儀高帝欲易太子通爭
之不聽事惠帝請立賈誼以年少善屬
高帝原廟不載所終賈誼文河南守吳
公薦於文帝誼欲吹制度帝謙讓未遑
終灌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後召歸太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前漢 派古開

帝與語不覺前席誼上書言務農又上
書請禁私鑄錢又上治安之策事有可
痛哭一可流涕二可長太息爰盎以兄任
六言移梁王傳卒年三十三爰盎進事文
帝帝言絳侯非社稷臣引卻慎夫人坐請
景帝斬見錯謝七國奉使說吳王罷兵
吳王將斬之乃公歸景帝時諫晁錯以
止梁王爲嗣爲梁王刺客所殺晁錯賢
良對策進匈奴爲梁王太子家令上書言
邊事論匈奴中國之長技又上書請募
民徙塞下拜爵贖罪景帝時甚見親信請
制諸侯吳楚七國遂反帝信爰盎之言斬
錯張釋之上拜上林嗇夫爲令後爲廷尉
有犯釋者釋之言罪止於罰金不當死
有盜高廟玉環者釋之言罪止棄市不當

陸狀无通鑑

卷六

汲古閣

族景帝時馮唐以孝著為郎署長事文
以老病卒帝言文帝不能用頗牧
事武帝為楚相武汲黯父任進武帝時
帝時年九十餘卒發粟賑貧民排武帝欲
出使矯制開倉發粟賑貧民排武帝欲
效唐虞武帝稱其近古社稷臣帝不冠
不見黜言張湯刀筆吏不可為三公言
公孫弘懷詐飾智阿人主長揖衛青不
拜言帝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李廣以
上武帝末出為淮陽太守卒李廣以
家子應募擊胡為郎文帝歎其善射不
逢高帝時公孫昆邪美其材氣無雙
武帝時與程不識俱為將軍不擊刀斗
為右北平太守殺霸陵尉夜見石以為虎
射之沒羽匈奴號為漢飛將軍帝誘殺
降羌八百人王朔曰禍莫大于殺降故不
陸狀无通鑑卷六前漢汲古閣
侯後與衛青擊匈奴失道長李陵廣之
吏責廣之幕府上簿乃自殺李陵孫也
武帝時將步卒五千人擊匈奴兵敗降
匈奴匈奴任用其貴顯卒于匈奴中
蘇武以父任為郎武帝時奉使匈奴不
屈匈奴留之昭帝時歸宣帝時卒
衛青父鄭季母衛媼與武帝姊陽信公主
平陽侯家僅妾也衛媼又有女少見
子夫皆冒姓衛氏青嘗歸其父及諸子
皆奴畜之不以兄弟數青壯為平陽侯
子夫得幸武帝入宮即衛皇后青為侍中
元光六年為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賜
爵關內侯元朔二年擊匈奴取河南地
置朔方郡封長平侯五年擊匈奴獲
右賢王拜為大將軍諸將皆屬五子皆封
侯元狩四年絕單于擊匈奴獲單于單于

陸狀无通鑑

卷六

汲古閣

乘壯騎潰圍去後尚霍去病母青姊少兒
平主元封五年卒霍去病也霍仲孺與
少兒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
為侍中嘗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軍
侯元狩二年出隴西有功益封去病所將
常遇精兵也敢深入與壯騎先大軍亦天
幸未嘗困絕匈奴渾邪王匈奴將也謀
降漢上恐其詐使去病將兵往迎之渾邪
諸裨將多不欲降皆遁去去病入與渾邪
邪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遣渾邪王先
詣京師去病將其降者數萬人號十萬至
長安益封千七百戶後與衛青絕幕擊匈奴
奴斬獲多於青又董仲舒景帝時為博
益封元狩六年卒董仲舒士武帝即位
以賢良對策三道為江都易王相為少
孫弘所忌徙為膠西相病免以老壽終
陸狀无通鑑卷六前漢汲古閣
家司馬相如以貴為郎事景帝景帝不好
帝時同蜀郡人楊得意侍上誦相如子虛
賦上大悅恨不與同時乃召見又著上
林大夫等賦又作檄論巴蜀父老通
西南夷將卒作封禪書武帝遂封禪
公孫弘召川人為博士不稱職罷歸元光
元年弘召為博士對策為第一歲中至左
內史數年為御史大夫元朔中為丞相
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賢人食脫粟飯布
被人議其多詐不情性忌殺主父偃徙
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元卜式願輪家財
封二年卒于相位年八十
助邊公孫弘為相不受其後渾邪王降
縣官費用不足式又以錢三十萬與河南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漢

守助施貧民守上富人各上識其名旌為
 郎牧羊上林中後為齊傅累遷御史大夫
 以言鹽鐵罷為太張湯少為長安吏田
 子太傅以壽終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
 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
 文拘守職之吏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
 湯決大獄欲傳與附同古義乃請博士弟
 子為廷尉史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者
 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還御史大
 夫造白金註白金三品一以龍為文直三
 千二以馬為文直五百三以龜為文直三
 百出告緡令註謂藏錢滿萬緡以上納官
 許人告皆湯為之也丞相取充位天下
 皆決湯湯嘗使人告御史中丞李文
 事湯論殺文後有告其事張安世湯之子
 武帝使使責湯湯自殺張安世湯之子
 任為郎與霍光定策立宣帝霍光卒
 為大將軍每定大政輒移病出朝廷大臣
 莫知其與議也有郎功高不調不遷也自
 言安世曰君之功高人主自知人臣何與
 已而郎果遷其匿名迹遠桑弘羊洛陽賈
 權勢如此元康四年卒桑弘羊人之子
 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元封元年為治粟
 都尉領大農置大農丞十餘人分部主郡
 國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
 賈所販者為賦而相權輸置平準於京師
 盡籠天下貨物使富商大賈無所伴其利
 名曰平準又令民得入粟補吏贖罪不
 復告緡天子巡狩北方東封泰山所過
 賞賜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出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
 餘穀諸均輸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漢

用饒昭帝時與上官桀謀張騫以郎應募
 反誅弘羊無傳山食貨志張騫使月氏先
 是月氏為匈奴所破欲報之漢欲滅匈奴
 故募人使月氏騫身所至者月氏大宛大
 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騫不得月氏要
 領約言也騫歸為天子言之天子又發使
 通大夏騫又言孫國在燉煌間招之妻以
 漢女是斷匈奴右臂也天子遣騫使烏孫
 分遣副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遣使
 者并馬來謝與騫同歸歲餘卒後歲餘
 所遣使通大夏之屬頗與其俱來於是
 西北國始通於漢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
 為質信也於外國而烏孫與漢結婚
 天子好宛馬使使以金馬請宛師城善馬
 註貳師大宛城邑名也中產善馬宛人不
 子漢使怒推金馬而去推破之也宛人殺
 漢使天子怒乃遣李廣利為貳師軍伐宛
 註期至貳師取李廣利武帝寵姬李夫人
 馬故號貳師廣利歸封侯後伐匈奴其王
 甲士十八萬到宛者三萬人宛人斬其王
 子廣利善馬廣利歸封侯後伐匈奴其王
 敗降匈奴又司馬遷承父談為太史公遷
 為匈奴所殺司馬遷承父談為太史公遷
 禍乃著史記起陶唐迄麟止後為中書令
 尊寵任職卒史不載所卒之年詳在通鑑
 王褒蜀人宣帝時刺史薦其才召見為聖
 帝使祀金馬碧東方朔武帝時以上書待
 詔之神卒于道東方朔武帝時以上書待
 詔起上林苑上不輟上林苑而拜朔為
 太中大夫給事中上姑館陶公主寡居

幸董偃上亦禮待之假貴傾天下上為主
置酒宣室并使謁者引偃別言偃有三罪
上乃更置酒北宮賜金三十斤偃之
寵由是衰朔後卒史不載蓋以請終

車千秋 本姓田武帝時為高寢郎衛太
上大感悟召拜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

民侯千秋無他材能徒以一言悟主旬月
取宰相受遺詔輔昭帝為相十二年元

鳳四年卒以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因號
車丞**朱雲** 元帝時為博士又為槐里令後

相上大怒辛慶忌為營救得**梅福** 補郡文
免自是不仕年七十終于家**梅福** 補郡文

學為南昌尉罷官歸成帝時上書言王
氏專權及王莽專政乃棄妻子去九江人

陸狀无通鑑 卷六前漢 汲古閣

以為仙後有人見福**趙充國** 以良家子補
變姓名為吳門市卒昭帝時累

時嘗從軍與霍光定策立宣帝先零反上
屯田十二事遂平先零年**傅介子** 以從軍

八十六歲甘露二年卒**傅介子** 以從軍
是龜茲樓蘭常遮漢使者昭帝時介子持

金帛以賜外國為名樓蘭王貪漢物來與
介子飲介子召入帳中屏人語**陳湯** 為郎

刺殺之持其首歸封義陽侯卒**陳湯** 為郎
遷西域副校尉先是鄧支單于與呼韓單

于俱遣子入侍呼韓臣漢漢遣兵送呼韓
歸鄧支怨漢擁護呼韓嘗因辱漢使鄭吉

元四年鄧支求侍子願內附漢漢使鄭吉
送之鄧支殺吉西奔康居鄧支數借康居

兵擊烏孫建昭二年湯與甘延壽出西

域以鄧支在康居終為西域患乃矯制發

城郭諸國兵夷狄往來遷徙無常惟西域

諸國有城郭邑居故曰城郭諸國及屯田

吏士合四萬攻鄧支斬其首丞相匡衡及

石顯以其矯制不錄其功劉向訟之封延

壽義成侯湯爵關內侯成帝時湯以貪

利又與解萬年阿比免為庶人徙**雋不疑**
邊耿育訟其冤乃召還卒于長安

以郡文學進昭帝時為京兆尹按春秋
收捕自稱衛太子者罪考治其人姓成名

方遂有故太子舍人方遂貌似太子即詐
稱與得富貴坐腰斬不疑為尹以病終

干**疏廣** 傳以明經為博士宣帝時為太子太
家受日知不足辱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乃移

病歸公卿祖道于東門觀者皆曰賢哉二

陸狀无通鑑 卷六前漢 汲古閣

大夫以壽**于定國** 東海人父于公為縣獄
終于家**于定國** 史決獄平定國學法於

父為郡決曹補廷尉史宣帝時為廷尉
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朝廷

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于定
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為廷尉十八歲

遷御史大夫甘露三年為丞相元帝永
光元年罷數歲年七十餘卒父于公嘗

與者後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
高相以賢良進昭帝時為河南太守為揚

州刺史宣帝時為大司農遷御史
大夫雷光卒相上書請去副封地節三

年為丞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上書論
有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請勿擊匈奴

又奏請施行漢家故事及賢臣賈誼等

史 3—383

陸狀元通鑑 卷本前漢 汲古閣

所言二十三事 又奏請置四時之官 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又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神 丙吉 治至獄獄吏遷廷尉右監爵二年卒 宣帝立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引吉知狀上始知吉有恩不言大賢之封博陽侯 神爵三年為丞相不欲公府有按吏之名馭吏醉汗車茵亦不斥罷 出逢清道羣闕不問逢牛喘問之或以為譏吉曰民闕傷京兆尹長安令職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是以問之吏乃服吉知大體 五鳳三年病篤上問曰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皆在臣右是歲卒延年老後定國為丞 趙廣漢 茂材相萬年為御史大夫皆稱職

察廉進 宣帝立賜爵封侯遷潁川太守本始中為京兆尹待遇吏甚勤專推功善歸之於下善為鈞鉅以得事情吏民稱之不口長老以為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後有罪丞相按之廣漢 尹翁歸 舉廉進告丞相陰事無實坐腰斬 宣帝時為東海太守以一警百吏民恐服 為右扶風捕盜賊課為三輔最雖任刑法以清絮自 韓延壽 帝之兄王謀逆義守元康四年卒 潁川太守霍光擢延壽為諫大夫遷諫之為王所殺霍光懼延壽為諫大夫遷潁川太守潁川俗多仇怨延壽教以禮讓徙東郡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義不得舍姦人入為左馮翊推其至誠不忍欺給御史大夫蕭望之按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事延壽即遣吏按校望之為

陸狀元通鑑 卷本前漢 汲古閣

馮翊時放散廩犧官錢事 張敞 以察廉進上不直延壽延壽坐棄市 為京兆尹長安偷盜尤多敞召偷長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久者不過二三年惟趙廣漢及敞為久任保舉之遂坐免為庶人起為冀州刺史徙平原太守元帝即 王尊 初為獄位將召入為左馮翊會卒 遷刺史太守成帝時南山羣盜宗備等為吏民害王鳳薦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盜賊清 後坐免復為 王章 以文徐州刺史遷東都太守卒于官 成帝時為京兆尹因言王鳳為鳳所誣卒于獄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廣漢敞也後

有三王尊章 蕭望之 昭帝時以射策甲科及王駿也 宣帝地節三年上疏陳災異召見拜謁者遷諫大夫補郡國守相望之言不可憂其末忌其本 上以望之材任宰相欲試其職事乃以為左馮翊 張敞 請有罪非盜受財殺人犯法不得赦者得入覲贖罪望之以為不可敞曰馮翊所言常人守也丞相御史不從敞議 入為御史大夫匈奴大亂議者請伐之望之請遣使弔問上從之 耿壽昌 請設常平倉望之以師傳左遷太子太傅 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傳甚見尊信白進劉更生等拾遺左 劉向 初右同心輔政後為石顯所陷自殺 宣帝時與王褒等以能屬文辭進對 元帝時

蕭望之薦更生明經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望之為石顯等譖死更生坐廢十餘年成帝即位更名向召為郎遷光祿大夫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兄弟七人皆封侯時災異數見向以為鳳等用事之咎乃集上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奪王氏之權向數上疏言得失上不能盡用然嘉納其言常嗟歎之向以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遂上封事極諫上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元延中向復上奏上欲用向為九卿為居位者所抑終不遷成帝末年七十二卒後十三年王氏代漢劉歆向子也以秀為天子之言建平元年乃改名秀附王莽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光武起王尋王

陸康无通鑑 卷六 漢 汲古閣

邑敗于昆陽漢兵且至莽將董忠王涉以歆名應圖識欲與同謀劫莽降漢事覺歆等自**馮奉世**以良家子為郎昭帝時失官城諸國新附選可使外國者增舉奉世以衛侯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莎車與旁國殺其王并漢使者揚言北道已屬匈奴西域三十六國有南北二道奉世恐莎車日強西域必危乃以節發南北二道兵進擊莎車莎車新王自殺斬其首諸國悉平威振西域上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恐開後世要功生事乃止拜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還右將軍永光三年隴西羌多姐所廉反姐音紫旁種反詔丞相御史等入議時四方饑饉丞相韋玄成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

不可不擊上問用兵之數奉世曰四萬人一月足以決於是遣奉世以萬二千人前軍多為羌虜所破奉世請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人十月兵畢至十二月並進大破羌虜斬首數千餘皆走出塞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賜爵關內侯後歲餘病卒

張禹以明經舉為郡文學元帝初元中帝即位以明經舉為太子遷光祿大夫成事河平四年為丞相封安昌侯鴻嘉元年以列侯罷就第永始元延間多災異上書者皆言王氏專政上至禹第辟人以天變吏民所言問禹禹恐為王氏所怨乃日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禹由此不疑王**何武**以射策甲科為郎氏哀帝時卒成帝太僕王音舉武

陸康无通鑑 卷六 漢 汲古閣

賢良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綏和二年為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封汜鄉侯哀帝立罷就國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誣以罪自殺**揚雄**蜀人年四十始來京著太玄法言等書已見通鑑王莽篡位雄懼禍為劇秦美新之文以媚莽甄尋劉棻作符命不已莽惡之誅棻等棻嘗就雄學奇字時雄方校讎天祿閣上乃自投而下幾死有詔勿問以病免召為大**文翁**景夫王莽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帝景末為蜀郡守初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選小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數歲歸皆以為右職舉察有至郡守者又修起學宮於市中招下縣子弟吏民榮之由是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八

漢

大化蜀民學於京師者比齊魯至孝黃霸
武乃令天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也
以待詔入錢補侍郎調者宣帝時為廷
尉正獄中稱平又舉賢良為揚州刺史
遷潁川太守為天下第一入為京兆尹不
稱貶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尹五
鳳二年為丞相功名損於龔遂以明經進
治郡時甘露五年卒于位龔遂事昌邑王
為郎中令王敗坐髡為城旦宣帝時渤
海盜賊起丞相御史薦為渤海太守盜賊
解散召為水衡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
都尉卒于官
為民興利勸農耕出入阡陌稀有安居時
開通溝瀆以廣灌溉為民作均水約束刻
石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儉
約吏民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
第一竟寧中召
為少府卒于官
匈奴北狄也匈奴其國號也單于其君號
也匈奴也冒頓音墨但老上之類其諡號也
閼氏其妃號也左賢王其儲君也右賢
王渾邪王日逐王休屠王之屬皆其官名
也○高帝時匈奴之酋長曰冒頓單于殺
其父而篡位東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
樓煩白羊河南王遂南侵燕代高帝伐之
冒頓圍高帝於白登用陳平計厚賂閼氏
乃得脫遂結和親○惠帝即位冒頓致書
呂太后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
無以自娛太后好報書曰年老齒髮墮落
單于過聽弊邑無罪宜在見赦冒頓又使
謝口未嘗聞中國之禮義幸陛下赦之遂
和親○文帝即位復和親時入寇冒頓死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九

漢

子老上單于立死子軍臣單于立雖和親
又時入犯邊○景帝即位復和親如文帝
時亦時入為寇○武帝即位申明約束自
王恢以馬邑誘匈奴自是絕和親攻當路
塞是後諸將衛霍去病等出塞伐匈奴
先是秦使蒙恬北逐匈奴匈奴遂遠徙却
地七百餘里漢初中國多事冒頓南侵盡
取蒙恬所奪之地至是衛青復取其地置
朔方郡復繕蒙恬故所為塞元朔二年軍
臣死弟伊穉斜單于篡軍臣太子而自立
殺略吏民衛青出朔方夜圍右賢王幾獲
之右賢王走青多虜獲其後匈奴渾邪王
降漢漢遣霍去病迎之自是隴西北地益
少胡寇滅戊卒之半先是漢趙信降匈奴
教單于益北絕幕幕沙漠也漠北至漠之
地以誘疲漢兵於是漢遣衛青等十萬騎
絕幕擊匈奴伊穉斜得于幕北戰不能勝
走漢兵追之不及元鼎三年伊穉斜死了
烏維單于立武帝始出巡狩漢方誅兩越
不擊匈奴匈奴亦不盜邊漢已滅兩越天
子至朔方登單于臺使使謂單于曰能戰
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單于大怒
然終不肯為寇使使好言求和親許遣子
入侍又許面見天子相結為兄弟其意止
欲貪漢賜皆給詐也徒海反言也元封六
年烏維死子兒單于立左大都尉欲殺單
于降漢漢築受降城遣趙破奴兵八萬迎
之單于覺知殺左大都尉擊破奴破奴一
軍皆沒單于遣兵攻受降城不克太初三
年兒單于死叔句犁單于立盡歸使于漢
初四年其弟且鞮侯單于立盡歸使于漢

陸梁无通鑑

卷六前漢

汲市開

且言漢天子我丈人行漢使蘇武報之單于驕倨雷武等不遣漢遣武師將軍李廣利也與李陵擊匈奴武師兵敗歸陵降匈奴大始元年且鞮侯死子狐鹿姑單于立入塞殺略吏民漢遣貳師將軍等三道出擊匈奴匈奴戰不利會貳師妻子以巫蠱被收遂降匈奴單于遣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天之子欲娶漢女歲給米酒繒絮如舊約漢報其使自漢兵深入窮追匈奴疲苦之至昭帝即位始元二年且鞮侯死子壹衍襲單于立風土聲漢使言欲和親自是間入盜邊漢兵隨追擊之匈奴少利○宣帝即位烏孫以匈奴來伐在西域之北要漢公主求救漢遣田廣明范明友等五人軍擊匈奴匈奴聞之遠遁五將少利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蠡庭匈奴將

陸梁无通鑑

卷六前漢

汲市開

自立為郅支單于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郅支遂都單于左伊訾匈奴官名也書計令呼韓稱臣事漢呼韓邪乃遣子入侍郅支亦遣子入侍甘露三年呼韓入朝禮畢願留居光祿塞下詎武帝時遣光祿大夫徐自出塞就匈奴地列亭障為塞是秋匈奴遣兵行壞光祿亭障今單于願居此地是時匈奴之地惟有郅支及呼韓二單于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郅支本謂呼韓邪兵弱不能自還及見漢擁護呼韓邪自度不能定匈奴乃益西欲與烏孫并力烏孫殺其使郅支攻烏孫北擊烏揭丁令即堅昆都之○元帝即位呼韓邪遂歸北庭舊都之處郅支既殺漢使鄭吉等陳湯甘延壽因出西域乃發兵斬郅支於是呼韓邪且喜且懼遂入朝願塔漢氏漢以

陸梁无通鑑

卷六前漢

汲市開

良家子王昭君妻之生一男名牙師○成帝即位建始二年呼韓邪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立河平四年入朝鴻嘉四年復株累死弟搜諧單于立元延二年搜諧死弟車牙單于立綏和四年車牙死弟烏珠留單于立○哀帝即位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匈奴寢不受約束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以為信又貪賂遺之多遂受之莽撫御失宜自是外不失漢故事而遣兵入塞殺掠不絕

西域

北有二十六國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六千里東接漢玉門關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自玉門陽關出有兩道自鄯善本

名樓蘭于關滿犁至莎車諸國為南道踰
蔥嶺則大月氏安息等國自車師焉耆
龜茲渠犂至疏勒為北道踰蔥嶺則大宛
康居等國西域諸國大率皆城郭上著
羈屬匈奴匈奴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以領
西域武帝時張騫奉使月氏歸西域始
通中國自伐破大宛之後西域諸國多來
貢獻宣帝時始遣使護鄯善以西數國
然未能盡并北道而匈奴已不安矣其
後匈奴日逐王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
發迎之乃令吉并護北道故曰都護都護
治烏壘城在西域為中宣元以後單于稱
藩西域
服從焉

元后 元帝之后成帝之母也父禁生八男

陸狀无道鑑 卷太前漢 漢古關

逢時 鳳崇與元后同母 成帝立鳳
以元舅為大將軍輔政鳳卒音為大司馬
輔政音卒商為大司馬輔政商卒根為大
司馬輔政根罷就第薦兄曼之子莽自代
莽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立莽以侯
就第 哀帝崩太后復召莽為大司馬輔
平帝 莽篡位求璽太后不子莽逼之太
后投于地謂王舜曰而兄弟今滅族矣
莽改太后號曰新室文母建
國五年崩壽年八十四歲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六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

紀傳始終要括

後漢 范曄所作

光武 以景帝七世孫倡義誅王莽莽誅更
始立政令不舉光武乃即位 建武三

十二年 凡二改元 中元二 明帝 子即位 永平十八
年 凡一改元 章帝 以明帝太子即位 建初八年
改元 崩 和帝 以章帝中子立為太子 永元

崩 殤帝 以和帝太子即位 延平 安帝 以肅
二年 凡一改元 二歲而崩 宗之

陸狀无道鑑 卷七 後漢 漢古關

孫繼統 永初七年 元初元年 永寧一
年 建光一年 延光四年 凡五改元 崩

順帝 安帝太子中驎安帝崩太后立北鄉侯
會北鄉侯中驎安帝崩太后立北鄉侯

建六年 陽嘉四年 永和六年 冲帝 以
漢安二年 陽嘉四年 永和六年 冲帝 以

帝太子即立 永嘉一 質帝 以肅宗玄孫繼
年 凡一改元 崩 三歲 質帝 以肅宗玄孫繼

凡一改元 恒帝 以肅宗曾孫繼統 建和三
崩年 九歲 恒帝 以肅宗曾孫繼統 建和三

永興二年 永壽三年 延熹 靈帝 以肅
九年 永興二年 永壽三年 延熹 靈帝 以肅

孫繼統 建寧四年 熹平六年 獻帝 以
光武六年 建寧四年 熹平六年 獻帝 以

帝太子繼統 靈帝太子已立董卓廢之而立
帝太子繼統 靈帝太子已立董卓廢之而立

帝太子繼統 靈帝太子已立董卓廢之而立
帝太子繼統 靈帝太子已立董卓廢之而立

帝太子繼統 靈帝太子已立董卓廢之而立
帝太子繼統 靈帝太子已立董卓廢之而立

年凡三改元遜位于魏後漢十二帝
合一百九十五年乙酉盡巳亥

官制

大略與前漢同此不再載

更始

劉玄字聖公與光武同五世祖王莽末下江諸將立為帝改元更始

不能統御為

劉盆子

高祖孫朱虛章之後赤眉所殺也王莽末樊崇等

為盜朱其眉以自別故號赤眉赤眉等以無號稱不可久乃共立盆子為帝改元建

世攻破長安更始降而赤眉之眾政亂不能守乃東歸光武舉兵邀之赤眉兵敗

乃降光武光武以盆子為趙王郎中後以失明光武賜以均輸地使食其稅終身崇

後謀王郎一名昌善卜貌似成帝光武反誅王郎為大司馬徇河北故趙繆王子

陸狀元通鑑

卷七後漢

派古閣

林景帝七世孫奉郎儉號自稱成帝子子與都邯鄲林為丞相光武發諸郡兵討破

之郎走張步王莽末兵起步聚兵起琅邪追斬之張步後自立為齊王耿弇敗之步

降與家屬居洛陽建武八年亡歸隗囂欲招其眾作亂太守陳俊追斬之

王莽敗漢兵起囂乃起兵于天水移檄討莽攻下諸郡歸更始為御史大夫更始

政亂乃亡歸天水自稱西州大將軍更始敗士大夫多歸囂名震西州赤眉將

上隴西囂遣兵擊敗之鄧禹承制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光武待以

殊禮迷遣子入侍。囂將王元以天下事未可知不欲囂專心光武囂心然元計光

武伐公孫述詔囂從天水伐蜀囂辭以險阻光武知其不為已用乃率兵西幸長安

當即勒兵據隴坻以拒守而稱臣于公孫述遣兵助囂光武率諸將數道上隴

當將牛邯降於是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萬皆降光武使使諭之終不降乃誅

其侍子車駕東歸諸將食盡亦退於是諸郡復反為囂。九年囂病死王元等立

囂子純為主。明年來歙耿弇等攻之純降王元入蜀純後亡入胡追斬之

公孫述

王莽末為導江卒正蜀郡太守更始立豪傑各舉兵應漢南陽人宗

成自稱漢虎牙將軍舉兵入略漢中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多暴掠述擊破成

成將垣副殺成以降述更始遣李寶等兵萬人徇蜀漢述有自立志乃遣兵擊走

帝號成家改元龍興。十二年遣吳漢等帝號成家改元龍興。十二年遣吳漢等

陸狀元通鑑

卷七後漢

派古閣

來伐述出戰劉續字伯升光武兄也與光兵敗見殺劉續武起兵敗甄阜梁丘賜

於是百姓日有降者諸將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伯升而新市平林憚伯

升威名貪聖公懦弱於是豪傑失望聖公立以伯升為大司徒及光武破尋邑更

始君臣忌伯升為大宗人將軍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更始

何為邪更始聞之乃誅李通光武同郡人稷伯升爭之并害伯升李通常見父守說

圖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及下江新市兵起乃見光武具言議文事光武然之

通父守乃見光武具言議文事光武然之誅李松李軼皆通弟也通事光武官至

大司空建武來歙奉使隗囂遣子入侍十八年卒

陸米元通鑑

卷七後漢

汲古閣

尋邑遵以縣吏得進見門下史及征河
北為軍市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殺之進
刺姦將軍破鄧奉斬張豐與吳漢等伐
隗囂公孫述救至諸將皆奔還獨留不
却建武九寶融家世二千石王莽初
年卒于軍寶融以軍功封建武男王莽初
敗降更始除鉅鹿太守融見東方尚擾
不欲出關以累世在河西知其風俗圖出
河西得張掖張掖郡名屬國都尉屬國
在其郡界差小於郡其大守謂之都尉
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武威張掖酒泉
金城敦煌五郡共推融為河西五郡大將
軍融等遙聞光武即位以河西隔絕未得
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囂受正
朔囂外順人望內不欲天下下一統遣人
說融各據土宇與隗蜀合從註隗囂據隴
西公孫述據巴蜀融不從乃決策東向
建武五年遣從事劉鈞奉書至光武先
是光武亦發使招融道遇其使乃與俱還
光武見鈞歡甚報書慰藉甚厚隗囂反
建武八年車駕西征融率五郡太守及羌
胡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第一地名也
融先問會見儀時軍旅方興禮儀闕略帝
聞而嘉之遂共進軍囂眾大潰帝嘉融功
諸太守將帥皆封侯悉遣還所鎮隴蜀
平乃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數月拜
冀州牧遷大司空融數辭爵位不許二
十年生事策免融一門一公兩侯三公主
比永平五年卒年七十八寶憲融曾孫
為章帝太后和帝時以太后勢擢殺北
事覺求擊匈奴以自効乃與南單于擊北

陸狀元通鑑

卷七後漢

汲古閣

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勒銘而還威名大
振特勢專權賓客皆為暴橫又謀逆永元
四年免官就馬援扶風人為郡督郵嘗縱
國迫令自殺馬援釋重罪囚乃亡命北地
畜牧轉游隴漢嘗曰丈夫窮當益堅老當
益壯因處田牧有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
數日凡殖財貨者貴其能施否則守錢虜
耳乃盡以頒昆弟故舊王莽末為新成
大尹漢中太守莽敗避地涼州隗囂使援
往觀公孫述述飾邊幅自矜大囂又使
援之光武既歸勸囂歸光武囂乃遣子入
侍援隨入洛陽及囂反援陳討囂之策
從光武討囂囂眾大潰後為隴西太守
擊破叛羌建武十三年又擊武都參狼
羌十四年擊武陵蠻卒于軍年六十二卓茂
元帝時學長安號通儒哀平間為密令
教化大行更始初為侍中祭酒見更始
政亂乃以老乞骸骨歸光武即位拜
為太傅封褒德侯建武四年卒魯恭
少遊太學習魯詩章帝時以明經與白
虎觀舉直言拜中牟令以德化為理不任
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
恭為平理退皆自責輟耕相讓建初七
年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
使掾肥親姓肥名親往廉之俱坐桑下有
雉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
雉方雛親瞿然曰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
鳥獸二異也穉子有仁心三異也還以白
安又嘉禾生便坐廷中帝時為并州
安帝時又為司徒以郭伋牧王莽時為并州
老病免永初三年卒郭伋牧王莽時為并州

拜雍州牧 光武即位為潁川太守 又為并州牧行部兒童皆騎竹馬迎 武二十 杜詩 少為郡公曹 建武七年 三年卒 田郡內豐足方之召信臣 南陽語 蘇章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十四年病卒 安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為冀州刺史按致故人清河太守 賊罪州境知其無私望風畏肅後召為 曹褒 魯人父充持河南尹不就卒于家 武帝為博士 明帝即位上言請興禮樂 帝善之遷侍中後坐免歸家 章帝欲制 命制禮樂褒上疏具陳禮樂本意乃拜侍中 和帝永光七年為河南 鄭玄 字康成師事太守十四年卒于官 漢 汲古閣 陸振无通鑑 卷七 後漢 從者數千百人桓靈間黨事起玄隱修經 業杜門不出 何進袁紹皆以召玄玄建 安五 桓榮 少學長安王莽篡乃歸光武建 年卒 時年六十餘矣 明帝即位尊 班固 字孟 彪更始亂從隗囂欲圖霸王之業彪 著王命論以諷之乃去之河西賣融從事 融歸京師光武聞彪才舉茂才拜徐令免 嘗論司馬遷作史記大敝傷道辟司徒 府掾欲續足其書而未就建武三十年卒 固以彪所續史而未詳欲就其業有人 告固擅改國史弟超詣闕上書得召見乃 除固蘭臺令史遷為郎使終前所著書 和帝時為實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固 不制御諸子諸子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

固奴嘗醉罵洛陽令及實氏賓客 第五倫 皆逮考令因此捕固固死獄中 王莽末盜賊起倫率宗族闕里築營壘城 拒賊嘗營長詣解于褒後褒薦于京兆 尹為主簿遷督鑄錢令每見建武詔書曰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建武末為淮陽王 國官隨王入朝光武與語論政道大悅拜 會稽太守 明帝時為蜀郡太守 章帝 時為太司空屢上疏言得失元 鍾離意 為 郡督郵舉孝廉辟司徒府明帝召為 宋均 尚書後出為魯相 明帝時卒于官 受業博士通詩禮補辰陽長 建武末為 九江太守九江多虎患民張機奔均命去 檻穿虎東遊渡江而去 明帝時為尚 書駁議多合上旨建初元年卒于家 漢 汲古閣 陸振无通鑑 卷七 後漢 袁安 舉孝廉為陰平長 明帝時為楚郡 太守申理楚獄全活四百餘家章帝 未為司空遷司徒 和帝時實憲伐匈奴 安上書諫劾奏諸實專橫太后恨之 永 初四 班超 班固弟也常為官傭書投筆歎 年卒 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明帝時以 兄固修史除超蘭臺令史後以假司馬從 實固擊匈奴多斬獲 固又舉超與郭恂 俱使西域固與恂誅鄯善王西域畏服 章帝立超大立功威振西域諸國封定遠 侯 和帝永元十二年上書乞代十四年 至洛陽在西域凡三十一歲 班勇 超之子 歸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 安 帝時西域反延光二年為西域長史將兵 出樓蘭鄯善龜茲皆附城郭諸國皆安

後以討焉茲後期王符少好學著書三十
下獄免官卒于家
大論其見時政者曰貴忠厚修實
貢愛日述赦凡五篇不仕安順之
時卒
仲長統涉獵書記瞻於文辭著昌言
于家
理亂損益法戒數崔寔字季真恒帝
篇建安二十五年卒
孝除為郎著政論後為議郎出
為五原太守靈帝建平初卒于家
度汝南人舉孝廉辟公府皆
不就年四十八歲卒于家
舉有道為太原太守不
年陳蕃等上疏薦帝以安車徵之不至
靈帝初以蒲輪聘
會卒年七十三
楊震明經博覽號關西
孔子年五十始仕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州郡舉茂才遷荆州刺史安帝初為太
僕遷大司徒延光二年為太尉三年為
中常侍樊豐等所譖
免歸本郡飲酖而卒
虞詡父為郡獄史案
公子定國為丞相吾子何不為九卿故字
詡曰升卿
詡通尚書辟太尉府為郎中
安帝時朝歌賊寇等攻殺守長乃以
詡為朝歌長討平之羌寇武都遷詡武都
太守又討破之後為司隸校尉遷尚書僕
射順帝永和初為尚書令以公事去官
再召之
張衡巧尤致思於天文安帝初召拜
會卒
郎中遷太史令遂作渾天儀順帝初復
為太史令永和初出為河間相四年卒
蔡邕字伯喈少博學好辭數天文妙于音
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等薦其善鼓

琴命陳留太守發遣蔡邕不得已中道稱
病歸
遷議郎靈帝建寧初辟司徒府校書東觀
經邕自書刻石于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視
摹寫者車乘日千數災異數見邕屢上書
陳得失
徒劉郃郗不聽邕上書自陳于是下洛陽
獄劾邕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强憫邕無
辜請之得免死與家屬徙徙徙徙徙
幸請之得免死與家屬徙徙徙徙徙
帝初董卓擅權起邕累遷侍中及
王允誅卓卓權在坐歎息為允所殺
時舉孝廉
政治後坐免復為太子舍人辭不就五辟不
黃瓊應順帝永建中不得已就徵李固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以書戒之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練
達官曹爭議朝廷莫能抗奪
元年遷司空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出於累
延熹七年卒
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用吏倫署為文
學寔見倫曰此人不可用侯常侍不可違
請從外署
不謂太守用非其人後為太丘長修
德清淨百姓以安及逮捕黨事連寔寔曰
吾不就獄眾無所恃遇赦得出初靈帝
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
獨弔焉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
有黨禁解累徵不起中平四年卒
父邵官至司徒順帝陽嘉二年有災異
公卿舉固對策帝多納用
李固

陸狀元通鑑

卷七後漢

汲古閣

帝崩恒帝時為冀等所陷下獄死梁冀女弟為順帝皇后為侍中累遷大將軍弟不疑為河南尹順帝崩沖質之世太后臨朝冀專權鳩弑質帝恣為橫暴桓帝初又逼殺杜喬李固四方貢獻皆先上冀供御者乃其次焉延熹二年太史令陳寔因小黃門陳日食之咎在大將軍冀令洛陽收校考死于獄中帝由此發怒又欲認鄧貴人為已女使客刺殺貴人姊壻中尊又欲殺貴人母將以滅口事覺帝與中官單超等謀乃收冀印綬冀即日自殺皇甫規字威明安定人為郡功曹嘗與羌乃上書求自効帝不能用計吏羌眾大合賢良對策是冬羌眾大合三公舉規為中郎將討零吾羌破之先零諸種皆降明年諸羌多降涼州復通諸太守刺史多殺降規舉奏之沈氏滇昌等種皆降規惡宦官不與交通由是請規規上書自訟其冬召還中官徐璜左瑄請之下獄論輸作左校罰使役作會赦還拜度遼將軍薦張奐自代遷大司農復為度遼將軍黨事起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與乃上言曾薦張奐是附黨宜坐朝廷不問永康元年召為尚書後遷弘農太守轉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卒年張奐字然明敦煌人遊三輔學七十一府舉賢良桓帝永壽初為安定屬國都尉南匈奴左部寇美稷東羌應之與說降東羌大破匈奴界以寧羌酋長遺奐馬及金錄音渠金器也奐不受羌人大悅遷

陸狀元通鑑

卷七後漢

汲古閣

使匈奴中郎將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免率南單于擊破之梁冀誅免以故吏免復拜武威太守九年召拜大司農鮮卑招南匈奴烏桓數道寇邊先零諸羌亦反復拜與為護匈奴中郎將匈奴烏桓皆降惟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擊諸羌破之免還京師時實武陳蕃誅宦官不克中常侍曹節以與不知本謀使免率五營士圍武自殺蕃見害以功封侯與恥為節所賣不受拜大司農時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公卿求薦他人皆從免獨拒之寓怒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元和四年卒段熲字紀明武威人舉孝廉為園林丞累遷遠東屬國都尉桓帝永壽二年詔公卿大夫有文武者拜中郎將擊泰山琅邪賊郭寶公孫舉等大破降之封列侯熲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羌等反熲大破之自是連破諸羌先零寇擾三輔皇甫規張奐等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問熲術略熲上言狼子野心難以恩納熲窮則服兵去復叛於是遣熲討之與等且招且討靈帝建寧初張奐上言羌種難盡信叛羌之訴言不可誅盡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臣本規三歲用五十四億今適募年所耗未半願卒斯言一以任臣次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散羌夏穎自進營遣田晏夏育等進討之斬萬九千級封新豐侯四年為太尉罷光祿二年復為太尉會日食自劾為有司所舉奏初熲曲意宦官嘗黨中常侍王甫司隸校尉陽球奏討王甫并及熲就獄賜卒

類字紀明張負字然明皇甫規字威一
明皆涼州人京師稱為涼州三明星云

陳蕃字仲舉舉孝廉除郎中
八年為太尉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申理之靈帝即位與太后父竇武謀誅宦官不克蕃武皆為中常侍曹節等所害

李膺字公偉汝南人舉孝廉累遷青州刺史守令皆望風去官靈帝延熹初遷河南尹為宦官所誣坐輸作左校應奉上疏申理得免遷司隸校尉宦官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嚴明逃還匿兄舍合柩中膺知破枉取朔下獄殺之讓訴於帝帝召膺責之膺辨對帝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黃門休沐不敢出上問之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膺獨持風裁去聲以聲名自高

陸機无通鑑 卷七後漢 汲古閣

士有被其接者號為登龍門及黨事起膺下北寺獄以赦免歸鄉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靈帝即位蕃引為長樂少府蕃敗復廢後張儉事起鉤捕鉤黨膺詣詔范滂字孟博後為清詔使獄考死年六十按察州郡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望風解印綬去汝南太守宗資請為功曹委以政事中常侍唐衡請資以李頌為吏滂以頌非其人不用資怒書佐朱零零曰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中人以以下莫不怨滂指滂所用為范黨桓帝末黨事起滂下獄後事釋歸汝南汝南士大夫迎者車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等侍側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靈帝初大誅黨人督郵吳道抱詔書至傳舍伏床而泣滂聞曰必為

我也乃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累君遂死獄中時年三十三

張儉字季直南陽人舉孝廉為郎中舉劾覽及其母請誅之由是與覽結仇儉又鄉人朱竝邪倭為儉所棄靈帝初竝告儉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捕儉等儉亡命望門投止重其名行莫不破家相容

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家三公舉辟公車特徵皆不就獻帝時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見曹氏篡禍已萌乃郭太字林宗以貧賤母使給事縣廷林宗乃辭就學至洛陽李膺奇之與林宗同舟而濟眾賓望之千乘李膺惟舉有道不應曰吾夜觀乾象以為神仙

陸機无通鑑 卷七後漢 汲古閣

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知人好獎拔士類常遇雨中一角墊人故折巾一肉號林宗中靈帝初陳蕃賈武以誅宦官不克見殺林宗哭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註言賢士已亡不知社稷歸誰也明年卒年四十二

許邵字子將汝南人少好人倫多所獎識曰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與兄靖好數論鄉黨人物故汝南有月旦評焉後依劉繇於曲阿孫策渡江邵隨**寶武**恒帝寶皇孫奔豫章而卒年四十六

何進字太叔平原人靈帝初與陳蕃同謀何進父也靈帝崩誅宦官不克自殺何進誅宦官不克反為所殺由是董卓等大誅宦官漢因是亦

亡皇甫嵩 兄之子也舉孝廉遷北地太守

嵩為左中郎將與朱雋共討黃巾破角以

已死斬其二弟梁寶傳首京師拜左車騎

將軍冀州牧封槐里侯漢陽閭忠說嵩

以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譏人側

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辭之忠亡去

中平二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詔嵩與董

卓拒之卓欲進兵嵩堅守既而賊引去卓

以窮寇戒勿追嵩追擊破之卓慚恨忌嵩

明年卓拜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

奉詔嵩從子酈說嵩以卓拒命可誅之嵩

不從乃奏其事帝責卓卓又增怨獻帝

初卓秉政召嵩長史梁衍又說嵩勿行可

與袁氏同討卓嵩又不從乃就徵有司承

卓旨奏下嵩獄將殺之嵩子堅壽與卓善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乃泣涕以大義責卓乃免嵩拜御史

中丞卓誅拜太尉李催作亂以病卒朱雋

會稽人舉孝廉遷蘭陵令交趾賊梁龍

作亂光和元年拜雋交趾太守討平之封

都亭侯黃巾起雋為右中郎將與皇甫

嵩討黃巾賊破之自黃巾平後復有黑山

白波諸賊名號甚多拜雋河內太守擊却

之董卓遷都長安使雋留守洛陽雋與

山東諸將通謀懼為卓所冀乃奔荊州還

屯中牟移書州郡討卓會卓死李催等

召雋雋以李催郭汜樊稠勢力相敵變難

必作乘其間可以圖大事乃就徵初平

四年為太尉雋相攻天子使雋督董卓

之汜留質雋雋素剛即日發病卒董卓

隴西人桓帝時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

從張奐擊漢陽先有功拜郎中靈帝末為

并州牧靈帝崩袁紹與何進欲誅宦官

太后不從紹等密召卓將兵入欲以脅太

后卓即日上道詔上書罪狀宦官張讓等卓

未至讓等殺何進袁紹等遂以兵誅宦官

卓至遂廢少帝立獻帝後為所親將呂布

討卓卓乃遷都長安安後為所親將呂布

所殺袁紹袁安曾孫自安以來為三公者五

折節下士士爭赴之初仕為郎累遷虎

賁中郎將靈帝崩何進輔政以紹為司隸

校尉紹說進誅宦官不克進死進部曲與

紹及從父弟術以兵攻宮門少帝北走

董卓欲廢立紹諫止之卓怒曰劉氏種不

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

刀長揖而出徑奔冀州卓購募求紹周

必伍瓊陰為紹請卓曰袁氏樹恩四世門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生故吏滿天下若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

公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必無患矣乃

授紹渤海太守初平元年紹遂以渤海

與山東諸守相起兵討卓眾推紹為盟主

豪傑多附紹紹使人脅說冀州牧韓馥

馥遂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牧紹據

有河朔土地廣大財物富饒士馬強盛曹

操挾天子都許建安五年紹率兵討操

遂敗于官渡歸七年卒後二呂布以驍武

子譚尚爭立皆為曹操所滅呂布給事并

州刺史丁原為騎尉董卓擅權誘布殺

原而并其兵卓結布誓為父子常以布自

衛布嘗小失卓以戰擲之幾死布遂怨卓

王允結布誅卓卓入朝布刺殺卓允以布

為奮威將軍李催郭汜殺允時表術

在南陽布奔術後據兗州為曹操所殺

宦官

漢亡實基于此。鄭衆為人謹敏和帝時實憲專恣圖不軌衆首謀誅之

以功遷大長秋宦官之長由是嘗與議事

中官用事自衆始十四年帝念衆功封鄉侯永初元年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

○孫程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

鄧太后臨朝帝不親事中黃門李閭常諸

言太后弟鄧悝欲廢帝及太后崩帝誅諸

鄧封閭應鄉侯又小黃門江京初迎帝于

鄧亦封京都鄉侯與中常侍樊豐皇后兄

閭顯等在殺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

和帝崩京顯等立北鄉侯爲帝顯等專權

北鄉侯立未幾卒顯等又迎諸皇子爲嗣

孫程王康等共斬江京脅李閭迎濟陰王

立之是爲順帝乃收顯等送獄於是封程

等十九人爲列侯程爲浮陽侯邑萬戶陽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八後漢

嘉元年年卒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

襲爵不拘嫡庶○單超恒帝時爲中常侍

靈帝熹平二年與超及徐璜左悺唐衡具

璜謀誅梁冀冀已誅封超新豐侯戶二萬

璜武原侯璜東武侯邑萬五千戶悺上蔡

侯萬三千戶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趙

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

亂明年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兄弟親戚皆

宰州郡民不堪命起爲盜賊七年衡璜相

繼卒明年司隸校尉奏愷璜罪惡愷自殺

璜貶爲鄉侯卒于家起璜衡襲封同降鄉

侯○曹節恒帝時爲中常侍靈帝即位實

武陳蕃謀誅節等事泄節等使食監令中

官職也王甫將兵誅武等皆封侯暴橫專

恣光和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覽

後領尚書令卒○張讓趙忠以誅梁冀封

侯靈帝時讓爲中常侍與段珪等十二人

竝爲中常侍封侯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

在食殘爲民蠹害靈帝崩何進欲誅宦官

事泄進爲讓珪等所殺袁紹袁術等舉兵捕

忠斬之讓珪等脅帝于河

追兵至讓珪等赴河死

南單于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

單于與立與烏珠之子也事見前漢王莽時

國多事與侵擾北方雖通使往來而驕倨

悖慢與弟知牙師以次當立與欲傳其子

乃殺知牙師比自以呼韓嫡孫當立乃怨

望建武二十三年與死子烏達立又死弟

蒲奴立比不得立而匈奴中旱蝗單于畏

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漢遣使報聘比

密遣人奉匈奴地圖求內附二十四年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

部大人共立比爲單于仍大父嘗依漢得

安亦號呼韓邪單于其年單于此遣兵擊

敗北匈奴蒲奴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北單

于部骨都侯等三萬人歸南單于南單于

稱臣求使者監護漢遣使者報之于是入

居雲中匈奴遂分南北二部兩單于和

帝初竇憲與南匈奴擊破北匈奴北匈奴

單于遠遁終漢之世南單于嘗附漢不爲

害烏桓本東漢胡初匈奴冒頓破東鮮卑

亦東胡之支也安順以來嘗爲邊患

故號鮮卑漢末屢爲邊患

陸狀元曾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第八

紀傳始終要括

三國志

陳壽所作傳在晉史其吳蜀二國之君通鑑難具首末故此加詳也

魏

太祖武帝

名操姓曹氏字孟德舉孝廉為郎遷汝南相漢靈帝末為典章較尉董卓廢立帝東歸至陳留散家財起兵與州郡討卓卓誅帝迎漢帝都許以帝為丞相封魏公進封魏王漢建安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六子丕受禪追尊武皇帝廟號太祖

陸米无通鑑

卷八三國

派古閣

文帝

以武帝太子襲封魏王尋受漢明帝以禪黃初七年凡一改元崩

帝太子嗣位

太和六年青龍齊王以明四年景龍三年凡三改元崩

子繼統

正始九年嘉平五年高貴鄉公以年凡再改元為司馬師所廢

帝之孫繼統

正元二年甘露陳畱王以四年凡再改元為司馬昭所弑

帝之孫繼統

景元四年咸熙二年凡再改元禪位于晉

荀彧

字文若祖父叔漢名士或少舉孝廉董卓之亂或奔袁紹於河北或度紹

不能成大事

乃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每與謀議甚見信任時年

二十九太祖迎漢帝

都許敗袁紹于官渡皆或之謀也董昭等請加太祖九錫封

魏公或曰太祖本以義兵匡國常求忠貞守退遜太祖心不能平從太祖征孫權

或以疾畱壽春太祖饋食或陳思王植

弟也十歲善屬文太祖愛之欲立為太子

文帝尤猜忌太祖植文帝即位乃誅

丁儀丁廙皆植之黨也文帝受禪植與諸

侯王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希旨奏植

悖慢貶為鄉侯三年進封鄴城王四年朝

京師上疏自理六年帝南征幸植宮增

陸狀元无通鑑

卷八三國

派古閣

政帝但優文報答三年上表求自試又陳時

因致其意徙封陳思王以不曹爽祖父真太

得試用發病卒年三十一

常為將從征伐爽與明帝親善帝寢疾

拜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

太尉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奔王即位

丁謐令爽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示尊寵

內欲專權初爽以懿名德嘗父事之不

敢專行及何晏邵爽丁謐為尚書事希復

由懿懿稱疾避之爽車服振於乘輿又

取先帝才子七八人及將吏師工良家子

蜀

先主

名備姓劉氏字玄德漢景帝子中山靖

馬音樂漢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徒屬從較

尉計黃巾有功除安喜尉初平中平間領

平原相豫州刺史徐州陶謙將卒以州與先

主先主遂領徐州建安初曹操表先主為

鎮東將軍中謂上表天子陳乞不侯命呂布襲
次先主先主敗歸曹操以先主為豫州牧
曹操專恣董承密奉漢帝詔約先主出席下
邳郡縣多歸先主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
主先主敗歸袁紹紹敗于官渡先主南
依劉表表益其兵吏屯新野十三年曹操征
劉表表卒子琮降操先主東與孫權合兵拒
破操操北還群下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
十九年先主使關羽守荊州白引兵襲益
州牧劉璋於成都克之二十年孫權以先
主得益州使使請荊州先主不許二十四
年與曹操將夏侯淵戰于漢中斬之遂併有
漢中群下表先主為漢中王孫權襲殺關
羽四月先主乃即皇帝位嗣漢祚改元章武
次年征孫權兵敗三年殂于白帝城壽年六
十

陸羽通鑑

卷八

汲古閣

十三 諡後主 名禪先主太子也嗣位改元
昭烈皇帝 建興十五年延熙二十年
景耀五年 凡三改元魏人來伐後主降于
魏魏封為安樂縣公晉太始六年卒壽年五
十五

諸葛亮

字孔明琅邪人隨叔父玄依荊州
牧劉表時先主屯兵新野徐庶

言于先主先主往見亮凡三往乃屏人論
天下事謂曹操已挾天子令諸侯不可與
爭鋒孫權據江東已三世可與為援不可
圖惟荊州其主不能守謂劉表也益劉璋
關羽若跨有荊益則霸業可成由是與先
主情好日密曹操來征先主東走亮與
先主結好于孫權遂破曹公于赤壁先主
定成都以亮為軍師將軍領府事先主出

外亮常鎮守足兵足食先主即位以亮
為丞相先主病篤屬以後事曰若嗣子可
輔輔之不可才若可自取收後主曰女與
相事之如父後主即位事無巨細咸決
于亮南征孟獲七縱七擒北攻關中
以木牛流馬運亮事迹在後漢獻帝及魏
文明二帝紀建興十二年劉璋漢景帝
卒于軍年五十四諡忠武侯劉璋子魯恭
侯之後父焉漢末天下叛亂焉求外補
以避世難廣漢董扶私謂焉曰益州分有
天子氣乃求為益州牧焉造作乘輿車具
千餘乘為天火所燒焉卒璋嗣立而張
魯在漢中不順命建安十六年遣使請先
主討魯先主遂有巴蜀先主遷璋于南郊公
璋降先主遂有巴蜀先主遷璋于南郊公
安盡歸其財物孫權殺關羽以璋為益

陸羽通鑑

卷八

汲古閣

州牧住秭歸璋卒權以璋子闓張魯父祖
為益州牧後還吳為御史中丞張魯父祖
書誑惑百姓與黃巾相類魯世其術人多
歸之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魯襲殺漢
太守奪其眾劉璋嗣立盡殺魯家魯遂
據漢中反建安二十年曹操征魯魯兵
敗奔南山入巴蜀中操關羽命在河東人亡
招之封關中侯卒于魏關羽命在河東人亡
士合徒眾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與
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
立終日不避艱難先主拒退曹操定荆
州以羽為襄陽太守羽攻敗曹仁降于禁
威震華夏曹操議遷都避張飛承郡
之而孫權忌羽遣呂蒙襲殺羽張飛人與
先主從征伐先主即位遷車騎
臣昱作稱飛萬人之教羽善待

卒伍而駭於士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後先主伐吳飛當率萬人臨發為帳下督所殺

吳

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也父父賊有功拜別部司馬後為長沙太守封烏程侯董卓擅朝政堅舉兵與州郡討卓袁術表堅行破虜將軍大破卓軍于陽城臭其都督華雄等卓大懼遣李傕等求和堅拒之卓遷都長安堅進修諸陵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擊劉表為表將黃祖所射殺年三十七兄子貢帥將士就術權即**兄策**從舅於廣阿位追諡為始祖武烈皇帝三國
陸狀无通鑑 卷八三國 汲古閣
召募得數百人從袁術術奇之以堅部曲還策說術乞兵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較尉行珍寇將軍兵千餘騎數千匹渡江轉關所向無前攻破群盜更置長吏江東州郡皆歸策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策欲襲許迎漢帝未發會為刺客所殺以印綬付弟權時年二十六權即位追諡長沙桓王○權既嗣位分部諸將計不從命時建安五年也十三年曹操平荊州遣使脅權議者多欲迎之惟周瑜魯肅執議請拒操與劉備大破操于赤壁操北歸諸將曹仁徐晃等不能守相繼退走權遂以荊州資劉備既而備使關羽據有荊州二十四年權使呂蒙等討關羽擒之遂全有荊州諸郡劉備以夷陵魏人微任子不黃武元年大破劉備于夷陵魏人微任子不遂來伐權遂改元即吳王位臨江拒守是

歲魏文帝黃初元年蜀劉備章武二年也於是復與劉備通和黃龍元年即帝位是歲魏明帝太和三年蜀後主建興七年黃武七年黃龍三年嘉禾六年赤皇十三年大元一年凡五改元卒在位三十年壽年七十一諡大皇帝亮太子和既廢乃立亮為太子權卒乃即位建興二年五鳳二年太平二年凡三改元為孫綝所廢**休**權第六子也亮廢綝等時年十六後自殺立之綝伏誅未安七年卒凡一改元在位七年**皓**太子和之子也年三十諡景皇帝皓太子和之子也無道大臣欲立長君乃迎立皓皓既立寵暴建衡三年鳳凰三年天冊一年天璽一年天紀四年凡七改元為晉所滅三國
陸狀无通鑑 卷八三國 汲古閣
封帝命侯在位十六年晉太康元年卒年四十二四主共五十九年
周瑜廬江人初孫堅起兵徙家于舒瑜與策同年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策東渡江瑜將兵迎之從攻叛亂皆平之孫權立曹操平荆州得劉表水軍水陸步騎東下諸將以勢力不敵皆欲迎之瑜與魯肅執議拒操遂破操于赤壁瑜見權曰今操新折銳乞與奮威魯肅為奮威較尉取蜀得蜀而并張魯留奮威守蜀好與馬超結援時馬超聚眾於關西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未就而卒於道時年三十六歲
魯肅臨淮人周瑜奇之薦於權權見語甚悅劉表卒肅奉命弔表二子未至

而太子琮已降曹操劉備南走肅迎備立
權令仕夏口還謂權使周瑜與劉備同
拒操肅為贊軍較射遂破走操後備未
督荆州肅勸權借之操方作書問之筆落
於地瑜病篤上書薦肅自代即代領
瑜兵備既定益州權求零陵長沙桂陽
三郡備不許權遣呂蒙進取肅見關羽責
之備遂割湘水為界與權兩罷軍建安二
十二年卒呂蒙汝南人姊夫鄧當為孫策將蒙
置左右後從孫權征討所向有功肅肅
代周瑜與關羽為隣蒙問肅方畧肅輕蒙
曰臨時施宜蒙為陳五策肅越席撫其背
曰吾不知卿才乃至此結友而去後孫
權欲圖關羽遣蒙經畧之蒙果擒羽荆
州遂定以功封屏陵侯命未下而卒

陸狀元通鑑

卷八 七

汲古閣

陸遜

本名議世江東大族仕孫權為幕府
遷帳下右部督與呂蒙同畫計擒關
羽黃武元年劉備來伐命遜為大都督
禦之大破備軍七年魏曹休為鄴陽太
守所誦舉兵入皖城遜大破之休還疽發
背死赤烏七年為丞相權欲廢太子和
遜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權不聽遜
外甥顧承等並親附太子坐流徙太子太
傅吳榮坐與遜交書下獄陸抗遜之子也
死權使使責遜遜憤悲卒陸抗孫皓時西
陵督步闢反降晉抗督眾軍擒之晉羊祜
來援已無及祜自是更與抗交通使命
不為掩襲之計三
年疾卒于屯所

晉

唐太宗命群臣修錄
今其書謂之御撰

高祖宣帝

名懿字仲達姓司馬氏初仕魏武
帝歷事文帝明帝齊王為太尉太

世宗景帝

傳既誅曹爽遂專有魏權卒年七

名師宣帝

武帝受禪追諡為宣皇帝

魏齊王

而立高貴鄉公師卒年四十八追諡

為景

太祖文帝名昭景帝之弟也嗣位進大

皇帝

公高貴鄉公既遇弑乃立陳留王為魏帝進

爵晉王

卒年五十五武帝立追諡文皇帝

武帝

文帝之子也泰始十年咸寧五年吳一

康十年

改元太惠帝以武帝太子嗣位為

元康九年

永興二年光熙一年凡七改元

二年

永興二年光熙一年凡七改元

陸狀元通鑑

卷八 七

賈后淫虐

八王懷帝以武帝少子繼統永

爭權遇禍

而崩懷帝以武帝少子繼統永

所愍帝

年以武帝之孫繼統建興五年元帝宣

帝曾孫繼統

于江左是為東晉建武一年

太興四年

永昌一年凡三改元而崩

明帝

以元帝太子嗣位太成帝以明帝太

寧三年

凡一改元崩康帝以成帝之弟繼統建

成和九年

凡再改元崩康帝以成帝之弟繼統建

崩穆帝

以康帝太子嗣立永和十二年

哀帝

以成帝之子繼統隆和一年海西公

元為桓溫所廢

立元帝少子琅邪王

簡文帝

以元帝少子繼統咸安二年凡一收元崩孝武以簡文太

堅入寇謝玄敗之於淝水康寧子嗣立安帝以孝

三年大元二十一年凡再收元崩安帝以孝

子嗣立為桓玄所篡劉裕起義兵誅玄帝復

位隆安五年元興三年義熙十四年

凡三收元為恭帝以安帝之弟繼統元熙

劉裕所鳩崩恭帝二年凡一收元禪位於熙

宋東西共十五年

羊祜字叔子家世二千石魏末以公車徵

拜中書舍人武帝欲平吳以祜為

荆州都督鎮襄陽與吳將陸抗接壤剋日

方戰不為掩襲薦王祚為益州密為順

流之勢在鎮疾篤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

八後吳平帝曰此羊太傅之功也襄陽

陸狀无通鑑 卷八 三國 派古閣

功秦帝不受節度濟上書自理有司奏濟

大不敬詔勿効濟每進見陳其政代之

并見柱之狀徑出帝每容忽後加撫

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太康六年

辛酉年八王晉之亂也出於八王爭權自相

亮宣帝少子也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

殺楚王瑋武帝第五子也既殺汝南王

亮乃入輔政專權又為張華等所殺趙

惠帝太子倫乃誅賈后既又篡位奉惠帝

為太上皇齊王冏武帝弟之子也既誅趙王倫

乃采朝政專恣長沙王又發兵誅冏王倫

沙王又武帝少子也既乘朝政又專橫既

而與成都王穎起兵相攻東海王越助穎

攻又收又殺之成都王穎武帝少子又

穎殺之河間王穎宣帝弟之孫也起兵

派古閣

陸狀无通鑑 卷八 三國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派古閣

西與琨同盟討難 **祖逖** 范陽大姓家世二
後為匹碑所害 惠帝末京師大亂逖率親黨避地淮西
元帝在江東命為徐州刺史逖請兵北伐
渡江中流擊楫而誓 逖至河南綏附招
懷石勒鎮戍多歸之黃河以南盡為晉土
後元帝以戴若思 **王衍** 字夷甫神秀姿雅
代之逖懷忿而卒 王衍方搃角山濤見之
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
必非此人也 泰始初舉遼東太守不就
衍口不論世事唯論玄虛為太子舍人遷
尚書郎 初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尚莊
老皆以虛為本衍甚重之衍從舅羊祜曰
王夷甫以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
人也 妻郭氏好聚斂衍未嘗言錢郭氏
以錢繞牀令不得行衍謂婢曰舉阿規物
陸狀无通鑑 **卷八** 十三國 **汲古閣**
後以太尉為東海王越軍司在許昌越卒
衆推衍為主舉軍為石勒所破勒使人排
之 **王導** 字茂弘祖覽仕魏導少襲祖爵
將軍辟導為司馬元帝鎮建康吳人未附
會兄敦來朝導與敦騎從出游敦與導皆
有重名於是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
見之乃相率迎拜由是吳會風靡百姓
心 元帝即位為侍中司空錄尚書事帝
命導升御牀同坐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
蒼生何由仰炤 王敦反導率子弟待罪
明帝立敦再反導率子弟為敦舉哀將士
以為敦實死皆有奮志遂平敦 成帝即
位庾亮欲徵蘇峻導言不可亮不從峻遂
反咸和五年 **陶侃** 字士行鄱陽人少為縣
卒年四十六 吏武帝時察孝廉為郎

中後參東海王軍遷揚武將軍也夏口
元帝初為武昌太守王敦忌侃以侃為廣
州刺史王敦反遷侃江州刺史王敦平進
都督荆雍梁益諸軍事荆州刺史蘇峻反
溫嶠推侃為盟主討賊賊平加都督交廣
等凡七州 郭默殺山南將軍劉胤侃討
平之詔都督江州移鎮武昌 使桓宣西
伐彭城破石勒諸將遂平襄陽 咸和七
年病篤上表遜位以後事付司馬 **溫嶠** 字
王愷期乃就船明日卒年七十六 **溫嶠** 太
真初仕辟司隸都官從事後為劉琨參軍
京都不守琨使嶠奉表元帝勸進時江左
草創綱維未舉嶠以為憂及見王導曰江
左自有管夷吾吾又何慮會琨卒嶠留江
左 累遷中書舍人甚為王敦所忌辟為
司馬嶠知敦有不臣之心乃偽曲意附之
陸狀无通鑑 **卷八** 十三國 **汲古閣**
明帝時敦表嶠為丹陽尹嶠至闕乃奏敦
有逆謀請先備 敦表誅姦臣以嶠為首
嶠率兵擊敦敦兄含及敦將錢鳳事平進
號前將軍 帝疾篤嶠與王導庾亮等並
受顧命為江州刺史蘇峻反嶠遣王愷期
率舟師赴難朝廷不守庾亮來奔嶠與
亮要陶侃同赴難推侃為盟主而處分規
畧一出於嶠 峻平進驃騎將軍還武昌
而卒年 **庾亮** 字元規明帝庾皇后之兄也
四十二 裁物頗失眾心 南陽王宗謀亮殺宗
宗之黨下闕亡奔蘇峻峻在歷陽多招納
亡命志度難測亮符下闕峻不遣亮徵峻
為大司農王導及溫嶠皆以為不可亮不
從遂與祖約反 溫嶠欲舉兵赴難亮以
京都兵足用止之峻至亮出戰兵敗乃奔

陸狀无通鑑

卷八十三

汲古閣

後代陶侃都督江州梁益雍六州軍事
鎮武昌咸康六年卒于鎮謝安字安石少
二弟冰翼相繼棄世安以女嫁自隨
舉並以疾碎不就安遊宴必以女效自隨
簡文帝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
不與人同憂及弟萬德落任廢黜安始
有仕進意年四十辟桓溫府司馬高崧
獻之曰諸人每謂安石不起奈蒼生何蒼
生今日亦奈卿何安石有愧色孝武立徵
拜侍中戶部尚書桓溫入朝求九錫安與
王彪等持之未幾溫死安為尚書僕射領
吏部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安遣弟石及
兄子玄征討所在剋捷安大舉入寇加安
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大舉入寇加安
分既而寂然乃命駕遊山而還指授得神

陸狀无通鑑

卷八十四

汲古閣

三年殷浩字深源少有重名三府辟舉
卒刺史是時桓溫新平蜀威勢轉盛簡文
居藩輔政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以抗
溫由此與溫相疑桓溫督揚州亮豫青徐五州軍
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州亮豫青徐五州軍
事北伐兵敗桓溫奏廢浩為庶人徙東陽永和十二年卒
弟之子也初仕著作郎累遷尚書左丞
簡文末為僕射決議立孝武為太子承
武立桓溫求九錫彪之與謝安持之未下
溫死遷尚書令建元二年卒年七十一
陳壽巴蜀人仕蜀為觀文令史蜀亡入
為中庶子辛年六十五王敦丞相導
也尚武帝女為駙馬都尉元帝鎮江東召
為軍諮祭酒尋為荊州刺史討平賊亂有
功於國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不
能平敦為名隗等戰敗敦至京城誅周顗
以誅隗為名隗等戰敗敦至京城誅周顗
等隗出奔敦還屯武昌遙乘朝政元帝以
憂崩明帝即位移鎮姑熟近都之邑也
以弟導為司徒親族兄弟並據要部敦無
子養兄含子為子以錢鳳沈充為謀主
敦病篤謂鳳等曰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
全門戶計之上也退歸武昌計之中也及
吾尚存僥倖萬一計之下也鳳等乃舉兵
犯關既而敦死鳳等出敦尸焚其衣冠
充遁走並追斬之出敦尸焚其衣冠
而斬恒溫葬之子也選尚南康公主拜駙
馬都尉庾翼薦於明帝翼卒以

溫爲都尉荆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穆帝永和二年代蜀之
溫求北征又與本鎮嚴浩北征軍敗溫表
廢浩乃自北征進至蒲上無功而歸後又
北征爲慕容垂所敗乃廢浩西公立簡
文簡文臨崩溫望禪位於已不克及孝
武帝卽位乃蘇峻之亂廣人少爲書生永嘉
求九錫會卒蘇峻之亂廣人少爲書生永嘉
賊曹嶠勢盛峻南渡元帝假峻安集將軍
作逆峻破敦軍遷歷陽內史峻頗懷驕
逸藏匿亡命庾亮徵之遂反陷京城陶侃
等起義與復峻輕進桓玄溫之子也溫卒
爲牙門彭世等所殺桓玄弟冲又領兵故
朝廷不敢加溫罪玄襲溫爵太元末爲
義興太守隆安初爲交廣二州都督玄受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五 汲古閣

命不行既而殷仲堪等舉兵推玄爲盟主
朝廷乃以玄爲荊州四郡都督跋扈不奉
朝命時會稽王導子輔政世子元顯舉兵
討玄兵敗玄遂殺導子等專總朝政既
而篡位國號楚劉裕等起義兵
與復兵敗走至江陵義兵追斬之

十六國 趙劉元海本名淵晉史避唐高祖
附號南匈奴人居河西美稷晉亂元海僭
位國號漢傳位至聰曜爲石勒所
滅元海以惠帝大興四年立至後趙石勒
成帝咸和四年三十七年
種晉亂勒聚兵爲盜後滅劉曜而有其地
亦號趙勒傳子及弟季龍父子通鑑稱
國亂慕容氏有其地季龍其子也通鑑稱
其名晉史避唐諱稱其字勒以成帝咸和

一年立至穆帝永和燕慕容暉本匈奴
八年凡三十一
遷號嗣立乘石季龍死國亂乃稱王至
舊并有石氏上地乃稱帝傳三子爲
苻堅所滅始號以成帝咸康三年立秦
至海西公太和五年
本西戎氏種傳健生堅堅滅慕容
氏堅又傳登爲姚萇所滅始建以
穆帝永和七年立至孝武後秦姚弋仲其
太元十九年凡四十四年
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出爲羌氏
仲初附晉傳襄乃叛至苻滅苻氏始僭
號歷與弘五世爲晉所滅始長以
孝武太元十九年僭位至安帝義熙十三
年凡三蜀李特本巴西賈人之種也流入
十三年蜀蜀至雄僭位歷班期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六 汲古閣

壽勢五世爲晉所滅始特以惠帝太
安元年立至穆帝永和六年凡四十六年
後燕慕容垂號之次子也燕亂乃歸苻堅
雲五世爲其下所後秦乞伏國仁隴西鮮
殺土地入于馮氏後秦卑種父降于苻堅
堅敗苻國招其部衆自立傳乾歸熾磐
三世爲赫連氏所滅始國仁以太武十年
立宋元嘉七年涼呂光亦氏種也苻堅使
凡三十有六年涼光討定涼州堅敗遂據
有涼州歷纂隆三世爲姚興所滅
始光以孝武太元十五年立至安帝元興
三年凡涼秃髮烏孤本河西鮮卑種也初
十三年涼受呂光封爵後自立歷利鹿
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位至義熙七年凡十

五南燕慕容德之少子也村堅之敗徙

安帝隆安四年至義涼沮渠蒙遜北伐

熙六年凡十一年茂度二世為魏所滅始

遜以安帝義熙八年立至十四年凡六年

夏赫連勃勃本匈奴種別號大夏

帝義熙三年僭位至朱馮跋本信都人

慕容雲為其下所殺眾推跋立之傳弟

弘再世為魏所滅始跋以安帝義熙五年

借號至宋元嘉七年王猛字景畧北海人

治後慕容恪相國弟也雋用為相國中

卒慕容恪相國弟也雋用為相國中

狀元通鑑卷八十三國汲古閣

時為京州刺史永嘉之亂據有河西傳

寔茂駿稱涼王傳重華羅祚

祚始改元為和平追宗軌以下皆為王

傳玄靚天錫天錫為苻堅所滅

李嵩字玄盛隴西人漢李廣六世孫呂光

業政亂眾推嵩為燉煌太守稱藩于業

來伐嵩敗之業分三縣與嵩既而眾推嵩

為大都督京公傳子歆字士業為沮渠

蒙遜所滅嵩即唐七世祖所謂梁武昭王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第八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第九

紀傳始終要括

南北史

并隋為七代史李延壽所著傳在唐紀其北朝諸君通鑑難具特加詳也

南朝

宋武帝

名裕姓劉氏以討桓玄興復晉室有功封宋王受晉禪永初三年一

元少帝

凡一改元為元為傳亮徐羨之所害文帝

以武帝次子繼統

元嘉三十孝武之弟繼

狀元通鑑

卷九南北史汲古閣

統八年

凡再改元前廢帝以孝武之子嗣

明八年

凡再改元明帝七年以孝武之弟繼統永光一年

臣下所弒

明帝七年以孝武之弟繼統永光一年

元後廢帝

年凡一改元為元為傳亮徐羨之所害文帝

以明帝次子繼統

昇明二年凡

齊高帝

名道成姓蕭氏受宋禪武帝以太子嗣

位凡一

永明十廢帝武帝之孫改元隆昌未

弟昭廢帝

鬱林王之弟新安王昭文改元延

文立

廢帝鬱林王之弟新安王昭文改元延

明帝

以高帝子廢帝鬱林王自立建武東昏

四年

永泰一年凡再改元崩

侯以明帝太子嗣位 永元二 和帝 次子繼

梁武帝 名衍 姓蕭氏 與齊同祖 東昏侯暴

監十八年 大通七年 中大通二年 中大

清三年 凡七改元 以簡文帝 武帝之子 侯景

侯景所弑而篡位 元帝 以武帝次子起兵

位江陵 承聖三年 敬帝 以武帝之孫江

凡一改元 為魏人所害 紹泰一年 太平一

年 凡再改元 禪位於陳 四主共五十五年

陸狀无通鑑 卷九 南北史 汲古閣

陳武帝 名霸 先姓陳氏 以冊立梁敬帝而受

文帝 以武帝 天康一年 凡再改元 廢帝 以文

子嗣位 光大二年 宣帝 以武帝兄子繼統

元後主 以宣帝之子嗣位 至德四年 禎

三年 凡再改元 為隋所併 五主共

後梁蕭譽 梁武帝之孫 昭明太子之子也 封

兵於營 營不從 元帝遣兵攻營 敗附于西

魏魏遣兵為援 大寶元年 武帝崩 西魏冊

晉即位於襄陽 既而魏遣于謹助營攻害

元帝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 惟以江陵一州

之地與營為附庸 梁敬帝紹泰元年 改元大

定七年 卒 子歸 立改元天保 即陳文帝 嘉

謚曰宣帝 子立 陳後主 至德三年 也 改元廣運 隋文

子琮 立陳後主 至德三年 也 改元廣運 隋文

帝開皇七年 入朝于隋 國除 封琮柱國

莒國公 卒于隋 凡

陸狀无通鑑 卷九 南北史 汲古閣

文帝遇疾 彭城王義康執政 慮道濟難制

帝詔殺之 道濟見收 曰 壞汝萬里長城 魏

人自是頻歲南伐 文帝末 魏軍 王鎮惡

至瓜步 帝歎曰 若道濟在 豈至此 王鎮惡

帝伐關中 鎮惡為前鋒 戰無不捷 鎮惡性

貪 收斂不可勝計 沈 王玄謨 徐州從事 為

田子忌 鎮惡遂殺之 文帝元嘉中 陳北侵 之 規上曰 關王玄謨

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 北虜有狼居山大

舉北侵 以玄謨為寧朔將軍 進圍滑臺 三

百餘日 魏太武來救 乃夜遁 麾下散亡 累

盡 歷事孝武 滅質 以將家子進 宋文

明帝 明帝時 卒 滅質 帝末 魏太武來伐 質

守盱眙 太武攻盱眙 台就 質求酒 質封洩 與

之太武大怒 築長圍攻 質 質與書曰 爾不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南北史

汲古閣

開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太武
小名佛狸太武攻城死傷萬計凡三旬乃
解圍去進雍州刺史宋孝武謝靈運車
時以謀反兵敗為軍士所殺
騎將軍玄之孫也文章為江左第一朝廷
但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宋少帝
時為永嘉太守文帝時為臨川內史放蕩
不事事為有司所糾靈運與兵叛逸擒送
廷尉當斬文帝愛其到彦之初從宋武帝
才徙廣州後被誅
帝非使使彦之制督王仲德等七軍自淮
入泗水參日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到
東平魏滑臺洛陽守兵並走十月魏軍至
彥之目疾大動乃焚舟步至彭城軍資蕩
盡乃免官
後復起卒范曄字蔚宗范甯之孫注梁
傳者少襲爵武興侯宋
文帝時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為
後漢書一家之作後與孔熙先等謀反誅
沈慶之為太子步兵校尉文帝討群蠻有功
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
反今王玄謨未踰兩將帝曰道濟養寇自
封彥之中塗疾作帝又使徐湛之等難
慶之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
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
及軍行上使慶之副王玄謨玄謨敗歸
元嘉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以立議不同
不使北出誅剪元凶冊立孝武皆出於慶
之慶之有口辨不識書孝武陳顯達仕
世為司空後為廢帝所賜死
以軍功顯齊明帝時為太尉永元元年
督崔惠景等四萬圍馬圈城去襄陽三百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南北史

汲古閣

里魏軍走顯達入據其城魏孝文帝至
軍主以烏布慢擔顯達出顯達素行威
名著外境至是大損喪東曹景宗父欣之
昏時舉兵反軍敗見殺
徐州刺史景宗以軍功仕齊為遊擊將軍
梁武帝時為右衛將軍天監五年魏元
英圍昌義之於鍾離詔景宗與韋叡救援
景宗貪功先退軍不利退守先頓及叡至
乃俱進大破魏軍虜五萬人收其軍糧器
械山積進侍中領軍將軍常謂所親曰
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拓弓
作礮礮聲失如餓鳴叫平澤中逐麋覺耳
後生風鼻頭出火今來揚州作貴人閑置
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後為
江州刺史康絢祖穆事姚萇率眾歸宋絢
卒于道
率天監中魏降人王足陳計請堰淮水以
灌壽陽乃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
堰作天監十五年堰成長九里下闊二百
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深十九
丈五尺或說絢請擊魏東注則游波寬緩
堰得不壞絢乃開秋水注又縱反間於魏
魏亦開秋水注欲使水退不灌壽陽是日
魏軍竟潰而歸絢徐州刺史張豹子諸絢與
魏交通尋除絢司州刺史豹子不修
堰其秋堰壞後除衛尉卿未拜卒
仕齊為上庸太守與梁武深相結納武帝
即位累遷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屢破魏軍
天監五年與曹景宗救昌義之千鍾離大
破魏軍魏大將元英遁去
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北與元英戰乘
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英甚憚之

普通元年遷車騎將軍木裴遠少在壽陽拜卒與裴遠俱為梁名將裴遠會刺史裴叔業降魏遂北徙梁武帝天監初白拔歸拜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州大破魏軍普通二年深入敵境魏義州刺史封壽降四年襲壽陽以後軍蔡秀失道遂整軍而還明年畧地至汝潁為陳慶之効四甄敗魏將死琛以疾卒于軍陳慶之効梁武帝甚見親信累遷威武將軍大通初魏北海王顥來奔武帝遣慶之送顥北走河北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慶之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于三十三城二十七戰所向無前顥荒于酒色魏余朱榮來攻顥敗為魏所擒慶之落髮為沙門間行以歸後為南北司三州刺史屢敗魏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南北史 汲古閣

軍大同二年王僧辨元帝為江州刺史辟僧反元帝命僧辨督舟師萬人赴援臺城陷僧辨西歸入巴陵景來攻城僧敗之景遁僧追斬之既而江陵不守僧辨與陳霸先同冊立敬帝齊人送貞陽侯蕭明為嗣且以敬帝為太子陳霸先止之僧辨不從霸先襲殺僧辨明武帝弟臨川王之子也先奔齊故齊人立之敬帝沈約字再立明為司徒齊人召還會卒沈約休文仕齊為太子家令梁武帝平建康約與范雲共贊成大業武帝即位為尚書僕射天監十二年卒撰晉書范雲梁武帝末書齊紀又為梁武帝紀

散騎常侍遷尚書右南郡王正德梁武帝侯景反偽自立為帝吳明徹陳武帝鎮京口後景背其約殺之明徹請武帝武帝深奇之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宣帝大建五年北征明徹決策請行衆軍十萬所戰皆克齊遣王琳琳元帝妃兄梁亡琳舉兵降齊來拒明徹擒琳九年又北伐軍至呂梁周將梁士彥拒戰明徹破之周王軌來救明徹退師會明徹有疾軍遂敗明徹被執周封明徹歸德侯景在侯位將軍以憂被疾卒于長安魏總管位司徒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歡卒子澄嗣立矯為書召景景知其偽乃叛而降梁梁封景河南王澄遣慕容紹宗討景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南北史 汲古閣

景兵敗兵衆盡歸于紹宗景遂南奔入梁據壽陽後梁武帝與齊通和景懼遂又攻陷臺城武帝憂崩遂篡位元帝遣王僧辨等來討景戰敗走入海追兵至殺之

北朝

魏道武帝 諱珪姓拓拔氏其祖黃帝之子受不與中國接封於北土在匈奴之北秦漢之世匈奴故地詰汾六七十代有詰汾者始南居漢地也晉初有猗廬者助劉琨拒劉聰琨表為代王至珪乃并吞諸國登國元年即王位皇始元年即帝位天興六年天賜五年凡四改元帝服藥發動喜怒不常婦咎臣下多見殺害清河明元帝諱嗣道武之王紹祚逆崩年三十九

帝誅紹而即位 永興五年 神瑞二年
泰常八年凡三改元 帝禮愛儒生好覽史
傳崩壽年 **太武** 元始光四年 神應四年
三十二 延和三年 太延五年 太平眞君十一年
正平二年 帝南伐至江上宋人求和乃還
大臣犯法無所寬假果於殺戮後多 **文成** 帝
悔之侍中宗愛弒逆帝崩年四十五 **文成** 太
武嫡孫太武太子早卒立爲太孫宗愛弒逆
大臣奉帝即位改元 興安二年 興光一
年 太安五年 和平六年 **獻文** 帝諱弘文成
年凡四改元崩年二十六 長子也即位
改元 天安一年 皇興四年 帝仁孝純
至常有遺世之心冊命太子即位自號太上
皇又五年以與文明太后有 **孝文** 帝獻文太
感爲太后所害年二十三 子受內禪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南北史 汲古閣
改元 延興五年 承明一年 太和二十
三年凡三改元 帝五歲受禪以馮太后文
明之后臨朝太和十四年后殂帝始親萬幾
於是定官品 舉朝日夕月迎氣籍田之禮
自平城遷都于洛陽 革衣服之制 禁爲
北俗語 改姓元氏 郊廟禮樂多所建立
不拘禁忌 凡修造重損人力 雅好讀書
手不釋卷 才藻富瞻 太和十年已後詔
冊皆自爲之 又營力善射 十五已後不
復殺生 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 聽覽政
事從善如流 待納朝賢情無輕 **宣武** 帝諱
重 崩年三十三 南北之賢若也 格孝
文次子太子恂廢立爲太子即位改元 景
明四年 正始四年 永平四年 延昌四
年凡四改元 **孝明** 帝宣武第二子立爲太子
崩年二十三 即位改元 熙平二年、

神龜二年 正光五年 孝昌三年 孝莊
年 武泰一年 凡五改元 年十九 帝獻
孫彭城王勰之子 是時明帝母靈太后淫
亂紀綱不立明帝崩無子太后以明帝生女
祕言皇子即位 本朱榮舉兵奉帝請闕即
位而殺太后及少帝改元 建義一年 永
安二年凡再改元初孝莊以本朱榮專恣殺
之其弟朱榮朱兆等舉兵犯闕帝遇弒年二十
四 **節閔** 帝諱恭獻文之孫廣陵王脩之子也
又以驍疎遠復迫驍疎讓于帝帝乃即位改
元 普泰一年凡一改元 既而高歡奉元
明主號令以討本朱氏遂 **廢帝** 諱朗太武玄
廢帝而弒之年三十五 孫章武王融
之子也高歡奉之即位改元 中興一年歡
以帝疎遠又使遜位于孝武 薨爲所害時年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南北史 汲古閣
二十 此後 魏分東西
西魏孝武帝 高歡討本朱氏奉開帝爲主既
又以開帝疎屬使禪位于帝改元 大昌又
改 永熙三年 既而高歡專橫帝圖歡不
克乃西入關依宇文泰 **文帝** 孝文之子也孝
遇楊而崩年二十五 文 帝 王倫之子也孝
武崩宇文泰奉之即位改元 大統十七年
凡一改元 雖權歸宇文氏而帝安時處順
竟保天年崩 **廢帝** 諱欽文帝子也即位改元
年四十五 不立年號三年爲宇文泰
所 **恭帝** 諱廓文帝少子也廢帝廢宇文泰
葬爲周 即位改元不立年號三年禪位于周
人所害

東魏孝靜帝 諱善見 孝文曾孫清河王寶之子也 孝武入關依宇文泰高歡奉帝為主改元 天平四年元象一年

興和四年 武定七年 遜位于齊 齊為齊人所害 年二十八 東西兩魏合十六主共百七十一

齊高祖 神武帝名歡 姓高氏 渤海人 初事

奉魏孝武即位 孝武與帝不相得 西人開 宇文泰兵敗而還 後卒年五 世宗文襄帝

十二文宣立追諡為神武皇帝 立典軍國大事 為神武長子也 神武卒 登嗣立 典軍國大事 後為監厨蒼頭所殺 年二十九 文宣立追諡

為文襄 **文宣** 帝諱洋 神武次子也 輔東魏受 皇帝 **文宣** 靜帝 禪改元 天保 十年 凡一 改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南北史 汲古閣

元崩年三 **廢帝** 諱殷 文宣長子也 即位改元 十歲 乾明一年 為孝昭所廢害之

年十 **孝昭** 帝諱演 神武少子也 以皇太后令 改元崩年 **武成** 帝諱湛 孝昭之弟也 孝昭臨 二十七年 崩 遺詔令即位改元 大寧

一年 河清三年 傳位于 **後主** 諱緯 武成 太子又四夕崩年三十二 長子也 受 內禪即位改元 天統五年 父子俱為周所 擒害之 五主 共計二十八年

周太祖 文帝諱泰 姓宇文 代郡人 仕余朱 平萬侯 醜奴是時余朱顯壽 余朱榮之宗族 在長安帝為岳要侯 莫陳悅 襲顯壽擒之既

而岳為悅所害 岳眾歸帝 帝與高歡不 協 西奔帝 帝迎之 都下長安 高歡敗 之遂兼將相 事魏恭帝三年 卒 帝 受禪 追諡曰文王 武成元年 諡為帝 閔帝

諱覺 文帝第三子也 受周禪 改元 即位 宇文護專權 帝惡之 為護所廢 尋遇弒 年

六明帝 乃即天王位 改元 元 年 二 成武二年 乃再改 **武帝** 諱邕 文帝第四子 位改元 保定五年 天和六年 建德六

年 宣政一年 帝在位 以宇文護累世專 權 誅之 伐齊 克平 **宣帝** 武帝長子也 即位 齊國崩 年二十六 改元 大象二年

帝嗣承之後 恣為淫虐 巡幸 **靜帝** 宣帝長 不 息 誅伐 無常 崩 年二十 靜帝 子也 即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南北史 汲古閣

位改元 大定八年 歲其年 禪位于隋 尋為 隋人所害 年九歲 五主共二十五年

崔浩 父事苻堅 後事魏 封公 浩襲爵 信謀 畫料事多中 後因作國書 立碑 衡 路其言 備而不典 蓋言魏帝本是夷虜 相 與構浩為 **魏收** 父子建魏世為顯官 收魏 大武所誅 有怨者多沒其實 每曰何物小 修魏史 宿有怨者多沒其實 每曰何物小 子敢與魏收作色 舉之則使上天 按之則

使人地 眾口喧然 號為 **慕容紹宗** 慕容 投牒者 相次 齊後主時 卒 慕容紹宗 容 恪之後 初高歡時 侯景有才智 難御 歡 將卒 謂其子澄曰 慕容紹宗足以制景 及 歡卒 景以河南之地 叛附梁 澄遣紹宗往 討之 景扣鞏曰 誰教小兒遣紹宗來 高王

未死耶紹宗與景戰景敗走西魏遺王

乘艦忽暴風徑吹艦到敵城解律光

高歡及文襄文宣與周人戰常勝後主

後主殺之周武帝蘇綽家世二千石

聞其死大赦境內蘇綽家世二千石

行之制計帳戶籍之法又為六條詔書奏施

利四進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計帳者不得居官

魏中興十二年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卒奉哭之甚哀韋孝寬宇文泰輔政孝寬

為晉州刺史移鎮玉璧東魏高歡圖入

寇以王璧要衝先命攻之盡其攻擊之術

孝寬威拒破之歡乃使祖孝徵說孝寬

令降孝寬曰我城池牢固兵食有餘必不

為降將軍也歡射賞格於城中募斬孝寬

孝寬又射賞格於外募斬歡歡苦戰六旬

死者十四五乃遁去忿恚而卒歷事周

朝隋文帝輔政尉遲迥反孝寬討平之是

北海王顥獻文之孫奔梁梁人

隋唐魏徵奉敕編撰

高祖文帝諱堅姓楊氏華陰人周宣帝皇后

受禪開皇二十仁壽四凡煬帝以文帝

再收元平陳一統天下崩凡煬帝以文帝

位大業十三年凡恭帝以煬帝之孫唐

改元遇弒于江都人奉之于長安

改元義寧尋禪位于唐

楊素與文帝同邑事周以父死難為車騎

帝即位數進平陳之策及伐陳為軍元

帥陳平封越公荆州總管附晉王廣誅

廢太子勇害蜀王秀煬帝即位漢王諒

反素討平之遷尚書令大業元年卒

韓擒虎在周世以軍功進文帝欲平陳

先鋒襲采石取之陳將任蠻奴為賀若弼

所敗降于擒虎擒虎籍為鄉導遂入金陵

執陳主回軍與賀若弼爭功進位上柱

國以多縱士卒淫陳宮遂不加爵寢疾

有人見儀衛甚盛曰迎間羅王擒虎曰生

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數日卒

唐史避虎賀若弼帝仕周為齊王記室文

諱曰韓擒賀若弼帝有平陳之志高頻薦

曰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右者於是拜吳

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為已任

金陵弼繼至由是爭功軍還拜上柱國

封宋國公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以

宰相自任既而楊素為左僕射弼不平形

於言色坐免官而怨望愈甚由是除名

歲餘復爵位煬帝即位尤見疎忌竟坐誅

楊玄感素之子煬帝征遼東玄感督運玄

送入黎陽反有眾一萬趨東都諸將來援

者多敗帝遣屈突通等諸將並進玄感

頻敗遂釋洛陽西圖關中追兵又至

玄感大敗使所親殺已迫騎斬其首

宇文化及

世貴顯 煬帝為太子與之親

將軍煬帝幸江都從駕驍果皆關西人思

與化及弟智及通謀遂弑帝立秦王子

德為帝未化及為丞相率西歸既而

至東都時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

密為太尉令密擊化及乃殺戰不利諸

軍多叛歸李密化及乃殺戰不利諸

帝國號許李密化及乃殺戰不利諸

開門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斬之

越王侗煬帝之孫元德太子之子也煬

都段達等總雷臺事煬帝遇弑文都王

世克等奉侗即位改元皇泰既而世克

陸狀元通鑑 卷九 隋紀四 及古開

殺文都等自加九錫尋基秦王浩文帝之

位國號鄭侗為世克所害秦王浩文帝之

重俊之子也宇文化及弑煬

帝奉之為帝後為化及所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第十

紀傳始終要括

唐

舊史五代唐劉昫所作新史本傳

高祖以晉陽公修書紀志宋公祁著列傳

幾受隋禪武帝德九年太宗崩葬陵太宗

起元傳位于太宗崩葬陵太宗

秦王乃先舉殺建成及齊王元吉忌之欲殺之

王為太子禪以位太宗既立擢用魏徵王

珪等容受直言任房玄齡杜如晦為相

李靖李勣為將於是北平突厥擒其主頡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唐 及古開

利西滅高昌末年伐高麗無功高宗太宗

悔之貞觀二十三年一改元崩高宗太宗

子立為太子既即位以太宗所幸宮人武

氏為皇后天下之事多委之虞決大臣諫

者皆遭貶逐竄死後遂擅權作威福永

徵六年乾封二年顯慶五年龍朔三年麟德二

上元二年開耀二年永淳二年武后初立中

為皇嗣 又寵任幸臣張昌宗等專作威福
欲危中宗 后年老八十餘疾病張柬之等
率兵誅幸臣張昌宗等奉中宗即位遷后于
別宮 改元嗣聖 改元文明 光宅一年
垂拱四年 永昌一年 天冊萬歲二年 萬
壽二年 延載一年 天授二年 長
歲通天一年 神功一年 聖曆二年 久
視一年 長安四年 凡十四改元而卒
中宗 命為高宗長子嗣位為武后所察後復
主擅權潰亂宮掖遇毒而崩 睿宗 中宗之
龍二年 景龍三年 兩改元 睿宗 中宗之
宗遇毒崩 睿宗次子臨淄王隆基舉兵討韋
氏奉帝繼統 景雲二年 改元大極 改
元延和八月傳位于太 玄宗 內禪 初年任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唐 汲古閣
姚崇宋璟天下大治 中年以後修心浸生
信任李林甫楊國忠壅蔽聰明 西攻吐蕃
南討南詔天下疲弊 任安祿山不疑 潼關
太平久人不知兵祿山反官軍屢北 潼關
不守帝乃幸蜀太子即位討賊賊平帝自蜀
還崩 開元二十九年 天寶十四載 凡再
改元 肅宗 玄宗太子也 玄宗幸蜀肅宗在靈
元 肅宗 武即位討賊 用郭子儀等收復兩
京 祿山死子慶緒起慶緒死史思明起思
明死子朝義起中官李輔國擅權 至德二
載 乾元二年 上元二年 代宗 肅宗太子
年 寶應一年 改元 代宗 肅宗太子
既平分河北幽燕之地與安史諸將皆為節
度使遂世襲不受代惟軍中所欲立者即授
以節鉞 自是但務姑息之政 威令不行
廣德二年 永泰一年 大曆十四年

三改 德宗 以代宗太子嗣位 河朔諸鎮皆
元 肅宗 反 李希烈反于鄭汝起涇原兵
討希烈 帝出幸奉天又幸興元李晟將兵討
斬之 自是姑息藩鎮甚於代宗之世 建
中四年 興元一年 貞元二十年 凡三
改元 順宗 韋執誼王叔文擅權在位一年傳
崩 位太子永貞 憲宗 杜黃裳裴度削平藩鎮
一年 初年平蜀擒劉闢 又平浙西擒李錡
又平淮西擒吳元濟 又平淄青擒李師道
又平河朔田弘效地入朝 威令復振 元和十五
年 發動忿躁為宦官陳弘志所弒 元和十五
一 改元 穆宗 事 肅宗太子嗣位荒縱不恤國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唐 汲古閣
兵致太平 河朔幽燕已效順僂等不能撫
御未幾復叛 河朔之地復陷 長慶四年 改
元 敬宗 以穆宗太子嗣位 實曆二年 改元
崩 敬宗 官劉克明所弒 實曆二年 改元
文宗 是時宦官權勢專恣 文宗疾之乃與
李訓鄭注謀誅之不克 緝紳多死所謂甘露
之禍者也 自是權歸中官仇士良尤專橫
執政具員而已 帝緣此飲恨而終 武宗 文宗
太和九年 開成五年 凡再改元 武宗 文宗
宗 立以李德裕為相 遂平澤路擒劉稹諸
鎮 長服 會昌六年 宣宗 憲宗少子武宗有疾
年 武宗崩乃即位 宣宗 憲宗少子武宗有疾
肅然 武宗崩乃即位 宣宗 憲宗少子武宗有疾

同為帝以世充為吏部尚書與李密戰敗之未幾篡位國號鄭改元開明唐使秦王世民來討世充兵敗出降入關中為仇家所殺**寶建德**人其世為農有膂力隋煬帝征遼東建德應募為隊長後天下盜賊群起建德亦聚眾入高雞箔為盜與諸盜往來甚得士心眾多歸之屢敗隋兵隋大業十四年稱夏王宇文文化及弒逆北還復號建德擊敗德恐世充滅唐兵且至河北乃舉兵援世充與秦王戰兵敗為秦王所擒斬于長安**蕭銑**仕後梁宣帝曾孫也事見南史後梁岳州較尉盧景珍等反奉銑為主據江陵南至交趾西至三峽北至漢水土地皆屬

陸狀无通鑑 卷十 唐 汲古閣

唐遣李靖李孝恭討之銑兵皆放散城守兵不多乃出降至長安高祖怒其不屈斬之**劉文靜**以父死事襲爵高祖為晉陽民引與定計舉兵定關中唐業之成文靜功居多高祖即位為納言後與裴寂有隙為裴寂死裴寂少為郡主簿高祖為晉所潛誅死裴寂陽留守寂為晉陽宮副監與高祖厚善以宮人私侍高祖秦王與劉文靜定計因寂白高祖脅之起兵高祖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太宗貞觀初坐為浮屠法雅連坐免官歸蒲州後為奴所告放靜州帝念其**尉遲恭**字敬德以字行為朔散大夫後為劉武周將與尋相姓齊名相降秦主世民世民出戰為王世充

兵所窘敬德拔山之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交兵敬德射殺齊王元吉高祖三年卒**李靖**京兆人通書史其勇悍知高祖有異志自因土急變高祖定京師將斬之秦王世民為請得釋後為行軍總管與江夏王李孝恭擊蕭銑平之太宗即位為刑部尚書兼中書令伐突厥敗之頡利可汗亡去張寶相擒之於是斥地自陰山至大漠矣貞觀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六

李勣本姓徐家富於財初從翟讓後事獻高祖嘉之賜姓附屬籍從秦王平王世充充俘寶建德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振旅凱旋太宗即位守并州十六年太宗美其賢於長城高宗即位勣勸立武后

陸狀无通鑑 卷十 唐 汲古閣

平定高麗以其地為州縣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孫敬業舉兵討武后兵敗見殺削屬籍**江夏王**道宗太祖高祖之祖也之姓徐氏江夏王曾孫高祖之從兄詔之子也少從秦王征伐有功太宗立與李靖平突厥貞觀九年卒于交州都督

河間王孝恭亦太祖之孫高祖從兄弟安為禮部尚書貞觀十四年卒唐**房玄齡**與宗室惟河間江夏有征伐之功房玄齡字喬齊州人父彥謙仕隋為司州刺史玄齡舉進士第仕隋較讎秘書省太宗徇渭北玄齡上謁一見如舊署記室參軍太宗征伐未嘗不從建成之難玄齡定計居多為王姬男尚公主太宗末年卒年

七十 **杜如晦** 京兆人仕隋為澄陽尉秦

子進兵部尚書與房玄齡共 **魏徵** 有少志

通書籍從李密進十策密不能用去之

後至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高祖拜

為祕書丞至黎陽說李勣歸朝後太子

建威引為洗馬太子敗太宗用為諫議

大夫屢以直言規諫太宗皆容 **魏謩** 世孫

受之貞觀十七年卒史不言壽 **魏謩** 世孫

擢進士第 **文宗** 時為起居舍人宣宗時

為御史中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

末年為太 **王珪** 字叔玠祖僧辨仕梁為大

子少保卒 **王珪** 將珪仕隋為太常治禮郎

高祖入關李綱薦為世子府參軍遷太子

中舍太子建成敗 **太宗** 召為諫議大夫

陸狀无通鑑 卷十 **汲古閣**

與魏徵嘗直言諫評遷侍中禮部尚

書貞觀十三年卒年六十九

馬周 博州人武德初補州助教不治事刺

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

周為何條陳二十餘事帝聞之召與語

大悅詔直門下省遷侍御史累遷 **蕭瑀** 梁

中書令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 **蕭瑀** 梁

明帝子也女兄為隋帝后隋末為河池太

守高祖入關挈郡歸唐拜民部尚書

武德初為內史郎中書令也 **蕭俛** 裔孫

宗即位為左僕射貞觀中卒 **蕭俛** 裔孫

第進士舉賢良為左拾遺 **穆宗** 初為中

書侍郎門下平章事與段文昌為相議銷

兵而朱克融王庭湊作亂復 **孫伏伽** 仕隋

失河朔 **文宗** 時卒于家 **孫伏伽** 為萬

年縣法曹 **高祖** 即位上書諫事擢治書

時御史致仕 **張易之** 入仕美姿容私侍

高宗時卒 **張易之** 入仕美姿容私侍

太后後為 **張長孫無忌** 高祖起兵無忌上

東之等所誅 **長孫無忌** 高祖起兵無忌上

有功封縣公定計太子建成之難無忌以

女弟為太宗皇后故甚見信任高宗立

無忌以元舅輔政高宗欲立武后無

忌不許後為武后所譖貶黜自縊死

褚遂良 父亮仕隋為散騎常侍遂良初

泰王即位為起居郎受顧命輔高宗 **傳奕**

以不許立武后貶官卒于愛州刺史 **傳奕**

初仕隋為漢王諒儀曹高祖初為太史

令嘗上疏極詆浮圖法 **太宗** 即位又言

陸狀无通鑑 卷十 **汲古閣**

佛法有害國家無補百姓 **劉仁軌** 少好學

貞觀十三年年八十五卒 **劉仁軌** 武德初

河南安撫大使任瓊嘗有論奏仁軌為宸

定其業緣此見知補息州參軍遷陳倉

尉以斬折衝都尉見重於高祖以之進用

後高宗時為將屢立大功武后時卒

年八 **裴行儉** 為吏部侍郎設長名榜甚服

人心 **裴行儉** 為吏部侍郎設長名榜甚服

李連旬誘吐蕃以攻安西朝廷欲討之恐

為西方生事請送波斯王質子歸道出二

蕃若權以制之可不勞而攻也朝廷從之

行儉至西州乃陰勒部伍擒獲都支及遮

旬刻石紀功而還調露初突厥阿史那

德溫傳反詔行儉為定襄大總管討之既

陸狀无通鑑

卷十唐

汲古閣

而其黨伏念執溫傳降突厥...
 淳元年卒...
 為有資格無賢...
 不肖據資考...
 戰屢有功聖曆...
 三年卒年七十...
 書門下三品...
 宗景雲初倪若水...
 亂常貶饒州刺史...
 入為崇文館學士...
 折衝府兵小將...
 又從太宗破高麗...
 也克之平百濟擒...
 其王乾封二年卒...
 戰太宗見之授游...
 高麗計鐵勒皆有...
 永淳二年卒...
 薛仁貴...
 貴太宗征高麗...
 貴應募驍勇善...
 高麗時伐...
 唐休璟...
 時為安西都護...
 吐蕃戰屢破之...
 之數伏屠宗時...
 武后時為監察...
 中宗時為朔方...
 厥不取踰山牧...
 中書門下三品...
 敏以字行舉明...
 屢執法與酷吏...
 甚眾武后末年...
 卒于司僕少卿...
 法曹請代郭崇...
 秋公之賢北斗...
 為大理丞...
 武后時為地官...
 侍郎同鳳閣...
 張仁愿...
 本名...
 仁愿...
 徐有功...
 弘名...
 徐有功...
 弘名...

陸狀无通鑑

卷十唐

汲古閣

驚臺平章事屢諫...
 子武后聖曆三年...
 年白居易...
 也白居易...
 規諫王涯不喜...
 州司馬又召為...
 政遊居易獻虞...
 郎武宗時為刑...
 有長慶集行於...
 自號香山居士...
 張東之以太學...
 史不載所進...
 張昌宗兄弟奉...
 罷其政事封王...
 思所魏元忠...
 害魏元忠...
 中侍御史監李...
 為鳳閣侍郎同...
 吏幸臣所誣譖...
 進衛尉卿同中...
 亂宮掖元忠無...
 思元忠懼上還...
 事誣構元忠貶...
 卒于涪陵道年...
 為通泉尉任狹...
 為涼州都督遣...
 盡水陸之利粟...
 道大總管玄宗...
 新州起為饒姚...
 州司馬道卒姚...
 鳳閣鸞臺三品...
 又出玄宗即位...
 自同州刺史入...
 相開...

元四年罷薦宋璟自**宋璟**舉進士第武
代次年卒年七十二
人官鯁正 睿宗時以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 玄宗時自廣州都督入相
封廣平公 開元八年罷 **張說**武后時以
第二十五年卒 年七十五 **張說**賢良對策
屢進屢黜玄宗立以中書侍郎武后之世仕
下平章事又為中書令封燕國公 議封
禪 後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開元
十七年為右丞相遷左 **張九齡**韶州曲江
丞相次年卒年六十四 **張九齡**人擢進士
第為較書郎 玄宗即位遷左補闕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不許相
牛仙客忤旨出為荆 **李石**襄邑王神符五
州長史卒年六十八 **李石**世孫神符與高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唐 汲古閣
祖同祖第進士 文宗時為李聽行軍司
馬入奏事文宗嘉之累擢戶部侍郎同尚
書門下平章事 是時宦官專橫石敢與
縉紳賴以自強仇士良等使人殺之不
死乃罷去 武宗時為河東節度使將
軍王弁作亂石走後為東都留守卒
劉知幾名子玄以字行第進士 武后時
前代作史之失人服其博 **李延壽**貞觀
玄宗時坐事貶安州別駕卒 **李延壽**中直
史館先是宋齊梁陳魏周隋各有國史南
北二方互相詆毀延壽父太師思所以改
正事未成而卒延壽乃續成父業為南北
七代史詳於北而畧於南以唐承隋故也
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稱其書 **王忠嗣**以父
後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 **王忠嗣**死王

事玄宗用為將屢敗吐蕃 拜朔方節度
使又為龍石河西節度兼朔方河東佩四
將印控制萬里 玄宗欲攻吐蕃石堡城
忠嗣言未可李林甫忌其功多譖毀 會
玄宗使董延光攻石堡無功乃歸罪忠
嗣貶漢陽太守 徙漢東卒年四十五
宇文融以世家初仕富平主簿 玄宗時
籍收隱戶為監察御史陳便宜請較天下
進御史中丞其見信用 後以黃門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凡百日罷錢穀自此
不治 後以隱沒官錢事覺貶平樂尉流
嚴州 **李光弼**營州人父本契丹酋長歸朝
道卒 **李光弼**為左羽林大將軍 光弼初
仕親衛府中郎將為王忠嗣兵馬使 朔
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為副 後欲以女妻之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唐 汲古閣
光弼引疾去歸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
其能為河東節度副使分朔方兵五千出
討賊屢敗史思明之兵封臨淮郡王 代
宗立宦官魚朝恩用事譏忌光弼吐蕃入
寇光弼遷延良祠恩不敢入援拜東都留守
光弼不敢釋兵辭以歸徐州收租廣德二
年卒年 **郭子儀**華州人以武舉異等補左
五十七 **郭子儀**衛長史九原太守 安祿
山反拜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與賊
戰河北屢敗之方圖范陽祿山巢穴也會
哥舒翰敗於潼關 肅宗即位
與廣平王代宗也收復東京
封汾陽郡王 代宗時僕固懷恩招引回
紇吐蕃入寇子儀單騎見回紇酋長皆下
拜引去吐蕃失援亦引去 **房琯**字次律
德宗建中二年卒年八十四 **房琯**以蔭補

弘文生隱不出開元中張說表為較書郎
歷憲部侍郎 玄宗幸蜀瑄馳至普安上
謁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奉璽詣
靈武見肅宗 瑄有重名甚見器待自請
討賊兵敗于陳 肅宗斜帝待未衰 乾元
元年出為邠州刺史歷晉漢二州 實應
二年召拜刑部 **李泌** 字長源七歲知為文
尚書卒于道 玄宗開元十六年召
見其見器重張說賀帝得奇童張光齡呼
為小友 及長令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
甚厚即肅宗也 嘗作賦譏楊國忠忠惡
之斥置肅春郡 肅宗即位方欲訪求而
泌已自至帝大悅嘗與謀議 更事代宗
德宗時為集賢殿崇文館學士貞元四年
卒年六 **楊綰** 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 玄
宗已試又加詩賦一篇擢右
陸狀无通鑑 卷十唐 汲古閣
拾遺制舉加詩賦自綰始 代宗時元載
誅以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下士相賀于朝崔寬毀池觀黎幹減駟
馭郭子儀徹聲樂莫不翕然從化未幾卒
崔祐甫 玄宗時第進士為壽安尉 代宗
甫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除吏
八百多親故 李正已為請獻錢三十萬
祐甫令賜淄青將士 **柳渾** 天寶末第進士
以伐其謀是歲卒 德宗貞元三年
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吐蕃
與渾瑊會盟渾瑊曰臣竊憂之吐蕃果劫盟
卒為張延賞所疾罷政事為 **元結** 字次
散騎常侍五年卒年七十五 肅宗時上時
魏之裔孫天寶末第進士 肅宗時上時
議三篇擢金吾兵曹遷監察御史 代宗

立授著作佐郎修國史為道州判 **元載** 天
史遷容管經畧使罷還京師卒 寶
初以舉明莊老文列四子學人高第補新
平尉 肅宗末領度支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 代宗立進中書侍郎代宗惡李輔國
之專恣不欲顯誅使盜殺之載預其謀
又預誅魚朝恩載推益重納賄賈 **田弘正**
官恣為貪橫大曆十四年賜死
父延玠為食田承嗣為從父昆弟承嗣本安
史將史朝義敗承嗣歸朝為魏博節度使
憲宗時魏博軍亂推弘正為主弘正與眾
約籍六州諸吏于朝眾許諾弘正遂獻德
棣二州納千為質 穆宗立改成德
軍節度使成德即鎮冀也軍亂遇害
劉晏 玄宗時封泰山晏八歲獻頌行在即
授太子正字號神童又舉賢良方正
陸狀无通鑑 卷十唐 汲古閣
補溫令 肅宗時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
領江淮租庸使 代宗立為戶部侍郎領
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使如故 後罷以兼御史中丞
領東都河南江淮租庸鹽鐵使敘不及
民而用度足德宗立為楊炎所譖賜死
第五琦 京兆人少以吏幹進 北海太守
察御史江淮租庸 **常袞** 代宗時以門下侍
使 德宗時卒 肅宗初立貶潮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德宗初立貶潮
州刺史 起為福建觀察使化閩人知學
俗為之一變卒 **武元衡** 則天皇后之族奉
于官年五十五 **武元衡** 進士累遷華原令
憲宗時代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 元和
八年召還執政滿青李師道請赦吳元濟

使人白事不恭元衡叱去之師道使賊殺
元衡賊投書於道曰無急我先殺汝
帝乃下詔能得賊者錢千萬授五品官
於是捕得張晏李絳擢進士宏辭補渭南
等十八人斬之元絳尉憲宗初為翰林
學士每進規益元和六年以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足疾罷為吏部尚
書使文宗時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其友易之輕也乃棄去天寶初從安西
節度討護密戎狄國也有功授本府別將
肅宗即位李嗣業以安西兵赴難以秀實
為副代宗時為涇原鄭穎節度使楊炎
欲城原州秀實與謀論不合召為司農卿
朱泚反召秀實與謀議欲僭號秀實以笏
擊泚為泚顏真卿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
黨所殺安祿山反真卿傳檄討祿山河北
諸郡皆從既而祿山急攻諸郡多陷真卿
以人心危乃奔郡奔行在歷事肅宗代
宗德宗後為盧杞所忌使之宜慰李希烈
為希烈李晟兆州人世以武力仕玄宗時
所殺李晟年十八從王忠嗣擊吐蕃以
一矢殪其酋長忠嗣曰萬人敵也大曆
初為李抱玉右軍將馬麟與吐蕃戰敗展
拔麟出封合川郡王為神策軍都將德
宗立吐蕃寇劔南展將神策兵擊走之
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與馬燧大破悅
軍于洹水朱滔王武俊來救曰悅晟引兵
抗滔悅會朱泚反帝幸奉天召晟赴難
進軍收復京城誅朱泚乃拜晟鳳翔隴右

陸狀元通鑑

卷十唐

汲古閣

節度使行營副元帥西平郡王固言吐
蕃不可與盟遂與宰相張延賞有隙貞
元三年冊拜太尉中書令李愬愬子也
罷其兵九年卒年六十七李愬愬初仕協
律郎憲宗討吳濟以愬為唐鄧節度使
卒用計盡擒元濟後帥魏博以疾代去以
太子太保分馬燧汝州人學兵書有大志
司東都卒馬燧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
陽燧說循使殺其親信傾其本根則進退
無據循然之不時發為祿山所殺燧亡奔
平原顏真卿平原不守乃走魏寶應
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城尉累遷
懷州刺史後從抱玉入朝代宗聞其名擢
為商州刺史史累遷河東節度使德宗建
中初田悅反詔燧討之大敗悅軍李懷
光反燧以誠感懷光大將徐廷光廷光降
卒斬懷光後墮吐蕃計使渾瑊與渾瑊
盟為所劫貞元九年卒年七十渾瑊鐵
勒九姓渾部人父隸朔方征伐瑊玄宗世
屢立戰功累遷中郎將安祿山反瑊從
李光弼征伐肅宗即位瑊從郭子儀收
復兩京代宗時吐蕃入寇瑊屢敗之
朱泚反從德宗幸奉天城守拒戰未嘗解
甲與李晟同收復京師懷光反與馬燧
計平之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四陸贄字
詔釋之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四陸贄字
與蘇州人年十八第進士及中博學宏詞
科調鄭縣尉遷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
使庾何等行天下贊說使者以五術省風
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
六德省疲瘵五要簡官事遷監察御史
德宗聞名召為翰林學士時李希烈田悅

陸狀元通鑑

卷十唐

汲古閣

陸狀元通鑑

卷十唐十八

派古閣

反德宗問贊計策贊為條陳事宜及未
泚反從狩奉天帝每事咨訪多所裨益
貞元八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既而裴延齡用事贊極言其失帝不悅
罷為太子賓客延齡譏毀百端帝怒欲誅
之賴陽城力爭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
召還未杜牧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府巡
官累遷殿中侍御史文宗時著罪言守
論戰論以譏切用兵之失歷黃池睦湖
州刺史卒于中書舍人年五十牧詩
情致豪邁人呼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裴延齡為部郎員外郎累遷司農少卿領
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釣距取宿
姦老史與謀以固帝寵多其簿最吏員以

陸狀元通鑑

卷十唐十九

派古閣

裴度字中立擢進士第試宏詞舉賢良方
人元和六年遷司封員外郎王師討蔡
使度視行營諸軍陳攻取策與帝意合拜
刑部侍郎李師道遣賊殺宰相武元衡
併傷度議者請罷度以安二鎮反側帝曰
度得全天也罷之是賊計行及刺愈乃
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討
蔡諸軍多不利他相請罷兵度奏病在腹
心不去且為大忠十二年以門下侍郎
平章事彰義軍節度使彰義即淮蔡軍額
淮西宣慰處置使督諸將討賊賊平封晉
公知政事既而皇甫鎛以聚斂得罪度
每以為言鎛與程異譖毀之出為河東節
度使招討使元稹克融王庭湊作亂加度
鎮州招討使度有成功出為東都
留守諫官論度不可罷會中人使幽鎮還
且言軍中謂度在朝則兩河諸侯強者畏
忠者懷今居東人人失望帝乃詔度朝京
師度移書克融廷湊皆罷兵後出為
淮南節度使敬宗立詔度復輔政帝為
劉克明等所弑度定策誅之立文宗文
宗立太和四年上政事出為山南道節度
使李訓鄭注之亂宦官專恣度上書申
理多所全活時天子擁虛器政由宦官
度無經世之意作別墅號綠野堂與白居
易等把酒相歡開成韓愈字退之鄆州人
三年卒年七十六憲宗元和初為國
子博士著進學解累遷中書舍人初憲
宗討蔡宰相多請罷兵愈上言淮西敗可
立而待在下斷與不斷耳宰相不喜敗

陸狀元通鑑

卷十唐

汲古閣

右庶子裴變宣慰准西碎為行軍司馬
 淮西平進刑部侍郎上表論佛骨貶朝
 州刺史鯨魚移去不為害穆宗時以兵
 部侍郎宣撫王庭湊庭湊聽命遷吏部長
 慶四年卒
 年五十七 **劉蕡**字去華明春秋擢進士第
 正對策言宦官之專考官以其切直不取
 取後七年有甘露之禍令狐楚牛僧孺
 為節度辟為幕府授祕書郎 **李訓**本名仲
 宦官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卒 **李訓**言擢進
 士第補太學助教坐事流象州 **文宗**立
 召還結鄭注注命之見王守澄訓揣知文
 宗之意惡宦官乃與注合謀誅宦官拜禮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託言金吾左
 仗有甘露降欲因之盡誅宦官 **鄭注**以方伎
 官事覺為仇士良等所殺 **鄭注**游江湖

在李愬軍見知於監軍王守澄守澄薦之
 官至節度使與李訓同謀誅宦官不克仇
 士良使人 **李德裕**字文饒父吉甫憲宗時
 殺之于鎮 **李德裕**為宰相德裕以蔭仕
 穆宗時召為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御
 史中丞初吉甫為相李宗閔牛僧孺以
 賢良對策譏切執政德裕怨之遂與宗閔
 僧孺有隙各分朋黨及僧孺相出德裕為
 浙西觀察使牛李之憾結矣 **文宗**立召
 拜兵部侍郎宗閔秉政與僧孺排德裕出
 為鄭滑節度使徙劍南 **武宗**立召入以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澤潞擒
 劉稹功業甚盛 **宣宗**立累貶崖州司戶
 太中二年卒年六十三 **德裕**不喜進士
 嘗言臺閣美官當 **鄭畋**擢進士第為宣武
 用公卿子弟云 **鄭畋**推官僖宗時以兵

陸狀元通鑑

卷十唐

汲古閣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鳳翔節
 度使 **黃巢**陷京師帝幸蜀敗在鳳翔屢
 敗巢兵巢挫衄不得西行軍司馬 **李昌言**
 襲敗賊委軍入蜀為相昌言遂為留後
 賊平昌言與中官田令孜及陳敬瑄毀短
 之帝知其情不之信敗請罷政事以安反
 側乃授簡較司徒太子太保留蜀以子
 凝績為壁州刺史留侍養卒年六十三

王鐸第進士 **懿宗**時為相後罷 **僖宗**
 令簡較司徒義成軍節度使諸道行營都
 統率衛兵梁蜀之師屯盤屋移檄天下
 初諸軍環視賊莫肯先及鐸檄至士爭奮
 屢破巢軍巢勢日蹙田令孜策賊必敗
 欲專其功乃罷鐸使歸鎮後數月巢走克
 復京師策勲為關東諸鎮第一徙昌義軍

節度使鐸家世貴裘馬鮮明妾侍且眾過
 魏魏帥樂貞子從訓使人劫之家屬吏佐
 三百人皆遇害朝廷 **顏杲卿**與真卿同五
 徵弱不能治其罪 **顏杲卿**世祖以門蔭
 入仕安祿山未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
 守祿山兵敗為 **張巡**擢進士第累遷真源令
 祿山所殺 **張巡**安祿山反巡起兵討祿
 山單父尉賈贲亦起兵至雍丘與巡會
 適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潮暫出行部
 城中人殺守者迎賁巡等入據城潮
 來攻巡等屢敗之賁巡等入據城潮
 睢陽太守許遠合後安慶緒益兵使尹子
 讓巡而居其下後安慶緒益兵使尹子
 奇來六糧竭城陷俱被執見 **元德秀**字紫
 殺遠右相敬宗之曾孫也 **元德秀**芝河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吏不敢易子曰不使罪爾曹即焚之觀
察使素賢之不効也後遷羅江令導侍不

過三四人吏

宦官

見任高力士初事玄宗于藩邸及即位漸
甫楊國忠等皆厚結力士故能至將相宦

官用事自力士始而性專謹玄宗欲立壽
王力士勸立肅宗玄宗自蜀還為李輔國
所譖流巫州遇赦還玄宗肅宗皆崩力士
捧遺詔勸哭而卒年七十九李輔國幼給
事肅宗肅宗即位事多與參決輔國不茹
革為浮圖詭行人不疑也輔國專橫遷太
皇入西內代宗立罷其權尊為尚父不欲
顯戮使使者夜刺殺之程元振與李輔國
共立代宗專橫譏間藩鎮來瑒以失元振

何易于

山何易于常春月與賓客泛舟出益昌索
民挽粹易于身挽舟朴驚問易于曰方春

百姓耕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疾驅去
鹽鐵官取於利詔下益昌易于曰益昌
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乎命吏閣詔

芝耳天寶十三載卒于家天下謂之元魯

源明曰吾不幸生衰世所以幸者識元魯

秀乃知名其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由此德

德秀所自為歌也帝聞之曰賢人之言

哉河內之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由此德

房瑄曰見紫芝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

德秀乃知名其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由此德

源明曰吾不幸生衰世所以幸者識元魯

芝耳天寶十三載卒于家天下謂之元魯

山何易于常春月與賓客泛舟出益昌索

民挽粹易于身挽舟朴驚問易于曰方春

百姓耕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疾驅去

鹽鐵官取於利詔下益昌易于曰益昌

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乎命吏閣詔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宰相不得專後以老罷卒于家初士良知
文宗與訓注之謀欲廢之而學士崔慎由

死爭不肯奉詔乃止且戒勿泄慎由臨終
書以授其子胤胤遂結朱全忠誅宦官以

至亡唐蓋原於士良云田令孜僖宗時為
左神策軍中尉帝驂少事一由令孜黃巢

既平而諸鎮又犯關乘輿播遷皆令孜之
所致也始帝幸蜀田令孜數因屏壽王壽

王立是為昭宗令孜乃馳入蜀依其兄陳
敬瑄令孜本姓陳諱詔削官爵流僊州不

後與敬瑄同謀敬瑄與令孜俱得罪敬瑄
據蜀不受命王建攻敗敬瑄乃斬之劉季

述與王仲先昭宗時嘗廢昭宗立太子崔
胤結神策軍將殺仲先執季述殺之奉昭

宗反正韓全誨昭宗既反正崔胤請主左
右神策兵李繼昭請還北司乃以全誨張

意賜死吐蕃入寇李光弼疑懼不敢入援

天下歸咎元振乃放歸田里後入京師圖

不軌長流秦州死乃放歸田里後入京師圖

彥弘為左右神策中尉既而崔胤與帝謀盡誅宦官全誨乃結岐帥李茂貞使以兵入衛而胤約全忠亦以兵至全誨乃劫帝幸岐全忠聞政及貞戰不勝乃殺全誨

酷吏武后時將圖革命任用酷吏與羅織以受昧下獄以誅鉤不附已者索元禮後

西市周興流嶺表為仇人所殺侯思止後為武后所榜殺之郭弘霸多殺人

州長史賜死其善惡報應甚明也

藩鎮唐自玄宗信任王忠嗣安祿山節度使之權始重安史之亂諸叛將以土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唐 源古閣

地降代宗方喜賊平皆因其各位授以節度使其始也惟有魏博鎮冀盧龍三道除

相倣云魏博在河北田承嗣以安史降將為節度使傳悅緒季安至

弘正歸朝而史憲誠作亂復盜有之憲誠為其下所殺推何進滔為帥傳弘敬

全皞全皞為其下所殺推韓弘君雄為帥賜名允中傳簡簡死眾推樂彦

積為帥僖宗時也鎮莫在河北李寶臣以安史降將授節度使傳惟岳王

武俊殺惟岳而代之傳士真承宗承弘正為帥承元不致世襲歸于朝詔以田

懿景宗時受命平劉稹傳紹鼎即幽

州之地李懷仙以安史降將為節度使為其下朱希彩所殺希彩又為其下所殺眾推朱泚為帝後泚弟滔誅此人

朝遂奪其位此因雷京師德宗時反滔既死大將劉惔總軍務傳朱克融總總歸朝

自立軍變又殺克融而推李載義為帥載義又為兵馬使楊志誠所逐載義歸

朝甚見禮待志誠又為其下所逐眾推史元忠總後務志誠歸朝廷元忠表上志

誠車服借擬乘輿遂誅之元忠又為部將陳行泰所殺次將張仲武代之仲武為帥

為帥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仲武為帥討回鶻頡斯有大功傳子直方為帥

方多不法恐下有變起乃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主軍務允伸卒子簡會立歸朝

軍中推張公素為帥大將李茂勳襲公素公素戰不利歸朝於是其後有

恭子守光父子與李克用為仇劉仁山東地李正己代宗時襲逐節度侯希

逸而奪其位傳納師古師道為帥宗時師道及大將劉悟斬師道以歸朝

橫海滄州山東之地程日華往滄州宣慰忽軍變推日華為刺史朱滔王武俊反

招日華日華不從德宗嘉之以滄州置橫海軍俾為史傳懷直懷信權憲

宗時淮西平權入朝穆宗時田弘正遇害穆宗以李全畧故鎮州將乃授橫海軍節度使死子同捷襲為帥文宗時反詔諸

將討斬之宣武今東京唐汴州劉玄佐德宗時李重耀反玄佐襲取宋州遂為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唐 汲古閣

制史李希烈敗玄佐進取汴州遂為汴宋
節度使死朝廷以吳泰為帥軍中不許乃
推玄佐子士寧萬榮死大將鄧相恭執其子歸朝
廷別命董晉代之彰義蔡州淮西之地
力希烈死大將牛勣殺希烈之子并希
烈自獻于朝德宗以勣為節度軍亂又
殺仙奇眾推少誠主軍務德宗因授以節
度使少誠死眾推吳少陽并少誠兄弟
為主傳子元濟反憲宗命裴度李愬討
擒之李師道授澤潞節度使傳從
諫至鎮反武宗命諸鎮討擒之
突厥北狄也突厥其國號也可汗其君號
也頡利始畢之類其諡號也可教其

陸狀元通鑑

卷十唐

汲古閣

妻號也信斤葉護特勒其官號也高祖起
太原乞兵于始畢可汗突厥使人往來恃
功驕恣死處羅可汗立頡利侵暴中國後
突厥弱為太宗所擒披其地為二郡督擢
酋豪統之突厥後分為吐蕃本西羌屬有
東西不能為大害云吐蕃百五十種有
發羌居析支水西蕃發聲近故曰吐蕃未
始與中國通吐蕃其國號也贊普其君號
也可教其妻后號也其官總號曰尚太
宗貞觀八年遣使朝貢又求尚主太宗不
許乃勒兵二十萬入寇屬羌皆叛應之太
宗命侯君集出擊之乃謝罪固請婚十
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妻之贊普大喜遣
諸豪子弟入學高宗武后玄宗之世國
寢強盛頻頻入寇安史之亂中國多故近
塞州郡多為所沒憲穆以後不甚大為

邊害宣宗之時回鶻亦曰回紇本匈奴高
河湟之地皆復回鶻車部也初臣突厥其
後突厥來討回鶻戰大破之因突厥大
太宗貞觀三年始遣使朝貢玄宗之世
國愈強盛安祿山反肅宗藉其兵力收
復兩京自是怙功時人寇邊邀求貨賂
馬求四十縑歲市萬數遂以公主下降
憲穆以後國漸衰弱武宗時澤潞張仲
武大破頡南詔地在蜀之西南古哀牢夷之
夏斯之眾南詔地有六詔不相君長蒙舍
詔在諸部之南故號南詔西吐蕃及
與蜀州接高宗時遣使入朝玄宗時其酋
長曰閣羅鳳是時鮮于仲通為蜀帥下忿
少方畧故事南詔常與妻子通蜀帥過雲
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乃閣羅鳳不
與乃表其罪由是發兵文殺虔陀取姚州

陸狀元通鑑

卷十唐

汲古閣

及小夷州三十二次年仲通舉兵出討閣
羅鳳遣使謝罪且請自新還所侵州不然
且臣吐蕃仲通不許進兵擊之仲通大敗
閣羅鳳遂臣吐蕃頻入寇蜀再遣李宓討
之又大敗蜀土騷動民不得安代宗末
閣羅鳳子異牟尋立大舉兵入寇德宗
發兵與戰大敗之又吐蕃責求無厭韋臯
帥蜀遣使招之異牟尋乃附唐文宗時
杜元穎為帥障候施沓南詔乘隙陷成都
大掠子女工伎萬餘人去懿宗時南詔又
攻交州進畧安南乃發天下兵戍守戍卒
不得代奉麗勛作亂黃巢因之而起咸
通十一年又寇蜀至成都節度使盧耽固
守力戰援兵亦至南詔引去高駢為帥南
詔來侵為駢所敗自是請和

姦臣

高宗初為李密記室太宗召為學士高宗立累遷弘文館學士勸高宗

十一義府高宗時舉對策中第高宗

險人謂笑中有刀高宗末以賊敗高宗

死于貶所傳游藝不知所進武后時請后

革命人告其謀反下獄死李林甫以宗室

子進玄宗時為相十九年專威福卒後楊

國忠使人暴揚其罪乃斷棺取含玉以庶

人禮葬之諸子皆從嶺表玄宗幸蜀論及

諸相至林甫曰嫉賢妒能舉無比者盧杞

父奔祿山之亂皆死節杞以陰仕進德宗

時為號州太守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為民

害詔徙同州沙苑又言同州亦陛下百姓

不如食之德宗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

也遂擢為御史中丞未幾以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專為姦險熒惑聰明奉

天之難李懷光暴其罪帝不得已貶新州

司馬而念之不哀卒于澧州別駕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叛臣

僕固懷恩本九姓鐵勒部人也祖

郭子儀征討嘗與賊戰軍退懷恩斬其子

介以令軍遂破賊代宗立召兵回紇回紇

已為史朝義所誘引兵十萬盜邊先是肅

宗冊懷恩女妻可汗少子至是少子立其

女遂為可敦虜妻后也詔懷恩與可汗會

可汗大悅即助討朝義大敗朝義于東都

懷恩使子瑒還北朝義瑒戰屢勝朝義自

經死諸將皆罷兵懷恩還尚書左僕射中

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代宗詔

止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朝義諸將李懷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誠又止之使瑒攻雲京雲京敗走顏真卿

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先魚朝

思李抱玉四人耳餘人皆言枉然其將士

皆郭子儀部曲若以子儀代之必相率來

歸子儀至河中瑒正攻榆次未下為其下

所殺獻首闕下懷恩告其母母提刀逐之

曰告汝勿反禍且及我懷恩率部曲走靈

武帝輦其母歸京師厚卹之加懷恩太保

中書令太宰郡王懷恩不從遂誘吐蕃入

寇諸將拒退之永泰元年懷恩誘諸蕃二

十萬大寇帝下詔親征會懷恩病死郭子

儀往見回紇酋長酋長見子儀且請擊吐

蕃自效子儀分兵與回紇戰吐蕃于涇州

始懷恩討賊合門死事者四十六人帝隱

忍未嘗言其反惻然曰懷恩為下所誤耳

大曆四年冊其幼女為公主嫁回紇云李

懷光世仕朔方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
部子儀為節度使委以軍政軍中畏之德
宗時為晉絳磁隰等州節度使有功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泚反帝狩奉天懷光
率所部奔命倍道而進敗泚兵于醴泉使
人奉表以聞時城中已危得之乃安泚解
圍去為盧杞所抑不得進見遂怨望謀反
朱泚平詔馬燧討之貞元元年部將牛名
俊斬其首以獻帝念其功時懷光諸子皆
自殺帝以外孫賜姓李名承緒繼懷光後
仍賜錢置

逆臣

安祿山柳城胡人本姓康母嫁安延
州節度使張守珪用為互市郎升為偏將
敢勇屢立功天寶元年為平盧節度使又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兼幽州又兼河東凡控制三道士馬強盛
蓄積富厚十四載十一月舉兵反陷東都
僭位國號燕改元聖武十五載六月陷京
師至德二載為其子慶緒所殺慶緒既嗣
位其年九月廣平王及郭子儀等復京師
慶緒敗走至東都十月廣平王等進兵復
東都慶緒奔河北戰屢敗乾元二年三月
為其將史思明所殺史思明契丹部人與
安祿山同月生長相善俱事節度使張守
珪為捉生將累遷平盧兵馬使祿山反使
思明攻陷河州北平郡祿山死慶緒戰屢敗
判官取仁知乃說思明使歸朝轉禍為福
思明乃絕慶緒殺其使者李光弼問之使
烏承恩往宣諭思明即使人奉十三郡兵
八萬圖籍歸于朝詔思明為歸義郡王范
陽長史思明外順命而內與賊通帝亦知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之以思明會事烏承恩之父帝以承恩為
河北節度使圖之承恩至范陽事世武
殺承恩復反乾元二年正月思明討承恩
聖周王三月殺安祿山更圖號建元順
天上元二年二月為其子朝義所殺朝義
既立建元顯聖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
輩等取為朝義下召之皆不至朝義在河
北欲還幽州會雍王即德宗也與僕固懷
恩等至朝義戰不勝代宗廣德元年正月
朝義還幽州發兵既出大將田承嗣以朝
義妻母降朝義自縊死父子偕號凡四年
不納朝義自縊死父子偕號凡四年此
幽州人與弟滔俱為李懷仙部將代宗大
曆七年節度使朱希彩為其下所殺泚潛
結數人大呼曰帥非朱公不可乃推泚為
雷後拜節度使幽州自懷仙以來未嘗朝
謁泚唱諸鎮以騎三千入衛既行屬疾或
勸其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既至天子
大悅禮待甚厚滔為雷後寢剪落泚爪
牙泚知為滔所賣乃請雷京師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滔原兵將劉文喜誘眾作亂
泚討之既斬文喜外一無所戮滔入德之
進泚中書令拜太尉及滔原兵過京師以
猶待不如意作亂遂推泚為主僭位國號
大秦改元應天又號漢李晟等進軍收復
京城泚以范陽卒三千北走泚腹心朱惟
孝等共殺泚傳首以獻黃巢曹州人世驚
鹽富于貲稍通書記通鑑云舉進士不第
懿宗末群盜起僖宗乾符二年濮賊王仙
芝作亂巢率眾得千人以應仙芝是時天
下思亂旬月之間眾至數萬三年朱威大
破仙芝奏言仙芝已死縱罷麾下兵後數

日州縣奏言仙芝尚在詔復遣之士皆悍
行思亂賊殘破曹僕汝鄭盧壽蘄黃等州
蘄州刺史約與賊和詔授仙芝左神策押
衙果恨賞不及已怒仙芝恐衆怒不敢反
乃復爲盜分兵而去四年仙芝陷鄂州巢
陷鄆沂等州五年仙芝攻洪州招討使宋
威大破斬之時巢攻亳州仙芝餘黨歸巢
推巢爲主南下攻陷沂濮虔吉饒信等州
六年攻陷福建使劉巨容敗之而不窮
追巢復振再入饒信宣歙等州廣明元年
自汝州攻東都陷之入關十二月陷京師
僭位國號大齊建元金統中和三年諸鎮
兵大集二月巢敗走出關四年至太山
勢窮令其甥林言斬其首以降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一

紀傳始終要括

五代 本朝歐陽

梁高祖 姓朱氏以黃巢降將爲汴州節度使

爲其子友珪所弑 開平末帝 討亂誅友珪

四年乾化二年凡再改元 貞 明六年 龍德三年 凡再改元

而嗣統 唐兵至乃自殺 後唐 莊宗 姓朱氏北狄沙陀部人 祖國

巢有克用封晉王與梁高祖有仇屢舉兵相攻 伐 克用卒 莊宗嗣位舉兵滅梁 以李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一

汲古閣

氏爲唐屬籍仍國號唐 後軍變推戴 明宗 明宗 遇害 同光三年 凡一改元

本蕃種晉王養爲子 出征軍變推之 閔帝 爲主 天成四年長興四年再改元 以明宗之子 嗣位 潞王 宗養

兵反乃自殺 應順一年一改元 子本姓王氏 舉兵反而據其位晉高祖 以契丹兵至乃自殺 清泰三年一改元

晉高祖 石氏以河東節度使假契丹之援舉 地與契丹而臣事之 出帝 以高祖猶子嗣

天福七年凡一改元 丹契丹舉兵虜之而去仍不改 元 契丹舉兵虜之而去仍不改

漢高祖 劉氏以河東節度使乘契丹之亂 兵守境契丹兵退乃舉兵逐契丹守

者而即位乾祐隱帝以高祖之子嗣位
一年一收元祖隱帝乾祐之號不改元
太祖兵至為
亂兵所殺
周太祖郭氏以鄴都留守舉兵漢隱帝
姓柴氏太祖皇后之姪太祖養以為子
宗有英武收復契丹關南之地顯德六年
一收恭帝以世宗之子嗣位在
元祖恭帝位一年禪位于宋
馮道初事燕王劉守光守光唐末為幽州
敗事晉王為掌書記為唐莊宗所滅守光
居其中為一茅菴諸將有掠得人美女以
遺道者道不敢拒密訪其主而還之居
父喪歲饑悉出所有以賑鄉里躬自負薪
陸希範五代
晉王即位是為唐莊宗道以戶部侍郎
充翰林學士明宗即位為宰相為相十
年多所諫益晉世多事北虜食求無厭
使人皆憚行道獨請行歷事漢周四代
亦為相周世宗王朴東平人舉進士第周
時卒年七十三王朴世宗鎮澶州辟為掌
書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上平邊之策
累遷樞密使又定曆律正雅樂顯德六
年卒年五十四
十國唐末之亂諸節度刺史有兵力吳
密盧州人初為盜後應募為隊長十國
使而據盧州唐即拜為刺史累遷節度使
攻下江進州都因拜為吳王死傳源
隆演溥溥僭號稱帝為李氏所篡

十六世共四南唐李昇為吳將徐溫養
權李溫死昇繼執楊氏之權遂篡位
江煬兵敗歸宋三前蜀王建許州人本為
世共三十九年昭宗時為蜀川節度使唐亂併有四川之
地昭宗梁初稱帝傳子衍為唐莊宗所滅
再世三後蜀孟知祥邢州人唐末叔父遷
十五年宗以知祥為節度使明宗末年知祥反
蜀以知祥為節度使明宗末年知祥反
明宗以知祥為節度使明宗末年知祥反
師伐蜀知祥乃僭號國號蜀傳子再世四十年
南漢劉隱本上蔡人祖世以商販居南海
父謙為封州刺史卒廣州表隱代
陸希範五代
為刺史梁初拜節度使中國方亂士大
大避亂者多往依之遂奄有嶺南封南海
王卒弟襲立梁末僭位國號漢傳
成銀銀拒命王師攻破擒之五世共十
年楚馬殷唐末劉建峯據有潭州殷為其
唐昭宗因拜為潭州刺史殺宋推殷為帥
初拜中書令封楚王傳希聲希範
希廣希範立與其兄希範爭國希範於
南唐南唐以兵至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楚之亂也周行逢與劉玄王進達攻敗
唐兵進達玄等自相攻擊玄死周世宗
以行逢為節度使知潭州傳子保衡國
亂建隆初歸宋二姓六王共五十七年
吳越錢鏐杭州人聚鄉兵與董昌擊敗黃
巢前軍唐以昌為杭州刺史鏐為指

輝使 呂反 徵攻 殺呂 唐昭宗 即位 拜
 鏐為 節度使 中書令 傳 元 昭 宗 佐 叔
 待其 厚 四世 共八 十四 年 閩 王 審 知 本 光
 唐末 起為 盜引 兵南 入福 建 據 有 州 郡 潮
 以潮 為福 建觀 察使 潮 卒 審 知 代 立 進
 節度 使梁 初封 閩王 傳 延 翰 延 鑄 鑄 僭
 號 國號 閩 傳 繼 鵬 延 義 延 義 立 與
 弟延 政自 相攻 延政 據建 州建 國號 殷 改
 元即 位大 將連 重遇 殺延 義盡 殺王 氏子
 孫唐 州章 州諸 將皆 自立 稱晉 年號
 南唐 閩亂 引兵 攻延 政虜 之而 去泉 州
 諸將 降于 吳越 南平 為高 季昌 初事 朱全 忠
 五世 五十一 年 梁 初進 中書 令後 唐
 史遷 荆南 節度 使 梁 初進 中書 令後 唐
 封南 平王 傳 從 諱 梁 初進 中書 令後 唐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二 五代 梁 初進 中書 令後 唐
 繼冲 歸于 宋 五 主 五 十七 年
 東漢 劉昱 漢高 祖之 弟也 為太 原尹 隱
 帝遇 害 周祖 請立 昱之 子湘 陰公 斌 昱
 遣斌 未至 京師 而周 祖已 即位 斌遇 害
 昱遂 據河 東承 漢嗣 國號 漢 傳子 承 鈞
 敗出 降 二主 二十八 年
 繼元 姓何 承鈞 養子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二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君臣

周翟黃謂君仁則臣直 威烈王紀 子思言

衛君臣自賢 安王紀 漢陳平問楚君臣項

王果大疑亞父 高祖箕倨罵趙王敖 並高

帝紀 文帝禮周勃甚恭袁盎諫之 賈誼

上書勸文帝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帝納其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二 君臣 汲古閣

言養臣下有節 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

申屠嘉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

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並文帝紀 景帝寵幸

晁錯傾九卿 景帝紀 武帝寵用東方朔等

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大臣數屈 武帝

踞廁視衛青不冠不見汲黯 並武帝紀 霍

光權重黨親根據每朝見上斂容禮下之

夏侯勝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

君誤相字於前並宣帝紀 人上章言馮異

權重光武以示異謂義為君臣恩猶父子

光武謂馮異厚意久不報異願光武無忘河

北之難 光武保全功臣不令以吏職為過

耿弇等亦上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並光武紀

蜀劉備與諸葛亮情好日密備曰孤

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獻帝紀 晉秦王堅

得王猛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穆帝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君臣 汲古閣

紀 北魏王肅見魏主陳策魏主與之言不

覺促席恭遇日隆自謂君臣相得之晚齊武

帝紀 唐有言請去佞臣或陽怒以試之太

宗曰君源臣流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之直

溫彥博言於上曰魏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

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徵曰君臣同體相與盡

誠 魏徵又言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為忠

臣 太宗謂侍臣曰公輩常宜為朕思惕帝

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

不相保乎 又謂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

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太宗問侍臣曰自古君亂臣治或臣亂君治

孰愈魏徵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

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懷諫雖有良臣將安所

施並太宗紀 李泌對德宗曰李晟馬燧有

大功聞有讒之者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君臣 汲古閣

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

矣德宗紀 後周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

治之方未得其要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

不易論世宗紀

宰相將相附

周魏文侯卜相於李克威烈王紀 魏以田

文為相吳起不悅請與論功 吳起為楚相

貴戚大臣多怨並安王紀 江乙言楚昭奚

恤為相 顯王紀 秦蔡澤代范雎相 昭襄王紀

紀 漢高祖論相 高帝紀 曹參代蕭何為

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約束 惠帝紀 陸賈

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呂后紀

文帝問錢穀決獄於陳平平對各有主者

文帝不用竇后弟為相以申屠嘉相 竇文紀

紀 田蚡為相除吏權移主上 丞相封侯

自公孫弘始 石慶為相事不關決醇謹而

陸賈元通鑑 卷二十四 宰相 汲古閣

已 公孫賀不受丞相印綬 田千秋無他

長以一言寤意取相 竇武帝紀 丞相致仕

自韋賢始 魏相好觀漢故事奏四方災變

丙吉為相上寬大知大體 蕭望之以意

輕丞相左遷 竇宣帝紀 蜀諸葛亮為相事

無巨細咸自決嘗自校簿書楊顒諫亮謝之

魏文帝紀 陳壽評諸葛亮識治良才管蕭

之亞 魏明帝紀 晉張華相魏帝數年雖聞

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惠帝紀 唐房玄齡善

謀杜如晦能斷 房玄齡為僕射以度支繫

天下利害嘗有闕未得人乃自領之 房杜

不言功 竇太宗紀 姚崇為相兼兵部尚書

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 齊澣

謂姚崇為救時宰相時人又謂盧懷慎為伴

食宰相 姚崇薦宋璟自代 宋璟為相務

擇人隨材任使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 姚

陸賈元通鑑 卷二十五 宰相 汲古閣

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

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二人進見上

為之起後李林甫相禮遇殊卑薄矣 宋璟

嚴禁惡錢以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煩擾

人怨之玄宗罷璟相 張說有才智而好賄

好面折人至於叱罵宇文融李林甫共奏彈

頗有狀玄宗罷說中書令 張嘉貞不管家

產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 蕭嵩以韓休

恬和謂其易制引之爲相共事休守正不阿
嵩漸惡之宋璟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李

林甫譖罷張九齡相玄宗相林甫上卽位

以來所用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

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

尚直九齡旣得罪自是朝士皆容身保位

李林甫以陳希烈桑佞易制故引以爲相政

事一決於林甫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養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宰相 汲古閣

成天下之禍並玄宗紀元載以裴冕老病

易制舉以爲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楊綰

爲相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代

宗方倚綰釐革弊政法制釐立而綰薨曰天

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楊綰之速並代宗紀

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有

貞觀之風李泌謂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

下之事咸共平章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

相百官白事更遜不言後奏請依至德故事

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其後日一

易並德宗紀憲宗選擢宰相推心委之裴

垺竭誠輔佐罷重稅賞諫官垺器宇峻整人

不敢干以私憲宗謂李吉甫專爲悅媚李

絳真宰相並憲宗紀裴度威望遠達四夷

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舍以身繫國家之輕

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文宗紀元和後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宰相 汲古閣

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罷李德裕在

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沛然若無事時

武宗紀周墀爲相韋澳曰願相公無權官

賞刑罰與天下共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

天下自理宣宗紀

將帥

周吳起殺妻求爲魏將又爲士卒吮疽威烈

王紀子思言衛棄干城之將安王紀燕

以騎劫代樂毅將 趙以趙括代廉頗敗於

長平 竝赧王紀 秦李牧趙之北邊良將 始

皇紀 漢漢王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

漢王奪韓信軍印易置諸將 竝高帝紀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廉頗李牧 周亞夫以

軍禮見天子 竝文帝紀 文帝戒太子以周

亞夫真可任將兵 景帝紀 李廣程不識治

軍煩簡不同 衛青不斬蘇建示不專權 竝

陸梁无通鑑 卷十二 將帥 汲古閣

武帝紀 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

願屬大樹將軍 淮陽王紀 鄧禹威名稍損

光武遣馮異代禹安集 祭遵雅歌投壺

光武謂吳漢隱若一敵國 竝光武紀 魏關

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飛愛恤君子

而不恤軍人 文帝紀 蜀諸葛亮為將罰二

十以上皆親覽 明帝紀 晉羊祜在軍輕裘

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

羊祜以信懷吳人每交兵刻日而戰不為

掩襲出軍行吳境皆計所侵送絹償之與陸

抗對境遺抗酒抗飲之曰豈有酖人羊叔子

哉 竝武帝紀 唐太宗謂李世勣道宗不能

大勝亦不大敗辭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 太

宗紀 突厥入寇疑非辭仁貴為將仁貴免

胄示之虜失色引去 高宗紀 武后宴吐蕃

使臣時唐休璟亦款宴使臣屢窺之曰洪源

陸梁无通鑑 卷十二 將帥 汲古閣

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 武后紀

王忠嗣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

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以邀功名

玄宗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言

非殺數萬人不能克其後上命哥舒翰攻之

士卒死數萬果如所言 竝玄宗紀 上以李

光弼代郭子儀為節度使光弼始至號令一

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時將士樂子儀

之寬憚光弼之嚴

肅宗紀

李抱真謂朔方

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

李光弼

治軍嚴重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

子儀

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士以是爲

差於是士卒皆不勸爲耕軍有餘糧

並代宗紀

紀 張巨濟發兵防秋戒之曰此行凱旋之

日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及德宗宴勞其

將士皆不敢奉詔上深歎美之

郭子儀身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將帥

爲天下安危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

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衆不非

陸贄奏克

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

李晟收復京城公私按堵秋毫無犯

並德宗紀

官吏

均任

久任附

漢董仲舒策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

非謂積日累久也

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

守黜曰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並

武帝紀

宣帝考試功能拜刺史守相親見

問不數易漢世良吏爲盛

出諫官以補郡

吏蕭望之諫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張安世

絕不許

黃霸謂數易官吏之害治道去泰

甚耳

並宣帝紀

王嘉上疏論久任

哀帝紀

光武始用孝廉爲尚書郎

朱浮上疏言

守宰不可數易

江馮上言令司隸校尉督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將帥

察三公陳元謂不宜光武從之

並光武紀

郎官出宰百里

並

第五倫以太守爲司空

明帝紀 章帝詔方正補外任云堯試臣以

職

並章帝紀

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徐防始

臧罪增錮

子孫劉愷謂非先王意安帝詔是之

並安帝紀

紀

尚書令左雄請久任

李固云尚書猶

天之北斗宜擇人

遣八使分行州郡

並順

帝紀

唐高祖擢李素為侍御史謂此官清

而要

高祖紀

太宗疏刺史名於屏風又命

五品已上舉堪為縣令者 太宗謂房杜職

當求賢授任敕細務屬左右丞 馬周上疏

言今朝廷惟重內官輕州縣刺史多用武人

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太宗善之謂刺州

朕自選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太宗紀

陳子昂疏云遣使巡行不可任非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官史

汲古閣

其人刺史縣令不可不擇又曰宰相陛下之

腹心刺史縣令猶手足

武后紀

初李嶠欲

立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執

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乃表言濫官之弊

中宗時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

吏部選人衰髦無手筆者方補縣令

並中宗

紀

御史李傑將奏李日知貪暴日知反結

傑罪侍御史楊瑒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

以恐惴則御史臺可廢矣 或言按察使徒

煩擾請精簡刺史縣令姚崇曰今止擇十使

猶患未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

得皆稱職乎 玄宗時輕外任倪若水出為

刺史見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餞之曰班生

此行何異登仙 正觀之制入奏必使諫官

史官隨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服牙冠

彈百官及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廢之宋璟為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官史

汲古閣

相復正觀之政非祕密皆令對仗奏聞 玄

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

自書十韻詩賜之

並玄宗紀

常袞為相杜

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

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推薦引拔無虛日除官

八百人代宗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曰選

擇百官不敢不詳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

代宗紀

穆宗姑息將卒詔諸道大將久次

及有功者悉奏除官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薄鎮牒補列將薦之士大夫皆扼腕歎息穆宗紀

薦舉

周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報王紀漢蕭何追

韓信 魏無知薦陳平並高帝紀河南吳

公薦賈誼 張釋之十年不得調袁盎知其

賢而薦之並文帝紀董仲舒策使諸侯郡

守擇吏賢者歲貢各二人 武帝令郡國舉

陸狀元通鑑 卷上漢舉 汲古閣

孝廉 詔議不舉孝廉者罪並武帝紀韓

增舉馮奉世使西域宣帝謂所舉得人 張

安世薦人不受私謝並宣帝紀石顯以前

殺蕭望之京房乃薦貢禹以自解免元帝紀

王章雖為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

王鳳既劾死王章杜欽勸其舉直言以釋流

言成帝紀 韋彪議選舉以才行為先其要

在選二千石章帝紀 虞詡上疏薦左雄

左雄請舉孝廉限年四十又以顏子詰徐淑

左雄嘗薦周舉舉後劾左雄雄悅謝之天

下賢之並順帝紀 晉羊祜所進達之人不

知其由曰拜官公門謝恩私室吾所不敢武

帝紀 謝安舉兄子謝玄為將不負所舉烈

宗紀 唐崔異式嘗鞠劉仁軌後仁軌知政

事遽薦異式杜易簡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高宗紀 武后命宰相舉尚書郎狄仁傑舉

陸狀元通鑑 卷上漢舉 汲古閣

其子光嗣果稱職武后曰卿足繼祁奚矣

元行冲謂宰相狄仁傑曰明公之門多珍味

願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

一日無也 狄仁傑為相妻師德實薦之仁

傑不知數擠師德於外武后以告仁傑出歎

曰妻公盛德我為其包容 狄仁傑薦張柬

之有宰相才武后卒用為相又嘗薦姚元崇

桓彥範等數十人率為各臣或曰天下桃李

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並武

后紀

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望京官及郎

官御史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舉以行

殿最

肅宗紀

陸贄為相請令臺省長官各

舉其屬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

未幾上密諭贄除改宜自擇勿任諸司贄又

上奏

德宗紀

裴均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判

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二 唐紀

汲古閣

朝廷至公他日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

則不可

憲宗紀

文宗謂宰相薦人勿問親

疎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

才避嫌而去之又為至公也

文宗紀

知人

周趙平原君不知毛遂

報王紀

秦魏安釐

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

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孝文王紀

漢張良

謂黥布彭越可使韓信可屬大事漢王謂

魏大將安能當韓信高帝謂子房蕭何韓

信皆人傑吾能用之呂后問高帝代蕭何

相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

並高帝紀

文帝召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以使酒難

近見罷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

短之出為長沙傳

並文帝紀

武帝謂汲黯

社稷臣衛青有將帥材天下服武帝知人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二 知人

汲古閣

武帝察霍光忠厚令輔少主

並武帝紀

昭帝知霍光之忠上書者之詐霍光以張

安世自副以杜延年有忠節

並昭帝紀

元

帝用史高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副京

房論石顯致亂元帝知之不能退

並元帝紀

成帝知劉向洪範論為王氏起然不能奪

王氏權王章奏王鳳專權薦馮野王成帝

感寤王鳳劾奏章大逆成帝欲用劉向為

王氏所持終不遷

竝成帝紀

光武度黃防

必縛馮愔 隗囂使馬援奉書雒陽中黃門

引入光武幘坐迎笑援曰陛下何知非刺客

姦人而簡易若是 光武謂龐萌爲社稷臣

而反

竝光武紀

許劭月旦評嘗謂曹操治

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

靈帝紀

何

顓謂荀或有王佐材曹操亦曰吾子房也

蜀劉備見孫權借荊州周瑜謂蛟龍得雲雨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終非池中物 魯肅謂劉備曰龐統非百里

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展驥足

竝獻帝紀

劉備謂馬謖言過其實不可用諸葛亮不

以爲然後謖果有街亭之敗 魏延勇猛過

人欲請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

許延嘗恨已才用之不盡

魏明帝紀

劉寔

謂鍾會鄧艾必破蜀而皆不還果然

元皇帝

紀

晉羊祜見王衍曰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武帝紀

山濤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

此人也

惠帝紀

何曾謂晉武帝後嗣其殆

乎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 桓彝見王導

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竝懷帝紀

慕容垂

奔秦王猛勸苻堅早除之堅不從

海西公紀

桓玄受晉禪其后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

宜早除之玄不從

安帝紀

唐太宗謂封德

彝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正患已不能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知 馬周客遊長安舍於常何家何武人不

學周代何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

何對曰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之以

常何爲知人 太宗謂王珪識鑒精通令品

藻房玄齡以下衆服確論 太宗面舉羣臣

得失以相戒謂褚遂良如飛鳥依人人自怜

之

竝太宗紀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謂士之

致遠先器識而後才藝王勃駱賓王等非享

福之器

高宗紀

張九齡謂祿山貌有反相

不殺必為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

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玄宗紀

裴度言淮西

必可取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

後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上以裴度為

知人

憲宗紀

用人

周齊威王以四臣為寶韓宣惠王欲兩用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用人

汲古閣

公仲公叔為政繆畱曰不可

竝顯王紀

漢

漢王得韓信陳平背楚歸漢漢王即拜為

都尉

竝高帝紀

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言

事書奏天子召見三人皆拜為郎中下詔

求異材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竝武帝紀

鄧

禹勸光武延攬英雄

淮陽王紀

光武用侯

霸為尚書令明習故事法度

郭伋謂光武

選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竝光

武紀

蔡邕上封事云孝武之世郡舉孝廉

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儒輩出文武並

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靈帝紀

劉備得劉

巴黃權等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

獻帝紀

唐秦府舊人怨未遷官太宗謂王者至公無

私官擇賢才豈以新舊為先後哉

高祖紀

權萬紀奏房玄齡王珪考官有不當魏徵謂

失委任之體

太宗謂魏徵勸偃武修文朕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用人

汲古閣

能任公公能稱所任房玄齡奏府庫甲兵

遠勝隋太宗云若公等盡力又安乃朕之甲

兵也太宗論君子小人魏徵云天下未定

則專取才喪亂既平則須才行兼備權萬

紀言宣饒二州銀發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

謂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乃黜

萬紀李勣在并州太宗謂為長城豈不壯

哉太宗謂以人為鏡可知得失魏徵沒亡

一鏡矣 太宗翦鬚救李勣又謂勣可託孤

云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 房玄齡畱守

京師聞李緯拜尚書但云美髭鬚帝遽改緯

洛州刺史 太宗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

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汝於後用爲僕

射親任之 並太宗紀 侍郎崔玄暉未嘗請

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武后曰自卿

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乃還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二 用人 汲古閣

舊任仍賜綵 武宗紀 玄宗欲用牛仙客爲

尚書張九齡不可李林甫謂仙客宰相才遂

賜爵隴西縣公 玄宗謂高力士曰朕欲高

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曰天下大柄

不可假人上不悅 並玄宗紀 肅宗與李泌

爲布衣交及卽位事無大小皆咨之進退將

相亦與之議泌言諸將畏憚天威陳事或不

能盡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王熟議奏聞 肅宗

紀

代宗召李泌置之蓬萊書院 元載以

李泌有寵於上攻之不已代宗謂泌曰元載

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

載卿可來且屬少遊善待之 常袞言於上

曰陛下久欲用李泌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

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德宗以張涉爲

翰林學士事無大小皆咨之親重無比 德

宗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二 用人 汲古閣

薦楊炎上亦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 張

涉稱喬琳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琳喜

詖諧無他長聞者駭愕 並代宗紀 劉晏常

以辨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廉勤之

士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

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 德宗初疎

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

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得以藉口 陸贄

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大小事必與之謀行止必與之俱時謂之內相然贊數直諫迨上意虛杞雖貶官上心庇之故贊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德宗在興元召李泌爲左散騎常侍 德宗猜忌不任臣下官必自選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艱於進用羣材滯淹陸贄上奏諫 自陸贄貶官尤不任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用人 汲古閣

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 並德宗紀 李吉甫爲相謂中書舍人裴

垏曰吉甫流落十五年罕接後進君子精鑒願悉力爲我言之垏取筆疏三十餘人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故有情乎絳曰宰相職在量才受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猶將用之避嫌而棄才非徇公也 憲宗曰卿輩當爲

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絳曰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 並憲宗紀 後周世宗以魏仁浦爲相或以仁浦不由科第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爲輔佐者豈由科第 世宗紀

吏道

漢文帝吏少文多質 文帝紀 倪寬負租當免民恐失之輸賦更以最上 武帝紀 雋不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吏道 汲古閣

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故爲吏嚴而不殘 霍光持刑罰嚴杜延年輔之以寬 並昭帝紀 俗吏尚嚴黃霸獨用寬和宣帝召爲廷尉 趙廣漢善爲鈞距以得事情治京兆者莫能及 龔遂治勃海一切便宜從事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勃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 東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

為右扶風 蕭望之為左馮翊欲討試其政

事 黃霸潁川治為天下第一召為京兆尹

張敞為京兆尹方略不及廣漢頗文以儒

雅 韓延壽治潁川承廣漢後改教化修古

禮吏民不忍欺 嚴延年母責其為郡多刑

殺 黃霸在潁川八年政事愈治 張敞五

日京兆 並宣帝紀 韓宣謂吏道以法令為

師 京兆尹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何武為

陸狀无通鑑 卷十二 吏道 汲古閣

吏守法盡公去後常見思 並成帝紀 嚴詡

以桑召何竝以剛代 平帝紀 天下兵起獨

平原賴伏湛撫循以全 卓茂初到縣吏民

笑其不能數年教化大行 南陽太守杜詩

政治清平語云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潁川

願借留寇恂 孔奮在職四年無資歸單車

就路 張堪為漁陽守民歌曰桑無附枝麥

秀兩岐 劉焜為江陵令反風滅火後為弘

農守虎北渡河自謂偶然 並光武紀 太守

袁安條上楚獄無驗者謂掾吏曰如有不合

太守自當 明帝紀 廉范為蜀郡太守民歌

曰咎無襦今五襦 章帝詔云蠶淨之吏悃

悃無華 並章帝紀 虞翊為朝歌長謂不遇

槩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安帝紀 蘇章為刺

史按故人姦臧 順帝紀 范滂為清詔使按

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

陸狀无通鑑 卷十二 吏道 汲古閣

令臧污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劉寵為會稽

太守郡中大治召為將作大匠有父老各齎

百錢以送寵寵曰吾政何能及公勤苦父老

為人選一大錢以受之 並威帝紀 **唐**張鎮

周為舒州都督曰今日與故人歡飲明日以

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無縱 高祖紀 陸

象先政尚寬簡嘗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

之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玄宗紀 李德裕鎮

西川作籌邊樓圖蜀地形訪山川道路險易遠近皆若身歷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寃安崔郾治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鄂地險民雜夷俗慆狡爲姦非威刑不能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竝文宗紀

考績

陸狀无遺鑑

卷十二考績

汲古閣

漢京房奏考功課吏法朝臣皆以爲煩碎謂

宜以房爲郡守

元帝紀

谷永奏言聖王不

以名譽加於實効

成帝紀

魏陳羣立九品

官入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區別人

物第其高下

文帝紀

劉邵作都官考課法

七十二條崔林杜恕等議皆以爲非治本事

竟不行

明帝紀

晉詔杜預爲黜陟之法委

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

載主者總集採按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均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不曲以法盡也事竟不行劉毅上疏謂陳羣中正之法有八損宜更立制帝不能改竝武帝紀劉頌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

唐每

希遷考課能否惠帝不能用惠帝紀

陸狀无遺鑑

卷十二考績

汲古閣

領之

高祖紀

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

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又改注曰

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無愧又改曰寵辱

不驚考中上

高宗紀

省官

漢光武減吏員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十置

一光武紀

晉武帝時議省州縣半吏荀勗

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

如清心 武帝紀

隋牛弘問劉炫曰周禮事

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

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按不

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又曰

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何得

乎弘善其言而不能行 煬帝紀

唐太宗命

房玄齡併省官畱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太宗

宗紀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曰戶口雖減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二 省官

及古開

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

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謂未當也詔

先所減官竝復 德宗紀

李吉甫奏請併省

內外官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

九人 憲宗紀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

令柳仲郢裁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武宗紀

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

百八十三員 宣宗紀

吏祿

漢宣帝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宣帝紀

哀帝詔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成帝紀 王莽

以制作未定自公侯至小吏不得俸祿各因

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供給焉 王莽紀

光武詔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

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光武紀

北魏始

班百官俸祿祿行之後守令坐贓死者衆淮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二 吏祿

及古開

南王奏請依舊斷祿高閭以為給祿則廉者

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

其姦廉者不能自保 齊武帝紀

隋先是官

吏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至文帝始詔公卿

以下皆給職田毋得與民爭利 文帝紀

唐

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

至倍稱多破產者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俸

於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玄宗從之 玄宗

宗紀

元載以仕進者樂京師惡其逼已乃

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楊綰為相奏加京

官俸定節度使以下至簿尉俸祿代宗紀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

俸從之德宗紀李吉甫奏國家舊章品官

月俸有限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權

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

衮為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閒劇隨事增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汲古閣

加時謂通濟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
閒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量定以
聞憲宗紀

報功

漢高帝封韓信為淮陰侯 封蕭曹等功臣

張良勸先封雍齒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

以蕭何第一竝高帝紀 武帝欲侯寵姬李

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

初高祖封列侯百四十三人至武帝時

四人竝武帝紀

蕭望之議馮奉世矯制不

宜受封 宣帝以霍光等十一人皆有功德

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竝宣帝紀

陳湯矯

制誅郅支石顯匡衡謂不宜加爵元帝用劉

向議封侯元帝紀

光武悉封諸功臣為列

侯 丁綝自謂功微求封本鄉 馮勤典諸

侯封事輕重遠近豐薄不踰莫不厭服 封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汲古閣

子密為不義侯 保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

職為過故皆無誅譴竝光武紀

明帝圖功

臣二十八人於雲臺馬援以椒房親不與明

帝紀

唐太宗命圖畫功臣於凌煙閣

太宗

紀 肅宗謂郭李已為相若克兩京平四海

無官可賞李泌曰今侯天下平莫若疏爵土

以賞功臣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小郡

豈難制哉

肅宗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三

君臣事要總紀

治道

漢武帝問申公以治亂之事對曰爲治者不
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竇太后言黃老 竝

武帝紀

杜延年勸霍光宜修孝文時政

霍光知時務之要與民休息

竝昭帝紀

宣

帝勵精爲治

王吉上疏言公卿務在簿書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治道

汲古閣

期會未有建萬世之長策

宣帝謂漢家自

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竝宣帝紀

王莽

慕古不度時宜自攬衆事吏緣爲姦

王莽紀

朱浮言天地之功不倉卒願望治一世之

後 光武自隴蜀平未嘗言軍旅偃干戈修

文德退功臣進文吏 光武謂治天下欲以

柔道行之

竝光武紀

陳寵上疏云崇寬厚

去煩苛謂爲政猶張琴瑟

章帝紀

崔寔政

論言嚴之則治寬之則亂

桓帝紀

諸葛亮

治蜀謂劉璋暗弱政不舉刑不肅今吾威之

以法尚嚴峻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獻帝紀

唐太宗謂人君之患常由身出欲盛則費廣

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國危而君喪矣

太宗論周秦修短云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

得天下益尚詐力太宗謂房玄齡曰爲政

莫若至公太宗論隋文帝事皆自決朕則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治道

汲古閣

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事關宰相奏

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何憂不治魏徵封

德彞論教化太宗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

彥博曰願常如正觀初太宗謂侍臣創業

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魏徵謂

不知大體高宗卽位罷遼東之役及土木

之工

並太宗紀

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

政故永徽之政有正觀之風

高宗紀

賞罰

盡公綱紀修舉當時以爲有正觀之風

睿宗紀

姚元之請序進郎史玄宗仰視殿屋不

省後謂高力士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

奏聞共議郎吏卑秩乃一一煩朕耶人服上

識人君體

玄宗紀

憲宗論勤勞無爲杜黃

裳曰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

獄市煩細之事非人主所宜親也苟上疑其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治道

汲古閣

下下欺其上求理不亦難乎憲宗問爲理

之要何先裴垍曰先正其心憲宗問宰相

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曰秦以慘刻而亡漢

以寬大而興祖宗仁政結於人心故悖逆之

臣旋踵而亡先後可見矣李吉甫言天下

已太平宜爲樂李絳曰今烽火屢驚水旱時

作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

樂哉

于頔勸上峻刑憲宗曰頔大姦臣欲

使朕失人心耳 憲宗與宰相論治道曰朕

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

等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憲宗問宰相

玄宗先理後亂何也崔羣曰人皆以天寶十

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

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分

也 並憲宗紀 文宗御延英謂牛僧孺曰天

下何時當太平卿有意乎對曰太平無象今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治道 數古閑

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

謂小康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 李德裕復

入相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

邪正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爲朋黨 並文宗紀

君道

漢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 高帝紀 文景

清淨恭儉安養天下 景帝紀 董仲舒策言

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 汲黯謂武帝內

多欲外施仁義 並武帝紀 元帝不省召致

廷尉爲下獄 元帝優游不斷讒佞用權謀

殺蕭望之帝涕泣追念恭顯免冠謝 並元帝紀

馬援謂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馬

援論高帝無可無不可光武動如節度 光

武置公孫述隗囂於度外 詔百僚上封事

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光武講論經理勤勞

不怠總理權綱 並光武紀 明帝以褊察爲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五 君道 漢古閑

明嘗怒自以杖撞郎 明帝紀 樊準上疏云

人君不可以不學 明帝紀 崔寔政論言孝

宣明於君人之道 桓帝紀 唐李密見太宗

謂真英主也 高祖紀 太宗曰人言至尊無

所畏憚朕則兢兢業業魏徵曰願慎終如始

太宗謂發一言未嘗不三思 太宗謂朕

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張行成上書以萬乘

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竊爲不取上善之

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衆或以

勇力以辯口以諂諛以姦詐以嗜欲人主少

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 太宗謂朕成功

過古人者由有五事耳 竝太宗紀 德宗卽

位動遵禮法省不急之貢罷梨園使及樂工

三百餘人舉故事六品以上日令二人直待

制備顧問 代宗紀 文宗謂周墀曰敕獻受

制於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

陸米无通鑑 卷十三 唐道 蘇古剛

不如因泣涕不復視朝 文宗紀 宣宗性明

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

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

詠之謂之小太宗 宣宗紀

諫諍

周孟嘗君用公孫戍之言不受象牀 顯王紀

秦始皇長子扶蘇諫坑儒 始皇帝紀 漢

蕭何諫沛公王漢中 高帝紀 叔孫通諫惠

晉繁複道 惠帝紀 王陵諫呂后欲王諸呂

高皇后紀 賈山上書勸文帝納諫 文帝

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詔除誹謗妖言之罪以聞過失 竝文帝紀

夏侯勝直言武帝不宜立廟樂 魏相白去

副封以防壅蔽 宣帝博延賢俊民多上書

下蕭望之問狀 鄭昌上書訟益寬饒謂上

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竝宣帝紀 辟

陸米无通鑑 卷十三 唐道 蘇古剛

廣德諫元帝乘樓船帝曰曉人不當如是 元

帝紀 成帝輯檻旌直臣 成帝紀 韓歆以

直諫死 光武紀 魏陳羣諫明帝好土功

辛毗諫作臺觀 竝明帝紀 晉劉毅以晉武

為桓靈 武帝紀 隋煬帝謂虞世南曰我性

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

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

地上 煬帝紀 唐孫伏伽上表諫罷遊戲高

祖褒擢之賜帛 高祖以舞胡爲散騎侍郎
李綱諫之上謂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太宗

召張玄素問以政道擢爲侍御史 張蘊古

上大寶箴賜帛除大理丞 太宗患吏受賂

密使人賂之有受者欲殺之裴矩諫 並高祖

紀 太宗英毅見人必假辭色嘗謂公卿曰

宜以虞世基爲戒事得失無惜盡言 孫伏

伽諫騎射以爲諫議大夫 魏徵曰人主兼

陸狀无通鑑 卷十三 諫諍 汲古閣

聽則明 魏徵每犯顏苦諫太宗爲之霽威

王珪諫納廬江王姬 張玄素諫修洛陽

宮太宗罷役仍賜之綵 太宗將幸九成宮

避暑馬周上疏且云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

示返期 太宗謂魏徵廷辱我須殺此田舍

翁 太宗言羣臣啓對多失次魏徵謂諫者

弗意觸忌非借之顏色豈盡情哉 皇甫德

參諫修洛陽宮太宗怒欲治其謗訕魏徵謂

上書不激切不足動人主之心太宗乃賜德

參絹 太宗作層觀望昭陵魏徵諫 或云

三品以上輕魏王太宗怒魏徵諫之帝曰私

愛忘公及聞徵言方知理屈 太宗立顯仁

宮官吏有闕儲侍被譴者魏徵以煬帝事諫

上謂非公不聞此言 魏徵上疏人主善始

者多克終者寡因陳十思 魏徵上疏言監

形莫如止水監敗莫如亡國願取鑒於隋

陸狀无通鑑 卷十三 諫諍 汲古閣

歲早詔上封事魏徵上疏比正觀之初不克

終者凡十條 太宗云人苦不自知其過可

爲朕言之 房玄齡疾篤上表願勿伐高麗

並太宗紀 自褚遂良韓瑗之死天下以言

爲諱李義感諫封五嶽人喜謂之鳳鳴朝陽

高宗紀 玄宗宮苑宴樂遊獵有過差轍謂

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 千秋節

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

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爲書曰
千秋金鑑錄 李林甫召諫官曰諸君不見
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補闕杜璡
上書言事黜爲下邳令自是諫諍路絕矣 並

玄宗紀

元載恐奏事者訐其私乃請百官

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

晉州男子郇模持竹箱葦席哭於東市曰願
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代宗召見其言圖者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
也 並代宗紀 德宗問陸贄當今切務贄以

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 贄

論諫有九弊上有六下有三角勝人恥聞過

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 懷此六者君之

弊也諂諛顧望畏懷此三者臣之弊也 姜

公輔諫造塔德宗以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

論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陸贄諫不從

李晟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 陸贄以事

有不可常力爭之或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

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陽城爲諫議大夫見

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厭之誠獨不言

及陸贄等貶城乃疏論裴延齡姦佞又曰旣

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並德宗紀

元稹上疏論諫職願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

憲宗曰諫官多謗訕無實朕欲謫其尤者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以儆其餘李絳曰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

況罪之乎 憲宗嘗欲獵苑中謂左右曰李

絳必諫不如且止 李絳曰若臣畏避左右

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是

陛下負臣也 李吉甫曰人臣不當強諫李

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若陷君於惡豈得謂

忠絳或久不諫憲宗曰豈朕不能容受耶

韓公論佛骨 穆宗問柳公權書對曰心正

則筆正 並憲宗紀 劉栖楚額叩龍墀 穆宗

紀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

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

敬宗紀

宣宗樂聞規諫多曲意從之得大

臣章疏必焚未盥手讀之 魏謩爲相正言

無所避上歎其有祖風 並宣宗紀

刑賞 爵賞附

周齊威王烹阿封卽墨 烈王紀

申子相韓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刑賞

汲古閣

昭侯請任其兄不許 韓昭侯藏弊袴待有

功者 並顯王紀

漢高帝召季布斬丁公

上怒蕭何請苑下廷尉械繫 並高帝紀 文

帝論誅諸呂功賜金益戶 賜吳王几杖賞

張武金錢 並文帝紀 公孫洪策言爵賞刑

罰 武帝謂伐宛萬里征伐不錄其過 公

主入金爲子贖死罪武帝許之終殺之 並武

帝紀 宣帝以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

金 王成僞增戶口以蒙顯賞 霍氏誅人

爲徐生上書言曲突徙薪無恩澤 趙廣漢

以私怨論殺竟坐要斬 詔求高祖功臣子

孫賜金復其家 以益寬饒上書怨謗下吏

寬饒自剄 鳳凰神爵集潁川賜黃霸爵黃

金百斤 蕭望之以意輕丙吉左遷 嚴延

年坐誹謗棄市 韓延壽坐奢僭棄市 楊

惲以驕奢不悔要斬 並宣帝紀 諸葛豐言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刑賞

汲古閣

周堪張猛罪元帝兩黜之 京房與石顯有

隙下獄棄市 並元帝紀 更始濫授官爵長

安爲之語曰爛羊頭關內侯 淮陽王紀 光

武卽位先求卓茂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

重賞以茂爲太傅 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

田不實獄死光武曰吾恨殺守相多 懷縣

令趙憲治大姓李子春罪趙孝公爲乞命光

武貴出之遷憲爲太守 並光武紀 明帝以

刺史郭賀有殊政賜輔轍三公之服

明帝紀

章帝加寵昆弟賞賜羣臣過制倉帑爲虛

章帝紀

蜀諸葛亮廢李平廖立及亮卒立

垂泣平發病死

魏明帝紀

唐太宗斬高德

儒謂典義兵誅佞人耳

隋恭帝紀

太宗謂

房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功賞宜在淮

安王上

高祖紀

長孫順德受人絹太宗復

賜之云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

盧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漢書

祖尚固辭交州都督太宗斬之

龐相壽坐

貪污太宗以秦府舊人欲聽還任魏徵諫止

蕭瑀劾李靖破頡利御軍無法太宗錄功

赦罪

尉遲敬德歐任城王目幾眇太宗云

國家惟賞罰勉自修飭無貽後悔

太宗縱

死囚還家期以來秋來皆如期至上赦之

高甌生秦府功臣犯法減死徙邊

太宗以

党仁洪有功年老而貪賊欲赦之乃席藁疏

食以謝天

竝太宗紀

武后赦魏元忠張楚

金等刑陰雲變爲晴霽

武后紀

玄宗幸東

都欲以道隘不治免河南尹宋璟諫上釋之

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

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

都督裴仙

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

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玄宗欲以

爲相張九齡謂宰相非賞功之官上乃止

竝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五

漢書

玄宗紀

肅宗時府庫無蓄專以官爵賞功

由是官輕爵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

肅宗紀

有獻瓜果者德宗欲授散試官陸

贄奏爵位不可輕用止可賜錢帛

德宗紀

奢儉

秦始皇破諸侯放其宮室得美人鍾鼓充之

始皇帝紀

漢沛公入關見秦宮室帷帳奢

麗欲留居之

蕭何營宮室過度

蕭何爲

家不治垣屋

並高帝紀

文帝罷露臺身衣

七綈示敦朴爲天下先

文帝紀

元帝納貢

禹言減穀食馬詔勿治宮館

又用貢禹言

減宮衛寬繇役減乘輿秣馬罷角抵

並元帝紀

紀

晉武帝焚雉頭裘於殿前

武帝紀

隋

煬帝翦綵爲花御龍舟

煬帝紀

唐太宗欲

營一殿監秦而止由是風俗素朴衣無錦繡

公私富給

太宗紀

玄宗焚珠玉錦繡於殿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前 玄宗時公主邑入少主不能具車馬或

言其太薄上曰且欲使之知儉嗇耳

並玄宗紀

德宗卽位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服

玩數千事毀元載劉忠翼馬璘之第時將帥

大臣宦官競治第舍時人謂之木妖故毀其

尤者

代宗紀

文宗舉衫袖曰此衣已三泔

矣衆皆美上之儉德柳公權曰陛下富有四

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

雍熙服澣衣乃末節耳

文宗紀

節義

周齊王蠋不事燕而死

報王紀

漢王陵母

仗劍而死 魯城不下守禮義

並高祖紀

光武召處士周黨嚴光等黨人見伏而不謁

自陳願守所志光拜諫議大夫不肯受耕釣

於富春山 公孫述召李業聘譙玄不就以

藥酒劫之死光武伐蜀表其閭祠以牢西土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歸心

並光武紀

荀彧始從曹操及見操加

九錫飲藥而卒

獻帝紀

晉苻堅遣兵侵晉

云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

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烈祖紀

唐祿山陷東京劉愷謂盧弈曰吾曹荷國重

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祿山執愷弈殺之弈

罵祿山數其罪且曰我死不失節何恨 顏

真卿召募勇士論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

顏杲卿起兵守備未全史思明引兵至城下賊執杲卿送祿山杲卿罵祿山而死

竝玄宗紀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巡聞玄宗已幸

蜀設天子画像於堂帥將士朝之士心益勸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 尹子奇圍

睢陽將士病不能戰城陷巡西向再拜曰臣

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竝肅宗紀

顏真卿宣慰李希烈希烈使千餘人拔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刀擬之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又叱四使曰注

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

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 吳澈請往宣慰

朱泚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非不知

往必死耳遂往泚殺之 段秀實以笏擊朱

泚曰吾豈從賊反邪泚黨殺秀實 李晟家

百口及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

中有言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

竝

宗紀

後周馮道累朝不離公師之位浮

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

榮遇之狀

世宗紀

明黨

漢甘陵周福房植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

始 宦官教張成弟子牢修上書告李膺等

爲部黨訕朝廷桓帝怒下郡國捕黨人連及

范滂陳寔之徒二百餘人至自請囚者賈彪

說實武上疏訟之得解皆令歸田里禁錮

竝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桓帝紀

李膺等既廢士大夫爲之號有三

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稱 宦官曹節奏

盡誅鉤黨郭泰不爲危言而禍不及 初范

滂等與申屠蟠知其卒有黨錮之禍乃絕跡

於梁碭之間

竝靈帝紀

唐王伾善書王叔

文善碁出入宮中太子愛幸因密結柳宗元

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程异等又因其黨以

進蹤跡詭祕莫有知者

德宗紀

順宗卽位

忠言王叔 父結於中韓泰柳宗元劉禹

錫爲黨於外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

順宗紀

憲宗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

李絳曰自古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

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也 憲宗惡

人臣好立朋黨裴度曰君子小人志趣同者

孰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

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甚殊在聖主辨其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爲邪正耳

竝憲宗紀

李德裕李宗閔各分

朋黨相傾垂四十年 德裕出爲觀察使八

年不遷以爲李逢吉引牛僧孺爲相而排已

由是牛李之怨益深不知上自擢之也 李

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

李虞劉栖楚姜洽張權輿又有附麗之者時

人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竝穆宗紀

李宗閔

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擠

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牛僧孺出以李德

裕同平章事文宗與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

士三分之一爲朋黨德裕因以排其所不悅

者 文宗欲以李仲言爲諫官李德裕曰不

可上顧王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

殊不懌德裕罷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所

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

朝中朋黨難 文宗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黨乃以賈餗及舒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爲

相庶其無黨而李訓亦起流人中致位宰相

然訓所惡朝士皆目爲二李貶逐之所獎拔

皆狂險之士

竝文宗紀

朱全忠貶獨孤損

裴樞崔遠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皆

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緝紳爲之一空

紀 哀帝

剛正

不與強禦附

周趙奢收租稅以法治平原君家

報王紀

祭遵格殺舍中兒 鮑永為司隸劾趙王

良無藩臣禮鮑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光武謂

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光武親見任延戒

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

臣子之節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上嘗出

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憚拒關不開上令

從者見面於門憚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

懷令趙熹治大姓李子春罪趙孝公貴戚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古閣

為請不聽 湖陽公主奴殺人董宜為令殺

之彊項不肯謝公主由是搏擊豪彊京師莫

不震慄 並光武紀 周紆為洛陽令貴戚局

踣實篤以聞章帝收紆獄 章帝紀 張綱埋

輪劾梁冀京師震悚 順帝紀 梁冀帶劔入

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即劾奏請廷尉論罪

百僚肅然 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

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匿於

穿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

陽獄 並桓帝紀

唐使者諷涼州李大亮

獻鷹犬亮密表太宗美之 太宗使宦官至

段志玄所志玄謂軍門不可夜開手敕不辨

真偽畱之至明太宗曰真將軍也 並太宗紀

狄仁傑為侍御韋洪機作宮壯麗乃奏其

導上為奢泰王本立恃恩用事乃奏其姦罪

請付法高宗並從之 高宗紀 韋月將告武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古閣

三思潛亂宮掖中宗命斬之宋璟固請按之

不許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不敢奉

詔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司戶李元絃

判歸僧寺刺史諂附公主命改判元絃大書

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刺史不能奪 並

中宗紀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

毀之睿宗 膺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

為所噬御 姦亦然 睿宗紀 王毛仲嫁

女玄宗爲之召客曰知汝不能致者一人及

環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稱腹痛而歸

其剛直老而彌篤玄宗紀 肅宗謂蕭華曰

李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

出問裴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

得輔國銜之肅宗紀 神策軍吏李昱賁富

人錢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繫曰臣尹京畿

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憲宗嘉其剛直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汲古閣

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

燒佛骨何可犯並憲宗紀 溫造奏彈李祐

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

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穆宗紀 韋澳爲

京兆尹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

械之宣宗曰鄭光甚愛之帶我不置何如澳

曰願聽臣繫之俟取租足乃釋澳歸府卽伏

之宣宗紀

姦佞

秦二世欲悉耳目之好趙高曰賢主所爲

趙高說二世深居禁中 趙高指鹿爲馬並

二世紀 漢公孫弘多詐順上指 公孫弘

布被之詐 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弘爲從諛

弘嫉之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徙黯爲右內

史並武帝紀 楊興常譽張堪謂上疑堪因

順指毀堪 楊興賈捐之相譽薦石顯顯奏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汲古閣

其詐僞罔上 召周堪張猛爲大夫石顯請

猛令自殺 石顯結納貢禹以解訪並元帝

紀 谷永因災異而諫以諸舅權之有內應

孔光不敢強諫 張禹對成帝無信言王

氏者朱雲請斬禹並成帝紀 胡廣歷事六

帝遜言恭色取媚於時語云天下中庸有胡

公靈帝紀 曹操下令自陳非有不遜之志

獻帝紀 晉石崇潘岳諂事賈謐岳望塵而

拜惠帝紀

隋煬帝惡聞盜虞世基但云鼠

竊狗盜勿以介懷

煬帝紀

唐太宗以高德

儒指野鳥爲鸞欺人主遂斬之

隋恭帝紀

太宗止木下宇文士及從舉之太宗以爲佞

人

太宗紀

武后謂狄仁傑甚有善政卿知

諧卿者乎仁傑曰陛下以臣爲過請改之知

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

蘇味道在

相位數歲依阿取容時人謂之蘇模稜

張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古關

昌宗譖宰相魏元忠引張說爲證宋璟謂說

曰名義至重不可黨邪陷正劉知幾曰無汚

青史爲子孫累說入言昌宗使誣證之武后

怒貶元忠爲尉說流嶺表

武后紀

武三

思譖張柬之等五人罷其政事封爲王後貶

之殺之

中宗紀

宋璟爲相廣州爲立遺愛

碑璟奏禁止以革諂諛

有薦山人范知璿

獻其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

可奏

李林甫柔佞多狡深結宦官及如

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內是奏對嘗稱

旨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爲上

所厚者必百計去之陽與之善而陰陷之

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爲左

右翼居則重關複壁一夕屢徙牀宰相驕從

之盛自此始

玄宗憂雨傷稼楊國忠取禾

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問高力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古關

士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

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元載既

誅魚朝恩代宗寵任益厚遂弄權舞智政以

賄成

秋霖池鹽多敗韓滉恐鹽戶減稅乃

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代宗遣蔣鎮往視

還奏如滉言表賀請置神祠錫嘉名賜號寶

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並代宗紀

盧杞陰佞

小不附者必寘之死地引裴延齡親任之

盧杞忌張鎰忠直欲出之乃曰鳳翔非宰相
信臣無以鎮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又曰必
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惟陛下神算上乃
以鎰為鳳翔節度使 李希烈反盧杞惡顏
真卿乃以真卿名重令詣許州宣慰希烈李
懷光以盧杞白志貞之姦佞曰吾見上請誅
之杞懼言於上令懷光乘勝取長安懷光頓
兵不進上表暴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杞志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姦佞 汲古閣
貞等為司馬 德宗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
杞姦邪朕殊不覺李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
下獨不覺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
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裴延齡恣為詭譎
上頗知其誕妄但以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
親厚之陸贄上書極諫陳其姦詐數其罪惡
上不從 竝德宗紀 裴度入朝李逢吉之黨
百計毀之先是民謠言緋衣小兒埋其腹天

上有口被驅逐敬宗雖少悉察其誣謗
誠信 盟約附 紀
周魏文侯與羣臣飲酒樂曰吾與虞人期獵
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 威烈王紀 秦
衛鞅變法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募民徙
者予金 衛鞅與魏會盟伏甲士襲魏 竝顯
王紀 秦王使甘茂伐韓盟於息壤 報王紀
漢項羽負約立沛公為漢王 高帝紀 初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誠信 汲古閣
孫權遣使謂劉備欲取蜀備曰汝欲取蜀吾
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及備攻劉璋權
曰猾虜挾詐如此 獻帝紀 唐魏徵謂太宗
詔云逋負官物悉免而負秦府者督如故居
常委守宰簡閱至點兵獨疑其詐豈以誠信
為治乎 高祖紀 太宗許薛延陀昏而復絕
之 太宗紀 郭子儀挺身見回紇諸將請選
鐵騎五百為衛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往以

誠與之言定約而還

代宗紀

德宗畋入

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曰不樂詔令不信
前云兩稅外無他徭今誅求殆過於稅後又
云和糴而實強取之上命復其家

德宗紀

臣和

周趙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
頗羞不忍爲之下相如不欲爭列出而望見
輒引車避匿後遂爲刎頸之交

報王紀

漢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汲古閣

蕭何曹參嘗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惠

帝紀

賈復部將殺人寇恂捕得繫獄復以

爲恥謂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

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於是竝

坐極歡結友而去

光武紀

魏鍾會鄧艾破

蜀爭而各死

元皇帝紀

晉王濬王渾破吳

爭功

武帝紀

王鎮惡沈田子爭功不平而

相圖遂爲夏人克長安

安帝紀

唐馬燧與

李抱真不協頗兵遷延不進攻田悅不克

德宗紀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四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官制

漢武帝賣武功爵吏道雜而官職廢武帝紀

成帝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中二千石成帝紀

王莽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紀

次平帝紀光武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改

大司馬為大尉光武紀章帝幸鄭均舍賜

陸梁尤通鑑卷十四官制漢古制

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章帝紀

靈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

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

之或三分之一靈帝紀魏初置散騎常侍

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

文帝紀舊荀勗久在中書管機事及遷尚

書悵然人有賀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

賀耶武帝紀北魏王肅制官品百司皆如

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齊東野語

唐詔徐勉定百官九品為十八班以班多者

為貴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詔尚

書五都職參政要可革用士流並武帝紀

北魏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

高澄曰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梁武帝紀

初魏敬宗以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

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文帝復以丞相泰為

陸梁尤通鑑卷十四官制漢古制

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

八人謂之八柱國簡文帝紀魏初建六官

自餘百官皆倣周禮敬帝紀隋改上柱國

以下官為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

祕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為三臺

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

為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廢伯

子男爵惟留王公侯三等煬帝紀唐初定

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又為六省九寺

十四衛京職外職官文散武散官勳官之制

高祖紀

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他官參

預自此始 太宗謂中書門下當相檢察勿

雷同也 置六司侍郎副尚書并左右司郎

中 中書門下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又

申舊制中書舍人五花判事中書令省審之

給事中駁正之 詔定紫緋綠青服色

並太

陸贄元通鑑

卷十四官制

唐古制

宗紀

高宗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

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

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

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餘盡更其名職

任如故 敕品官服色紫深緋淺緋深綠淺

綠深青淺青金玉帶金帶銀帶礪石帶 武

后引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稹之等密令參

決奏議以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並

高祖紀

武后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

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

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

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

其餘省寺監之名悉改之

武后紀

中宗時

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仄門降墨

敕斜封授官 安樂長寧公主等請謁受賕

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

陸贄元通鑑

卷十四官制

唐古制

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

並中宗紀

以

辭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

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睿宗之初用姚元之

宋璟盡廢斜封官後聽太平公主言復敘用

貶姚宋綱紀紊亂矣

並睿宗紀

玄宗改尚

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

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長史為尹司馬

為少尹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

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承以為式

諸王遙領節度自鄧王嗣真始 張說奏改

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後分掌庶政

分天下為十五道各置採訪使非有遷免

無更聽便立行事 天寶中改吏部為文部

刑部為憲部 並玄宗紀

選舉

漢毛玠為丞相掾典選所舉皆清正之士十

陸米无通鑑 卷十四選舉 汲古閣

以廉節自勵貴臣輿服不敢過度 獻帝紀

魏盧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 明帝紀 [晉]

山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

者甄拔人物各為題目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武帝紀 [北魏]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

齊明帝紀 郭祚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

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所用者

無不稱職 東昏侯紀 崔亮為吏部尚書作

停年格 東魏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

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

地以充之 並梁武帝紀 [隋]牛弘選舉先德

行而後文才所進用多稱職隋之選舉得人

於斯為最 文帝紀 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

專行其職別敕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

蘊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 煬帝紀

唐劉祥道知吏部選事以為今選司取

陸米无通鑑 卷十四選舉 汲古閣

傷濫雜色入流曾不銓簡若年別入流者

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 裴行儉設長名姓

歷榜引銓注之法大略始試觀其書判已而

銓察其身言計資量勞而擬官選武以騎射

及翹關負米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

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

而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定制無能革之者 劉曉上疏論選以為今

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 魏玄同上言宜倣漢氏自州縣署補五府辟召今專委選部力有所窮不納 竝高宗紀 或言選

敘 縣非才玄宗召於宣政殿試以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或且令之官或放歸學問於是吏部盧從愿李朝隱左遷然二人典選皆名稱職 上疑吏部選試

陸狀元通鑑

卷十四

唐古則

不公宇文融奏請分爲十銓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吳兢上表以爲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 裴光庭爲吏部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非負謫者皆有升無降愚庸者謂之聖書而才俊無不怨歎 裴光庭旣薨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時入仕之塗多不可勝紀

並玄宗紀

沈既濟議以選用之法三科曰

德也才也勞也今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 德宗紀

學校 養老附

漢董仲舒策請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武帝詔勸學公孫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 竝武帝紀 元帝詔博士弟子毋置

員以廣學者民有通一經者皆復 元帝紀

陸狀元通鑑

卷十四

唐古則

光武初起太學駕幸太學 光武紀

明帝臨

辟雍初行大射禮 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

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 爲外戚諸子

立學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亦

遣子入學 竝明帝紀 孔僖崔駰同遊太學

論武帝鄰房梁郁告之僖以書自訟章帝免

罪 章帝紀 司空徐防上疏云太學試博士

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依先師義立正之

和帝紀

靈帝置鴻都門學其諸生士君子

皆恥與爲列焉靈帝紀

魏詔以王祥爲三

老鄭小同爲五更帝率羣臣幸太學行養老

乞言之禮

高貴鄉公紀

晉元帝卽位戴邈

上疏謂宜崇儒勵風化帝從之立太學

元帝

紀

北周周主幸太學以于謹爲三老北面

立而訪道再拜受言

陳文帝紀

唐太宗幸

國子監又築學舍增生員四方學者雲集京

陸狀元通鑑

卷十四學校

汲古閣

師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遣子弟入學

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令習之

太宗紀

武

后以來二十年間學校殆廢韋嗣立上疏宜

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武后不從

武后

紀

置修文館學士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

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宴畢從於是天下靡然

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中宗

紀
玄宗令州縣里別置學

玄宗紀

自安

史之亂國子監堂室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

酒蕭昕上言救復補國子學生釋奠于國

子監魚朝恩帥六軍往聽講朝恩執易升高

座講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

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常袞上言

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

並代宗紀

取士

陸狀元通鑑

卷十四取士

汲古閣

唐進士張昌齡王公謹善屬文王師旦知貢

舉黜之太宗怪之師旦曰二人雖有辭華然

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恐後進効之

太宗紀

劉曉上疏謂今取士專用文章而舍德行

高宗紀

武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自此

始辭謙光上疏云選舉之法宜得實才虛

文豈足佐時善射豈足克敵要在文史察行

能武吏觀勇略

初設武舉

並武后紀

楊

上言今限明經進士及第歲不過百人而
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臣恐儒風浸墜又
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或絕句
或年月日玄宗然之 玄宗敕自令明經問
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玄宗欲廣求天下之士李林甫恐草野之
士斥言其姦建言恐有俚語汙聖聽乃令郡
縣精加試練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
陸狀元通鑑 卷十四 汲古閣

丞監之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無一人及
第者林甫表賀野無遺賢 楊國忠子暉舉
明經學術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
國忠權執遣其子先白國忠云郎君所試不
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
不富貴珣遂置暉上第 並玄宗紀 楊綰上

疏請舉孝廉罷明經進士又請置五經秀才
科國子監舉人令博士 祭酒試通

考升之省如鄉貢法明法季刑部考試事雖
不行識者是之 楊綰奏歲貢孝弟力田無
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並代宗紀

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白居易獨孤郁蕭
俛沈傅師出焉 憲宗紀 楊汝士與錢徽掌

貢舉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
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裴度
之子李宗閔之壻楊汝士之弟文昌官於上

陸狀元通鑑 卷十四 汲古閣

曰今歲取士不公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
上命王起等覆試詔黜十人貶錢徽宗閔汝
士 穆宗紀 文宗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

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義不試詩賦 文
宗紀

賢良

漢文帝二年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 賈
山上書諫曰與賢良射獵 並文帝紀 武帝

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以古

今治道對者百餘人董仲舒對云天子善

其對 召吏民明世務者與計偕公孫弘對

第居下天子擢爲第一並武帝紀 昭帝詔

賢良皆對願罷鹽鐵官昭帝紀 成帝時地

震詔賢良杜欽谷永上對皆以女寵太盛將

害繼嗣之咎 召前所舉直言之士對策谷

永欲自託王鳳乃對云比王鳳爲申伯杜

陸狀无通鑑卷十四賢良 汲古閣

欽亦倣此意 王鳳既殺王章杜欽欲其釋

流言因勸舉直言極諫並成帝紀 引公卿

所舉士對策順帝以李固對以封阿母非典

擢爲第一卽出阿母而宦者疾之順宗紀

唐憲宗策試賢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

指陳時政之失楊於陵韋貫之爲考策官取

爲上第李吉甫惡其言直且言裴垍王涯覆

策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左貶貫之等憲宗

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馮宿等見之

歎服然畏宦官不敢取物論囂然稱屈杜牧

等二十二人中第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

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對策指切左右

不敢以聞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

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文宗紀

文章

漢司馬相如以辭賦得幸武帝紀 王褒有

陸狀无通鑑卷十四文章 汲古閣

俊才宣帝召使爲聖主得賢臣頌宣帝紀

隋文帝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

錄李鍔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陳論

陳長城公紀 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

薛道衡被誣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紀 唐虞世南上聖德論 太宗賜蕭

瑀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鄧世隆

請集上文章太宗云人君患無德政文章何

馬周爲中書舍人論事一字不可增亦

不可減 張昌齡獻翠微宮頌 太宗作帝

範十三篇賜太子 並太宗紀 李晟復京城

遺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清

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 德宗紀

文宗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

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 上舉宰相論

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王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五 汲古閣

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 並文

宗紀

儒學

漢陸賈說詩書 高帝紀 武帝雅向儒術

竇太后見趙綰以文學獲罪不好儒術 並武

帝紀 宋文帝立玄學史學文學儒學爲四

學 文帝紀 北魏索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

誘導多所成立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

七百餘人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宋文帝紀

唐太宗開天策府延十八學士詩論文籍預

選者時謂登瀛洲 置弘文館於殿側選文

學之士聽朝隙講論或至夜分 並高祖紀

玄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賀知章等修

書侍講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爲糜費

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

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文儒所益者多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六 汲古閣

置廣文館於國子監教諸生習進士者 唐

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

後始召文士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

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 中宗之世上官昭

容專其事玄宗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

延文士下至僧道書画琴碁數術之工處之

謂之待詔 並玄宗紀

求賢

周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四方賢士多歸之威烈王紀秦孝公下令有能出奇

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鞅至

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食客常數千人並

顯王紀燕昭王致士從郭隗始魏公子

無忌迎侯嬴並魏王紀漢沛公輟洗延酈

生高帝紀楚元王子不設醴而穆生去景

帝紀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

陸狀无遺鑑卷十四求賢漢古閣

武帝初即位詔選文學才智之士得司馬

相如等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武帝

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並武帝紀蜀諸葛

亮居隆中劉備枉駕顧之凡三往乃見獻帝

紀晉王導說元帝謙以接士懷帝紀

隱逸

漢光武物色嚴光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

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以壽終於家光武紀

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從

禮請不應順帝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猶不

能屈乃為設壇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順

帝紀陳蕃薦五處士桓帝悉以安車玄纁

備禮徵之皆不至桓帝紀晉桓玄以前世

皆有隱士恥於已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皇

甫謚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之不

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

陸狀无遺鑑卷十四隱逸漢古閣

安帝紀宋何尚之致仕退居方山既而復

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

隱傳以嗤之文帝紀唐高宗徵處士田遊

巖為太子洗馬遊巖無所規益蔣儼以書責

之高宗紀盧藏用指終南山謂司馬承禎

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

宦之疾徑耳肅宗紀

恬退

子順相魏陳大 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

見用是尸利素餐退而以病致仕寢於家

王紀 漢張良請從赤松子遊 高帝紀 張

安世自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

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 並宣帝紀

彭宣上書乞歸 哀帝紀 逢萌解冠挂東都

城門 平帝紀 光武賜陰興爵關內侯與爵

陸曄无通鑑 卷十四 九 汲古閣

以無功遂不受 光武紀 晉劉寔以時俗喜

進趣少廉遜著崇遜論 武帝紀 顏含以老

遜位嘗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

不知者性也致仕二十餘年卒 成帝紀 隋

韋世康嘗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

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文帝紀

學術

周孫臏龐涓俱學兵法 申不害學黃老刑

名 衛鞅好刑名之學秦人車裂之 並顯王

紀 秦韓非善刑名法術之學作說難 始皇

帝紀 漢黃霸繫獄從夏侯勝受尚書 霍

光不學無術 並宣帝紀 京房學易以亡身

元帝紀 桓榮稽古之力 光武紀 孫權謂

呂蒙不可不學見往事後魯肅見蒙驚曰卿

非復吳下阿蒙 獻帝紀 魏管輅明於術數

嘗論易云善易者不言易又知何晏為鬼幽

陸曄无通鑑 卷十四 九 汲古閣

必死 何晏好莊老之書王弼荀爽之徒競

為清談祖尚虛無士夫効之 並邵陵厲公紀

唐太宗謂梁武帝談苦空元帝講老子朕

惟好堯舜周孔之道 太宗使李靖教侯君

集兵法君集謂靖將反故教其龐而匿其精

並太宗紀 鄭銑郭仙舟獻詩敕曰觀其文

理乃崇道法不切時用宜從所好罷官度為

道士 玄宗紀

志行

周吳起貪財好色顯王紀魯仲連不受趙

封不取千金又不受齊爵報王紀漢韓信

乞食出跨下陳平爲里中社宰肉又盜嫂

受金竝高帝紀同舍郎亡金誣直不疑不

疑謝有之買金償景帝紀丙吉不伐善不

言舊恩宣帝紀王莽匿情求名成帝紀

卓茂行已在於清濁之間馬援謂窮當益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志行汲古閣

堅老當益壯馬援謂男兒當死於邊以馬

革裹尸馬援戒子弟云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又謂効龍伯高敦厚毋效杜季良豪

俠竝光武紀毛義捧檄爲親屈章帝紀

楊震清白畏四知黃憲汪汪若干頃陂淵

乎似道竝安帝紀管寧見金揮鋤不顧華

歆擲之獻帝紀魏王和名其子曰渾曰深

使顧名思義明帝紀徐邈志行不改其常

而世人無常或以徐公爲通或以爲介吳

臣伯戒諸葛恪每事十思竝邵陵厲公紀

晉王裒弟子廢蓼莪周處去三害竝武帝

紀王導云當共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

泣懷帝紀祖逖聞雞起舞渡江誓清中原

愍帝紀謝安聞破賊無喜色而屐齒折孝

武紀桓玄謂劉毅家無檐石之儲楞蒲一

擲百萬今舉大事何謂無成安帝紀唐壽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二志行汲古閣

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公藝書忍

字百餘以進高宗紀婁師德謂其弟曰人

言面拭之乃逆其意不拭自乾當笑而受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五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法令

周衛鞅定變法之令

顯王紀

秦秦法偶語

詩晝棄市坑諸生犯禁者

始皇帝紀

趙高

請二世嚴法二世然之乃更爲法令務益刻

深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

並二世紀

漢沛公約法三章

高帝紀

張釋之論渭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法令

汲古閣

犯蹕當罰金

文帝紀

郅都行法不避貴戚

景帝減笞法定箠令

並景帝紀

武帝以

張湯趙禹定律令作見知法 主父偃言九

事其八事爲律令 武帝作沈命法羣盜起

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

小吏主者皆死

並武帝紀

鄭昌上疏請刪

定律令

宣帝紀

卓茂言律設大法禮順人

情 梁統上疏言法輕易犯宜如高文舊制

並光武紀

郎顗上疏言王者之法譬猶江

河當使易避而難犯

順帝紀

靈帝以州郡

相黨爲三互法

靈帝紀

魏置律博士又詔

陳羣等刪漢法制新律

明帝紀

齊詔刪定

法律書成孔稚圭議置律助教國子生有欲

讀者策試高第以補官事竟不行

武帝紀

北齊修律令一曰死二曰流三曰刑四曰鞭

五曰杖

陳文帝紀

隋敕蘇威牛弘等更定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法令

汲古閣

新律

陳長城公紀

唐高祖至長樂宮與民

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

隋恭帝紀

太宗命

長孫無忌等更議定律令 戴胄謂敕者一

時之喜怒法者布大信於天下 太宗云法

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又前後差違吏得以

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謹而行之 房玄齡

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太半變重爲輕者多

天下稱賴焉

並太宗紀

武后思徐有功用

法平潘好禮設客問謂張釋之所行易徐有
功所行難優劣可見 武后紀 玄宗命李林

甫與法官刪修律令格式頒行之 玄宗紀

柳公綽為節度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公綽

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

文者 穆宗紀 後周世宗以律令文古難知

格勅煩雜不一命張湜等訓釋刪定為刑統

世宗紀

陸米无通鑑

卷十五 法今

汲古閣

刑獄

漢文帝除肉刑斷獄四百 文帝紀

景帝減

笞刑 景帝紀

于定國為廷尉決疑平法民

自以不冤 路溫舒上書言獄者天下之大

命今治獄吏以刻為明惟陛下寬刑罰則太

平可興於世 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獄刑

平 並宣帝紀

成帝詔議約刑令民易知有

司徒塞詔而已 成帝紀

章帝詔去鉗鎖之

刑 郭躬為廷尉決獄多依矜恕 並章帝紀

魯恭請立秋斷薄刑 賊吏增錮子孫劉

愷謂非先王詳刑之意安帝是之 並安帝紀

陳羣議欲復肉刑 獻帝紀

魏初太祖世

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未果及明帝即位鍾

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明帝紀

隋始制死刑二流刑三徒刑五杖

刑五後世多遵用之 陳宣帝紀

唐崔仁師

陸米无通鑑

卷十五 刑獄

汲古閣

治獄以仁恕為本 太宗讀明堂錄書去

笞背刑悔斬張蘊古詔死罪三覆奏乃行刑

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

覆奏 太宗與侍臣論煬帝治獄曰君臣如

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太宗謂近日刑

網稍密劉德威曰今失入無辜失出獲大罪

吏就深文畏罪故耳上從之斷獄平允 並太

宗紀

狄仁傑為大理丞有誤斫昭陵栢者

高宗欲殺之力爭而止 高宗紀 武后開告

密之門來俊臣索元禮周興高國俊等撰羅

織經網羅無辜訊囚酷法三人後反為武后

所殺 徐有功司刑平恕酷吏所誣者皆為

直之謂武后曰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

法必死是官矣 武后問徐有功按獄多失

出何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

大德 武后紀 開元十八年天下秦死罪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漢書開

止二十四人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開元

二十五年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止有鵠

巢百官以刑措賀玄宗賜宰相李林甫牛仙

客爵為公 李林甫欲除不附已者吉溫羅

希與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時

人謂之羅鉗吉網 通宗紀

財用 錢幣 鹽法 權醢 權茶附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賈誼賈山上書諫 文帝

紀 武帝初算舟車 是時擊胡大司農經

用竭詔令民得買爵名曰武功爵 有司言

縣官用度大空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東

郭咸陽孔僅桑弘羊言利事析秋豪公卿又

請算車船 卜式請輸財助邊 卜式言鹽

鐵不便貶秩 桑弘羊用平準法巡待賞賜

皆取足 武帝紀 昭帝詔賢良皆對願罷

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難之 罷榷酤官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漢書開

從賢良議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 昭帝紀

王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王莽紀 馬

援奏如舊鑄五銖錢天下便之 光武紀 張

林請復均輸朱暉謂非宜行 章帝紀 劉陶

謂改鑄大錢不足救飢民要在止役禁奪 威

帝紀 靈帝開西邸賣官聚錢為私藏 又

斂天下田疇十錢以修宮室 靈帝紀 劉

巴謂劉備云請鑄直百錢平物價數月府庫

充帝紀

魏文帝以五銖錢使以穀帛爲

用人多爲僞刑不能示至是復五銖錢明帝

初文帝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

王茂恭請以五銖一當兩何尚

文帝紀明

更薄小謂之

來下錢長不盈三

十謂之錢數十萬不盈

陸景先錢數十萬不盈

擲復錢數十萬不盈

五銖錢錢數十萬不盈

制帝不從錢數十萬不盈

銖及女錢錢數十萬不盈

十五爲百錢數十萬不盈

錢徑八分重錢數十萬不盈

鑄錢數十萬不盈

乃得行宋璟蘇頌錢數十萬不盈

勅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斂人間

惡錢銷毀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玄宗廣置

諸使競爲聚斂百姓怨苦融後以賊賄坐流

而卒自宇文融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

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韋堅爲

轉運使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命百官閱

歲貢物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引百

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積粟帛動以萬計

陸景先錢數十萬不盈

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

無限極聽安祿山於上谷鑄錢祿山獻錢

樣千緡第五琦入蜀奏於上皇

以爲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

軍無之用上皇以爲江淮租庸使肅宗紀

代宗問裴諤代宗問裴諤

上問之曰臣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

以爲陛下乃責臣以營利是以

入之法吏不敢欺值連歲豐稔不風
 至德初第五琦始推以佐軍用及劉晏
 代之法益精密人不
 賦所入總二十
 德宗罷天下鹽利舊制天下金帛
 皆貯於左藏及府四上其數及第五琦奏
 盡貯於大盈內庫由是天下公賦為人主私
 惟張元道鑑 奉五 財用 澤古閣
 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 此代宗紀 劉晏以
 為戶口滋多則賦 故理財常以養民
 為先始為轉運使 戶不過二百萬其
 季年乃三百餘萬 歲入不過四百萬
 緡季年乃千餘萬 乃權法充軍國
 之用始江淮鹽利不 十二緡季年乃六
 百餘萬緡 時兩河用 餘萬緡府
 庫不支數月韋都寶請括 以

計 德宗優恤 行稅間
 架除陌錢 室稅二千
 中稅千下稅五百 與及買賣
 每緡官留五十錢 曰考邦之本
 也財者六之 張滂
 以用度不足 又奏請禁銅器
 銅山 德宗專意聚斂
 落 江西有月進章
 隆張元道鑑 澤古閣
 皇在內 順以進奉遷觀察
 使刺史進奉自 祿綬以進奉召為
 員外郎 德宗紀 李吉
 甫限元和國計 稅戶四分減三天
 下兵節給 二分增一大率二
 戶資一兵其水旱非 不在此數 憲
 示問有終 卿何獨 美餘對曰守土之
 官厚斂以市私恩天下 足沉戶部皆陞

下府庫之物安得美餘若左藏府之內藏猶
東庫移之西庫也上嘉之自注西用兵以
來度支既竭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
又進奉之賀禮後又進謂之助賞上加尊
穆宗並憲宗紀穆宗令兩稅輸布
酒課用錢穆宗紀鹽鐵使王涯
領南茶法增其稅文宗紀後漢
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
卷五十一汲古閣
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
耗雀鼠耗人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
十出者七十謂之省陌犯鹽禁陌之禁
者皆死後周太祖罷膏田或言營
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得大
祖曰利在於民猶在國賦何為
祖紀

田制

上林苑公地令民田高帝紀武帝下詔
力本農趙過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
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武帝紀
初董仲舒說武帝限民名田至是師丹復
建言貴戚近習不便遂寢成帝紀王莽
井田法王莽紀詔天下檢覈墾田光武紀
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汲古閣
北魏詔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
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齊武帝紀北齊
令民十八受田一夫受露田八十畝陳文帝
紀隋文帝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
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文帝紀唐
初定均田法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高
祖紀

賦役

周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稅灋行之

趙奢治趙國賦收平原君租 魏王

漢文帝詔賜農民租稅之半 文帝紀

景帝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景帝紀

光武詔三十稅一如舊制 光武紀 北魏初

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以調省費上下安

之 齊武帝紀 唐高祖初定租庸調法有田

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 有調租出穀庸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唐高祖

出絹調出繒續布麻 高祖紀 玄宗時制

逃戶自首闢所在開田隨宜收稅 唐書

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宇文融總行州縣

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在 用度益侈王鉷

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口 凡皆不出於租庸

謂無與經費鉅務刻剝中 中嗟怨 玄宗紀

畿內麥稔第五琦請稅田十畝收一此古

計之法也代宗從之 代宗 相楊

陸狀元通鑑法議約丁產 兩稅法

夏秋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兩稅外輒

率一錢者以法論 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

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二請兩稅以布帛爲

額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四論稅限促迫 並

德宗紀 宣宗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

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利簿每有役事

委令輪差 宣宗紀 後梁先是吳有丁口錢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唐高祖

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徐

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 下吏民輸錢是教

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

帛 均王紀

儲蓄 常平 義倉 和糴附

漢晁錯言蓄積請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

爵 文帝紀 班固論文景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景帝紀

耿壽昌奏令邊郡以穀賤增其買而

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爲糴名曰常平倉宣

帝紀

元帝用諸儒言罷常平倉元帝紀

隋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

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

年名曰義倉

陳長城公紀

唐太宗云隋末

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富而亡天下但使

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餘何用哉

太宗紀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五儲蓄

豫古閣

玄宗敕令諸州修常平倉法制以所得客

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牛仙客以穀

賤傷農命增時價和糴東西畿粟積關中

並

玄宗紀

陸贄上言曰頃設就軍和糴之法

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人皆悅服

而有司競爲苟且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

抑使收糴於是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

備浸充

德宗紀

賑恤

漢文帝詔民食不足議可以佐百姓者文帝

紀

汲黯矯詔發河南粟以賑貧民武帝紀

宋文帝時衡陽王出畋見老農命賜之食

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何敢

獨受賜乎

文帝紀

唐關中旱饑民賣子以

食太宗出御府金帛贖歸之又詔云移災朕

躬以存萬國遂有雨畿內有蝗上入苑中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五賑恤

汲古閣

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

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並太宗紀

德宗畋

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曰今非誅求者

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取之愁苦如此何

樂之有上命復其家河南北江淮等四十

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

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所費者財用

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

並德宗紀

南方旱饑憲宗命鄭公為宣慰使戒之曰
朕用帛一疋皆籍其數卿救百姓則不計
費 憲宗曰淮浙去歲旱近有御史自彼
還言不至為災李絳曰此欲為姦諛悅上意
耳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
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命蠲其租賦並憲宗紀

後周淮南饑上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
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而而不為

陸狀无通鑑 卷五勸農 汲古閣

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世宗紀

勸農

漢文帝感賈誼言開籍田親耕以率天下之

民 晁錯上言方今之務莫若務農欲民務

農在於貴粟並文帝紀 晉元帝初課督農

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元帝紀

北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家有不進借無

者宋書 魏武帝 魏武紀

南方旱饑憲宗命鄭公為宣慰使戒之曰

朕用帛一疋皆籍其數卿救百姓則不計

費 憲宗曰淮浙去歲旱近有御史自彼

還言不至為災李絳曰此欲為姦諛悅上意

耳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

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命蠲其租賦並憲宗紀

後周淮南饑上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

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而而不為

陸狀无通鑑 卷五勸農 汲古閣

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世宗紀

勸農

漢文帝感賈誼言開籍田親耕以率天下之

民 晁錯上言方今之務莫若務農欲民務

農在於貴粟並文帝紀 晉元帝初課督農

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元帝紀

北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家有不進借無

者宋書 魏武帝 魏武紀

不從至是 金隄 王延世以竹落盛石

塞決河隄二十六日成 並成帝紀 明帝遣

王景修 大 渠 景 今十里立一水門令相制

注無 符 心 明帝紀 晉亮豫等州水

災 比 所 留 民 舊隄繕以蓄水餘皆決

歷 心 去 之 田私收穀鍾 杜預鎮

襄陽引澗 所 澆田開揚口通零桂之漕 並

帝 紀 世宗命王朴行河隄立斗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林 古 閣

門於汴口 金 道 延 韓 令 坤 發 丁 夫 浚

汴 心 導 汴 中 命 袁 彥 浚 五 丈 渠 以 通 漕

同 示 紀

風俗

漢 書 卷 八 載 以 清 解 張 釋 之 以

齊 書 卷 八 載 下 隨 風 而 靡 賈 誼 上 書 言

秦 書 卷 八 載 帝 躬 修 玄 默 易 告 訐 之 俗 並

文 紀 帝 多 風 易 俗 黎 民 醇厚

上疏云改政移風必有本 第五倫上疏謂

舉仁賢則俗自化又謂貴戚驕奢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 並 章 帝 紀 毛玠為丞相掾

典選所舉皆清正之士士以廉節自勵貴臣

輿服不敢過度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

吏潔於上俗移於下 丞相掾和洽謂曹操

曰士大夫激詭為偽形容不飾污辱其衣藏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風 俗 汲 古 閣

其輿服謂之廉 並 獻 帝 紀 魏何晏好莊

老王弼荀粲之徒祖尚虛無遂成風流 郡 陵

同 公 紀 嵇康山濤阮籍等號竹林七賢尚

虛無蔑禮法士夫爭慕效之 元 皇 帝 紀 晉

上行之徒皆為浮誕裴頠著崇有論以釋蔽

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 惠 帝 紀 唐王珣

吳尚儒而風俗淳厚近世重武輕儒參以法

以 益 衰 太 宗 紀 淮西之人劫於李

帝

烈吳少成之威虐久而老者衰少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

憲宗紀

詔書

漢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文帝紀

第五倫讀光武詔曰此聖主一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漢古開

決矣

光武紀

唐陸贄謂德宗痛自引過以

感人心故赦天下改元制有曰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其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摧鹽之類悉罷山東宣布詔書雖驕將悍卒無不感激揮涕

德宗紀

赦

漢元帝時匡衡上疏言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

而不用也荀悅論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

竝元帝紀

吳漢願無赦

光武紀

蜀大赦

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初丞相亮

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

竝魏邵陵厲公紀

晉武帝詔以近世

每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

惡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

武帝紀

北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漢古開

周數行赦宥樂運上疏以爲眚災肆赦五刑

之疑有赦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

惡乎

陳宣帝紀

唐太宗謂侍臣曰赦者小

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

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太宗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五

陸狀元增節音義卷十六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禮樂

周初命韓魏趙為諸侯威烈王紀漢叔孫

通起朝儀為綿最野外習之高帝紀賈誼

請改正朔興禮樂帝謙遜未遑賈誼上書

言禮義並文帝紀董仲舒對策言教化禮

樂武帝召申生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陸狀元通鑑卷十六禮樂並武帝紀王吉上疏願延儒生述禮明制

宣帝以為迂闊宣帝紀得古磬劉向請興

禮樂立辟雍成帝紀光武初起太學修明

禮樂文物煥然起明堂靈臺辟雍並光武紀

明帝修禮樂定郊冠冕車服制度明帝紀

章帝幸魯祠孔子作六代之樂曹褒

上疏云定文制著漢禮班固謂宜集諸儒共

議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又授曹褒

叔孫通漢儀令條正施行曹褒準舊典

雜以識記文撰制度帝納之不令有司平奏

並章帝紀唐玄宗頒鄉飲酒禮於州縣令

每歲十二月行之張說奏今之五禮正觀

顯慶間兩曾脩纂前後頗有不同望與並玄宗紀肅宗披草萊立朝廷

刪改從之肅宗紀肅宗披草萊立朝廷

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李勉奏彈之

上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肅宗紀李勉具

陸狀元通鑑卷十六禮樂並肅宗紀李勉具

案鞫迎拜裴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巧詐下

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

憲宗紀

樂制

周魏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曰君

明樂官不明樂音威烈王紀漢河間王來

朝獻雅樂武帝得神馬立樂府以為歌並武帝紀

夏侯勝謂武帝無德於民不與

樂府

帝自御埤八和之以樂嘉賓

明帝紀

七

太宗詔祖孝孫等修唐樂又曰治之登哲豈

由於此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

七

德九功之舞魏徵欲太宗偃武修文見七德

舞則俛首見九功舞則諦觀

太宗謂

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並太宗紀

紀 玄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雜伎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六

樂制

漢書

置左右教坊又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

梨園弟子

玄宗紀

初上皇設太常雅樂繼

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官人舞霓裳羽

衣安祿山克長安搜捕皆詣洛陽祿山奏衆

樂梨園弟子獻歔泣下樂工雷海清悲憤擲

樂器於地祿山支解之

肅宗紀

後周世宗

宣示古今樂錄命王朴討論朴乞集百官校

其得失從之

世宗紀

經史 求遺書附

秦李斯請焚詩書

始皇帝紀

漢宣帝詔諸

儒講五經同異

宣帝紀

成帝以中祕書頗

散亡求遺書於天下令劉向等校 上復令

劉歆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於是總羣書而

奏其七略

並成帝紀

章帝詔諸儒會白虎

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

章帝紀

靈

帝詔諸儒正五經命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六

經史

漢書

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靈帝紀

北魏崔

浩撰國史刊石郊壇以彰直筆人譖浩暴揚

國惡浩被誅高允以實對臨死不易帝赦之

宋文帝紀

隋牛弘以典籍屢經喪亂率多

散逸請求遺書於天下

陳長城公紀

唐太

宗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

高祖

太宗謂史可得觀乎褚遂良曰史記

未聞自取而觀也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

戶下亦記之 太宗欲自觀史房玄齡朱子

蘇諫不從玄齡乃刪為高祖今上實錄上之

太宗命直書建成事並太宗紀 馬懷素奏

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

校於是搜訪逸書命尹知章等刊正於乾元

殿前編校羣書 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

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陰所兢改數字終

不許曰若徇公請則不為直筆何以取信並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六經史 汲古閣

玄宗紀 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

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做戒人君陛下

但力為善不必觀史文宗紀 後唐初令國

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明宗紀

封禪

秦始皇立石太山頌功德禪梁父始皇帝紀

漢司馬相如遺書勸武帝封泰山上感其

言令諸儒草封禪儀不成倪寬請上自制儀

元封元年武帝封禪 征和四年封太山

禪石閭並武帝紀 羣臣請封禪光武謂欺

天 光武以河雒讖文當封禪登山親封玉

牒檢並光武紀 梁武帝命諸儒草封禪儀

許懋建議不可帝納之武帝紀 隋朝野請

封禪文帝謂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

上帝非朕攸聞文帝紀 唐羣臣請封禪魏

徵以勞費不可遂寢太宗紀 張說草封禪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六封禪 汲古閣

儀上之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

加兵守邊裴光庭曰遣使召其大臣從封太

山彼承命則戎狄君長皆來說奏行之 玄

宗封泰山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或密牙

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出

宣示羣臣並玄宗紀

帝統

秦始皇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

帝乃更號曰皇帝 初鄒衍論著終始五德

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

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 竝始皇帝紀

漢班彪著王命論云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

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俗見高祖興於

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

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光武紀

溫公論正閏之辯 魏文帝紀 北魏高閭

陸狀无通鑑 卷十六 帝紀 汲古閣

議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

承燕為火魏之得姓出於軒轅宜為土德李

彪等議以為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為土耶

於是詔承晉為水德 齊武帝紀

儲嗣

漢叔孫通諫易太子 高帝紀 賈誼上書言

選正人以輔導太子 文帝紀 武帝謂戾太

子材不類已太子有不安帝令衛青曉之

戾太子殺江充以武帝初為太子立博望苑

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武帝賜鉤弋夫人死

而立其子弗陵 竝武帝紀 疏廣謂太子國

儲副君師友必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宣帝紀

元帝愛傅昭儀子逾於太子匡衡上疏諫

元帝紀 張佚謂傳太子宜用賢才非為陰

氏 光武紀 蜀劉備命諸葛亮輔太子 魏文

帝紀 晉武帝太子不堪為副衛瓘欲言而

陸狀无通鑑 卷十六 儲嗣 汲古閣

懼賈妃因撫床曰此座可惜 武帝紀 唐太

宗詔訟者經尚書省不服聽委太子裁決

太宗謂庶子于志寧杜正倫不可不極諫

太子 以魏徵忠直乃遣傳太子承乾 房

玄齡等鞠太子承乾反形已具上謂將何處

來濟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其天年

則善矣太宗從之廢為庶人 太宗謂侍臣

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 竝太宗紀 武

后欲立武三思爲太子狄仁傑曰文皇帝天下傳之子孫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也 玄宗聽惠妃譖欲廢太子瑛及鄂王光王張九齡諫不奉詔李林甫私謂宦官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惠妃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白上上爲動色後相林甫上問林甫對如前上賜太子等死

陸衆元通鑑 卷六九備嗣 汲古閣

太子瑛旣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玄宗猶豫久不決高力士請推長遂立忠王璵爲太子並玄宗紀 德宗欲廢太子李泌曰陛下

惟一子奈何疑之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而不言臣罪大矣後上召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德宗紀

家道

漢惠帝見人疑因不聽政惠帝紀 袁盎諫文帝慎夫人同坐 民有歌尺布斗粟兄弟不相容帝聞而病之並文帝紀 景帝欲以天下傳梁王景帝紀 中山王來朝聞樂流涕 武帝以趙婕妤生子命曰堯母並武帝紀 霍顯毒殺許后宣帝紀 成帝欲立趙飛燕爲后劉輔諫而繫獄成帝紀 光武廢

陸衆元通鑑 卷六十家道 汲古閣

郭后立陰貴人爲后 立東海王爲太子而皇太子願備藩國並光武紀 東平王言爲善最樂明帝紀 魏著令諸侯王不使在京都親姻不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明帝紀

唐建成元吉譖秦王秦王射殺建成高祖紀

太宗置酒凌煙閣爲上臯壽 置酒漢未央宮奉觴上壽太宗云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 長孫皇后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太宗

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 王珪之子

尚公主珪始令公主行婦禮是後公主行婦

禮自珪始 並太宗紀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

誓曰異時復見天日惟卿所欲及再為皇后

遂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中宗紀 玄

宗友愛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又為五王

帳 玄宗納壽王妃楊氏更為壽王娶 並玄

宗紀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後山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

勿怪也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念公

主也上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肅宗紀

郭子儀之子曖尚公主與之爭曰汝倚父

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子儀因曖待罪

代宗曰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

言何足聽 代宗紀 穆宗疾欲請郭后臨朝

后曰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自古豈有

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 穆宗紀

外戚

漢呂后欲王諸呂 呂后紀 文帝不用竇后

弟為相 文帝紀 宣帝收霍氏印綬悉易屯

兵以所親許史代之 王吉上疏言許史王

氏貴寵外家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 並宣

帝紀 元帝以史高領尚書事 元帝紀 成

帝不能奪王鳳權王氏五侯日盛劉向上封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汲古閣

事帝不用其言 成帝紀 陰識有軍功以親

戚遜封 陰興辭封爵光武嘉之 陰識陰

興輔太子極言正議辭以無功不受封 並光

武紀 公主為子求郎不許 閭韋以妹為

貴人不遷官 並明帝紀 章帝欲封諸舅太

后不許 竇憲奪公主田章帝切責之然不

能繩其罪 並章帝紀 順帝封宋娥李固曰

自安帝封爵阿母亂舊典又諫外戚太盛

雄謀封宋娥梁冀 順帝賢李固對策即

出阿母而宦者疾之 以梁冀為大將軍冀

弟為河南尹 並順帝紀 梁冀誣殺杜喬李

固 威帝召單超徐璜等誅梁冀 並桓帝紀

唐太宗用長孫無忌皇極云呂霍上官可

為戒上不聽 以長孫 忌為司空無忌辭

太宗曰為官擇人惟才是與 並太宗紀

宦官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三 汲古閣

漢鄭眾定議既誅竇憲宦官用權自此始 和

帝紀 陳蕃竇武數白誅宦官曹節等而節

脅尚書作詔板以王甫收捕武蕃等殺之羣

等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靈帝紀 **唐**太宗

之世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 食守

門傳命而已中宗時嬖倖猥多然衣緋者尚

寡至是玄宗以高力士有功以為知內侍省

是後宦官至三千餘人除三品者多衣緋

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玄宗寵任宦

官為二品將軍奉使過州縣賂遺惟恐不及

京城第舍田園皆宦官矣楊思勉屢將兵征

討高力士小心恪恭常居中侍衛奏表皆先

呈後奏勢傾中外 自李林甫安祿山皆因

力士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然性和謹善

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上終信任之 並玄宗

紀 郭李討安慶緒上以魚朝恩為觀軍容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四 汲古閣

宜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肅宗紀

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每奏事以必允

為期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

我者耶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不禁其求取

德宗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

希烈贈之僕馬縑茗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

是中使所得雖與之莫敢受 並代宗紀 德

宗初疎斥宦官及張涉辭邕以賊敗宦官得

藉口 蕭復嘗言曰宦官多為監軍恃恩

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

國政德宗不悅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

使宦官典兵德宗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

白志貞得罪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

稍罷之以竇文場及王希遷分典禁旅 竇

文場霍仙鳴勢傾中外藩鎮將帥臺省清要

多出其門 並德宗紀 李絳嘗言宦官侵害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五 宦官 汲古閣

政事讒毀忠正憲宗曰就使為之朕亦不聽

絳曰此屬惟利是嗜結成疑似朝夕浸潤而

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豈得不防其漸乎 憲

宗紀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

其掌握人莫敢言劉蕡對策極言其禍馮宿

等皆嘆服良宦官不敢取 文宗以李訓鄭

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疑遂密與謀

大事二人朝夕計議聲勢烜赫絲恩髮怨無

不報 李訓以甘露誘誅宦官訓知事不濟

脫走仇士良等命禁兵討賊殺王涯等斬鄭

注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 並文宗紀 仇

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

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他事則

吾輩可以得志勿使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

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斥矣 武宗紀

宮室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 宮室 汲古閣

秦始皇作阿房宮 始皇帝紀 漢蕭何治未

央宮謂非壯麗無以示威 高帝紀 東方朔

諫起上林苑 武帝紀 魏明帝作宮殿力役

不已農桑失業陳羣上疏諫 明帝紀 晉謝

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不許 孝武帝紀 北

魏大起宮室高允諫而止 宋孝武始大修

宮室土木被錦繡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

德上不答 並孝武帝紀 隋文帝作仁壽宮

見其壯麗大怒楊素文帝紀煬帝營顯

仁宮又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帝無日不治宮室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

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

可置宮苑者又營汾陽宮煬帝紀唐太

宗謂朕欲營一殿鑒秦而止發卒修洛陽

宮以備巡幸張玄素上書諫命竇璡修洛

陽宮雕飾華靡上怒毀之作飛山宮魏徵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七汲古閣

上疏以為宜息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

其峻宇安於卑宮竝太宗紀

宗廟

漢惠帝詔有司立原廟惠帝紀元帝用貢

禹韋玄成等議罷郡國祖宗廟毀寢廟園元

帝紀劉歆議不宜毀武帝廟制曰可成帝

紀光武立四親廟光武紀魏有司奏以

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帝為

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明帝紀北周

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

德者別為祧廟不毀陳武帝紀唐朱子奢

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

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

顏師古議寢廟宜在京師漢郡國立廟非

禮太宗紀孫平子上言今遷中宗於別廟

而祀睿宗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八汲古閣

別廟事下禮官蘇獻等議以為七代之廟不

數兄弟時論多是平子然玄宗卒從禮官議

元宗紀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

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

室為九代十一室從之武宗紀

祭祀

漢武帝祭中嶽山呼萬歲者三武帝紀宣

帝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

神祠求醮金馬碧雞之神 宣帝紀

光武

初立北郊祀后土

光武紀

明帝祀明堂禮

畢登雲臺望雲物

明帝紀

魏明帝用高堂

隆之議謂曹氏世系出自有虞祀帝天於圜

丘以始祖虞舜配祭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

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

之祇於北郊以武皇后配

明帝紀

晉武帝

時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

陸狀元通鑑

卷六

祭祀

汲古閣

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 初

并圖丘方丘之祀於南郊北郊

並武帝紀

唐房玄齡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

配饗

太宗紀

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

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

祭地之外別有神州合為一祀從之

高帝紀

令諸州置太公廟以張良配古名將備十

哲以二八月上戊祭如孔子禮

玄宗頗好

祀神鬼太常博士王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

時請立青帝壇以迎春祈禱或焚紙錢類巫

覲 並玄宗紀

陸狀元通鑑

卷六

祭祀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用兵

周齊孫臏滅竈破魏顯王紀 燕樂毅將燕

秦魏趙兵伐齊齊田單以火牛破燕 趙奢

解秦闕與之圖 趙括讀父書不知變並赧

王紀 漢項羽破漢軍於睢水 灌嬰等破

楚榮陽漢築甬道 韓信疑兵虜魏王豹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七 用兵 漢高帝紀 景帝以周亞

韓信背水陣破趙 吳楚數挑戰亞

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 吳楚數挑戰亞

夫軍大驚亞夫堅卧不起並景帝紀 李陵

以少擊衆軍無後救遂降匈奴武帝紀 趙

充國常遠斥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先

計而後戰宣帝紀 光武破尋邑百萬見大

敵勇 鄧禹師行有紀休兵就糧觀赤眉之

敝光武謂以逸待勞 王霸不救馬武閉營

壁卒破蘇茂 耿弇破齊光武謂功難韓

信 光武伐蜀以水戰委岑彭 岑彭繞出

延岑軍後蜀人以爲神 臧宮願伐匈奴光

武謂常勝之家難與慮敵並光武紀 虞詡

增竈以疑羌人安帝紀 吳周瑜三萬人破

曹公十五萬人於赤壁 蜀諸葛亮謂曹操

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並獻帝紀 諸葛亮

至南中擒孟獲使觀營陣七縱七擒魏文帝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七 用兵 漢高帝紀 景帝以周亞

諸葛亮出祁山亮將馬謖與張郃戰於

街亭違亮節度而敗 諸葛亮與司馬懿相

守亮遺巾幘挑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行亮

營壘歎曰天下之奇才也並明帝紀 鍾會

攻劔閣姜維守之會不能克鄧艾乃自陰平

由邪徑攀木緣崖魚貫而進遂降馬邈元皇

帝紀 晉杜預旣破吳議者謂宜俟今冬更

爲大舉預曰兵威已振如破竹數節之後迎

乃而解 武帝紀

謝元以兵五千破苻堅百

萬衆於淝水秦人見草木聞鶴唳以爲晉兵至 烈宗紀

宋大舉伐魏每出師嘗授以成

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赴起莫敢

自決所以敗也 文帝紀

唐太宗用兵嘗以

弱當強強當弱 高祖紀

破定襄 太宗紀

張巡與賊戰雍丘賊設礮

攻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拒之賊蟻

陸狀元通鑑

卷七 用兵

汲古閣

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敗走 房

瑄請自將兵復兩京遇賊將於陳濤斜 咸陽地名

瑄效古法用車戰賊順風鼓譟縱火焚之瑄

大敗 張巡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

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

意教之以爲臨機應猝事不相及故吾使兵

識將意將識士情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

自爲戰不亦可乎

並肅宗紀

懷恩進逼奉

天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利於速戰吾堅

壁以待之彼以吾怯不戒乃破也後子儀夜

出陣虜始以爲無備欲襲子儀忽見大軍驚

愕不戰而退 代宗紀

李元平好大言論兵

關播薦之以爲將相之器 德宗紀

後周唐

水軍銳敏世宗患之返自壽春於汴水側造

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

後殆勝唐兵 世宗紀

陸狀元通鑑

卷七 用兵

汲古閣

兵制

北魏宇文泰爲府兵身粗庸調皆蠲之以農

隙講閱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

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梁簡文帝紀

唐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凡

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年二

十爲兵六十而免凡當宿衛者番上遠疎近

數一月而更 太宗紀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

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逃亡略盡

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逋

逃者出應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

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 命蕭嵩選府兵

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

州縣毋得雜役 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曠

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自置

曠騎府兵日壞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七 兵制

漢古制

書其曠騎之法後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無

賴未嘗習兵承平日久議者多謂兵可銷挾

兵器有禁由是猛將精兵聚於西北邊中國

無武備矣

並元宗紀

田承嗣爲節度使舉

管內戶口壯者籍爲兵唯老弱耕稼又選驍

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楊綰定諸州兵

其召募給糧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奉

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者謂之團結

並代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歷敘府兵自

西魏以來興廢之由

云云

上曰俟平河中當

議之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曰請出

左藏惡繒染綵纈以市吐蕃之牛又命諸冶

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

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

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又

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戍卒因屯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七 兵制

漢古制

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三年而

代今下令有願畱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不

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上命行之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

並德宗紀

屯田

漢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兵畱萬人屯田

宣帝

紀 曹操用棗祗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

京州郡置田官所在積穀故操征伐四方無
運糧之勞獻帝紀

蜀諸葛亮大舉兵屯五

丈原分兵屯田爲久基耕者雜於渭濱百姓

安堵

魏明帝紀

魏鄧艾令屯兵淮南北各

三萬人且田且守

邵陵厲公紀

唐突厥爲

邊患竇靜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高祖從之歲

收穀數千斛

高祖紀

李泌請屯田以復府

兵

見兵制門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屯田

汲古閣

可萬頃命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置營田四

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邊防賴之

憲宗

紀

後周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

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

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置官司總

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

不能詰太祖知其弊敕罷之

太祖紀

漕運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高帝紀

蜀諸

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

魏

明帝紀

魏鄧艾令屯兵淮南北各三萬人

且田且守開河渠通漕運每興軍資食有儲

而無水害

邵陵厲公紀

唐關中雨穀貴玄

宗將幸東都裴輝卿曰使司農租米悉輸東

都自都轉漕實關中有儲則不憂水旱先

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僦車陸運三百里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漕運

汲古閣

至陝耀卿令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

至含嘉倉又自太原入渭輪關中凡三歲運

米省僦車錢三十萬緡

玄宗使韋堅督江

淮租運歲增巨萬

竝玄宗紀

劉晏疏浚汴

水遺元載書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

歲運米數十萬以給關中唐世漕運惟晏爲

首

代宗紀

韓滉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軍

德

宗紀

馬政

漢武帝遣李廣利伐宛取善馬 伐宛得善

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 竝武帝紀

紀 晉大宛獻汗血馬秦王堅曰吾嘗慕漢

文帝之爲人用千里馬何爲命羣臣作止馬

之詩而反之 孝武帝紀 唐初纔得馬牝牡

三千匹於赤岸澤命張萬歲掌之自正觀至

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

陸狀元通鑑 卷七 馬政 源古關

監各置使以領之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玄

宗卽位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爲使至是

有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數萬

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

加開府儀同三司 玄宗與突厥毗伽於西

受降城爲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

馬以助軍旅由是國馬益壯 王忠嗣領河

東朔方河西隴右節度使始在朔方河東每

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由是
胡馬少唐兵益壯戰皆大捷 竝玄宗紀

謀策

周孟嘗君客效鷄鳴出秦關 藺相如請秦

王擊缶 毛遂定楚趙從約 侯嬴謂無忌

奪晉鄙兵符 竝報王紀 漢張良說漢王燒

絕所過棧道 韓信策定三秦 韓信問李

左車伐燕策 酈食其謀撓楚權張良借箸

陸狀元通鑑 卷七 謀策 源古關

籌之 陳平間楚君臣 項羽欲烹太公漢

王曰幸分我一杯羹 漢王數羽十惡羽伏

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張

良陳平躡足封韓信 楚漢割鴻溝張良勸

擊楚 張良請捐地與韓信彭越以破楚

陳平祕計解白登之圍 薛公謂黥布出下

計 竝高帝紀 趙充國上屯田計初是者十

三中十五最後十八魏相謂其計可必用 宣

帝紀

鄧禹說光武攬英雄悅民心 耿弇

說光武以義取天下

並淮陽王紀

耿弇建

大策帝謂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 光武

伐隗囂馬援聚米為山谷形勢帝曰虜在吾

目中

並光武紀

任尚謂班超之策平平 和

帝紀

蜀諸葛亮說劉備跨荆益結好孫權

圖霸業

司馬徽謂識時務者在俊傑 並獻

帝紀

晉陸抗作堰遏水以絕晉寇羊祜欲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十一 謀策

汲古閣

因以船運糧抗聞亟破堰

晉武帝紀

北魏

魏主欲伐涼羣臣皆以為無水草崔浩曰按

漢志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

蕃

宋文帝紀

唐裴寂選晉陽宮人私侍高

祖從容言曰太宗陰養士馬欲舉大事 隋恭

帝紀

玄宗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誼隘金吾

不能遏上使嚴安止之安以手板繞場畫地

曰犯此者死人無敢犯

玄宗紀

李光弼以

牝馬至水際思明良馬千餘匹悉渡河一時

驅之入城

肅宗紀

李正己畏德宗威名表

獻錢三十萬緡上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

崔祐甫請遣使慰勞緡青將士因以正己所

獻錢賜之使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

重貨財上從之正己大慙服

代宗紀

劉晏

置船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虛費太多

晏曰凡事必為永久之慮當使執事者私用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十二 謀策

汲古閣

無窘則官物堅全矣

德宗紀

憲宗謂李絳

揣魏博若符契 裴度言淮西必可取且曰

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韓愈

上言以淮西破敗可立而待在陛下斷與不

斷耳

並憲宗紀

杜牧憤河朔三鎮桀驁而

朝廷專事姑息乃作書言上策莫如先自治

文宗紀

後周王朴獻開邊策

世宗紀

遊說

初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

乃說六國合從 秦使犀首欺齊魏敗從約

公孫戊說孟嘗君不受象牀 並顯王紀

張儀說魏背從約 蘇代說燕王以齊王不

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 並慎觀王紀

張儀說五國事秦 公孫龍善爲堅白異同

之辯絀於孔子高 范雎說秦廢太后逐穰

侯 並赧王紀 秦蔡澤說范雎欲奪其位 昭

陸米无道鑑 卷七 遊說 汲古閣

襄王紀 魯仲連爲書約之矢射聊城 孝文

王紀 李斯上書除逐客之令 韓非說秦

破天下從 並始皇帝紀 漢隋何說兗江王

歸漢 酈食其說下齊七十餘城 蒯通武

涉說韓信反 侯主說項羽歸太公 蒯通

說狗吠非其主 並高帝紀 吳楚反袁盎說

景帝斬晁錯 景帝紀 班固序遊俠 荀悅

論三遊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 並武

帝紀

奉使

周蘭相如使秦全璧歸趙 赧王紀 秦二世

問使者關東盜對曰鼠竊狗偷不足憂 二世

紀 漢婁敬使匈奴 高帝紀 汲黯矯制發

河南粟 外國厭漢使以兵遮擊之 蘇武

持節不詘 暴勝之爲直指使威振州郡

王賀爲繡衣御史以奉使不稱免 並武帝紀

陸米无道鑑 卷七 奉使 汲古閣

蘇武畱匈奴十九年乃歸 傅介子刺樓

蘭王 並昭帝紀 馮奉世矯詔擊莎車 宣帝

紀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

屈 班超使鄯善斬匈奴使者又使于寘降

其主於是西域諸國與漢通 並明帝紀 蜀

諸葛亮遣使至魏軍司馬懿問其寢食及事

煩簡不問戎事而能知亮不久 魏明帝紀

唐太宗分遣李靖蕭瑀等十三人爲黜陟大

使察吏賢不肖問民疾苦 遣孫伏伽等二

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多所貶黜其人詣

闕稱冤者相屬 並太宗紀 鄭崇質當使絕

域而母老且病狄仁傑請代之 高宗紀 張

孝嵩奉使率戎兵攻呵了達威振西域勤石

紀功而還會有言其贓污貶靈州兵曹參軍

杜暹至突騎施虜遺之金暹埋於幕下出

境移牒令取之人服其清慎 玄宗東封還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奉使 張市開

至宋州謂張說曰向者屢遣使分巡察吏善

惡今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 並玄宗紀

穆宗以韓愈宣慰王庭湊衆皆危之詔至

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君之

義遂往 穆宗紀

夷狄 禦戎 和親 懷遠附

秦趙燕皆築城拒胡 遣蒙恬伐匈奴築長

城 並始皇紀 漢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

日 婁敬請公主嫁冒頓和親 並高帝紀

賈誼上書言繫單于 匈奴數爲邊患晁錯

上書言兵事 以張相如逐匈奴出塞 匈

奴入雲中以周亞夫軍細柳 並文帝紀 王

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衛青公孫敖公孫賀

李廣各萬騎擊胡惟衛青有功 渾邪王降

發車迎之及黠諫 分徙降者邊五郡爲五

屬國 攘却胡越開地置十三部刺史 遣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夷狄 張市開

李廣利伐宛取善馬 並武帝紀 宣帝時匈

奴爲烏孫三國所殺虛弱滋欲和親而邊城

少事 宣帝欲因匈奴衰弱擊之魏相諫

趙充國先擊先零而罕开下 初置金城屬

國以處降羌 鄭吉破車師降日逐吉爲都

護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五單于款塞蕭望

之議待以不臣之禮 呼韓邪來朝自請願

畱居幕南光祿塞下 並宣帝紀 元帝時呼

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轉穀給之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郡率數年一反至

元帝時賈捐之議罷珠厓

竝元帝紀

王莽

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

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王莽紀

馬成馬

援擊破諸羌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援

又上言破羌以西不可棄爲置長吏繕城郭

招撫降附西域求都護光武謝不許單

陸曄无通鑑

卷十七 夷秋

汲古閣

子款塞願爲蕃蔽光武從之

竝光武紀

募

死囚置度遼營防二虜北匈奴入雲中太

守廉范以炬火爲疑而破之白狼王獻詩

三章頌漢德

竝明帝紀

竇憲破匈奴登燕

然山令班固刻石立功

和帝紀

張璠獻西

域三策陳忠請復通西域

安帝紀

晉郭欽

上疏謂宜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之防

武帝紀

江統以戎狄亂華作徙戎論

惠帝紀

紀

宋江淮諸蠻在魏世不甚爲患及晉漸

爲寇暴及劉石亂華諸蠻無忌憚漸北徙伊

闕矣

晉陽王紀

唐高祖與突厥連和起兵

隋恭帝紀

突厥入寇封德彝謂擊之勝而

後和則恩威兼著

突厥寇三州太宗兵拒

之與盟而去

竝高祖紀

鄭元璠使突厥還

言其將士乘間可擊太宗曰待有罪然後討

之朝臣請修古城太宗云安用勞民遠修

陸曄无通鑑

卷十七 夷秋

汲古閣

乎突利入朝太宗謂安中國而四夷自服

豈非上策乎高昌西域諸國欲入朝魏徵

以往迎勞費太宗止之頡利成擒酋長竝

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康國求內附太

宗不受帝與房玄齡議以新興公主妻薛

延陀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

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竝太宗紀

武后時發戍兵狄仁傑疏謂但當教邊

謹守備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何必窮其窟
穴投短長哉

武后紀

都督王君奭破吐蕃

於青海之西玄宗由是益事邊功 玄宗與

突厥互市以縑易馬由是國馬益壯 吐蕃

求和親玄宗以其嘗遺書悖慢皇甫惟明曰

此邊將爲之欲激怒陛下邊境有事則將吏

因緣盜官物妄取勲爵非國之福也

並玄宗

肅宗請兵於回紇 以幼女寧國公主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妻回紇可汗

肅宗紀

自武德以來開拓

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諸節

度使以統之及祿山反邊兵精銳者召發入

援謂之行營所留單弱數年間自鳳翔以西

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代宗紀

德宗曰戎

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

信威信不立可以懷遠命韋倫歸吐蕃之俘

吐蕃大悅遣使隨倫入貢 初回紇風俗朴

厚君臣之等不甚異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

厚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

之飾中國爲耗虜俗亦壞 吐蕃求和李晟

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上曰和戎息兵社稷

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結及虜劫

盟上曰渾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

宗紀

後晉石敬瑭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

禮事之契丹傾國赴援立敬瑭爲天子敬瑭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割十六州與契丹許歲貢帛三十萬匹

高祖

紀

形勢 都邑附

周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

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

險

安王紀

漢婁敬說高帝都關中

高帝紀

光武披輿地圖

光武紀

魏文帝欲渡江

伐吳見波濤洶湧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

歸文帝紀

吳陸凱謂武昌非王都童謠云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陸抗謂西平者

國之西門失之則荊州非吳有也

並晉武帝

紀 晉溫嶠欲遷都豫章王導曰建康王者

之宅且北寇伺我之隙一旦示弱非良計

成

帝紀 殷浩將北伐王羲之謂莫若還保長

江自長江之外羈縻而已浩不聽果無成

穆

帝紀 宋夏赫連氏蒸土築城而魏主滅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七形勢

汲古閣

文帝紀 陳隋伐陳陳後主謂建康王氣在

此來者無不摧敗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

限虜軍豈能飛渡

長城公紀

唐突厥寇關

中高祖欲徙都太宗諫

高祖紀

太宗分天

下爲十道

太宗紀

誅戮

秦李斯矯詔殺扶蘇蒙恬

始皇帝紀

趙高

誣殺李斯

二世紀

漢高帝不殺降王子嬰

項羽屠咸陽殺子嬰 呂后斬韓信又誅

彭越 黥布反上與布兵大戰布軍敗走追

殺之

並高帝紀

文帝殺薄昭

文帝紀

景

帝斬晁錯

景帝紀

霍顯謀廢宣帝事覺雲

山自殺禹要斬諸女昆弟皆廢

宣帝紀

成

帝責翟方進以政事不治方進自殺上祕之

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成帝紀

楚王英造作

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英自殺明帝窮治楚

陸狀元通鑑

卷七形勢

汲古閣

獄累年死徙以千數

明帝紀

晉秦王堅不

殺慕容垂姚萇卒爲其害

孝武紀

唐來俊

臣誣告狄仁傑魏元忠等謀反仁傑云大周

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武后貶

爲令 武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

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

郎將以下不可勝數 姚崇謂武后曰謀反

者皆周興等羅織今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

陛下保自今無反者並武后紀 李國貞治

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王元振因之作亂及郭

子儀至軍收元振等殺之由是諸鎮皆奉法

肅宗紀

雲南子弟戍河中將貪卒暴郭子

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代宗與

元載謀誅魚朝恩因寒食宴令周皓與左右

擒縊殺之外無知者並代宗紀 庾準希楊

炎指奏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下詔賜死

陸贄無通鑑 卷七盜賊 漢古開

天下冤之德宗紀

盜賊

秦二世關東盜賊多二世紀 漢武帝東方

盜起作沈命法武帝紀 龔遂治渤海盜賊

謂不可急惟緩之宣帝紀 王尊為京兆尹

盜賊清成帝紀 費典謂盜賊可解釋王莽

怒免官王莽紀 光武時盜賊起潁川寇恂

降之起東郡遣耿純入界賊不戰而降 郭

伋為潁川太守招降山賊遣歸附農 郡國

羣盜竝起遣使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

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守令以獲賊多少為

殿最於是賊散並光武紀 李固為荊州刺

史又為泰山守赦盜賊歸農以恩招集之

張綱單車之職詣賊壘說下之並順帝紀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帝謂朕當

去奢省費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

陸贄無通鑑 卷七盜賊 漢古開

為盜高祖紀 高宗幸東都慮道路多草竊

魏元忠閱縣獄得盜一人神采異眾命冠帶

乘驛以從託以詰盜比及東都不亡一錢高

宗紀 穆宗詔軍鎮消兵限以逃死由是軍

士落籍者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

亂一呼而亡卒皆集穆宗紀 自懿宗以來

用兵不息賦斂愈急所在盜蜂起王仙芝聚

眾數千起於長垣黃巢亦聚眾千餘人與仙

芝皆以販私鹽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皆歸之至數萬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進陷京師並僖宗紀後周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貨產之半賞之則盜不能聚矣又如新鄭村團爲義營有盜則鳴鼓舉火盜少民多無能脫者亦止盜之術也世宗紀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七盜賊

汲古閣

狀元增節旨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八
通鑑君臣事要總紀

天人

漢韓信謂高祖天授非人力高帝紀卜式

謂烹弘羊天乃雨武帝下詔謂天旱意乾

封並武帝紀夏侯勝諫昌邑王天久不雨

臣下有謀上者昭帝紀京師大雨雹蕭望

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所致丙吉

陸狀元通鑑卷十八天人汲古閣

病宣帝憂不起夏侯勝謂有陰德宜獲報並

宣帝紀

劉向上疏言災異論羣臣邪正

夏寒日青無光石顯許史言堪猛用事之咎

匡衡言地震日食之變宜近忠正遠巧佞

並元帝紀

劉向奏洪範五行傳成帝責

丞相翟方進自殺以應星變李尋對哀帝

災異之問並成帝紀光武時日食朱浮謂

欲治速成所致又日食鄭興謂政事嚴急所

致光武紀

明帝罷北宮應時得雨 日食

詔言得失上自引咎 明帝自幸獄決出囚

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並明帝紀 鄧禹言

未嘗妄殺後世必興和帝紀 以災異策免

三公自徐防始安帝紀 晉中台星拆張華

不避位謂天道幽遠宜靜以待後果被誅惠

帝紀 北魏崔浩謂熒惑入秦秦必亡又謂

彗星絡紫微劉裕必篡安帝紀 隋文帝時

陸狀元通鑑卷八 天人 漢古

太史奏曰景長文帝紀 唐彗星見許敬宗

曰高麗將亡之兆高宗曰朕之不德謫見於

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

也彗星遂滅高宗紀 山東大蝗姚崇遣御

史督州郡捕而瘞之 山東蝗復起姚崇命

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宜修德以禳之劉

聰捕蝗為害益甚崇牒若水云古之良守

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

不改違由是連歲蝗不至大饑 太廟四室

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宋璟蘇頌

曰陛下制未終遽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

戒願停又問姚崇崇曰太廟材皆苻堅時物

歲久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遂行

日食命察繫囚賑饑乏宋璟奏曰臣聞日

食修德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

修德也並玄宗紀 德宗謂今日之患此亦

陸狀元通鑑卷八 天人 漢古

天命非由人事陸贄上疏云羣臣之罪也天

命皆由於人 德宗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

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盧杞所致李泌曰君相

不可言天命蓋君相所以造命也並德宗紀

後唐明宗嘗於宮中 香祝天曰願天早

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宗紀

律曆

漢武帝詔公孫卿壺遂等共造太初曆武帝

紀

太初曆行百餘年稍後天章帝令作四

分歷

章帝紀

張衡作渾天儀著靈憲

順帝

紀

北魏高允謂漢十月五星聚東井乃是

史官欲神其事按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

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

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崔浩考之乃以

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宋何承天撰元

嘉曆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

陸永元通鑑

卷八

律曆

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

餘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何

承天謂京房演爲六十律錢樂之演爲三百

六十律非古法乃更新律

並文帝紀

唐太

宗時冬至甲子朔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

於子半今以子初爲朔遂差三刻請更加考

定衆議以淳風推校精密從之

太宗紀

太

史言李淳風麟德曆至是浸疎日食屢不效

玄宗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黃道遊

儀以測候七政命太史於河南北平地測

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

之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

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作水運渾

天成

並玄宗紀

作水運渾

識術

秦盧生入海還奏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

陸永元通鑑

卷八

識術

漢武帝時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

詔皆殺之丙吉不納

昭帝紀

得白石有丹

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

自此始矣

平帝紀

李守皇識謂劉氏當興

李氏爲輔

王莽紀

儒生彊華奉赤伏符云

四七之際火爲主光武以赤伏符識文選

司空司馬以火行忌水改洛陽作雒陽

術士以五綵囊裹石詐張豐當爲天子

光

與公孫述書言圖讖 鄭興非圖讖光武

怒 光武宣布讖文於天下桓譚非讖貶官

並光武紀

楚王英造圖書廢徙死 明帝

紀

〔晉〕魏王珪伐中山太史令曰紂以甲子

日亡兵家忌之珪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

遂破之 劉裕攻燕或曰今日往亡裕曰我

往則彼亡何為不利 並安帝紀

〔北魏〕詔圖

讖之興既非經國之典徒為伏邪所憑自今

陸機无道鑑

〔晉〕武帝紀

〔唐〕太宗以

圖讖 緯一皆焚之

〔齊〕武帝紀

〔唐〕太宗以

李君美官稱封邑有武字應祕記惡之後君

美坐誅又問李淳風欲盡殺疑似淳風云天

命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

〔太宗紀〕

術士桑道茂上言不出數年甕有離宮之

阨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

常德宗乃築奉天城

〔德宗紀〕

祥瑞

漢末時坐議鳳凰來至京師不足美貶官

鳩雀集丞相府黃霸以為神雀

〔並宣帝紀〕

王莽令越常獻雉

〔平帝紀〕

郡國奏靈物光

武輒抑之

〔光武紀〕

獻寶鼎明帝歸功公卿

〔明帝紀〕

〔唐〕羣臣上表賀祥瑞太宗云瑞在

得賢此何足賀

〔太宗紀〕

九月武后出梨花

一枝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曰今草木黃

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 蘇味

陸機无道鑑

〔晉〕武帝紀

〔唐〕太宗以

道帥百官賀三月雪王求禮曰三月雪為瑞

臘月雷亦為瑞乎又有獻三足牛宰相復賀

求禮曰此鼎足非人之象也

〔並武后紀〕

太

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辭謙光獻鼎銘以為

受命符姚崇賀 玄宗謂春秋不書祥瑞唯

記有年自今毋得奏祥瑞

〔並玄宗紀〕

刺史 崔旌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

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

〔肅宗紀〕

朱泚獻貓鼠同乳常袞率百官賀崔祐甫

獨不賀曰物以類聚妖也宜戒法吏之不察姦

邊吏之不禦寇代宗嘉之代宗紀 文宗謂

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何益

於事詔諸道有瑞無得以聞文帝紀

異端

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

竺求其道得其書於是中國始傳其術明帝

陸狀无通鑑 卷十八異端 汲古閣

紀 晉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

諸法門居之王雅表諫不從孝武紀 北魏

崔浩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 嵩山道

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崔浩獨師事之並

宋營陽王紀 崔浩言於魏主佛法虛誕爲

世費害宜悉除之 世祖晚年佛禁稍弛至

高宗時鄴所毀佛圖率皆修復並文帝紀

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以

掃之武帝紀 梁武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

遮大會又停寺省講三慧經武帝紀 北周

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

俗 復行佛道二教 隋詔民間出錢營造

經像於是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並陳宣

帝紀 唐傅奕上疏請除佛法高祖下詔命

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高祖紀 蕭瑀雅

好桑門太宗紀 武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

陸狀无通鑑 卷十八異端 汲古閣

尼盡助其役狄仁傑上疏諫乃罷其役武后

紀 玄宗勅自今毋得創佛寺 玄宗夢元

皇帝告云有像在京城西南上求得之迎置

宮命畫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並玄宗紀

憲宗遣中使帥僧衆迎佛骨韓愈上表切諫

憲宗紀 武帝惡僧尼耗蠹天下敕上都東

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寺非應

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餘僧及尼皆勒歸俗

武宗紀

宣宗反會昌之政僧尼皆復舊

宗紀

方士

秦方士徐市上始皇書請入海求不死藥

始皇紀

漢武帝承露飲玉屑以求長生

有言見大人迹封祠夜若有光武帝欲浮海

求神仙東方朔諫武帝自嘆為方士所欺

悉罷之

並武帝紀

宣帝頗好神仙方士張

陸狀元通鑑

卷八方士

汲古閣

敞上疏諫

宣帝紀

唐憲宗問宰相神仙有

乎李藩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

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古今之明戒也

憲宗晚節好神仙詔求方士柳泌合長生藥

服之日加躁渴

並憲宗紀

武宗服方士金

丹性加躁渴喜怒不常

武宗紀

後周世宗

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

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

世宗紀

巡幸

秦始皇東遊海上又巡北邊

始皇帝紀

漢高帝偽遊雲夢

高帝紀

袁盎諫文帝馳

下峻阪

文帝紀

武帝為微行夜宿長楊五

柞等諸宮武帝東巡海上欲自求蓬萊凡

周行萬八千里又行幸泰山東至海上

武帝紀

隋煬帝遊江都天下盜賊起

煬帝

紀

唐玄宗幸蜀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

陸狀元通鑑

卷八巡幸

汲古閣

忠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

玄宗紀

吐蕃入寇至便橋代宗倉猝幸陝州官吏藏

竄六軍逃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

車駕發陝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

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

壞耶

並代宗紀

德宗幸奉天嘗尋一襦袴

與覘賊者不獲供御纔有糲米二斛采蕪菁

根而進之

德宗紀

黃巢陷京師僖宗幸蜀

信宗紀

韓全誨逼昭宗幸鳳翔 朱全忠

逼昭宗遷都洛陽 並昭宗紀

田獵

漢賈山諫文帝與賢良射獵 文帝紀 武帝

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 武

帝紀

元帝行幸甘泉因畱射獵辟廣德上

書諫即還 元帝紀 光武遊獵夜歸郅憚拒

關不開明日諫 光武紀 魏文帝嘗出射雉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田獵 汲古閣

顧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

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稀出 文帝紀 明

帝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高柔上疏

諫 明帝紀 [宋]衛陽王義季嘗春月出畋有

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

古人所戒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

[北魏]魏主畋於河西詔以肥馬給獵騎尚

書令古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欲誅之弼

曰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雖死何傷 文帝紀 唐柳範奏吳王數畋獵太

宗謂權萬紀不能正吾兒柳範曰房玄齡事

陛下猶不能止畋獵 太宗紀

罷貢獻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不受 文帝紀

光武罷貢獻時有獻千里馬寶劍詔以賜

騎士 光武紀 唐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樂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貢獻 汲古閣

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太宗令各付使者

而歸之 太宗紀 代宗時每元日端午冬至

生日州府競為貢獻至德宗皆不受李正己

田悅各獻縑三萬匹悉歸度支代租賦 德

宗於行宮貯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

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

士卒怨望上疏諫去其榜 並德宗紀 孔戣

為華州刺史以明州歲貢水陸遞夫勞費奏

罷之

驕懼

周智伯求地於三晉

威烈王紀

齊湣王滅

桀宋而驕燕昭王伐之

赧王紀

秦宋義謂

項梁有驕必敗

世紀

漢陸遜以關羽始

有大功意驕志逸果為遜所敗

獻帝紀

晉

武帝伐吳山濤語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

武帝紀

唐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

驕懼

汲古閣

頡利請朝太宗且喜且懼求諫以輔不逮

太宗謂三品曰今中外又安勿矜彊盛以自

滿 朱俱波甘崇遣使人貢太宗曰中國既

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不懼昔秦威振胡越

二世而亡惟諸公正其不逮 太宗謂比年

豐稔一喜也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

驕侈則危亡一懼也 岑文本為中書令云

位高責重所以憂懼有來賀者則曰今受弔

不受賀也

並太宗紀

憲宗既克淮西之後

命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上浸驕

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美餘以供其費

由是有寵裴度上疏諫

憲宗紀

諡號

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死而以行為諡則是

子議父臣議君也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

皇帝

始皇帝紀

漢高帝尊太公為太上皇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

諡號

汲古閣

高帝紀

唐玄宗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南面

被王服

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

武應道皇帝

並玄宗紀

上皇加上尊號曰

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上尊上皇曰太

上立道聖皇帝

追諡太公為武成王

並肅

宗紀

顏真卿上言累諡有加至十一字者

請省文尚質正名郭本袁倬以為不可輕改

遂寢

代宗紀

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

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鍾譔曰羣於此
下惜孝德二字憲宗怒憲宗紀

得人心

漢豪桀應劉秀用漢年號以待命 三輔吏

士東迎更始見劉秀皆喜曰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 得吏民與王郎交關謗毀書數

千章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光

武自乘騎按降者推赤心置人腹中並淮陽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人心

汲古閣

王紀

鄧禹勞來降者父老莫不感悅開門

歸附 光武遣馮異代鄧禹云要在平定安

集 劉盆子降光武待以不死並光武紀

劉備韓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獻帝紀

晉羊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

歲時祭祀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武帝紀

桓溫伐秦民爭持牛酒迎勞曰不圖今日

復覩官軍穆帝紀 唐太宗詔隋末暴虐令

官司收瘞太宗紀 史思明之將李日越降

李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聞之亦降

肅宗紀 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曰蔡人反

仄尚多不可不備度曰元惡旣擒蔡人則吾

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憲宗紀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人心

汲古閣

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十九

外紀諸家節本多自黃帝始惟良齋本始自包犧氏然皆無三皇五帝之別皇帝之稱六經未嘗見自秦漢而下學者競言之此本亦無三五之號包犧氏神農氏則但紀事迹黃帝而後始用甲子紀年舊本闕少昊八十四年考其甲子間斷不合今依良齋本亦附入又別本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 外紀 汲古閣

多言炎帝牛首堯命羿射日等事似失誕妄今未敢取恐為後人惑覽者詳之 祕書丞劉 恕編

外紀

包犧氏

包犧氏母曰華胥風姓生於成紀上古至周厲王無年可紀而皇甫證諸儒所紀皆有年衆說差互不同象曰及疑事與端備列於注以示傳聞與辭象曰月之明謂之太昊取犧牲以充庖厨號包犧

後世音謬謂之伏羲或謂之慮犧一號皇雄

氏或作黃熊都陳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不殊

未有三綱六紀衣食器用之利卧則呿呿起

則吁吁飢則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

皮革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

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仰觀象於天俯觀法

於地中觀萬物之宜造八卦始作三畫以象

二十四氣因而重之爻象備矣筮之紀陽氣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 外紀 汲古閣

之初以為律法建五氣立五常定五行始名

官而以龍紀有甲歷五運象法乾坤以正君

臣父子夫婦之義繼天而王為百王先以木

德王度時制宜作為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

用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於是人民乃治君親

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在位一百二十

年至周任宿須句顓臾四國皆風姓司太昊有濟之祀 神農氏

神農氏姜姓母曰任已有婦氏文名長於姜

曰女登少典之正妃

水以火承木故為炎帝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神農以為人民眾多禽獸難以久養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溼肥瘠高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作陶冶斧斤為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而食之又嘗百草酸鹹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陸狀元通鑑卷十九外紀汲古閣

陸狀元通鑑

卷十九外紀

汲古閣

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號曰神農本起烈山稱烈山氏一曰連山氏伊耆氏大庭氏魁隗氏都魯以火紀官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列鄺于國中為市以聚貨帛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

而殺之神農退而脩德夙沙之民自叛其君

而來歸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

西至三危莫不聽從在位一百二十年

帝臨魁在位六十年

帝承在位六年

帝明在位四十九年

帝直在位四十五年

帝釐在位四十八年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外紀

汲古閣

帝哀在位四十三年

帝榆罔在位五十五年臨魁至榆罔七帝襲神農為之號三百六年

黃帝

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

皇甫謐曰有熊地名也今河南新鄭是也

索隱曰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居軒轅之丘因以為號生於壽丘長於姬水改姓

姬神農世衰索隱曰世衰謂神農氏後代

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弗能征軒轅

晉用于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蚩尤
最爲暴炎帝侵陵諸侯軒轅脩德振兵治
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與炎帝戰於
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作亂戮於
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諸侯咸尊軒轅
代神農氏爲天子

元年丁亥是爲黃帝始制法度萬世不易有土
德之瑞故天下以爲號一曰軒轅氏三統歷曰有軒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外紀

汲古閣

見之服天下

有熊氏

有熊國黃帝之所

帝鴻

氏歸藏氏天下不順者從而征之東至于海

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葷粥而邑于涿

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成命百

物以明民其財受地形象天文以雲紀官舉

風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

治神明至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

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

奴教切

探五行之情占

十綱所建始作甲子命容成造曆命隸首作

算數伶倫自大夏之西阮脰之陰取竹於嶰

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

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

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

六以此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

立宮商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推律

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作五聲以正五鍾五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外紀

汲古閣

官以正人位又命伶倫與榮援鑄十二鍾以

和五音命曰咸池命車區占星氣容成兼而

總之

皆諸臣之名也

爲文章以表貴賤

文章衣服之類作舟

車以濟不通

出前地理志

畫埜

音野

分州得百里之

國萬區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

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

齊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

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

無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性情可得而親
生產可得而均欺陵之路塞鬪訟之心弭井
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
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
州則地著而數詳人民不夭百官無私市不
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相讓以財風雨時
五穀登虎豹不妄噬鷺鳥不妄搏遠夷之國
莫不獻其貢賦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四母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外紀 汲古閣
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已
滕箴任荀僖姁僎依二人爲姬二人爲已正
妃西陵之女曰嫫祖生二子一曰玄暉是爲
青陽名摯二曰昌意居若水爲諸侯娶蜀山
氏女曰昌僕黃帝崩葬橋山在位一百年

少昊

少昊黃帝之子名摯是爲青陽居江水有
聖德邑于窮桑天下號曰窮桑帝一曰帝

宣姬姓

元年丁卯以金德王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
故曰少昊或曰金天國號少昊身號以鳥紀
官都曲阜別爲已姓之祖昌意子顓頊十年
而佐少昊十二而冠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崩
壽一百歲葬雲陽

顓頊

顓頊黃帝之孫二十登帝位以水德王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外紀

汲古閣

元年辛卯都衛故爲帝丘後徙高陽稱高陽氏

或云顓頊者專也項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
故稱之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
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
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
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地理志曰流沙在張掖居
縣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
照莫不砥屬在位七十八年崩壽九十八歲

葬濮陽生子曰窮蟬而玄暉之孫高辛立是
爲帝嚳

帝嚳

帝嚳黃帝曾孫也姓姬三十登帝位以木

德王

元年西號高辛氏高辛父曰蟠極蟠極父曰

玄暉玄暉父曰黃帝皇甫謐曰都亳今河南偃師是高辛生

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

陸狀先通鑑卷十九外紀 汲古閣

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

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納四妃元妃有郃氏

女曰姜嫄生棄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生契

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孕十四月生堯於丹

陵次妃姬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帝嚳在位七

十年崩葬宜陽或云濮陽子摯立九年不善

崩故不乘五運弟放勛立是爲帝堯

帝堯

帝堯嚳之子摯之弟也姓伊祁摯立封爲
唐侯摯崩立

元年戊辰號陶唐氏以火德王都平陽尚白薦

玉以白繒茅茨不翦樸桷不斲素題不枅大

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毀藜藿

之羹飯於土簋飲於土銅金銀珠玉不飾錦

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

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色布衣揜形

陸狀先通鑑卷十九外紀 汲古閣

鹿裘御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不以私曲

之故害耕稼之時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

貞平絮愛民者厚其祿民有孝慈力耕桑者

遣使表其閭正法度禁詐僞存養孤寡自奉

甚薄賦役甚寡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

民飢則曰我飢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

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

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

民勸不罰而民治是時洪水為災帝咨四岳有能俾乂僉曰鯀哉帝命之九載績用弗成帝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不肖堯在位七十年求與位四岳薦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妻以二女二女嬪於虞遂使攝位又二十八年堯崩在位一百

年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即天子位葬穀林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一

汲古閣

帝舜

黃帝八代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姓姚氏舜母死繼母生象父母及象皆下愚不移瞽瞍惑於後妻及少子常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事父母待其弟尤加恭順（出史記及新序）耕於歷山（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之人皆讓畔漁於

雷澤

鄭玄曰雷夏充州澤今屬濟陰

雷澤之人皆讓居陶

于河濱

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

河濱之器不

苦窳

索隱曰窳游南反窳謂窳病也

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子丹朱不

肖求可以代已位者四岳羣臣皆舉舜堯

乃召舜舜至歷試諸難使之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

堯于太山之頂昭告于天

烈風雷雨

陸狀无通鑑

卷九十二

汲古閣

弗迷

（出舜典）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名見左傳）天下

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名見左傳）天下

為之八元世濟其美

（索隱曰濟成也言堯後代成前代也）堯

未及舉舜舉八凱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

五教於四方堯於是使舜攝位又帝鴻氏

有不才子號曰渾沌

（不開通貌）

少昊氏有不才

子號曰窮奇

（其行窮其好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號

曰檮杌

（頑凶無儔匹之貌也）

縉雲氏有不才子號曰

贊發食則曰饗謂之四凶堯未能去舜皆

投諸四裔卽其工驩兜三苗鯀也出左舜傳

以鯀治水無成功於是殛鯀于羽山舉其

子禹使之治水

恕曰八元八凱堯之諸父昆弟四凶之罪

著於海內堯知舜於側微天下未盡服遺

之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合爲大功二十使臣民仰

其功業鄭玄以四凶在朝爲亢龍有悔烏

陸狀元通鑑

卷九外紀

汲古閣

足以知聖人哉此書未進故不稱臣恕

舜攝位之後二十八年堯崩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謳歌獄訟者不歸

堯之子而歸舜舜遂卽天子之位

元年戊申舜旣卽位號有虞氏以土德王都蒲

坂尚赤其社用土使禹爲司空棄爲后稷契

爲司徒皋陶爲士塋爲其工益爲虞伯夷爲

秩宗后夔典樂龍作納言所謂九官也作九

記出史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以阜

財解慍封弟象於有庠爲諸侯舜之子商均

不肖舜薦禹於天使代已位舜在位五十年

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

零陵壽一百一十歲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

下不歸商均而歸禹禹遂卽天子之位

恕曰六經惟春秋及易象象文言說卦序

卦雜卦仲尼所作詩書仲尼所刪定皆不

陸狀元通鑑

卷九外紀

汲古閣

稱三皇五帝三王易下繫曰古者包犧氏

之王天下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

沒黃帝堯舜氏作繼氏夏王而無三五之

數或以包犧至舜爲五帝孔子未嘗道學

者不可附會臆說也管子稱明一者皇察

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孔穎達

曰管子書或是後人所錄非本書也莊子

列子皆寓言誕妄秦漢學者宗其文辭論

議故競稱三皇五帝而不知古無其人仲尼未嘗道也梁武帝以伏羲神農燧人爲三皇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爲五帝舜非三皇亦非五帝與三皇爲四代其指不通歷世紛紛莫知定論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馴雅薦紳先生難言之

薦紳猶縉紳也

孔子所傳宰子問

陸狀元通鑑

卷十九外紀十五

汲古閣

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

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右甲子紀年等事並出外紀

外紀夏紀

大禹

黃帝之玄孫也姓妣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堯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使續父業禹爲人克勤敏給其德不違其仁可

陸狀元通鑑

卷十九外紀十六

汲古閣

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禹傷父鯀功不成而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之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丑倫切山行乘櫓力追反橈櫓皆舟車之類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命益予衆庶之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以均給諸侯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

於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

隩於六反

堯於是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即位

乃使禹爲司空以宅百揆舜崩禹遂卽天

子之位

元年戊戌禹既卽位號夏后氏以金德王都安

邑或云平陽亦云晉陽及韓仍有虞以建寅月爲歲首色

尚黑牲用玄以黑爲徽號作樂曰大夏夏大

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懸鍾鼓磬鐸鞀音以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外紀十七汲古閣

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

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

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

下之民 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

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

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

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初舜分天下爲十二

州禹復爲九州 收天下美銅鑄爲九鼎以

夏九州 咎黃帝作車少皞加牛奚仲加馬

禹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旗旂旐以別尊卑等

級 古有醴酪上音禮下音洛禹時儀狄作酒禹飲

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

亾國者 禹任皋陶益以國政 是時天雨

去金三日 禹娶塗山氏女生子啓禹南巡

守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

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歎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外紀十八汲古閣

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

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蜺蜺上音偃下音挺橫卧之貌

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耳低尾而逝禹致羣

臣於會稽致猶會也防風氏後至禹戮之 有典

則以貽子孫禹嘗薦益於天七年禹崩在位

九年壽一百歲益避位於箕山天下之人不

歸益而歸啓乃卽天子之位

恕曰帝舜受堯顧託之重而不私其親禹

平水土拯民昏墊舜在位五十載功德浹於人心故巡狩不返欲兆庶專意戴禹而遠邇無後望之意故堯舜之德禹之大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又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而敬舜也啓非不孝於其父也時享在乎廟貌魂氣則無所不之也秦漢以下崇尚墓祭違經棄禮遠事尸柩陸狀元通鑑卷十九外紀十九汲古閣

難以語乎理矣

帝啓

禹之子也初禹常薦益於天既得七年禹崩益避啓於箕山天下諸侯朝覲及謳歌訟獄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乃即位

元年丁未啓既即位乃卽鈞臺以享諸侯時有扈氏無道啓召六卿以征之啓在位九年崩

不言子太康立

太康

啓之子也

元年

丙辰

太康卽位荒逸弗恤國事畋獵于洛

水之表十旬弗歸有窮后羿

只是各同非堯時射日者宜此

反因民之怨距之於河弗許歸國厥弟五人作歌以怨之仲康五子之歌太康既失國不得歸在

位二十九年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

陸狀元通鑑

卷十九外紀二十

汲古閣

仲康

太康之弟也

元年

乙酉

仲康既卽位命胤侯征羲和仲康之

立出於后羿后羿專權羲和守義不服故后

羿假仲康之命以征之

此義出於東坡書解

在位十三

年崩

不言

子相立

帝相

仲康之子也

元年戊戌帝相既立時權歸后羿羿既專夏權相為羿所逐失國居商丘依夏同姓諸侯斟灌斟鄩在位二十八年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有寒浞初落者后羿之嬖臣也陰欲奪羿之位而羿不之知其後遂殺羿羿立八年寒浞居其位立三十二年為少康所滅

索隱曰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襄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亨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寒浞因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 外紀 汲古閣

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鄩氏而相為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殪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

按史記帝相之後即列少康而外紀編年

后羿滅夏氏代夏政后羿丙寅年即位在

位八年寒浞甲戌年即位在位三十二年

外紀注云恐史記有脫略今以左氏傳考

之當從外紀

少康

女也寒浞殺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懷妊相后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焉有田一成里千有眾一旅五百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而撫其官夏有舊臣靡臣之名也自有鬲氏鬲音隔舉兵滅浞而立少康少康

使其臣女艾滅澆澆反于過使其子季杼徒呂反滅豷于戈豷翁既反澆豷浞之子過戈二國名乃歸故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 外紀 汲古閣

都即位詳見左傳

元年丙午於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在位二十

一年崩不言壽年子杼立

帝杼

少康之子也

元年丁卯帝杼既嗣立居位享國凡十有七年

崩不言壽年帝杼既崩子槐立是為帝槐索隱曰槐音回

帝槐

紂之子也

元年甲申帝槐嗣立享國居位凡二十有六年

而崩帝槐既崩壽年不言子伋立是為帝伋索隱曰音

亡鄰誕生又音荒也

帝伋

槐之子也

元年庚戌帝伋既嗣立居位享國凡十有八年

而崩帝伋既崩壽年不言子泄立是為帝泄

陸狀无通鑑卷十九外紀三十三汲古閣

帝泄

伋之子也

元年戊辰帝泄既嗣立是時六夷從服始加爵

命之制帝泄在位凡十有六年而崩壽年不言子

不降立是為帝不降

不降

泄之子也

元年甲申帝不降嗣立居位享國凡五十有九

年崩壽年不言帝不降既崩弟局立是為帝局

帝局

不降之弟也

元年癸未不降之弟帝局嗣立居位享國凡二

十有一年崩帝局既崩壽年不言子廙立是為帝

廙索隱曰音觀鄒誕生又音勤

帝廙

局之子也

陸狀无通鑑卷十九外紀三十四汲古閣

元年甲辰帝廙嗣立居位享國凡二十年崩帝

廙既崩壽年不言不降子孔甲立是為帝孔甲

孔甲

不降之子也

元年甲子既即位淫亂好鬼神之事不務脩德

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河漢各二有雌雄孔

甲不能食音寺而未獲參龍氏參音患養也陶唐氏

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參龍氏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夏豕韋
之後龍一雌死潛醢音海以食夏后夏后饗之
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在位三十一年
崩不言壽年子皐立是爲帝皐

帝皐

孔甲之子也

元年乙未帝皐既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一年而
崩不言壽年帝皐既崩子發立是爲帝發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外紀二十五

汲古閣

帝發

皐之子也

元年丙午帝發既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三年而
崩不言壽年帝發既崩子履癸立是爲帝履癸

履癸

發之子也是爲桀諡法賊虐多殺曰桀

元年巳未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爲無道

暴戾頑很貪虐淫荒戕傷百姓天下顛恐

戰而患之桀有力能甲鐵鉤索伐有施氏有
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爲瓊
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
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妹喜笑以爲樂殷湯脩德諸侯畏服桀起九
夷之師欲以伐湯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
帥師以伐桀桀戰不勝奔於三朶之國湯又
從而伐之放於南巢而死在位五十一年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外紀二十六

汲古閣

右夏紀甲子紀年等事竝通鑑外紀

所載夏歷世起戊戌終巳酉十七君

一十四世通羿浞凡四百三十二年

史記注四百七十八年

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
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
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
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

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

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會稽山在浙江之東即其地也

外紀殷紀外紀云國號商盤庚以後方始號殷

成湯

黃帝之後也姓子氏初帝嚳次妃簡狄見

玄鳥墮卵取而吞之遂生契音契事唐虞

為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契生

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外紀三十七汲古閣

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

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壬壬壬

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是時伊

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因說

湯以伐夏救民之事湯進伊尹于桀桀不

能用伊尹復歸湯桀殺直臣龍逢眾庶莫

敢直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臺已

而得釋桀將亡賢臣費昌歸湯湯出見

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

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

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

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

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

國桀無道暴戾殘虐萬姓伊尹相湯伐

桀費昌為御與桀戰於鳴條桀師敗績湯

遂放桀於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外紀三十八汲古閣

之位曰天子惟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

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是即天子之位都

於亳以水德王

元年庚戌湯既即位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

邪虐順民所喜遠近歸之乃改正朔自夏

之前皆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湯既革夏命乃

以建丑之月為正月又云以十月冬至為元

色尚白牲用白以白為徽號服皐冠而縞衣

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 大旱七年
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
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
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禱於桑林之
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
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
數千里 又以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之命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外紀

汲古閣

作樂曰大濩初作囿取禽獸以奉宗廟在位
十三年崩壽一百歲太子太丁耳卒湯崩次
子外丙立

外丙

湯之子也

元年癸亥在位二年而崩不言年壽弟仲壬立按尚書成
湯既沒無太子故嫡孫太甲即位孟子曰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外紀引孟子爲是

仲壬

外丙之弟也

元年乙丑仲壬既嗣立在位享國凡四年而崩
不具年壽仲壬既崩湯太子太丁之子太甲立是
爲太甲

宗太甲

湯之嫡孫太丁之子也

元年巳既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
尹放之於桐宮湯之墓所乃自攝政當國以朝諸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外紀

汲古閣

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
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太甲增加脩德
諸侯咸歸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號爲太宗
在位三十三年崩不具年壽子沃丁立

沃丁

太甲之子也

元年壬寅沃丁嗣位委任賢臣咎單咎單一順
伊尹所行之事在位二十九年而崩不具年壽弟

太庚立

太庚

沃丁之弟也

元年辛未太庚嗣立有位享國凡二十有五年

而崩不言壽年太庚既崩子小甲立是為小甲

小甲

太庚之子也

元年丙申小甲嗣位享國在位凡三十有六年

陸狀无通鑑卷九外紀三十一汲古閣

而崩不言壽年小甲既崩弟雍已立是為雍已

雍已

小甲之弟也

元年壬申雍已嗣位商道寢衰諸侯或不至在

位享國凡十有三年而崩不具壽年弟太戊立是

為太戊

中宗太戊

雍已之弟也

元年乙酉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

戊問於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

闕歟太戊於是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

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

方重譯音亦而至者七十六國有賢臣巫咸臣

扈等共輔佐之商道復興號稱中宗在位七

十五年崩不具壽年子仲丁立

仲丁

陸狀无通鑑卷九外紀三十二汲古閣

太戊之子也

元年庚子仲丁既立是時亳都有河決之害乃

自亳遷都于囂藍夷為寇仲丁征之在位十

有一年而崩不具壽年弟外壬立

外壬

仲丁之弟也

元年辛亥外壬嗣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五年而

崩不言壽年外壬既崩弟河亶甲立是為河亶甲

河亶甲

外壬之弟也

元年丙寅河亶甲立是時蹕都有河決之害遂

自蹕遷都于相在位凡九年而崩不具壽年子祖

乙立

祖乙

河亶甲之子也

元年乙亥祖乙既立是時相都又有河決之害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 外紀 三十三 汲古閣

乃自相而遷都于耿在位凡十有九年而崩

不言壽年子祖辛立

祖辛

祖乙之子也

元年甲午祖辛嗣立享國在位凡十有六年而

崩祖辛既崩不言壽年弟沃甲嗣位是爲沃甲

沃甲

祖辛之弟也

元年庚戌沃甲嗣立享國在位凡二十年而崩

沃甲既崩不言壽年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

祖辛之子也

元年庚午祖丁嗣立居位享國凡三十有二年

而崩不言壽年祖丁既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

沃甲之子也

陸狀元通鑑卷十九 外紀 三十四 汲古閣

元年壬寅南庚嗣立居位享國凡二十有九年

而崩不言壽年南庚既崩祖丁子陽甲立

陽甲

祖丁之子也

元年辛未自仲丁以來子弟爭立九世亂諸侯

莫朝仲丁在位七年而崩不言壽年弟盤庚立

盤庚

陽甲之弟也

元年寅盤庚嗣立時商道寢衰耿都又有河

決之害乃自耿遷都于亳臣民皆安土重遷

盤庚作書以告諭臣民遂遷于亳從湯所都

盤庚行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在位二

十八年而崩壽年弟小辛立

小辛

盤庚之弟也

元年丙午小辛嗣立殷道又衰小辛在位凡二

陸狀无通鑑卷九 外紀 三十五 汲古閣

十有一年而崩壽年小辛崩其弟小乙立

小乙

小辛之弟也

元年丁卯小乙嗣立任位享國凡二十有一年

而崩壽年小乙既崩其子武丁立是為高宗

高宗武丁

小乙之子也

元年戊子武丁自為太子之時備知民事艱難

小乙崩 武丁居喪三年不言既免喪亦不

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

下得傳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為相進諫論列

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脩舉 武丁祭成

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其反祖已訓諸王

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

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用所貢

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號

陸狀无通鑑卷九 外紀 三十六 汲古閣

為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而崩壽年子祖庚立

劉恕曰武丁即位之初殷道中衰甘盤遜

世朝多具臣傳說賢而隱於胥靡一旦舉

而用之出於微賤眾必駭怪故託於夢寐

旁求天下置諸左右如天所授羣臣莫之

疑懼而傳說之道得行也若不知其才徒

以夢取則與王莽按符命以王興王盛為

四將光武據識用王梁為司空何異哉

尼刊書而存之可以見武丁之意矣

祖庚

高宗之子也

元年丁祖庚嗣立有位享國凡七年而崩言不

壽祖庚既崩其弟祖甲立是為祖甲

祖甲

祖庚之弟也

元年甲祖甲嗣立為人淫亂殷衰在位享國

陸欽无通鑑卷十九外紀 汲古閣

凡十有六年而崩不言子廩辛立

廩辛

祖甲之子也

元年庚廩辛嗣立有位享國凡六年而崩言不

壽廩辛既崩其弟庚丁立是為庚丁

庚丁

祖甲次子也

元年丙庚丁嗣立有位享國凡六年而崩言不

壽庚丁既崩子武乙立是為武乙

武乙

庚丁之子也

元年壬時東夷寢盛分遷海岱武乙無道為

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不勝而戮之為革囊盛

血仰射之謂之射天在位四年獵於河渭之

間暴雷震死子太丁立

太丁

陸欽无通鑑卷十九外紀 汲古閣

武乙之子也

元年丙時周公季伐戎羌克之太丁命公季

為牧師即周之王季也太丁在位三年而崩不言子

乙立是為帝乙

帝乙

太丁之子也

元年巳時商益衰帝乙有三子長曰微子啓

次曰仲衍季曰受辛受辛即紂也紂之母為

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啓爲太子太史
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
紂在位三十七年崩壽年子紂立

紂

帝乙之子也是爲紂諡法損義
殘善曰紂

元年丙午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

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爲天下

皆出已之下始爲象箸象牙爲箸
筋與箸同箕子歎

陸狀无通鑑卷十九
外紀三十九汲古閣

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爲犀玉之杯

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

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

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

而始故吾畏其卒也出史宋
世家紂伐有蘇氏有

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都
葛反已有寵其言是從

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使師延作朝歌

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

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
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燎焚天下之
財罷苦萬民之力收狗馬奇物充牣充滿
也宮

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

林使男女僕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爲長夜

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爲罰

輕誅薄威不立於是重爲刑辟爲熨斗以火

燒然使人舉之手爛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

陸狀无通鑑卷十九
外紀四十九汲古閣

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墜火中

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紂以周

侯昌文王
也及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於

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

殺鄂侯昌聞之歎息崇侯虎以告且譖之紂

乃囚昌於羑里昌之臣散宜生閱天南宮括

之徒相與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因紂之

嬖臣費仲進之紂大說乃釋昌罪賜弓矢

紂得專征伐爲西伯昌退而脩德諸侯多叛
紂而歸昌諸侯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自是西
伯更稱元年

劉恕曰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武成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
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成厥
志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代殷惟十有
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洪範曰武王勝殷殺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
外紀
四十一

汲古閣

受立武庚以箕子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
箕子尚書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
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
物皆聽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
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
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
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
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之君明年

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
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雖伐犬戎伐
耆伐邠之年與書傳不次然同云西伯七
年崩伏生司馬遷不見古文尚書鄭玄專
信讖候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
治古學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
質厥成諸侯竝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
文王卒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爲

陸狀无通鑑

卷十九
外紀
四十二

汲古閣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賈逵馬融王肅韋昭
皆同歆說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
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
稱王矣引周書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九年
時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九年猶召太子
明七年未崩也五經緯候言受命者謂有
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
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

其書皆出西漢之末瓊詭譎怪不本經典
故學者惑焉惟鄭玄依而用之大戴禮曰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禮記文王世子云文
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文王
之崩武王八十三歲踰年改元至九十三
適滿十年故知十一十三非武王之年自
文王受命而數之也後世疑文王爲諸侯
而輒改元案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

陸狀元通鑑

卷九外紀

汲古閣

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
一年然則諸侯於其國各稱元年已之所
稱中年可改秦魏或有因於古也

西伯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又伐犬夷勝黎祖
伊恐奔告于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何
能爲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劉恕曰世之賤者衆而貴者鮮愚者多而
賢者寡物情艱於自知不遇則生怨怒故

智者強名曰命以杜無妄之求中人安於
擯棄俟時而不競蓋聖人以此籠羣愚而
息爭端也夫謂之命則有命之者安可生
而默定哉桀紂據禹湯之資不善守而亾
之民斯爲下矣其能不曰命哉

紂淫亂昏虐滋甚微子數諫不從去之箕子
諫不聽乃被髮佯狂爲奴隱而鼓琴以自悲
故傳之曰箕子操紂囚之王子比干諫三日
陸狀元通鑑 卷九外紀 汲古閣
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殺之剗
視其心太師少師抱持其祭樂器奔周昌卒
其子發舉兵伐紂紂與戰不勝乃衣寶玉自
焚而死在位三十三年

右殷紀年甲子及他事皆外紀所載
也三十君合六百二十九年庚戌

終戊寅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

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峒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狀元通鑑

卷十九
外紀
四十五

漢古開

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

京兆劉 恕編

外紀周紀上

文武

其先祚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諡號也姜原爲帝嚳元妃出

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而踐之踐之而身

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

陸米无道鑑

卷十九
外紀
一

漢古開

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

山林多人遷之又棄於渠中冰上飛鳥以

其翼覆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

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成人之志

其遊戲好種樹猶植也禾麻菽麥及爲成人

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

法則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

有功封於邰音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

卒 子不啻立都律反 不啻卒子鞠立鞠卒

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

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

實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徐廣曰新

平漆縣之東 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

差弗立差弗卒子毀喻立毀喻卒子公非

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

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

薩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外紀 汲古閣

立 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

行義國人皆戴之薰鬻戎狄攻之古公遂

去豳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杜陽縣在扶風 踰梁山

止於岐山之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此其南有周原皇甫謐曰

邑於周地故 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歸古

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歸之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

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太任

生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

歷以傳昌二人乃亾如荊蠻文身斷髮應劭

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復見用 以讓季歷古

公卒 季歷立是為王季修古公遺道篤

於行義諸侯順之王季卒 子昌立是為

西伯即文王也

文王既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讓國不

仕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

薩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外紀 汲古閣

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 呂望已年八

十餘釣于渭水西伯出獵見而載之以歸尊

為太公 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紂乃囚西

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

驪音離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奇怪之物因

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

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

鉞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

平 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訟
之及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
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
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
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
君以是年為受命之年受命凡九年壽年九
十七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武王既立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旦武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四外紀 汲古閣

王之弟也召公奭畢公高皆姬姓也之徒皆左右

武王率脩文王緒業時殷紂無道九年即文王崩

之武王東觀音貫示兵至于盟津孟音渡河

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

之正色言殷之兵 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

自上伏于下至于王屋王屋王之車也流為烏其色

赤其聲魄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

孝名武王卒著大業故烏 是時諸侯不期而

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

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 居二年

聞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紂兄微

子乃抱其樂器而奔音奔周於是徧告諸侯曰

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 十一年

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

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

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五外紀 汲古閣

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 以大卒馳帝紂

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 師紂師雖眾皆無戰心武王亟入紂師皆倒

兵不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

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于

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太白之旗於是諸侯

尊武王為天子按書是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初武王伐紂

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

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

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

恕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人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

外紀

汲古閣

元年已卯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氓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武王追思元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音計帝舜之後

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

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封周公於曲阜曰

魯召公奭於北燕畢公高於畢弟叔鮮於管

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邶叔處於霍

康叔封封康叔之名也聘季載皆少未封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

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左傳昭公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武王既勝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七

外紀

汲古閣

殷乃改正朔以建子為正月色尚赤服以冕王親虛已問箕子殷所以亾曰吾殺紂是與非與音與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餘各以次受封班賜宗彝分殷之器物於諸侯出史記又書武王既勝殷侯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惟周公畱周佐王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之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

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偃干

戈振兵釋旅櫜設旗甲兵藏之府庫示天下

不復用通道于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

使無怠職業 肅慎氏貢楛矢楛音枯石砮其

長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

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分同

姓以珍玉展親也分與姓以遠方之職貢使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八外紀 汲古閣

無怠厥服也書旅獒王乃昭德之致于與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

之國時庸展親

二年王有疾周公爲壇告太王王季文王請

代武王之死周公乃以卜書藏于金滕櫃中

王疾瘳武王遷都于鄩而文王之廟乃在豐

武王樂曰大武武王崩壽年九十三太子

誦立

成王

諱誦武王之子也卽位年十三

元年丙戌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

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展以朝諸侯成王將

冠周公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

嗇於時任賢使能朝于祖以見諸侯管叔蔡

叔霍叔皆文王子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奄君

奄音掩武庚之黨也謂武庚曰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

武庚從之與管叔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八外紀 汲古閣

誥奉王命以討之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疵有

謂管叔蔡叔以王室之親反爲王室之病二年周公居東討武庚

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爲庶人遂

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 方流言之初成王

亦疑周公及開金滕見請代武王之事乃感

泣迎周公歸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後

國號宋用殷之禮樂於周爲客而不臣謂侍以賓

禮客之五年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

禮

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

歌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唐其後為晉春秋之世晉始大嘗主諸侯盟

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作樂曰勺

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

伐紂之武功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音亦後同

而獻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

陸梁无通鑑卷二十外紀 殷古閑

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

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

吾國之黃耆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

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

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於宮廟使者迷

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為向南之制

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

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有以服遠人而

正四方地地理志有交趾郡本南粵之地武帝元鼎六年置越裳之國又在其南

通兩番之語者曰譯重三譯者謂過三國也七年初武王作邑於

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將營成周居於洛

邑而未果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於

郊鄭耶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其後傳世三百有餘故曰周過其歷

怨曰後世謂左氏在周未亾之前逆知享

國之年時之興廢專歸于術捨棄德政不

陸梁无通鑑卷二十外紀 汲古閣

亦野哉汲冢紀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

周適合七百之數而三統歷西周三百五

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乃曰周過其歷

是前後錯繆不可強通者也

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興

工營築謂之王城是為東都方千七百二十

丈郭方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故以為

天下之所湊制為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

千里分爲百縣縣爲四都都有都外紀所載

小司徒九夫爲甸四井爲甸也爲丘曰此

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公又營成

周成王居洛邑洛邑成周各爲城邑遷殷頑民於成周

復還歸西都 成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

歸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

初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

或錢或布或刀或龜具至是太公望乃立九

陸狀无通鑑 卷千外紀 汲古閣

府園法李奇曰園即錢也園一寸而重九兩

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

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

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

東於帛 周公畱輔成王召公奭不悅周公

作書告之以明本意 王嘗問於史佚曰何

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

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

則臣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讎桀紂而成湯

武若之何其不懼也在位三十七年崩外紀

則壽年五十太子釗立

諱釗成王之子也

元年癸亥初王卽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

之由是諸侯率服十二年命畢公保釐成周

陸狀无通鑑 卷千外紀 汲古閣

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

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

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

於棠樹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拘

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

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

歌詠之此蓋文王時事今外紀

鄧宮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

編之於此故以初字叙

王朝諸侯於

史 3-545

用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立不具壽年

昭王

諱瑕康王之子也

元年已丑周道漸衰月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

溢王巡狩返濟漢漢濱人以膠膠船王至中

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在位五十一年崩

不具壽年子滿立

穆王

陸狀无通鑑 卷十外紀十四 汲古閣

諱滿昭王之子也立年已五十矣

元年庚戌王立之後徐夷作亂率九夷以伐宗

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偏分命東方諸侯徐

子主之徐子贏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

弓矢自以為得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者

三十六國王正西巡狩樂而亾返聞徐子偃

號乃命造父為御而歸以救偃王之亂令起

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鬪乃北走彭城百

姓隨之者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

而不明武備故至此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

其族由此為趙氏即戰國趙之祖也穆王將征犬戎

祭公謀父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諫不聽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

王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

不至王又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誥四方

在位五十五年崩不具壽年子緊扈立

其王

陸狀无通鑑 卷十外紀十五 汲古閣

諱緊扈穆王之子也

元年乙亥游於涇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密康公

公受之而不獻于王王滅密在位十年崩壽

年八十四子躋立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

懿王

諱躋其王之子也

元年乙酉是時王室既衰詩人作刺全詩無懿王之詩史記所載蓋

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年五十第

方立

孝王

諱辟方懿王之子也

元年

戊戌

自懿王以來德政不修詩人作詩譏

刺至是王室愈微七年大電牛馬死江漢俱

凍有非子者善養為王封為附庸之君邑於

秦

即秦皇之祖也

在位十五年崩壽年六十五子變

立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夷王

諱燮孝王之子也

元年

乙丑

觀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荒服

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

獲馬千匹在位十五年崩壽年六十子胡立

厲王

諱胡夷王之子也

元年

庚辰

王為人暴虐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

仲征之不克王好任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

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

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

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

士諸侯不享詩之變雅始作王行侈傲

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

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障之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

之胡可壅也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

為社稷憂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王心戾

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

于彘王在彘不敢歸二相周公召公

旦召公奭相周室者皆號周公否公

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和

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王崩于彘

四十年

不具在位壽年

共和

元年庚申二相共理國事晉釐侯儉不中禮由

是唐之變風始作十四年厲王崩于彘太子

靜長於召公家二相共立之爲宣王

宣王

諱靜厲王之子也

元年甲戌召公周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

遺風王命召公伐平淮夷申伯仲山甫順天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外紀十八 汲古閣

下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

侯復宗周尹吉甫作詩美之 王不籍千畝

號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故稷爲大官今欲

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困民乏

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千畝謂天子躬耕藉田以勸農

二十二年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

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怠德失

禮而晏起亂之典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

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永巷內庭之室也簪珥冠

釵首飾也傅母婦人之師傳也言姜后自責如此

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

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且無故而料民

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謂料簡料其數知多寡也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外紀十九 汲古閣

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

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

汝別君而與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

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

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

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

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在位四十六年崩

不言子宮湮立

幽王

諱宮涅宣王之子也

元年庚申王無道趙奄父周大之子叔帶去周

如晉始建趙氏于晉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伯

陽父曰咎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

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

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

竭岐山崩 初夏之衰也 人之神化為二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一 外紀 汲古閣

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

殺之與去之上之莫吉卜請其禱而藏之吉

韋昭曰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帛而策告之龍亡禱

在犢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

發而觀之禱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

禱而禱之化為玄龜入于王府索隱曰龜亦作蛇音元玄

蛇也王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亂毀齒未盡也

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

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

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音者

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

于褒褒人褒姒人名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

遂置之置捨也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三年

王之後宮見褒姒而嬖愛之褒姒年十四與

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 周大夫尹氏及

祭公導王為非尹氏世卿故稱氏祭公亦周之卿士導教也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一 外紀 汲古閣

九年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

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宜

臼出奔申太史伯陽曰既音成矣無可奈何

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

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則舉兵來援王欲褒

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

大笑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

意 虢石父為人佞善諛好利王以為卿用

專任國人皆怨以治多邪諸侯或畔王室
始駭 王嘗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

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
弗子王伐之申侯與鄩人召西夷犬戎伐王
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在位二十三年犬戎
遂殺王于驪山下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
周寶賂而去諸侯即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
為平王以奉周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外紀

汲古閣

恕曰汲冢紀年曰幽王死申侯立平王於
申號公立王子余二王竝立余為晉文侯
所殺是為攜王與舊史不同

秦襄公衛武公將兵救周平戎戰甚力有功
衛康叔之後康叔武王弟也秦伯益之後也
秦由此取周所棄之地國始大卒併諸侯代
周而有天下

平王

諱宜臼幽王之子也

元年

辛未

是時幽王既為犬戎所殺豐鄩逼近

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自都洛邑之
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行于諸侯政由方伯齊
楚秦晉漸大 齊太公呂望之後 楚之先
黃帝之後周初有鬻熊事文王成王之時封
其子熊繹于楚姓芊氏芊音 秦伯益之後
姓嬴氏周孝王時有非子者善養馬孝王封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外紀 汲古閣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外紀

汲古閣

為附庸諸侯邑於秦 晉之先唐叔虞蓋武
王之子也成王與唐叔戲剪桐為珪於是封
叔虞于唐國又號晉更歷春秋之世此四國
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四十八年魯惠公庶子息姑立是為隱公

隱公

以此年立明
年方改元

劉恕曰春秋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
公羊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

隱之立爲桓立也穀梁曰君之不取爲公將以讓桓也夫非已有而總其事謂之攝已有之而推與人謂之讓攝則非讓讓則非攝也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公薨國人

不與而立隱公隱承襲有國嘗曰先君有太子矣吾將讓焉雖有是語非誠而僞眷戀君位莫能踐言桓公侯望十年隱不推避羽父伺其間隙遂成篡奪虛詞兆禍隱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四

汲古閣

實爲之桓公立而曰隱攝也久不歸政而吾取之後世惑焉春秋誅意故不書卽位謂之公而無與辭明其當立也左氏取桓之說則曰隱攝公羊穀梁信隱詐妄乃曰讓國俱失之也

四十九年已魯隱公元年也魯周公伯禽之後天子微弱賞罰不行孔子修魯史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蓋寓褒貶於賞罰以正一王

之法在位五十一年崩外紀不平王崩太子之子林立

桓王

諱林平王之孫也

元年正九年魯桓公元年也衛州吁弑其

君自立國人殺之

十三年伐鄭鄭與王戰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鄭人遣使謝勞鄭之先宣王之弟也宣王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五

汲古閣

封之於鄭爲伯爵二十三年魯莊公元年在位二十三年崩外紀不子佗立

怨曰西周昭王始衰穆王盤游無度其懿

孝夷陵遲至厲王而大壞宣王振脩紀綱

天下翕然宗周幽王無道平王東遷晉鄭

夾輔諸侯實從自桓王伐鄭師敗王傷天

子威令下同列國吳楚越秦周裔小國而

迭爲盟主東周之王無中主之才歷二十

世至赧王卒不振而亡詩云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斯生俾民不寧言天下之亂月益甚也

莊王

諱佗桓王之子也

元年周三年周公黑肩欲弑王而欲立王

弟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克奔燕四年王

姬歸于齊使魯主昏魯人築館于其外十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六 汲古閣

二年齊小白歸國是為桓公用管仲為相遂

霸諸侯齊有龍鬬管仲曰天使使者臨君之

郊請祭之在位十五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子胡齊立

恕曰古之長民者興事動作必謀于眾廢

置遷徙悉因人心愚者難與慮始黔首信

惑靈怪故聖人設鬼神以懼之為卜筮以

斷之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泥者為之

捨棄人事專信詭譎以管仲之知因

以威諸侯可也他人則近於罔矣蓋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也

釐王

諱胡齊莊王之子也

元年庚子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遂人不至齊

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三年齊桓公始霸會諸

侯為盟主桓公用管仲為政四民不使雜處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七 汲古閣

制國為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謹正鹽

筴桓公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

父故管仲得以盡其材故能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恕曰管仲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術持度量

權衡以籠天下之權致隣國之弱盡地利

以成富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

為諸侯之具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

寬厚廣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之德蒸不及其才也

釐王在位五年崩外紀不子闔立

惠王

釐王之子也

元年已初莊王愛少子子頹有寵欲立為太子而不克至是大夫邊伯五人怨惠王召燕

衛伐周王出奔溫居于鄭燕衛及諸大夫立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八汲古閣

頹為王於是鄭伯虢公周同姓也同謀帥師伐周

殺子頹奉惠王歸周王子虢公酒泉邑名鄭伯

由是始惡王王出在二年王歸在三年事見左傳

十年賜齊侯命且謀伐衛以其立子頹也賜命

為侯伯衛立子頹在前王追怨衛故伐之

十六年魯閔公元年也晉獻公作二軍公將

上軍太子將下軍

十八年魯僖公元年也狄伐邢齊桓公帥諸

侯救邢遷邢于夷儀

二十一年齊桓公伐楚責其不供王祭楚子

使屈完乞盟于召陵在位二十五年崩外紀不言

壽子鄭立

襄王

諱鄭惠王之子也

元年庚午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致

胙于齊桓公使無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遠顔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九汲古閣

咫尺乃下拜登受胙祭肉也拜於堂下受胙於堂上

八年王以戎難告齊齊桓公使諸侯戍周魯

公十一年戎伐京師遂為王室之難

九年桓公卒初惠王少子叔帶有寵惠后欲

立之而不克叔帶欲與戎狄伐周王知之將

誅叔帶叔帶奔齊在惠王三年奔齊乃魯僖公十一年

十七年狄人奉叔帶伐周王出奔鄭狄人立

叔帶為王是時晉文公始返國敗楚師于城

濮王告急于晉晉文公帥諸侯伐周而殺叔

帶奉王歸周王賜文公為侯伯史公曰周王

失為伯及河內之地

二十年晉文公召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

朝春秋詩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二十六年魯文公元年也在位三十三年崩

外紀不子壬臣立

頃王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外紀三十

汲古閣

諱壬臣襄王之子也

元年癸卯

三年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

狄三人在位六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子班立

匡王

諱班傾王之子也

元年巳酉

三年使甘歇敗戎于邠甘邑也周之大

四年魯宣公立在位六年崩外紀不言壽年弟

瑜立是為定王

定王

諱瑜匡王之子也

元年乙卯楚莊王始霸楚本子爵夷王之世已

僭稱王厲王暴虐乃去王號東遷之後王室

微弱遂僭號稱王三年楚伐陸渾之戎觀

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欲逼周取其鼎滿對曰在德不在鼎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問也楚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外紀三十一

汲古閣

子羞懼而退十年楚莊王伐鄭晉荀林父

帥師救鄭楚大敗晉師于邲十七年魯成

公元年也十八年晉卻克以齊侯侵逼魯

衛大戰于鞍齊師敗績王在位二十一年崩

外紀不言壽年子夷立

簡王

諱夷定王之子也

元年丙子伊洛之戎侵宋

晉遷都于新田

之絳以絳爲故絳 二年吳始通于晉初太
王長子太伯讓位季歷自竄於荆蠻荆蠻之
人義而從之自號句吳武王克商封太伯之
後於吳至十九世之孫壽夢其國始大先是
楚莊王伐陳陳夏徵舒之母夏姬色甚美莊
王欲取之申公巫臣諫止之楚令尹子反亦
欲取之巫臣又諫子反亦不敢取夏姬鄭女
也巫臣使之歸鄭巫臣奉命聘晉遂過鄭取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外紀 汲古閣
之以行子反以爲賣已遂族巫臣之家巫臣
怨楚晉楚世爲仇敵巫臣請于晉侯乞通吳
于晉合力以牽制楚師於是晉使巫臣聘吳
巫臣乃教吳車戰使之伐楚楚於是始疲于
奔命 十一年魯成公十六年也鄭叛晉卽
楚晉樂書奉厲公伐鄭楚來救晉與楚戰于
鄢陵大敗楚師射楚子中目楚殺其令尹子
反遂退師 十三年晉悼公立悼公年方十

四而甚賢明乃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
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逸薄賦斂有罪戾
節器用時用民使魏相魏以趙武爲卿凡六
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族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能復霸也
十四年魯襄公元年也在位十四年崩 外紀
子泄心立

靈王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外紀

汲古閣

諱泄心簡王之子也生而有髭

元年

庚寅晉荀罃帥諸侯大夫會于戚遂城虎

牢

鄭叛晉從楚故
戚虎牢以逼之

三年無終子嘉父使孟

樂如晉因魏絳請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晉

悼公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因陳和戎有五利晉侯乃使魏絳盟諸戎

十年鄭人賂晉以歌鍾鐃

音

磬女樂悼公以

其半陽魂降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

年九年子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

之二十一年孔子生在位二十七年崩外紀

不言子貴立

景王

諱貴靈王之子也

元年吳使季子聘于魯請觀周樂魯人為

秦六代之樂四年魯昭公元年也十八

陸狀元通鑑

卷千外紀三十四

汲古閣

年太子壽卒王少子朝有寵王欲立之未果

在位二十五年崩

外紀不言壽年

單子劉子立之

相王次子猛為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

秩者帥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

奉子猛于莊宮子朝之徒夜使人取猛以歸

單子出奔子朝之徒奉王猛以追單子晉人

帥師納王猛于王城王猛卒諸大夫奉王猛

母弟丐為王

敬王

諱丐景王之子也諸大夫立為王子朝尚

據王城敬王不得入晉師與大夫攻之

元年周大夫尹氏立子朝為王單子劉子

與晉師攻之未克二年子朝帥師出攻諸

邑皆克四年晉師及劉單之師進攻克之

子朝出奔楚敬王入于王城十一年魯定

公元年也十四年吳伐楚入郢初蔡昭侯

陸狀元通鑑

卷千外紀三十五

汲古閣

朝楚文王之子楚令尹子常不加禮而求賂

昭侯怨之以其子為質於吳乞師伐楚於是

吳王闔廬子爵稱王也與蔡侯唐侯伐楚子常禦

之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再戰又敗子常奔

鄭吳師五戰及郢楚所都也楚昭王出奔于隨吳

人入郢處于王宮初伍員與申包胥為友皆

楚人也伍員父為楚平王昭王之父所殺員奔吳

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之

既奔吳遂導吳伐楚既入郢遂鞭平王之尸包胥乃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飲食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乃爲之出師申包胥以秦師至遂敗吳師吳師乃歸昭王復國 十六年子朝之徒作亂王出奔于晉 十七年晉侯帥師納王王入于王城 二十四年吳闔廬伐越爲越所敗重創而死其子夫差立誓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六 外紀 汲古閣

復讎 三十四年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其初人謗曰麋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麋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恕曰子產從政一年與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爲司空司寇得政已數年攝行相事

民謗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爲政善惡興於愛憎之口毀譽出於狡僞之吏非至當論也

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也夫差伐越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其先夏禹之後也封於越爲諸侯越子句踐既敗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使人夫種行成於吳夫差將許之伍員諫曰不可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七 外紀 汲古閣

與我同壤而世爲仇敵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爲沼乎

三十八年吳夫差與晉侯相會於潢池爭長吳人曰於周之世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晉司馬寅曰夷德輕請待之 謂吳在刑也

與之先

四十一年孔子卒

恕曰包犧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
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
于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
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
蠻貊之邦不可斯須捨乎

王在位四十三年崩外紀不
言壽年子仁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外紀
三十八 汲古閣

元王

諱仁敬王之子也

元年乙丑越侵楚楚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

楚伐東夷東夷越
與國也三年越伐吳滅之初越

勾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

吳王許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

坐卧即仰膽飲食即嘗膽身自耕作八人自

織折節下賢厚遇賓客派貧予死與有姓同

其勞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乃以伐吳

吳王兵敗棲於姑蘇吳使人行成請曰孤臣

與日得罪於會稽孤臣不敢逆命得與君王

成於歸今君王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會

稽之赦罪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

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

可逆天乎且君王早朝宴罷非為吳耶謀之

二十年一旦棄之可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外紀
三十九 汲古閣

咎吳王乃自殺勾踐既敗吳乃以兵北渡淮

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

賜祚命為伯諸侯畢賀 元王在位八年崩

外紀不
言壽年子介立

貞定王

諱介元王之子也

元年癸酉魯哀公欲以越去三桓不克遂遜于

小邾桓叔孫仲
孫手孫也十一年初晉有智氏趙

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為六卿六卿強
而專權晉侯年弱不能制是歲智伯與韓趙
魏吳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 十三年智
伯又約韓魏吳伐趙趙襄子知之守備已具
智伯與韓魏攻之凡三年不能克襄子使人
告韓魏韓魏乃反攻智伯滅之與趙吳分智
伯之地 十六年初齊桓公之世陳公子完
得罪於陳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陳舜之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外紀 汲古閣
後也武王封於陳為諸侯完奔齊更姓田子
孫盛多其後齊亂宮室卑弱諸大夫自相爭
奪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貸於民而以
公量收之 宋量大斗公量小斗 民皆戴之國內多篡弑
立君皆由田氏有田恆者弑齊簡公恆之子
盤號襄子為齊相至是與三晉 韓趙魏也 通使盡
以其兄弟宗人為都邑大夫 二十五年秦
伐義渠虜其王韓魏吳伐伊洛陰戎遺脫者

晉西走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寇惟有義渠
一種王在位二十八年崩 外紀不子去疾立
三月弟叔襲殺去疾而自立是為思王立五
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

考王

諱嵬貞定王少子也

元年 外紀不 是歲晉幽公立止有絳曲沃二邑餘
皆入于韓趙魏王在位十五年崩 外紀不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外紀

汲古閣

午立

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游夏不能措
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
繼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左氏
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之所
貶損其事實皆形於傳後漢獻帝以班固
漢書文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自是
袁宏張璠孫盛干寶習鑿齒以下並為編

年之書

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繁雜學者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二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恕皇祐初舉進士試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大儒得聞餘論公脩資治通鑑恕爲屬吏自念生平事業無一成就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又以不能編後紀乃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外紀
四十二

汲古閣

更曰外紀猶國語爲春秋外傳之義而病眼病瘡不寐不食陶潛預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爾歸心如飛聊叙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它日公爲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爲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右五帝三代編年甲子溫公資治通鑑始於威烈王史記始於桀和劉道

原外紀自伏羲神農以來皆有甲子編年其下各注疑字蓋疑以傳疑之義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外紀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

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周紀

威烈王

諱午考王之子也

周自武王至平王凡十
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

又十八世自威烈
王又五世至赧王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周紀

汲古閣

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

諸侯

斯相支切史記世家名都世本曰斯魏
桓子駒之孫也是為文侯斯之父世家

年求無所考籍秦昔切趙實子兄伯魯孫曰
獻侯流之子是為烈侯虔景侯切韓康子虎

之孫武子之子也是為烈侯虔景侯切韓康子虎
有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六卿各

有采邑為晉卿以輔晉侯春秋之末晉公室
卑六卿強更相攻伐貞定王十一年晉氏趙

氏魏氏韓氏共伐范氏中行氏滅之而分其
地十六年智氏驕侈韓趙魏又共滅智氏而

分其地是時晉侯土地盡入于三家晉幽公
反朝于三家至此請命于天子為諸侯出史

家記世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

於分扶問切分莫大於各何謂禮紀綱是也

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

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

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

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

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

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周紀

汲古閣

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

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

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

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

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

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

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

惓惓也

惓惓目切謹也

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

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

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

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

亾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

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

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若器器不形名以

命之器以別之

別必列切

然後上下粲然有倫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三周紀

汲古閣

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亾則禮安得獨在

哉管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

上音官切馬鬣上飾下伊盈切馬膺前飾

孔子以爲不如多與

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

去聲

人君之所司

也政亾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

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

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愔之正名細

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

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

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

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

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

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

幾

音機微也

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

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

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四周紀

汲古閣

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縣縣相屬者

屬之欲切連也

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

言之管晉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請隧于襄

王

隧音遂掘地通路

襄王不許曰王章也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

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

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

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

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疆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奸居寒切犯分而天下莫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杜按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周紀

派古關

預左傳釋音凡復字其義訓又者並扶又切

而并棄之也先王

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

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

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

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展兩遂使聖

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泯彌鄰切又彈

益切生民之類麋亡幾盡麋也取麋爛之

豈不哀哉

林之奇曰自春秋絕筆削之後春秋之法

不傳歷代史書所以爲紀事而已其褒貶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周紀

派古關

不與焉惟司馬文正公范內翰爲得夫春

秋之正傳

又曰世之論封建諸侯以爲非往往俗

唐以爲說蓋周唐之亾也以藩鎮愚獨以

爲不然諸侯封建非能亾周唐也而周唐

之所以亾者實自亂也威烈王不能討韓

魏之罪而反封之以爲諸侯唐自肅代以

降藩鎮戮主帥者因而授以節鉞周唐之

亂實在於此

胡致堂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終始皆自毫釐茫忽以至於不可禦故脩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警省未嘗不以幾爲戒故折句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十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也舊矣委盟會於秦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周紀

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息受貨賂於崔杼而

平公黨惡之彘彰荀躒出會而昭公弗歸

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百載

矣韓趙魏之所爲列土而南面也周雖不

命其誰與亢彼三家者非有愛而後求非

有忌而少待也王之命之蓋亦不得已焉

是豈與文公請隧之舉同乎乃田和曹丕

之事耳和距祖常猶曰四世丕之於操纔

夙暮間謂操畏名義而不敢禪漢則丕材

非操比烏乎而遽敢操自校尉爲丞相挾

天子以至受殊錫乘副車其漸以逼矣使

其未死則黃屋左纛不俟五官將而後取

也故謂亂臣賊子勢足以逐君自爲而卒

於不敢非力不足心不忍乃畏干名犯分

而天下笑誅之也此論正矣實則不然是

故善爲天下國家者每謹於微而已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周紀

宮惡服慮侈佚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

慄危懼戒驕淫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

爲嗜慾則虞樂之言無自而進不好功利

則興作之計無自而生嚙笑不苟誰敢矯

假而行八柄在已誰敢福威而擅誠如是

雖使六卿復亂三家輩出操懿莽溫之類

接迹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

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

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瑤除招切智伯襄子名宣子晉卿荀躒文

子之子甲也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

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

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

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

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

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之子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周紀汲古閣

長曰伯魯幼曰無恤本作母邱將置後不知

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

識之識職吏切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

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其習求

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

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

繭絲乎繭吉典切繭衣也繭絲者指稅賦而言

在稅賦而在藩籬此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

其所以保晉陽也

辟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

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

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

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段規康子之相

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

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

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

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周紀汲古閣

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螭蟻蜂蠆

皆能害人螭儒稅切螭蟻蠆況君相乎弗聽智

伯請地與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

好利而慢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徂於得

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

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

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于魏

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索山格切取也

其所以保晉陽也

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質脂利切亦作贄猶貨也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皋姑勞切後為趙邑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周紀汲古閣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走臧候切羣經音辨趙嚮曰走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辛中所封後襄子曰民能力以完之罷蒲康切勞也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胡甘切鄲多寒切山名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類師古音寒丹在趙地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

版沈竈產烏瓜切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版沈竈產人國也桓子肘康子肘陽柳切康子履桓子之跗風無切足之上為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疵謂智伯曰絳抽逆切字當作絳姓也姓諸諸書未有從絳者疑借字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絳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必難必及韓魏矣難乃反今約勝趙而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周紀汲古閣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和明日智伯以絳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說舒芮切凡說誘之義皆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絳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

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且緣切止也改也

請使于齊使音諫吏切將命者趙襄子使張孟談

潛出見二子曰使音史說臣聞唇亡則齒寒

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

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

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

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

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

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

襄子將卒犯其前將即亮切帥也卒藏沒切兵也說文棟人給事者衣

為卒卒衣有題識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

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出史記世家及說傳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

與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

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

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

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

天切揉如久切揉曲為矯揉所以撓之也羽者前翎括者箭窩受弦處也音括通作

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

然而不鎔範不砥礪上軫視切柔石也下力制切礪也則

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

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

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

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

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

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

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

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搏伯各人得而切捫也

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

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

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

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古晉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初趙襄子既殺智伯乃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匕音比劉向云短劍也鹽鐵論以人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

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周紀 源古閣

索山客切取也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

之耳乃舍之舍與捨同釋也豫讓乃漆身為癩落蓋切惡疾史記作厲

吞炭為啞倚下切瘖也通作瘖行乞於市其妻

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

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

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賈職

日切委其體以事君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

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

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賈誼治安策曰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管見曰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周紀 源古閣

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

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法

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襄

子知其如此獨無以勉而旌之乎而終於

殺之何以為人臣而不懷二心之勸哉前

史列讓於俠士非也

襄子卒孫獻子浣立獻子生籍是為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韓康子生武子

武子生處是爲景侯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

陸米无通鑑

卷上 周紀

汲古閣

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

翟璜

上直格切姓也下音黃其名

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

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

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

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

曰鍾聲不比乎左高

比頻脂切不和也

田子方笑文

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

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陸米无通鑑

卷上 周紀

汲古閣

東萊曰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卻欲以學

驕人二者其病一也田子方子夏門人歷

於戰國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

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爲莊周傲物輕世

皆從驕之一字失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

國亂思良相

息亮切下同

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

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方遇切說文相也臣進屈侯鮒符遇切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勳出史記

魏世家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大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

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上如羊切下子余切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上奇寄切下石澄切親裹贏糧謂贏者擔也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疽千余切起為吮之吮才切

說文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出史記本傳

燕滑公薨 子嬴公立嬴公周烈王三年薨子桓公 子嬴公立嬴公周烈王七年薨子文公立三 十六年薨子易王立顯王四十八年薨子 立顯王六年為齊人所殺子昭王立 十七年薨子惠王立顯王四十八年薨子 成王立五十七年薨子孝王立 秦昭王五十二年薨子喜立始皇 二十五年為秦所虜

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盜殺楚聲王

國人立其子悼王悼王周安王十一年

宣王立顯王二十九年 魏王立顯王四

襄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在位二十四年崩子驕立

安王

諱驕威烈王之子也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二年韓景侯薨子烈侯取立烈侯周安王十

宣王立顯王二十九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魏王立顯王五十六年 魏王立顯王四

安王十七年被弑子獻公立顯王七年薨子

孝公立顯王三十一年薨子惠文王立顯王

四年薨子武王立顯王八年

魏子昭襄王立後見本紀

五年盜殺韓相俠累上音陽姓也下力追切

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按戰國策俠累名傀苦

聞軹人聶政之勇軹音止地名魏河內郡

黃金百溢兩為溢通作鑑為政母壽欲因以

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汲古閣

兵衛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

面決眼決鳥穴切戰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

於市暴薄報切購問莫能識其姊嫪烏莖切

貌史記作榮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

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音蹤謂自絕

免其從坐之罪音從妾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

各遂死于政尸之旁出史記

六年鄭弑繻公而立繻公出史記其弟乙是為康公

康公周烈王
年為韓所滅
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
烈王二十二年薨子辟公立六年薨子剔成立顯王四十年齊弟假立報王二十九年齊滅之

十一年初田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是歲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十三年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濁澤

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

之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三 周紀 源古

十五年

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

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

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咎三苗

氏左洞庭右彭蠡里弟切澤名禹貢荊州之域德義不修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

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

左孟門右太行胡剛切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

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

陳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

善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

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讀曰羹

趙寶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三 周紀 源古

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

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

屬音蜀附也 猶言附著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子矣久之魏武侯疑起起懼誅遂奔楚悼

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

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

要在彊兵破遊此之言從橫者從或作縱子衡讀曰橫南北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

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

怨吳起者出史記吳起傳

十七年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

為諸侯諡太公

二十一年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

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

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使令尹盡誅為亂者

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

陸梁元通鑑卷三十一周紀二十五

漢古綱

二十三年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

之是歲齊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齊立威王三

十六年薨子宣王立報王元年薨子湣王立建立秦始皇

二十六年滅

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

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

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

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

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

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

城之將千戶旦切杆城所以禦難見詩箋此不可使聞於鄰

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

羣臣和者和去聲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

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

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

臧之猶卻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

陸梁元通鑑卷三十一周紀二十六

漢古綱

之是非而悅人讚已聞莫甚焉聞與暗同不度理

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

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

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

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

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

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

不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
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世新

鄭鑑曰王莽之時黃龍遊江中孔光馬宮
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孫寶
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載在經
典兩不相損今羣臣得無非美者夫寶之
意正恐夫羣臣以爲是而天下莫敢矯其
非由此而積之至於指鹿而爲馬也

陸狀无道錄 卷三十一 周紀 殷古廟

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共公周顯王十五年
薨子康公毛立二十年
二年薨子景公偃立慎親王四年薨子平公
旅立報王十八年以子湣公賈立四十二年
文王元年楚滅之

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 魏韓趙共廢
晉靖公爲家人而分其地世家

在位二十六年崩子喜立

諱喜安王子也

元年丙午韓滅鄭因徙都之史記

三年衛慎公薨子聲公訓立聲公周顯王七
年卒子成侯立

顯王三十六年薨子平侯立顯王四十五年
薨子嗣君立報王三十二年薨子懷君立秦
昭王五十六年薨子元君立秦始皇十七
年薨子角立二世之末廢爲庶人國滅

五年魏武侯薨子罃立魏惠王名切是爲惠王
惠王慎親王二年薨子襄王立報王十九年
薨子昭王立報王三十八年薨子安釐王立
秦始皇四年薨子景閔王立十九年薨
子假立始皇二十二年秦滅魏殺王假

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

陸狀无道錄 卷三十一 周紀 殷古廟

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威王召卽
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
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
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
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
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咎日趙攻野
工操切齊地
卽漢鄆城縣子不救衛取辟陵子不知是子
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

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出史記田敬仲世家

在位七年崩弟扁立

顯王

諱扁烈王之弟也

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

王賜以黼黻之服

黼音甫黻音弗白與黑謂之黼象斧形黑與青謂之

已相背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七年秦獻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

矣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

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

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黔音琴皆以夷

翟遇秦

翟音伏

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與音音

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以彊秦

翟音伏下

戎翟同擯必刃切

八年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

維於用切政謂岐山雖川名謂東嶺西漢南商北居庸四山之所障蔽也修德行

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

天子致伯音音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

會往者屬蹕簡公出子之不寧蹕音簡公及出子四公子

也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河西地

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

樂秦獻公二年徙都于此徐廣云即漢萬年縣且欲東伐復穆公之

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

尊官與之分土分扶問切別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

令下鞅於兩切乃西入秦

出史記秦紀

公孫鞅者衛

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族戈切

座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

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

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

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

今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
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
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
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
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
殺之豈不悖哉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義切賤而得幸景姓也楚之族監名也平聲亦去聲以求見孝公說以
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十年衛鞅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派古關

欲變灋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
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
國不灋其故甘龍曰不然緣灋而治者吏習
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
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灋可也非所與論於
灋之外也智者作灋愚者制焉賢者更禮庚
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

變灋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司猶管也為什伍之法使之相收相管連坐秦有見知連坐法告姦者與斬
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降平有軍
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律率音為私鬪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上音戮古字與戮同說本文并力也字林音遂本
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法復方目切如漢秦法一人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秦法一人
有罪并其室家漢文帝元年除秦收孥相坐律宗室非有軍功論平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二

派古關

不得為屬籍上殊玉切下秦昔切論議法也宗屬之籍明尊卑爵
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
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
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
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
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
十金乃下令行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
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灋

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黥也下同明曰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出史記
商君傳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周紀

汲古閣

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晉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沫莫切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

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怠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東萊評曰商鞅不廢徙木之賞溫公以其信爲可取切以爲過矣鞅天姿險譎妄陳帝王之術以欺其君詐存故舊之義以欺其友其操行每如此豈真不欺其民者耶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周紀

汲古閣

蓋鞅之立法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其甚至棄灰於道者誅步過六尺者刑類皆不近人情如此知其民不之信也設此以欺之使服從其令爾不信之大者也君子何取焉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
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
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
有盼子者盼音覓切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
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徐音舒
韻作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北在齊之
徐之西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北在齊之
日燕趙之人畏齊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
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五 汲古閣
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哉惠王有慙色出史記田敬仲世家
十五年魏惠王伐趙圍邯鄲十六年齊威王
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同學兵灋臏婢忍切
說文邲端也因被刑龐涓仕魏為將軍自以
刑斷兩足遂名臏 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灋斷其兩足而
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
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

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灋遂以為
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為將辭以刑位
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
車中坐為計謀輜則其切輜車也田忌欲引
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解舉
蟹切判也控苦貢切引也拳去權切與秦同
秦者攘臂也或謂拳言解闢者當善以手解之不
可引秦也或謂拳言解闖者當善以手解之不
為拳手之拳非是救闖者不搏搤搏索持也
搤拘持也言解闖者當善批亢擣虛形格勢
禁則自為解耳批蒲結切亢口浪切批與秘
言乘其高而擊之擣都浩切築也言乘其
虛而築之則自解也批亢擣虛所謂刑格勢
音問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
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
其方虛音墟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
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
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楚昭
奚恤為相江乙言于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

行嘗溺井其鄰人見欲入言之狗當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也遠之然則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者而王終已不知也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申不害者鄭

陸狀光通鑑卷三十一周紀汲古閣

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出戰國策昭侯有弊袴命

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一嚔一咲嚔音類宜作笑古嚔有為嚔咲有為咲今袴豈特嚔咲哉吾必待有功者

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內如字息止也秦俗

更其制禁同室內息者并諸小鄉聚集為一

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音阡

陸狀光通鑑卷三十一周紀汲古閣

平斗桶權千陌音陌路南曰阡東西曰陌

衡丈尺劉伯莊曰開田界道使不相干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為賦稅灋行之

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求救於齊齊威王

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為師以救

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

兵以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

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

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濃百里而趣利者蹶

上將居月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

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

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

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

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

算當至馬陵馬陵道陋而旁多阻隘可伏兵

陘轡夾切隘也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

陸機无通鑑卷三十一周紀三十九汲古閣

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

算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

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

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言定切以月自割頸曰

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

申出史記孫武傳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

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

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

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

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

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

據河山之固東嚮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

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

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

陸機无通鑑卷三十一周紀三十九汲古閣

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

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

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

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

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衛鞅商

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出史記本傳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

不受復內之

內讀

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

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

滅其家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

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

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殺音殺

古壯羊也秦以五殺羊皮噴百里奚於墓因號五殺大夫趙良曰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

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

陸狀无通鑑

卷十一周紀

汲古閣

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

晉君一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食證暑切

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殺

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

相杵上息亮切即春不相之相下昌呂切春也今君之見也因嬖

人景監以為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上閭承切本作

轢車轢也下狼狄切謂車所踐也幾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

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

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上蒲眠切本作

駢下迄業切脅者兩肋也春秋左傳晉文公駢脅為驂乘持矛而操

關戟者關戟切關戟名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

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

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

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

陸狀无通鑑

卷十一周紀

汲古閣

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

從居五月而難作出史記商君傳

林之奇曰自古用詳刑以毒民者未有不

反於已然亦未有如商鞅之速也鞅之出

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也曰商

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嗟

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孟子所謂出乎

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伊川曰富貴者權利之所在權利者德之所集也都富貴執權利而免於怨者有其道乎周公位冢宰爲太師居天子叔父之尊攝幼君南面之斷可謂富貴權利之極矣流言梯禍者三叔而已大臣召畢弗疑也羣僚大夫弗間也五服諸侯四海百姓無謗議背畔者也周公所以致此豈無其道乎若商鞅者談帝王于秦君其實

陸狀元通鑑

卷上

周紀四十三

汲古閣

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善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上

周紀四十四

汲古閣

此皆利之大者也

出史記本傳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爲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玉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三十六年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

言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從子案切即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陸米无通鑑卷三十一周紀四十五汲古閣蠶食之傳國都而止傳音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中臣以天下之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并音夫衡人者衡音橫謂連橫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與音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恐起快切喝許曷切謂恐脅也喝或因患

非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結盟約曰質陟利切物相制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通交質之情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撓女巧切又太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擯必刃切棄也史記作賓按周禮金路以賓其字讀作擯義與而音同故史記昔用索隱注為賓客之賓誤矣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說陸米无通鑑卷三十一周紀四十六汲古閣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為此官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子學縱橫之術蘇秦於六國主縱張儀於秦主衡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

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蹕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夫以大

陸米无通鑑

卷七

周紀

汲古閣

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鞫呼宏切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蒼頭謂有青帽項羽傳有與軍蒼頭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陸米无通鑑

卷七

周紀

汲古閣

也前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菑與同七萬戶

雨解去聲

即有寧役未嘗倍泰山倍讀若備言不正

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

實其民無不鬪難走徇六博伯各切或作簿說文局戲也六博

王逸注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博列子擊博

樓上注云擊博如今之雙關鞠臨淄之塗關

陸其然其法今皆無傳

別錄云楚鞠或起戰國之賦所以練武士因

講習之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揮汗成雨

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

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

陸狀元通鑑卷二周紀 汲古閣

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

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

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

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

亢音抗父音甫亢亦音剛邑名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

義切次也下胡剛切列也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

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

疑虛喝恫音通恐懼也喝呼葛切高誘曰虛喝喘息懼貌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

故作恐怯之詞以給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

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

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

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畱意

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

之疆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

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

陸狀元通鑑卷二周紀 汲古閣

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

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

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

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

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

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章切并相六國北

報趙車騎輜重上莊持切載衣車也下直用切載物車也行者之資總曰

重擬於王者出史記蘇秦傳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舉買切刑也散也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過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陸梁无通鑑 卷五十二 周紀 漢古關以謝焉張儀歸而相秦

四十三年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肥符非切姓也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衛平侯薨子嗣君立衛有胥靡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謂罪不至朴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之魏母新於切漢書因爲魏王之后治病嗣君聞之使人請以

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人主之欲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出史衛世家及戰國策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

王許之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爲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出秦本傳

四十六年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出史記趙世家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

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

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山儀傳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親王定立齊王封田

嬰於薛號曰靖郭君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

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

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

權靖郭君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

文通儻饒智略儻他曩切儻卓與也說靖郭君以散

陸狀无道鑑陸王周紀五十三汲古閣

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

其美皆請靖郭君以文爲嗣靖郭君卒文嗣

爲薛公號曰孟嘗君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

及有罪人皆舍業厚遇之存救其親戚食

客常數千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由是孟

嘗君之名重天下出史記孟嘗君傳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爲名也易曰聖人

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

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

遠其彊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

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

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

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

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

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

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陸狀无道鑑陸王周紀五十四汲古閣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

不欲行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象牀之直

千金苟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

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

戌許諾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

於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

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

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

受公孫成趨去未至中閭孟嘗召而反之曰
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以實對孟嘗
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
得實於外者疾入諫

出戰
國策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
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
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孟嘗君有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畱

莫六切
姓也

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

用陳成子及闕止而見殺

闕苦
濫切

魏用犀首張

儀而西河之外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
樹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
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出戰
國策

在位四十八年崩

考異曰

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從

史記蘇秦傳

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又云其後秦
使犀首欺齊魏與吳伐趙蘇秦去趙而從
約皆解齊魏伐趙敗從約止在明年耳其
自相違戾如此秦本紀惠文王七年公十
叩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後二年事耳烏在
其不窺函谷十五年乎此出於游談之士
誇大蘇秦而云爾今不取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周紀

慎覬王

諱定顯王之子也

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惡音烏吾對曰定于一孰

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秦本紀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

間旱則苗槁矣

槁音考本作槁或書作槁說文木枯也

天油然

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

能禦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

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四年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之張儀說

魏襄王曰梁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

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

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

為兄弟以相堅也

洹音袁說文水在齊魯間

今親兄弟同

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

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

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出史記張儀傳

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蜀王欲伐

蜀以為道險阨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秦本紀

決猶夷周切又余救切說文獲屬居山中開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

後故云猶豫又說猶豫者犬隨人行忽先忽

好先行却住以候其人百步之間如此者司

馬錯請伐蜀

錯七故切

張儀曰不如伐韓下兵三

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挾天子以令

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

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

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
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臣願
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
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伐木逐羣羊
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
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六國惡名也而未
必利也不如伐蜀完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取
之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出戰國策
陸狀无通鑑 卷三周紀 汲古閣
蘇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
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
噲問曰噲苦夫切又苦外切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
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
或曰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
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
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
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

子之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在位六年

周赧王上

諱延慎觀王之子也

元年赧王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太子使

市被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構難數月齊王

伐燕取子之醢之醢呼改切肉醬遂殺燕王噲史記世家

曰子之八未知孰是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

陸狀无通鑑 卷三周紀 汲古閣

勿取燕武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

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

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簞音丹

曰簞音丹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諸侯將謀救

燕齊王問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累力迫切猶縛結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梁古關

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旄讀曰耄老也倪讀曰覲幼也

重直隴切寶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

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齊王曰吾甚慙

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問曰周

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

監商管叔以商畔也監古咸切周公知其將畔而

使之與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人亦有過

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更平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二年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長爲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陳軫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梁古關

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

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

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王曰願

陳子開口毋復言毋音無禁止之也以待寡人得地

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使勇士宋遺借宋

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折之列切

齊秦之交合張儀乃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

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廣如字袤莫侯切東西曰廣南北曰袤

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
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
是我以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
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
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
秦屈匄勿切姓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楚師大敗割兩
城以請平于秦

陸狀无通鑑

卷主周紀

汲古閣

燕人笑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
後即位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
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隗五切齊因孤之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
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
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
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
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

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
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
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
爭趣燕趣劉伯莊音送喻切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
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出史記燕世家

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
易黔中地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
儀善楚嬖臣靳尚孽卑義切賤而得幸者靳居歎切靳尚得

陸狀无通鑑

卷主周紀

汲古閣

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王乃
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
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格額切其字宜從手說文擊也今王不事秦秦
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楚王已得張儀
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
曰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
與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

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

塞悉則切室也

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韓王

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

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

從音縱合縱者

必曰

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

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

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

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

陸狀无道

卷主周紀

汲古閣

驅韓梁趙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

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

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

之威行於山東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

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

肩也

斷徒亂切

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母危得乎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

約常爲兄弟之國趙王許之張儀乃北說燕

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

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王請獻

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

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

儀及卽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

有隙皆畔衡復合從五年張儀相魏一歲卒

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

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

陸狀无道

卷主周紀

汲古閣

首亦以談說顯各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

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辨詐相高不可勝

紀而儀秦衍最著

周史記張儀傳

孟子論之曰或謂

張儀公孫衍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烏足以爲大丈夫

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

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

夢子澧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

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

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行去聲

曰甚矣鳳鳴而驚翰也驚陟利切說文擊聲然

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

不富貴儀秦恥諸說音稅或曰儀秦其才矣乎

跡不蹈已曰晉在任人帝曰難之不以才矣

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任音壬

陸狀无遺錄 卷三十一 周紀 漢書

七年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對曰且陽太

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

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

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

而走杼直呂切機之持緯者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

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

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

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

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

旅之臣也羈居宜切張晏曰羈寄旅客也樗里子樗音樗木名文里子

各疾秦惠王之弟高誘注云疾居渭南之陰鄉其里有大樓故號曰樗里子紀年又謂之

疾公孫奭與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

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氏切王曰寡人

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

封帥師伐宜陽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

陸狀无遺錄 卷三十一 周紀 漢書

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

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

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出史記甘茂傳穎濱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

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

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

強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

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

大官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脈毗忍切脛骨

也本王無子與母弟稷立是為昭襄王趙

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皆不欲

陸狀元遺筆 卷三十一 紀 秦本紀

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制國有常

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

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

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

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

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捨此而襲遠

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熟圖之

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

胡胡此狄也其國在匈西有樓煩胡地名秦

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寡人

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公子成聽命乃

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

騎射焉出史記趙世家

十六年趙武靈王自號主父主父欲使子治

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雲中

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欲以

陸狀元遺筆 卷三十一 紀 秦本紀

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

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

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秦王

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於黃

棘太子入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

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

邊今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

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

曰昭姓也 七余切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

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子蘭勸

王行王乃入秦至則閉關劫之要以割巫黔

中郡要音楚王不許秦人留之楚太子為質

於齊齊王歸之楚人立之

十七年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

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或

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

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

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

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

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藏才浪切 物所

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

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瀾雞鳴

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

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田史記孟嘗君傳

趙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

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史記曰趙有公孫龍即趙人也索隱

云孔子弟子傳作衛人鄭氏作楚人未知孰是善為堅白同異之辯

按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云即為堅白之辯者又按成元英莊子龍云公孫龍

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

起辯者之徒互執是非不勝與說以孫龍之辯蓋將合與以為同故曰同與平原

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與公孫龍論臧三耳

三耳者如莊子所載雞三足之說今推廣莊子疏謂數起於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

三名雖立然竟無實體故雞可為三足則今兩耳豈不猶是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

而言可得為三藏龍甚辯析子高弗應明日復見平原君曰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

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

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解勝於理終必受訕

齊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

馬之說

此亦莊子所載狗非犬之說疏云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各實合則彼謂狗

此謂犬各實離則彼謂狗與於犬也入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狗犬也大旨與白馬非馬之說同公孫龍之辯皆辭勝於理今具

載其言者蓋聽言之道不可不察也 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與端使

不相亂抒意通指抒上與切抑也抒意通指按其義當作紆紆緩也古

字多通使 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

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

是故辯可爲也與音預 又至煩文以相假飾辭

陸狀无道鑑

卷主十周紀

漢古廟

以相悖都昆切通作敦詆也一曰誰何也 巧譬以相移引人

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

競後息繳吉平切戾也其言與人相戾紛然而爭欲人先屈務在人後方止故云

繳紛爭言 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爲也座皆稱

善公孫龍由是遂紕敕律切通作紕說文駮下也義同屈出戰國策

十八年楚懷王以歸秦人追及之以歸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

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二十年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

君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使田不禮

相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

衆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

陰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

其害難必不久矣主父及王游沙丘與宮公

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

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距猶拒也 殺公子章

陸狀无道鑑

卷主十周紀

漢古廟

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

走讀日素 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主父欲出

不得又不得食探雀穀而食之穀克角切烏子欲出者

三月餘餓死沙丘宮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

子後得吳娃愛之娃於佳切吳楚之間謂好曰娃 爲不出者

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

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十三年楚襄王迎婦于秦

並出史記楚世家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二十九年宋有雉生斲於城之陬斲劉向說苑作鷦空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周紀 紀古

林鶴屬陳子侯切隅也 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弊東敗齊南敗楚

西敗魏軍與齊魏為敵國乃愈自信其霸射天笞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笞起之切擊也斬社稷而焚滅之

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宋王奔魏死

於溫

三十年齊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

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燕昭王日夜撫循其

人益以富實乃與樂毅謀伐齊遣使約趙及

楚魏且令趙啗徒濫切與啗同以利誘之也秦以伐齊之

利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并

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

眾以拒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樂毅率燕師

長驅逐北濟子禮切齊水之西齊地齊人大亂失度湣王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周紀 紀古

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

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勞即到切慰勞也封樂

毅為昌國君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

走莒楚使淖齒淖竹教切姓也將兵救齊因為齊相

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所數

矩切一二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沾而責之

衣王知之乎曰知之雨去聲自上及下曰雨贏有

知之乎曰知之音盈博百各切皆地名

／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誠焉何也無計述王於鼓里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累力偽切事相緣及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暴也索陸狀元道鑑參主周紀齊湣宋獻是為匹夫不可得也荀子注其謂窮極之時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挈國以呼禮義挈詰結切提也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櫟歷各切楊倞注云櫟然落石貌其所持心所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濫者則舉義濫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

行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基本也仰魚亮切基荀子本作基按楊倞云本也言以義為本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秦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一遙切約也政令已陳雖覲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覲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暴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

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楊倞云其極齊滑

者則滅公

辭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

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

為務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誅秦北足以

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改而攻之若振

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戒後世言惡則

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

謀也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

陸衆先通鑑卷三十三 汲古閣

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樂毅聞畫

邑人王蠋畫胡卦切齊西南近邑蠋珠玉切賢令軍中環畫

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

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

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

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

脰而死

脰太透切頸也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

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力灼切求齊

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

舊政齊民喜悅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

閭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

為郡縣曲史記樂毅傳王蠋

東萊評曰自桓公之後重功利而輕禮義

陵夷至于戰國在朝者皆權謀之臣不獲

見有道之士樂毅顯於燕雖以功利稱而

陸衆先通鑑卷三十三 汲古閣

深明禮義有王佐之風此所以巍然獨高

於戰國也夏侯太初嘗著論稱毅可以興

王者之業是矣惜乎謂毅不速拔莒即墨

二城以為欲服天下故後世議者多非之

周公制禮為舊君服孔子去魯以微罪行

忠厚之至也戰國之世雖知者未必識其

意而毅獨有焉其答惠王書則曰古之君

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蓋

以微罪行之意也當在趙也趙欲與之伐
燕泣曰晉之事燕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
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國
乎蓋為舊君服之意也嗚呼毅深明禮義
至此若夫破齊之功亦餘事耳乃以二城
存亡論之誤矣毅之力足以拔二城而不
肯拔與夫力不足以拔二城而不拔是計
功利而已在毅皆不足道也董生曰君子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梁市關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
知此然後知毅有王佐之風

三十二年齊淖齒之亂王孫賈從湣王失王
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
汝算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
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
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
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

齊臣相與求湣王子濩章立以為齊王保
莒城以拒燕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
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藺相如對曰秦
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
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
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秦秦王無意
償趙城相如乃給取璧給徒在切欺也遣從者懷歸
趙而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梁市關

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史記藺相如傳

衛嗣君薨

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稱而席
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
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
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
重如耳重讀為輕重之重如耳者衛君之姬名也而恐其因愛重
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
泄姬曰以是相參也

三十四年楚欲與齊韓英伐秦因欲圖周王

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絕

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劉伯莊注天下共宗

於周爲諸侯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

勁兵雖然攻之者各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

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

臊蘇遭切无它音劉伯莊云虎之爪牙如兵

之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

皮之所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漢高祖

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

訕楚之各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笑

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

輟不行

三十六年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爲好會於

河外澠池好虛到切澠綿善切邑名趙王欲毋行廉頗藺

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

相如從會于澠池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

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

缶方九切瓦器也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

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濺音箭說文汗灑也左右欲刃相

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憚爲一擊

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

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

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

之功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漢高祖

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

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不欲爭列

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

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

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

如雖鷙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

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

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袒徒旱切脫遂為刎頸之交出史記前

初燕人攻安平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

其宗人皆以鐵籠傳車轡籠虛東切以鐵籠

折車改為燕所會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

遂奔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

樂毅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周紀 殷古關

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金是多智習

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三年

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

人伐齊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

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

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

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

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

大會引言者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

以公子之服遣國相立樂毅為齊王樂毅惶

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

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

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

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

不敢歸以伐齊為各齊人唯恐他將來即墨

殘矣燕王以疑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周紀 殷古關

寄反姓而召樂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

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

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

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

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

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

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剿所得齊

卒剿魚器切 置之前行 戶郎切下 即墨敗矣

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刎皆怒堅
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
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
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
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操倉刀切鍤測
治切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
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
使約降乘神陵切登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
陸狀无道鑑卷主周紀三十一汲古閣
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繒自陵切赤色也畫以五采
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葦于鬼切
設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
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
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譟先
羣呼也老弱皆擊銅鐃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
駭敗走齊人乘勝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
叛燕復為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

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田單傳趙
王封樂毅於觀津尊寵之觀音以警動於燕
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書
曰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
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各臣之所大恐也
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
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
其各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數入唯君聲
陸狀无道鑑卷主周紀三十一汲古閣
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間為昌
國君間音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曰
望諸君望諸澤名本齊地後為趙所有樂毅自齊奔趙齊人以此號之示其所從也戰國策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
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
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
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
乃懼問魯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

終黃求位切立則仗鍾為士卒倡曰無可往

矣宗廟亾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

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當今將軍

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

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

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

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枹風無切擊鼓

狄人乃下初齊襄王以荀卿為老師卿

陸狀无道鑑陸王周紀卷三十三

趙人嘗與趙孝成王論兵後適齊三為祭酒

席中所尊各因用以各其官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因家于蘭陵李斯嘗事

荀卿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疾濁世之政不

遂大道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

道德之行事著數萬言而卒其書行於世史

傳

考異曰

愷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史記魏世

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上

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

王立六國表惠王元辛亥終丙戌襄王元

丁亥終壬寅哀王元癸卯終乙丑按杜預

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大

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

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

陸狀无道鑑陸王周紀卷三十四

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

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

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

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

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

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

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

稱蓋謂之今王裴駰魏世家注引和矯云

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
 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
 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
 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
 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
 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
 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
 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紀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周紀
 赧王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于
 秦質音致
 四十四年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
 不肯出趙奢以瀾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
 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紀 汲古閣

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瀾削國弱諸侯加
 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
 公如瀾則國彊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
 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
 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出史記趙奢傳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關與關於葛切與音預
 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樂音岳乘食皆曰
 道遠險阨難救阨轉夾切隘也問趙奢趙奢對曰道

遠險陜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將平

猶方來也言關者當是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

鄆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政令切有以軍事諫

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

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

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

趙軍趙奢善食而遣之間居覓切間以報秦

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周紀 梁古剛

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

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

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許歷請曰先據北山

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

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

師大敗解闕與而還解佳切趙王封奢為馬服

君號也服虔曰趙奢為趙將有功賜號馬服與廉藺同位

以許歷為國尉出史記藺相如傳 初魏人范雎千餘

切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

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

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

脅摺齒折之列切斷也脅迄業切說文兩胸也摺落答切摧也謂摧折其氣摺與

同雎佯死佯音陽卷以簣置厠中卷古輦切簣同

云箔卷使客醉者更溺之更音庚溺奴弟切以懲後

令音零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得出更姓名曰

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周紀 梁古剛

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宦者

曰王至范雎謬曰謬靡切秦安得王秦獨有

太后穰侯耳穰侯魏冉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跪

而請曰屏必野切跪其紀切長跪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

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范雎

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

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計不忠而大王之計

亦有所失也王跽曰願聞失計范雎曰夫穰

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潛王南攻

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辟音闢而齊尺寸

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

也諸侯見齊之罷敝疲弊起兵而伐齊大破

之齊幾於亡以其走而肥韓魏也今王不

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

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周紀 汲古閣

處敵呂切止也樞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

天下樞以威楚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

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

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

承間說王曰問居竟切謂乘其間臣居山東

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

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

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

使不報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王以為然於是

廢太后逐穰侯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

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

之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畱坐飲食取一

綈袍贈之綈田梨切厚繒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

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

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須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周紀 汲古閣

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

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

之意耳乃大僕具僕居切請諸侯賓客坐須賈

於堂下置莖豆其前而馬食之莖且卧切斬

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

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

家出史記范雎傳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

為將南取鄢郢鄢於焉切又音假並楚地東屬地於齊

屬音屬連也齊地連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

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

以賈禍賈謂商賈之賈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

睢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

穰侯為相故搯其吭而奪之耳搯乙革切說文捉也吭寒剛切

也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之睢真傾危之士哉

五十二年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畱太子欲

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不如

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

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

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

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

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

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

三月秋楚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為

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秦武安君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

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

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

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

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趙王以告平陽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君豹對曰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

於趙也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

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

其太守為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

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

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田史記趙世家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胡骨切攻上黨拔之

上黨民走趙走音秦趙嚮也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

據上黨民按音王齕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

數音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人而更

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

為反間曰問音諫謂反其秦之所畏獨畏馬

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

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

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直戀不

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漢以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八 源古關

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

乃且切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

而括易言之易以鼓切使趙不將括則已若

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

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

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

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

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

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

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

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

句斷於有止之也使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

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

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

裨將裨將之偏副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

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更平易置軍吏出兵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九 源古關

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

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

趙軍之後趙人乏食請粟于齊齊王弗許周

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扞侯肝切衛也猶齒之

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

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囊沃焦扶雨切然

齊王弗聽趙軍乏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

殺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搏伯各切秦人射

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
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
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
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史傳

東萊評曰戰國七而秦居其一秦將多矣
而白起居其一起九爲秦將其拔魏拔郢
等四戰皆不記斬級伊闕之戰斬首二十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及古廟

四萬華陽之戰斬首十三萬陘城之戰斬
首五萬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及
破趙括長平又坑降卒四十萬斬首虜四
十五萬五戰所殺無慮百餘萬白起一將
年纔二十八死其所殺如此則王翦王賁
蒙恬內史勝之徒老將所殺可勝計哉秦
將所殺如此則六國之將如廉頗李牧拒
秦而力竭當者所殺亦必不少也嗚呼當

是之時天下之民不死鋒鏑者幾希梁襄
王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對曰定於一曰
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秦嗜殺
人自古最甚欲以一天下是猶却行而求
前也雖得而并其所有失之宜矣

五十六年武安君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
代厚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
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

及古廟

得已矣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
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
得民無幾何人矣幾音几不如因而割之無以
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
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罷兵
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之始伐趙也魏
王問於諸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
曰斌悲切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

亦曰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貪暴之
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
先人有言鶩雀處屋子母相哺啍啍焉相樂
也哺謂故切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突附及切竈窻
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
於鶩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初魏王聞
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魏王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周紀汲古閣
郊迎之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
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乃造謗
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
久矣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
魯人誦曰麋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麋裘投
之無郵麋綿披切鹿子也芾分勿切說文鯉也戾力結切曲也郵于求切訓各不
同一曰事之過者為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
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

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與乎聖賢矣子
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
不見用居官食祿是尸利素餐干安切吾罪深
矣退而以病致仕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
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與政
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
曰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
安救亾不暇何化之興晉伊摯在夏摯音呂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周紀汲古閣
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
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
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
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出戰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魏齊窮抵虞卿虞
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亾至魏欲因信陵君以
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
五十七年秦王陵將兵復伐趙武安君曰邯

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破秦軍必
辭疾不行乃以王齧代陵趙王使平原君
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
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
遂自薦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
也譬若錐之處囊中錐朱樵切處昌呂切估也其末立見
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
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
陸狀充通鑑 卷三十一 渾古關

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穎與脫吐活切穎禾芒銳上突然而出故云穎脫脫突也非特其末見而已
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
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
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
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
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
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

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
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
者何也今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
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
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
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
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
定乎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

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奉敷勇切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歃所甲切歃血也餘者瘞之故云歃所謂盟者
如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
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血
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王邵云錄借字老子曰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言
玉之混石不可一二數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
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
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黃將

丘救趙

出史記平
原君傳

魏王使將軍新垣衍

新垣

其各說趙王欲焚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

連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

首功之國也以斬首為功
上猶尚也彼即肆然而為帝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

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今秦萬乘之國也梁

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

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六

汲古閣

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梁王安得宴然而已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

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

魏有隱士曰侯嬴餘輕切年七十家貧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

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上載不讓公子執

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見其客朱亥

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

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引侯生坐上坐賓

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

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屬音
屬同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

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

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周紀七

汲古閣

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晉鄙令救趙

王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

鬪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今公子

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

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

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

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

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

此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
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
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
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不聽可使
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
疑之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
勒兵將之而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
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八 漢古關

何如矣王聞之怒
五十八年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至杜
郵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
鄉邑皆祭祀焉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
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
將二萬人降趙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
魏無忌封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
辭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乃門步從之遊平

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平原君所與遊徒豪
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
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為羞乎為裝欲去平
原君免冠謝乃止出史記信平原君欲封
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
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
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終身不復見秦欲
新垣衍欲奉秦稱帝連阻之秦
乃退師出仲連及平原君傳

東萊評曰戰國之際得士與否社稷興亡
係焉時君世主爭折節下士故遊談者項
背相望如儀秦鬚衍之徒不可勝紀皆非
為國忠計也志在利祿不能動其志者獨
兩人焉曰魯連曰虞卿連則為人排難解
紛辭爵賞如浮雲卿則周窮交之急棄名
位若弊屣使其學道辭說合乎大義庶幾
乎君子矣蘇黃門云司馬遷記卿與趙謀

事皆在秦破長平後卿爲齊相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而溫公載其事於赧王五

十六年破長平後一歲也必有據依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與

孝文王太子夏姬生之華陽夫人子與人之初名與人後改名楚是爲莊襄王

質於趙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

乃往見與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與人笑曰

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周紀 汲古閣

門而大與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

曰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與人曰必

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笑之呂不韋乃以

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

之姊因使說夫人承間言於太子願得子與

人立以爲嗣太子許之呂不韋娶邯鄲姬絕

笑者與居知其有娠與人從呂不韋飲見而

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

邯鄲之閭脫亾赴秦軍遂得歸見華陽夫人更其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將軍樛居由切伐韓取陽城負黍

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

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

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樛攻西周

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

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山史記周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周紀 汲古閣

紀秦

右周自武王以來凡三十六主八百

六十七年通鑑斷自威烈王二十三

年至赧王之亾凡六王一百四十八

年

溫公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

國又分而爲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

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主守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秦本紀

文武之宗祧綿綿然久而不絕其故何哉
植本固而發源且遠故也晉周之興也禮
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
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
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
陵慢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離
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
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
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於數十年
乎

荆公曰東西周在戰國之末其地最爲至
小其力最爲至弱秦人之力足以并吞六
國而乃不睨睨小弱之周者猶顧名分而
不敢也秦之所以滅西周者以赧王與諸
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故也其所以
滅東周者與諸侯謀伐秦故也蓋當此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秦本紀

時二周之亾間不容髮矣然其心猶知有
天子也以天子而率諸侯其勢爲順秦人
知其不利於已也遂至於滅之而不復存
夫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以天子
而率諸侯以伐不庭之國是誠得夫天下
之正理也然其行之而不免於亾者蓋周
之爲周至於是則不可以當秦矣觀春秋
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猶有尊王之制周
之名分猶存于天下周之討諸侯以正王
威當在於此時也不以此時討諸侯以正
王威乃於陳人蔡人衛人從王伐鄭旣於
此時不能張王室之威至於秦人已并有
天下其力之強也非六國之所敵孱弱之
周豈能敵之哉故周之卒見并于秦者早
晚之時失也

考與曰

赧王五十七年魏新垣衍說趙欲帝秦魯仲連折之

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謝請出不

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慙怍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遊談者之誇大也今不取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秦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終

秦紀

昭襄王

諱則

索隱史記曰一名稷

姓嬴氏其先出自黃帝顓

頊有孫曰大費佐舜調伏鳥獸是爲伯益賜姓嬴氏商末有裔孫曰中商在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足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蜚廉生季勝五世至造父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秦紀

別居趙城趙衰其後也惡來有子曰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太凡太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太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太丘人言之於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四世至秦仲秦仲之時國始大嘗飭兵以伐西戎秦仲孫曰

襄公襄公時周衰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於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立國十世至繆公繆公名任姁在位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

陸梁无道鑑

卷一百一十五

秦紀

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知之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戎降秦

陸梁无道鑑

卷一百一十五

秦紀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秦紀

派古關

繆公以客禮之問伐戎之形十六世至孝公孝公元年時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韓哀侯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獨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翟與狄同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泣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秦紀

派古關

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說以霸道孝公從之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移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初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度洛十四年初爲賦蓋廢井田開阡陌收賦稅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朝天子封衛鞅爲商君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惠文君之爲太子也或犯法鞅黥其師傅又宗室大臣多怨鞅惠文君立鞅

亾走得而誅之車裂以徇 二年天子來賀 四年天子致胙 七年公子卬與魏戰勝之 八年魏納河西地 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十三年與韓魏俱稱王 九年使司馬錯伐蜀滅之蜀地饒於金寶 秦既得之日益富強伐趙取中都西陽 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十四年伐楚取召陵惠文王卒子武王

陸狀无通鑑

卷五

秦紀

汲古閣

立卒弟昭襄王立

史記秦本紀

元年卽周赧王九年也王既立諸侯賓服 五年魏王來朝 七年拔新城 八年攻楚取新市攻楚取八城 十年欺楚懷王入朝遂畱之終死於秦由是天下諸侯皆不直秦 楚人怨秦尤深嘗曰楚雖三戶亾秦必楚 十一年齊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 十四年白起攻韓魏于伊闕斬首

二十四萬 十七年東周君來朝 十九年王稱西帝齊稱東帝已而皆去之 二十一年魏獻安邑 二十三年與三晉燕同伐齊破之濟西 二十四年取魏安城 二十五年取趙二城 二十七年伐趙取代伐楚取黔中皆拔之 二十八年攻楚取鄢郢爲南郡 三十年伐楚取巫郡及江南 三十一年伐魏取兩城 三十二年攻魏至大梁魏

陸狀无通鑑

卷五

秦紀

汲古閣

入三縣請和 三十三年攻魏蔡陽長社取之魏入南陽以和 三十六年攻齊取壽剛 四十一年攻魏取邢丘懷 四十三年武安君攻韓拔九城 四十四年拔韓南郡取之 四十五年攻韓取十城 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秦使白起益兵擊趙大破趙軍於長平降者四十餘萬起盡阬之 四十八年韓獻雍垣

秦北定太原盡有上黨之地出史記秦紀

五十一年已始併周初秦使將軍樛攻韓取

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

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從將天下銳兵出

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

樛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

其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王受獻復歸周君

于周以奉君祀出史記秦紀及周紀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八秦紀

汲古閣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

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曰今武安君死而

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

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

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

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

使召蔡澤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

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

之大夫種何足顧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

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盡也君子以殺身以成

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

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

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三子之可願孰與

閔天周公哉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

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上餘輕切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秦紀

汲古閣

本作盈下所六切五星與時變化聖人之道

早出為贏晚出為縮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

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薦於王王與語大

悅拜為客卿應侯謝病王新悅蔡澤計畫遂

以為相國數月免

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荀卿者趙人名

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

子楊倞注云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或曰劉向叙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

前臨武君印孫臏也今按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帥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孫臏也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

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

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

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羿延計切有窮氏中竹仲切當

也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衡父之音俯奉

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秦紀 汲古閣

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

附民而已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

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重

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

者弱是彊弱之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

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

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臨武君曰善陳鄴問

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

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

為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

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

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 燕王喜使栗

腹上力質切姓也腹本作股燕將約歡於趙反而言於燕王

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秦紀 汲古閣

昌國君樂間問之樂姓也間其名對曰趙四

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

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呼各切趙邑卿秦攻

代卿姓也秦將其名燕將將渠曰將即良切姓也渠其名與人通關

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

燕師至宋子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

鄒敗卿秦樂乘於代乘食陵切追北五百餘里遂

圍燕燕人請和趙師乃解去出燕趙世家

孝文王

昭襄王子也史不載名

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

是為莊襄王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

燕王燕將係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

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為陳利害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

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可為乎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秦紀 汲古閣

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

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

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詘曲勿切喜失節

貴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魏安釐

王上音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曰世無其人

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

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

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

庶則自然也前說苑孝文王說

白居易曰惟聖人為能體合自然自非聖

人必有所作作而不止則習與體成然後

可以為聖人之事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則體之

自然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夫人而

能誠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彊作之也

作之不已然後至於體之自然孔子之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秦紀 汲古閣

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則

自然之仁而無所作也顏淵則曰願無伐

善無施勞此則不能無所作也子路則曰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笑敝之而無憾此

則彊作之者也由子路之志作而充之則

可以至孔子矣苟觀人者不取其彊作而

取其自然則世無聖人皆在不可取之域

矣

莊襄王

孝文王子也名曰子楚

元年子呂不韋為相國東周君與諸侯謀伐

秦王使相國師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

聚周既不祀周比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

城平陰假師鞏緱氏緱工切封呂不韋為文信

侯

三年蒙騫牛刀切鄒氏音五到帥師伐魏取

陸梁元通鑑卷之四秦紀四汲古閣

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

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辭公見

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

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魏地

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

變趣駕還魏趣讀曰促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

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

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

之師敗蒙騫於河外秦王使人行萬金於魏

以間信陵君間居見切迭也魏王使人代將信陵君

自知再以毀廢謝病不朝四歲而卒王薨

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

號稱仲父

致堂曰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與人其志

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

陸梁元通鑑卷之四秦紀四汲古閣

呂政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遽也

莊襄王雖政之父亦安得久而不死三年

而薨則政年十有三可以王矣故夫孝文

莊襄享國之日淺不可不察也不韋能以

其子為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

子為秦國之王哉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

知故史書亦莫得而載之耳要之孝文莊

襄蓋死於弑也

始皇帝

薛政莊襄王子也

元年乙卯韓欲伐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

國為閼於秦鑿涇水上隆壑切水名淮南子云涇水出薄落之山

自仲山為渠竝北山竝音浪切近也東注涿中作而

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

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

閼之水填亭年切說文塞也閼阿葛切說文遮難也溉焉鹵之地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秦紀六汲古閣

鵠思積切鹵地也本作四萬餘頃收皆畝一

鍾關中由是益富饒出史記河渠書

二年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

乘代廉頗廉頗出奔魏久之趙師困於秦趙

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

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

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

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

三年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

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

以便宜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葷粥曰置吏

市租皆輸入莫府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

幕府莫與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

烽火多間諜烽火數容切燧候表也邊有警則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秦紀六汲古閣

也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

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

數歲亦不亡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

以為吾將怯趙王怒使人代之歲餘屢出戰

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疆起

之疆巨兩切免也李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

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

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

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
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陽音
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單音蟬匈奴天子
大之魏音其象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陳直刀切大破殺匈奴十餘
萬騎滅檐檻上都甘切下路郊切徐廣曰一作臨駟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秦紀 汲古閣

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
狄秦自隴以西有縣諸緄戎翟獯之戎緄古木切
又音昆西戎在縣諸 歧梁涇漆之北有義渠
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荔音戾大荔國西戎也氏音支西戎朐求干切
西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
戎各分散居谿谷秦滅義渠始於隴西北地
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

中雁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千餘里亦築長城
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
以拒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出史記李牧傳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伐秦從音縱諸侯合從以威義云以利令曰橫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
事至函谷秦師出五國皆敗走楚王以咎春
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出史記春申君傳

九年伐魏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初王卽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秦紀 汲古閣

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通王益壯恐禍
及已詐以嫪毐爲宦者進於太后嫪音盧道切
劉伯莊於秦紀嫪音居虬切毒音徒酷切於
呂不韋傳嫪音郎到切毒音黠索隱云嫪姓
也毒 太后幸之生二子有告毒實非宦者下
吏治夷三族遷太后於雍殺其二子下令曰
敢諫者戮而殺之茅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
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撲弼角切
人舉而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

是矣天下聞之盡瓦解下懈切無嚮秦者

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讀

借職日切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

今願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

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

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

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

陸狀无通鑑 卷西秦紀二十一 汲古閣

逐中行且上書曰管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於元切迎蹇叔於宋求

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

用商鞅之灋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

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

七徐切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太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

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黔其廉切

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

也藉積夜切假也齎讀日資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

之令卒用李斯之謀兼天下史記李斯傳

十一年文信侯就國歲餘自知稍侵恐誅飲

酖死酖直陰切毒酒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

陸狀无通鑑 卷西秦紀二十一 汲古閣

納地効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

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

數以書于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

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都故切說文木中蠹而

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

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非廉直不

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

蠹內外儲直如切內儲者言明君執術以制之在已內也外儲者明君觀聽臣

下之言行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說式

斷其賞罰

故曰說林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

難之按商君傳云其書有十餘萬言又按劉

伯莊云說難自是一書非說難之篇所謂說

難者說音游說之難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

說難音難易之難

王破天下從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

為秦歸之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

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自殺出史記韓非傳

陸狀元通鑑

奎西秦紀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

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

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

以售其言售承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

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

原取狼孟番吾番音婆又音盤遇李牧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

亦作鄴趙地

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

川郡

十八年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李

牧言其欲反趙王捕殺之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虜趙

王遷邯鄲音寒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將軍

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

陸狀元通鑑

奎西秦紀

不聽鞠居六切姓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卑

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諸侯服秦莫敢

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

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

齊桓公沫音昧又音末則大善矣不可因而

刺殺之唯荆卿畱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

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

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

左傳作曹劇

則大善矣不可因而

刺殺之唯荆卿畱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

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

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

左傳作曹劇

則大善矣不可因而

刺殺之唯荆卿畱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

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

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

左傳作曹劇

則大善矣不可因而

刺殺之唯荆卿畱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

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

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

左傳作曹劇

則大善矣不可因而

刺殺之唯荆卿畱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

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

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

左傳作曹劇

則大善矣不可因而

刺殺之唯荆卿畱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

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

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

左傳作曹劇

則大善矣不可因而

刺殺之唯荆卿畱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

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

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

左傳作曹劇

則大善矣不可因而

刺殺之唯荆卿畱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

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

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九苦浪切或音

剛燕地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

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聞購將軍首金千斤

邑萬家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

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胸提張楊切刺也

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

其首函音咸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上音此按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四秦紀汲古閣

風俗通云其頭類匕故使工以藥淬之上取內切

堅力也以試人血濡縷上人余切下龍主切人無

不立死者乃裝為遣入秦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

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練行

切露也因把王袖而提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

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

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操七高切把持

且曰王負劒負劒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遂體解以徇於是益發兵伐燕戰於易水

之西大破之易羊益切按水經出涿郡安國山易州以此得名出史記燕世家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音計燕王斬丹欲

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王問於將軍李信曰

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

不過用二十萬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五秦紀汲古閣

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

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楚人大敗李信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謝

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

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必不得已用

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

伐楚既行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

之乞貸天得切從人求物也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

但中而不信人恒聰徂切通作粗心不精也今空國中之

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

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四年王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朝陟遙切忿敷粉切怒也

又芳問切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

陸梁无道鑑卷三十三秦紀及古聞

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召時照切罪孰大

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

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隣以

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

四隣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

如焱火焱弋瞻切火華也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

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

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

隲身僂社稷爲墟僂力竹切殺也通作戮不亦悲哉

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遂通切平手行也或作匍伏鼻塞切

伏地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

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要伊消切而

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平荆軻懷其秦

養之私秦胡慣切穀食曰秦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

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

要離爲蛛蝥之靡要一遙切姓也離其名吳人棄家爲國蛛音朱

陸梁无道鑑卷三十三秦紀及古聞

蝥音牙蜘蛛也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細靡美爲切與廉同謂廉爛也下同聶政

爲壯士之靡荆軻爲刺客之靡皆不可謂

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王翦定荆江南置會稽郡會古外切稽音雞晉灼云本名茅山

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初齊事

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

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

年不受兵及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間居莧切以金

而向反間也下同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

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卽墨大夫見齊王

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

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阿烏禾切甄工揀切

名二地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

故地卽臨晉之間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

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

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八秦紀秦紀漢古開

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

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側持切齊

地因淄水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

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

柏之間共居秦邑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

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

柏耶住建婁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出並

史記齊世家

臣光曰從衡之說從子容切衡讀曰橫南

於六國主縱張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

者六國之利也魯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

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

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戮竹切

并力也嵇康音力幽切鄢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

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八秦紀秦紀漢古開

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丁計切形勢

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

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

也撤直列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

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是歲六國皆爲秦所滅

臣光曰韓以貧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

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

豈非昭侯奉法謹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以自存乎嗚呼有國者安可以無法哉

臣光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爲天下之顯諸侯至于今稱之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孫遂微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秦紀三十一 安僖王猶以爲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如何哉

臣光曰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啓土宇威加彊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餓死沙丘宮佚慾之爲敗也如此夫趙於三晉爲最強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讒而棄廉頗李牧使宗廟

不血食言之可爲長歎矣

臣光曰燕在春秋時玉帛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以擯秦王噲慕堯舜以國受子之而敗死爲天下笑求名失實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弱燕以報彊齊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喪坐成之策惜哉丹以尺八匕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秦紀三十一 戲乎遂使召伯之廟不祠忽諸

臣光曰齊地廣而民衆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彊及湣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遊士言縱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從者中國之利也齊爲三晉燕楚之根柢三晉燕楚爲齊之藩蔽秦雖彊暴百餘年不能一諸侯以表裏相鈎帶也及齊王建用后

勝之說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并爲虜理勢然也

臣光曰楚自祝融鬻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海憑陵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近讒慝惑於張儀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亡師而不悔以失濟失客死於秦使其子孫銜涕忍恥以事仇讎強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敢怨免逃鼠伏自屏於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見救而國以淪亡不亦悲乎

東萊評曰秦以無道并天下自開闢以來

未之或有世常以爲疑故識者深探其事

而論之司馬遷曰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

者常於西北意謂秦所以并天下者得天

時故也賈誼曰雍州之險崤函之固金城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二 秦紀

汲古閣

千里可以包舉宇內意謂秦所以并天下

者得地利故也斯兩說者雖得而未善蓋

獨捨人事而不言也易稱先王建萬國陵

夷至春秋時百七十餘國而已其後大并

小疆侵弱所存者晉齊秦楚燕也而自春

秋以來大夫執國命其末流往往逼逐其

主而奪之國晉最彊而分爲三齊歸於田

和復有湣王之禍楚滅於吳之後白公勝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三 秦紀

汲古閣

篡之燕起於戎狄之間不唯弱小曾之之

亂國幾於亡當是之時國無彊宗室爲大

變者惟秦耳加以將勇士銳法令嚴急是

以四世制勝而海內莫能敵以乘六國篡

竊亂亡之餘其并天下奚疑焉是皆出於

人事耳故曰賈馬之言未盡也嗟呼使始

皇之後僅得中主輕徭役薄賦斂省刑罰

而尚禮義雖無萬世之傳而百年之內豈

遠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

并與政功過切兼也

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

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

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

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初齊威宣之時鄒衍

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

陸狀元通鑑

卷三

秦紀

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

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

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丞相綰

等

索隱云

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

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

所封子弟同姓甚重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

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

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

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

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鬪不休以有

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之國是樹兵

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

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

守始究切諸侯

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

人十二重

鍾音巨通作虞虞鹿頭龍身神各

千石置宮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

陸狀元通鑑

卷三

秦紀

係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

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

上

阪甫遠切阪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

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人

之

安定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故曰皇曰帝

曰王而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

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

王爲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是故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大事記五峰胡氏宏曰魯周公作說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

陸狀元通鑑

卷三

秦紀

漢書

大事記曰子爲天正於律爲黃鍾鍾者種也陽氣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丑爲地正於律爲大呂呂旅也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寅爲人正於律爲太族族者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自古正朔不過此矣至於建亥之月萬物該藏豈有用之爲正者哉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

功業

嶧夷益切在東海下

上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

陰道下禪于梁父

音甫山名

遂東遊海上方士徐

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

死藥浮江至湘山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

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

樹赭其山

赭音者赤色

初韓人張良父祖以上

五世相韓韓亡良欲爲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

浪洛名切

陸狀元通鑑

卷三

秦紀

漢書

在陽武縣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狙七豫切獲屬也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凡伏而擊者謂之狙擊狙又子餘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色格切求也十日始皇遂登之罘房尤切山名在東萊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使入海還因奏

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蒙恬

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
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
東洮吐高切水名在隴西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秦莫侯切
延長行也
南北曰袤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與時諸侯並爭
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
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五
秦紀
漢書
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
誇主以爲名與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
此弗禁則主執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
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
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
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且起治
城四歲
刑也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

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
鮒曰鮒符遇切按孔叢子書切孔子八世孫也秦將滅先王之籍
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
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
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東坡曰管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旣而滅其
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
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五
秦紀
漢書
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
卿者喜爲異說而不遜敢爲高論而不顧
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
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荀卿獨曰亂
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
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
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
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

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王皆無足法者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漢書

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輿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與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與為哉

山堙谷

堙七艷切阮也亦作堙堙伊真切塞也亦作堙

千八百里數

年不就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上烏何切漢書注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房或作旁音郎切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衣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複音福重復也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屬朱欲切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營室星名天官書曰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秦紀 漢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秦紀

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閣道者星名也北斗輔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隱宮餘刑顯於市朝宮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也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寫蜀荆地枹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為寫或作銀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胸權俱切地各在東海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方目切除其賦役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

慮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

莊劉伯

未切謫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

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

告引傳也所以傳示人乃自除犯禁者四

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

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

郡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四 秦紀 汲古閣

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始

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

一月行至雲夢如字澤名夢通於望祀虞舜

於九疑山疑字或作巖亦音疑其山浮江下

觀籍柯籍在昔切下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

臨浙江浙之列切江水東至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陝中渡上會稽或作狄祭大禹望

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竝海上

並蒲北至琅邪之杲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

病始皇惡言死惡烏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

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璽相氏切釋名

樞曰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字曰天黃

符璽至秦得和氏璧乃為玉璽自始皇也見

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

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

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

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趙高者生而

陸米元通鑑 卷三十四 秦紀 汲古閣

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

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

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

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

怨蒙氏乃與丞相斯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

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

功更工衡切收也數所士卒多耗反數上書

數音直言誹謗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

死以兵屬裨將王離神煩切副也扶蘇發書泣入

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

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

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

後死未算也使者蒙恬趣之趣音促扶蘇謂蒙恬

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

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胡亥至咸陽發喪襲

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奇器珍怪

陸狀无通鑿卷十四秦紀深古閣

徒藏滿之錮音固說文鑄塞也藏劉伯莊音自浪切謂徒府藏之物於冢藏中

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

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機弩枯也相息亮切音戍機共灌輸所以防穿近者上具天文下

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從音縱葬既已

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

盡閉之墓中藏自浪切重逐龍切重乃再重之重錮三泉取九泉之數言之

二世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

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

餘萬身雖囚繫其執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

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

乃吞藥自殺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

誅忠奚可爲也曰壑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

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爲之使

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人臣之義雖無

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右始皇卽王位三十七年併天下卽

皇帝位十一年壽年四十八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秦紀

二世皇帝

諱胡亥始皇次子也始皇崩二世即位年

二十一

元年壬辰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

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

臣從者各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至咸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秦紀秦紀漢古閣

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騁丑鄧切馳也決音缺陳丘逆切吾欲悉耳目之

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

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公

子大臣怏怏皆不服怏倚兩切志不滿也陛下安得為

此樂乎二世曰奈何趙高曰陛下嚴灋而刻

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

舉遺民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

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

更為灋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

高僇死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屯衛咸

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

郡縣轉輸救粟芻橐芻徒落切約也調徒平切

豆也竹切皆令自齎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

其穀通出秋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雅切本紀

起兵於軫音機是時發閭左上里居切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秦紀秦紀漢古閣

以富彊為本以貧為左秦徭役煩戌漁陽九

多富彊者並役盡故復取貧者辰兩切

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屯猶營

也每營置長率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

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

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

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

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入據陳

陳中豪傑父老請立涉為楚王張耳陳餘曰

秦爲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弛陳涉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出漢書陳勝傳諸郡縣苦秦灋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陸狀元通鑑秦紀卷五秦紀漢古關

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徇郡守尉方逐捕今盡隳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徇切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諸縣說

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三十餘城陳王旣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灋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跌徒結切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戲許宜切水名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陸狀元通鑑秦紀卷五秦紀漢古關

驪山音徒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譏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用其柱國房君計使使賀趙令趙發

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

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

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王以

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沛傳蓋切相人項

梁起兵於吳相息亮切地各狄人田儋起兵於齊下儋

甘劉邦字季爲人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

如也豁呼活切豁然開大之貌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五秦紀汲古閣

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好相人單父地名下音

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既而季

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自度比至

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

解紀買切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

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

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嫗戚遇切

說文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

殺之因忽不見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

之間芒碭音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

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

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

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

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時劉季之

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城城守欲誅蕭曹守音狩城守者守其城也他赦此蕭曹恐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五秦紀汲古閣

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

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

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二

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

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

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

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劍一人敵

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瀝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

能扛鼎扛音江舉也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

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

桓楚亾在澤中梁曰桓楚亾人莫知其處獨

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劔居外梁復入與

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

籍入須臾梁詢籍曰可行矣動音舜目也於是籍

遂拔劔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是西切綬

陸狀五通鑑秦紀 汲古閣

敏維也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

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懼章涉切懼也本作警梁乃召

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

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

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田儋者故

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

得人陳王令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佯

為縛其奴縛符攬切束也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

狄今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

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富王遂自立

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

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

欲笑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

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

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

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為燕王趙奉燕王母

陸狀五通鑑秦紀 汲古閣

家屬歸之漢元年項羽分燕為二徙廣為遼東王立臧荼為燕王廣不肯之遂

地欲立故魏公子寧陵君咎為王劉伯莊咎音其久切

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

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

笑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

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

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

居監

銜切泰時御史監部平其人名也

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

守豐

雍於用切姓也齒其各

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辟周

章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

澠池十餘日

澠莫踐切邑名

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

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

等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

陸蒙先通鑑

二世數誚讓李斯

數音朔誚在

居三公位如

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

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

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

曰恣睢恣音二切睢呼季切索隱云恣睢猶放縱謂肆情恣縱也以天下爲桎

梏者無佗焉桎職日切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不能督責而

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

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

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

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

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

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

桀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桀力角切

如此羣

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

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

忠臣刑者相半於趙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

陸蒙先通鑑

秦本紀

咸古蘭

民益駭懼思亂

出史記李斯傳

趙李良已定常山

還報趙王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

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

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

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數出將

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

良乃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

不知竟殺趙王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

以故二人獨得脫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

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擊陳柱國房君殺之

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臘

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

王以降 魏周市將兵略地豐沛使人招雍

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卽以豐降魏沛公攻

之不克趙張耳陳餘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

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口羈紀宜切張晏立趙

陸乘元通鑑 卷五十一 紀 漢書

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或音過當春

正月耳餘立歇爲趙王居信都 東陽寧君

秦嘉聞陳王軍敗廼立景駒爲楚王景駒在

畱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

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

良數以太公兵灋說沛公廐居又沛公善之

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

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請兵

以攻豐不下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

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廼渡江矯陳王令

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

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

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

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

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

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

陸乘元通鑑 卷五十一 紀 漢書

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

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

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

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

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黥布者六人也梁黥

京切本姓英氏坐灋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

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

廼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羣盜番陽人吳芮

五後切曹輩也番蒲何切番邯番陽縣於番為盜故曰番盜後番收作鄆而銳切

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

數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將兵擊秦英布

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度淮布與蒲

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

下邳貧悲切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

欲以拒梁梁進兵擊秦嘉嘉死軍降景駒走

死梁地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沛

陸賈光通鑑卷五秦紀張古

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沛

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

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辭計事沛公亦

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鄆音巢縣名本春秋吳國素居

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懷王入秦不反楚人

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秦必楚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孰不長今

君起江東楚蠡起之蠡古蜂字如蠡之羣起言其眾也將皆

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

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夏

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懷王都盱眙

上許下切下音怡也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

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

陸賈光通鑑卷五秦紀張古

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頗

川漢元年項羽廢成爲樓侯殺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

擊魏王於臨濟子禮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

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徒可切顏師古曰它與他同項羽從

兄之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

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自

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于魏豹數千人

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

章邯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

建之弟假為王是年田榮擊逐假假亡走楚

榮相之漢元年項羽分齊為三徙市為膠東

王立田都為齊王田安為齊北王而田榮亦

不肯將兵從楚擊秦故不封榮怒殺齊王市

自立為齊王田都亡走楚榮遣彭越擊殺田

安遂并王三齊之地漢二年項羽擊殺榮復

立田假為齊王是年榮弟橫收散卒立榮子

廣為齊王以假假亡楚楚殺之橫遂復定

三齊之地漢三年韓信虜廣田橫復自立為

齊王漢王稱帝橫入海島後自殺

以私怨誅殺人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

陸康未通鑑卷五十一秦紀秦紀秦紀秦紀

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

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

道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

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

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灋者待事事來有以

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

矣揆求癸切度也又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

廷見大臣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

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

益發繇治繇與同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

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

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

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居竟

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問語君於

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

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

陸康未通鑑卷五十一秦紀秦紀秦紀秦紀

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

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固我哉按索

少我者謂以我幼輕我也固我者固陋之因

又按劉伯莊音義固作故謂以我幼少又持

故舊以輕我趙高因曰丞相長男李由三

也少失昭切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

以為然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下斯

吏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

謀反狀榜掠不勝痛自誣服榜掠劉伯莊音

彭亮彭蒲庚切

勝切其義乃相牽也非榜掠之榜一音斯從

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

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

更往覆訊斯覆敷伏切斯更以其實對輒復

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

更言辭服奏當上上都郎切論正其二世喜

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遂具斯五刑論腰

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五 秦本紀 秦本紀

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

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

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

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

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

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

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

信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

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

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張耳與趙王

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

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

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五 秦本紀 秦本紀

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

而先見敗微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

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號為卿子冠

軍卿子如字公之子為公子王之孫為子孫

冠者加于首上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

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

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

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人慄悍猾賊不可遣慄匹切慄疾也悍胡切

本作禍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

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

伐秦沛公道陽至陽城與杠里攻秦壁破其

二軍杜音江縣名

月溪姜如晦曰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

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懷王與諸將

陸狀无道鑑叁五十一秦紀派古蘭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卒不許羽而遣沛

公蓋得夫子告子路之意觀高祖之入秦

不從諸侯之誅子嬰而從樊噲張良之諫

止宮休舍至於約法三章秋毫無犯豈非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羽屠咸陽殺子

嬰燒秦宮室其所謂勇者又非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歟故議者以劉項之雌雄固

已決於諸將之議不待垓下而判信矣

唐氏精義曰看懷王諸老將言便合知楚

漢之得失

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畱四十六日不

進項羽曰秦國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

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博

牛之蠱不可以破蟻博音博擊也蠱音育齒人飛蟲蟻居起切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

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罷讀日疲故不如

陸狀无道鑑叁五十一秦紀派古蘭

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被皮義切被堅謂懷甲也銳弋稅切執銳

謂利兵也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

軍中曰有猛如虎很如羊很下懇切戾很也貪如狼

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

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

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畱不行今歲儼民

貧士卒食半菽式竹切菽豆也士卒食菽菜以救饑半之軍無見

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

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
趙其執必舉趙舉秦疆何敝之承且國兵
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
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
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
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
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
服懼之涉切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梧小柱爲枝邪
陸米元通鑑卷三十一 漢書
杜爲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
乃相與笑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栢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
羽爲上將軍十二月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
離餉式亮切本作餉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
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
兵少不敵秦不敢前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
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

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
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
飯燒廬舍沈持陵切俗作沉非是釜奉持三
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
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出漢書項籍傳章邯
引兵却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
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
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
陸米元通鑑卷三十一 漢書
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如本字呼聲動天地呼失
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上章瑞切下丘拱切於是已破
秦軍項羽召諸侯將入轅門轅音袁張晏曰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軍行以車爲陳
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張耳責讓
陳餘以不肯救趙餘怒脫解印綬獨與麾下
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 春二月沛
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

邑人嘗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
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
長越謝曰臣不願也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
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
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
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
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
引一人斬之設壇祭合徒屬皆大驚莫敢仰
陸狀无通鑑 卷五 秦紀 聚古關
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
攻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
食其家貧落魄為里監門 酈音歷姓也食音
音其趙食其皆同音魄 沛公麾下騎士適食
音薄落魄不得志貌 其里音基漢有審
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
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齧好苛禮自用 握乙角
齧初角切本作齧握齧 不能聽大度之言
急促之貌音何細也 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
大略此真吾所願從

燕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
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
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
者沛公輒解其冠洩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
也洩疎鴈切溺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
之騎士從容言 容切 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
高陽傳舍 傳張戀切傳者以木為之長凡五
史印章所以為信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
見唐蘇鵬演義 陸狀无通鑑 卷五 秦紀 聚古關
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 倨居
通作踞說文蹲也下 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
同先典切下同 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
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請侯相
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還
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
公輒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 攝失涉切
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

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漢書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

略韓地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國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齕戰犇東破之

論音蟻擊昌由切縣名

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

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

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

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

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

幟昌志切又式志切

旗屬遲丈二切待也武作蓬亦徐緩之意音黎

南陽守欲自剄

姑鼎切以

刀割頭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及踰城見

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

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

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

乘神設切登也

今足

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

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

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漢書

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

月南陽守齕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

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掠

上音虜下力勾切謂掠奪也

秦民皆喜王離軍旣沒章邯軍棘原項羽

軍漳南

漳音章漳水之南山海經曰漳水出荆山

相持未戰秦軍

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陰使侯始成

使項羽欲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

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

引兵擊秦軍洹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

陸狀元通鑑

秦紀

汲古閣

或騫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關東盡畔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

乃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迫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廊宦者廊宦者大驚二世怒召左右左右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聞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笑畔足下

陸狀元通鑑

秦紀

汲古閣

足下其自爲誅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
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
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
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
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
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
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
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

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
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
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
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陽我聞趙高乃與
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
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
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
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
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

陸米无通鑑

卷五

秦本紀

林之奇曰爲秦謀用酷法者商鞅呂不韋
李斯趙高而此四人者皆不免族誅之禍
秦用參夷之刑始而用之貧民下戶也中
而用之富民吏家也終而用之宗室大臣
也夫商鞅之徒勸秦以參夷誅戮督責天
下之民而卒以自斃者誠以天道好還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我以參夷毒天下又

安得不受參夷之刑哉

子嬰遣將將兵距曉關

曉山之關

沛公欲擊

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

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

將啗以利

啗徒濫切謂以利誘之如以食餒之令人啗食也

秦將果

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

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

兵繞曉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

黃丘怪切遂至

陸米无通鑑

卷五

秦本紀

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右二世在位三年壽年二十四

溫公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

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

以區區之地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

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何哉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致堂曰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祐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勢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紓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音益有勲於唐虞之

陸藏无道鑑

卷五

漢書

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德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誼推言之也賈誼

之言蓋賈誼過秦論也

頴濱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彊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春秋之際所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水諸侯在耳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

陸藏无道鑑

卷五

漢書

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綦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爲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地雖使竝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

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將諸子
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
上十數年之間隨卽散滅不獲其用豈非
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誠能因勢以
直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
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繇賦省刑罰黜
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
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陸米光通鑑
卷五十六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前漢紀

太祖高皇帝上

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秦
二世元年陳涉起斬沛父老立季爲沛公
三年項羽更立爲漢王明年稱漢元年五
年卽帝位

元年冬十月如淳注曰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沛

陸米光通鑑
卷五十六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公至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素車白馬示喪服也

係頸以組素車白馬示喪服也組綬帶之類係頸示降服也

符節璽相氏反印也解見秦紀顏師古又云古者尊卑通用至秦漢始專爲王者印

符者契也節者操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二禮義宗曰長一尺二寸秦漢以下改

爲旌幢降軹道旁軹音只字書云車輪之穿爲道諸將或言

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

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之欲反賈

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

百朝同列招音翹百有餘年然以六合為家

殺函為宮殺何交反函胡曉一夫作難而七

廟墮火規反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

誼不施而攻守之執異也出史記沛公西

入咸陽師古曰咸陽秦所諸將皆爭走音奏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

秦丞相府圖籍藏之此用漢書高祖紀句本

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上一華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

千數意欲畱居之樊噲諫曰音快沛公欲有

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此係

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

霸上無畱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

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綽素為

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今始入

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

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出留侯出家十一月沛

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虐

久矣苛音何細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

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灋三章耳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

死傷人及盜抵罪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

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堵音親應

次第也堵如堵堵不迂動也此用漢書文史

能作吏人唐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事

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

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

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

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

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史記
本紀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

張問項羽號秦降將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

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

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

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

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

月項羽進至戲許宜反水名沛公左司馬曹

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

陸賈元通鑑卷五十四前漢沛公

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

卒期旦日擊沛公軍以上出當是時項羽

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地名在新豐東沛公

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在霸上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

小唐曰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乃高祖之創業規模也吾令人望

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

失項伯者史記索隱云名繆字伯陵顏師古云字伯項羽季父也

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

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

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

語良乃入具告沛公固要項伯此句全又見

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卮章移反古字

作觥應邵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約為婚姻曰吾入關

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在昔反籍封府庫

陸賈元通鑑卷五十四前漢沛公

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

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

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

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

夜去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

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

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且為從

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

而攻秦戰力竹反并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

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

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師古曰動目以

論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古六反玉佩也項羽

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從弟謂曰君王

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

陸狀无通鑑 卷六 秦本紀

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

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

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

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

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

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

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

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文江反擊衛士仆地

什芳遇遂入披帷立驥目視項羽頭髮上指

張目也目眦盡張或作音項羽按劍而踞

曰踞其紀反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

樊噲也參乘舍訂反項羽曰壯士賜之卮

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

賜之彘肩彘直倒反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

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以食

日啗徒濫反自食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

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

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

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

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

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

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羽本紀云未有封

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

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

東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間行間居竟反謂間隙處

趣霸上趣請曰趣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

璧獻羽玉斗與亞夫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

枹杓上布同反飲器下尚杓反不能辭謹使

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

雙再拜奉亞夫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

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

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夫受玉斗置之地拔

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唉易來反歎恨發聲

之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

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

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此句

通漢書韓生說項羽曰漢書云韓生史記云人或說關

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此二句見漢紀史記只云阻山河四塞徐

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

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衣去聲本傳作衣錦誰知之者韓

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張晏曰沐猴彌猴也師古

曰言雖著人衣冠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以其心不類人也

羽紀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

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如字文穎曰居水之上流顏師

古曰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彬刀林反桂邑陽二

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

楚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講和也又

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

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

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

章邯等三人以距塞漢路史記先後不同漢

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

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誅於

一人之下通作屈而信於萬乘之上者信古

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

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

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書蕭何傳

林曰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

去遠甚然項羽所以終失天下而為高祖

之所斃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夫能勇

而不能怯則其力有時而斃能勇而又能

怯則其力無時而窮高祖之封於漢中也

周勃灌嬰樊噲乃欲勸之以攻羽曾不知

勢力弗敵而與之抗則是蹙之亡耳故蕭

何以為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

上者湯武是也高祖隱忍從之卒以巴蜀

之眾遠取三秦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

此則能勇而能怯之效也項羽之敗於烏

江也亭長艤船待之以為江東雖小亦足

王也愿大王急渡此即蕭何之謀耳使羽

能從其言歸王江東以立楚之社稷則天

下之事未可知矣不能忍區區之忿乃曰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

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有何面目見之

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是故高祖百

戰而百敗惟其不勝也一勝而必至於王

項羽百戰而百勝惟其不敗一敗而必至

於亡

於亡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漢書無兵字史記云

顏師古云此乃旌麾之麾非新豐戲水也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

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

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棧仕諫反棚也架木為之

亦名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漢書本

紀及張良傳史記同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於城下

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四妙反韋昭曰漂以水擊絮曰漂信喜

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蘇林曰王孫登如言公子也

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

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袴苦化反兩股間也

漢書又於是信俛出袴下蒲伏

俛音免本作府讀蒲蓬連

反亦作匍手行也伏闢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

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

麾呼為反本作

無所見知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

戲

陸飛无通鑑 卷五十二 漢 漢書

數以策于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

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

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

謳蓋侯反

思東歸多道亡者

此三句見高紀

信度何

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

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

且喜罵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

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

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

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乃召信拜

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

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

設壇場具禮

師古曰築土而高壇除地為場

乃可耳王許

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

陸飛无通鑑 卷五十二 漢 漢書

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林曰蕭何之追韓信高祖實使遣之蕭何

之於高祖言無不聽計無不從如齊威之

待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亦不之過當

韓信之歸漢何與之言而奇之信度何已

言而上不用遂從諸將而亡去及何追之

而反然後以何之言設壇場具禮而拜以大

將豈信未亡之前則何之言一無所省及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前漢

漢書

其既留之後則何之言一皆從之乎以是知信之未亡高祖實有用信之意而為此耳觀高祖之所以待信布者與他人不同此三人者當時英偉豪傑之大才不可以常理用者也要當置之困阨無聊之地以挫其豪邁之氣然後以非常之恩出其望等者而固結之布之從隋何而來也高祖踞洗召見幾於悔而自殺及出御舍帷帳

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然則高祖之於信不有非常之恩慰之於既亡之後則其德之也豈至若此之深哉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前漢

漢書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噤叱咤暗於金反噤易故反懷怒氣也漢書作意易叱昌栗反千人皆廢李奇曰千人皆失氣也然不能任屬賢將屬之欲反委也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凶於反悅言也漢書作姁姁音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敝忍不能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
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遷逐義帝所
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疆
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
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
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
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眾降諸
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陸賈元通鑑 卷十六 漢 秦市關
邯欣翳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翳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
大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
傳檄而定也檄刑狄反以木簡為書長凡二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以上
史記 韓信傳 八月引兵從故道縣名屬武都 出襲雍上
入反春秋釋例云 雍王邯戰敗走塞王欣翟
掩其不備曰襲

王翳皆降以上出漢書高紀 以其地為渭南河
上上郡 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
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
陵使至則東鄉音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
送使者泣曰願為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
終得天下本傳無此句毋音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
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本傳 張良遺
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
陸賈元通鑑 卷十七 漢 秦市關
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
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史記項羽紀
林曰高祖之制項羽常置之必爭之地而
徐制其所不備之處其得關中也懼羽之
怒則遺之以齊梁反書使之北擊齊而高
祖因得以建都櫟陽其使隋何說九江也
令發兵背楚留項王數月而韓信因得以
取齊地有所欲為此必使之牽制於彼

使其用力於彼因得以有爲於此如是則楚之力常倥偬而不暇漢之力常優游而有餘以我之有餘制彼之不暇則楚之力雖百倍於我終亦必斃之而已矣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王布英布也等擊

義帝殺之江中出史記黥布傳及漢書高祖紀

師古曰說者或以爲史記本紀及漢注云

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

陸蒙元通鑑卷一百一十八前漢漢書

之爲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

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

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

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

氏之錯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

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

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

秦史記無此句平事魏王咎於不濟咎其久反爲太僕

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去後事項羽拜

爲都尉後復杖劍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

王與語而悅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

尉是日卽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

將盡謹曰謹與歡同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

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

之愈益幸平出陳丞相世家漢王南渡平陰津至

陸蒙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九前漢漢書

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

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各事故不成故曰明其

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

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

軍之衆爲之素服師古曰爲于僞反以告諸侯而伐

之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

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

三河士三河謂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

何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趙王陳餘遣兵助漢

出漢書本紀及陳餘傳

林曰高祖之迂於南鄭以蕭何諫之故隱忍就國而其心豈一日忘羽哉既得韓信東向以定三秦羽雖大怒而一見張良之書以爲漢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則是高祖之還定三秦者爲有辭而羽亦不得以責漢也及夫三秦既定而如約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漢書

又自陝而之河內自河內而之洛陽迤邐爲此東伐使羽而以大義責漢曰汝之所以定三秦者以吾背前日之約也約旣還矣又何爲興此無名之師則是直在楚而曲在漢其將何辭以爭之哉惟正其弑逆之罪以爲之名則天下諸侯知高祖之此舉非貪其土地覬其人民乃所以正其君臣之義此項羽所以屢戰屢勝而終於必

敗高祖所以屢戰屢敗而終於必勝也然則高祖之得天下雖王傑與諸將輔佐之功至於天下之人知大義之所向而歸心於漢者董公之力爲多

項王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漢書

雖在梁國漢軍爲楚所擠和稽反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會史記作於是字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楚軍大亂壞散窈烏皎反亦作宵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急推墮二子車下推通回反墮徒果反滕公常下收載之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卒保護脫二子寄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食音異其音基與

食其趙食反遇楚軍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讀如

其同音質子之質音實此用漢書句以上並出史高紀漢王問吾欲捐關以

東等棄之史記云漢王下馬路鞍而問誰可與共功者張

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上工竟反梟言勇能與項王有

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

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

三人則楚可破也固重侯世家

陳曰楚漢交爭之時張良論當時事無一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漢書

不中而必因高祖問然后言蓋謂因事而

言則言易入耳謂如彭城之敗后高祖踞

鞍問欲捐關東地以與人共功而良始進

彭越黥布等已而終賴此三人者子房之

知人也

漢王謂左右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

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

令共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

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

俱出歷布傳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

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傳音附師古曰

給公家征役也下傳之音同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與

漢戰滎陽南京索間京索二地名也京音京城索音山客反即索水

在河南之滎陽以上並出項羽紀

林曰揚子雲曰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

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有天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漢書

下者審其御而已若高祖者可謂能取天

下之徂詐而使之為吾用者也觀其所用

不惟豐沛之士皆入於籠絡之中而當時

仇敵之人亦皆為之用如李必駱甲秦之

騎士也叔孫通秦之博士也韓信陳平楚

之亡卒也黥布楚之驍將也本皆秦楚之

人彼不能用我能用之則反為吾致力以

成帝業若羽者其腹心之臣如亞父龍且

范增鍾離昧之徒尚且不能盡用其才卒
為敵國之所聞又安能收敵國之人以為
之用哉

楚騎來聚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
秦騎士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
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
之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
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四

漢書

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
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甬音踊築垣牆為
之欲反敖牛刀反山名詩搏獸于敖是也屬
河南之滎陽秦置倉於此以上出項羽紀
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
未必有也臣聞平居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
歸楚不中去聲亡歸漢今日大王令護軍受
諸將金願王察之漢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

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
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

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項

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

不耳盜嫂受金何疑乎出陳丞
相世家八月漢王

如滎陽此句出漢
書本紀命蕭何守關中為法令約

東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

輒以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

軍未嘗乏絕世蕭相國世
家文小異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四

漢書

張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

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

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

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

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

人之體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本紀無
此句豹不聽於是漢王以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

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

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

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

將誰也曰項它從河及與他同曰不能當曹

參吾無患矣出漢書遂進兵魏王盛兵蒲

坂坂甫遠反在魏為恒入秦為以塞臨晉古師

日臨晉在今同信乃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

州朝邑縣界疑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壘渡

陸梁无通鑑卷三十一漢書

軍襲安邑壘於耕反以木柙縛壘金以魏王

豹驚引兵迎信出韓九月信擊虜豹傳詣

榮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出漢書

吳曰漢取天下其征伐次叙大抵如秦秦

人先據咸陽以為形勝之勢後取巴蜀以

為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先

滅韓魏次及楚次及燕然後并齊以一天

下高祖始居巴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後韓

信引兵取趙取燕取齊與高祖會垓下以

挫羽而滅之大抵先易而後難先小而後

大先據形勢而後進取此用兵之道也

韓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

出漢書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

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上音刑

陸梁无通鑑卷三十一漢書

常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

信張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

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樵蘇後爨樵在

樵取薪也蘇取也餽字與饋同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

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

其輜重間居棧反徑途也輜載衣車也重載

持反重物車也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輜音莊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

直用反

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

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

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兵

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夜半舍息也。

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昌志：反旌旗之屬。

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草音蔽，伏山也。誠曰：趙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

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裨，副也。餐，古之副者餐也。

陸梁先通鑑 卷五 前漢 漢書

涉字音干安反小飯也。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

應曰諾。佯音陽。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

陘口。鼓，行謂聲也。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

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走音奏，趣也。下並同。趙果空

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

遂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已不

能得信等，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兵

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

上。泚，執夷反。又丁計反，在常山。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

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

背水陳，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

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

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

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

陸梁先通鑑 卷五 前漢 漢書

諸將皆服，曰：「善。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

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而事之。」史記

及漢書此數句皆在諸將問信前，首句文小異。問曰：「僕欲北攻燕東

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將軍虜魏王豹，

誅成安君，威震天下，然欲舉倦敝之兵，頓之

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此二句不

欲戰，悉久力不能拔。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

趙民。史記云：鎮撫趙民而撫其孤。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

寸同咫咫尺者言其簡牘也燕必聽從燕已從

而東臨齊此本漢書史記作告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

齊計矣韓信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燕王臧荼也隨何至九江見王曰大王

北鄉事楚必以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

身負版築版補縮反版也為士卒先大王

宜悉九江之眾為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以助

楚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

江之兵渡淮乃無一人渡淮者大王提空名

以鄉楚臣謂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

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執易

見也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九江王曰請

奉命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史記漢書並

據謂伸其兩足而坐洗先曲反濯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

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

布又大喜過望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

此布傳此二句文小異

林曰韓信黥布皆一時英偉豪傑之士與

漢則漢重與楚則楚重故楚漢當此之時

爭致二子以為己之助布之輔楚漢則使

隨何說之信之事漢楚則使武涉說之涉

之說信無以異於何之說布也布則與何

而歸韓信則不肯聽涉而歸楚至於是然

後見高祖將將之略非羽之所能及也

陳索尤通鑑卷三十一楚數侵奪漢甬音道漢軍乏食此一句漢王

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撓女教反弱也其字從木食其曰陛

下能復立六國之後德義已行楚必歛衽而

朝漢王曰善趣刻印趣讀先生因行佩之食

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謂漢王方食曰客有為

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

曰畫此計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與庶反為

大王籌之其不可者八天下游士離其親戚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寧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戰食吐哺謂故反食罵曰豎儒師古曰豎儒豎也無幾敗迺公事幾巨希反近也乃汝也公漢王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此本漢書史記作而今趣銷印世家

胡曰漢王未稱尊而子房以陛下呼之何也曰作史者之過也漢魏而后姦渠擅國

陸東无道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形勢上侵則有不令之人密效情款微示變革之端以異郡后之禮者多矣子房豈爲是哉或曰此亦文史之所同猶左傳載石蜡稱陳侯而與其諡爾是不然自后而紀前庸可如此故衛鞅未封商君而書商君雖曰文史之所同謂之失可亦可矣易有人非天子而天子號之乃以是爲此也使后世儉士傾夫推戴跋扈之臣引以爲

例史氏之罪大矣夫子房非委心臣漢者也本爲舊君報仇耳博浪之椎不也則以太公兵法告沛公之舉咸陽秦祿告終沛公王漢以歸而相韓來至而羽廢韓王又殺之則復歸於漢爲畫策以圖籍籍誅則良志願畢矣及三軍入關良卽道引辟穀

杜門不出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其志可知也而謂良於帝未有天下之時率先

陸東无道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群臣以非禮諂之是以儉人之腹量君子之心矣

荀悅論曰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而得失異者陳涉未

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玉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之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竝立安後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陸狀无通鑑 卷末前漢 三十四 汲古閣於泑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逼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

敗也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出漢紀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且其各子余反也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居莧反謀也反者以所言而間之下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陸狀无通鑑 卷末前漢 三十五 汲古閣王曰善此句與史文異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與楚宣言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能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出陳丞相世家夏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出漢書本紀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

佯音陽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

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王果大

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

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

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曲陳丞相世家

唐曰陳平專教高祖行詐如間君臣偽遊

雲夢平城秘計之類是也

陸倕元龜鑑

卷五前漢

梁古

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至

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

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纛

李林曰天子車

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與車衛左

方上住之蔡邕曰以鰲牛尾為之如斗或在

駢頭或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

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

韓王信

史記漢書並無韓王信

與周苛縱公守滎陽

從叔伯曰縱公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

去矣羽燒殺信

史記漢書本紀

漢王出滎陽

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

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帝困願君王出武關

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

史記漢書並無勿戰字

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

河北趙地

史記漢書並無安輯字藉入反連與集同謂合也又七入反

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

陸倕元龜鑑

卷五前漢

梁古

其計出軍宛葉間

宛於元反古申伯國葉式反古葉公國皆屬南陽

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

王堅壁不與戰

史記漢書本紀

彭越為漢將

游兵擊楚

史記漢書本紀

羽乃使終公守成臯而自

東擊彭越漢王破終公復軍成臯羽已破走

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

曰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趨降

漢若汝也趙音促降

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

也羽烹周苛出漢書本紀

林曰楚漢之兵力其不敵也明矣而當時之人每以漢爲必勝楚爲必敗如隨何之說黥布酈食其之說田廣其言莫不皆然以此爲游士說客之言可也至於周苛之榮陽兵窮勢屈爲楚所執當此之時楚之勢固非漢之所能敵而苛則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此豈有所要說而爲之言哉

陸機无通鑑 卷五十八 漢 漢書

謂苛爲忠於所事而其言如此可也若王陵之母以其從漢之故見執於楚及陵使至陵母曰願爲妾語陵漢王長者母以妾故持二心遂自刎而死此婦人也當其身之見執自常情觀之必將使陵歸楚以自免而亦明知成敗之由寧殺其身而不忍其子之棄漢則楚漢之成敗是天下之人舉知之矣豈惟此哉鴻門之會范增以項

羽不擊高祖之爲恨王斗而怒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若增者項氏腹心之臣也猶以爲楚之必敗則天下之人可知矣

遂圍成皐漢王逃本作逃顏師古音徒彫反言輕身而忽出也獨

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出史記項羽紀但無共車字玉門作

北門許北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上張戀反傳者之過所傳者以本爲之晨自稱漢使馳

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印符

陸機无通鑑 卷五十八 漢 漢書

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

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

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出史記韓

循行字信傳但無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

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出史

項紀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軍小修

武此句見史記本紀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

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壘七漢王聽其計使

將軍劉賈盧綰烏板反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

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上子陽反

所畜軍糧芻藁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

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輒堅壁不肯與戰

而與彭越相保出劉王劉賈世家漢王欲捐成皐

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

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

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

陸狀走軍陸狀走軍參王前漢漢王

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足

下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

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行胡剛反山名

北燕古飛字蜚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

之勢天知所歸矣王從之此句乃復

謀取敖倉本傳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

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負背也

也阻河濟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

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

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天下之事歸漢可坐

而策也王疾先下齊國可得而保不然危亡

可立而待出史傳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

使華無傷田解反姓也將重兵屯歷下以距

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

戰備出漢書田解反姓也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

酈食其已說下齊說音欲止辯士蒯徹說信

陸狀走軍陸狀走軍參王前漢漢王

曰蒯位怪反徹辟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

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

軾棹三寸之舌軾騎武車前橫板隆起者

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

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

然之

四年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

生爲賣已及烹之引兵東走高密出史記信

引兵東 楚大司馬 守成皐項王令謹守

勿與漢王戰漢數挑戰上徐了反隨燒敵求戰如古之致師也

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上舊

讀作凡顏師古音祀在成皐 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盡得楚國寶貨咎及司馬欣自到漢王引兵

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滎兩城而相對名爲廣武

城在敖倉西就敖倉食項羽聞成皐破引兵

軍廣武與漢相守本紀漢書楚軍食少項王

之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

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

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而若猶爾汝也

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且爲

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項王謂漢王

曰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

爲也漢王曰吾寧關智不關力相與臨廣武

間漢王數所具反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

漢下中竹仲漢王傷胸乃捫足上音門模也傷胸而捫足

者以安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上初莊張反傷也

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

勝漢王出行羣疾甚因馳入成皐以上出史記本紀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

將兵救齊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

耳寄食與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與袴下無

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

龍且音雅出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

漢書無滿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

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

急擊殺龍且虜齊王盡定齊地本傳漢書韓

信使人說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

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敖陳

平驛漢王定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之自王乎

此句出漢書史記無自字

不如因而立之使

自爲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操印立韓信

爲齊王

操千高反持也

徵其兵擊楚

出史記本傳

項王

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

盱台音呼往臨淮邑

說齊王信曰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

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

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

項王共擊秦

秦王項羽

攻秦

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

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

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本於記反食讀曰飲

言聽計用故

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

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

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

乃不可言

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背

韓信曰何謂也蒯

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懸

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誠能

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

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案齊之故有膠泗之

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

衆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

以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且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

秦王項羽

攻秦

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

下安歸乎信曰先生且休矣蒯徹復說曰夫

聽者事之候也

師古曰謂能聽善訟也

計者事之機也

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

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

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

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

時乎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遂謝蒯徹

出史記本傳 秋立黥布為淮南王出本傳 項羽

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

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歸太公

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

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

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句見史記 所謂養

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出漢書本紀 漢書

陳曰先儒以為張良此謀非是既和而即

背之不可也殊不知項羽殺韓王成而張

良欲報君父之仇不暇恤其他耳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晉灼曰即

古曰後改為固始耳 與齊王信韓魏相國越

地理志固始屬淮陽 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

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

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上扶問反裂地以

各有分地 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

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梁國各 皆以王

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傳諸 能出捐

此地以許兩人項弋全反棄也 使各自為戰則楚易

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

書本紀文小異 十二月項羽至垓下上音該沛郡

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項羽紀無此句 漢軍及

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漢軍而為楚人之歌故言楚歌猶吾能楚吟也 乃大驚

林曰楚歌之計意其必出於韓信信之破

趙先使人持二千赤幟戒之曰候趙人空

壁逐我可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及其

軍汜水之上趙人空壁以攻之而信軍得

行其計趙軍歸而見赤幟以為漢已破趙

遂亂遁而不可禁信以此遂破趙軍今其

圍羽於垓下而楚歌之計與立赤幟之事
其迹相類故可以為出於信而無疑

夜起飲帳中悲歌泣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朱睢反馬蒼黑雜色此句用漢書文

意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

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

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屬之欲反纔

百餘人至陰陵縣名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田父田

陸狀无通鑑父給曰上蕩亥反欺也或作詒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

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至東城乃有二十

八騎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

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

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

斬將刈旗三勝之刈一作艾魚肺反芟刈令諸君知天

亡我非戰之罪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

人諸騎皆伏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在秦東城縣屬

九江郡項羽葬烏江亭長儀音蟻船向岸曰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

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

至必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

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其所乘騅

馬賜亭長史記無此句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

陸狀无通鑑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數十餘創

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

若德若汝也乃自刎而死中郎騎王翳取其頭

餘騎五人皆為列侯西史記項羽紀楚地悉定獨

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其城下皆聞弦歌之

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

以示之魯乃降出漢書本紀及儒林傳

呂曰高祖引天下兵欲以屠魯而聞其弦

歌之聲則凜凜然服其守禮義之臣魯共
王欲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外堂而聞金
石絲竹之音亦爲之矍然歛衽而退然後
知孔門之教如此益知夫親見聖人者其
所成就蓋可想也夫以兵轅於外死生顧
盼間耳而魯人不爲之動而廢其朝夕弦
歌之常至宅壞而科斗之藏出於人間矣
而堂上之音亦不爲之廢彼其視死生禍

陸米无通鑑

卷五十五

漢書

福爲可等耶嗚呼去之數百載居其國者
猶若是況其在三千人之列者耶此聖賢
之所以教而士君子之所以學時君世主
所以祖爲化居成俗之法

太史公曰羽起隴畹之中

晦古

三年遂將五

諸侯滅秦

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分

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

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
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
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紀

楊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

諒乎

信如羽

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懣

反

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

天曷故焉

出楊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

陸米无通鑑

卷五十五

漢書

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王
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國彭越爲梁王王魏故
地都定陶

出漢書

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

王爲皇帝二月甲午王卽皇帝位於汜水之

陽

汜教劍反

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

出漢書

胡曰以冬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一月克之
至春二月則又累月矣雖神器歸漢理在

無疑亦見高帝意氣雍容若固有之與夫
大事未集而遽自稱尊如袁術孫權公孫
之徒終不克濟者其度量豈直霄壤之遠
哉

陳曰光武唐高祖未得天下先即大位而
高祖平定事畢乃即位各有意蓋曰高祖
以前未嘗有此等事天下未大定則人心
不服光武則以漢氏苗裔故宜先即位以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前漢

漢書

繫人心自魏晉以後始以為警事耳

考異曰

漢太祖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

按魏書高允

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

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

示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此

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

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

曰按星傳金木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

日且在尾箕昴沒於中南而東井方出於

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

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

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

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

言五星聚蓋六七月間也

三年酈生勸漢王據敖倉又請說齊王

史記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前漢

漢書

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

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臣謂分為二者

是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前漢紀

太祖高皇帝下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徹侯諸將

列反漢書作通侯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毋敢隱朕

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

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

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漢書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七 前漢紀 漢高祖

無不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

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

之中帷下幄反幄乙角反決勝千里之外吾

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上式亮反

求位反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

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

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本

紀

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帝臣項籍

滅帝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

爲奴髡其髮反以鐵束自賣於魯朱家本傳

臣漢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迫且至臣

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置櫟

柳車中之魯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

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

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

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七 前漢紀 漢高祖

非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上干爲上言

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

拜郎中

蘇載曰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之賢君季

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徇

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

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業

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

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上乙華反

與攝同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

以丁公徇軍中曰徇辭俊反丁公為項王臣

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

無傲丁公也

出本傳

臣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亡

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

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紀

漢古關

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因

其空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

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

以徼大利

微堅堯反幸也通作僥

則國家其能久安

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

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

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

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

百餘年空矣

齊人婁敬戌隴西過洛陽脫輓輅

音路輅者一木橫遮

車前二人挽之一衣羊裘

衣於既反本傳無此一句因虞

將軍見上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

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

則易以玉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

本傳百萬之眾可具帝問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四前漢紀

漢古關

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足恃也

本傳不問如都周

張良良曰婁敬說是也

良本傳曰雒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此非

用武之國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

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

是上即曰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賜

姓劉

出本傳

胡曰上起兵五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

犯霜露多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

逸之時也幸歸洛陽未及稅駕聞敬陳入

長安之計遍問羣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
行不待改父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
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空哉光武征隗
囂下隴右還京師纔六日潁川盜起聽寇
恂之諫即往鎮撫之靡有勸意可謂能繩
祖武光前烈矣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音導引不食穀曰

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五前漢紀漢高祖

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

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

從赤松子遊耳傳本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

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

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

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

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

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
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
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
身者子房有焉

六年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
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

本傳無有字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二澤名在楚地

跨江南北連亘千里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游其勢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六前漢紀漢高祖

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

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

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

烹高易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

我固當烹本傳云狡兔死走狗烹無下六句上曰人告公反

遂械繫信以歸上下戒反桎梏也至洛陽赦韓信封

為淮陰侯出高紀及信陳平等傳

陳曰高祖得天下率詭詐之謀盡出於陳

平施於項羽紛爭時由可也而可施於君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為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

信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拜送迎

言稱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本傳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本傳

將能各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

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本傳云如曰臣

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本傳云多何

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

信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

力也本傳始剖符上普口反破也與其符

合封諸功臣為徹侯高紀云封功臣蕭何封

鄼侯上音贊南陽邑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

未嘗有汗馬之勞本傳無徒持文墨議論顧

反居臣等上何也本傳無帝曰諸君知獵乎

追殺獸兔者狗也本傳無而發縱指示獸處

者人也縱謂解泄而放之也子用反今諸君徒能得走獸

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

皆莫敢言出高紀及張良為謀臣亦無戰

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

本傳云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邳負悲反

屬東海郡本在薛其後徙此有上邳故曰下

邳與上會畱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

幸而時中臣願封畱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

封張良為畱侯本傳

林曰高祖之論三傑於韓信蕭何則名之

於子房則字之者某嘗論之矣魏文侯見

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退見翟璜踞坐而

與之言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祿之則不

可官之則不受汝位則上卿祿則萬鍾既

食吾食又讀吾禮安可得哉高祖之待三

傑蓋亦如此蕭何為當代之相韓信為南面之王則是既食其食矣食其食而名之禮也子房不受高爵重祿願封畱以自足而高帝欲報之心猶未足則是不食其食而不名之亦禮也其後雲夢之禽械繫之辱惟蕭韓俱有不免而身名自遂者子房一人而已由此言之明哲保身之效實見於此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前漢紀

汲黯傳

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田平本傳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春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出荆王賈及楚元王交等傳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

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本傳作居字望見諸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本傳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

何語畱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以此屬

取天下屬珠玉反徒屬也下我屬同今為天子而所封皆

故人本傳云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

耳上憂曰為之奈何本傳無之字畱侯曰上平生

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

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本傳無嘗字為其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前漢紀 汲黯傳

功多故不忍本傳無其故二字畱侯曰今急先封雍

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

齒為什方侯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趨

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

尚為侯本傳云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田良本傳

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

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

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

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

往有缺望自危之心缺古穴反睨也怨望也故良因

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

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

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參傳云奏

位次高惠功臣表云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

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七 漢紀漢書

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耳本傳無上與楚相距五歲

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嘗從關中

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

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

陛下本傳無此萬世之功也本傳云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

參等百數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

乃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

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

是封鄂千秋為安平侯出曹參傳夏尊太公為

太上皇出本紀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信韓王之

孫項羽殺韓王成漢匈奴冒頓劉伯莊音墨

封信為韓王都晉陽匈奴冒頓持或讀如本

字頭曼因引兵南踰句注句音章句之句攻

太原至晉陽出匈奴傳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

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劔擊柱帝益

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七 漢紀漢書

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

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

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

能行者為之本傳無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兮

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

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本傳云百而後可與

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本傳云公往矣毋昭氏叔

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

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

叢野外習之

叢子悅反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春秋傳茅蕝與叢

音同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震恐肅敬至禮

畢復置法酒

本傳作伏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

尊卑次起上壽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帝曰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紀

叔孫通

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

太常

本傳云拜通爲奉常也叔孫通傳

臣光曰禮之爲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

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

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

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

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

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

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賈

叔孫通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

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

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

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爲器小也徒竊

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

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

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紀

叔孫通

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

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

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

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

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善乎揚子之言也夫

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

功哉

上自將擊韓王信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

擊之使人覘匈奴反覘也冒頓匿其壯士肥

牛馬本紀云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劉敬傳云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但見老弱及羸畜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劉敬傳上復使

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羸力追反漢書作羸

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

不可擊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 漢 漢書 漢書

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

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匈奴傳云縱精

圍帝於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祕計厚遺閼氏

遺弋季反贈也乃解圍上至廣武赦

劉敬斬前使十輩封敬為關內侯號為建信

侯出高紀及劉敬匈奴等傳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

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

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本傳云平自初凡

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本傳上至長安蕭

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

匈奴許容反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

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

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

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無漢書作亡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

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已節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 漢 漢書 漢書

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

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

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

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

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

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鄼侯啓之也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

父代立妻群母父頭曼以鳴鏑射殺之以力為威未可

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適音嫡長上聲妻七

反彼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

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上音蟬匈奴天子之號也漢書

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豈嘗聞外孫敢與大

父抗禮者哉

九年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

劉敬往結和親約出劉敬傳

陸恭先通鑑卷七十一前漢漢書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

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

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

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

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

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

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

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初上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倨

罵之箕音基倨音據申兩足踞坐其形如箕本傳云趙王且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

壻禮高祖箕踞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帝無

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曰齧五結反筮也先人

亡國本傳作王字賴帝得復國願君無復出口貫

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本傳無上變字於是上逮

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自剄貫高

獨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公等皆

陸恭先通鑑卷七十一前漢漢書

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

本傳云乃轆卒與王詣長安轆戶黯反通作檻轆車者車而為檻形以板四周之無所通

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撈

笞數千撈捕橫反謂撈擊之刺剄身無可擊者剄丁劣反本傳

云刺燕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事聞上曰壯士

誰知者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上使泄公

私問之本傳云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

之節問具道本指上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因

赦貫高泄公曰上多足下貫高曰今王已出
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
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
本傳云豈有面目復事上哉無下兩句乃仰絕亢遂死亢音剛又卜郎
反頸總謂之亢喉荀悅論曰貫高首爲亂
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
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
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古關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很以亡君使
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
貫高之罪也

是歲更以丞相何爲相國何本傳

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

仁弱欲廢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本傳

云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御史大夫周

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音訖言又

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

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

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爲詭謝曰微君

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

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

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

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

堯代昌爲御史大夫本傳云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古關

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以上並出周昌傳

呂曰古之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夫不肯借一不辜之命而利於得天下而

況乎戕父母妻子而以其家易富貴哉甚

矣高帝之忍以其家易天下也太后呂后

繫而囚之於楚死亡日矣而帝寧委焉杯

羹之言天地不容也睢水倉卒孝惠魯元

棄之弗顧猶可也滕公載之後車亦有竝

生之幸矣而方怒其來之後惟恐其捐之
不決以匹夫圖所非望而忍於戕父子也
如此則亦何所不至哉是故終漢之世多
戮子之禍臨江王榮殺於酷吏戾太子遽
斃於讒臣而成帝諸子皆胎夭於艷妻媚
妾之手一念之忍餘烈為熾而帝弗之及
猶欲全一私愛之如意於强悍之呂后吁
帝忍於人豈有不忍於帝哉

陸叅无道鑑

卷七十一

漢書

初上以陽夏侯陳希為相國

希音

監趙代邊

兵希過薛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

以上文與紀傳小異

辟左右歎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

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三

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

陳希曰謹奉教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

代王劫畧趙代上自擊之

此四句與紀至邯鄲文小異

鄲喜曰

邯鄲音寒丹趙國邑有邯鄲山

希不南據邯鄲北阻

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
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
乎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
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希反趙代
地皆希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檄許急反檄以木簡為書

長尺二寸若有急則以雞羽揮之示速疾也

未有至者今計唯獨

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

皆曰善又聞希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

陸叅无道鑑

卷七十一

漢書

與之矣

本傳無所

乃多以金購希將希將多

降

出高紀及韓信傳

陳曰高祖之經制邊事疎畧以韓王信居

太原郡而韓王信反以陳希監趙代兵而

陳希反以盧綰為燕王而盧綰反是時匈

奴方強盛而二三邊將相繼而反非引匈

奴為寇幸及高之身耳當惠文間則豈不

危甚哉夫盧綰於高祖為故舊而陳希為

信幸臣謂其無他心也而委之邊事蓋亦見之不明故耳以蕭相國之忠謹反疑其碩動關中是豈真知人哉

十一年猗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猗

陰使人至猗所與通謀其舍人弟上變告信

欲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

猗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上音殆欺也

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前漢 漢高祖

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

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之出信

本傳文小異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爲首建大策與高祖

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什

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

所以得天下者犬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

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

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閭舊恩

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

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爲高祖用詐謀禽

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

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

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

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

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前漢 漢高祖

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微音市井之志也

功而報德者酬時流反士君子之心也信

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

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

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

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

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

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上還洛陽聞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

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齊捕之

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疾反乎對曰然秦失

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

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蒯通傳只云狗各吠

非其主無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上曰置之出韓信及蒯通傳文初上之擊

陳希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

陸狀无通鑑參主前漢及古關

鄆上怒使人讓之以上文與本傳小異梁王恐欲自往

謝其將扈輒勸王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

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王

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為庶人

傳處蜀青衣青衣縣名彭越傳云徙蜀青衣西逢呂后從長

安來越傳云從長安東彭王為呂后泣自言無罪願

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

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

妾謹與俱來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

反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

捕之梁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

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樂布傳云趣烹之布曰

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

城敗滎陽成臯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而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

萬世本傳無今陛下一徵兵本傳云今帝徵兵於梁彭

陸狀无通鑑參主前漢及古關

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本傳云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

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烹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出彭越及樂布傳

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

上而得之本傳無安事詩書陸生曰馬上得

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

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

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

國陸生乃龔述存亡之徵

本傳無此一句 凡著十二

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出賈本傳陸曰高帝平生未嘗聞此言也故曰新語

帝有疾臥禁中

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

樊噲排闥直入

闥上易反宮門中小門亦曰屏

大臣隨之上

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

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

又何憊也

上蒲拜反力極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

漢 汲古閣

事乎帝笑而起

出噲本傳

陳曰秦始皇有詔不得上殿荆軻之變羣

臣不敢擅登漢初反秦之弊每事簡略後

叔孫通制禮儀稍稍益嚴然而羣臣多豐

沛故人君臣之間終未甚畏懼是以樊噲

敢直入禁中周昌及其燕居而奏事

初淮陰侯死淮南王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

臨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發兵反上召諸將

同計皆曰豎子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

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往年殺

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

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

薛公問之

以上文與本傳小異

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

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

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漢 汲古閣

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

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

下蔡歸重於越

重直用反歸輜重也

身歸長沙陛下安

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

下計布故麗山之徒也

麗呂本作驪

反致萬乘之

主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

以上文與本同傳下小異

將兵而東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必不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擊荆擊楚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番陽人番蒲殺布茲鄉民田舍

出布本傳

陳曰高祖取天下人才取之常不盡錄今

陸梁先通鑑

卷三十一

漢高祖

觀之爲義帝發喪乃董公之策定太子乃四皓之策皆因事畧見於後世若田橫死士五百人陳豨之從車千乘魯之兩生齊之蓋公東郭先生石梁君楚之穆生白生申公其功名皆不見於後是時去戰國未遠天下人才最多四皓兩生蓋公穆生皆帝王之佐高祖固不能屈若奇才異士所在無限帝亦不能盡致也只趙主張敖群

臣田叔孟舒等十餘人且非漢廷群臣所及況其他乎

上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上自

爲歌起舞

本紀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今守四友上通起舞

泣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

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

湯沐邑

出本紀

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

易太子張良諫不聽

此以上並出張良傳

叔孫通諫曰

陸梁先通鑑

卷三十一

漢高祖

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

蚤古早字

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

通傳云胡亥許立

自使滅祀此陛下所

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

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

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

震動奈何以天下戲

以上並出叔孫通傳

時大臣固爭

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

張良

傳云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相國何以長安也

本傳云何為民請曰長安地壓

陸狀先通鑑

卷三十一

漢書

上林中多空地棄厥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

橐上老反禾稗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為請吾苑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

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受

賈豎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

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

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

本傳無非以字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

本傳無今字

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

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

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

令百姓聞吾過

出蕭何本傳

吳王濞傳上

之乃立兄仲之子濞為吳王已拜召相之曰

若壯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推其背曰漢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天

下一家慎無反漢曰不敢上擊布時為

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

陸狀先通鑑

漢書

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

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扁步典反遂不使

治疾

出本紀

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

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

可然少戇

上始沼反多少之少下自巷反愚也

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

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

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出本紀

夏四月帝

崩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
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
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
丹書鍊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
規模弘遠矣（出）本紀

考異曰

十年徙周昌為趙相以趙堯為御史大夫史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書

記漢書張良傳云二十一年上擊黥布還

愈欲易太子按百官表十年趙堯為御史

大夫則是時太子位已定今從之

十一年上欲使太子擊黥布太子客使呂澤

之夜見呂后

史記漢書皆云呂澤夜見呂

后按恩澤侯表有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

今上云建成侯而下云呂澤恐誤當為上之是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八
前漢紀

孝惠皇帝

諱盈高祖太子也高祖末年欲廢太子賴
周昌張敖等得不廢高帝十二年五月崩
太子即位

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

漢書無

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酖音鴆飲於禁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書

其羽置酒中

華明帝還者將明之時趙王

已死太后遂斷戚夫右手是去眼輝耳飲瘖

藥使居廁中

輝許云反灼也一作熏以藥熏

也廁漢書作鞠

命曰人疑居數日乃召帝觀

人疑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

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女

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

聽政

（出）史記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哭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二年鄧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八 前漢

漢書

田宅必居第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執家所尊蕭相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盡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

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

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漢書云觀參孰

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

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

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

國出入三年漢書無出入字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較若畫一較漢書作講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八 前漢

漢書

其清淨民以寧壹國世集

林曰高帝以參為可相惠帝亦以參為可

相蕭何又以參為可相而參亦自知其為

當相以是而相之天下豈有不服

三年春發六百里內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四本

是時冒頓方彊為書遺高后辭極藥嫂何

傳云孝惠高后時冒頓驍勇為書使高后使遣高后季布傳云當為書慢高后

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

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匈奴傳云漢兵三十二萬

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

夷者甫起而噲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

也上謾官反欺誰也又莫牛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

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深

自謙恐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逐

騶騶无道騶騶无道 卷之四 漢 漢書

和親匈奴傳四年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

民數所角反蹕壁吉反乃築複道於武庫南

有復萬目反上下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

出遊衣冠之道也本傳云作複道方築武庫

何自築複道高帝寢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

衣冠月出游高廟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

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

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

立原廟匈奴傳法叔孫通傳紀二月省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爲

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

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

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

不吝虺許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

是觀之則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

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

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

謬哉

五年秋曹參薨 本傳贊曰蕭何參皆起

秦刀筆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

末光何以謹信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

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

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

功各位冠羣后寬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慶

流苗裔盛矣哉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

左丞相周勃爲太尉

出陳平周勃傳

七年秋八月帝崩本紀贊曰孝惠內修親

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

孫通之諫則懽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悅可

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右孝惠皇帝在位七年

陸欽无通鑑

卷八前漢

漢書

高皇后

諱雉姓呂氏惠帝之母也惠帝崩太后取

後宮美人子爲太子立之太后臨朝稱制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

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陳

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

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

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噉血盟諸君不在邪

噉所甲反小齧也漢書作啖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

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

絳侯曰

漢書云平曰

於今面折廷爭側送反臣不如

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

應之

出史記本紀

胡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

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

陸欽无通鑑

卷八前漢

漢書

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

定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

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

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

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張

釋之風諭大臣而後立諸呂則知向者平

勃阿意其罪甚大而啓太后心爲多矣自

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

辰晝見伊洛汙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
盡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微漢祚
幾易宅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
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
陵爲正至哉言乎

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

陵遂病免歸漢書云陵怒謝病免乃以陳平爲右丞相

審食其爲左丞相漢書王陵傳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漢 後古閣

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史記云與劉氏子名之殺其母帝壯

聞其母死非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

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永巷

也師古曰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不稱元

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出史記本紀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

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

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酒酣章請爲耕

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穡音莫非其種

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

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

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出史

齊悼惠王世家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史記及漢書並云力

不能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

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

則士豫附豫素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漢 後古閣

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

呂氏謀益衰出史記陸賈傳

八年秋七月太后崩在位八年壽年不載呂祿呂產欲

作亂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

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酈音歷酈商之子名壽太尉入

軍門行令曰爲呂氏左袒爲劉氏左袒袒延

偏脫於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

捕諸呂亡者無少長皆斬之出史記呂后紀

陳曰漢制北軍盛於南軍故周勃先欲入北軍也至武帝又置南衙軍五校屬北軍而愈口矣是時南北軍多呂氏人是以不肯初太尉勃馳入北軍令軍中左右袒非是設使右袒其可乎

胡曰太尉此問未爲是且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如之何此愚獨謂是時直當論以太義率而用之

陸狀元通鑑

參天前漢

源古閣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今已夷滅諸呂復若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乃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太常郎中令張武等皆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方今高帝子獨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勿疑也代王馳至長安太尉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此

出漢紀史紀云王者下受私

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

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夜拜

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

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

少帝於邸

出史記呂后及孝文紀

右高皇后臨朝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

諱恒高祖第三子封代王陳平周勃既誅

陸狀元通鑑

參天前漢

源古閣

諸呂遣使迎代王立之王至長安乃即帝

位

元年冬十月論誅諸呂功丞相勃以下益

戶賜金各有差

出本紀

絳侯朝罷趨出意得

甚上禮之恭袁盎諫之後朝上益莊丞相益

良

出愛益傳

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旣不德

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

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

直用反

吾不德也有司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

嗣必于所從來遠矣今子啓景帝最長史記云

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出史本

紀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屬之欲反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古者

依秦制故大軍八十一乘相屬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

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出賈捐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二 前漢 汲古閣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

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

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史記

漢書同但治作治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

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

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

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爲丞相出史記

世家帝稱善下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

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

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

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

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

帝謙讓未遑也出史本傳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三 前漢 汲古閣

林曰蕭何爲漢家創立法度罔不全備以

所少者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之

數事耳曹參之代蕭何一遵何之約束而

惠帝責參之不治事豈非此哉參以已之

能不如蕭何惠帝之能不如高帝寧守其

法而不可有所改爲於前人法令之外故

能成畫一之治文帝始用賈誼而絳灌前

白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世以

謂此言爲賈誼而發以某觀之絳灌之所見與曹參無異使文帝而用賈誼則紛亂變更不勝其擾矣彼其所謂紛亂諸事與文帝之謙遜未遑其意一也安得爲譏賈誼而發哉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出漢書本紀史記書晦不書日

陸賈先通鑑

卷八十四

漢書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音奔衛之勇士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陛下卽位親自

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

本傳無此句

平獄緩刑天

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

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

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

月獵射擊免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

竊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

臣竊愍之上嘉納其言

出賈山傳

上每朝郎從

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

陸賈先通鑑

卷八十五

漢書

之言可用采之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

袁盎曰

上一浪反

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

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

皇后同席坐

史記漢書並云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

及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旣已立后慎夫

人乃妾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

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出史記袁盎傳

林曰善進諫者能以目前所見之禍患而
警動之則其君未有不悟高帝病惡見人
詔戶者毋得入羣臣樊噲排闥入見曰陛
下不見臣等計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
帝悟而見羣臣文帝所幸慎夫人常與后
同坐盎引而却之徐進諫曰獨不見人疑
乎上悅而賜金蓋趙高之事高帝之所親
見也人疑之事文帝之所親見也以其親
見之禍患而感動之此所以能回人主之
過

陸狀元通鑑

卷之六

汲古閣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
之嘗聞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
哀痛世之有饑饉穰人常反天之行也禹湯
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百里之旱國胡以
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

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
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
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
農歐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
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
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
之民國漢書食貨志上感誼言五月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
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與
同妖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
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國本
胡曰詬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
有奸宄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
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
論秦曰忠謀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詬
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

陸狀元通鑑

卷之七

汲古閣

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殆誹謗妖言耳此策行使中外之人箝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然則其所謂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爲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爲誹謗爲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指菌爲芝指氛祲爲慶雲指雹爲非災指彗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蟲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刑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危道倒行逆說之以欺惑世主使淪於亡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嗚呼除此令其享國是久宜哉

三年初南陽張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

陸機元通鑑

卷八

前漢

漢書

史記漢書並云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爲謁者僕

射史記漢書並云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爲謁者僕

射史記漢書並云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爲謁者僕

從行登虎圈求遠反養上問上林尉諸禽獸

簿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

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爲

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爲長者兩人

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

陸機元通鑑

卷八

前漢

漢書

哉喋音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

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帝曰善乃不拜

嗇夫出史記本傳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

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

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犯金上怒曰

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

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陸欽先通鑑

卷天 前漢 二十

漢市南

之也其字從手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

白太后許之本傳

四年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

言其勇使酒難近者此以上至畱邸一月見

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

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

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

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

以闕陛下之淺深也記漢書並云有以問

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傳本

時史作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

之漢書云絳灌東陽侯曰洛陽之人年少初

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以為長沙王太傅本傳絳侯周勃就國

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行縣謂至諸縣勃自

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上

陸欽先通鑑 卷天 前漢 三十 漢市南

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帝

母曰絳侯始誅諸呂史記漢書並綰皇帝璽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

反邪帝乃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本傳

五年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

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

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

鈔鐵爲它巧者其罪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音盈有餘也而殺之甚微爲利

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

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故不如收之收謂收官自鑄也賈山亦上書諫以爲錢者亡用器

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

陸狀元通鑑卷六前漢 漢市南志及賈山傳匈奴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

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曰必我也行胡郎反姓也爲漢患者中

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繪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

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仰牛向反今單于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

奴盡歸於漢矣於是敎單于左右疏記以計

課其人衆畜牧漢使或嘗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

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

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上室之人顧無多辭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魚列反牙

米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田匈奴傳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下文小異梁太傅

陸狀元通鑑卷六前漢 漢市南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爲痛哭者

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

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千故反置也火未及然因謂

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數所反甚非所

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王長

高帝幼子文 親兄之子西鄉而擊齊比王與

齊王之子文 今吳又見告矣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

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

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

徧置私人如此有與淮南濟北之為邪高帝

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

公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其

隆狀无通鑑 卷六 前漢 漢古關

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

又復然殃阨之變顏師古曰 未知所移可痛

哭者此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

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冠而搏畜菟

搏伯各反索持也 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

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

為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

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綈奚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綉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上赤 夫百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

隆狀无通鑑 卷六 前漢 漢古關

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

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

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

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之銳

借父耰鋤慮有德色耰音憂摩 母取箕箒

立而諄語諄音碎 抱哺其子音少 與公併倨

上步鼎反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工奚

竝踞坐也 反稽

計也相與計校也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竊爲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陸狀元通鑑

卷天前漢

汲古閣

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

音接維所以繫艇楫

所以刺艇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上芳目反覆也可爲

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

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

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

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

端冕見之南郊

齊讀曰齋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

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

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

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

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

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

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

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

陸狀元通鑑

卷天前漢

汲古閣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貫工官反下同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附翼太子有此具

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

上魚器反則夷人之三族也

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

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

艾讀曰刈菅音茹茅也

彼其所以

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灋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邇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廣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

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灋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

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
有賜死而忘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
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
其芻者有罰蹙千六反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
庶同黥劓髡笞偶棄市之法刑魚厥反斷足也偶音罵
然則堂不無陞康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前漢 汲古閣
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
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
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上先列反系也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
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
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
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
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音甫簋音軌方曰簠員曰簋坐汙

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
坐罷軟上讀曰疲下人亮反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
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
以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上設廉恥禮
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
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
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
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前漢 汲古閣
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
爲長太息者此也諠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
事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
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出賈誼傳
林曰忠臣義士未嘗不憂治世而危明主
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有
絕人之資則必至於輕臣下之言而不知
其過無可畏之防則必至於忽天下之事

而不知其危此誼之所甚慮也雖然誼之意乃主於愛君誼之言則自相違戾其始也欲勸文帝以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治使漢家之治既已如此則安得可為痛哭流涕與夫長太息背道之事耶由前言之則是漢之治無一事之可議由後言之則是漢之治無一事之可取違戾如此其何以取信於人哉

陸游元通鑑

卷六

汲古閣

七年未央宮東闕災災音浮師古曰災

以覆重列垣墉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

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帝聞而病之淮南厲王傳

十年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

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

服往哭之乃自殺固太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

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與如存

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

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

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

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

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傳而用之典兵

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

陸游元通鑑

卷六

汲古閣

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

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

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

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

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

者將慎之於始乎

十一年匈奴數為邊患數色各切龜錯上言兵

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

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

騎弓弩長戟矛鉞鉞上鉞反劍循之地各有所宜

漢書無此字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

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

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

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音袒裼音

音錫肉袒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

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上干木反此矢鋒也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前漢汲古閣

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

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

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

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

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

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

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

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

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

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

易撓亂也撓火高反攪也其字從手一勁弩說撓曲也文教反其字從木

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

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

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

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隲劍戟相接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五前漢汲古閣

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

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

奴衆寡之計以一擊下之術也帝王之道出

於萬全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

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與之人其性耐暑秦

之戍卒不耐其水土耐漢書並作能字註讀曰耐戍者死

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

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不如選常居者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
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
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
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
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
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固錯本傳

十二年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

陸米元通鑑

卷天

前漢三十七

聚古閣

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
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
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
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
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
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
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

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民之
趨利如水走

秦音

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
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
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
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
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
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中人謂處強弱之中

不爲姦邪

陸米元通鑑

卷天

前漢三十七

聚古閣

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
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
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
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
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

生列

反散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
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

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貨志錯為人陷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出錯本傳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漢書

林曰晁錯之論邊事其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始則欲用中國之所長以制匈奴之所短帝從其策矣於是請募民免罪拜爵使常居塞下以禦匈奴帝又從之矣則又請為什伍之法以聯其民屬其衆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帝又從之矣然後請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之郡縣足支

二歲以上可時赦勿收民租其於富國彊兵之術殊然各有條理而緻密精熟夫豈僥倖一試以要其功者此西漢之文章尤為有用之學矣

十三年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出漢書郊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漢書

紀志史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繫上書曰緹他弟反女名也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春書容反髡也城旦者男子旦起治城春者婦人不預外髡

但春作米皆刑也 當黥髡者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

三百當斬左止者止足也與趾同笞五百當斬右止

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賕渠尤反以財物枉

法相謝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

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為城旦春者各有

歲數以免制曰可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

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

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

陸陸米米无无通通鑑鑑 卷卷天天前前漢漢 汲汲古古閣閣

許居謂反面相斥罪也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

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網疏濶罪疑者予民

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

焉焉 出刑法志

史曰以一女子言改數千年帝王之典非

甚勇不及此可謂仁矣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

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出本紀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

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上親勞軍自欲

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要一笑反約也文穎曰要劫也以力

正去曰劫於是張相如為大將軍擊之逐出塞

即還不能有所殺出匈奴傳及本紀上輦過郎署

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

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史記漢書並云

陸陸米米无无通通鑑鑑 卷卷天天前前漢漢 汲汲古古閣閣

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向不如廉頗李

牧之為將也上搏髀上伯各反拊也下蒲丹反服也漢書作拊髀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

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推通同反進也轂古祿反輻所湊也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

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

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澹都甘反又音湛如淳曰胡也匈奴

傳晉北有澹林之胡按傳止云林胡無澹林

字又按李牧傳滅澹林澹林胡此澹林一作

乃二胡櫓字或作澹史記索隱云澹林一作

櫓乃二胡當以林胡併為澹林蓋澹林

李牧傳為正西抑彊秦南支韓魏今臣竊

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

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會一入尚率車騎擊之

所殺甚衆上功幕府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師得稱府故

曰幕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漢書

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

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

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

都尉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吾聞

祀官祝釐

音傳本字作禮此借用耳釐皆歸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

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

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

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紀本

十六年得玉杯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闕本紀及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盃上書

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

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明後

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

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

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音歟下同乃天道有不順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漢書

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

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

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

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

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音勞汁

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得

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

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田漢書

二年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乃以申屠嘉
爲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
愛幸賞賜累鉅萬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
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
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
不肅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
來且斬通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

陸狀元通鑑

卷天

前漢
四十四

汲古閣

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
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
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
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
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嘉
本傳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

此用
本紀

所殺掠甚衆

此用
匈奴傳

以周亞夫爲將軍

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

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
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
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
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
勞軍

此用
史記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

車騎曰

此用
漢書

將軍敕軍中不得驅馳於是

陸狀元通鑑

卷天

前漢
四十五

汲古閣

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

此用
史記

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

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式車前橫木也凡言式
車者謂僂身撫式以禮

待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

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

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

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此用
匈奴傳

乃拜周亞夫爲

中尉

出史記本紀周勃世家及匈奴傳漢書同

林曰光武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鄧暉不納上令從者見而於門暉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從東中門入明日詔賜暉布百匹而貶東中門候此與文帝之事正同蓋上東門之所守者誠類於亞夫而東中門之納乘車者誠類於霸上棘門之軍也故豈謂文帝之不治南越不伐匈奴未足為難至於不撓張釋之法不違周亞夫之軍然後為難

陸莊无道鑑

卷八前漢四十六

汲古閣

陳曰韓信謂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故必置之死地然後勝若細柳之軍節制如此亦何用素得拊循士大夫而後用之哉軍政如此可以折衝千里之外矣

七年夏六月帝崩

班固贊曰文帝即位二

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綉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陸莊无道鑑

卷八前漢四十七

汲古閣

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師古注曰天下鳴呼死罪不過數百

仁哉

出漢書本紀

右太宗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壽

四十六

異曰

惠帝三年季布曰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

季布傳云前陳豨反於代曉匈奴圍高帝於

平城按平城之圍乃韓王信反非豨反也

高后七年七月封劉澤為琅邪王

史記世家

漢書列傳皆云田生先說張卿令風大臣

立呂產為呂王然後說令王澤按太后自

以呂王嘉驕恣廢之以產代為呂王產非

陸元通鑑

陸元通鑑

之謀以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前漢紀

孝景皇帝

諱啟文帝太子也文帝七年六月崩太子

即帝位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

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

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

陸元通鑑

卷九 前漢

漢書

子宣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

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制曰可夏四月遣御

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出本

五月

復收民田半租

本紀云今田半租食貨志云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

三十而稅一

出食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

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

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

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

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出刑法志

張曰獄重事也人命所係焉可忽哉景帝之詔十有一為獄而下者二可謂欽恤之至也五年詔曰諸疑獄者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讞之議獄如此則舞文弄法無所肆其欺矣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大抵令治獄者務在寬恤如此則吹疵索瘢者無所措手陸狀无通鑑卷无前漢汲古閣足矣

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張歐為廷尉歐音驅仁始為太子舍人以廉謹得幸以上文與本傳小異張歐亦事帝於太子宫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帝由是重之用為九卿以上文與本傳小異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出本傳

二年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數請

聞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出鼂錯傳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無寵字

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也垣而緣反內垣之外遊地也嘉聞錯穿宗廟

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

真廟垣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以上並出申屠嘉傳丞相嘉謝出錯傳罷

陸狀无通鑑卷无前漢汲古閣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

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以上出嘉本傳錯以此愈貴出錯本傳秋與匈奴和親出本紀梁孝王以寶

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以上文與本傳小異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

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睢音雖在梁田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

和之者稱睢陽曲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

臺三十餘里以上文並同本傳招延四方豪傑之士

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

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

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

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

因上疏請畱且半歲以上文與本傳小異梁侍中郎謁

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出史記及漢書本傳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前漢 漢書

三年十月梁孝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

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

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出梁孝王傳

詹事竇嬰引卮酒上音支飲酒圓器也進上曰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太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

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因病免梁王以此

益驕出嬰本傳無梁王以此益驕句初孝文時吳太子入

見得侍皇太子飲博伯各反吳太子博爭道

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

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本傳無此句

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

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佗郡國

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

餘年史記公作訟如淳曰訟猶公也漢書作頌顏師古曰頌讀曰容頌所以形容也

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

此吳日益橫及帝卽位錯說上曰晉高帝初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前漢 漢書

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

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

古灋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

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

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

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以上出史記上吳王傳

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以上出錯本傳

林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令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卽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帝之爲太子也賈誼窺見其心術矣觀其上書文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傳胡亥其所學者無非剽人殺人之事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陸狀无通鑑 卷无 前漢 汲古閣 殺人所以教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有刻薄之資苟不得正人而與之居則將刻薄殘忍無所不至設之所以窺其心術者豈非以殺吳太子而得之邪夫以再從父弟之親一旦以博碁爭道之故引博局而殺之其爲太子也殺其親戚而無所顧惜則其卽位也欲爲刻薄又將何所不至哉設欲文帝遇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

居而文帝乃以鼂錯爲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爲刻薄之事乎潁濱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 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陸狀无通鑑 卷无 前漢 汲古閣 孫王戊卽位常設以上文與本傳小異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

區區之醴哉遂謝病去

出漢書楚元王交傳

及楚王

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

舍削東海郡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

西王邛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

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西

王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發使遺諸

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

出漢書吳王濞傳無此二句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汲古閣

真可任將兵

出亞夫傳

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

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

遣周曲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竇嬰屯

滎陽監齊趙兵

出吳王濞傳

林曰天下之勢猶持衡欲其內外相等爾

西漢之制內外之權實等一有緩急則內

之力足以制外之勢足以控內之

權諸呂之難齊趙連兵西向與平勃合謀

以誅諸呂以見其內有緩急外之勢足以

控之也七國之反京師發周亞夫將三十

六將軍以討之不數月而遂定以見其外

有緩急內之力足以制之也若光武之時

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等軍惟京師

置五校尉其後內戚擅權宦官尋國外之

勢不足以控之以成陵夷之禍唐自中華

以來天下精兵皆聚於藩鎮號令不行貢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汲古閣

輸不至內之力不足以制之以成播越之

難豈非內外輕重之勢有所偏勝之故與

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

從潁川來謂錯曰口讓多怨公錯曰不如此

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

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

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

身居守又言徐僮之効吳所未下者可以予

吳

出錯本傳

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

此句益夜不同

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

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

出愛盎傳

上方與錯調

兵食

調徒釣反計發也

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

如對曰不足憂也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

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諂

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

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

陸牀元通鑑

卷五前漢

汲古閣

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

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

適讀曰適

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

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

罷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知吾不愛一人以

謝天下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

本傳無上令字

中尉

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群臣

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大逆無道錯當要斬

同產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

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謁者僕射鄧

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上問鼂錯死吳楚罷

不鄧公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

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臣恐天下之士拊

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

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

陸牀元通鑑

卷五前漢

汲古閣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

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

長息曰吾亦恨之

以上出鼂錯傳

林曰世以袁盎與鼂錯有隙故因七國之

反請斬錯以謝七國以某觀之盎之於錯

誠有所挾使盎而無所挾則其說亦不出

於此何則盎之為人輕險刻薄無錙銖寬

厚之量若錯之削諸侯以促其反盎請斬

之猶有所說也至於淮南王之謫死此文
帝不能友于兄弟之過耳及文帝追悔其
故盎乃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夫淮
南之死非丞相御史之罪盎猶請欲得而
斬之況於錯之削七國哉以是知盎之爲
謀惟有此一策耳使其與錯無隙亦不肯
全而活之也

陳曰吳王之反也謀之二十年豈爲鼂錯

陸狀无通鑑

卷五前漢

汲古閣

也景帝獨不記博局投殺太子之事乎凡
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招納亡命存問茂
才自文帝時已有謀反之詞特以鼂錯爲
名其書明言如是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
而豈其因鼂錯哉既斬錯以非是又以袁
盎爲宗廟使劉通爲輔親戚使以諭之若
將利解焉可謂失天子之體是宜爲吳所
讎也

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上匹妙反下讀從去聲難與

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

之以上出亞夫本傳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以上

出吳王吳王傳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

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阨隘之間將軍何

不右去走藍田走音素疾趨也不同出武關抵洛陽直

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

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以上出亞夫傳喜曰今吾

陸狀无通鑑

卷五前漢

汲古閣

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此出吳王傳使吏搜

殽澠間果得吳伏兵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

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

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上古音反吳糧絕卒飢數

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

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

南陬亞夫使備西北音子候反又音鄒隔也已而果奔

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去

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吳楚反凡三月
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為然

傳文
小異

七年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立膠東王徹為

皇太子紀本以濟南太守邳姓都為中尉

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

廁野彘卒來入廁上二句出史記上目都都

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

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五汲古閣

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

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

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

本傳作為
人勇有氣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

聽本傳作
請寄及為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出漢書

口氏曰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

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

爾而復以邳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

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

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

首惡又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

手側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

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

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

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列郡堅剛中純終

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五汲古閣

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

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

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

勵使臣俾百夫之下有所懲創子長既首

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

於此缺矣

中二年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

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為帝帝

曰諾罷酒訪諸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

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小不忍害大義

故春秋大居正以上出史世家贊太后議格遂不復

言格音閣止也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

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

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上遣田叔往

按梁事以上出史梁孝王世家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

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按梁事來悉

陸梁无通鑑卷九前漢十六汲市閣

燒梁之獄辭空手見帝以上出史世家贊文小異帝曰梁

有之乎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

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

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以上出史田叔

傳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

者獨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死梁王

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以上出史世家贊於是

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質職日反權也太

后帝大喜相與泣復如故以上出史梁孝王世家初

上廢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亞夫前七年相上由

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

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與丞相

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

侯今信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

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丞

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

陸梁无通鑑卷九前漢十七汲市閣

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

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出史亞夫本傳

六年上旣減筭灋筭者猶不全乃更減筭三

百曰二百筭二百曰一百又定筭令上止策反策也

擊者筭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

皆平其節當筭者筭斂畢一罪乃更人門反

自是筭者得全然死刑旣重而生刑又輕民

易犯之出漢書刑法志

唐曰景帝資質刻薄且減筭定笞只是實
仁一事非出天資

後元年直不疑爲御史大夫初不疑爲郎同
舍有告婦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
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爲買金償後告婦者
至而婦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
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以爲盜嫂此二句文小異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出漢書本傳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前漢 汲古閣

三年十二月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年十六出漢書本紀
紀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姦
軌不勝漢興埽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
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
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
矣出漢書本紀

漢興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鈞駟漢書作醇而

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
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
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
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
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
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前漢 汲古閣

儉安養天下此二句文小異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
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
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
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
間成群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
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紬辱焉當

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

黨之徒。以武自斷於鄉曲。斷畱歎反宗室有土。公

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

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

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出史平準

昔自是之後五句文小異

考異曰

景帝三年。周亞夫至洛陽。喜曰。榮陽以東無

陸米。无通鑑

卷九前漢

汲古閣

足憂者

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游俠之

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為輕重蓋其後欲為

信不足信也

信不足信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

前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上

諱徹。景帝中子也。立為太子。後元三年正

月。景帝崩。太子即位。

建元元年

乙未古未有年號

冬十月詔舉賢

良文學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

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

陸狀元无通鑑

卷三十前漢

汲古閣

奏可

出本紀

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

人。廣川董仲舒

按本紀元光元年五月詔策賢良於是公孫漢董仲舒出

焉今考元光策問即非仲舒三篇所對者本紀恐只是因而援引或仲舒是年又出應今

資治通鑑列於初年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

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以浚而子孫長久

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

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

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錄也至於宣王思管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諱謬失其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前漢

汲古閣

氣奸其間者

奸音干犯也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

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

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

位操可致之執

操千高切執持也

又有能致之資行

高而恩厚知明而惠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茲

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

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荀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前漢

汲古閣

觸也冒莫報切犯也熟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琴瑟

抵丁禮切

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更音庚改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

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臣聞聖王之

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
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
犯其上武王行大誡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
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囹圄經切圖
偶許切囹者

今之使囹圄者語
之使囹圄獄名

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

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

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

貪狼爲俗

狼盧當切狼似犬銳頭白類
其性好貪故言貪者爲貪狼

誅名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四

汲古閣

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
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
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
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
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
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
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

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

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

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

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公

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

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林

則英俊空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五

汲古閣

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

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

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倉上

各切乖也下靡幼切庚也氛氣克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

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

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

必賢也

訾讀
日貨

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

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

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
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
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上莫候切互易
也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
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
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偏得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千前漢 汲古閣

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
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
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
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耗莫報切舉
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
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湓扶衰揅古救字所遭之變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千前漢 汲古閣

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
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
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
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
以掩致明掩讀日暗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
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
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

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
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
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
下亦今之天下，笑是天下以古準今，一何不
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郎計切而陵夷若是。
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奢侈羨溢上似戰切，饒也。下戈質切，滿也。貧者窮急愁苦，民
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
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
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上甫往切
也。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
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
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
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
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
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邪似嗟切，辟不正也。

匹歷切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

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為中大夫莊助漢書作嚴

助避明帝諱改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

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

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

禮匡正王敬重焉上雅嚮儒術丞相寶嬰太

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他推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同切轂古祿切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

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

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

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

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

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

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儒林申公傳

胡曰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

修身取士任官不師先王取士莫善於鄉

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

於因能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任官

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

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

蹈之雖然自漢以來如此矣必也略法先

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

乎徧得賢才森列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成康亦非難事也又曰力行者學士大

夫尚難之況人主乎賢士大夫必躬踐而

不以詞采為先賢王必一身正不以辨論

為尚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

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拂意而不

問惜哉

二年太皇寶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

王臧以文學獲罪寶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
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
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
是親之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
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
簡易矣時大臣議者多寬鼂錯之策務抑
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才斯切答病也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二

汲古閣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
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
故對曰悲者不可為累欷上力軌切重也下許既切欷也
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
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一笑切眇音妙精微也臣得
蒙肺附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
之親葭音加葭莩也葭音乎葭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鴻毛之重群
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宗室擯卻上必刃切下丘略切謂退

也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
親之恩焉中山王本傳河水溢于平原大饑
人相食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
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
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
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改莊作嚴他倣此後又得吳人朱買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
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
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
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
詼諧上枯回切譏戲也下戶皆切合和也上以俳優畜之雖數
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
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後乃私置更
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

諸宮杵在各切宮名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

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

以南阿易何切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壁整屋

以東崇廣故俗呼為阿城顏師古說整屋

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賈讀曰價屬之南山壽

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漣以西霸必駕切漣所簡都涇渭之南此所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四汲古閣

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

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林百工所取

給萬民所印足也印牛何切又有秔稻黎粟

桑麻竹箭之饒稅音庚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

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

號為土膏其賈晦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

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

廣狐菟之苑犬虎狼之虛壞人家墓發人室

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

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騫

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

隄之興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

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

房之殿而天下亂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

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四汲古閣

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司馬

相如上疏諫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

易獲秦武王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勇期賁

育上音奔孟賁夏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

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卒倉

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屬之欲切車相

豈不殆哉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有

銜檠之變檠車鈎心也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

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切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上善之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陸梁无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六年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田蚡傳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

擅興兵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

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

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地

翦髮文身之民也翦子淺切刺髮也本作鄭不可以冠帶

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

朔與音預非彊不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

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

陸梁无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生不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險嶺轎音橋謂隘道輿今竹輿車言以轎過嶺挖舟而入水挖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止戔也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九前漢汲古閣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蝮敷福切爾雅蛇也郭璞云各自一種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歐一泄泄顏師古音弋制切吐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臣聞

道路言聞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右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讀曰鈍壞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九前漢汲古閣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畱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敝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胡郎切文類曰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

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
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
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
閒讀日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
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
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越王弟餘善殺王奉
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安案兵
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立丑爲越繇
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竊
自立爲王上聞之立餘善爲東越王上使莊
助諭意南粵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
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是歲東
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黯以嚴見憚東越
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

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
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
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比頻寐切言臣過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
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伏矯制之罪
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黯
多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倨居庶切激也面折不能
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
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
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公卿皆爲黯懼
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上陟降群
臣或數黯上所主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
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
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莊助爲請告上

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出黯本傳

胡曰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王則能克己窒欲者也居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黯

仁義齊小白晉重耳假之之徒也所謂欲者或糟或色或貨寶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爲文或開土闢遠以爲武或至尚佛釋以爲清或希慕神仙以爲高雖汗潔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

修身莫大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乎此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

人從董仲舒之言也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驍堅堯切說文良馬也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

軍屯雁門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

人人自便不擊刁斗刁丁聊切古者軍有刁斗以銅作無受一斗畫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黯

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省所領然亦

遠斥候上音尺下音后淮南子曰斥度也候望也未嘗遇害程不

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

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

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

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

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

李廣而苦程不識

出廣本傳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

陸梁无通鑑

卷三十一

漢書

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林曰學不識不成猶足以爲亞夫學廣不成鮮有不如劉禮徐厲者矣

考異曰

世宗建元元年十月策賢良以董仲舒爲江

都相莊助爲中大夫

漢書武紀元光元年

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

傳曰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

夜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

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

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

以前唯今年舉賢良見於紀三年間越東

甌相攻莊助已爲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

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

陸梁无通鑑

卷三十一

漢書

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

得罪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

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

書或作書不亡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

二年石慶爲太僕御出

按百官公卿表慶不

爲太僕蓋嘗攝職也

三年上招選天下之士得朱買臣等令與大

臣論辨東方朔諫起上林苑司馬相如諫

獵此多非今年事因莊助救東甌及微行
始出終言之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前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中

元光二年戊申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

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
長其游以方徧諸侯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
爭信事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

丹沙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之以封禪則不死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

列仙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安期生僊者通蓬

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

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

丹沙諸藥齊為黃金齊才計切藥之分齊海上燕齊怪

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得雁門馬邑豪

聶壹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和親親信邊可誘

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

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非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利臣竊以爲勿擊便王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樸車相望權音衛小棺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

從行則迫脇衡行則中絕從子容切南北曰從衡或作橫東西

衡曰

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

兵法曰遣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使韓安國李廣公孫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賀王恢李息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

旁谷中陰使聶壹爲間

居覓切謙也

亡入匈奴謂

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

得單于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

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

長吏已死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

塞得雁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

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

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上側其切

下直用切輜輶車也輶音蒲眠切輜或為竹簡或為蒲器所載猶重聞單于還

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

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

市不絕以中其意

戴曰終使武帝窮兵黷武未必不自王恢

之言啟之也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

相沿樂大抵小人之言未有不假借此說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以信人主之心且如言聖人因於時乃引

秦穆公為言則其意可見矣此正與商鞅

甘龍爭變法之事相類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

瓠子上胡侯切隄名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

六汎敷劍切水所汎及凡十六郡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

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鄒奉房用切

鄒音輪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清河色

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

人力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

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山溝志

四年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以金帛招求

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

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辨獻王所得書皆古

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文稍稍增輯至五百

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河

間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

正月河間王薨諡曰獻王 班固贊曰魯魯

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

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晏安為煬毒無

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

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

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

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

矣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唐蒙風曉南越

風讀南越食蒙以蜀枸醬上音矩枸子如赤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

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澗

陸米无通鑑卷七前漢汲古閣

聞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婦養之及長有才

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

夜郎者臨牂牁江牂係船枝也楚伐夜郎至

且蘭係船於岸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蒙乃

上書說上曰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

為置吏甚易上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從

巴蜀徼關入見夜郎侯其才各切西夷國各

多譬類武帝問多同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夜

郎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

道自熒道指牂牁江熒道北切熒侯國在馬

中置犍為郡開道以通南作者數萬人巴蜀民大驚恐上

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

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

表與漢通邛都夷其地陷為汀澤因名為邛

屬越多欲願為內臣天子問相如相如曰

邛笮冉駹西南夷二族冉而瑛切瑛音

之為武帝開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

陸米无通鑑卷七前漢汲古閣

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

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

物以賂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斯榆本

長因以立號其後隨畜移於徙皆請為內臣

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郡尉十

餘縣屬蜀天子大說沫若二水名沫音味山

出旄毛微外微工鈞切謂以木石水為界也

西南之微猶北方之塞零一作靈關一作山

武帝鑿開靈山為靈關道屬越嶲郡孫水一名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 上以張

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

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

益刻自此始出湯本傳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

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爵

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

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遇民不信也

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

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上扶治去無用之

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

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

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遜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

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

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

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

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比類

和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

地之和應矣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

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

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側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

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

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

折廷爭與諍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辨論有餘

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緣愈綽切猶衣之純

緣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

辯常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

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

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毋毀弘上益厚遇之

世弘本傳

林曰漢唐時皆有賢良科漢之賢良不能得轅固而得公孫弘唐之賢良不能得劉蕡而得李郃是皆爲賢良之辱 仲舒表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裏是儒故不合弘內則習吏事外則緣飾以儒術阿附苟容此所以行於武帝也

六年冬初算商車

出本紀

大司農鄭當時言

穿渭爲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

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

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爲便

出溝洫志

匈奴入

上谷殺略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

胡衛青至龍城

龍或作籠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處

得胡虜

首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爲胡

所敗胡生得虜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

里廣伴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

南馳遂得脫歸漢下赦廣吏當斬贖爲庶人

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于奴虜然善騎射

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

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上之知人

出衛青傳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

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

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

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

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出本紀

李廣召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

將軍避之數歲不取入右北平出本傳東夷

藏君南閭等口藏古穢字路也本朝鮮之二地武帝滅之置蒼海郡

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人徙之費擬於南夷

燕齊之間靡然騷動臨菑人主父偃嚴安

無終人徐樂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

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擯必刃家貧切斥也

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陸狀无道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

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

節也夫務戰勝窮武士者未有不悔者也夫

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

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

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

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

疾苦也嚴安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

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音奏族雅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

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

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

矣微於堯切要求也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

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是以

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

陸狀无道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

陰陽和萬物蕃也又今徇南夷朝夜郎夜郎者初

有女浣於澠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

中有聲剖之得一兒婦養之及長有才武自

立為夜郎侯以竹降羌燹馬蒲北切燹侯國在

為姓見華陽國志略藏州藏古穢字路也本

蒙鑿石開道以通略藏州朝鮮之地武帝滅

之置蒼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燔扶元

世是也間者關東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烹耳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通讀白靖

餘雖骨肉無尺地之

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出主父傳春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竝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斗本作斗峻立也辟僻也

以造陽地門僻故棄之主父偃說上曰

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

訾

日以上于茂陵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只河音

內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只河音

上竹切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

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仕音五懈切下

也殺人甚眾上聞之下吏捕治遂族解班

固曰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

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

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

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

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

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

天下搯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搯音尼

腕烏慣切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

手腕也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

是故代相陳豨許豈切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

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

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

於閭閻權行州域方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

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

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

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

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

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

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

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

亡宗非不幸也出游俠傳荀悅論曰世有三遊

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

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

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

史 3-755

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紀綱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重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
專奉朔方上乃許之罷蒼海郡弘爲布祕食
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
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
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
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
爲謙讓愈益厚之是歲張湯爲廷尉湯爲
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
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而紛更
之爲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
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伉口浪切健也罵曰
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
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五年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
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

人與參謀議每朝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安上
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嘗奏言十
賊曠弩滿引曰百吏不敢前請禁民無得挾
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秦兼
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上音憂 摩田器
也下耕所川也也筆挺相撻擊筆之累切馬撻也 挺大鼎切杖也撻
他達切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
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弧音胡 以桑木
爲弓蓬步工切 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
三代之道也也忽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
弓矢之爲禁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
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
也也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遠
也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遠
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爲人廉直

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爲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上從之

出公孫弘本傳

林曰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使天命之在聖人則非桓魋匡人之所能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害如不幸而遭之是亦天命而已果何畏哉公孫弘以董仲舒爲膠西相以汲黯爲右內史是皆置之死地而欲殺之也然二子卒以不死者豈不有天命矣乎唐子西之論顏魯公曰公孫弘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數君子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

口由是觀之事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

仲舒先爲江都相王好勇嘗謂仲舒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勾踐范蠡大夫種寡人謂越亦有三仁仲舒曰柳下惠謂伐國不問仁人況設詐以伐吳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與義同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仲尼之

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

伯讀曰霸後同

五伯比他諸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侯爲賢其比三玉猶碣砭

音武夫石似玉者也

之與美

玉王曰善及公孫弘欲害仲舒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賢反善待之仲舒恐久得罪以病免後以老壽終於家

出仲舒傳

班固贊曰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

管仲晏子也

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

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

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

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

大業令後學有所統壹為群儒首考其師友

淵源所漸猶不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

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以歆之

言為然匈奴右賢王數侵擾北方天子令

將軍衛青等將十餘萬人出朔方擊之青等

兵出塞六七百里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陸梁无道鑑移二切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天

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

將軍諸將皆屬焉於是青尊寵於群臣無二

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

工叩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

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

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

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臨厨而

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

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

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

如此山汲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

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

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是丞相弘等奏請為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

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陸梁无道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

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

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六年夏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

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

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

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及敗匈奴

誘之遂將其餘騎降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

議郎周霸曰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

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

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

是示後無反意也大將軍曰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具歸天子天

子自裁之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建至天子不

誅單于既得翕侯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單于益非絕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無

近塞

幕末各切沙幕也匈奴之南界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微工堯切要也

單于

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

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

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

音固

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

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

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

職耗廢矣

出本紀衛青匈奴傳及食貨志

元狩元年祠五時獲白麟淮南王安

淮南厲王長子

文帝時長以廢死文帝分其地立其子安王淮南賜王衡山

與賓客左吳

等日夜爲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衡

山王聞之恐爲所并結賓客爲反具以爲淮

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淮南王

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卽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

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

聽猶豫計未決

猶夷周切又餘救切覆嚴其性多疑一說隴西人呼犬子

口猶好先行却住以候其人遂曰猶豫

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

王謀反吏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十一

月安自剄衡山王亦自剄死所與謀反者皆

族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數

萬人立皇子據為太子年七歲初張騫

自月氏還西域胡具為天子言大宛在漢正

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汗侯

肝切汗血有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國

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徒賢切又徒見切與關字同西域胡

國治西域去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

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

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

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

同俗奄蔡如字西域胡國在康居西北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也大夏在

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

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賈音

販日往市之身毒上音乾下音篤即天竺也所謂浮屠胡身毒

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

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

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欣

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居覓切

也使王然于等四道竝出出駝出冉出徙出

邛僂指求身毒國駝音厖夷名笮才各切夷名徒音斯夷名僂蒲北切

夷種名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上丁奚切夷種

南方閉禺昆明終莫得通嵩先藥切夷種名其國有雋水

昆明西夷種名有滇池方三百里武帝作昆明池習水戰以討之始通滇國

上音顯史記漢書作滇越西夷國名本楚莊王弟莊躡為國於此使者還言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

夷

二年票騎將軍霍去病票頻妙切勁疾貌復與公孫

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張騫李廣俱出右北

平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

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圖陳外嚮

胡急擊之矢下如雨陳音陣兵法有方圖陳漢兵死者

過半廣令士黃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弩名大黃者參連弩其大者也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

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

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

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

漢兵罷弗能追罷歸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

千餘里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

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由此票騎日以

親貴比大將軍矣 秋匈奴渾邪王休屠王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漢 汲古閣

謀降漢 渾下昆切邪時連切匈奴之屬為王

者匈奴所封王地後降天子乃令霍去

病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

其眾票騎既渡河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

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斬其欲亡者八千人

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

河降者四萬餘人渾邪之降發漢車二萬乘

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貲馬 上始制切貸也民或匿

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

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黥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

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

外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

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休屠

王太子日磾 丁奚切匈奴休屠王子沒入漢賜姓金氏沒入官輸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漢 汲古閣

黃門養馬久之帝游晏見馬後宮滿側日磾

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

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

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

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日磾既親近未嘗

有過失上甚信愛之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

戚多竊怨曰陛下安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

碑姓金氏

三年山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

國倉廩以振貧民唐古外切猶不足又募豪

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

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其費不可勝

數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

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食也

陸梁无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貨志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

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歲得神馬於渥

洼水中渥音握注於佳切上方立樂府使司

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

都尉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

詩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

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

其意及得神馬次以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

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

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上默然不說

戴曰韓文公論登封於書無所不讀然止

用資以為詩前輩亦言杜子美讀書萬卷

止解下筆可恨爾夫書生於六經猶不當

用為筆墨之娛吾不意漢武帝表章六經

立博士學官而用之資樂府也自宣帝顯

陸梁无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宗猶能集諸儒論難同異天子臨定其是

非今但會集五經家通知樂律訓詁恐我

將清廟等詩類不若此與用太常少卿教

樂何異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

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

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

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

天下賢才將盡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夫所謂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群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便辟連切辟讀曰僻書曰便辟所好辟者謂便者便人所好辟者避人所惡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陸狀无通鑑

卷上 前漢

汲古閣

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系萬金累古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是時禁苑多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圓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藻績白鹿皮幣緣以藻績績也會五米而為之音戶附切橢佗果切圓而

其文龍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

三銖錢於是以前郭咸陽東郭姓也孔僅為大農

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弘羊洛陽賈人

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

矣公卿又請算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湯湯

每朝奏事論國家用天子忘食丞相克位天

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

湯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

陸狀无通鑑

卷上 前漢

汲古閣

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也有冤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出本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畱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

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
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
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
屬票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
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
兵待幕北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
兵陳而待大將軍令武剛車自輟爲營而縱
五千騎往當匈奴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面砂或作沙小石曰礫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

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遂乘六騾來戈切漢書作廐

壯騎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漢軍夜追之

遲明行二百餘里遲丈二切漢書作會明不得單于捕

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寘徒賢切匈奴中山名

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畱一日食讀曰飲悉燒

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李廣與右將軍趙食

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

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
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
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
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
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
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

後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

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

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

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票騎將軍騎

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

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

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

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自是之後大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遂臣之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

上之向切塞上築山城爲蔽障以扞寇

自度辯竄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凡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憚之涉切與警同忤音悟逆也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于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於是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

卷三十九

汲古閣

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
然後奉詔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
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
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
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令召
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
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
郡不得與朝廷議矣與音御史大夫湯智足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
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
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
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
秩居淮陽十歲而卒天子病瘳湖長上邵
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游水姓也上邵

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
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
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
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
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
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畫胡麥切策畫
法之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
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
至九卿張湯與異有卻人有告異以它事下
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
微反辱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
腹誹論死誹讀曰非誹也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二年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起柏梁
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

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

宮室之修自此日盛出郊志 渾邪王既降漢

漢兵擊逐匈奴于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

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今誠以此時

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

結昆弟其勢空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

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

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齎金幣帛直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四十三 汲古閣

數千臣萬肅則今切持道也 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

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自以遠漢未知

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

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

領上一遙切詳見元朔三年 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大夏諸

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後歲餘騫所遣使

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域

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東西六千餘

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玉門關名屬酒泉郡又有玉關

在龍勒縣界西則限以葱嶺西域山名極高大其上悉

生葱嶺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

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

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

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丁義薦方

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四十三 汲古閣

得樂大說拜為五利將軍貴震天下於是

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

僊矣後竟坐誣罔腰斬是時吏治皆以慘刻

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務在得

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

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

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

當免殿丁練切下功曰殿 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

車小家擔負輸租繹屬不絕課

繹舉兩切屬之欲切繹索

也屬聯也若繩索之相屬

更以最上

上祖外切上功曰故

由此愈奇

寬

出寬本傳

是歲上使使諭南越王王太后以

入朝北內諸侯令辯士終軍等宜其辭勇士

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

使者上行幸雍且郊公孫卿曰今年得寶

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扎

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凡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汲古閣

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

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

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

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

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

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

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天子曰嗟乎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

使東侯神於太室

五年南越王飾治行裝為入朝具其相呂嘉

數諫止王王弗聽嘉等乃遂反攻殺王王太

后及漢使者天子聞南越反秋遣伏波將軍

路博德下湟水

上音皇水名在金城障羌塞外

樓船將軍楊

僕下須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下離水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瀨音賴水名在越地

皆將罪人

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入越馳義侯遺別將巴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汲古閣

蜀罪人發夜郎兵咸會番禺

上蒲禾切下魚容切南海郡治

也 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時國家多事

系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

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

相慶醇謹而已

出慶本傳

六年南越平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

趾音止本南越地杜佑通

典云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趾武帝開置交趾郡九真水

名武帝平南越開置郡因以為名曰南越言其在日之南開非戶以向日武帝平南越置日南郡崖宜佳切通作厓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武帝平南越置珠厓郡儋丁甘切越地在大海中其種大耳馳義渠幸自謂王武帝開之置儋耳郡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且余切夷種也乃與其眾反漢乃發巴蜀罪人一名頭蘭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笮侯遂于南夷為牂柯郡牂柯切解見元光五年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南海邑以海風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四十六汲古閣波為解不行持兩端解佳買切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乃遂反上遣韓說楊僕等擊之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外國亦厭漢使而禁其食物以苦之又時遮擊之於是天子遣公孫賀出九原趙破匈奴出令居上音零徐廣云里名在金城地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者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

之敦煌音屯皇郡名應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卜式出式本傳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章封禪儀數年不成禪上戰切封土於山禪祭于地也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禪告成合祫於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四十七汲古閣天地神祇祫丘於切李奇曰祫開散合開唯也開開于天地見兒寬傳注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出相如傳東萊評曰漢之封禪起于相如而成于寬

其泥金檢玉之制及所謂鋪張對天之宏
休揚厲無前之偉蹟者皆諛臣導其君以
驕盈而已古安有此其事既不經見陋儒
曲士取寵乃傳以六藝之文或以爲舜柴
岱宗是也不知此乃巡狩常禮豈有告成
功之事耶近世又謂舜納于大麓烈風雷
雨弗迷是也不知古說麓錄也大錄萬幾
之政而風雨時若也豈謂禪山麓耶設使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麓實爲林麓之麓亦何自知其爲泰山也
皆矯誣之說欺愚惑衆而世多善之乃知
卓然不惑於異端者鮮矣獨歐陽永叔引
王通之言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
乎誠萬世不刊之論哉

元封元年冬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
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
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

郡西河五原出長城非登單于臺勒兵十八
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
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
自將待邊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匈奴
警終不敢出上乃還

警之涉切失氣也出帝本紀

祭黃

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
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
吾衣冠於東陵乎上以下式不習文章貶秩
爲太子太傅漢兵入東越境東越殺餘善以
其衆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
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虛音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
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
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

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

大人其迹甚大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

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大以為僊人也宿

留海上宿先就切留力就切謂有所須待也還封禪其封禪祠

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羣臣更

上壽頌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

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前漢汲古閣

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

萊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陛

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乃止遂

去竝海上竝步浪切依也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

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

云出本紀及郊祀志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

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

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

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

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

大利牟莫浮切取也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

狩罷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

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

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

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

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前漢汲古閣

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

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衣千

既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

天乃雨出食貨志

考異曰元光二年王恢議誘擊匈奴史記韓長孺傳

元光元年驛壹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

二年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

三年五月丙子復決瓠子注鉅野

史記河

書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服虔注漢

書武紀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

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將相名臣表曰五

月丙子河決瓠子然則瓠子即濮陽縣境

隄名也

五年公孫弘對策第一歲中至左內史

漢書

武紀云元光元年五月詔策賢良於是董

陸衆元通鑑

奎王

前漢

汲古閣

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弘傳元光五年復

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弘其策文與武

紀元年策文頗相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

史百官表元光五年弘爲左內史然則弘

之再舉賢良不在元光元年明矣荀紀著

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

雜記亦云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

爲賢良若此續食之詔在八月則弘不容

於今年已爲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

何月故班氏繫之千年末耳其策文相類

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時所

對班氏誤以爲此年之策疑未能明今從

漢紀

元朔元年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

漢書主父

偃傳云元光元年二人上書後嚴安書云

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焚略荊州此等事皆

元光元年

奎王

前漢

汲古閣

在元光元年後蓋以朔字爲光字耳

元符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爲歌汲

黯進言上不說

史記樂書武帝作十九章

歌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使僮男僮

女七十人俱歌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

次以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次

以爲歌中尉汲黯進曰陛下得馬詩以爲

歌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

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作十九章

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按天馬

歌本志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武

紀云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五年十

一月立泰畤於甘泉太初四年貳師獲汗

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公孫弘以元狩二

年薨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五年為

陸梁先通鑑

卷五十四

前漢

汲古閣

淮陽太守元鼎五年卒又黜未嘗為中尉

或者馬生渥洼水作歌在元狩三年汲黯

為右內史而議之言當族者非公孫弘也

雖未立泰畤或以歌之于郊廟其十九章

之歌當時未能盡備也

四年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

漢書

以此事置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皆以為

李夫人事史記封禪書少翁見上上有所

辛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靈

鬼之貌云按李夫人卒時少翁歿已久漢

書誤也今從史記

六年顏異誅

徐廣注史記平準書云異誅在

元狩四年壬戌歲顏異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其年注云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誅誅不

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郡

漢書

陸梁先通鑑

卷五十五

前漢

汲古閣

武紀元狩二年渾邪王降以其地為武威

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

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威郡

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

今從武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前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下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春正

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

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

士求神怪採芝藥以千數 初河決瓠子上胡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二 前漢 汲古閣

悞切隄名在鄆城以南漢陽以北廣百步深五尺後二十餘歲不復

塞梁楚之地尤被其害是歲上使汲仁郭昌

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

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

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

曰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

之地復寧無水災出溝洫志及本紀

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上爲之赦天下

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

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出史記封禪書

三年冬雷雨雹大如馬頭將軍趙破奴擊車

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於是酒泉

列亭障至玉門矣障之向切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之謂

之候城此卽障也顏師古說漢兵定朝鮮東夷國朝音潮

汕木故名朝鮮武帝滅之置爲樂浪上音洛樂浪郡卽武王封箕子之地

郡臨屯玄菟同郡切真番四郡與番國與漢相後役屬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二 前漢 汲古閣

朝鮮武帝滅朝鮮盡得其地置玄菟郡徐廣曰一作番汗番音普安切班固

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咎箕子居朝鮮教

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

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

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

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

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

食以籩豆都邑頗放効吏往往以杯器食郡

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
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
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
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
海桴芳無切編竹木爲之欲居九夷有以也
夫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
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等州凡
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陸狀无通鑑
陸狀无通鑑
三
汲古閣

五年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
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奔古奔字蹏徒

計切走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也也名夫泛駕之馬跡施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方

勇切覆也字本作更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跡土各切跡落無檢局也弛式爾切弛廢不遵禮度也皆托人所以制御之其令州郡察吏

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異等起等軼羣不與凡同也絕國絕遠之國謂聲教之外

戴曰晚年誅殺過當名臣欲盡乃始下詔
求跡施之士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彼亦見
賢者不肯至而齷齪無他技能者亦震懾
於積威之後思欲脫略規矩準繩求小人
之才以行一切之政而已矣夫內而得罪
於父兄外而不容於鄉黨遊行郡國甚者
以睚眦殺人豈非世所謂跡施之士耶舉
兼并之徒擇有罪之士是又在跡施下矣

陸狀无通鑑
陸狀无通鑑
三
汲古閣

六年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

以大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黎軒漢書作黎軒軒與軒同又音鉅連切張掖郡軒縣名取此眩與幻同即吞刀吐火之術及諸小

國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
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
以覽示漢富厚焉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東至海上考

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度大其東則鳳闕

高二十餘丈三輔故事云其闕門上有銅鳳凰其西則唐中

數十里虎圈漢書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中

言廣數十里虎亦西方之獸故以此置其圈也其北治大池漸臺高

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漸子廉切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

臺太液漢書作泰浸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

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

陸狀无通鑑卷五前漢汲古閣

屬立大鳥象也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

相屬焉井幹者積木而為樓如井上木欄之形幹或作幹太中大

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

廢空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

為空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

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

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

世云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

大宛國城名其地多善馬武帝遣李廣利伐宛取焉因亦號貳師將軍匿不肯

與漢天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

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故號貳師將軍出李廣利傳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

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

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

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微幸咫

陸狀无通鑑卷五前漢汲古閣

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

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于封國無

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二年太僕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

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

醇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

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

出曰我從是殆矣出賀本傳貳師將軍之西也

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
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
不過數千皆飢罷讀曰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
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引兵而還至燉煌士
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士卒不患戰而患
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輒
斬之貳師恐因畱燉煌

陸壯无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三年睢陽侯

睢音雖梁國邑

張昌坐爲太常乏祠國

除初高祖封功臣爲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
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
數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
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
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旣歸戶口亦

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
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
纔四人罔亦少密焉出高惠功臣表

四年貳師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
給軍至輪臺攻屠之輪臺西域國名東接校渠犁國西行至

宛圍其城宛貴人持王母寡頭出善馬令漢
自擇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

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昧蔡

陸壯无通鑑

卷八 前漢

汲古閣

爲宛王與盟而罷兵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
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
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李廣利
爲海西侯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
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
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
尉領護出李廣利及西域傳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使衛

律召武欲降之

衛律者漢人因使匈奴遂降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丁

王靈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

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繭山蘇君今日降明

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

律曰汝爲人臣子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

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

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

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

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

武終不可脇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

上工孝切

絕不飲食

上于禁切

天雨雪武臥

齧雪

上魚結切

與旃毛并咽之

上音晏

數日不

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

丁奚切

也羊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

所出武

二年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

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

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

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

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

虎射命中

扼謂扼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處卽中之也

願得自當

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與汝

陵對無所事騎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

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

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

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

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

行胡岡切下同

戰凡劇切有枝兵也盾食尹切所以扞身者通作楯後行持弓弩虜見

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

絃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
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
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復斬首三千
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
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
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
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
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
塞得無有伏兵乎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
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
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當使精騎射之
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遂遮道急攻陵陵居
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
未至鞬汗山 鞬下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

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
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
下壘石 上盧對切謂放石以
投人因山隅曲而下士卒多死不得
行昏後陵便衣 着短衣 獨步出營止左右毋
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 言一身獨
取之也 良久陵還
大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
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
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報天子者陵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
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
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
塞以聞上怒甚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
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
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
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係妻子之臣隨而媒
樂 上音欺齊人謂趙解 其短誠可痛也且陵

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蹂人九切踐也抑

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

共攻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

白刃考去權切又音眷北首爭死敵首式救切嚮也

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

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空欲得

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

游說下遷腐刑 初遷父談為太史公卒遷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三 前漢 汲古閣

為太史公十年遭李陵之禍乃述陶唐以來

迄于麟止武帝得白麟乃鑄金而象其形遷作史記止於此年變春秋

編年為本紀為表為八書為世家為列傳自

黃帝始遷死後其書始出宣帝時其書遂宣

布焉出本傳

班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

矣謂其書多可得考也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宋世

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

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

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

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

斯亦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

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

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

陸米无通鑑 卷三十四 前漢 汲古閣

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

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

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

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上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

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並輕犯法東本盜

賊滋起大群攻城邑小群掠鄉里上乃使

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萬餘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字雋充切又詳充切姓也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 汲古閣

偉勝之躡履起迎躡山爾切履不著跟曰躡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音頻又音賓厓也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

其興乎出本紀及本傳三年初榷酒酤榷音角水上橫一本以渡人者喻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設木爲榷獨取利四年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單于以女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六 汲古閣

妻陵立爲右校王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爲巫蠱要斬蠱工土切巫者執左道以亂政而惑人蠱惑也指體卽藥毒害人是若行符之俗之爲魅故曰巫蠱二年秋旱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堅上靈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井頭山東南入渭首起谷口尾入櫟陽上音藥左注渭中袤二百里袤音茂長也馮翊邑南北曰袤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上

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

音上

接下音予使言接幸也居鈞弋宮任身十四

月而生任謂上曰聞管堯十四月而生今鈞

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出外戚傳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

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

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鈞弋之門曰堯母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

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

巫蠱之禍悲矣

趙人江充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

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

與語政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

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

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

上丁仲切當也

嘗從上甘泉

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

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

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

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

師

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劒入中

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

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前漢

汲古閣

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

起

二年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

郎計切

太子甚

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

已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閔李姬生子且胥李

夫人生子伯各切皇后太子寵愛衰常有不

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

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

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
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
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
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
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
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
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
寬厚多所平反音翻謂錄四覆奏使從輕也雖得百姓心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而用法大臣皆不悅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
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女巫往來宮中
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
恚罵上於避切恨也更相告訴以爲祝詛上無道上
怒所殺數百人上心旣以爲疑嘗晝寢夢木
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
克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
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言上疾祟在巫

蠱 崇音粹說文神禍也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於是上以克

爲使者治巫蠱獄克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
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
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
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
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
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克旣知上意因
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上乃使克入宮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
后太子宫掘地縱橫克云於太子宫得木人
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克持太子
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從其少傅石德計收
捕克等太子自臨斬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
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出武
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
在甘泉詔捕斬反者太子兵敗南奔上怒甚

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感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冤結無告不忍忿忿

陸曄无通鑑

卷三十一

漢古關

之心起而殺克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自度不得脫卽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以上出庚太
子及江充傳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之朝夕與之遊

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空太子之不終也

林曰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於京師以求神仙而神巫與焉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石朱邑二公主俱以

陸曄无通鑑

卷三十一

漢古關

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後知太子之冤乃築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使敗亡之禍橫及於骨肉求福而得禍真可笑也

三年匈奴入五原酒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

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

長何憂乎屈楚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

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楚子妻故其欲

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

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

大逆不道六月屈楚娶斬貳師妻子亦收貳

師聞之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

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吏民以巫蠱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

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

哉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

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爲吾輔佐

立拜千秋爲大鴻臚

凌如切武帝置此名胡廣曰鴻臚也臚傳也所

以傳聲贊導九賓

而族江克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

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

之

太子死於湖庚太子傳

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石闕見

羣臣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

也步內切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

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

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

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

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爲方士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汲古閣

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

少病而已六月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

封富民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

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

有也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當今務在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

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言馬方略

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

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千秋及西域傳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克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秋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後元年初侍中馬何羅

漢書作莽何羅以明德馬后惡其先

有反者故

與江克和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

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滅克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拘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壯闕由是惡旦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

直利切幼也亦作稚

母少猶與久之欲

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
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賜死帝閒居問左
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
何去其母乎帝曰然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
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
也

出霍光及
外戚傳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
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
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
矣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
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
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光出
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
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

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記也 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

志切

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
爲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爲帝弄兒
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
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上聞
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
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力得幸由是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

出光
日磾

桀本

三人皆上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

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入殯未央宮前殿帝
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
子昭平君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
請左右人人爲言上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
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
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待詔東方朔前上壽

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上初怒朔
既而善之以朔爲中郎班固贊曰漢承百
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
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
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
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
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
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
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
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
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
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興爲秦始皇者無
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

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
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
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乎

太子卽皇帝位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
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群臣相驚光召尚符
璽郎上相氏切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
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誚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三月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右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壽年七十一
岷隱曰始皇之後有二世秦之所以亡武
帝之後有昭帝漢之所以存秦之亡李斯
之罪也漢之存霍光之功也夫子曰三年
不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道不可改也
若非道則固當改矣世之人不知夫子之

意從而爲之說曰孟莊子之孝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聖人難之武帝之事病矣霍
氏因民所欲與之更始光於是得聖人之
意矣光本無學獨以胷中斷斷無他技有
所廢置因革付之朝廷之公議故納杜延
年之說聽賢良文學之議務盡下情而光
無與焉是以變更舊事而人安之羣臣信
之功成而後無患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考異曰

征和二年七月壺關三老茂上書天子感寤
漢武故事云始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
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
者拜鄭茂爲真楚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
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
殺按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勿捕此說恐妄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前漢紀

孝昭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也

始元元年

乙未

遣王平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問民疾苦冤失職者時雋不疑爲京兆尹

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

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

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秬敬侯金日磾薨

上丁

日磾兩子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

侯佩兩綬

是酉切又敬
呪切駘維也

上謂霍將軍曰金

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

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

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五年有男子棄黃犢車

上徒谷切
牛子也

詣北闕自

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

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

叱從吏收縛曰叱尺栗切訶也管蒯瞶上苦怪切下五怪切衛靈

子公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

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

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

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

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

陸狀无通鑑陸圭前漢汲古閣

竟得姦詐本夏陽人成方遂夏陽如字馮邑之縣成方遂一

謂之張延年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

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

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並出

傳本

胡文定公曰武帝知巫蠱事多不信已覺

太子寃當時諸人皆得罪死矣太子若在

當已出不應至是是時即當叱縱吏縛之

不必更妄引春秋以誤後人 又曰雋不

疑言蒯瞶出奔輒拒之而不納春秋是之

者非經旨也蒯瞶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

於宋而靈公未有廢之之命而更立它子

故趙鞅納蒯瞶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

位未絕也蒯瞶欲殺南子又忘父喪且欲

奪其子輒之位當黜何疑然輒不可以是

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未嘗有立

陸狀无通鑑陸圭前漢汲古閣

之之命而廢蒯瞶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

春秋序齊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

是輒者考實未詳而處義未精也又況與

戾園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闕下與

父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

可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吏

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

爲證使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

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則格言也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出延年傳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四前漢汲古閣

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

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難乃且切阻也所以

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

之議起焉出本紀初蘇武既徙北海上杖漢

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操千高切持也節于結切旄謨

袍切節以旄為之上下相重如竹節也武在漢與李陵俱為侍

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

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

卿素厚故使卿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人生

如朝露朝露以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

此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

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嘗願肝腦塗地今得

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

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

與武飲數日後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五前漢汲古閣

已死久矣分扶間切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

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

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

決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

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

及壺衍鞬單于立與漢和親漢使求武等匈

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

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

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乃歸武等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國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武畱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出武本傳秋罷權詔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克實稍復文景之業出昭

贊帝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陳無已曰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奪矣其幸宣帝知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

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有三焉氏謂不學無術暗於大理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碑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

元鳳元年秋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上官桀之子安其女為皇后桀安深怨霍光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

羊肆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至切羽林道上稱趨

必吉切字或從足以止行清道也

又蘇

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

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

尉

擬時戰切專也尉調徒鈞切遜也

伺光出沐日奏之欲其執

退光書奏帝不肯下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

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

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

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誦按尉未能十

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出光本傳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炤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

狼跋當切跋下末切狼獸名狼跋箋云老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狼有胡進則獵其胡退則聆其尾

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

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會蓋主舍人知其謀以告詔捕桀安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

殺燕王自絞死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

祿勲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勲以自副焉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

出光本傳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

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已立符節令魯國睦弘

睦息隨切姓也

上書言大石

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四年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

都回切樓

蘭王所居之地數遮殺漢使傳介子使大宛詔因令

責樓蘭龜茲

上音丘下音慈西域胡國在大宛之西

其王皆謝

服介子還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又讀曰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

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西界使譯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刺死之諭以王負漢罪更立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弟屠耆為王

者音祈樓蘭王弟漢立為鄯善王

更名其國為

鄯善封傅介子為義陽侯

出介子傳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空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

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矣

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大將軍光與群臣議迎昌邑王賀賀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嘗遊方與音易預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王吉上疏諫曰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旃與旒同說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之道訢訢焉

上古欣字喜也

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

樂豈銜櫬之間哉

櫬其月切車鉤心也

休則俛仰屈身

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

吸許及切內息也

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

長哉

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

王嘗見大白犬頭以下似人冠方山寇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寇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宜深察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晡時切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嗑痛不能哭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后昌邑

王立淫戲無度諫多不聽光憂懣問所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爲妖言妖於喬切地反物爲妖妖言怪也縛以屬吏光讓安世以爲泄語上先列切漏也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光卽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召昌邑王伏

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陛下嗣孝昭皇帝後

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淫辟讀曰解邪僻也

五辟音類亦切五刑也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

出居於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

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

姓當廢光令王起拜受詔光持其手解脫其

璽組則古切說文綴屬其小者以爲冕纓扶王下殿送至昌邑

邸昌邑群臣坐不能輔道陷王太惡皆下獄

陸狀无通鑑參王前漢十四汲古閣

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

忠直數諫正得減死光以群臣奏事東宮太

后省政宐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

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出光勝及昌邑王傳

初衛太子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

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

害獨皇曾孫在亦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

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

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閭

處謂間讀曰間燦先到切武帝疾往來長楊五

柞宮柞才各切亦作柞有五柞木因以名宮與長楊皆在右扶風盩厔縣也望

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

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

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

者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

乎穰還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

陸狀无通鑑參王前漢十五汲古閣

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吉聞史良娣

有母及兄娣音弟漢制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乃載皇曾

孫以付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

走馬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

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

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

軍之一舉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

民間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

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叅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光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卽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前漢十六 汲古閣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光出吉延年傳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封后父廣漢爲昌成君 班史贊曰管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

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壽年二十二 鄭曰管趙穿之事趙盾不討賊董狐書史以示于朝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夫子曰董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前漢十七 汲古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嗚呼爲法受惡豈惟趙盾哉雖湯武不能免矣伯夷扣馬之辭昭如日星武王太公不敢辭也吾觀嚴延年之劾奏霍光喟然歎曰壯哉延年也而人未有言其賢者當發大義時震動朝野名節凜然可敬可仰吾然後知大義之有益於人國也當天下危疑擾攘之中君權已

去臣勢已迫而有一人正色立朝宣明大義使姦臣賊子羞沮退却此其功烈豈小哉

考異曰

始元五年成方遂自謂衛太子 昭紀云張延

年雋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人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

元光元年昌邑王嘗見犬曰犬頸以下似人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昌邑王傳云無頭五行

冠方山冠而無尾 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頸以下

似人而無頭何以辨其爲夫且安所施冠

蓋傳誤也

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前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上

諱詢初名病已武帝曾孫也昭帝崩昌邑王無道大臣霍光等定策立之元平元年六月卽皇帝位

本始元年 戊申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

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市開

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

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將軍光稽

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

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

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

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

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

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

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出光本傳

無垢曰觀其宿衛忠正勤勞王家其始非不兢兢也然昧學術而不明進退存亡之理徒見功大位崇而不能去權遠勢遂使親族封爵者根據連於內外常恐權之不專勢之不固其慮深矣所以爲計則非也班固見其任漢室之寄以爲師保而遂比之周公阿衡蓋論患難之時廢立之事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前漢

汲古閣

而功業之所成疑若相似其持節義未敢擬於日磾又況周公阿衡乎

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出霸本傳

二年夏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諒厲威武功德

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

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皆曰如詔長信少

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

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

於民不立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

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宜直言正論非

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

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前漢

汲古閣

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

舞

出本紀及勝傳

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

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出霸本傳

三年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

后當娠病

上矢人切妊也漢書身多作娠

女醫淳于衍者霍

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顯謂衍曰婦人免

乳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去也

成君即為皇后矣衍即擣附子齎入皇后免

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

頃遂加煩懣崩出光本傳冬匈奴單于自將數

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雪一日

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

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

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

陸狀元通鑑奎南前漢汲古閣

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

虛弱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竝入匈奴

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

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出匈奴傳是歲潁川大守

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

為銛上音項下音同銛若今盛錢藏瓶為

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於

中頗師受吏民投書使相告居謂切面於計於

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匈奴降

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為京兆尹

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

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

聰明皆知其能之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

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鉤距

上古侯切下曰杵切晉灼曰鉤致也距開也以得事情閭里銖兩

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寤里空舍謀

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

陸狀元通鑑奎南前漢汲古閣

姦擿伏如神擿他歷切挑也伏房六切京兆

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

治京兆者莫能及出廣漢傳

四年春立霍光女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

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輦駕

侍從益盛舉羊茹切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

許后時縣絕矣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

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

北海瑯邪壤祖宗廟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

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有所諱

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

赦天下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霸為

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模匹角切素也簡易無

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

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

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

陸狀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

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為

長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

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

者以為榮

地節元年于定國為廷尉定國決疑平法務

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

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

尉民自以不冤國傳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三月光薨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

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

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

夫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

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

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

陸狀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

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

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

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出魏相傳帝興

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上古艱字霍光既薨始親

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

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

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陸狀元通鑑

參古前漢

汲古閣

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勞廬到切來廬代切謂慰勉而招延之下同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

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出成本傳夏立子爽爲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恚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丞相韋賢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陸狀元通鑑

參古前漢

汲古閣

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戴曰公孫弘年六七十方急急求仕而韋賢以丞相致仕爲漢之首大抵漢之士大夫延頸受戮者有之其引身以退者蓋鮮矣如二疏之去天下爲之感泣此歎世之所絕無而僅有也若東漢尚節義如嚴子陵之爲者故天下隱逸多則不足以爲貴西漢人急於仕進難於恬退故賢之事爲

可嘉爾

六月壬辰以魏相爲丞相辛丑丙吉爲御史

大夫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

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伯讀曰霸以爲太子少白

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

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

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

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

陸狀无通鑑陸狀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前漢 汲古閣

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

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出疏

廣本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

疏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上素聞望

之名拜爲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

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

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罷所

白處奏皆可出望之傳 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

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收其印

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將屯兵悉

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出光本傳 初孝武

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

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

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

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

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

陸狀无通鑑陸狀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前漢 汲古閣

縣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

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

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陛下初登至

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

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

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之欲切書連也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毆

與罪同

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

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

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

不得故囚人之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

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

而周內之

鍛丁貫切練郎旬切謂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蓋奏當之

成

當如字謂處其罪也

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

陸賈元道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晝

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

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

太平之風可興于世善其言詔曰聞者吏

用法巧文寢深使不辜蒙戮朕甚傷之今遣

廷史與郡鞠獄

上居六切推窮也

任輕祿薄其爲置

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

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

魚寒切平議也

時上常幸宣

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

昌上疏言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

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

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

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

而爲亂首矣

無垢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溫舒之謂也

宣帝之初銳意於治溫舒建言大抵尚德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前漢

汲古閣

緩刑又精曆數天文預以爲戒可謂敦厚

君子矣發祥流慶自子及孫皆至牧守鳴

呼監哉

林曰古者任人而不任法後世任法而不

任人世之議治道以爲後世之治所以不

及於古者實在於此然任人而不任法以

之處他事則可以之治刑獄則不可且以

刑獄而任人必如舜之臯陶周之蘇公而

後民可以無憾也。臯陶蘇公不可常有則斯民生死之命豈可聽庸人之決而無法以一人乎？夫律令之明條章之具使罪應其法法應其情而姦吏猶且爲之輕重上下以肆其弊況捨法以任之則其禍及無辜不可勝救矣。宣帝聞溫舒緩刑之言而置廷尉平四人以職請讞此仁君之用心也。鄭昌謂不若刪定律令則愚民知所避。

陸狀无通鑑

卷十四

前漢

汲古閣

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則廷平將召權而爲亂首此誠得後世任法之意。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哭自怨謀廢天子事發覺雲山自殺顯禹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不戮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

以時抑制無使至亡其後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隨漢切當作埃竈竈

謂之埃

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

救之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聽客言不費牛酒終亡

火患今論功而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焦卽消切傷火也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

陸狀无通鑑

卷十五

前漢

汲古閣

霍氏且有變鄉使福說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後遷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棄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于驂並出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光后

傳本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

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

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阿衡伊尹

衡平言天子所倚舉下取陰妻邪謀立女為

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

財與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不能

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

陸狀元通鑑

卷十四前漢

汲古閣

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

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

宣十九卽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

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克塞朝廷使

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于下切齒側目

待時而發其得免于身幸矣況子孫以驕

侈趣之哉趣讀雖然鼎使孝宣專以祿秩

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

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

事叢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

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

也醞釀問切釀汝亮切醞釀造酒也言宜

帝不早防閑霍氏致令貫盈宗族誅夷

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

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

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噍作笑切

陸狀元通鑑

卷十四前漢

汲古閣

而噍食也青州俗呼孝宣亦少恩哉

東萊評曰國家外患內憂無世無之必屬

之將相周之時大勲未集則投鉞尚父孺

子稚弱則託國周公及功成事遂賞以酬

勞封于齊魯四履廣袤幾同邦畿其子孫

與王室相終是以萬世慕用焉漢室以智

力得天下不師古始棄利逐便以就功名

有二大失雖僥倖於一時而貽禍於百世

誅韓信逐霍光之謂也韓信虜魏降燕平
趙破齊禽夏說斬龍且圍項羽於垓下戰
必勝攻必取漢之所以得天下大抵皆信
之功蒯徹武涉說誘萬端而心猶金石可
謂盡忠于漢矣海內甫定高祖乃詐信而
誅焉霍光擁孝昭廢昌邑援宣帝於側微
而立之顯國政者二十年議鹽鐵罷推酤
以休息海內漢之不亡光之力爲多其間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前漢

汲古閣

經燕王上官之變光獨無邪心堂堂乎社
稷之臣也而其死肉未及寒宣帝族之使
無炊火焉嗟夫高帝非信則漢之爲漢未
可知宣帝非光則不至于此二帝不念報
功乃厚誣其與叛臣謀逆及陰妻邪謀夷
滅之不旋踵於義誠有所負矣若國家無
事則已一旦有外患內憂不免屬之將相
常人之情豈不慮禍則亦何所不至哉是

以自時厥後受遺託孤者多以光爲鑒謂
威震主者不蓄初則利闇弱以爲姦謂功
蓋天下者不賞小則養寇大則叛逆竊國
莽操是已然則漢室一再亡國皆兩事所
致也何獨漢之莽操而已世之亡家敗國
相隨屬者鮮不由此鄭儼之立幼主劉宗
楚客之立殤帝重茂皆利闇弱者也彭樂
不殺宇文泰李寶不擒田承嗣皆養寇者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前漢

汲古閣

也故曰漢室有二大失雖僥倖於一時而
貽禍於百世嗚呼齊魯之所以事周周之
所以待齊魯眞君臣之盛軌哉後世可不
念茲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渤海
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
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
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

爲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

對曰海瀕遐遠瀕音頻又音賓涯也岸也不霑聖化其民

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

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音黃積水曰潢今欲使臣勝

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

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

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前漢二十汲古閣

乘傳至勃海界傳張戀切車傳郡聞新太守至發兵

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

吏諸持鉏鉤田器者鉏鉤餘切耨所用也或作鉏鉤古侯切鎌也

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

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

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

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

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

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

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

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出遂本傳

元康元年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

者專厲彊壯蠶氣見事風生蠶與蜂同言鋒銳之氣顏師古

說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

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

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前漢二十汲古閣

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

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

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

斬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

百姓追思歌之出廣漢傳是歲少府宋疇坐議

鳳凰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爲泗水太

傅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

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

哀愍

美陰切 痛愍

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諫官以

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

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望之傳

東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爲右扶風

翁歸爲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

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以一警百吏民皆

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爲扶風選用廉平疾姦

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漢古閣

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

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

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萬年初立暴虐上

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

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

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

莎素和切西域

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攻劫南

道與軟盟叛漢從鄯善

軟色洽切說文軟也春秋傳軟如忘

西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

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

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

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

詣長安更立他昆弟子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

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

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通象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三

漢古閣

作像馬象龍者言馬形似龍也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

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

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

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

爲比

必寐切

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

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

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世傳

二年春上欲立張健仔爲后久之懲艾霍氏

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健仔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爲邛成侯后無寵希得進見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

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

巧心析律貳端

析先的切分也謂分破律

深淺不平奏不

如實上亦無由知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

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

陸狀元通鑑

卷南

漢古

傳稱過使客

傳張戀切厨謂飲食傳謂傳舍稱尺孕切愜意也過者過度之

過使人及賓客來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

者稱其意而過去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

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

今年租賦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

諱也其更諱詢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

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

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

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上與趙充國等議

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

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

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

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

之忿兵

上芳問切怒也

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

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

陸狀元通鑑

卷南

漢古

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

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

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

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

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常惠將張掖

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

出蕭相及匈奴

傳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

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

仲舒等言奏請施行之相教掾史按事郡國

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

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

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本傳丙吉爲

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

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自陳

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

陸狀无通鑑陸狀无通鑑 峯前漢 汲古閣

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本傳

吉等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

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

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

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

治民更工衡切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起

視事望之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

守璽書令謹備盜賊敞於是條奏賀居

其廢亡之效曰故昌邑王衣服言語跪起清

狂不惠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詔與朕有舊恩者皆封侯丙吉爲博陽

侯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綬

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

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

陸狀无通鑑陸狀无通鑑 峯前漢 汲古閣

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疾死也後病果愈

張安世自以爲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

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

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

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

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

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

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

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才

已而郎果遷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

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

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傳安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

少傳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

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

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

陸狀无通鑑奎南前漢二十八汲古閣

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

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亮切陳設也送者

車數百兩力漾切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六

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

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

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

諄布內切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

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

益之以為贏餘上音盈有餘也但教子孫怠惰

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

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

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

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國疏廣傳潁川太守

黃霸使郵亭鄉官郵音尤行書舍皆畜雞豚以贍鰥

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

陸狀无通鑑奎南前漢五十九汲古閣

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

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其治米鹽

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

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

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所欺

奸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

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瞶到

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

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
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
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
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
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
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頃之坐法連貶秩
有詔復歸潁川爲太守以八百石居

四年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

陸狀元通鑑前漢 卷古開

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
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
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
六人皆賜黃金二十人復其家令奉祭祀世
世勿絕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
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
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不應召丞相史
迺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

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
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
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僂
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
言聖主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
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
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
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先
陸狀元通鑑前漢 卷古開

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上以同趙充
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
相攻擊孰不一也往亦解仇合約政令居與
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
備於是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義渠姓也

考異曰
地節三年四月戊申立子奭爲皇太子荀紀

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

然顏師古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

元康元年冬趙廣漢坐要斬

本紀元康二年

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

爲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

彭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

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爲平原太守

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爲少府然則廣漢

陸狀元通鑑

卷市

前漢

汲古閣

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傳又云

地節三年丞相婢自殺死蓋婢死已

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

四年八月求高祖功臣子孫皆復其家

宣紀

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

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

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

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

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前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時音止

祭處幸河東祠后土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

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

碧雞之神可譙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

使持節而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漢古閣

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

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効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

骨終日矻矻口骨切及至巧冶鑄千將使離

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

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延長行也表音茂南北

頓切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

行吻武粉切及至駕馭駟驂乘旦驂五結切

切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驂王良

執靶音霸韓哀扶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

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

苦甚暑之鬱燠襲貂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

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

王之所以易海內也魯周公躬吐捉之勞故

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

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漢古閣

人臣亦然魯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

君不用其謀陳見愀誠上苦本切愀悒則上不然其

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

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

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運籌合上

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

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音列龍興

而致雲蟋蟀秋吟魚音切蟬出以吟

浮有甲蟲也。好叢聚而生。易曰：飛龍在天，利朝生而夕死。蟬通作蟬。

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

聖俊，又將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

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

通各有節奏擊之。不逢門子，鸞鳥號。逢皮江

常故曰：遞鍾琴各也。家號胡刀切。楚有祐桑鳥棲其上，翽下若地。

下得飛欲墮，呼號故曰鳥號。一說黃帝乘龍。猶未足

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鳥號。未足

陸米无道鑑叁五前漢汲古閣

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

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

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

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

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是以聖王不

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煩耳而聽已聰。太平

之責塞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

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呼吸如僞松。千切

音虛出氣貌。吸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上

及切。內息也。頗好神僊，故衰對及之。京兆尹張敞亦上疏

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

詭，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上由是

悉罷尚方待詔出王

林曰：宣帝頗好神僊，而王褒獻頌以爲堯

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

而聚精會神，相得益章。聖主既得賢臣，則

陸米无道鑑叁五前漢汲古閣

休嘉自至此。與司馬相如大人賦異矣。本

朝宰相宋琪問陳希夷以修養之道。陳曰：

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擬如白日昇天，何

益於治。聖主龍顏秀異，洞達古今，治亂之

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

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觀希夷之

論，則王褒之頌誠得夫神僊之意矣。

初，趙廣漢死後，爲京兆尹者皆不稱職。唯敞

能紀其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

術儒雅文之

出傳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盛

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

上疏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

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歟明主

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

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

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

陸狀无通鑑

卷五

漢

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空謹選左

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

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

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

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延及儒生

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又漢

家列侯尚公主則夫屈於婦上下僭差人人

自制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

與傲同

空明

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任如鴝鵒切保也以父外任為郎故曰任子

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

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為迂濶

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安國至羌中召

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諸

降羌怨怒劫略小種背畔安國以騎三千屯

備羌為虜所擊失亡甚眾還至今居以聞時

陸狀无通鑑

卷五

漢

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

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

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

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大發兵詣金城度

河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

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

中

陁音狹山稍而夾水曰陁

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

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

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曰

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上使書切隨

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無

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

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計欲以威信

招降罕开口堅切罕羌皆西羌別種漢

破滅之置縣以其人處於地因以

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

陸狀元通鑑卷五前漢汲古閣

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分兵擊罕开天子

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先零首爲叛

逆他種劫略乃置先零先擊罕开釋有罪誅

無辜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恐

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三二歲而已於臣之

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

聖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

山陽羌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

水道阨隘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

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

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

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

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無燔聚落芻牧田

中燔符袁切熱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遣還論

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

陸狀元通鑑卷五前漢汲古閣

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

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

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

璽書充國子使客諫令出兵充國歎曰本用

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

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

敗上才汝切沮壞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

丞權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天耿中丞請

糴百萬斛糴亭歷切市穀也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

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爲逆遂

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

芟藁上居肴切乾芻也下古老切禾稈也調度甚廣難久不解

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

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

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

陸狀元通鑑卷五前漢汲古閣

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

罷騎兵畱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

處浚溝渠人二十畷省大費上報曰卽如將

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可決熟計復

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

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虜亡其美

地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畱田以

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替月而望

替居之切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

復其時也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竝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

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

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

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

陸狀元通鑑卷五前漢汲古閣

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

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

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

露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

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

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

致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

十一也大費既省錄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屯田

二年夏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已降并斬

陸梁无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首級溺河湟飢餓死者四萬有餘定計遺脫

與煎鞏黃羗

都黎切羌人名

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

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

而還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

留且子問共切羌人名

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

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羗之屬四千餘人降

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餘皆為侯為

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

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眾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司隸校尉蓋寬饒

蓋公蓋切姓也

剛直公清數干

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

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

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

陸梁无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

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

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

夫鄭昌慙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

而為文吏所詆挫

上典禮切詞也下祖臥切推也

上書訟寬

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

藜伶題切藿忽切

郭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

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

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

司察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

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

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勁北闕下眾莫不

憐之 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上音劬下丁切匈奴單

于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欲降漢使人至渠犂

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音丘慈西域國

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

陸米无道鑑 參五前漢十三 汲古閣

十二人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

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

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

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

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

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

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

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出匈奴及

傳 域

三年春魏相薨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

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本傳 八月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

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

下俸十五出本紀 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

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丞趙廣漢

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

陸狀无道鑑 參五前漢十四 汲古閣

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

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

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

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

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

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

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

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

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訟者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歛然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進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音殆欺也
延壽傳

四年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

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詔曰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

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

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賜爵

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

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

月徵霸爲太子太傅 河南太守嚴延年爲

治陰鷙脂利切說文
擊殺鳥也酷烈素輕黃霸爲人及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

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

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見

中傷上書言延年罪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延

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

年臘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天道神明人

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

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歲餘果敗東

海莫不賢智其母

出延年傳

五鳳元年匈奴屠耆單于使右與鞬王與烏

藉都尉屯東方備呼韓邪單于其後呼揭王

畔自立爲呼揭單于

揭丘側切西方匈奴

右與鞬王聞

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爲烏

藉單于凡五單于

屠耆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單于車犁單于烏藉單于

于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

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

陸梁无通鑑

卷五

前漢

汲古閣

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平引師而還君子

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

諸侯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

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

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韓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

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延壽聞

知卽部吏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

放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

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

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

史按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

逾制鑄刀效尚方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

涕

出延年傳

二年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意常輕

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

陸梁无通鑑

卷五

前漢

汲古閣

節倨慢

上居御切不遜也

又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凡

十萬三千請逮捕繫治秋詔左遷望之爲太

子太傅以黃霸爲御史大夫

出望之傳

光祿勳

平通侯楊惲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

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

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怨望爲詆惡言上

不忍加誅免爲庶人

三年春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

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

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

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

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

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

禮讓覽其行事豈虛序哉黃霸爲丞相霸

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

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鵲音芬字本作鵲通用耳

陸狀无通鑑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九前漢 汲古閣

鵲雀大而色青出 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後

知從敞舍來乃止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

爲首出霸本傳

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人

切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

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空糴三輔弘農河

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

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曰今邊郡皆築倉

以穀賤增其買而糴以利農賈讀曰質穀貴時涉

買而糴也書切 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

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出食

林曰壽昌常平之法蓋出於李悝悝爲魏

文侯作平糴之法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

收自餘四百石中熟三下熟百大熟則糴

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小饑則發

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九前漢 汲古閣

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雖遇水旱饑饉

糴不貴而人不散行之魏而國以富強自

井田之法壞而實利可以及民者惟悝之

法爲得之壽昌常平之議實出於此而後

世莫之能廢有以也已

夏四月日有食之 楊惲旣失爵位家居治

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與

惲書諒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

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宰

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晦昧語言見

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大行

虧當爲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烹羊魚羔斗酒自勞魚步交切炙也勞來到切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上方武切拍也下方久切瓦器也擊之以節歌而呼烏烏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蕪微夫切荒蕪穢鳥外切惡穢

種一頃豆落而爲其音其也人生行樂耳須富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前漢 汲古閣

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

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

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

會宗書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

斬出憚本傳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

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

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

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

謂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

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

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

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

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甘露元年楊憚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

憚之黨友不宐處位上惜敞才獨寢其奏不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前漢 汲古閣

下敞使掾絮舜絮女居人餘工切姓也有所按驗舜私

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舜

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舜

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敎告舜曰五日京兆竟

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

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敎自言使者

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卽先

下敞前坐楊憚奏兇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

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

起枹風無切擊鼓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敵功

効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敵敵身被重効及使

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敵獨笑曰吾身

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

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

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敵

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効當免謂臣五日京兆

陸狀光通鑑卷五前漢汲古閣

背恩忘義臣枉法誅之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天子引見敵拜爲冀州刺史敵到部盜賊屏

迹出敵本傳皇太子桑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

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

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

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

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胡

視切亂也胡切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

者太子也出元帝紀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

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

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

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

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

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

陸狀光通鑑卷五前漢汲古閣

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爲

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

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

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臯陶伯益

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

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

立懦奴臥切也胡切聞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

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

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東萊評曰孝元諫先帝持刑太深空用儒
生帝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後世因此
皆以漢室之衰爲失於用儒予獨以爲不
然且自武帝始用宦者爲尚書宰相齟齬
備員而已元帝踐祚雖貢辟韋康迭爲宰
相然不過諷諭人主躬儉論議宗廟禮文
而已其政事無大小一委洪恭石顯自決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五 前漢

汲古閣

恭顯自宣帝時典樞機明習文法爲人內
深賊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殺蕭望之誅
賈捐之迫張猛自盡繫劉向黜周堪徙鄭
洪刑京房於市髡陳咸朱雲爲城旦退馮
野王按驗陳湯甘延壽等由是公卿畏之
重足而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然則亂天
下者洪顯也豈貢辟韋康哉若以爲相必
深責之不過全軀固位不敢失洪顯之意

其罪固有輕重也由是言之元帝之選政
以任文法吏持刑太深耳未嘗委儒生任
德教也

南軒曰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
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
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
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
迂濶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六 前漢

汲古閣

淮陽憲王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
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
王曰真我子也嘗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
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
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
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
太子遂安

二年冬十二月 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先

是充國以老乞骸骨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參兵謀問策焉匈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太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匈奴傳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陸狀无通鑑卷五 前漢 二十七汲古閣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貢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二月遣歸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董忠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音備 乾糧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陸狀无通鑑卷五 前漢 二十八汲古閣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匈奴傳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國傳 趙充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
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
書穀梁春秋博士

出本紀

吳曰漢興諸儒所傳之經學往往專已守
殘黨同門妒道真聚訟紛紛初不顧至當
之理而惟一時之所尚以爲去取漢自武
帝以來言易者本施孟言書者本歐陽言
春秋者本公羊而宣帝之時復以諸儒講

陸米光通鑑

卷五 前漢
二十九

汲古閣

論同異之故使蕭望之評奏其議而帝自
臨決遂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
秋博士者豈聖人之經學惟數家獨得其
傳哉蓋梁丘之易所以立者由其筮得任
章之反故宣帝信重之也大小夏侯之書
所以立者由勝之所受者太后建之所傳
者太子故也穀梁之春秋所以立者由衛
太子好之宣帝以韋賢夏侯勝之言而立

之也推其所立者出於一時之私意此五
經之學至於今莫有定說焉

帝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王政
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見於丙殿壹幸
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
帝愛之常置左右

黃龍元年二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

宮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侍中史高太子太

陸米光通鑑

卷五 前漢
三十

汲古閣

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
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班固贊曰孝宗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

綜核

宋切讀若總核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

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

胡戒切有盛爲

自元

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

讀威

北夷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

謂中興俾德殷宗周宣矣 太子即皇帝位

考異曰

神爵二年五月趙充國奏罷屯兵秋羌斬先

零猶非楊玉首降

宣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

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

玉降今從傳

置都護自鄭吉始

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

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節也西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前漢

汲古閣

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誤

三年八月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宣紀云

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斛

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悉

難指十五斛也

五鳳二年楊惲戴長樂皆免為庶人

宣紀十

二月楊惲坐前為光祿勳有罪免為庶人

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

之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又因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

惲罪下獄死又楊譚稱杜延年為御史大

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

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

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

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惲策免望之其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前漢

汲古閣

事在今年八月惲猶為光祿勳至四年四

月乃有日食之變蓋惲以今年十二月免

為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

甘露元年張敞免為庶人數月拜冀州刺史

荀紀載於五鳳二年因楊惲事並致此誤

也百官表敞以神爵元年為京兆尹八年

免敞傳云為京兆九歲免

陸狀元增補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六

前漢紀

孝元皇帝

諱爽宣帝太子也黃龍元年十月宣帝崩

太子卽位

初元元年

癸酉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帝於杜陵

三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榮爲陽平侯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

陸狀元通鑑

卷六前漢

汲古閣

民貲不滿千錢賦貸種食夏六月以民疾

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

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爲諫大夫上數虛

已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

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

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後世爭爲

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爲如

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

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

輸物不過十箇

齊如字三服官上作天子之服在齊地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結緹爲首服統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笥先嗣切盛衣竹器也

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

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

千人以填後宮

顏師古曰填讀曰真同

及棄天下多藏

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

陸狀元通鑑

卷六前漢

汲古閣

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

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

取女皆大過度

取讀曰娶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

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

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舉也

上字

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

御器物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

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廢馬可
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
之囿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
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
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
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

食獸

禹貢
禹傳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

陸狀无道鑑

卷三

前漢

汲市開

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
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
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
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
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
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
愈大矣

李曰余嘗謂漢之業所以遂衰而不振者

元帝柔弱之過漢之祚所以旣亡而復興
者元帝恭儉之功楚懷王無罪而亡人猶
憐之故楚士復興相與亡秦有如元成恭
儉罪不及民王氏一旦掩神器而取之此
民心之所哀而天道之所傷也旣亡復興
不亦宜乎不然武宣之於民病矣加以元
成得罪於民則高帝文景之澤泯矣漢官
威儀豈真足以係民心矣乎

陸狀无道鑑

卷三

前漢

汲市開

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
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是歲初置戊
巳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

匈奴及
西域傳

二年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
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
之數寔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
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
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

綱之鄉讀曰綱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

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皇

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

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

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

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說古

說違也詭忤恨睚眦上五懈切下仕輒被以委切

危法亦與史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

陸狀无通鑑卷十六前漢汲古閣

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

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

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

是大與高恭顯忤五故切逆也望之堪數薦名儒

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

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更求入許史後恭

顯令鄭朋華龍告望之等華胡化切姓也謀罷退許

史狀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

以專擅權執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

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

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

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夏四月丁巳立

皇子驚為皇太子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

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

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

陸狀无通鑑卷十六前漢汲古閣

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上欲以

周堪劉更生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

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

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會望

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

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上曲勿切詘責挫辱之也建白

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復罪深

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
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上郎刀切塞其
怏怏心上倚兩切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
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
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使
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
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
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
陸壯元道鑑卷七前漢汲古閣
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趣讀無
久畱我死竟飲鴆自殺鴆直禁切鴆鳥黑身
酒飲之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
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
卻食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
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
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望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
夫恭顯之譖怨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
不能辯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
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
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
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
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
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肆其邪
陸壯元道鑑卷七前漢汲古閣
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戴曰小人之害君子必深明其情而後用
其術故攻其所惡犯其所忌多方以誤之
百計以困之逼之辱之以致其必死之術
有如君子一不能忍而決於速死則小人
之計中矣故君子不幸而至此當守死以
俟命不當勇決以自殘非愛死而貪生也
從容就義死於君命而不死於小人之術

所以保全善類愛養國體破小人之姦謀而嚴於死生之際如此也人莫難於一死而處死有道善乎公冉務之言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此可謂善處死之道矣西山衍義曰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爲善而以爲惡不以爲忠而以爲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

陸狀元通鑑

卷末九

漢

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爲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爲姦臣之所死者幾希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

宜佳切通作崖

儋耳郡在海中洲上

上之由切水中可居曰洲

率數年一反殺吏漢

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上卽位

陸狀元通鑑

卷末十

漢

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

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

捐之曰

捐余專切賈誼曾孫

駱越之人

駱音洛顏師古曰卽西甌也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

不足郡縣置也顯頤獨居一海之中其民譬

猶魚鼈何足貪也臣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

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

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從

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春詔曰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
危執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
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
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
民有募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長信
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
大半以寬繇役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

漢書

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五年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
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

上莫葛切
食馬穀也

無乏正事

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
不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
以廣學者令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
七十餘事陳萬年卒夏六月長信少府貢
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

嘉其質直多采用之

並出本紀
及禹傳

永光元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畱
射獵御史大夫辟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
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

撞丈江
切擊也

鄭衛之樂臣甚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

願陛下亟反宮

亟居力
切疾也

思與百姓同憂樂天

下幸甚上即日還

秋上酎祭宗廟

酎直祐
切醇酒

出便門欲御樓船辟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漢書

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

臣臣自刎

武粉切
斷也

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

廟矣上不說先駸光祿大夫張猛進曰

駸與
駢同

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

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

從橋

並出廣
德傳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

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蕭韶九成韶時昭切舜樂名而鳳凰來儀今

賢不肖渾穀白黑不分分曹爲黨往往羣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

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故易有否泰上

卦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治亂榮辱之端在

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

陸狀无遺鑑陸狀无遺鑑 卷十前漢 汲古閣

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

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

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

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

府奏佞調古誦字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

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

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顏

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

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杜閉羣枉

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

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

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

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

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

陸狀无遺鑑陸狀无遺鑑 卷十前漢 汲古閣

乃見問與朝臣斷斷牛斤切念不可光祿勳

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

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

之司隸校尉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

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豐上書告堪

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豐前數稱言堪猛之

美今暴揚難驗之罪朕怜豐老不忍加刑其

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

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並出楚元王交傳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若察美惡辯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陸衆无遺鑑

卷六十五

汲古閣

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卽共爲薦

奏稱譽其美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

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僞更相薦譽更工衡切償也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

興髡鉗爲城旦

髡苦昆切去髮也鉗其炎切以鐵束頸也捐之傳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二年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

陸衆无遺鑑

卷六十五

汲古閣

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錯千故切置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夫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

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

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

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

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

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天人之際精祲有

以相盪稷子鵠切精氣感善惡有以相拒事

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

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宐省靡麗

陸狀无通鑑卷七十七汲古閣

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

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淑殊六切善也然後大

化可成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本傳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宐非常典也漢興

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

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蕩徒莽切滌徒歷切徒也除也

與民更始時執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

時宐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

七國皆亂異心竝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

賦役煩興羣盜竝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

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

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宐爲赦矣

三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以用度

不足民多復除上方目切除其賦役也無以給中外繇

役故也

林曰天下之務禮可廢樂可墜兵可銷刑

陸狀无通鑑卷七十八汲古閣

可減至於利源一啓則滔天之流萬世而

不可塞武帝征伐匈奴桑弘羊以鹽鐵佐

國用其後霍光問賢良民所疾苦而鹽鐵

之議起雖能中輟於一時之間而自此復

之之後遂爲國家莫大之用此興利之臣

君子所以賤之也

四年徵周堪張猛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

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誣

諧猛令自殺於公車

出楚元王傳

初貢禹奏言

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

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十月罷祖宗廟在郡

國者

五年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

韋玄成之議也

出郊祀志

上好儒術文辭頗

收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

上意又傳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

陸米光通鑑

卷七十一

汲古閣

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繼體之君心

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竊恨國家

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聖王必慎妃

后之際別適長之位正家

適讀曰嫡

而天下定矣

出衡本傳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

陶分爲屯氏

上徒渾切河名在魏郡館陶隋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

河東北大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

堤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

上徒谷切河名在清

河靈

而屯氏河絕

建昭元年上半年幸虎圈鬪獸

園求遠切養獸之所

後宮皆

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健

仔直前

健音接幸也仔音余美貌字或從女

當熊而立左右格

殺熊

格古陌切擊也

上問其故對曰猛獸得人而止

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

焉

二年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

陸米光通鑑

卷七十一

汲古閣

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

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

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上疏屢言

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是時石顯顓權房嘗宴

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

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

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

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

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陸狀无通鑑卷末前漢 汲古閣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靄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京房
本傳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之純切裨蒼云告曉之熟也聽我藐藐美角切不入孝元之謂矣

初京房對上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陸狀无通鑑卷末前漢 汲古閣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空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向之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秦昔切通朝注之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蔽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鹿盧谷切

五鹿姓也風俗通云衛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此其後因氏焉欲遠之建

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去月餘三上封事竟徵下獄棄市

出房一本傳

西山衍義曰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

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論則是知顯之爲

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君以微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

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

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倚憑之黨

日盛中外大權旣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

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任育

之疾藥之不能達傳咽之癭近而不能割

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

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夫元帝

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

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

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

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

屬則史高爲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

宗等爲之黨權執隆而黨援衆是其所

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垢之初六曰勿

用取女蓋於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

朱雲善泄漏省中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

下獄髡爲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

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

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

下學士訕已上所晏切謗也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

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與天子歷位

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

妒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

主者皆此類也出顯本傳荀悅曰夫佞臣之惑

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

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

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

陸米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核夏革切讀如覈實之覈

同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

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罰必核其真然後授

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

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

然後修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

之道如斯而已矣

西山衍義曰臣按顯之此舉又以聞已過

而掄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

以舉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使

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

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顯之

用志豈淺淺哉

三年冬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

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郅之日切匈奴單于號即呼屠吾斯

也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乘勝驕

陸米无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嫪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

壽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聞其人剽悍久畜

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從上音區烏

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

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矯制發城

郭諸國兵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

奏矯制狀前至郅支城四面推鹵楯上郎古切字或

以木下食尹切字通作盾鹵大盾也盾所以托身蔽目竝入土城中斬

單于首

四年傳首至京師 中山哀王竟薨上感念
不能自止太子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
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是時史
丹護太子家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
見陛下衷痛中山王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
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
爲然乃解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旣誅
陸米无道鑑 卷七 前漢 二十七 汲古閣

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
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
字昭君 嬙所力切 又音牆 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
保塞單于號王昭君爲寧胡閼氏生一男伊
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 以河南太守召信
臣爲少府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
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

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甘延壽陳湯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
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
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
難 微工堯切 倖也 通作僥 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
顯之議久之不決 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貳
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
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
陸米无道鑑 卷六 前漢 二十八 汲古閣

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
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
居之國疆大於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畱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
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
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爲義成
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
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 莎素和切 西域國名 上

以宣帝時事不復錄

湯本傳

荀悅論曰誠

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

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

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

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

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

為之制宜焉 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

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山陽王康

陸欽光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有材藝上數稱其材上寢疾數問景帝時立

膠東王故事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

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天子大感寤

太子由是遂定為嗣 夏帝崩 班彪贊曰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

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度

各切被皮義切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相持

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歌聲能播樂也

分刊節度窮極幼眇

分切也

少而好儒及

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辟韋匡迭為宰

相迭天結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

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

古之風烈應劭曰元成二紀皆班彪所作

太子卽皇帝位 丞相衡上疏曰臣聞妃匹

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

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

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

陸欽光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

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

能臣聞六經者聖人之所統天地之心著善

惡之歸明吉凶之分扶問切通人道之正使

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悖布內切及論語孝經聖

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

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

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嚴讀曰嚴恪克各切恭謹貌臨衆

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

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今正月初幸

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

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

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考異曰

右元帝在位十六年壽年四十二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初元二年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元紀

此詔在今冬按劉向傳云前弘恭奏望之

等獄決三月地大震然則望之等黜免在

今春地震前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間

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曰

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蓋紀見望之死

在十二月因置此詔於彼上耳

建昭二年京房言於上曰陛下視今爲治邪

邪所任者誰與故資政殿學士邵元得兩

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日亦

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取之

京房棄市元紀及荀紀京房死皆在此年末

按房傳二月朔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

官表八月癸亥匡衡爲御史大夫房死必

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耳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二

汲古閣